柏拉图全集

（增订版）

上卷

[古希腊]柏拉图 著
王晓朝 译

人民出版社

增订版对原版译文除逐字逐句作了校订外，并修订如下：

* 补译并收录了柏拉图的十六篇疑伪之作；
* 参考英文版柏拉图全集索引，重编索引并增加希腊文对照；
* 译者据其长期研究心得撰写了所有提要；
* 对相关概念、术语和注释根据最新研究动态作了修改。

PLATO COMPLETE WORKS

柏拉图全集

（增订版）

上　卷

[古希腊]柏拉图　著
王晓朝　译



人民出版社

增订版译者前言

拙译中文版《柏拉图全集》自2003年开始出版以来，十来个年头匆匆而过。应社会大众的阅读需要，在出版界朋友的帮助下，全集多次重印，而在此期间，译者也在不断地听取和收集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并在教学和科研间隙对全集进行修订。最近几年，译者承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相对较少，有了对全集进行全面修订的充裕时间，遂有这个全集增订版的问世。

译者除了对原版译文进行逐字逐句的修订外，还做了以下工作：

(1) 原版中各篇对话的提要译自伊迪丝·汉密尔顿所撰写的各篇对话短序。本次修订，所有提要均由译者本人撰写，内中包含译者自身的阅读结果，写出来供读者参考。

(2) 考虑到研究的需要，也考虑到柏拉图的疑伪之作至今尚无最终定论，因此借修订之机，补译柏拉图伪作十六种。它们是:《阿尔基比亚德上篇》(Alcibiades I)、《阿尔基比亚德下篇》(Alcibiades II)、《希帕库斯篇》(Hipparchus)、《克利托丰篇》(Clitophon)、《塞亚革斯篇》(Theages)、《弥诺斯篇》(Minos)、《德谟多库篇》(Demodocus)、《西绪福斯篇》(Sisyphus)、《厄里西亚篇》(Eryxias)、《阿西俄库篇》(Axiochus)、《情敌篇》(Rival Lovers)、《论公正》(On Justice)、《论美德》(On Virtue)、《神翠鸟》(Halcyon)、《定义集》(Definitions)、《诗句集》(Epigrams)。

(3) 专有名词（人名、地名、族名、神名）有少量改动和增添；哲学概念和术语的译名结合近年来的研究动态有改动，并以注释的方式说明旧译和新译的基本情况。

(4) 文中注释有较多修改和增添。所有注释均由译者参照已有各种

版本柏拉图著作的注释加以取舍、改写、综合、添加。

（5）柏拉图著作标准页在原版中在页边标注，考虑到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和排版的方便，修订版改为文间标注。

（6）除原版中列举的参考资料外，本次修订着重参考了下列图书：

J. Burnet, Platonis Opera, 5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0—1907.

Plato, Complete Works, ed. By John M. Cooper,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dianapolis, Cambridge, 1997.

（7）参考 John M. Cooper 编辑的英文版柏拉图全集中的索引，重编增订版索引，并增加希腊文对照。

近年来，中国高校大力推广人文素质教育，阅读经典著作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为适应这种社会需要，译者将修订版的《柏拉图全集》分为十册出版，以解决全集篇幅过大，一般学生和社会读者难以全部购买的问题。待各分册出版完成以后，再视社会需要，出版完整的增订版《柏拉图全集》。现在，全集分册的出版已经完成。新的合集共分三卷，各卷包含的内容是：

上卷：中文版序、译者导言、柏拉图年表、柏拉图谱系表、柏拉图著作篇名缩略语表、申辩篇、克里托篇、斐多篇、卡尔米德篇、拉凯斯篇、吕西斯篇、欧绪弗洛篇、美涅克塞努篇、小希庇亚篇、伊安篇、高尔吉亚篇、普罗泰戈拉篇、美诺篇、欧绪德谟篇、克拉底鲁篇、斐德罗篇、会饮篇。

中卷：国家篇（10 卷）、泰阿泰德篇、巴门尼德篇、智者篇、政治家篇、斐莱布篇、蒂迈欧篇。

下卷：克里底亚篇、法篇（12 卷）、伊庇诺米篇、大希庇亚篇、阿尔基比亚德上篇、阿尔基比亚德下篇、希帕库斯篇、克利托丰篇、塞亚革斯篇、弥诺斯篇、德谟多库篇、西绪福斯篇、厄里西亚篇、阿西俄库篇、情敌篇、论公正、论美德、神翠鸟、定义集、书信、诗句集、总索引。

借《柏拉图全集》增订版出版之机，重复译者在原版“译者导言”中说过的话：“译作的完成之日，就是接受批评的开始。敬请读者在发现错误的时候发表批评意见，并与译者取得联系（通信地址：100084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电子邮件：xiaochao@tsinghua.edu.cn），以便译者在有需要再版时予以修正。”

感谢学界前辈、同行、朋友的教诲、建议和批评！

感谢人民出版社为出版中文版《柏拉图全集》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感谢中文版《柏拉图全集》出版以来阅读过该书的所有读者！感谢中文版《柏拉图全集》出版以来，对该书作出评价和提出批评意见的所有人！

王晓朝

2017 年 9 月 18 日

中文版序

汪子嵩

继苗力田主持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出版以后，由王晓朝翻译的《柏拉图全集》又将陆续出版，对于我国学习和研究古代希腊思想史，这是值得庆幸的好事。

柏拉图的对话是古代希腊留给我们的，最早由哲学家亲自写定的完整的著作。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留下的只是一些残篇，苏格拉底自己没有写过什么著作，他的思想活动，主要只能从柏拉图的对话中才能窥见。在近代，西方曾经有些研究者怀疑柏拉图对话的真伪问题，但现在学者们几乎公认极大多数对话确实出自这位哲学家的手笔。

柏拉图的对话无疑是希腊文化留下的瑰宝。它不但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在西方哲学史上最早的，也是两千多年来影响最大的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是极其优美的杰作，尤其是在他的早中期对话中，既充满了机智幽默的谈话，又穿插了许多动人的神话故事和寓言。他的对话可以与希腊古代的史诗、著名的悲剧和喜剧媲美，是世界上不朽的文学名著。因此不但为学习哲学和文学的人所必读，而且是世界各国许多人所喜读。我国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有人翻译柏拉图对话了，但直到现在，可能还有柏拉图全部著作的将近一半左右篇幅尚未翻译出版，所以这部全集的出版是十分必要的、及时的。

一

关于柏拉图的生平和著作的情况，译者在导言中已经作了必要的介绍，我在这里只想补充谈几点自己的体会。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们生活的时代已经是雅典的民主政治从兴盛繁荣走向衰落。一些政治野心家在公民会议上靠着蛊惑人心的演说煽动群众，夺取政权，成为专制独裁者，使人民从主人沦为群氓；雅典终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了，政治和经济遭受重创，国内道德沦丧。当时活跃在思想界的是一批自命为青年导师的智者，他们虽然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用以反对旧有的“神是万物的尺度”，突出了人的尊严和地位，起了重要的启蒙和革命的作用；但是他们又将“人”解释为只是个别的个人，我感觉是甜的就是甜的，陷入了主观主义和感觉主义，否认有客观的真理，甚至提出只有维护强者的利益才是正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格拉底挺身而出，以螫刺、惊醒雅典的“牛虻”自居。他经常和智者、青年们讨论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勇敢等伦理问题，他们都以某一具体的实例作为回答，苏格拉底挑出其中的矛盾，迫使他们承认自己的无知。这就是苏格拉底使用的辩证法，也是“辩证法”一词的原始含义。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几乎全是这种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和精彩表述。

原来苏格拉底所要探求的并不是某一特殊的可以称为正义或勇敢的道德行为，而是正义作为正义或勇敢作为勇敢的普遍的本质定义，它不是依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爱好，也不是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它应该是普遍适用的，在同类事物中只有一个，它是纯粹的，是永恒不变的，是绝对的。这样的正义或勇敢（的本质），是只有理性才能认识，感觉无法认知的。人从感觉产生意见，它是不确定的，甚至是虚幻的；只有从理性才能产生确定的真正的知识，才能认识客观真理。柏拉图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将理性提高到最崇高的位置，可以说他将“人是万物的尺度”又提到“只有人类理性才是认识和评价万物的最高准则”的高度。

柏拉图将每一同类事物的本质定名为Idea，一般译为“理念”。柏拉图在有些对话中是将它解释为思想中主观的“念”的，但在更多处却说它是理性认识的对象，是客观的存在，所以有人主张译为“型”或“相”，本书均译为“相”。对于苏格拉底提出的什么是正义或勇敢的问题，柏拉图认为正确的回答应该是正义有“正义的相”，勇敢有“勇敢

的相”。他由此创立了被称为“相论”的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主要见于他的中期对话《斐多篇》和《国家篇》。这在西方哲学史上，是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提出的完整的哲学体系。两千多年来，它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影响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对世界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柏拉图的相论中出现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相的世界，另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前者是真实的，后者是变幻的。这样便发生了这两个世界的关系问题：它们是不是相互分离的？这就是说，相的世界是不是也和现实世界一样，是独立自存的？早在柏拉图的学园内部，在他的学生们中间就已经为这个问题发生争论，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便有两处批评柏拉图将“相”和具体事物分离的学说，他认为普遍只能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而不能在具体事物之外独立自存。这个问题是哲学史上著名的所谓分离问题，两千多年来许多哲学家一直围绕这个问题争辩不休。

这个相和具体事物的关系，从本体论说，就是普遍和个别的关系；从认识论说，就是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关系；从政治和伦理生活说，也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关系。这些都是历代哲学家、思想家永恒讨论的话题。

柏拉图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诗人，同时又是热衷于政治的思想家。他很想将他那套应该根据理性标准建立的政治体制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为当时混乱纷争的希腊城邦树立一个样板。为此他三次远赴西西里，希望那里的叙拉古城邦的执政者能够接受他的教导，按照理性治理城邦。结果是一次次都失败了，他只能返回雅典，在他创立的学园中著书立说。他最负盛名的对话《国家篇》大概是他返回雅典之后写成的，比较完整地论述了他的理想的政治制度。他认为一个城邦是由三部分人分工组成的：一部分是统治者，他们必须具有最高的知识，表现人的理性，智慧是他们的美德，由此柏拉图提出了所谓“哲学王”的想法；第二部分是保卫城邦的武士，表现人的激情，他们的美德是勇敢；除此以外的一般公民，表现人的欲望，接受理性的指导和武士的保卫；如果这三部分人都能正确地负起各自的职责，和谐共处，便是节制的美德。一

个城邦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便是实现了城邦的正义。这样，柏拉图对"正义的相"作了一个具体的说明，使它不再只是一个空洞的名称了。

在当时希腊诸城邦中，柏拉图比较服膺斯巴达。斯巴达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方面虽然比较落后，还保留了原始公社的不少残迹，比如没有私有制，财物由全体公民共享（农牧业劳动是由被他们征服的异族奴隶承担的），婴儿也由公社共养等；但是斯巴达崇奉尚武精神，养成精锐善战的军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大获全胜，战败了雅典，夺取了希腊城邦盟主的地位。柏拉图因此设想在他的理想城邦中男女间可以任意相处，生产的婴儿应该共同抚养和教育；没有私有财产，尤其是担任行政职务的统治者更不应该有私人的房屋和土地，他们只能从公民那里得到作为服务报酬的工资，大家一起消费。这就是柏拉图提出的共产、共妻、共子的主张。（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批评他，说这种主张是违背人的固有天性的。）人们已经从仰望神话中的天国，转变为要开始设计地上人间的乐园了。柏拉图是这种理想主义在西方的最早创始者。

柏拉图的思想是有发展变化的，现在公认他的对话可以分为早期、中期和后期。早期对话主要表现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中期对话建立柏拉图自己的相论，这些是清楚的，是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是后期对话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在学者中就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的说是他原有相论的发展和扩大，但是不少学者指出：在较前的后期对话《巴门尼德篇》的第一部分中，巴门尼德对少年苏格拉底的相论提出了严格的批评，在这些批评论证中有一些和后来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相论的批评是一致的。这是不是表示柏拉图已经发现了自己相论中存在问题，因此加以批评？他是要否定原来的相论呢，还是仅仅要作一些修正？

如果我们将他后期对话中的一些论点和中期对话中的论点作比较，确实可以发现它们有许多不同之点。比如：在他的相论中，从感觉得到的意见和由理性得到的知识是绝对对立的，但是在《泰阿泰德篇》中，他却认为由意见也可以产生真的知识。他原来强调只有智慧才能得到真正的善和幸福，感情和欲望只能服从理性知识，但在《斐莱布篇》中，

他却论证善是智慧和快乐的结合。在他的相论中，更多注意的是伦理和政治方面的问题，有关抽象的概念和范畴的讨论不多，但在后期对话中，对于抽象的范畴或"种"，如ON（英文Being，一般译为"存在"，有人主张译为"是"）、"一"、"动"和"静"、"同"和"异"等，几乎经常成为思辨讨论的重要题目。又如在他的相论中，主要讨论的几乎都是涉及人和社会方面的问题，对于早期希腊哲学集中讨论的关于万物的本原即自然哲学的问题很少提到，但在后期对话《蒂迈欧篇》中，他却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宇宙论体系，由创世者（Demiurgos）创造宇宙的学说。它在历史上起了很大作用，被早期基督教哲学家奉为理论基础。在政治思想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哲学王，主张贤人政制（aristocracy这个字，希腊文是指由出身好的人担任统治，这个"出身好"既可以理解为出身于高贵的家族，便可以译为贵族政制，柏拉图便被说成是一个"反动的奴隶主贵族的哲学家"；但也可以理解为赋有好的品格，便可以译为贤人或好人政制；统观全文，柏拉图显然是在后一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他主张实行人治。但在实践中一再失败以后，他大概认识到这样的贤人是可想而不可得的，在后期对话《政治家篇》中表现出从人治转向法治的思想，到他最后也是最长的对话《法篇》中，他批评斯巴达只崇尚武力和战争，不知道城邦最好的状态是和平；认为不能给统治者以过分强大的权力，必须对他们进行监督和限制，因此城邦必须制定详尽的法律。《法篇》为理想城邦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规定了法律条款，成为后来罗马法的蓝本。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已经从人治转为法治。

柏拉图的后期对话不仅在内容上和他的早、中期对话有很大不同，而且在写作的文字形式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早、中期著作中，对话形式非常明显，一问一答均简明扼要，生动活泼，富有文学色彩；而在后期著作中却常常从简短的对话变成冗长的独白，如《蒂迈欧篇》便通篇由主要发言人蒂迈欧长篇大论地申述他的宇宙论学说，是一篇具有深刻思辩的、却又有点枯燥乏味的哲学论文，失去了对话的文学意味，《法篇》也有类似的情况。再有，便是苏格拉底在对话中的地位也有了

明显的改变。在早、中期对话中，苏格拉底是其中的主角，领导主宰谈话的进程；但在后期著作中，他的地位改变了：在《巴门尼德篇》中，少年苏格拉底是被爱利亚学派的老哲学家巴门尼德批判的对象；在《智者篇》和《政治家篇》中，主宰对话的是一位由爱利亚来的客人，少年苏格拉底成为被追寻的对象；在《蒂迈欧篇》中，苏格拉底仅在开始时作为主持人出现，指定蒂迈欧发言，接着便全部由蒂迈欧讲述；到最后的《法篇》中，在对话者的名单中便根本见不到苏格拉底的名字了。从这个对话名单中，我们可以设想柏拉图的哲学兴趣似乎已经从以继承和发展苏格拉底的思想为主，转向爱利亚学派的思想了。

我国过去对柏拉图哲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一直集中于他的早、中期对话，尤其是被称为"理想国"的《国家篇》；对他的后期对话中的思想，很少被提及和重视。但是他的后期思想在古代希腊思想的发展史上，以至在整个西方思想的发展史上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在这里多讲了一些，希望能够引起研究柏拉图的学者的兴趣和重视。虽然这些后期对话的译文在《全集》第一卷中是看不到的，要在以后几卷中才能读到。

二

在我国，将柏拉图的对话译为中文还是开始得比较早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吴献书先生译的《理想国》(即《国家篇》)、郭斌和、景昌极先生译的《柏拉图五大对话集》、张师竹先生初译、张东荪先生改译的《柏拉图对话集六种》相继出版。他们译的都是柏拉图的早、中期对话，并且都是用文言文翻译的。其中除郭斌和先生用希腊文译校外，其余均根据英译文转译，主要是Jowett的译本和娄卜丛书的希、英文对照的《柏拉图文集》中的英译文。

我国近代翻译界先驱严复先生的后裔严群先生精通希腊文，是本书译者王晓朝的尊师。他早在40年代便已译有柏拉图对话多种，解放后一再修改润色，于1963年出版后期对话《泰阿泰德》和《智术之师》(即

《智者篇》)，1983年出版早期对话三种，1985年严先生去世后，经学生整理，于1993年又出版对话三种，其中包括后期对话《费雷泊士》(即《斐莱布篇》)。严先生的译文也使用严复的文言文体。译文以希腊原文为基准，根据娄卜丛书的《柏拉图文集》，参考公认的权威英译本。

我国的哲学翻译工作在50年代有很大的发展。1957年以后陆续出版的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的一套《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完全用白话文翻译，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将柏拉图对话中的许多重要论点分别作了摘译，译者是任华先生，主要根据的也是娄卜丛书本。

1986年郭斌和先生和他的学生张竹明先生用白话文翻译《理想国》全文出版，他们根据的是娄卜丛书本和牛津版 Jowett & Campbell 的希腊原文，并参考了多种英译文。

1963年出版了朱光潜先生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他将柏拉图前后期七篇对话中有关文学艺术的论述全文或部分地译出。2000年又出版了杨绛先生翻译的《斐多》。这两位文学大师虽然是根据英、法译文转译的，但他们的中译文当然是非常精美的，表现了柏拉图著作的文学风采。

此外还应当指出，1995年由苗力田主编，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古希腊哲学》选译本中，对柏拉图的中、后期的重要对话中的重要内容，都作了选译，这部分负责编译者是余纪元，他根据的主要是娄卜丛书的希腊原文。

从以上并不完备的介绍中，可以看到柏拉图对话的中文翻译虽然至今还不够完全，但是不断有所前进：译文从文言转为白话，向更有规范的现代汉语发展；翻译从英、德、法文转译趋向根据希腊原文；翻译的范围也从早、中期对话扩大到后期对话。这些变化为现在翻译《全集》开辟了途径。

在以上介绍前辈学者的译著中，我没有提到1943年出版的陈康先生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因为我认为陈先生这部著作并不是一般的翻译作品，应该说它是用中文写出的、对柏拉图《巴门尼德篇》

作出创造性阐释的研究性专著。柏拉图的这篇对话，两千多年来被学术界认为是一个最大的谜。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老年哲学家巴门尼德批评少年苏格拉底的相论，第二部分是巴门尼德引导少年苏格拉底进行思想训练，提出八组假设的逻辑推论，得出不同的结果。从古至今学者们一直在争辩：被批评的少年苏格拉底的相论是不是柏拉图自己的相论？第二部分的八组逻辑推论是什么意思？它和第一部分又有什么联系？许多学者作出各种猜想，都没有能解开这个谜。当代哲学史家W.K.C.格思里在他著名的《希腊哲学史》第四、第五卷中对柏拉图的每篇对话都作了详细的论述，但他认为要理解《巴门尼德篇》的目的，实在是很困难的，因此对它的第二部分只写了短短三页，没有作认真的解释。王晓朝翻译这部《全集》主要参考用的英译本《柏拉图对话全集》的编者E.汉密尔顿为《巴门尼德篇》写的提要中也说：这篇对话给读者带来极大的困难，它那些不断在字面上变动的论证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例如他说的"'一'在时间中变得比自己年老些时，也就比它自己年轻些"等等。对于这篇几乎令所有学者感到困惑的对话，陈先生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

陈先生认为了解这篇对话的关键就是所谓分离问题，哲学史一般都认为在柏拉图的相论中，相和具体事物是相互分离的。1940年陈先生在德国柏林大学作的博士论文《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他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所有关于分离的论述全部集中整理、分类研究，发现分离问题的实质是自足，像两个具体事物甲和乙可以彼此分开，在空间中独立自存，才是所说的分离。而柏拉图的相乃是事物追求的目的，它和事物只在尊荣和价值上有高低程度的不同，彼此间有距离，而不是空间上的分离。陈先生以这个观点分析《巴门尼德篇》中少年苏格拉底的相论，认为少年苏格拉底是明确主张相和具体事物之间是互相分离的，他将相看成和具体事物一样，也是在空间中独立自存的，这就是将抽象的相也物体化了，因此无法说明相和具体事物的联系和结合，他的相论只能被巴门尼德驳倒。陈先生认为少年苏格拉底的相论并不是柏拉图自己的相论，它们是有根本区别的。他还专文考证

少年苏格拉底的相论大约是当时柏拉图学园中某些人提出的主张。

这样，问题便集中到分离和结合的关系上：相和具体事物是分离还是结合的？在什么情况下它们相互分离，什么情况下可以结合？《巴门尼德篇》的第二部分中的思想训练，便是以八组虚拟的逻辑推论形式研究这个问题。它是从第一部分中引申出来的，所以这两个部分有密切联系，由它们组成的这篇对话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在这八组推论中，柏拉图首先提出的却不是相和个别事物的结合和分离，而是抽象的相和相之间的结合和分离问题。因为在柏拉图原来的相论中，每一类事物的同名的相如"人的相"和"大的相"，也是彼此独立的，柏拉图并没有专门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过在《巴门尼德篇》中，柏拉图将同一类事物的普遍的相改为最普遍的范畴，如"是（Being）"、"一"、整体和部分、动和静、同和异、大和小等等，讨论它们之间的结合和分离问题。他先选择两个最普遍的范畴——"一"和"是"作为虚拟推论的前提。第一组推论的前提是：如果一和是不结合，只是孤立的一，那么它便不能和许多对立的范畴如整体和部分、动和静等等相结合，它便什么都不是，甚至也不是一自己。第二组推论的前提与之相反：如果一和是互相结合，那么它便可以和许多对立的范畴相结合，甚至它既是知识，又是感觉，又是意见。以后的推论实际上说明了：具体事物就是这些普遍范畴的集合体。这些结论都是经过复杂的逻辑推论才得出的，上述汉密尔顿提出的年龄问题，便是第二组推论中的第13个推论。柏拉图以相当复杂的逻辑步骤论证：一和是相结合，便也可以和"年老些"与"年少些"这对相反的范畴相结合。（152A—155C）陈先生不但为这个推论中的每一逻辑判断作了详细的注释，而且还写了一篇专文《柏拉图年龄论研究》（载《陈康论希腊哲学》）。

陈先生对《巴门尼德篇》所作的解释，在柏拉图其他后期对话中可以得到佐证。其一是在《智者篇》中的"通种论"。柏拉图选取了在《巴门尼德篇》中出现过的三对对立的范畴（他称为"种"）：是和不是、动和静、同和异（这些都是在其他后期对话中也经常提到，作为重要讨论对象的），用详细的逻辑论证，证明它们是彼此相通，即可以互相结合

的。在《巴门尼德篇》中，这种结合还只是虚拟的可能性，到《智者篇》中，“通种论”已经变为正面的证明了。佐证之二是在《斐莱布篇》中，柏拉图将“划分”和“结合”的方法提高到“辩证法”的高度。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关于辩证法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在早期对话中，他说的辩证法就是这个字的最初词义，即苏格拉底的对话问答法。在中期对话《国家篇》中，他认为辩证法是高于其他一切学科的学问，它能认知“相”以至最高的“善”，相当于后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一哲学”，不过他不称为哲学而称为辩证法。但对于这门学问的具体内容，他没有作深入的探讨。到后期对话《智者篇》和《政治家篇》中，爱利亚的来客要少年苏格拉底为智者和政治家下定义，定义的方法叫二分法，即将事物不断划分（分析），如《智者篇》中将事物分为生物和无生物，生物又分为动物和植物，动物又分为两足的和四足的；将这些分析的结果综合起来，“两足的动物”便是“人”的定义。在《政治家篇》中对此加以纠正，说只有在合适的点（即“种”）上划分，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如果只将动物分为两足的和四足的，并不能显示人的特征，反而将鸟和人分到同一类去了；必须将两足动物再分为有翼的和无翼的，只有“无翼的两足动物”才是人的定义。（这就是人类最初认识的科学分类法，后来亚里士多德经常举这个例子。）作为政治家，他具有的知识应当和工人、农民、医生的实践知识不同，是理论性的；但他的理论知识又不是评论性的，而是指导性的；政治家是统治人的，但统治又可以分为“依靠暴力”和“根据自愿”两种，依靠暴力统治的是暴君，只有根据公民自愿统治的才是真正的政治家。柏拉图认为只有这样，既从相似事物中分析它们的差别，又能综合把握它们的共同性，即既能从一中看到多，又能从多中把握一，能够将一和多统一起来的，才是“真正的辩证法，它能够使人更好地通过理性发现真理”。(287A) ①

柏拉图在后期对话中所说的这第三种辩证法，实际上就是分析与综

① 参看汪子嵩：《柏拉图谈辩证法》，载纪念贺麟先生的生平与学术的《会通集》，三联书店 1993 年版。

合的辩证法，也就是寻求一和多的辩证关系的方法，是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自从柏拉图提出以后，首先为亚里士多德所接受，成为他进行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古希腊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首创 Being（希腊文 ON）的一元论，提出“是”和“不是”是辨别命题的真和假的标准。柏拉图在早、中期对话中对此没有专门重视，直到后期对话《巴门尼德篇》开始，将 Being 和“一”作为最普遍的范畴，讨论它们和其他普遍范畴的分离和结合的问题；在其他后期对话中更不断深入讨论普遍范畴间的分析和综合的问题，认为这是最高的哲学——辩证法。柏拉图的后期思想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亚里士多德专门研究 Being 的问题，提出研究最普遍最纯粹的 Being as Being（希腊文 to on hei on）即是“第一哲学”的任务，从而在西方哲学史上开创了 Ontology（一般译为“本体论”，现在也有人主张译为“存在论”或“是论”）。他的主要研究方法就是对 Being 作了各种分析和综合，比如将它分析为本体（实体）及其属性——性质、数量、关系等十个范畴，分析为形式与质料、本质与偶性、潜能与现实等等，然后又将它们综合起来，研究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不过柏拉图的分析与综合和亚里士多德的分析与综合有一点重要的区别：柏拉图对它们主要是作抽象的逻辑推理，亚里士多德却特别重视根据经验事实对它们作推理论证。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第二部分所作的抽象范畴间的逻辑推理，可以说是后来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先河；而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学说，可以说是为当时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当我们仔细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可以发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无论是形而上学、自然哲学、逻辑学以至伦理学和政治学，都深受柏拉图后期对话的思想影响，其中有些是对柏拉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有些则是批评和修正。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当代西方学者们的研究已经证明：当青年亚里士多德到雅典进柏拉图学园学习时，进入老年的柏拉图已经开始撰写他的后期对话了。因此我们必须研究柏拉图的后期对话，才能理解从柏拉图哲学向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发展过程，

才能理清从巴门尼德开始的，经过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线索，才能说明西方哲学中本体论的开创和形成。

陈康先生一贯认为：学术研究的内容是会变动的，随着新资料的发现或观点的发展，研究的结论先后会有所不同。他认为重要的乃是研究的方法。他将他的研究方法概述为："每一结论，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作跳跃式的进行。分析务必求其精详，以免混淆和遗漏。无论分析、推论或下结论，皆以其对象为依归，各有它的客观基础，不作广泛空洞的断语，更避免玄虚到使人不能捉摸其意义的冥想，来'饰智惊愚'。研究前人思想时，一切皆以此人著作为根据，不以其与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不混逻辑与历史为一谈）。研究问题时，皆以事物的实况为准，不顾及任何被认为圣经贤训。总之，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①60年前，陈先生将当时欧洲大陆流行的这种严格的学术研究方法介绍进中国，他用这种方法研究译注了这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

王晓朝告诉我：在翻译这部《柏拉图全集》以后，他们几位年轻的学者还将对柏拉图的对话，分篇进行研究注释。我想，这将是大大推动我国希腊哲学史研究的好事。翻译和研究本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翻译必须先对原著的逻辑有所研究和理解，所以是以研究为基础；研究既然用中文写出，也就必须对原著有所翻译。现代西方学术界对于研究古典著作又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如分析法、解释法等。现在中西方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我国的年轻学者们既可直接接受西方的学术训练，又经常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当然可能以新的研究方法创造出新的研究成果，既参考借鉴前辈学者的经验，又超过前辈学者的成就。

*　　　*　　　*

从70年代我们开始编写《希腊哲学史》起，王晓朝就参加了我们

① 《陈康哲学论文集》"作者自序"，台湾联经1985年版。

的工作，并为该书第一卷编写“译名对照表”。他在原杭州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便已从严群先生修习古希腊文；后来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又专攻古希腊文两年。他的希腊文根底，应该说是比较着实的，但他还谦虚地说：“译者至今仍未能达到抛开辞典和各种已有西文译本，仅依据希腊原文进行翻译的水准。”他以娄卜丛书《柏拉图文集》的希腊原文为基准，参考了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英译本。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我只读了其中之一短篇对话，对他的译文不能妄加评说。好在译者以极为诚挚的态度，欢迎读者的批评。我认为要使我国的学术研究繁荣起来，学术批评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学术评论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态度上，应该是经过读书研究，采取平等的切磋讨论的方式；而不应该是盛气凌人、毫无根据地扣大帽子的“大批判”的方式。

译者导言[①]

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前347年）是古希腊最有代表性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大教育家。他的思想与著作（主要是对话）对西方哲学理念与整个文化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把他在西方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比作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孔子丝毫也不过分。

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古希伯来与古希腊）之一，是古希腊人留给全人类的一笔巨大的精神遗产，而柏拉图对话就是希腊文化宝库中最有代表性的宝藏。柏拉图对话不仅属于西方人，而且也属于全人类。

翻译柏拉图对话不需要花很多篇幅去说明理由。但是，为了帮助广大读者阅读和使用这部中译《柏拉图全集》，译者有义务提供相关背景材料。

一、柏拉图生平概述

柏拉图的思想影响很大，但记载他的生平的史料不多。人们介绍他的生平主要依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和柏拉图自传性的《第七封信》。《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的作者第欧根尼·拉尔修是公元一世纪的传记作家。他记载了众多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和生平，全书共十卷，其中第三卷全部用于记载柏拉图，共109节。柏

① 本文撰写时借鉴了范明生先生的《柏拉图哲学述评》和汪子嵩先生等撰写的《希腊哲学史》中的相关部分，特致谢意。

拉图的《第七封信》是柏拉图传世书信（共13封）中最长的一封，大多数学者承认这封信是柏拉图真作，把它当作可靠的史料进行研究和引证。

柏拉图(Plato）于公元前427年5月7日出生在雅典附近的伊齐那岛。他的父亲阿里斯通（Ariston）和母亲珀克里提俄涅（Perictione）都出自名门望族。父亲的谱系可以上溯到雅典最后一位君王科德鲁斯(Codrus)。母亲出自梭伦（Solon）家族。柏拉图属于梭伦的第六代后裔。

柏拉图原名阿里斯托克勒（Aristocles)。据说，他的体育老师见他体魄强健，前额宽阔，就把他叫做柏拉图，而在希腊文中“plato”的意思就是宽广。柏拉图有两个哥哥阿得曼图（Adeimantus）和格劳孔(Glaucon)，在柏拉图对话中常有出现。柏拉图还有一个姐姐名叫波托妮（Potone)，她是后来柏拉图学园的继承人斯彪西波（Speusippus）的母亲。柏拉图的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改嫁给她的堂叔皮里兰佩(Pyrilampes)，生子安提丰（Antiphon)。皮里兰佩和雅典民主派领袖伯里克利（Pericles）关系密切，柏拉图在《卡尔米德篇》中以颂扬的口吻提到过他的这位继父。

柏拉图出生的那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已经进行到第四个年头。柏拉图从小在继父家度过，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在青年时期热衷于文艺创作，写过赞美酒神的颂诗和其他抒情诗，富有文学才能。大约20岁时，柏拉图追随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直到苏格拉底被雅典当局处死为止，前后约有七八年时间。在此期间，雅典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失败而告终；“三十僭主”推翻民主政制，但因施行暴政而在八个月后又被群众推翻；雅典恢复民主政治，但它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之死给柏拉图留下了终身难以忘怀的印象，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志向。从他70高龄时撰写的自传式的《第七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在青年时期热衷于政治，希望能参加政治事务，公正地治理城邦，但是实际经验告诉他，包括雅典在内的所有城邦都不能做到这一点。最后，他认为只有在正确的哲学指导下才能分辨正义和非正义，只有当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者当政治家成为真正的哲学家

时，城邦治理才能是真正公正的。这就是他在《国家篇》《国家篇》在过去译为《理想国》，就其希腊原名 Politeia 而言，没有“理想”的意思。但就其内容来说，柏拉图确实在书中阐述了一个理想的国家，它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即所谓的“哲学王”，让哲学家治理国家，或让统治者成为哲学家。

柏拉图主要是哲学家，但也可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一位政治思想家。柏拉图青年时产生的政治志向实际上贯穿他一生，他后来三次西西里之行就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在他的对话中有不少地方讨论政治问题，集中讨论政治问题的除了《国家篇》以外，还有《政治家篇》和《克里底亚篇》。《克里底亚篇》是柏拉图的最后一篇对话，虽然只写了一个开头，但柏拉图在其中提出一个理想的“大西洋岛”，成为后来西方思想家们的乌托邦的原型，英国近代哲学家培根就写过一本《新大西洋岛》。

苏格拉底去世以后，柏拉图遵从老师的教导外出游历。他于公元前 399 年离开雅典，先后到过麦加拉、埃及、居勒尼、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到公元前 387 年才返回雅典。他在游历中考察了各地的政治、法律、宗教等制度，研究了数学、天文、力学、音乐等理论和各种哲学学派的学说。在这样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柏拉图逐步形成了他自己的学说，以及对改革社会制度的见解。他回到雅典以后便建立学园，全面制定他自己的哲学体系，进一步传播他的学说，培养人才，期望实现他的理想。

公元前 387 年，柏拉图在朋友的资助下在雅典城外西北角的阿卡德摩（Academus）建立学园。此地原为阿提卡英雄阿卡德摩的墓地，设有花园和运动场。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传授知识、进行学术研究、提供政治咨询、培养学者和政治人才的学校。柏拉图的学园建校后园址长期未变，直到公元前 86 年罗马统帅苏拉围攻雅典时才被迫迁入城内，以后一直存在到公元 529 年被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为止，前后持续存在达九百年之久。以后西方各国的主要学术研究院都沿袭它的名称叫 Academy。

学园的创立是柏拉图一生最重要的功绩。当时希腊世界大批最有才

华的青年受它的吸引，来到这里。他们聚集在柏拉图周围从事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为后来西方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原创性的思想。柏拉图的后半生除了短期去过西西里以外都在这里度过，他的著作大多数在这里写成。可以说，柏拉图的学园在西方开创了学术自由的传统，是希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库和人才库。还应该提到的是，柏拉图建立的学园 Academy 和后来西方各国沿袭这个名称的各种纯学术研究团体也有不同，柏拉图学园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为城邦培养治理人才，与当时许多城邦有政治联系。虽然柏拉图在实践中经过多次碰壁以后，他的政治理想也有所降低了，但他想按照哲学的正义原则治理城邦的思想却并没有放弃。他的一生虽然以主要的精力从事哲学研究，越来越少参加政治实践，但想以他的思想影响城邦统治者，俨然以"帝王师"自居，这一点倒是和中国儒家的传统相近的。

为了能够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柏拉图曾三次赴西西里岛与叙拉古统治者狄奥尼修一世（Dionysus）打交道，希望说服后者制定新政，用最好的法律来治理这个国家，但最后还是遭到失败。从此以后，柏拉图放弃了参与政治实践，将全部精力用于办好学园。

公元前 347 年，柏拉图在参加一次婚礼宴会时无疾而终，享年 80 岁，葬于他耗费了半生才华的学园。柏拉图晚年在希腊世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他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可用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悼词来佐证：

"岿岿盛德，莫之能名。
光风霁月，涵育贞明。
有诵其文，有瞻其行。
乐此盛世，善以缮生。"①

---

① 罗泽编：《亚里士多德残篇》第 623 页，中译文引自吴寿彭《亚里士多德传》，《哲学史论丛》，1980 年，第 434 页，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诗中大意是说，柏拉图的崇高与伟大难以用言语来颂扬，他的文章和道德都已经达到最高境界，现在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他这样高的成就了，他是仁慈的、幸福的。

二、柏拉图著作的真伪及次序

柏拉图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对话。在希腊历史上，这种体裁虽然不是他第一个使用，但“柏拉图使这种写作形式得到完善，所以应该把发明对话并使之富有文采的功劳归于他”。[①] 柏拉图的对话不仅是哲学著作，而且也是文学作品，和著名的希腊史诗和戏剧一样，有着非常优美的文采，又有极其感人的魅力。“在柏拉图手里，对话体运用得特别灵活，不从抽象概念而从具体事例出发，生动鲜明，以浅喻深，由近及远，去伪存真，层层深入，使人不但看到思想的最后成就或结论，而且看到活的思想的辩证发展过程。柏拉图树立了这种对话体的典范，后来许多思想家都采用过这种形式，但是至今没有人能赶上他。柏拉图的对话是希腊文学中的一个卓越的贡献”。[②]

柏拉图对话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哲学、伦理、自然科学问题、政治、教育、语言、艺术，等等，几乎无所不谈。他以前的所有希腊哲学家的名字和某些重要学说都在对话中出现，惟有德谟克利特除外。他以前的希腊重要诗人、戏剧家的名字也多数出现在对话中。所以我们可以说柏拉图的对话是希腊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通过阅读柏拉图对话，我们可以了解希腊民族的精神世界，从中得到精神的享受和文化的熏陶。

柏拉图对话的真伪，是二千多年来一直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在此作详细介绍。第欧根尼·拉尔修在《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三卷中用了15节（第48—62节）的篇幅介绍柏拉图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有：

一、早在公元前三世纪时，拜占庭的学问渊博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257—前180年，和著名喜剧作家阿里斯托

①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3卷，第48节。

② 朱光潜：《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译后记，第335页。

芬同名）曾将柏拉图的对话按三篇一组的次序，分成以下各组：第一组：《国家篇》、《蒂迈欧篇》、《克里底亚篇》；第二组：《智者篇》、《政治家篇》、《克拉底鲁篇》；第三组：《法篇》、《弥努斯篇》、《厄庇诺米篇》；第四组：《泰阿泰德篇》、《欧绪弗洛篇》、《申辩篇》；第五组：《克里托篇》、《斐多篇》、《书信》。其他对话则作为独立著作，没有规定次序。①

二、公元一世纪时亚历山大里亚的塞拉绪罗（死于公元36年）说柏拉图的著作真的有56种，他将《国家篇》的十卷算成十种，12卷的《法篇》算成12种，实际上只有36种。塞拉绪罗给每一种加上两个标题，一个是谈话人的名字，另一个是讨论的主题，还说明这对话是属于什么性质的。他按四篇一组（tetralogy）把全部对话分为九组：第一组：《欧绪弗洛篇》，或论虔敬，试验的，《苏格拉底的申辩》，伦理的，《克里托篇》，或论责任，伦理的，《斐多篇》，或论灵魂，伦理的；第二组：《克拉底鲁篇》，或论正名，逻辑的，《泰阿泰德篇》，或论知识，试验的，《智者篇》，或论存在，逻辑的，《政治家篇》，或论君王，逻辑的；第三组：《巴门尼德篇》，或论"相"，逻辑的，《斐莱布篇》，或论快乐，伦理的，《会饮篇》，或论善，伦理的，《斐德罗篇》，或论爱，伦理的；第四组：《阿尔基比亚德上篇》，或论人性，助产术的，《阿尔基比亚德下篇》，或论祈祷，助产术的，《希帕库篇》，或爱好获得者，伦理的，《竞争者篇》，或论哲学，伦理的；第五组：《塞革亚篇》，或论哲学，助产术的，《卡尔米德篇》，或论自制，试验的，《拉凯斯篇》，或论勇敢，助产术的，《吕西斯篇》，或论友爱，助产术的；第六组：《欧绪德谟篇》，或论诡辩，反驳的，《普罗泰戈拉篇》，或论智者，批判的，《高尔吉亚篇》，或论修辞，反驳的，《美诺篇》，或论美德，试验的；第七组：《大希庇亚篇》，或论美，反驳的，《小希庇亚篇》，或论虚假，反驳的，《伊安篇》，或论《伊利昂纪》，试验的，《美涅克塞努篇》，或葬礼演说，伦理的；第八组：《克利托芬篇》，或异论，伦理的，《国家篇》，或论正义，

①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3卷，第61—62节。

政治的，《蒂迈欧篇》，或论自然，物理的，《克里底亚篇》，或大西洋岛故事，伦理的；第九组：《弥努斯篇》，或论法，政治的，《法篇》，或论立法，政治的，《厄庇诺米篇》，或夜间议会或哲学家，政治的，《书信》，13封信，伦理的。①

三、第欧根尼·拉尔修指出：以下十篇托名柏拉图的对话，已被认为是伪作。它们是：《弥冬篇》(Midon) 或《养马人篇》；《厄律克西亚篇》(Eryxias) 或《厄拉西特拉图篇》；《阿尔孔篇》(Alcyon) 或《西绪福篇》(Sisyphus)；《阿克西俄库篇》(Axiochus)；《弗阿克人篇》(Phaeacians)；《德谟多库篇》(Demodocus)；《凯利冬篇》(Chelidon)；《第七天篇》或《赫伯多米篇》(Hepdomic)；《厄庇美尼德篇》(Epimenides)。② 这些被认定是伪作的对话有些已经失传。

公元五世纪的柏拉图学园也发生了对柏拉图著作真伪问题的争论。当时著名的新柏拉图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普洛克罗 (Proclus，公元410—485年) 不仅认为《厄庇诺米篇》和《书信》是伪作，甚至认为最重要的《国家篇》也是伪作。

近代西方学术界疑古成风，19世纪有许多哲学史家对柏拉图的著作真伪提出质疑。当时的学者把柏拉图的思想看成是前后一贯的、严格的哲学体系，认为《国家篇》的思想是这个体系的总结和顶峰。按照这种想法，他们把那些和《国家篇》思想有明显不一致的对话当作伪作，并以此安排柏拉图对话的先后次序。比如著名的哲学史家文德尔班在1892年出版的《哲学史教程》中认为："在可疑作品中最重要的是《智者篇》、《政治家篇》和《巴门尼德篇》。这些作品也许不是柏拉图创作的，很可能是他的学派中和爱利亚学派的辩证法和论辩术有密切关系的人们写成的。"③ 哲学史家宇伯威格总结说："如果我们把古代和近代的批评加在一起，那么塞拉绪罗提出的四种一组的36种著作中，只有五种从来

①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3卷，第59—61节。

②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3卷，第62节。

③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中译本上册，第142—143页。

没有遭到过怀疑。”[1]

进入20世纪以来，学者们经过认真研究，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肯定现存柏拉图作品中大多数作品，特别是那些重要的著作是真作。纳入这个中译本《柏拉图全集》正文的26篇对话被公认为柏拉图真作，纳入附录的两篇对话和书信的真伪虽仍有争议，但多数学者持肯定态度。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放心地说，这26篇对话是柏拉图的原作，是我们可以用来研究柏拉图思想的第一手资料，而对附录中的两篇对话则可当作参考资料来用。

柏拉图的《书信》共有13封，主要是关于柏拉图思想和实际活动的传记性记录，对于了解柏拉图的生平及其为人都很重要。对其真伪，学者们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其中最重要也是最长的第七、第八两封信是真的；对第一、第二、第十二等三封信则认为是伪作的较多。

柏拉图从事对话写作前后相距约50年，要为它们安排一个写作时间上的顺序非常困难。古代似乎还没有人想到要把柏拉图的全部著作按先后次序排列，只是有人将它们按照内容进行分类，如上面提到塞拉绪罗将柏拉图的对话分别定为伦理的、政治的、逻辑的，等等。第欧根尼还记录了他们的分类法：将对话分为两大类：教授的和研究的，教授的又可以分为理论的和实践的，理论的分为物理的和逻辑的，实际的分为伦理的和政治的；研究的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训练心灵的，另一种是战胜论敌的；前者又分为助产术的和试验的；后者又分为提出批评反驳的和推翻论敌主要观点的。[2]

19世纪一些哲学史家和古典学者提出有关柏拉图对话的分类和先后次序的看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几家。

古典“解释学”的创始人、德国著名的柏拉图专家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认为柏拉图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的哲学目

---

① 宇伯威格－普雷希特：《古代哲学》，第195页。

②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3卷，第49节。

的，有完整的系统框架，所以他撰写对话有明确意识到的顺序。据此他将柏拉图对话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预备性的，主要是《斐德罗篇》、《普罗泰戈拉篇》、《巴门尼德篇》，作为辅助的有《吕西斯篇》、《拉凯斯篇》、《卡尔米德篇》、《欧绪弗洛篇》、《申辩篇》、《克里托篇》等。第二，间接探讨性的，主要说明知识和理智活动，它们是《泰阿泰德篇》、《智者篇》、《政治家篇》、《斐多篇》、《斐莱布篇》，作为辅助的有《高尔吉亚篇》、《美诺篇》、《欧绪德谟篇》、《克拉底鲁篇》、《会饮篇》等。第三，建设性的，主要是《国家篇》、《蒂迈欧篇》、《克里底亚篇》，作为辅助的是《法篇》。①

阿斯特（G.A.E.Ast）的看法恰恰相反，从根本上否认施莱尔马赫的论断。他认为各篇对话之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这些对话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戏剧性的，每篇对话都是一个哲学的剧本，其目的是多方面的，不可能设想有共同的哲学目的，绝大多数对话没有肯定的哲学结果。他认为柏拉图是融诗人、艺术家、哲学家于一身的人，根本不会提出任何肯定的见解，没有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他无非是推动学生们去思考研究，每篇对话都是独立的著作，每篇伟大的对话都像一个有生命的机体，是精巧完成的均衡的整体。他将柏拉图的著作分为三类：第一，诗和戏剧性占优势的，有《普罗泰戈拉篇》、《斐德罗篇》、《高尔吉亚篇》、《斐多篇》。第二，突出辩证法因素的，有《泰阿泰德篇》、《智者篇》、《政治家篇》、《巴门尼德篇》、《克拉底鲁篇》。第三，诗和辩证法因素相结合的，有《斐莱布篇》、《会饮篇》、《国家篇》、《蒂迈欧篇》、《克里底亚篇》。他还认为只有这14篇对话是柏拉图的真作。②

赫尔曼（K.F.Hermann）和施莱尔马赫一样认为柏拉图的全部著作是一个有机发展的整体，但他并不认为它们是事先设计的产物，而是柏拉图思想发展过程的自然产物。他以苏格拉底之死和第一次西西里之行

---

① 施莱尔马赫：《柏拉图对话导论》，第1—47页。

② 阿斯特：《柏拉图的生平和著作》第376页，引自格罗特：《柏拉图及苏格拉底其他友人》第1卷，第175页。

结识毕泰戈拉学派这两件事实作标志，将柏拉图对话分为三个时期：第一，苏格拉底学派时期，都是短篇对话，主要有《吕西斯篇》、《卡尔米德篇》、《拉凯斯篇》、《普罗泰戈拉篇》、《欧绪德谟篇》，认为这些对话都写于苏格拉底被处死以前，写作目的是反对当时的智者；苏格拉底死后接着写下《申辩篇》、《克里托篇》、《高尔吉亚篇》、《欧绪弗洛篇》、《美诺篇》。第二，麦加拉时期或辩证法时期，《泰阿泰德篇》、《克拉底鲁篇》、《智者篇》、《政治家篇》、《巴门尼德篇》。第三，成熟时期，从公元前385年到去世，受毕泰戈拉学派重大影响的著作有《斐德罗篇》、《会饮篇》、《斐多篇》、《斐莱布篇》、《国家篇》、《蒂迈欧篇》、《克里底亚篇》，最后是《法篇》。①

上述学者的分类或分期带有很强的主观成分。这种主观性解释的最突出的例子是蒙克（E.Munk)。他认为柏拉图对话是在苏格拉底死后将他当作真正的哲学家的理想典范来写的，因此他主张一种完全不同的排列次序，认为这些对话展示了苏格拉底一生的哲学成长：从苏格拉底作为一个少年出现的《巴门尼德篇》开始，由巴门尼德将他引进哲学，直到苏格拉底一生的最后一幕，表现苏格拉底之死的《斐多篇》是最后一篇对话。从《巴门尼德篇》到《斐多篇》，部分是艺术的顺序，是相继的历史剧；部分是哲学的顺序，是他学说的发展史，这就形成了一个苏格拉底的圆圈。但这种看法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接受了。②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学者们逐渐采取比较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经过学者们的长期努力，有关柏拉图对话的先后顺序和分期问题基本上取得了比较一致或相接近的意见。他们研究使用的方法有以下这些：

第一，根据文体风格和语言检验。

柏拉图的著述活动前后经历半个世纪之久，他使用的词汇、文法、

① 赫尔曼：《柏拉图著作的历史和体系》，第340、368页，引自格罗特：《柏拉图及苏格拉底其他友人》第1卷，第176—178页。

② 蒙克：《柏拉图著作的自然顺序》，引自卢托斯拉夫斯基：《柏拉图的逻辑学的起源和发展》，第51－52页。

句子结构必然是有改变的。一些学者根据这个特点研究柏拉图的对话，最早是由英国著名的古典学者坎贝尔在他1867年发表的著作《柏拉图的〈智者篇〉和〈政治家篇〉：附修订的希腊语校勘和英语注释》一书中提出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1264B26）中说《法篇》是柏拉图晚年著作，迟于《国家篇》，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说《法篇》是柏拉图死后留在蜡版上未加修饰的著作。[①] 坎贝尔依据这些记载，把《法篇》定为柏拉图的最后著作，作为一个鉴定标准。他又赞同学者们的普遍看法，《申辩篇》、《克里托篇》是柏拉图最早的著作，作为另一个鉴定标准。确定了柏拉图最早的对话和最迟的对话以后，他考察柏拉图各篇对话中使用的词汇、文法、结构，考察文体风格的演变和各种语言现象，尤其是柏拉图使用小品副词和虚词（如冠词、副词、前置词、连接词等）的演变情况。通过这样的考察可以看出《法篇》和《申辩篇》的区别很大，《蒂迈欧篇》、《克里底亚篇》、《斐莱布篇》与《法篇》比较接近，可以将它们定为后期著作，而《国家篇》、《斐德罗篇》、《泰阿泰德篇》、《巴门尼德篇》等处于两个极端之间。

第二，根据古代著作的直接证据。

古代著作中提到的柏拉图对话的先后材料是确定它们的次序的有力旁证资料，如上面提到过的亚里士多德说过《法篇》后于《国家篇》以及第欧根尼·拉尔修提到《法篇》是柏拉图最后未加润饰的作品。但是这类材料不但不多，使用时也必须慎重。

第三，根据对话中涉及的有关人物和事件。

这也是判断对话编年顺序的有效方法，可惜在对话中提到的这类事实也不多。一般都举《泰阿泰德篇》为例。这篇对话开始就提到参加科林斯战役的泰阿泰德因受伤和染病被送回雅典，不久死亡。历史上发生过的科林斯战役有两次，分别在公元前394年和369年。学者们经过仔细考证，肯定泰阿泰德参加的是公元前369年的那一次，由此确定这篇对话写于这一年以后。又如《法篇》（638 B）中提到叙拉古征服洛克利，

①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3卷，第37节。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356年，是狄奥尼修二世干的，当时柏拉图已经超过70岁了，由此也可以佐证《法篇》是柏拉图的晚年著作。但在使用这个方法时也要十分慎重。比如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讲的少年苏格拉底和老年巴门尼德的会晤，在《智者篇》和《泰阿泰德篇》又重提过。究竟历史上是否真的发生过这样一次会晤？学者们也一直有争论。有人认为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并以此来推算巴门尼德的生年；有人则认为这是柏拉图的虚构，历史上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一次会晤。

第四，根据对话中相互涉及的内容。

在一篇对话中提到另外一篇对话的有关内容，这是判断这些对话的先后次序问题的重要材料。《智者篇》和《泰阿泰德篇》中重述《巴门尼德篇》中叙述的那次苏格拉底和巴门尼德的会晤，许多学者据此认为这两篇对话后于《巴门尼德篇》。《智者篇》开始提出的问题是要讨论智者、政治家、哲学家这三种人的性质，要分别为他们下定义。由爱利亚来的客人和三个对话者塞奥多洛、少年苏格拉底、泰阿泰德分别讨论。《智者篇》是由泰阿泰德回答有关智者的问题，《政治家篇》是由少年苏格拉底回答有关政治家的问题。因此学者们认为《政治家篇》后于《智者篇》，二者是紧接着的一组；按照柏拉图原来的设计，本来还应该有由塞奥多洛回答有关哲学家问题的《哲学家篇》，可惜没有写成。这样《巴门尼德篇》、《泰阿泰德篇》、《智者篇》、《政治家篇》四篇对话的先后次序大致可以肯定，它们的内容和形式也是比较接近的。与此类似，在《蒂迈欧篇》开始柏拉图也安排了三个人，蒂迈欧、克里底亚、赫谟克拉底与苏格拉底对话。《蒂迈欧篇》由蒂迈欧主讲有关自然界、宇宙直至动植物的生成和构造问题，《克里底亚篇》由克里底亚主讲有关政治、社会和国家的生成问题，可惜只写了个开始；也有人由此推论柏拉图原来可能计划还有一篇由赫谟克拉底主讲的对话，主要内容可能是讨论人、知识和哲学（或伦理道德）问题。

第五，依据苏格拉底在对话中的地位以及对话中戏剧性成分的多少来确定对话顺序。

除了以上四种方法和根据外，一般学者还使用另一种方法判断柏拉

图对话的先后顺序，即看苏格拉底在对话中的地位以及对话中戏剧性的多少来确定。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直到《国家篇》中，苏格拉底始终是主要发言人，一直由他领导讨论，重要的思想和理论都是通过他的口来阐述的。讨论的形式也比较生动活泼，一问一答，长篇论述较少，经常有别人插话，讽刺幽默，戏剧性的场面较多。从《巴门尼德篇》开始，苏格拉底成为少年苏格拉底，原来独占的主讲人地位被巴门尼德取代了。《智者篇》和《政治家篇》中，领导对话的是巴门尼德的同乡、从爱利亚来的客人，苏格拉底也只是少年苏格拉底，虽然在《政治家篇》中，他还是主要谈话人，在《蒂迈欧篇》中苏格拉底仅只是个简单的提问题者，到《法篇》便根本没有苏格拉底出现了。这些后期对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原来戏剧性场面大为减少，对话往往由两个人进行，其中之一是主讲人，长篇大论地发表他的理论，另一个人不过简单提点问题而已。因此有人认为柏拉图年纪越大，年轻时的文学创作天才就越少。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那便是柏拉图的哲学思想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成熟和深刻了。当然这个标准也同样不能绝对化，在被认为是柏拉图的后期著作中，至少《泰阿泰德篇》和《斐莱布篇》是例外，这两篇对话的主要发言人仍是苏格拉底，对话的形式也比较活泼。其中《泰阿泰德篇》还是比较接近《国家篇》时期的著作，所以也有人将它列为中期对话。至于《斐莱布篇》，由于这篇对话是讨论伦理问题的，所以有人认为主要发言人当然非苏格拉底莫属。

西方学者使用上述各种方法，分别提出了各自有关柏拉图对话的编年顺序。罗斯在《柏拉图的相论》书中将它们总结概括排列成对照表。①他们虽然各有不同，但大体上我们可以看出有以下一些共同点：

第一，《卡尔米德篇》、《拉凯斯篇》、《吕西斯篇》，这三篇都是讨论某个伦理问题——自制、勇敢、友爱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其相似，自古以来被人摆在一起，加上讨论虔敬的《欧绪弗洛篇》讨论美德和知识的《普罗泰戈拉篇》，讨论美的《大希庇亚篇》和《伊安篇》，大体上都

① 罗斯：《柏拉图的相论》，第2页，参看范明生：《柏拉图哲学述评》，第44—45页。

摆在一起，虽然先后次序各有不同，但都将它们归属于初期的苏格拉底的对话。

第二，《申辩篇》和描述他不愿越狱的《克里托篇》在时间和内容上都是相联的，都是记述苏格拉底为人的，也属于初期对话。凡是主张柏拉图是在苏格拉底去世后才开始写对话的学者往往将这两篇置于所有对话之首，认为《申辩篇》是柏拉图写的第一篇对话，凡是主张柏拉图在苏格拉底去世以前已经写过对话的则将这两篇插进以上初期对话之中。

第三，《斐多篇》虽然写的是苏格拉底服毒以前的情况，在时间上紧接《克里托篇》以后，但一般学者都认为《斐多篇》陈述柏拉图相论的重要思想，和《国家篇》并列，是柏拉图中期的主要对话。不过《国家篇》的第一卷一般认为是柏拉图初期写的，后来才写第二至第十卷。

第四，《美诺篇》、《欧绪德谟篇》、《高尔吉亚篇》、《美涅克塞努篇》和《克拉底鲁篇》一般都列在初期对话和《斐多篇》至《国家篇》之间。

第五，《会饮篇》和《斐德罗篇》是两篇内容和形式都非常接近的对话，一般将它们和《斐多篇》、《国家篇》列在一起。《斐德罗篇》后半部分所讲的内容——辩证法，已经和《智者篇》、《政治家篇》接近了。

第六，《巴门尼德篇》、《泰阿泰德篇》、《智者篇》和《政治家篇》这四篇对话，一般都连在一起，列在《国家篇》之后，已经属于柏拉图后期对话，也有人将前两篇对话列为中期对话。

第七，肯定属于后期对话的，还有《蒂迈欧篇》、《克里底亚篇》、《斐莱布篇》和《法篇》。

这样当代柏拉图学者大体上已经可以说是得出了基本上比较一致的结论，虽然对某几篇对话应该摆前一点还是后一点还存在分歧；但对主要对话的位置却基本上肯定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再认为《国家篇》是全部柏拉图哲学体系的总结，也就是最后的对话，而认为它只是柏拉图前期相论的总结。

我国的希腊哲学专家范明生先生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将柏拉

图的对话分为三期，特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①]

一、早期对话：《申辩篇》、《克里托篇》、《拉凯斯篇》、《吕西斯篇》、《卡尔米德篇》、《欧绪弗洛篇》、《小希庇亚篇》、《普罗泰戈拉篇》、《高尔吉亚篇》、《伊安篇》。这些对话属于所谓的“苏格拉底的对话”，它们的主要论题和方法基本上属于苏格拉底，其哲学内容主要作为苏格拉底和智者的思想资料来引用，但也包括柏拉图在写作加工中掺入的部分思想。

二、中期对话：《欧绪德谟篇》、《美涅克塞努篇》、《克拉底鲁篇》、《美诺篇》、《斐多篇》、《会饮篇》、《国家篇》、《斐德罗篇》。这个时期柏拉图已经摆脱苏格拉底的影响，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对话所表现的哲学内容可以视为柏拉图本人的思想。

三、后期对话：《巴门尼德篇》、《泰阿泰德篇》、《智者篇》、《政治家篇》、《斐莱布篇》、《蒂迈欧篇》、《克里底亚篇》、《法篇》。与中期对话相比，这个时期柏拉图的思想发生显著变化，是对中期思想的修正、发展和更新。

三、柏拉图著作的版本

柏拉图著作的编纂、校订、注释在西方学术界有很长的历史。最早的拉丁文版柏拉图著作于1483—1484年由斐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年）编纂，出版于翡冷翠（即佛罗伦萨），1491年在威尼斯重印。最早的希腊文版是由马努修斯（A.Manutius）1513年在威尼斯出版的。1578年由斯特方（H.Stephanus）在巴黎出版的希腊文版，并附有萨尔拉努（J.Serranus）的拉丁文译文的三卷本。斯特方所编定的分卷、页码和分栏（A，B，C，D，E），以后为各国学者广泛采用。如：《国家篇》429 D，即指斯特方本第429页D栏，中译《柏拉图

① 参阅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二卷，第641页。上述分期及对话次序与本书的编排顺序并不一致，请勿混淆。

全集》亦将标准页的页码和分栏作为边码标出。后来，德国的贝刻尔（I.Bekker）将历来的注释一并辑入，1823 年于柏林发表了校刊本。迄今为止，公认为较好的柏拉图著作的希腊文版，是由英国哲学史家伯奈特（J.Burnet，1863—1923 年）校订的牛津版六卷本《柏拉图著作集》（Platonis Opera，1899—1906 年）。

自古以来，有关柏拉图著作，有大量的注释，如亚历山大里亚的欧多鲁斯（Eudorus of Alexandria，约公元前一世纪）、士麦拿的塞俄（Theo of smyrna，约公元二世纪）和阿尔比努（Albinus）等人的注释，都受到后人重视。近代的一些学者对古代的注释进行了整理，汇集在一起出版。如斯塔尔鲍姆（G.Stalbaum）1827—1842 年于德国的戈塔（Gotha）和埃尔福特（Erfurt）出版的 12 卷本；赫尔曼（K.F.Hermann）1851—1853 年于莱比锡出版的六卷本，以后，沃尔拉布（M.Wohlrab）1884—1887 年出版的修订版。

现代各种通行语言的柏拉图著作的译本更是不胜枚举。这里择要列举英、法、德文的著名译本。

英译柏拉图著作的全译本，最早是泰勒（T.Taylor）1804 年于伦敦出版的五卷全译本，接着是由卡里（Cary）和戴维斯（Davis）等分别译出的博恩（Bohn）版六卷全译本。现在流传较广的是乔伊特（B.Jowett）1871 年发表的牛津版五卷本，每篇对话都有详细的引论、分析提要；近年来有人进行个别修订，于 1953 年出了第四版修订本。此外，常用的还有由伯里（R.G.Bury）、肖里（P.Shorey）等分别译出的 12 卷本洛布（Loeb）古典丛书版，是希腊文和英译对照的。美国的汉密尔顿（H.Hamilton）和亨廷顿·凯恩斯（Huntington Cairns）等将现有较好的各家不同的译文汇编在一起，1963 年出版了普林斯顿版的一卷本《柏拉图对话全集》，附有比较完整的索引，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法文译本比较通行的是由著名古典学者罗班（L.Robin）和克若瓦塞（Croiset）等分工译出的布德学会（Association Guillaume Bude）版本，每篇对话都有引论，说明写作的年代背景、来源、结构以及对话人物和讨论的主题等。

重要德文译本有米勒（H.Müller）于1850—1860年发表的莱比锡版的八卷本；施莱尔马赫译的六卷本，1804—1810年柏林版；米勒译的八卷本，1850—1866年莱比锡版；阿佩尔特（O.Apelt）1912—1922年发表的莱比锡版25卷本，附有比较丰富的文献资料和比较详备的索引；奥托（W.F.Otto）等根据施莱尔马赫译本和斯特方编码于1957—1959年出版了六卷本的通俗柏拉图全集，称作Rowohlt版本；1974年吉贡（Gigon）又重新出版了米勒的八卷本，苏黎世和慕尼黑版；1970—1983年霍夫曼等（H.Hofmann）等在施莱尔马赫和米勒版本基础上重新加工出版了《柏拉图研究版》，八卷九册，是德希对照本，希腊文根据的是法国布德学会版。

重要法文译本有：库赞（V.Cousin）于1825—1840年编译的13卷本；罗班等自20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完成的布德学会版，一直享有盛誉，再版至今；还有苏依莱（J.Souilhe）译的全集，1926年完成；尚布利（E.Chambry）和巴柯（R.Baccou）翻译的八卷本，自30年代至50年代巴黎版；70年代以来拉卡斯（A.Laks）、布利松（L.Brisson）等校订或重译尚布利和巴柯的译本，新译本在陆续出版。

意大利文译本，现在常用的有三种：马尔梯尼（E.Martini）译本，1915—1930年第一版，1975年第二版；瓦吉米利（M.Valgimigli）等九人合译的九卷本，1987年最后完成；由阿多尔诺（F.Adorno）和冈比亚纳（G.Cambiano）合译的全集，1988年完成。

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柏拉图的思想经过中国学者们的介绍和研究，逐渐为中国人所了解，柏拉图的许多对话已被严群、朱光潜、陈康等著名学者翻译成中文。许多重要学者也高度重视柏拉图对话的翻译，做过许多工作，如张东荪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又有一些新译本问世，香港学者邝健行亦翻译了一些柏拉图对话。尽译柏拉图对话是许多老一辈学者的理想和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柏拉图全集》一直未能问世，但他们作出的贡献是任何时候都不可抹杀的。为了纪念他们的功绩，亦为了能使读者对照已有译本进行研究，兹将译者所知道的所有柏拉图对话中译本列举如下（按出版年代先后

为序)：

吴献书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1957年重印。

张师竹等译：《柏拉图对话集六种》，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郭斌和、景昌极译：《柏拉图五大对话》，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陈康译注：《巴曼尼得斯篇》（即《巴门尼德篇》），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1982年重印。

严群译：《泰阿泰德、智术之师》（即《智者篇》），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1980年重印。

严群译：《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里同》（即《申辩篇》、《欧绪弗洛篇》、《克里托篇》），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邝健行译：《波罗塔哥拉篇》（即《普罗泰戈拉篇》），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即《国家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严群译：《赖锡斯、拉哈斯、费雷泊士》（即《吕西斯篇》、《拉凯斯篇》、《斐莱布篇》），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黄克剑译：《政治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戴子钦译：《柏拉图对话七篇》，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杨绛译：《斐多》，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四、有关中译《柏拉图全集》的说明

中译《柏拉图全集》的翻译工作是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它不是上述中译文的汇编，不是老译文加新译文，而是由译者全部重译并编辑的一个全集本。之所以要这样做，那是因为汉语和中国的教育制度在20世纪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中青年读者若无文言文功底，对出自老一辈翻译家之手的柏拉图对话已经读不懂了。已有译本出自多

人之手，专有名词和重要哲学术语的译名很不统一。为了解决这些难题以适应时代和读者的需要，译者不得不放弃捷径，将柏拉图著作全部重译，这样做决不意味着对前人工作的不敬。

柏拉图对话的原文是古希腊文，要译成汉语，最佳途径当然是从希腊原文直接翻译。但是，这种做法要求翻译者具有很高的希腊语水平，而希腊语的难度是任何一位学过希腊语的中国人都能体会得到的。译者师从首开中国学界研究希腊哲学之先河的严群先生，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聆听先生教诲，修习了古希腊文。后来赴英国利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又由 Barbara Spensley 博士单独传授古希腊文两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译者至今仍未能达到抛开辞典和各种已有西文译本，仅依据希腊原文进行翻译的水准。本人在跨入新世纪的时候已经在向 50 岁靠拢，而又热切希望能尽早完成先师严群先生未竟之愿，故此这个译本各篇以希腊原文为基准，版本为娄卜丛书中的《柏拉图文集》(Plato, Plato,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2 vols.)，翻译中参考了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英译文。这种做法希望学界人士予以理解。译者对中国学界所有能抛开一切西文译本，从希腊原文直接翻译希腊典籍的学者均表示敬意，亦望学者们能依据希腊原文指出译文中的问题，以利译者修正错误。

中译《柏拉图全集》在编排上借鉴了由伊迪丝·汉密尔顿和亨廷顿·凯恩斯编辑的《柏拉图对话全集》(Edith Hamilton & Huntington Cairns, ed., Plato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including the letters, with Introduction and Prefactory Notes, Princeton, 1961)。这个英译本汇集了西方研究柏拉图哲学的顶尖学者（F. M. Cornford, W. K. C. Guthrie, Benjamin Jowett, W. H. D. Rouse, A. E. Taylor, J. Wright 等）的译本，其权威性在学术界得到公认，到 1987 年为止已经重印 13 次。编者之一伊迪丝·汉密尔顿女士在这个版本中为各篇对话写了短序，对我们理解各篇对话的概况有一定作用，故采纳，作为中译本各对话的提要。

译者从读硕士研究生开始即有幸得到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等先生的教诲，对他们从事的多卷本《希腊哲学史》的写作过程很

清楚，也为配合该书的写作编制过专门的"希腊罗马姓名译名手册"。为此，《柏拉图全集》的专有名词中译以《希腊哲学史》中的译名为基准，哲学术语的译法也尽可能多地吸取《希腊哲学史》的研究成果。

为了能够凸显中译《柏拉图全集》的学术功能，便于学者们在研究中使用，译者参考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和已有中文研究著作，尤其是范明生先生的研究成果，制作了柏拉图年表、谱系表、译名对照表、篇名缩略语表和全书索引，在此对范明生先生的特许表示谢意。

翻译柏拉图对话需要有高度的哲学修养和文学修养，也需要有关于希腊生活方方面面的知识。译者的学术兴趣主要属于哲学学科，在翻译中惟有本着"忠实、通顺"的原则，力求将文本的原意表达出来，因此有许多地方无法兼顾到文采，这也是要请读者们理解的地方。

译作的完成之日，就是接受批评的开始。敬请读者在发现错误的时候发表批评意见，并与译者取得联系（通信地址：100084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电子邮件：xiaochao@tsinghua.edu.cn），以便译者在有需要再版时予以修正。

王晓朝

于北京清华园

2001 年 4 月 8 日

柏拉图年表①

6100年 西亚移民定居克里特岛。

3000年 克里特岛进入青铜时代。

2000—1500年 克里特文明（弥诺斯文化）。

1600—1380年 克里特文明三次被毁。

2000年 欧洲地区部落大迁徙，阿该亚人进入希腊半岛。

1600—1500年 迈锡尼文明创建，希腊语的线形文字B代替以前的线形文字A，向奴隶制过渡。

1500年 阿该亚人进入克里特岛，取代原有居民，在克里特的主要城市建立统治。

十二世纪初 迈锡尼的阿伽门农（Agamemnon）统帅希腊半岛境内的联军，远征小亚细亚西岸的特洛伊。

1125年左右 巴尔干地区部落大迁徙，多立斯人摧毁迈锡尼，迈锡尼文明告终。

1000年左右 爱琴海地区进入铁器时代。

900—800年 具有固定地区和共同方言的埃俄利亚人、伊奥尼亚人、多立斯人形成。传说中的荷马（Homer）、赫西奥德（Hesiod）时代。开始在南意大利（大希腊）殖民。

776年 第一次奥林匹克赛会（竞技会、运动会）举行。

---

① 本年表根据范明生先生《柏拉图哲学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5—522页）所附年表改编，译者对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译名作了统一，部分内容作了修改与补充。年表中的年代除特别标明外全部指公元前，有关柏拉图著作的撰写年代仅供参考。

804年　传说中的莱喀古斯（Lycurgus）为斯巴达立法。

660年　扎琉库斯（Zaleucus）为南意大利希腊殖民城邦洛克里制定已知希腊最早法律。

640年　卡隆达斯（Charondas）为西西里希腊殖民城邦卡塔那制定法律。

624?—547?年　米利都学派哲学家泰勒斯（Thales）。

620年　雅典执政官德拉科（Dracos）并颁布法律。

610?—546?年　米利都学派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 mander）。

6世纪初　奥菲斯（Orpheus）教兴起。

594—593年　梭伦（Solon）改革，颁布解负令，废除债务奴隶制，创立四百人议事会。

588?—525?年　米利都学派哲学家阿那克西美尼（Anaxi menes）。

580?—500?年　毕泰戈拉学派创始人毕泰戈拉（Pythagoras）。

565?—473?年　爱利亚学派先驱者塞诺芬尼（Xenophanes）。

560—527年　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成为雅典僭主。

546—545年　波斯征服小亚细亚沿海希腊殖民城邦。

544—541年　米利都哀歌体诗人福库利得（Phocylides）鼎盛年。

540年　麦加拉哀歌体诗人塞奥格尼（Theognis）鼎盛年。

540—480年　爱菲索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540年　波吕克利图（Polyclitus）成为萨摩斯僭主。毕泰戈拉移居南意大利克罗顿，意大利学派兴起。

525—456年　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Aeschylus）。

518—438年　抒情诗人品达（Pindar）。

约6—5世纪　爱利亚学派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

510年　庇西特拉图建立的僭主政体告终。

509年　政治家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在雅典确立民主政体，积极推行改革。

500?—440?年　原子论哲学家留基伯（Leucippus）。

500?—428?年　多元论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

499 年　小亚细亚伊奥尼亚城邦起义反对波斯的统治。

496?—406 年　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492—449 年　希波战争。

490 年　马拉松之役。希腊雕刻家斐狄亚斯（Phidias）出生于雅典。爱利亚学派哲学家芝诺（Zeno）出生于爱利亚。

487 年　雅典创立贝壳驱逐法以防止僭主政体。

485?—406 年　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484? 年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出生。

483?—375? 年　智者高尔吉亚（Gorgias）。

483—482 年　雅典发现新银矿，国库增加收入。

481?—411? 年　智者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

479 年　伊奥尼亚诸希腊城邦争取独立，试图摆脱波斯统治。

478 年　以雅典为首建立提洛同盟。

472 年　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参加演出得头奖。

469—399 年　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

465 年　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普罗米修斯》演出。

464 年　斯巴达地震，国有奴隶希洛人起义。

462 年　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开始在雅典产生影响。

460 年　雅典推行陪审员薪给制。

460?—400? 年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460?—370? 年　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460?—370? 年　原子论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

458 年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阿伽门农》演出得头奖。

457 年　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战于塔那格拉，雅典战败。

454—453 年　提洛同盟金库从提洛移到雅典，标志着雅典海上帝国的建立。

451 年　雅典修改公民资格法律，限制公民人数。雅典进入全盛时代。

450—385? 年　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447 年　雅典的帕德嫩（Parthenon）神庙开始兴建。

436—338 年　雅典辩论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

435?—370? 年　犬儒学派创始人安提司泰尼（Antisehenes）。

435?—360? 年　昔勒尼学派创始人阿里斯提波（Aristippus）。

431—404 年　伯罗奔尼撒战争。

431 年　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相继上演。

430 年　希罗多德撰写《历史》告一段落。

430—355 年　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

430?—424? 年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赫库巴》演出。

430 年　雅典发生瘟疫。伯里克利受审和被罚。

429 年　伯里克利卒。雅典开始向公民征收财产税。

427 年　柏拉图出生于雅典附近的埃癸那岛。

427 年　雅典第二次发生瘟疫。阿里斯托芬的第一部喜剧《宴会》在雅典的酒神节演出。

425 年　斯巴达的国有奴隶希洛人逃亡。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阿卡纳人》演出。

424 年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遭到驱逐。雅典人在得琉谟被斯巴达人打败，从此雅典在战争中逐渐失利（苏格拉底和阿尔基比亚德参加过这次战役）。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骑士》演出得头奖。

423 年　雅典人和斯巴达人订立一年休战和约。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演出，剧中讽刺苏格拉底。

422 年　阿谟菲坡里战役（苏格拉底参加这次战役）。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马蜂》演出。

421 年　雅典和斯巴达再次订立同盟条约，为期五十年。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和平》演出。柏拉图假托的《国家篇》、《蒂迈欧篇》、《克里底亚篇》中的谈话进行的时期。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请愿的妇女》演出。

420? 年　在伯罗克尼撒的巴塞建造阿波罗神庙。

419 年　尼昔亚斯（Nicias）和阿尔基比亚德（Alcibiades）当选为雅典的将军。

418 年　原和雅典结盟的阿耳戈斯败于斯巴达，因此和斯巴达人结盟并建立贵族政体；次年即被推翻，重新恢复和雅典人的结盟。欧里庇得斯的《伊安》演出。

416 年　雅典人攻陷梅洛斯岛后进行大屠杀。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厄勒克特拉》演出。

415 年　雅典海军在阿尔基比亚德、尼昔亚斯等人领导下远征叙拉古。阿尔基比亚德奉召回国，归途中逃往斯巴达。

414 年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上演。

413 年　雅典同盟国相继脱离、拒纳年贡、经济困难而征收进出口税。雅典帝国开始瓦解。雅典远征叙拉古海军遭到覆灭。二万多雅典奴隶逃亡。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等演出。

412 年　雅典盟国暴动。斯巴达和波斯结盟并接受波斯资助共同对抗雅典。萨摩斯在雅典支持下出现平民革命，反对贵族奴隶主的统治。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诸城邦的海军集中于米利都，雅典的海军集中于萨摩斯。

411 年　雅典发生寡头政变，推翻民主政体，建立四百人议事会，遭到驻萨摩斯雅典海军反对；不久废除四百人议事会，由温和的寡头党执政，召回阿尔基比亚德。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吕西斯特剌忒》和《地母节妇女》上演。

410?—339 年　学园派哲学家斯彪西波（Speusippus），柏拉图的外甥，学园的第二任领导人。

410 年　雅典在库梓科战役获胜，恢复民主政体，拒绝斯巴达的和平建议。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菲罗克忒忒斯》演出得头奖。

408?—354 年　狄翁（Dion），柏拉图的最重要的朋友和学生之一。

407 年　阿尔基比亚德回雅典出任将军职务。赫谟克拉底（Hermocrates）在叙拉古被杀。

406 年 3 月　雅典在诺丁姆战役败绩，阿尔基比亚德引咎辞职，

3月雅典在阿癸努赛战役获胜，但雅典审判和宣告指挥该战役的将军们有罪，遭到苏格拉底的反对。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相继去世。

405年 萨摩斯人取得雅典公民权。雅典在埃戈斯坡塔弥战役败绩。狄奥尼修斯一世（Dionysus I）成为叙拉古僭主。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蛙》演出。

404年 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向斯巴达投降结束。雅典出现以柏拉图的近亲克里底亚（Critias）、卡尔米德（Charmides）为首的“三十僭主”政体。

403年 “三十僭主”政体覆灭，雅典恢复民主政体。

401年 索福克勒斯去世不久，其悲剧《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演出得头奖。

400?—314年 学园派哲学家色诺克拉底（Xenocates），柏拉图学园的第三任领导人。

399年 苏格拉底在民主政体下遭到指控和被处死。柏拉图离开雅典到麦加拉等地游学。柏拉图假托的《申辩篇》、《克里托篇》、《斐多篇》中谈话进行的时期。

398年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发表。

395—387年 科林斯战争，柏拉图曾参加该战争。柏拉图到埃及、昔勒尼等地游学。

395—394年 雅典和底比斯等结盟反对斯巴达。

394—391?年 柏拉图撰写《伊安篇》。

392—390?年 波吕克拉底（Polycrates）发表小册子攻击已去世的苏格拉底。

390?年 柏拉图撰写《克拉底鲁篇》。

390—389年 雅典宣布征收1/40的战争税。

389年 阿里斯托芬的《公民大会妇女》和传世的最后喜剧《财神》演出。

387年 柏拉图第一次访问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结识塔壬同民主政

体领袖阿启泰，以及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回雅典后创立学园，开始构思《国家篇》。

387—367? 年　柏拉图撰写《国家篇》。

387 年后　撰写《美涅克塞努篇》、《高尔吉亚篇》。

386—382? 年　撰写《美诺篇》。

385—380? 年　撰写《会饮篇》。

384 年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出生于斯塔癸剌。

384 年　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出生于雅典。

378—377 年　雅典为首的第二次海上同盟组成。

377 年　雅典实行新的财产税。

375?—287 年　哲学家塞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名学生。

371 年　雅典和斯巴达建立和平。斯巴达在琉克特剌战败，国势逐渐衰落。

369—367 年　柏拉图撰写《泰阿泰德篇》。

388? 年　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去世。柏拉图应邀第二次访问西西里。亚里士多德进入学园。

366? 年　柏拉图撰写“第十三封书信”。

361 年　柏拉图应邀第三次访问西西里。回雅典后构思《法篇》。

360 年　柏拉图撰写“第十二封书信”。

359—336 年　马其顿兴起。菲力出任马其顿执政。

357 年　雅典收复失地刻索尼苏斯和欧玻亚。狄翁回西西里，领导推翻狄奥尼修斯二世的统治。柏拉图在此前后撰写《蒂迈欧篇》。

356—323 年　亚历山大大帝出生于马其顿的佩拉。

354 年　狄翁成为叙拉古僭主，不久被卡利浦斯（Callipus）谋杀。柏拉图撰写“第七封书信”。

353 年　卡利浦斯被推翻。柏拉图撰写“第八封书信”。

351 年　德摩斯梯尼发表《斥菲力书》。

347 年　柏拉图逝世，斯彪西波继任学园领导；亚里士多德和色诺

克拉底等离开雅典到阿泰努等地。

346年　狄奥尼修斯二世在叙拉古重建僭主政体。

344—343年　提摩勒昂（Timoleon）领导推翻狄奥尼修斯二世的统治。

343年　亚里士多德应邀担任亚历山大的老师。

341—270年　晚期哲学家伊壁鸠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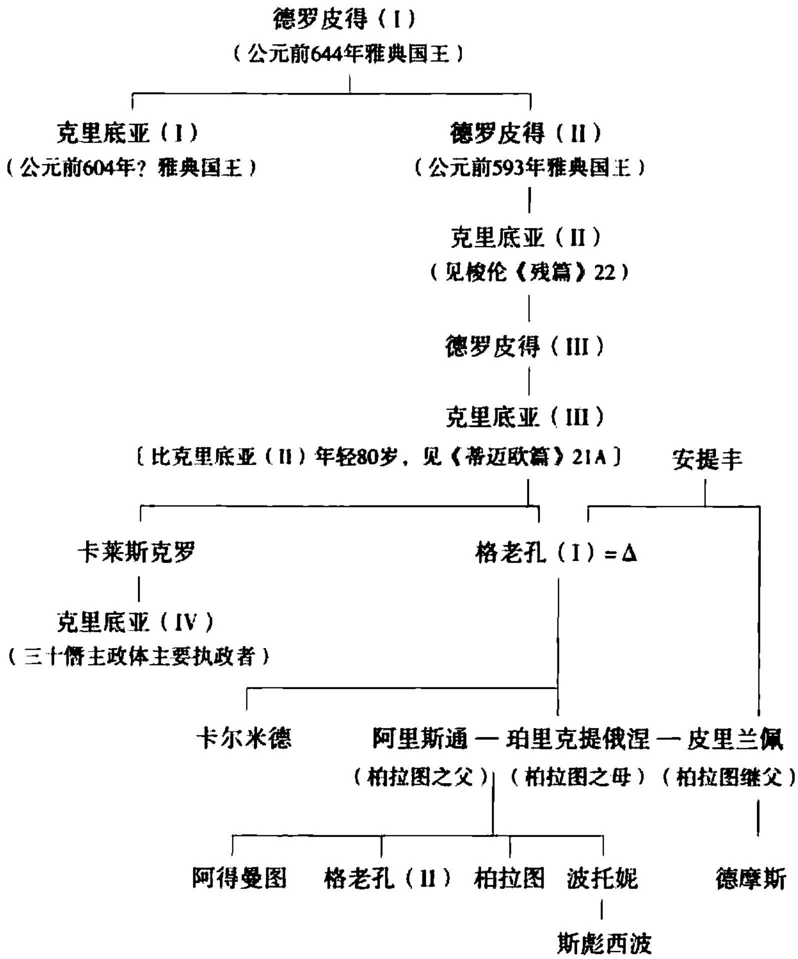
335年　亚里士多德回雅典创建逍遥学派。

336年　斯多亚学派创始人芝诺（Zeno）出生于季蒂昂。

公元529年　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学园。

公元1459—1521年　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出现柏拉图学园。

柏拉图谱系表①



① 本谱系表参照范明生先生《柏拉图哲学述评》第523页制作，译名有改动。

柏拉图著作篇名缩略语表

希腊文篇名	英文缩略语	英文篇名	中文篇名
Ἀπολογία	Ap.	Apology	申辩篇
Χαρμίδης	Chrm.	Charmides	卡尔米德篇
Κρατύλος	Cra.	Cratylus	克拉底鲁篇
Κριτίας	Criti.	Critias	克里底亚篇
Κρίτων	Cri.	Crito	克里托篇
Ἐπίνομις	Epin.	Epinomis*	伊庇诺米篇
Ἐπιπιστολαι	Ltr.	Letters***	书信
Εὐθύδημος	Euthd.	Euthydemus	欧绪德谟篇
Εὐθύφρων	Euthphr.	Euthyphro	欧绪弗洛篇
Γοργίας	Grg.	Gorgias	高尔吉亚篇
Ἱππία Μείζων	G.Hp.	Greater Hippias**	大希庇亚篇
Ἱππία Ἐλάττων	L.Hp.	Lesser Hippias	小希庇亚篇
Ἴων	Ion	Ion	伊安篇
Λάχης	Lch.	Laches	拉凯斯篇
Νόμοι	L.	Laws	法篇
Λύσίς	Ly.	Lysis	吕西斯篇
Μένεξένος	Mx.	Menexenus	美涅克塞努篇
Μένων	M.	Mono	美诺篇
Παρμενίδης	Prm.	Parmenides	巴门尼德篇
Φαίδων	Phd.	Phaedo	斐多篇
Φαῖδρος	Phdr.	Phaedrus	斐德罗篇
Φίληβος	Phlb.	Philebus	斐莱布篇
Πρωταγόρας	Prt.	Protagoras	普罗泰戈拉篇
Πολιτεία	R.	Republic	国家篇
Σοφιστής	Sph.	Sophist	智者篇

（续表）

希腊文篇名	英文缩略语	英文篇名	中文篇名
Πολιτικὸς	Stm.	Statesman	政治家篇
Συμπόσιον	Smp.	Symposium	会饮篇
Θεαίτητος	Tht.	Theaetetus	泰阿泰德篇
Τίμαιος	Ti.	Timaeus	蒂迈欧篇
Ἀλκιβιάδης	Alc.	Alcibiades**	阿尔基比亚德上篇
Ἀλκιβιάδης δεύτερος	2Alc.	Second Alcibiades*	阿尔基比亚德下篇
Ἵππαρχος	Hppr.	Hipparchus*	希帕库斯篇
Κλειτοφῶν	Clt.	Clitophon**	克利托丰篇
Θεάγης	Thg.	Theages*	塞亚革斯篇
Μίνως ἢ Περὶ Νόμο	Min.	Minos*	弥诺斯篇
Δημόδοκος	Dem.	Demodocus*	德谟多库篇
Σίσυφος	Sis.	Sisyphus*	西绪福斯篇
Ἐρυξίας	Eryx.	Eryxias*	厄里西亚篇
Αξίοχος	Ax.	Axiochus*	阿西俄库篇
Ἐπασταί	Riv.	Rival Lovers*	情敌篇
Περί Δίκαιω	Just.	On Justice*	论公正
Περὶ Ἀρετη	Virt.	On Virtue*	论美德
Ἀλκυών	Hal.	Halcyon*	神翠鸟
Ὅροι	Def.	Definitions*	定义集
Ἐπίγραμμαι	Epgr.	Epigrams***	诗句集

* 表示伪作。

** 表示大多数学者认为不是柏拉图真作。

*** 书信和诗句集的各篇各节真伪情况不一。

目　录

增订版译者前言……001
中文版序……004
译者导言……017
柏拉图年表……037
柏拉图谱系表……045
柏拉图著作篇名缩略语表……046

申辩篇……001
克里托篇……031
斐多篇……046
卡尔米德篇……116
拉凯斯篇……148
吕西斯篇……178
欧绪弗洛篇……208
美涅克塞努篇……229
小希庇亚篇……250
伊安篇……270
高尔吉亚篇……289
普罗泰戈拉篇……395
美诺篇……456
欧绪德谟篇……500

克拉底鲁篇……552
斐德罗篇……630
会饮篇……695

申辩篇

提　　要

本篇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希腊文标题是“苏格拉底的申辩”(Ἀπολογία Σωκράτης)，中文标题译为“申辩篇”，亦有中译者译为“申辩”、“苏格拉底的申辩”。公元1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塞拉绪罗在编定柏拉图作品篇目时，将本篇排在第一组四联剧的第二篇，并称本篇的性质是伦理的。[①] 本篇篇幅不大，译成中文约2万4千字。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是雅典公民，哲学家，柏拉图的老师。公元前399年，时年70岁的苏格拉底被人指控，出庭受审，面对大约由500位雅典公民组成的审判团为自己辩护。他受到的主要指控是“毒害青年，不信城邦崇敬的神，而相信其他新的精灵。”(24b)整篇辩护词分为三部分：第一，主要的辩解（17a—35d)；第二，审判团投票判苏格拉底有罪后的简短陈辞（36a—38c)；第三，审判团判决苏格拉底死刑后的最后陈辞（38c—42a)。

苏格拉底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具有耶稣般的圣人地位，苏格拉底受审是西方历史上的所谓“千古奇冤”。这篇对话不是苏格拉底受审时的现场记录，而是柏拉图的事后追忆或再创作。对话的具体发表时间不详，约于苏格拉底实际受审和被处死以后的若干年内公诸于世。写作本篇时，柏拉图依据自己对苏格拉底的了解，严厉反驳苏格拉底所受到的指

---

①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58，该书名亦译作《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

控，栩栩如生地刻画了苏格拉底的为人。尽管无法最终确定这篇辩护词与苏格拉底的真实讲话有多接近，可以肯定的是，它与苏格拉底实际言辞的基本精神是一致。

苏格拉底对柏拉图产生过重大影响。“苏格拉底之死”使柏拉图的整个人生在青年时代发生重要转折。阅读柏拉图著作可从本篇开始。它与《克里托篇》、《斐多篇》在内容上构成了一组“苏格拉底对话”，都与“苏格拉底之死”有关。本篇提供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细节，为我们了解苏格拉底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线索。

正　文

【17】雅典人[①]，我不知道我的原告对你们有什么影响；而对我来说，我几乎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的讲话太有说服力了。不过，他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丁点儿是真的。在他们的众多谎言中有一点特别令我感到惊讶，就是你们一定要小心提防、别让像我这样能干的演说家把你们给骗了。【b】当我表明自己根本不是一名能干的演说家时，他们讲这种马上就会遭到事实驳斥的话并不感到羞耻，而我感到他们才是最厚颜无耻的，除非他们把讲真话的人称作能干的演说家。如果他们是这种意思，那么我同意我是一名演说家，但不是他们讲的这一种，因为如我所说，他们说的话实际上没有一句是真的。【c】从我这里，你们听到的将全部是真话，宙斯[②]在上，雅典人，尽管我不会像他们那样斟酌词句和精心表达，而是直截了当、脱口而出，因为我相信我说的话是公正的，但我不想让你们中的任何人另作他想。我这把年纪的人像名年轻人似的在你们面前信口雌黄是不得体的。

雅典人，有件事我的确需要求你们：如果你们听到我在申辩中用了我习惯于在集市上、钱庄柜台边或其他地方使用的相同的话，你们许多

① 雅典人（ἄνδρες Ἀθηναῖοι），苏格拉底对审判团的称呼，原义为“雅典的男子”。

② 宙斯（Διός），希腊主神。

人在这些地方听过我说话，不要感到惊讶，也不要喧哗。【d】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这是我在70岁的时候第一次出现在法庭上，所以我对在这个地方该讲什么话完全陌生。【18】就好比我真的是一名外邦人，如果我以我自幼习得的方言和方式讲话，你们当然得原谅我，所以我现在的请求并不过分，请别在意我的讲话方式，无论是好是坏，而要集中精力听我说得是否公正，因为审判官[①]的德性[②]与公正相连，而演讲者的德性就在于说真话。

雅典人，我首先要为自己辩护，驳斥早先那些虚假的控词，对付最先的那批原告，然后再来对付后来的控词和后来的原告。【b】有许多人向你们控告我已经好多年了，但他们的控词没有一句是真的。我害怕这些人胜过害怕阿尼图斯[③]和他的朋友，尽管阿尼图斯等人也很难对付。然而，前面这批人更难对付，雅典人；你们中许多人自幼就受他们的影响，他们虚假地指控我，让你们相信，说有个人名叫苏格拉底，是个有智慧的人，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钻研天上地下的一切事物，还能使较弱的论证变得较强。【c】雅典人，这些散布谣言的人是我最危险的原告，因为听到谣言的人会相信研究这些事情的人甚至会不信神[④]。况且，这批原告人数众多，指控我已有多年；还有，这批原告是在你们最容易相信他们的年纪对你们说的，你们中有些人听到这些谣言时还是儿童或少年，所以这场官司他们赢定了，因为根本无人替我辩护。

最荒唐的是我连他们是谁也不知道，说不出他们的名字，【d】只知道其中有一位是喜剧作家。[⑤]这些人邪恶地用谎言来说服你们，在说服

---

① 审判官（δικαστής）。

② 德性（ἀρετή），亦常译为“善”、“善德”，与“恶”、“恶德”相对时译为“美德”。这个词的基本意思是“功能”、“效用”、“价值”、“长处”、“卓越”、“优点”，用于伦理则为“善”、“德”、“品德”、“善德”。

③ 阿尼图斯（Ἄνυτος）是一位修辞学家，指控苏格拉底的三名原告之一。

④ 神（Θεός），亦译神灵、神祇。

⑤ 指下面提到名字的阿里斯托芬（Ἀριστοφάνης），他的喜剧《云》（第225行以下）出现苏格拉底这个人物，该剧首次上演于公元前423年。

别人的时候也说服他们自己，所有这些人都是极难对付的；我不可能把他们中的某一个带到法庭上来当面对质，或是驳斥他；我在为自己辩护时好像在作拳击练习，提出质疑而无人应答。我要你们明白，我的原告有两拨：一拨是最近对我提出指控的人，【e】另一拨是我刚才提到的从前的原告。我想你们是知道的，我应该首先针对后者为自己辩护，因为你们最先听到他们的指控，听的比前者多得多。

那么好吧，雅典人！【19】我必须尝试在我可以说话的短暂时间里，根除在你们心中萦绕多年的谣言。我希望能有更好的对你我双方都有益的方式，也希望我的辩护获得成功，但我知道这很难，我完全明白这有多难。即便如此，让我开始吧，就当它是神的意愿，我必须服从法律来为自己辩护。

让我们从头开始。【b】美勒托①在写这份诉状时相信②的那些谣言来源于从前对我的指控，这些指控是什么？他们在造谣时说了些什么？我必须把他们当作我现在的原告，宣读一下他们的诉状。他们的诉状大体上是这样的：苏格拉底行不义之事③，他整天忙忙碌碌，考察天上地下的事情；他使较弱的论证变得较强，还把这些教给别人。【c】你们自己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已经看到，那里就有一个苏格拉底走着台步，自称在腾云驾雾，口中胡言乱语，说些我一无所知的事情。如果有人精通这样的知识，那么我这样说并不表示轻视这些知识，免得美勒托对我提出更多的指控，但是，雅典人，我跟这些事情无关，在这一点上，我要请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为我作证。我想你们中的很多人听过我谈话，【d】如果有人听我讨论过这样的问题，无论长短，都可以站出来揭发我。由此你们会明白，有关我的其他流言均属同类。

---

① 美勒托（Μέλητος），指控苏格拉底的三名原告之一，参阅《欧绪弗洛篇》（2b），那里提到美勒托是个没有名气的雅典公民，当时还很年轻。下文（23e）说美勒托代表诗人，因此他的父亲可能是诗人。

② 相信（πιστεύων）。

③ 行不义之事（ἀδικέω），希腊诉状中的常规用词，犯法，犯罪。

这些流言没有一样是真的。如果你们听到有人说我招生收费，那么也同样不是真的。【e】不过，我想如果有人能像林地尼的高尔吉亚①、开奥斯的普罗狄科②、埃利斯的希庇亚③一样去教化民众，那倒是件好事。他们个个都能去任何城邦，劝说那里的青年离开自己的同胞公民去依附他们，【20】这些年轻人与自己城邦的公民交往无需付任何费用，而向他们求学不仅要交学费，而且还要感恩不尽。我确实还听说有一位来自帕罗斯④的智者正在我们这里访问，因为我碰到过一个人，他在智者身上花的钱超过其他所有人的总和，这个人就是希波尼库之子卡里亚。卡里亚有两个儿子，我对他说："卡里亚，你瞧，如果你的两个儿子是马驹或牛犊，【b】我们不难找到一位驯畜人，雇他来完善它们的德性⑤，这位驯畜人不外乎是一位马夫或农夫。但由于他们是人，你打算请谁来管教他们？谁是完善和改良他们的德性的专家？我想你有儿子，所以一定考虑过这个问题。有这样的人，还是没有？"他说："当然有。"我说："他是谁？从哪里来？他要收多少钱？"他说："苏格拉底，他是帕罗斯来的厄文努斯⑥，收费五个明那⑦。"【c】想厄文努斯要是真懂行，收费又如此合理，那么他真是个幸福的人。如果我有这种

① 高尔吉亚（Γοργίας ὁ Λεοντῖνος），约公元前485—前380年，著名智者。

② 普罗狄科（Πρόδικος ὁ Κεῖος），约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著名智者。

③ 希庇亚（Ἱππίας ὁ Ἠλεῖος），约公元前5世纪末，重要智者。

④ 帕罗斯（Πάρος），海岛名。

⑤ 德性（ἀρετή），事物各自的特性，亦即"天性"。

⑥ 厄文努斯（Εὔηνος），诗人，在柏拉图《斐多篇》（60d9）、《斐德罗篇》（267a3）中出现。

⑦ 明那（μνᾶ）是希腊硬币的名称，亦译米那。古希腊的货币单位主要有：塔伦特（τάλαντ）、明那、德拉克玛（δραχμή）、奥波尔（ὀβολός）、查库斯（χαλκός）。这些货币单位同时又是重量单位。古希腊货币是银本位制的。按阿提卡币制，1德拉克玛约为4.31克，所以1德拉克玛的货币就相当于4.31克白银。100德拉克玛合1明那（431克），60明那合1塔伦特（25.8公斤），1德拉克玛合6奥波尔（约为0.718克），1奥波尔合8查库斯（约为0.09克）。查库斯币值很小，是铜币。

知识，那我一定会为此感到自豪并自鸣得意，但是，雅典人，我没有这种知识。

也许你们有人会打断我，插话说："苏格拉底，你的麻烦[①]是从哪里来的？这些流言从何而起？你要是不做这些出格的事，这些有关你的流言和说法决不会产生，除非你的行为与大多数人不同。【d】把实情告诉我们吧，省得我们武断。"任何人这样说似乎都是对的，我会向你们解释我蒙受这种名声和诬陷的原因。所以，注意听。你们中有些人也许会以为我在开玩笑，但我保证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使我拥有这种名声的原因无非就是某种智慧。哪一种智慧？也许是人的智慧。【e】我也许真的拥有这种智慧，而我提到的这些人拥有的智慧可能不止是人的智慧；否则我就无法解释了，因为我确实没有这种智慧，无论谁说我有这种智慧都是在撒谎，是对我的恶意诽谤。不要喧哗，雅典人，哪怕你们认为我在口出狂言，因为我要讲的这些话[②]不是我发明的，我会把这个值得信赖的来源告诉你们。我要恳请德尔斐[③]的神[④]为我作证，看我的智慧是否真是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21】你们认识凯勒丰[⑤]。他自幼便是我的同伴，也是你们大多数人的同伴，在最近的这次逃亡[⑥]中和你们一起出逃，又一起回来。你们肯定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做起事来有多么莽撞。他有一次去德尔斐求神谕，如我所说，雅典人，请你们不要喧哗，他竟然提了这个问题，是否有人比我更智慧，庇提亚的女

① 麻烦（πρᾶγμα），意为事情、事务、麻烦、职业等，此处作麻烦解。

② 话（λόγος）。

③ 德尔斐（Δελφοί）是希腊宗教圣地，建有著名的阿波罗神庙。德尔斐小镇位于帕那索斯山脚下的福切斯的一个区域，该区域名为庇索，庇索亦为德尔斐的古名。

④ 指阿波罗（Απολλον），希腊太阳神和智慧之神。

⑤ 凯勒丰（Καιρεφών），雅典民主派人士。

⑥ 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斯巴达人为战败的雅典建立寡头制，"三十僭主"掌握统治权，很多民主派逃离雅典。这里提到的逃亡发生在公元前404年，这些人过了八个月以后返回雅典。当时苏格拉底留在雅典，没有出逃。

祭司[①]拿起签来说，没有人更智慧。凯勒丰已经死了，但他的兄弟会向你们证明此事。

【b】考虑到这一点，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们乃是因为我想向你们揭示这种诽谤的起源。听到女祭司的这个回答我就寻思："神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打哑谜呢？我非常明白自己根本没有什么智慧；他说我是最有智慧的，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神一定不会撒谎，否则便与其本性不合。"困惑了很长时间，我最后勉强决定用这样的方法去试探一下神的意思；【c】我去探访一位智慧声望很高的人，以为在那里就能证明那个说法是错的，我可以回应那个神谕说"这里就有一个人比我更有智慧，而你却说我最智慧"。于是，我对这个人进行了试探，我不需要披露他的名字，但可以说他是我们的一位政治家，我的印象是这样的：许多人，尤其是他自己，觉得他很有智慧，但实际上没有智慧。于是，我试着告诉他，【d】他只是以为自己有智慧，但并非真的有智慧。结果他就开始讨厌我，在场的许多人也对我不满。所以，我离开了，我在寻思："我比这个人更有智慧，因为我俩其实都不懂什么是美[②]，什么是善[③]，但他在自己不懂的时候认为自己懂，而我在自己不懂的时候认为自己不懂；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比他有智慧，我不认为自己懂那些不懂的事情。"后来我又去探访另外一个人，他在智慧方面的名气更大，【e】事情看来是一样的，结果我把这个人和其他许多人都给得罪了。

从那以后，我一个又一个地去探访。我明白自己被人怨恨，也感到伤心和害怕，但我寻思这个神谕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必须去找所有那些拥有知识名望的人查考这个神谕的意义。【22】雅典人，神犬[④]在上，我必须对你们说真话。我经历的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侍奉神的查考中，

① 德尔斐古称庇索（Πῦθώ），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中发神谕的女祭司被称作庇提亚的（Πῦθία）女祭司。

② 美（καλόν）。

③ 善（ἀγαθόν）。

④ 此处原文为"狗"（κύνα），指埃及神犬。希腊人发誓时的一种说法。

我发现那些声名显赫的人几乎都有不足，而那些被认为低劣的人倒比较明智①。我必须把我的奔波告诉你们，我干这样的苦活是为了证明那个神谕无法驳倒。在这些政治家之后，我去探访诗人，包括悲剧诗人、酒神赞歌诗人，【b】等等，想在这些人中间看到我比他们无知。我拿起他们精心创作的诗歌，问他们这些诗是什么意思，为的是能同时向他们学到一些东西。雅典人，我实在羞于开口把事实真相告诉你们，但我必须说出来。几乎所有在场者都能比这些作者更好地解释这些诗歌。【c】我马上就明白了，诗人不是靠知识创作他们的诗歌，而是凭某种天生的才能或灵感②，就好像预言家和先知也能说许多美妙的话语，但却不懂他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诗人在我看来有同样的体验。我同时看到，由于他们能写诗，于是就认为自己在其他方面也很有智慧，而实际上他们没有智慧。所以我又退却了，就像我对政治家的考察一样，我想我比他们要强一些。

【d】最后我去找手艺人，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实际上什么都不懂，也相信我会发现他们对许多美好的事物拥有知识。在这一点上我没有搞错，他们懂的事情我不懂，就此而言他们比我更智慧。但是，雅典人，这些能工巧匠似乎也有和诗人一样的错误：他们中的每一人，由于在自己所从事的行当里取得成功，就以为自己在别的最大的事情③上也很有智慧，【e】这一错误遮蔽了他们拥有的智慧，于是我就代那神谕问自己，我是愿意像我原来那样，既没有他们的智慧也没有他们的无知，还是像他们这样兼有二者。我对自己那个神谕作了回答，我应当是原来的我，这样对我最好。

雅典人，这些考察带来的后果是，我遭到很多人的忌恨，【23】这种忌恨很难对付，成了我的沉重负担；许多诽谤来自这些人，我拥有智慧的名声也来自他们，因为我对他们进行考察时，在场的人会以为我证

① 明智（φρονίμως）。

② 灵感（ἐνθουσιάζοντες），原意为“有神灵附体”。

③ 最大的事情（τα μέγιστα），指治理国家或关心公民美德这样的大事。

明了与我谈话的人没有智慧，所以我有智慧。雅典人，最为可能的是，只有神才是智慧的，他的谕言的意思是，人的智慧很少价值或没有价值，【b】当他说到苏格拉底这个人的时候，只是在以我的名字为例，就好像说“凡人啊，苏格拉底这个人在你们中间是最有智慧的，他知道他的智慧毫无价值。”时至今日，我仍然遵循神的旨意，到处探访我认为有智慧的人，无论是本地公民还是外邦人。要是我认为他没有智慧，我就代神告诉他，你没有智慧。做这些事使我根本无暇参与公共事务，也确实没空照管自己的私事，由于侍奉神，我一贫如洗。

【c】还有，年轻人自发地跟随我，他们有很多空闲时间，家里又很富裕，喜欢听人受到盘问；他们自己也经常模仿我，去盘问别人。我想，他们看到许多人自以为拥有一些知识，而实际上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结果就是那些受到盘问的人生气了，【d】但不是对他们自己生气，而是冲着我。他们说：“苏格拉底这个人是个传播瘟疫的家伙，把年轻人都带坏了。”如果有人问，苏格拉底做了什么、教了什么，把年轻人带坏了，他们就哑口无言，因为他们不知道，但是，为了显得他们知道，于是就随口说些现成的、对所有热爱知识的人[①]都可提出的指责，说什么“天上地下的事”、“不信神”、“使较弱的论证变得较强”；我肯定他们不想说真话，我已经证明他们声称自己拥有知识，而实际上一无所知。我认为这些人是热爱名声的人[②]，【e】他们野心勃勃、人数众多、异口同声，令人信服地谈论我；他们对我的诽谤长期以来已经充塞了你们的耳朵。他们中的美勒托攻击我，还有阿尼图斯和吕孔[③]，美勒托代表诗人，阿尼图斯代表手艺人和政治家，吕孔代表演说家，为之鸣冤叫屈，【24】所以我一开始就说，如果我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消除你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错误印象，那简直是个奇迹。雅典人，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我没有任何隐瞒或歪曲。我相当明白我的这种行为招来忌恨，但

① 热爱知识的人（φιλσοφοὺντω）。

② 热爱名声的人（φιλότιμοι）。

③ 吕孔（Λὺκων）是一位演说家，指控苏格拉底的三名原告之一。

这正好证明我说的是真话，【b】我之所以受到诽谤，根源就在于此。无论你们现在还是今后要了解这件事，能发现的就是这些了。

针对我早先那批控告者，我的申辩已经够了。下面我要针对这位自称的大好人、热爱城邦的人① 美勒托和后一批控告者为自己辩护。由于这些控告者是另一批，让我们和刚才一样先来看他们宣誓后的诉状。它大体上是这样的：苏格拉底有罪，他毒害青年，不信城邦相信的神，【c】而信新的精灵② 的事情。这就是他们的指控。让我们逐一考察。

他说我因毒害青年而犯法③。雅典人，我要说美勒托犯规，因为他用轻率的态度对待一桩严肃的事情，用一些琐屑的理由把大家召来法庭，还对他从来不感兴趣的事摆出一副关切焦虑的模样，我会证明事情就是这样的。【d】美勒托，过来说话。你认为教年轻人学好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吗？

"当然。"④

那么好，来吧，告诉这些先生谁让年轻人学好。你说你发现有个人在毒害青年，也就是我，所以把我弄到这里来，向这些人控告我。来吧，请你大声说说，让年轻人学好的是谁。你瞧，美勒托，你沉默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这样不显得丢脸吗？这岂不足以证明我说的话，你对这类事根本不关心吗？【e】告诉我，我的大好人，谁在改善我们的年轻人？

"法律。"

这不是我要问的，我要问的是谁有法律知识来做这件事？

"这些审判官，苏格拉底。"

你什么意思，美勒托？他们有能力教育青年，使他们学好吗？

---

① 热爱城邦的人（φιλόπολις）。

② 精灵（δαίμων），亦译为"灵异"或"灵机"。在希腊人的观念中，精灵的地位比神低，比凡人高，精灵能长寿，但并非不死。

③ 犯法（ἀδικεῖν），这个词也有"犯规"的意思。

④ 引号中是美勒托的回答，下同。

“当然。”

他们全体，还是有些人能，有些人不能？

“他们全体。”

【25】好极了，赫拉[1]在上！你提到有那么多人在让青年学好。这些听众怎么样？他们在教青年学好还是学坏？

“他们也在教青年学好。”

议员[2]们呢，他们怎么样？

“议员，他们也一样。”

那么，美勒托，公民大会[3]怎么样？公民大会的成员在毒害青年，还是在教他们学好？

“他们教青年学好。”

如此说来，似乎所有雅典人都在使青年成为好人，只有我除外，只有我在毒害他们。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确实就是这个意思。”

【b】你对我的谴责，让我倒了大霉。告诉我，你认为这种情况也会在马身上发生吗？所有人都在改良马，但只有一个人在毒害它们？或者说情况正好相反，有一个人能够改良马，或者很少人，亦即驯马师，能够改良马，而大多数人，如果他们有马或用马，是在毒害它们，不是吗？美勒托，无论是马还是别的动物，不都是这种情况吗？无论你和阿尼图斯是否承认，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只有一个人在毒害我们的青年，

---

① 赫拉（Ἥραν），女神，宙斯之妻，掌管婚姻和生育。

② 议员（βουλευταί），指“五百人会议”的成员。公元前509年，克利斯提尼改组梭伦所创设的“四百人长老会议”为“五百人会议”，使之成为比较平民化的机构。克利斯尼提按照人们所居住的地域，把整个阿提卡划分为一百个自治的“区”（δῆμος，德莫），每十个区组成一个新的以地域为基础的“乡族”（φυλή）。雅典共有十个乡族，每一乡族各选派五十名代表参加“五百人会议”，任期一年，且无论何人，一生只能任两次议员。

③ 公民大会（ἐκκλησία），克利斯提尼改革后，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最高权利机构，由全体男性成年公民参加。

而其他人都在教他们学好，那这些青年真是幸运极了。

【c】美勒托，你已经充分表明，你从来没有关心过我们的青年；你清楚地表明了你的无动于衷；你对拿来提起诉讼的这件事从未深思熟虑。

宙斯在上，美勒托，也请你告诉我们，一个人是和善良的公民住在一起好，还是与邪恶的家伙住在一起好？我的好朋友[①]，说吧，这个问题并不难。恶人总是伤害身边的人，好人则对他们有益，是这样吗？

"当然是这样。"

【d】宁愿受到身边人的伤害，不愿从他那里得到好处，会有这样的人吗？回答我，大善人，法律命令你回答。有人宁可受伤害吗？

"当然没有。"

好吧，你在这里控告我，说我毒害青年，让他们变坏，我这样做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有意的。"

下面你该怎么说，美勒托？你这般年纪的人要比我这般年纪的人聪明，所以你知道恶人总是在伤害最接近他们的邻人，【e】好人总是在对他们行善，而我愚昧无知，竟然不明白这一点，也就是说，我要是伤害一个与我接近的人，就得冒着被他伤害的危险，所以我犯下如此大罪是有意的，如你所说，是吗？我不信，美勒托，【26】我也不认为还有别的人会信。要么我没有毒害青年，要么我毒害了青年，但却是无意的，而你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在撒谎。如果我无意中伤害了他们，法律不会要你把无意中犯下过失的人弄到这里来，而会让人私下里训诫我；显然，我要是学好了，就会停止我无意中所做的事。而你过去故意回避我，不肯开导我，现在却把我弄到这里来，这个地方是那些需要接受惩罚的人要来的，而不是那些需要开导的人要来的。

【b】因此，雅典人，我说得已经很清楚了：美勒托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些事。但无论如何，美勒托，请告诉我们，我如何毒害青年；根据你

---

① 我的好朋友（τἀν），称呼用语，只在阿提卡方言中使用。

的诉状，你说我教他们不要相信城邦相信的神，而要相信其他新的精灵，是这样吗？我是这样教他们、毒害他们的吗？

“这正是我的意思。”

【c】我们正在谈论的神在上，美勒托，你把话说清楚，向我和这些人说清楚：我无法确定你的意思，你是说我教别人有神，因此我本人信神，还是说我是个完全不信神的无神论者，并且不认为自己因此而有罪，因为我信的神不是城邦相信的神，而是其他神，这就是你对我的指控，它们是另外一些神。或者说，你的意思是我根本不信神，而且教唆别人也不信神。

“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完全不信神。”

【d】奇怪的美勒托。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不也像其他人一样，相信太阳和月亮是神吗？

“不，宙斯在上，各位审判官，他不信神，因为他说太阳是石头，月亮是泥土。”

亲爱的美勒托，你没想到你正在控告阿那克萨戈拉①吧？你如此藐视在场的人，以为他们无知，连克拉佐门尼的阿那克萨戈拉的书中充斥着这样的说法都不知道，还有，去书店花一个德拉克玛②就能买到这些书，【e】如果我假装说这些看法是我自己的，那么向我学习的年轻人岂不是要嘲笑苏格拉底，尤其是这些说法，如此荒谬？宙斯在上，美勒托，这就是你对我的看法，我不相信有神吗？

“这就是我说的，你根本不信神。”

你的话没人信，美勒托，甚至，我认为，连你自己都不信。雅典人，这个人在我看来极为自负和放肆。【27】似乎就是出于这种自负、暴虐和年轻气盛，他才告我的状。他像是造了一个谜语，用来试探我：“智慧的苏格拉底能知道我在开玩笑、我的话是自相矛盾的，或者我能

① 阿那克萨戈拉（Αναξαγόρας），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家（约公元前500—约前428年），出生于克拉佐门尼（Κλαζομένιος），公元前480年赴雅典。

② 希腊货币名，约合银4.31克。

骗过他和其他人吗？”我认为，他给我安的罪名确实自相矛盾，他如同在说“苏格拉底由于不信神而犯了罪，但他信神”，这当然是玩笑的一部分。

【b】雅典人，跟我一起来，看他为什么会显得自相矛盾，而你，美勒托，务必回答我们。而你们，请记住我一开始就提出的要求，如果我按习惯的方式讲话，请你们不要喧哗。

美勒托，相信人的活动而不相信人，世上有这样的人吗？让他回答问题，别一次又一次地喧哗。不相信马而相信马夫的活动，世上有这样的人吗？或者说，相信吹笛子的活动而不相信笛手，有这样的人吗？不，我的大好人，【c】没有这样的人。如果你不想回答，我来替你和这些雅典人说。但是下一个问题你必须回答。会有人相信精灵的活动而不相信精灵吗？

“没有。”

谢谢你的回答，尽管是在这些人的逼迫下吞吞吐吐说出来的。你说我相信精灵并传授有关精灵的事，无论新老，按你的说法，我相信精灵的事情，这是你在诉状中说的。但若我相信有关精灵的事情，那么我必定相信精灵。难道不是这样吗？是这样的。既然你不回答，我认为你已经同意了。【d】我们不是相信，精灵要么是神，要么是神的子女吗？对还是不对？

“当然对。”

那么，倘若如你所说，我相信精灵，而精灵又是某种神，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在说谜语和开玩笑，你起先说我不信神，然后又说我信神，因为我信精灵。另外，如果精灵是神的子女，是神与女仙①所生，或神与某些人说的其他什么凡人所生，那么什么人会认为，有神的子女，却没有神？【e】这太荒唐了，就好比说相信有马和驴生的孩子，即骡子，而不相信有马和驴。美勒托，你用这条罪状控告我，要么是为了用这个考我们，要么是因为不知道我有什么真的罪行可以拿来告我。哪怕人们

① 女仙（νύμφη），亦译为“宁妇”。

智力低下，你也没有办法让人们相信，一个人相信精灵的事情，相信神的事情，【28】却不相信精灵、神、英雄。

雅典人，我认为，对美勒托的控告，我不需要作冗长的辩解来证明自己无罪，我说的这些话已经够了。而我前面所说有许多人忌恨我，你们要明白这是真的。这是我被控有罪的原因，如果我被定罪，那么起作用的既不是美勒托，也不是阿尼图斯，而是谎言和众人的忌恨。【b】我认为，谎言和忌恨已经毁掉了许多好人，而这种事还会继续。你们不必担心，这种事不会到我为止。

也许有人会说："苏格拉底，忙于做这种琐事，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你不感到丢脸[①]吗?"然而我会义正辞严地回答说："你这个人[②]，如果你认为凡有点自尊的人要在掂量了生与死之后才决定做某事是否值得，那么你说错了；他在采取任何行动时只考虑他的行为是否正义、【c】他做的事像是好人做的还是坏人做的。"依你的看法，死在特洛伊[③]的半神[④]是微不足道的，尤其是忒提斯之子[⑤]，他不愿受辱，因此轻视生命。当他渴望杀死赫克托耳[⑥]时，他的女神母亲对他说了一番话，我想这番话是这样的："孩儿啊，如果你要为你的同伴帕特洛克罗[⑦]复仇，杀死赫克托耳，你的死期也便来临，因为赫克托耳一死，马上就轮到

---

① 丢脸（αἰσχύνη），有羞愧、可耻之意。希腊人主张行事节制、力求中庸，而苏格拉底对各行各业的人进行查访，没能做到这一点，因而是丢脸的。

② 人（ἄνθρωπε），单数，此处作称呼有强烈蔑视的含义。

③ 特洛伊（Τροία），位于小亚细亚，邻近黑海。约公元前1240—前1230年，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率阿该亚联军远征特洛伊，诗人荷马的《伊利亚特》取材于此。

④ 半神（ἡμιθέων），指英雄，参阅荷马《伊利亚特》12:23，赫西奥德：《工作与时日》159。

⑤ 指阿喀琉斯（Ἀχίλλειος），相传为阿耳戈英雄珀琉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所生，在特洛伊战争中是阿该亚联军一方的大英雄。

⑥ 赫克托耳（Ἕκτωρ），特洛伊王国战将，曾杀死阿喀琉斯的朋友帕特洛克罗，后来被阿喀琉斯所杀。

⑦ 帕特洛克罗（Πατρόκλος），阿该亚联军战将，在特洛伊城下被赫克托耳所杀。

你。”① 听了这番话，他蔑视死亡和危险，【d】更加担心自己会卑鄙地活着而不能为他的朋友复仇。他说：“如果不能向那个恶棍讨还血债，那就让我立即去死，胜过徒然坐在船舶前让人嘲笑，成为大地的负担。”② 你们认为他多想过死亡和危险吗？

雅典人，这就是事情的真相③：某人一旦采取了他的立场，并相信这种立场是最好的，或者是他的指挥官把他安排在那里，我想他就必须留在那里，面对危险，不会去考虑死亡或其他事情，更不要说有其他顾虑了。【e】雅典人，如果我不能一如既往地这样做，那么倒是令人震惊的，在波提狄亚、安菲波利斯，以及代立昂④，我曾经像其他人一样，按照你们选出的将军的命令，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岗位；后来，当神指派我过一种热爱智慧⑤的生活，这是我认为和相信的，考察我自己和其他人，【29】而我却由于怕死或其他原因脱离岗位。那我真是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我应当被公正地召到这里来受审，因为我不信神、不服从神谕、怕死、不智慧而自以为智慧。雅典人，怕死只是不智慧而以为自己智慧、不知道而自以为知道的另一种形式。没人知道，死也许是人的福中最大的，【b】但是人们都害怕，就好像他们知道死是最大的恶。以为自己知道那些不知道的事情，这种无知肯定是最应受到惩罚的。雅典人，这就是我和世上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如果我说自己在某个方面比某人更有智慧，也是因为这一点，由于我不可能恰当地知道哈得斯⑥那里的事情，所以我就认为自己不知道。但我确实知道，做坏事和忤逆尊者，无论这尊者是神还是人，是邪恶的、可耻的。与这些我知道是坏的坏事相比，我从不害怕或回避我不知道没准是好的好事。【c】即使你们

---

① 参阅荷马：《伊利亚特》18：95—96。

② 参阅荷马：《伊利亚特》18：98以下。

③ 真相（ἀληθείᾳ），真理。

④ 波提狄亚（Ποτιδαία）、安菲波利斯（Ἀμφιπόλις）、代立昂（Δελίον），均为地名。

⑤ 爱知（φιλοσοῦντα）。

⑥ 哈得斯（Ἀιδου），冥神，掌管冥府地狱，词义为“看不见”。

现在判我无罪，不相信阿尼图斯——他对你们说了，要么一开始就不该把我弄到这个法庭上来，我现在既然已经上了法庭，你们就必须将我处死，因为要是判我无罪，你们的儿子会去实践苏格拉底的教导，彻底堕落——如果你们对我说："苏格拉底，我们现在不相信阿尼图斯，我们判你无罪，但有一个条件，你不能再花时间进行这种考察，【d】不能再爱知，要是被我们知道你仍旧在这样做，那么你必死无疑"，要是你们在这些条件下判我无罪，我会这样回答："雅典人，我向你们致敬，我爱你们，但我宁可服从神而不服从你们，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还能做事，我就决不会停止爱知，我要用习惯的方式激励你们，向我遇到的每一个人说：尊敬的先生，你是雅典人，是这个以智慧和力量著称的最伟大的城邦的人；【e】如果你只渴望尽力获取金钱、名声和荣誉，而不追求智慧和真理，不关心如何让灵魂[①]变成最好的，你难道不感到羞耻吗？如果你们中有人驳斥我的说法，说自己关心这些事，那么我不会让他马上走，我自己也不走，我会询问他、考察他、羞辱他——如果我发现他没有德性，反而说自己有——责备他【30】把价值最大的事情当作最不要紧的事情，把琐碎的小事当作大事。对我遇到的每个人我都会这样做，无论是青年还是老人，是外邦人还是本地人，我尤其要为你们这样做，因为你们是离我最近的同胞。你们一定要明白。这是神命令我这样做的，我相信在这城里没有比我对神的侍奉更大的善行。因为我忙忙碌碌，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劝导你们，无论老少，最应关注的不是你们的身体[②]或财富，【b】而是你们灵魂的最佳状态；好比我对你们说："财富之所以好是因为德性，德性使财富以及其他所有对人有益的东西成为好的，无论个人的还是集体的。"

那么，我若说这样的话毒害青年，这个建议必定是有害的，但若有人说我提供的建议不是这样的，那么他在胡说八道。就此，雅典人，我会对你们说："无论你们是否相信阿尼图斯，【c】无论你们是否判我无罪，

---

① 灵魂（ψυχή），亦译灵、魂，原意为"气息"。

② 身体（σώμα），亦译肉体，肉身。

都要明白这是我的既定行为，哪怕要我死许多回。”请安静，雅典人，记住我的请求，听我讲话，不要打断我，我相信听我讲话对你们有好处。我还要告诉你们其他事情，你们听了以后也许会狂呼乱叫。你们一定不要这样做。你们一定要明白，如果你们杀了这种人，我就是我说的这种人，那么你们对我的伤害不如对你们自己的伤害。【d】美勒托也好，阿尼图斯也罢，都无法以任何方式伤害我；他不能伤害我，因为我不相信坏人伤害好人是合法的；他无疑想要杀了我，放逐我，或者剥夺我的公民权，他或其他人认为这是对我的巨大伤害，但我不会这样认为。我想，他现在正在做的事会给他自己带来更大的伤害，因为他试图不公正地处死一个人。确实，雅典人，我现在远非像常人所想象的那样在为自己辩护，而是在为你们辩护，【e】免得你们给我定罪而误用神赐给你们的礼物；如果你们杀了我，再找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容易的。神把我指派给这座城邦——尽管这话听起来有点可笑，但我还是要说——这座城邦就像一匹高贵的骏马，因身形巨大而行动迟缓，需要一只牛虻来刺激它。我相信，神把我安放在这座城里，就是为了让我起这样的作用。我一刻不停地去激励你们中的每个人，【31】整天指责和劝导你们，无论在哪里，只要我发现自己在你们中间。

雅典人，要在你们中间找到另一个这样的人是不容易的，如果你们相信我，那就赦免我。你们也很容易被我激怒，就好像昏睡中的人被惊醒，恨不得一巴掌把我打倒；如果相信阿尼图斯的话，你们也会轻易地杀了我，然后你们可以在你们的余生继续昏睡，除非神眷顾你们，另外指派一个人到你们中间来。我就是神馈赠给这个城邦的礼物，【b】你们可以通过下列事实明白这一点：我多年来放弃自己的全部私事，简直不像是凡人的所作所为，我总是关心和接近你们，像父亲或长兄那样敦促你们关注德性。如果我从中谋利，对我提供的建议收费，那还有些道理，但是现在你们亲眼看到，尽管控告我的人厚颜无耻地说我犯有各种罪行，【c】但有一件事他们不敢提出来，就是说我勒索或收取报酬，因为他们不能提供证人。而我却可以提供证据说明我说的是真话，这就是我的贫穷。

我这样做似乎有些奇怪，私下里给人提建议，到处奔走，但却不肯

冒险去公民大会，在那里给城邦提建议。其中的原因，你们已经在许多地方听我说过，【d】有神[①]或精灵发出声音[②]，美勒托在他的诉状中嘲笑过这一点。这种事从我小时候就开始了，每当这种声音出现的时候，它总是阻止我本来要做的事情，却从来不鼓励我去做什么。它反对我参与公共事务，我认为反对得漂亮。雅典人，你们肯定知道，如果我很久以前就参与政事，那么我早就死了，对你们和对我自己都没有什么好处。【e】别因为我说了真话就发火；凡是坦诚地反对你们，或反对其他人，想要阻止城邦发生不正义、不合法的事情的人，都不可能保全性命。【32】真正为正义而战的人若想活命，哪怕多活很短的时间，必须过一种私人的生活，而不是去参政。

我将为此提供重大证据，它不是言辞，而是你们看重的行动。请听我以往的经历，你们即可知道，我不会因为怕死而向违背正义者屈服，哪怕不屈服就会马上死。我要告诉你们的事情很普通，在法庭上常能听见，但它们是真的。【b】雅典人，除了担任议员我在城邦里没有担任过其他公职，那时候轮到我们安提奥启乡族[③]当主席，你们想要审理“十将军”[④]的案子，因为他们在海战结束后未能运回阵亡将士的遗体。这

---

① 神（θεῖον）。

② 声音（φωνή），这里的声音是精灵发出的。

③ 公元前509年，雅典政治家克利斯提尼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按居住区域，整个阿提卡划分为一百个区（δῆμος），“德莫”，每十个区组成一个乡族（φυλή）。每一乡族各派50名代表组成“五百人议会”，任期一年。“五百人议会”，是比较平民化的机构，其职责是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并执行公民大会的决议，亦负责重大案件的审理。安提奥启（Ἀντιοχίς）乡族是阿提卡十个乡族之一。

④ 克利斯提尼改革以后，雅典的军事组织实行十将军制：每年由十个乡族各选一名将军，组成“十将军委员会”，负责该年的军事指挥事宜。十将军中有一人为首席将军。公元前406年，雅典海军在爱琴海西部莱斯堡岛南面战胜斯巴达人。退兵时因海上风暴骤起，雅典海军未能收回阵亡将士的遗体，统兵的十位将军因此受到控告。原告提议不必个别审理，要求统一由民众投票表决，意欲置他们于死地。这种做法不符合雅典的法律，但轮值主席团中只有苏格拉底一人反对。

样做是非法的，你们后来也承认。当时的主席中只有我一人反对你们做违法的事，投了反对票。那些演说家打算弹劾我，逮捕我，你们也在鼓噪，怂恿他们这样做，【c】但我认为自己应当冒险站在法律和正义的一边，而不应当由于害怕被监禁或处死，支持你们进行一场不公正的审判。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城邦还是民主制。等到成了寡头制，“三十僭主”①召我和其他四人去圆厅②，命令我们去萨拉米③把勒翁④抓来处死。【d】他们对许多人发出过类似的命令，想让尽可能多的人承担罪责。这时我再次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辞，表明我宁愿死，如果你们不感到我这样说太粗鲁的话，也不愿做这种不公正、不虔敬的事。政府的力量虽然强大，但不能强迫我去作恶。离开圆厅以后，其他四人径直去了萨拉米抓勒翁，而我回家了。【e】要是这个政府没有马上倒台，我可能已经为这件事被处死了。关于这件事，有许多人可以向你们作证。

如果我参与公共事务，像一个好人必须做的那样行事，维护公道，并把这一点看得无比重要，那么你们认为我这些年还能活命吗？差得很远，雅典人，【33】其他任何人都做不到。我这一生，无论是履行公务，还是处理私事，都是始终如一的。我从来不向任何行不义的人妥协，无论是那些被某些人恶意地称为我的学生的人，还是其他人。我从来不是任何人的老师。如果有人愿意来听我谈话，做我关心的那些事，无论年轻人还是老人，我也决不吝惜把机会给任何人，但我不会收了钱就谈话，【b】不收钱就不谈。我准备回答所有人的提问，无论贫富，只要他们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听我谈论。因此我不能对这些人变好了或是

①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斯巴达取胜，在雅典扶植成立寡头制政府，公元前404年，雅典成立由三十僭主掌权的政府，但仅掌权八个月。三十僭主起初只处死一些人们不喜欢的政客，后来诛杀民主制的支持者、富有的公民和外邦人。苏格拉底不是民主派，在三十僭主统治时期没有离开雅典。

② 圆厅（θόλος），一所圆形建筑，在雅典“五百人议会”议事厅旁。

③ 萨拉米（Σαλαμίνιος）。

④ 勒翁（Λέον）。

没变好负责，要我对此负责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许诺要教他们什么，也没有教给他们什么。如果有人说他曾向我学习，或者从我这里私下里听到某些其他人没听说过的事情，你们完全可以断定他说的不是真话。

【c】那么，为什么有人乐意花费大量时间与我为伴呢？雅典人，原因你们已经听到了，我已经把事情真相全部告诉你们了。他们乐意听我盘问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而实际上没有智慧的人。做这种事并非不愉快。这样做，我说过，是神指派我做的，通过神谕和托梦，还有神命令人去做事时的其他各种显现方式。雅典人，这是真的，很容易识别。

【d】如果我毒害一些青年，并且过去就在毒害他们，那么他们中的某些人现在年纪已经大了，要是他们发现我在他们年轻时给他们提的建议不好，那么他们现在会站出来指责我，为自己报仇。要是他们自己不愿意，他们的亲戚，父亲、兄弟或其他远亲会记得这些事，如果他们的家庭被我伤害，他们都会走上来报复我。【e】我看到许多人就在这里，第一位克里托，他跟我同龄，住在同一个区，是这位克里托布卢的父亲；其次是斯费图的吕珊尼亚斯，他是埃斯基涅的父亲；还有凯非索的安提丰，他是厄庇革涅的父亲；还有一些人在这里，他们的兄弟以这种方式消磨时间；尼科司特拉图，塞奥佐提德之子，他是塞奥多图的兄弟，不过塞奥多图已经死了，所以尼科司特拉图不能影响他的兄弟；【34】帕拉留斯在这里，他是德谟多库斯之子，塞亚革斯的兄弟；这里还有阿狄曼图，他是阿里斯通之子，他的兄弟柏拉图就在那边；还有埃安托多鲁，他的兄弟阿波罗多洛就在这边。①

我还能说出许多人的名字来，美勒托肯定应当用他们中的某些人为

① 苏格拉底这段话提到了许多在场的乡邻、朋友和学生的名字：克里托（Κρίτων）、克里托布卢（Κριτοβούλος）、斯费图（Σφήττιος）的吕珊尼亚斯（Λυσανίας）、埃斯基涅（Αἰσχίνης）、凯非索（Κηφισιεύς）的安提丰（Ἀντιφων）、厄庇革涅（Ἐπιγένης）、尼科司特拉图（Νικόστρατος）、帕拉留斯（Πάραλος）、阿狄曼图（Ἀδείμαντος）、柏拉图（Πλάτων）、埃安托多鲁（Αἰαντόδωρος）、阿波罗多洛（Ἀπολλόδωρος）。

他自己的讲话作证人。如果他忘了，那么让他现在就这样做；如果他有什么要说，我愿意把时间让给他。雅典人，你们看，情况正好相反。这些人全都准备帮助我这个毒害人的人，【b】帮助我这个伤害了他们的亲戚的人，如美勒托和阿尼图斯所说。被毒害了的人也许还有理由要来帮助我，那些没有被毒害的人，他们年纪较大的亲戚，没有理由要来帮我，除非有一个公正而又恰当的理由，这就是他们知道美勒托在撒谎，而我说的是真话。

各位，这些话，也许还有其他一些相同的话，【c】就是我在为自己申辩时必须说的话了。你们中也许有人想起自己以往受审时所作的申辩会生我的气，尽管案子[①]不如我的重，但他在受审时痛哭流涕，苦苦哀求，把他们的孩子以及其他亲戚朋友也带到法庭上来，以博取最大程度的同情，但这些事我是不会做的，宁愿冒好像是最大的危险。【d】这样想的人也许会对我更加固执，并为此生气，投我的反对票来发泄怒火。你们中如果有这样的人，我假定没有，但若有的话，我想这样回答就很好：我的大善人，我也有家庭，用荷马的话来说就是，我不是“出生于岩石或古老的橡树”，[②]我的父母也是人，所以我也有家庭，有儿子，雅典人，有三个呢，一个已经接近成年，有两个还是小孩。但我不需要带他们中的哪个上来求你们投票放了我。我为什么不做这种事？【e】雅典人，不是我刚愎自用，也不是我轻视你们。我面对死亡是否勇敢与此无关，事关我的名誉，事关你们的名誉，事关整个城邦的名誉，以我这样的年纪和声望，做这种事不可能是对的。我的名望，无论真假，人们一般认为苏格拉底在某些方面优于大多数人。【35】如果你们中有人在智慧、勇敢，或其他德性方面被认为是卓越的，但却有这样的举止，那真是一种耻辱。然而，我经常看到有人做这种事，在受审的时候，尽管还算个人物，但却表现得极差，以为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好像你们要是不处死他们，他们就

① 案子（ἀγῶνα），官司。

② 荷马：《奥德赛》19：163。

能不朽[①]。【b】我认为这些人给城邦带来了耻辱，所以陌生人看了免不了会想，这些拥有高贵品德、被选举担任公职、接受其他荣耀的人，其实和女人没什么不同。雅典人，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荣誉感，都不该这样做；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你们也一定不该允许。你们要明确，谁要是把这种可怜的表演带上法庭、使城邦成为笑柄，你们更应当投他的反对票，而不是给那缄口沉默的人投反对票。

【c】雅典人，除了声望问题，我认为向审判官求情是不对的，靠乞求逃脱也不应该，正确的做法是开导和说服他们。占据审判席的人[②]不是为了施舍公正，而是要裁判公正，审判官立下誓言，不是要按照自己的喜好施舍，而是要依据法律审判。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让你们背弃誓言，你们也不应该习惯于背弃誓言。否则，我们双方的行为都是对法律的不敬。

【d】雅典人，你们别指望我以这样的方式对待你们，我认为这样做既不光彩，又不正当，亦不虔敬，尤其是，宙斯在上，美勒托就在这里告我不虔敬；很清楚，如果我用哀求来对你们庄严的誓言施暴，以此来说服你们，那么我就是在教你们神是不存在[③]的，而我的申辩也就成了控告自己不信神。但这绝非事实，雅典人，因为我笃信神，我的原告没有哪个能比得上我。我请你们和神[④]，用对我和对你们最好的方式，审判我。[⑤]

【e】雅典人，你们判我有罪，我有其他很多理由不生你们的气，【36】我对这个结果并不感到意外。令我十分惊讶的倒是双方的投票，我没想到票数会如此接近，而不是差距很大。现在看来，如果再有 30

① 不朽（ἀθανάτος），不死。

② 占据审判席的人（οἱ καθήμενοι），即审判官。

③ 存在（εἶναι），亦译为是、有、在。

④ 这里的神是单数，具体所指不明。

⑤ 苏格拉底的初次发言到此结束，审判团投票表决，判苏格拉底有罪，美勒托提议处死苏格拉底。

票投向另一方，我就会被宣布无罪开释了。[①]【b】我认为，我本人已经把美勒托的控告清除了，不仅如此，大家都很清楚，如果阿尼图斯和吕孔没有与美勒托联手前来控告我，那么美勒托就得为他没有得到五分之一的赞成票而缴一千德拉克玛的罚款了。

他[②]提议[③]要处死我。就这样吧！雅典人，我应当向你们提出什么不同的建议来替代[④]呢？显然应当是按照品行[⑤]我应得的，那它是什么呢？按照我的品行我要遭受或付出什么呢？我有意不去过普通人的平静生活，放弃大多数人的追求：财富、家产、将军的高位、演说家、其他职位，或者参加城里的朋党和帮派，不是吗？【c】我认为自己过于忠厚，参与这些事情难免送命。所以，我没有去那里做这些事，如果去了，对你们和对我自己都没有什么好处，而是与你们个别私下相处，做有最大好处的事情；我试图逐个劝说你们，在关心你自己之前不要关心你的身外之物，要尽可能地善良与明智，不要在关心城邦自身之前关心城邦拥有的东西，【d】对其他事物也要按同样的方式来关心。我既然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按我的品行，我该得到什么样的对待呢？应当是好的！雅典人，如果真的要按我的品行来提出我应得的，而且是我该得的那种好事，那么对我这样一个需要闲暇来劝勉你们的贫穷的恩人[⑥]，应当得到

① 依雅典法律规定，审判第一轮由全体审判官投票表决，按多数票决定被告是否有罪。原告一方如得票不足全票的五分之一，即为诬告，应缴罚款一千德拉克玛。无史料明确记载审判苏格拉底一案的审判团有多少人。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名哲言行录》中说，苏格拉底“以281票被判有罪，比那些同意判他无罪的票要多。”(2.41) 依此计算，苏格拉底一案第一轮投票有281票赞成，220票反对，原告三人，共得281赞成票，若三人平均，少于全票的五分之一。

② 指美勒托。

③ 提议（τιμάω），原义是“评判”或“荣耀”，引申为法律用语，指“量刑”。

④ 苏格拉底的案子没有固定的处罚，法律规定原告和被告各提一种处罚方式，审判团在这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但不能提出第三种处罚。

⑤ 品行（ἄξιός）。

⑥ 恩人（εὐεργέτης）。

什么样的好处呢？雅典人，给我这种人最恰当的对待，就是在市政厅①里用膳，比你们中在奥林匹亚赛会上的胜利者更适合得到这样的待遇，无论是赛马还是赛车。【e】奥林匹亚赛会的胜利者好像在为你们造福，而我就是在为你们造福；他不需要这种供养，而我需要。所以，按照公正的原则，依据我的品行，我的提议是：【37】在市政厅用膳。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你们可能会认为我很傲慢，就像我在谈论乞怜和妥协时一样，但是雅典人，不是这么回事；真实情况倒应当是这样的，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对谁行不义，至少不曾故意行不义，但我无法让你们确信这一点，因为我们在一起交谈时间太短。【b】如果我们有一条法律，像其他地方②一样，规定判死刑的大案的审理时间不是一天而是几天，你们就会被说服了，而现在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从这么大的诬告中解脱出来是不容易的。我确信，我没有对任何人行不义，我也不会对自己行不义，不会说自己该得恶报，给自己提出这样一种惩罚方式。我怕什么？怕遭受美勒托提议的这种处罚吗？我说了，我不知道这对我是好事还是坏事。难道我不这样，而要从我明知道是坏的事情中另找一种来处罚我吗？【c】难道要监禁？我为什么要被监禁，总是③受制于当政者，给"十一人"④当奴隶呢？罚款，在付清前先要监禁吗？这对我来说是一回事，因为我没钱交罚金。放逐，行吗？你们也许会接受这个提议。

雅典人，我要何等贪生怕死，才会如此不合理，乃至于看不出你们这些我的同胞公民无法忍受我的行为和言论，【d】觉得我的言行难以承受，惹人忌恨，想要设法除掉它；那么，其他人就比较容易忍受这些事情吗？雅典人，不可能。我这样的年纪遭到放逐，被赶出城邦，一个接

① 雅典市政厅（πρυτανεῖον），在这里举行公宴，招待有功将领或奥林匹亚赛会胜利者。

② 斯巴达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

③ 总是（ἀεί），一直，永远。

④ "十一人"（ἕνδεκα），负责监狱管理和执行刑罚的典狱官，由抽签选定。

一个，这可真是一种美妙的生活，因为我非常明白，无论我去了哪里，都会像这里一样有青年来听我谈话。【e】如果我把他们赶走，那么他们会让他们的兄长来把我赶走；如果我不把他们赶走，那么他们的父亲和其他亲戚会为了这些青年来赶我走。

也许有人会说：苏格拉底，如果你离开我们，你不就可以安安静静地过你的日子，不用再谈话了吗？在这一点上要使你们中的某些人信服是最难的。【38】如果我说要我保持沉默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有违神的旨意，那么你们不会相信我，会以为我在讥讽[①]你们。如果我又说，天天谈论德性，谈论其他你们听我说过的事——听我对自己和其他人的考察，我要说，未经考察的生活不值得过，而这对人而言正是最大的善——你们更加不会相信我。【b】如我所说，事情就是这样，雅典人，但不容易让你们信服。同时，我也不习惯认为自己这样的品行该受惩罚。如果我有钱，我会提议一笔我付得起的罚金，因为那样不会给我带来什么伤害，可是我没有钱，除非你们愿意把罚金定在我能付得起的范围内，也许我能付一明那银子[②]。这就是我的提议。

雅典人，柏拉图在这里，还有克里托、克里托布卢、阿波罗多洛，他们要我提议罚款三十明那，他们作担保。那么好吧，我就提这些了，他们有足够的能力为这笔罚款担保。[③]

【c】雅典人，要不了多久，那些反对城邦的人就会认为你们有罪，因为你们杀了有智慧的苏格拉底，那些想责怪你们的人也会这么看，他们会说我是有智慧的，哪怕我没有智慧，只要你们再等一段时间，这件

---

① 讥讽（εἰρωνευμένῳ）。

② 公元前5世纪末，一名雇工一天的标准工钱为1德拉克玛，1明那合100德拉克玛，所以是相当大的一笔钱。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名哲言行录》中则说，“他提议支付25德拉克玛。”（2.41）

③ 审判团再次投票，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苏格拉底作最后陈述。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名哲言行录》中说，“后来，通过了对他的死刑判决，还新增了80张票。”（2.42）

事就会发生。瞧我这把年纪，活得很长，现在接近死亡了。我说这些话并非针对你们全体，【d】而是针对投票判处我死刑的人，对这些人我要说：雅典人，你们也许认为我很难用语言来说服你们，赢得这场官司，就好像为了获释我应当什么都说，什么都做。远非如此。我很难赢得这场官司，其原因不是缺乏言辞，而是缺乏厚颜无耻和懦弱，不肯对你们说那些你们喜欢听的话。我不会痛哭流涕，摇尾乞怜，【e】不做也不说那些不合自己品行的话，而你们习惯从其他人那里听到这种话。我不认为面临危险就可以做任何卑贱的事，我对我的申辩方式并不后悔。我宁可做了这样的申辩以后去死，也不愿活着再去做其他申辩。【39】因为，无论在审案中，还是在战斗中，我和其他人都不应该想方设法逃避死亡。打仗的时候，人常常可以放下武器，跪地求饶，乞求敌人的怜悯，面对各种危险，避免死亡的办法多的是，只要你敢说敢做。【b】但是，雅典人，逃离死亡并不难，难的是逃离邪恶，因为邪恶比死亡跑得更快。我现在年纪又大，跑得又慢，已经快要被那个跑得较慢的死亡追上了，而那些控告我的人尽管身手敏捷，却也已经被那个跑得较快的邪恶①追上了。现在我要离开你们了，接受你们判我的死刑；他们却要接受真理所判的有罪和不公正。所以，让我遵守我受到的判决，他们遵守他们受到的判决。事情也许就应该是这样的，我认为他们也应该得到他们应得的。

【c】现在我愿对那些判我死刑的人说些预言，因为我现在正处于人最容易说预言的时候，也就是临死前。我要说，杀我的人，宙斯在上，我一死，你们的报应很快就会降临，比你们给我的死刑要残酷得多。你们现在这样做了，以为自己的生活无需接受考察，而如我所说，结果完全相反。将来考察你们的人会有很多，我一直在阻拦他们，【d】而你们看不到。他们会更加严厉，因为他们比你们年轻，会令你们更加恼火。如果你们相信杀人就能阻止有人指责你们活得不对头，那么这个念头不对。想要逃避这种考察，既无可能又不光彩，最好、最方便的办法不是

① 邪恶（κακίας）。

堵住别人的嘴，而是自己尽力成为最好的人。这就是我临行前留给你们这些投票判我有罪的人的预言。

【e】趁官员们还在忙碌，而我还没有去我的受死之地，我很高兴对你们这些投票判我无罪的人谈谈这样一件事。所以，各位，跟我一起再待一会儿。只要还可以，我们可以聊聊天。【40】我想把你们当朋友，跟你们说说刚才所发生的这件事对我意味着什么。各位审判官，我这样称呼[①]你们才对，我碰到的这件事非常奇妙。从前，那个与我相伴的精灵的声音总会不断地出来反对我，如果我要做什么错事，无论事情多么微小，它都会加以阻止；而现在，你们看，我碰上了这件人们都认为是最凶险的事，然而，【b】无论是我今晨离家，还是我来到法庭，或者是在我发言的时候，这个神的信号都没有阻拦我。在其他场合，这种阻拦经常出现在我说话的时候，但这一次它对我说的每句话，对我做的每件事，都没有进行阻拦。对此我是怎么想的，原因何在？我会告诉你们的。我以为我碰上的这件事是一种福气，而我们中那些认为死亡是一种恶的人肯定错了。【c】对此我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因为我要做的事情如果不对，那么我熟悉的信号不会不阻拦我。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为什么很有希望[②]成为一件好事。因为死亡无非就是两种情况之一：它要么是一种湮灭，死者毫无知觉；要么如人所说，它是一种真正的转变和迁徙，是灵魂从一处移居到另一处。【d】如果人死以后毫无知觉，就像进入无梦的长眠，那么死亡真是一种奇妙的境界。我想，要是某人把他睡得十分香甜、连梦都不做一个的夜晚挑出来，拿来与他今生已经度过的其他夜晚和白天相比，那么就能看到，有多少个白天和黑夜能比这个夜晚更好，更舒服，且不说普通人，哪怕是伟大的国王[③]，也会发现能够香甜熟睡的夜晚与其他日夜相比屈指

① 苏格拉底在前面都称审判团为“雅典人”，面对投票判自己无罪的审判官，他改了称呼。

② 希望（ἐλπίς）。

③ 伟大的国王（τὸν μέγαν βασιλέα）。

可数。【e】如果死亡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我要说这真是一件好事，因为到那个时候，永恒好像也并不比一个夜晚更长。另外，如果死亡就是从这里转移到那里，而且人们所说的事情是真的，即所有死人都在那里，【41】各位审判官，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如果能够抵达冥府，逃避那些在这里称自己为审判官的人，就会在那里见到真正的审判官，弥诺斯、拉达曼堤斯、埃阿科斯①，还能见到特里普托勒摩斯②以及其他所有半神，他们由于生前正直而死后成为神，这样的旅行会是凄惨的吗？还有，要是能与奥菲斯、穆赛乌斯、赫西奥德、荷马③相伴，你们中谁不愿付出高额代价？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情愿死很多次。【b】若能在那里见到帕拉墨得斯④和忒拉蒙之子埃阿斯⑤，以及其他因不公正审判而死的古人，拿我的遭遇与他们相比，那么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太美妙了。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快乐。最重要的是，我会在那里考察和检验人，就像我在这里做的一样，看他们当中谁有智慧，谁自以为有智慧。

审判团的先生们，【c】如果有机会考察那个统帅大军征讨特洛伊的首领⑥，或者有机会向奥德修斯⑦、西绪福斯⑧，以及其他无数的男男女女提问，人还有什么代价会不愿付出呢？与他们谈话，与他们为伴，考察

① 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冥府判官有三位：即弥诺斯（Μίνως）、拉达曼堤斯（Ῥαδάμανθυς）、埃阿科斯（Αἰακος）。

② 特里普托勒摩斯（Τριπτόλεμος），生前是人，死后成为神。

③ 希腊诗人：奥菲斯（Ὀρφεύς）、穆赛乌斯（Μουσαῖος）、赫西奥德（Ἡσίοδος）、荷马（Ὅμηρος）。前两人为神话传说中的人物。

④ 帕拉墨得斯（Παλαμήδης），参加特洛伊战争，被指控通敌，被阿该亚人用石头砸死。

⑤ 忒拉蒙（Τελαμῶνος）之子埃阿斯（Αἴας），特洛伊战争中的阿该亚联军勇将，参阅《奥德赛》11：541。

⑥ 指阿该亚联军统帅阿伽门农。

⑦ 奥德修斯（Ὀδσσεύς），阿该亚联军将领，为人狡诈，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主角。

⑧ 西绪福斯（Σίσυφος），科林斯国王，暴君，死后被罚在地狱里推巨石上山，快到顶时巨石滚下，重新再推，循环不止。

他们，是一种极大的幸福。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因为谈话而把一个人处死。如果我们听到的这些事情属实，那么他们在那里比我们在这里更幸福，因为他们的余生是不死的。

审判团的先生们，你们也必须抱着良好的希望看待死亡，【d】请你们记在心里，好人生前死后都不能受到伤害，众神[①]不会对他的事情无动于衷。我现在碰到的这件事不是偶然的，而是清楚地显示给我的，死亡和从杂事中摆脱，这样对我更好。这就是神的征兆在此过程中没有前来阻拦我的原因。因此，我肯定不怨恨那些投票判我死刑的人和控告我的人。当然了，他们不是因为想到了这些事情才投我的反对和控告我的，【e】他们是要伤害我，因此他们应受谴责。但我对他们有个请求。各位，我的儿子长大以后，如果你们认为他们关心金钱或其他东西胜过关心德性，如果他们自以为是而实际上什么也不是，那么请你们用我对付你们的办法报复我的儿子，像我使你们伤心一样使他们伤心。请你们责备他们，就像我责备你们，因为他们不关心正确的事情，【42】在他们实际上一文不值的时候自认为了不起。如果你们这样做了，那么我算是得到了你们的公平对待，我的儿子也一样。

是我该走的时候了，我去死，你们去活。无人知道谁的命更好，只有神知道。

① 众神（θεόι），亦译诸神。

克里托篇

提　要

克里托是本篇谈话人。他的名字成为本篇对话标题，符合柏拉图对话命名的通例。公元1世纪的塞拉绪罗在编定柏拉图作品篇目时，将本篇编为第一组四联剧的第三篇，并称本篇的性质是伦理的，称本篇的主题是论义务。① 本篇对话篇幅短小，译成中文约1万字。

本篇对话的场景是关押苏格拉底的囚室。从苏格拉底受审到执行死刑有一个月的间隙。雅典城邦一年一度派遣船只前往宗教圣地德洛斯朝觐。按照惯例，这条神圣的大船返回雅典之前不能处死任何犯人。苏格拉底受审之时，城邦派往圣地朝觐的大船已经出发。由于某种原因，这次朝觐所花的时间较长。苏格拉底的朋友们利用这段时间制订计划，想要营救苏格拉底出狱，让他离开雅典。克里托自己有足够的钱可以用来解救苏格拉底，其他许多朋友也乐意奉献，许多外邦的朋友可以帮助苏格拉底在那里过上幸福生活。克里托于某日傍晚得知那条朝觐的大船就要到达雅典的消息，于是他贿赂狱卒，于次日凌晨前去探监，把营救计划告诉苏格拉底，劝他逃走。两人的谈话就此展开。

面对克里托的劝告，苏格拉底拒绝逃跑。苏格拉底问：用以恶报恶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是否正当？雅典法庭对他的判决肯定不公，但违反法律逃跑就正确吗？如果个人可以置法律于不顾，那会给国家造成什么样的伤害？苏格拉底认为，雅典法庭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是错误的，但审判

---

①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58。

本身是合法的，是由法庭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因此，服从合法的判决是公民的责任。公民只要受到审判，就要服从判决，哪怕法庭的判决是错误的。如果公民个人可以漠视法庭的判决，那么所有法律和秩序都会荡然无存。苏格拉底在本篇中试图证明：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服从国家的法律，除非他改变对法律的看法；公民受到错误的审判，冤枉他的不是法律，而是滥用法律的人；如果受冤枉的公民越狱逃跑，那么他的行为是对法律本身的挑战，其结果将会使整个社会制度归于无效。

正　文

谈话人：苏格拉底、克里托①

苏 【43】为什么来这么早，克里托？时候已经不早了？

克 还很早。

苏 有多早？

克 就快要天亮了。

苏 真奇怪，狱卒还能听你的。

克 他现在对我相当友好，苏格拉底。我常来，还塞了一些东西给他。

苏 你刚到，还是来了有一会儿了？

克 有一会儿了。

苏 【b】那你为什么不叫醒我，而是安静地坐在这里？

克 我不敢，苏格拉底，宙斯在上，我只希望自己不会失眠和感到沮丧。看你睡得那么香，我真感到惊讶。我故意不叫醒你，好让你尽量过得舒服一些。我以前经常认为你的生活方式是幸福的，现在你虽然大祸临头，却仍旧能够镇定自若、泰然处之。

苏 克里托，像我这把年纪的人还要抱怨我必死的事实，那就太不像话了。

---

① 克里托（Κρίτων），苏格拉底的老朋友，与苏格拉底年纪相仿。

克 【c】其他与你年纪相仿的人也会陷入厄运，但年纪大并不能阻止他们抱怨命运。

苏 是这样的。但你为什么来这么早呢？

克 我带来一个坏消息，苏格拉底，对你来说你显然不会认为这个消息是坏的，但对我和对你的所有朋友来说，这个消息是个坏消息，我们很难承受，尤其是我。

苏 【d】什么消息？莫不是那条从德洛斯[①]回来的船已经到了，我必须去死了吗？

克 船还没到，但是根据那些从索尼昂[②]下船的人带来的消息，我相信它今天就会到了。所以，船显然今天会到，你的生命明天必定终结。

苏 我愿如此，这是最好的结果。如果众神希望如此，那就让它这样吧。不过，我认为那条船今天到不了。

克 【44】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苏 我会跟你解释。那条船到后的第二天我必须死。

克 管事的人是这么说的。

苏 所以我认为船今天到不了，明天才会到。我刚才做的梦可以为证。看来你刚才不叫醒我是对的。

克 你做的什么梦？

苏 我梦见一位白衣丽人向我走来。【b】她叫我的名字，说"苏格拉底，第三天你会抵达土地肥沃的弗提亚"。[③]

克 一个怪梦，苏格拉底。

苏 在我看来，克里托，它的意思很清楚。

克 似乎太清楚了，我亲爱的苏格拉底，现在还是听我的，救救你自己吧。你要是死了，对我来说就不仅是一场灾难。我不仅失去一位无

---

① 德洛斯（Δήλος），小岛名，希腊神话中说它原是漂浮的，直到宙斯将它锚定。这里是阿波罗的出生地，也是后来所谓"德洛斯同盟"的大本营。德洛斯原译"提洛"。

② 索尼昂（Σουνίου），阿提卡南端的一个著名海角。

③ 荷马：《伊利亚特》9：363。弗提亚（Φθία）是帖撒利的一个区，阿喀琉斯的家乡。

法替代的朋友，【c】而且有许多与你我不太熟的人会以为是我让你去死的，因为本来花点钱我就可以救你出狱，但我却没能这样做。重钱财而轻朋友，没有比这更加可耻的恶名了，大多数人不会相信，尽管我们全力敦促你离开此地，是你自己拒绝了。

苏 我善良的克里托，我们为什么要顾忌多数人的想法呢？应当得到更多关注的是那些最懂道理的人，他们会相信事实真相。

克 【d】可是，你瞧，苏格拉底，众人的意见也不得不顾。你当前的处境足以表明众人带来的伤害不会小，如果在他们中间把名声搞坏了，众人也会作大恶。

苏 但愿他们既能作大恶，又能行大善，那就好了，只是现在他们两样都不能。他们既不能使人聪明，也不能使人愚蠢；他们的行为完全是任意的。

克 【e】也许吧。但是请你告诉我，苏格拉底，你是否担心，要是你逃离此地，我和你的其他朋友会碰上麻烦，有人会告发我们帮你逃跑，就好像我们把你偷走似的，因此我们的财产会被没收，或者要付巨额罚金，【45】还会受到其他惩罚？如果你有这样的顾虑，那么请打消这些念头。我们冒险救你是正当的，如果必要，我们可以冒更大的危险。接受我的建议吧，别再固执了。

苏 我记得这些事，克里托，我也记得其他许多事情。

克 别再担心了。为了把你从这里弄出去，那些人索要的钱不算多。还有，你难道不知道那些告密者很容易收买，要搞定他们花不了多少钱？【b】我的钱随时可用，我想，足够了。如果你担心我，因此不愿意花我的钱，那么还有一些外邦人在这里提供帮助。他们中有一位底比斯人西米亚斯①，专门为此而来，带了足够的钱。克贝②也这样，还有其

① 西米亚斯（Σιμμίας），毕泰戈拉学派哲学家，底比斯（Θῆβαι）人。荷马史诗中提到有好几座城市的名字叫底比斯，最著名的有波埃提亚的底比斯、特洛亚的底比斯、埃及的底比斯。

② 克贝（Κέβης），毕泰戈拉学派哲学家。

他许多人。所以，如我所说，别为了这种顾虑而对要不要救你自己感到犹豫不决，也别顾忌你在法庭上说过的话，【c】说你不知道离开雅典以后该如何自处，因为在你去的许多地方，你都会受到欢迎。如果你想去帖撒利[①]，我有朋友在那里，他们会款待你、保护你，在帖撒利没人会伤害你。

另外，苏格拉底，我认为你的做法是不公正的，在能够得救的时候放弃自己的生命，像你的敌人一样加快你的命运进程，如他们所愿加速毁掉你自己。【d】更有甚者，我认为你辜负了你的儿子，在能够抚养和教育他们的时候，你却要离开和抛弃他们。这样做，表明你不关心他们的命运。他们将来的命运可能就是孤儿的命运。要么不要孩子，要么就与他们在一起，精心抚养和教育他们。在我看来你似乎选择了一条最轻松的道路，而我认为你应当像一名善良、勇敢的人那样去选择，尤其是一个自称要终身关注德性的人。

【e】我感到羞耻，既为你，也为我们这些朋友，省得你碰上的所有事情都被人归因于我们一方的胆怯；你上法庭去接受审判，这样做其实没有必要，而现在这个荒唐的结果会被人认为，由于我们一方胆小怕事，事情失控了，【46】在我们有可能救你、也能够救你的时候，我们没能救你，或者说你没能救你自己，哪怕说我们还有一丁点儿用处。想一想吧，苏格拉底，这样做不仅是邪恶，而且是羞耻，既对你，也对我们。你仔细想一想吧，或者说，考虑的时间已经过了，现在到了该下决心的时候了，以后不会再有机会了，整件事今晚必须完成。如果我们再拖延，那就不可能了，就太迟了。让我用各种理由来说服你，苏格拉底，听我的话，不要再固执了。

苏 【b】亲爱的克里托，你的热情若有正确的目的，必定有很高的价值；但若没有，你的热情越高，我就越难对付。因此，我们必须考察是否要按这种方式行事，不仅现在，而且一直以来，我不是那种随便接受建议的人，除非经过思考证明它是最好的。现在我碰上这种命运，但

① 帖撒利（Θετταλία），希腊半岛北部的一个地区。

我不能放弃惯常使用的论证，【c】它们在我看来依然如故。我像从前一样高度评价和敬重这些原则，如果现在我们提不出更好的论证，那么我肯定不会同意你的看法；哪怕民众用监禁、处死、没收财产来恐吓我们，就好像我们是小孩子，我也不会同意。我们该如何最合理地考虑这个问题呢？【d】是否应当先来看你关于民众意见的论证，看一个人是否应当在各种场合都要注意某些意见，而不必理会其他意见呢？或者说，在我被判死刑之前谈这个问题也许是适宜的，而现在谈这个问题，显然就成了空洞的论证，实际上是一种游戏和胡说？我渴望与你一道进行考察，克里托，让我们来看这个论证在我当下处境中会以各种方式向我呈现出不同的意义，还是会保持原样，我们应当抛弃它还是相信它。【e】那些思想严谨的人在各种场合说过，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民众的某些意见应当高度尊重，而其他意见则不必理会。神灵在上，克里托，你认为这是一个完善的说法吗？你作为一个凡人，不像明天就要死去，【47】所以眼前呈现的这种不幸不会使你丧失理智。所以请你考虑，一个人一定不能听从民众的所有意见，而只能尊重民众的某些意见，不尊重民众的其他意见，一个人也不必听从所有人的意见，有些人的意见要听，有些人的意见不必听，这个说法不是很合理吗？你有什么要说的？这个说法不对吗？

克　说得很对。

苏　一个人要尊重好意见，而不要尊重坏意见，对吗？

克　对。

苏　好意见就是聪明人的意见，坏意见就是愚蠢者的意见，对吗？

克　当然对。

苏　好吧。有这样一个说法：【b】一个专门从事身体锻炼的人应当重视所有人的赞美和责备，还是应当听从一个人的意见，即医生或教练的意见？

克　只听一个人的意见。

苏　因此，他应当畏惧一个人的责备、欢迎一个人的赞美，而不理会其他许多人的意见，是吗？

克 显然如此。

苏 所以他必须按照那个人，那个教练或其他内行。认为正确的意见来行动和锻炼，来吃饭与喝水，而不用理会其他人的想法，对吗？

克 就是这样。

苏 【c】很好。如果他违背那个人，不听他的意见或赞美，而是计较众多没有知识的人的意见，他会不受伤害吗？

克 当然会。

苏 这种伤害是什么、它朝向何处、它会影响人的哪个部分？

克 显然要伤害他的身体，这是它想要摧毁的。

苏 说得好。涉及其他事情，我们不必尽数列举，而关于行动当然有正义和不义、可耻与光荣、【d】善良与邪恶之分，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主题，我们应当顺从和恐惧众人的意见，还是应当接受一个人的意见，假定这个人对这些事情拥有知识，在他面前我们应当感到恐惧和羞耻，超过面对其他所有人。如果我们不遵守他的指点，我们就会伤害和弄坏我们自己的某个部分，正义的行动会改善它，不义的行动会摧毁它。或者说，这些话没啥道理？

克 我认为确实如此，苏格拉底。

苏 现在来看，如果我们由于不顺从那些内行的人的意见而毁掉了可被健康所改善、可被疾病所摧毁的部分，这个部分被摧毁了，【e】那么这样的生活还值得过吗？我说的这个部分是身体，对不对？

克 对。

苏 身体被摧毁了、朝着坏的方向发展，这样的生活还值得过吗？

克 不值得。

苏 不义的行动伤害我们的某个部分、正义的行动使我们的某个部分受益，我们的这个部分要是毁坏了，这样的生活还值得过吗？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个部分，【48】无论它是什么，与正义和不义相关，比身体还要低劣吗？

克 绝对不会。

苏 这个部分更加珍贵？

克 珍贵得多。

苏 所以我们不应当过多地考虑大多数人会怎么说我们，而应当考虑那个懂得正义和不义的人会说些什么，这个人就是真理本身。所以，首先，你错误地相信我们应当注意众人对什么是正义、美、善，及其对立面的意见。但有人会说，“众人能够处死我们。”

克 【b】这太明显了，苏格拉底，有人肯定会这么说。

苏 但是，我可敬的朋友，我们刚才通过的论证，我想，依然有效。我们来考察一番，看下面的陈述是否依然成立：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活着，而是善良地活。

克 这个陈述依然成立。

苏 善良的生活、美好的生活、正义的生活是一回事，这个陈述依然成立吗？

克 依然成立。

苏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看法一致，下面我们必须考察【c】在雅典人没有赦免我的时候逃离此处，这样的行为对我来说是正当的吗？如果这样做是正当的，那么我们要尝试一番；如果这样做是不正当的，那么我们要抛弃这种念头。至于你提出的钱财、名声、孩子的抚养等问题，克里托，这些想法实际上属于民众，他们轻率地把人判处死刑，也随意免去人的死罪，只要办得到他们就干，并不深入思考，这是大多数人的想法。然而，对我们来说，由于我们的论证已经引导我们进到这一步，如我们刚才所说，唯一有效的思考是，【d】向那些愿意把我带出此地的人付钱，向他们表示感谢，我们自己也为逃跑提供帮助，这样的行为正当吗？或者说我们做这些事情全都错了。如果看到我们的行动是不正当的，那就根本不需要考虑如果留在这里、静坐不动，是否必死、是否必定受其他罪的问题。

克 我认为你说得很好，苏格拉底，但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下该做些什么。

苏 【e】让我们一起来考察这个问题，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在我说话的时候能够提出反对意见，那就请你随时提出，我会注意听的，但

若你没有反对意见，我亲爱的克里托，那就请你停止，不要再重复说我必须违反雅典人的意愿离开这里。我认为，在我行动之前说服你是重要的，【49】而不是违反你的愿望去行动。现在来看，我们考察的起点是否得到了恰当的说明，请用你认为最好的方式尝试回答我的问题。

克 我试试看吧。

苏 我们不是说过，人一定不会以任何方式自愿作恶，或者说人作恶必定会以一种方式、而不以另一种方式？作恶绝不可能是善良的或可敬的，【b】这是我们过去一致的看法，或者说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所有这些一致的看法都已荡然无存？我们这把年纪的人竟然没能注意到，在多年严肃的讨论中，我们其实与儿童无异？尤其是，事实真相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那样，而无论大众是否同意，我们是否还要继续承受比现在还要糟糕的事情？或者换一种比较温和的说法，对作恶者来说，作恶或行不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害的和可耻的？我们是不是这样说的？

克 是的。

苏 所以，人一定不能作恶。

克 当然不能。

苏 由于人一定不能作恶，所以在受到虐待时，人一定不能像大多数人所相信的那样，以恶报恶。

克 【c】好像是这样的。

苏 现在请你告诉我，克里托，人应不应当虐待他人？

克 一定不能。

苏 那么好，如果一个人受到虐待，那么他像大多数人所说的那样以恶报恶，这样做对吗？

克 这样做绝不可能是对的。

苏 虐待他人与作恶没有什么区别。

克 你说得对。

苏 无论受到什么样的虐待，【d】人绝对不可以恶报恶，不可虐待任何人。克里托，我知道你不会同意这一点，它与你的信念是对立的。我知道，只有很少人是这样想的，或者坚持这种看法，坚持这种看

法的人与反对这种看法的人缺乏共同基础，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藐视对方的观点。所以，请你仔细考虑，你我对这种观点的态度是否相同，你是否同意让这种观点——作恶和以恶报恶是不对的，以虐待对虐待也是不对的——成为我们交谈的基础。或者说，你不同意这种观点，【e】不愿以这种观点作为我们讨论的基础？我长期坚持这种观点，现在仍然这样看，你若有别样想法，现在就告诉我。当然了，你要是认同我们前面的意见，那就请听下一个要点。

克 我认同前面的意见，赞同你的看法。请你说下去。

苏 那我就来说下一个要点，或者倒不如让我来问你：一个人与他人达成了公正的协议，他应当履行还是违反？

克 应当履行。

苏 我们来看从中可以推出什么结论：如果我们离开这里而无城邦的允许，【50】我们是否虐待了我们最不应当虐待的人？我们是否应当履行一项公正的协议？

克 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苏格拉底。我不知道。

苏 请你这样想。假定我们正计划逃离此地，或者不管人们怎么叫它，法律和国家会前来向我们提问："告诉我，苏格拉底，你打算做什么？你打算用这样的行动来摧毁我们吗【b】——法律、整个城邦、与你有关的一切？如果法庭的宣判没有效力，是废纸一张，可以被个人所废除，这样的城邦能不毁灭吗？"对这个问题和其他相同的论证，我们该如何回答？还有许多话可说，尤其是代表正在被我们摧毁的法律的演说家会说，法庭的宣判应当坚决执行。【c】而我们回答说："城邦虐待我，它的决定不对。"我们应当这样说，还是该另外说些什么？

克 是的，宙斯在上，苏格拉底，这是我们的回答。

苏 如果法律说，"这不正是我们之间的协议吗，苏格拉底，或者说，你要遵守城邦的判决"，那我们该怎么说。如果我们对这样的用语表示惊讶，它们也许会说，"苏格拉底，别在意我们说了些什么，你只需要回答我们的问题，【d】因为你习惯于通过问与答来进行讨论。来吧，你现在对我们和这个城邦提出了什么指控，想以此来摧毁我们？我

们难道没有首先赋予你生命，因为正是通过我们，你的父母才结了婚，生下了你？你说话，你对我们这些涉及婚姻的法律有什么要批评的吗？”我会说，我没什么要批评的。“你对涉及儿童抚养和你也接受过的教育的法律有什么要批评的吗？【e】与此相关的那些法律没能正确指导你的父亲对你进行艺术和身体方面的教育吗？”我会说，这些法律是正确的。“很好，”它们会继续说，“在你出生、长大成人、接受教育以后，你能否认，你和你的前辈首先都是我们的产物和仆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认为我们之间权力平等吗，无论我们对你怎么做，你也可以正当地对我们怎么做？【51】你并不拥有与你父亲同样的权力，你也不拥有与你的主人同样的权力，假定你有主人，所以无论他们对你做了什么，你都不能进行报复，他们责备你，你不能回嘴，他们鞭打你，你不能还手，其他许多事情也一样。你认为自己有权报复你的国家和法律吗？如果我们想要毁掉你，并且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你就可以反过来尽力毁掉我们，借此进行报复吗？如此在意德性的你，会声称自己有权这样做吗？你的智慧竟然不明白，你的国家比你的母亲、父亲、所有前辈更加值得荣耀、【b】更加可敬、更加神圣，它在众神和聪明人中间拥有更大的荣耀，所以你必须崇拜它、顺从它、在它愤怒时安抚它，甚于对你愤怒时的父亲？你必须说服它，或者服从它的命令，安静地忍受它要你忍受的事情，无论是鞭打还是囚禁，如果它让你去参战，你会受伤或战死，但你必须服从。这样做是正确的，人一定不能放弃、后撤、逃离岗位，无论是战场还是法庭，或者是在任何地方，【c】人必须服从他的城邦和国家的命令，或者按照正义的本性去说服它们。对你的父母施暴是不虔敬的；对你的国家施暴就更是极端地不虔敬了。”对此我们该如何回答，克里托，法律说的是不是真话？

克 我认为它们说的是真话。

苏 “现在请你想一想，苏格拉底”，法律可能会说，“如果我们说得对，那么你现在打算要做的事情没有公正地对待我们。我们给了你出生，抚养你长大，教育你；【d】我们给了你和其他所有同胞公民一份我们能够办到的好处。即便如此，任何一位雅典人，只要到了投票的年

纪，已经观察了城邦的事务和我们这些法律，我们仍旧公开宣布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如果他对我们不满，我们允许他带着他的财产去他喜欢去的地方。我们这些法律都不会加以阻拦，如果他对我们或对城邦不满，【e】如果你们中的某一位想去殖民城邦生活，或者想去其他任何地方，他都可以保留他的财产。然而，我们说了，你们这些留下来的人，不管是谁，当他看到我们如何进行审判、如何以其他方式管理城邦的时候，实际上也就与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要服从我们的指导。我们说，这个不服从的人犯了三重罪过：首先，我们是他的父母，他不服从我们就是不服从父母；其次，我们把他抚养成人，而他不服从我们；再次，【52】尽管有协议，但他既没有服从我们，又没有在我们犯了错的时候尽力说服我们，让我们做得比较好。然而，我们只是提建议，不会下达野蛮的命令；我们提供两种选择，要么说服我们，要么按我们说的去做。但他实际上两样都没做。我们要说的是，苏格拉底，你也一样，如果你做了你们心里想做的事，那么这些指控就是针对你的；你不再是最不应该受惩罚的雅典人，而是罪行最严重的雅典人。”如果我说，“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它们无疑有充分的理由责骂我，说我就是那些与它们最明确地订有协议的雅典人。【b】它们会这样说：“苏格拉底，我们有重要的证据表明你对我们和这个国家是友善的。如果这个城邦没有让你格外地喜悦，你就不会一直在这里居住，在所有雅典人中，你在这方面是最突出的。你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城邦，哪怕是去参加节庆，或是为了其他什么理由，只有执行军务除外；你从来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去其他城邦居住；【c】你没有了解其他城邦或其他法律的愿望；我们和我们的城邦让你感到满意。所以，你确凿无疑地选择了我们，同意做一名在我们治下的公民。还有，你在这个城邦生儿育女，这就表明你对这个城邦是友善的。在你受审的时候，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提议判你流放，而你现在打算做的事情违背了城邦的愿望，因为你当时就可以在城邦同意的情况下做到你现在想做的事。你当时非常自豪，对判你死刑一点儿也不生气，而且说过宁可死也不愿被放逐。然而，这些话并没有让你感到羞耻，【d】你不尊重我们法律，你打算摧毁我们，你的行为就像最下贱的

想要逃跑的奴才，你违反了你先前的承诺和与我们达成的协议，在我们治下做一位公民。现在请你先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当我们说你同意要按照法律来生活，不仅在言语上，而且在行动中与我们保持一致的时候，我们说的是真话吗？”对此我们该怎么说，克里托？我们必须否认吗？

克 我们必须同意，苏格拉底。

苏 “确实”，它们会说，“你正在违反承诺，【e】破坏你当初在没有压力和欺骗的情况下与我们签订的协议，你和我们签订协议时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如果你不喜欢我们，【53】如果你感到我们之间的协议不公平，那么你已经有七十年的时间可以离开。你没有选择去拉栖代蒙[①]或克里特[②]，你总是说那里治理得很好，也没有选择去其他城邦，希腊人的或外国人的。你比瘸子、瞎子或其他残疾人更少离开雅典。很清楚，这座城邦对你格外友善，超过对其他雅典人，我们法律也一样，若是没有法律，哪个城邦会喜悦？而现在，你不想遵守我们之间的协议了吗？你不想遵守了，苏格拉底，如果我们能说服你，你可别因为离开这个城邦而让你自己成为笑柄。请你想一想，违反我们之间的协议，犯下这种过错，对你或你的朋友有什么好处。很明显，【b】你的朋友们会面临流放、剥夺公民权、没收财产的危险。至于你本人，如果你去了邻近的城邦——治理良好的底比斯[③]或麦加拉[④]——你会成为它们的政府的敌人；所有那些关心他们城邦的人都会用怀疑的眼光看你，把你当作法律的摧毁者。【c】你也会增强审判官们的信心，坚信他们给你判刑是正确的，因为任何摧毁法律的人很容易被认为是在毒害年轻人和无知者。或者说，你会避开那些治理良好的城邦、举止文明的人士？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么你的生活还值得过吗？你还会与他们交往和谈话而不以为耻吗？你有什么要对他们说的？像你在这里说的一样，对他们说德性和正

① 拉栖代蒙（Λᾰκεδαίμων），斯巴达的别名。

② 克里特（Κρήτη），岛名。

③ 底比斯（Θῆβαι），城邦名，常译为“迪拜”。

④ 麦加拉（Μέγαρὰ），城邦名。

义是人最宝贵的财富、【d】行动要合法，要遵守法律吗？你们认为苏格拉底这样做体面吗？有人肯定会认为不体面。或者说，你会离开那些地方，去帖撒利投靠克里托的朋友？你在那里会发现极大的自由和混乱无序，那里的人无疑会乐意听你讲自己如何荒唐地化装逃跑，如何披上羊皮袄，或者穿上其他逃跑者常用的行头，以此改变形象。那里难道不会有人说，你这个人，活不了多久了，【e】竟会如此贪生怕死，乃至于违反最重要的法律？也许没人会这样说，苏格拉底，如果你不得罪人；如果你得罪人了，许多难听话就够你受的。你会活着，做所有人的奴仆，听从他们的召唤。你在帖撒利能做的事情不就是混饭吃吗，就好像你去帖撒利是为了赴宴？至于你那些关于正义【54】以及其他德性的谈话，它们在哪里？你说你想活下去是为了儿子，你想把他们抚养成人，教育他们。怎么会呢？你想把他们带去帖撒利，在那里把他们带大，教育他们，使他们成为外邦人，让他们也能过上幸福生活，是吗？如果你不想带他们去，那么他们最好还是在这里长大成人，受教育，而你虽然还活着，但不在这里，是吗？是的，你的朋友会照顾他们。你去了帖撒利生活，他们会照顾你的儿子，如果你去了冥府，他们就不照顾你的儿子吗？只要那些自称是你的朋友的人名副其实，【b】必须假定他们会照料你的儿子。听我们的劝吧，苏格拉底，是我们把你抚养大的。不要把你的子女、你的生命或其他东西的价值视为高于善的价值，为的是，当你抵达冥府时，你可以面对那里的统治者说出这些话来为自己辩白。如果你做了这件事，你在这里不会觉得事情变好了、比较公正了、比较有价值了，你的任何一位朋友也不会这么看，而当你抵达彼岸的时候，事情对你来说也不会变得较好。没错，你就要离开此地了，如果你走了，那么在此之前虐待你的不是我们法律，而是人；【c】如果你可耻地以恶报恶、以虐待对虐待，违反我们之间订立的协议，不履行自己的承诺，那么在你虐待了你最不应该虐待的人以后——你自己、你的朋友、你的国家，还有我们——我们会在你还活着的时候对你表示愤怒，我们的兄弟、冥府里的法律也不会热情欢迎你，因为它们知道你试图尽力摧毁我们。别让克里托把你说服了，【d】去做他说的那件事，你还是听我们

的吧。”

克里托，亲爱的朋友，我向你保证，我仿佛真的听到了这些话，就好像科里班忒们[①]听到了神笛的声音，这些话的回音在我心中萦绕，使我不可能听到其他任何声音。我的信念至此都已经说了，如果你要反对我的这些信念，那么你是徒劳的。然而，如果你认为自己还能说些有用的事情，那么请讲。

克 我无话可说，苏格拉底。

苏 那就这样吧，克里托，让我们按照这种方式行事，【e】因为这是神为我们指引的道路。

① 科里班忒（Κορυβαντιῶντες），众神之母库柏勒的祭司，有多位，施行秘仪时狂歌乱舞，并用长矛相互碰撞，在疯狂中自伤。

斐多篇

提　　要

本篇以谈话人斐多的名字命名。公元1世纪的塞拉绪罗在编定柏拉图作品篇目时，将本篇列为第一组四联剧的第四篇，并称本篇的性质是“伦理的”，称本篇的主题是“论灵魂”。① 本篇对话篇幅较长，译成中文约5万1千字。

本篇的直接谈话人是苏格拉底的门生斐多和佛利的厄刻克拉底。苏格拉底在受刑之日与前来看望他的门生同道一起讨论灵魂，最后喝毒药而死。在场的斐多后来返回佛利，向崇拜苏格拉底的厄刻克拉底转述那一天讨论的详细内容和苏格拉底临终就义的情节。柏拉图试图把对话写成苏格拉底面临死亡时发表谈话的精确记载，为此提出了一份在场者的完整名单。(59b)

与苏格拉底在狱中交谈的主要人物是两位来自底比斯的青年，西米亚斯和克贝，他们属于毕泰戈拉学派，由他们讲述的观点较多地代表毕泰戈拉学派。苏格拉底首先陈述了他的主要论点：尽管哲学家把自杀视为犯罪，但真正的哲学家是视死如归的人。(60b—70b) 然后，各种赞成灵魂不朽的论据逐步提出：(1) 人死后灵魂并不是简单地被湮没，而是继续成为某种东西，灵魂在与肉体结合之前是有理智的 (70c—78b)；(2) 灵魂是单一的事物，不可分解，永远与自身保持一致 (78b—84b)；(3) 从“型相”推论灵魂不朽，灵魂赋予肉体生命，灵魂不接纳死亡，

---

①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58。

因此灵魂不朽（102a—107b）。关于灵魂的讨论最后导出道德上的教训：信仰灵魂不朽是合理的，它使人知道前面有一个无止境的未来，关心灵魂符合人的长远利益，道德上的善恶选择具有令人敬畏的意义。

讨论进行了一整天，苏格拉底在喝下毒药之前讲述了希腊神话中亡灵奔赴冥府的情景。苏格拉底对这些有关末世的情节持谨慎态度，但他认为这些情景与真相必有某些相似之处。

正 文

谈话人：厄刻克拉底、斐多

厄 【57】斐多，苏格拉底在狱中喝下毒药的那一天，你和他本人在一起，还是别人告诉你这件事？

斐 我本人在场，厄刻克拉底。

厄 他死前说了些什么？他是怎么死的？我很想知道这些事。这些日子从佛利①去雅典的人不多，【b】好长时间也没人从雅典来，能清楚地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他喝毒药而死，没有其他细节了。

斐 【58】你们连他怎样受审都没听说过吗？

厄 有人对我们讲过，所以我们感到奇怪，因为审判以后隔了很长时间才执行。为什么会这样，斐多？

斐 那是一种偶然，厄刻克拉底。审判他的前一天，雅典人派往德洛斯的那条船刚在船头上挂上花环。

厄 那是一条什么船？

斐 雅典人说，忒修斯②曾经乘这条船去克里特，带了七对童男童女做供品。他救了他们的命，【b】自己也得救了。传说当时雅典人对阿

---

① 佛利（Φλιους），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个小镇。

② 忒修斯（Θησεύς），希腊英雄。传说克里特国王米诺斯强迫雅典人供献童男童女给半人半牛的怪物弥诺陶吞食。忒修斯自愿去克里特，杀死怪物，返回雅典后修建雅典城，继任国王。

波罗发誓，如果这些人能活着回来，他们会派使团去德洛斯朝觐。从那以后，他们每年都派使团去见这位神。他们立法，使城邦在朝觐期间保持洁净，从朝觐船起航、抵达德洛斯并返回雅典，这段时间不能处死任何罪犯，如果风向不对，【c】朝觐船有时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回来。阿波罗的祭司在朝觐船首挂上花环，朝觐的使命就算开始了，而我说过，这是苏格拉底受审的前一天。由于这个原因，苏格拉底从受审到处决，在狱中待了很长时间。

厄 他死时的实际情况如何，斐多？他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有哪些朋友和他在一起？或者说，看守不让他们进去，所以他死的时候没有朋友在场？

斐 【d】不，不是这样的。有一些朋友在场，实际上，人还不少。

厄 请你仁慈地把详细情况都告诉我们，除非你有急事。

斐 我有时间，我会尝试着把整件事情都告诉你，回忆苏格拉底给我带来的快乐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相比的，无论是我自己讲还是听别人讲。

厄 那太好了，斐多，你会发现你的听众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所以现在就把所有细节尽可能准确地告诉我们吧。

斐 我确实发现在那里有一种非常奇特的体验。【e】尽管我在见证我的这位朋友的死亡，但我竟然没有感到遗憾，这个人当时的行为和言语都显得很快乐，高尚地去死而无丝毫恐惧，厄刻克拉底，此事让我感到震撼，【59】哪怕是去冥府，他也有众神的保佑，会平安到达那里，若真有人去过。这是我没有感到遗憾的原因，而在这种时候，感到悲伤很自然，不过我也没有体会到我们在惯常的哲学讨论中会有的快乐——我们当时的论证属于这种讨论——我的感觉非常奇特，想到他就要死去，快乐与痛苦的感觉就奇异地交织在一起。我们这些在场的人全都这样，时而欢笑，时而哭泣；我们中有个人尤其如此，他是阿波罗多洛[①]，你认识这个人，也知道他的德行。

① 阿波罗多洛，苏格拉底的朋友，也在《申辩篇》中出现。

厄 【b】我当然认识。

斐 他几乎控制不住，我和其他人也很激动。

厄 谁很激动，斐多，有哪些人在场？

斐 本地人有阿波罗多洛，我已经提到过他了，克里托布卢和他的父亲[①]，还有赫谟根尼[②]、厄庇革涅[③]、埃斯基涅[④]、安提斯泰尼[⑤]。还有培阿尼亚的克特西普[⑥]、美涅克塞努[⑦]和其他一些人。我想，柏拉图当时病了。

厄 有外邦人在场吗？

斐 【c】有，底比斯的西米亚斯[⑧]、克贝[⑨]和斐冬得斯[⑩]，还有来自麦加拉的欧几里德[⑪]和忒尔西翁[⑫]。

厄 阿里斯提波[⑬]和克莱俄布洛图[⑭]呢？他们在那里吗？

斐 不在。据说他们在伊齐那。[⑮]

---

① 克里托布卢的父亲是克里托，也在《申辩篇》中出现，《克里托篇》以他的名字命名。

② 赫谟根尼（Ἑρμογένης），《克拉底鲁篇》的谈话人之一。

③ 厄庇革涅，也在《申辩篇》中出现。

④ 埃斯基涅，也在《申辩篇》中出现。

⑤ 安提斯泰尼（Ἀντισθένης），雅典人。

⑥ 克特西普（Κτήσιππος），帕安（Παιᾶν）人，也在《吕西斯篇》、《欧绪德谟篇》出现。

⑦ 美涅克塞努（Μενέξεινος），也在《吕西斯篇》中出现，《美涅克塞努篇》以他的名字命名。

⑧ 西米亚斯，也在《克里托篇》中出现。

⑨ 克贝，也在《克里托篇》中出现。

⑩ 斐冬得斯（Φαιδώνδης），来自底比斯。

⑪ 欧几里德（Εὐκλείδης），《泰阿泰德篇》的谈话人。

⑫ 忒尔西翁（Τερψίων），《泰阿泰德篇》的谈话人。

⑬ 阿里斯提波（Ἀρίστιππος），昔勒尼学派哲学家。

⑭ 克莱俄布洛图（Κλέομβροτος）。

⑮ 伊齐那（Αἰγίνη），地名。

厄　还有别人吗？

斐　我想大概就是这些人了。

厄　那么好吧，你们是怎么谈话的呢？

斐　我试着从头开始，把一切都告诉你。【d】前些日子，我们这些人经常去探访苏格拉底。天亮前我们先在举行那场审判的法庭边上集合，那里离监狱很近，监狱开门时间不会很早，我们每天都先在那里等候，说着话，直到监狱开门。等门开了，我们就进去看望苏格拉底，在那里和他一待就是一天。【e】那一天，我们聚集得很早，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离开监狱时听说从德洛斯返回的那条船已经到了，所以我们相约第二天尽早在老地方碰头。我们到了以后，看守没有像平常那样开门让我们进去，而是走出来让我们等着，直到他来通知我们。他说："十一人[①]正在给苏格拉底松绑，告诉他今天就要处决。"【60】过了一会儿，看守回来让我们进去。我们走到里面，看见刚卸去镣铐的苏格拉底，克珊西帕[②]——你们知道她——坐在苏格拉底身边，怀里抱着他们的小儿子。克珊西帕一看见我们就哭了起来，说了女人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会说的话，"苏格拉底，这是你最后一次跟你的朋友说话了！"苏格拉底看着克里托。他说："克里托，找人把她送回家。"克里托的一些随从把她带走了，【b】她哭得死去活来。

苏格拉底坐在床上，盘着腿用手按摩双脚，边按边说："被人们称作快乐的这件事情真是太奇怪了，快乐与它所谓的对立面，亦即痛苦，不可思议地联系在一起，关系极为密切！人不能同时拥有它们，但若追求其中之一，并且抓住了它，也几乎总能抓住另一个，就好像两个身子共用一个脑袋。我想，【c】假如伊索[③]注意到这一点，那么他会写一个寓言，说神希望它们之间的对立得到和解，但又做不到，于是就把它们的头捆在一起，这样一来，人无论抓住哪一个，另一个也会跟着出现。

---

① "十一人"（ἕνδεκα），参阅《申辩篇》37c注。

② 克珊西帕（Χανθίππη），苏格拉底之妻。

③ 伊索（Αἴσωπος），寓言作家。

我现在似乎就是这种情况。长时间捆绑使我的腿很疼，但是现在快乐跟着来了。"

克贝插话说："对，宙斯在上，苏格拉底，你很好地提醒了我。厄文努斯[①]前天问我，【d】此前也有其他人问，什么事情在诱使以前从来不写诗的你在进了监狱以后写起诗来，把伊索寓言写成韵文，创作了一首阿波罗颂。如果你有什么考虑，请你告诉我，厄文努斯肯定还会问我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他。"

对他说实话，克贝，苏格拉底说，我写诗不是为了去和他的诗竞争，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e】而是为了发现某些梦的意义来满足我的良心，我在梦中经常得到告诫，要我实践这种技艺。我的梦是这个样子的：同样的梦，过去经常做，它们形式不一样，但老在说同样的事。它说："苏格拉底，创作和练习这些技艺[②]吧。"我过去想，这是在给我指点和建议，要我去做我正在做的事，【61】就好像在运动场上鼓励运动员赛跑，这个梦也是在鼓励我做我正在做的事，亦即实践哲学这门技艺，哲学是最高的技艺，我正在做哲学。但是现在，在我受审以后，这位神[③]的节日让我的死刑不能马上执行，我以为我的梦吩咐我去练习这种通俗的技艺，所以我一定不能违背它的意愿，应当写诗。【b】我想，我不应当离开这里，而要顺从那个梦，通过写诗来满足我的良心，这样做比较安全。所以我首先写了颂诗来荣耀这位神，当前的节日就是属于他的。在那以后，我意识到，一名诗人如果真是诗人，他必须创作寓言，而不是创造论证。由于我本人不是寓言的讲述者，所以我就采用我知道的和手头能找到的故事，伊索寓言，信手将我读到的一些故事写成了诗歌。克贝，把这些情况告诉厄文努斯，我祝他万事如意，让他来跟我道别，告诉他，要是他足够聪明，【c】尽力来跟随我。我好像今天就要走了，雅典人下了命令。

---

① 厄文努斯，诗人，在《申辩篇》(20a，c) 中出现。

② 此处原文是 μουσική（音乐），该词指缪斯女神掌握的各种技艺，包括写诗。

③ 指阿波罗神。

西米亚斯说："你给厄文努斯的建议是什么样的，苏格拉底？我碰见他好多回，据我的观察，他根本不情愿接受你的建议。"

怎么会这样呢，他说，厄文努斯不是一名哲学家吗？

我想是的，西米亚斯说。

那么厄文努斯会情愿的，就像其他每一个分有哲学价值的人。不过，他也许不会拿走他自己的命，因为他们说这样做是不对的。【d】说这些话的时候，苏格拉底把脚踩到地上，在此后的讨论中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姿势。

然后克贝问："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苏格拉底，对自己施暴是不对的，是哲学家就会愿意追随一个就要去死的人吗？"

得了吧，克贝，你和西米亚斯一直陪伴菲罗劳斯[①]，就没听说过这些事吗？

没听说什么确定的，苏格拉底。

确实，我也是道听途说，但我不在意把我听说的事情都告诉你，因为对一个行将离世的人来说，【e】讲述和考察我们相信的有关这一旅程的故事也许是最合适的。日落之前，我们还能做什么事？

不管原因是什么，苏格拉底，人们总说自杀是不对的，是吗？至于你现在的问题，我以前待在底比斯的时候听菲罗劳斯说过，也听别人说过，但我从来没有听人清楚地解释过这件事。

【62】他说，好吧，我们必须尽力而为，这样你也许就能听到一种解释了。如果这件事，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样，是非常简单的，你也许会感到震惊，这件事就是，在某些时候，对某些人来说，生不如死。如果事情是这样的，那么你会惊讶地发现，那些死对他们来说比较好的人错误地帮助了他们自己，他们必须等待别人来帮他们的忙。

克贝不知不觉地说起他自己的方言来[②]，他微笑着说："宙斯知道怎么回事。"

---

① 菲罗劳斯（Φιλόλαος），毕泰戈拉学派的主要哲学家。

② 克贝来自底比斯。

【b】确实，苏格拉底说，以这种方式来讲述似乎不大合理，但也许还真有几分道理。有一种解释是用秘仪的语言说出来的，我们人就像是某种囚犯，一定不能解放自己，也不能逃跑。这在我看来是一种给人深刻印象的教义，很难完全理解。不过，克贝，我认为它说得很好，众神是我们的看护者，人是它们的一样所有物。你不这样想吗？

我这样想，克贝说。

那么，要是你的一样所有物自杀了，【c】在你没有向他发出任何你希望它死的信号之前，你不生气吗，如果你有办法惩罚它，你会惩罚它吗？

当然会，他说。

那么好，让我们这样说，在神指示必须这样做之前，人一定不能杀了他自己，这样做也许并非不合理，就像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一样。

【d】好像是这样的，克贝说。至于你说哲学家情愿死，准备去死，这样说似乎很奇怪，苏格拉底，如果我们刚才的说法是合理的，也就是说，神是我们的保护者，我们是它的所有物。人类中最聪明的人，如果说他们没有了这种服务而不感到生气，那是不合理的，他们是由最好的主人——众神——统治的，因为一个聪明人无法相信，在他获得自由以后，他会更好地照顾他自己。愚蠢的人也许很容易这样想，【e】以为必须逃离他的主人；他不会想到，人一定不能逃离好主人，而应当尽可能长时间地与好主人待在一起，逃跑是很愚蠢的。聪明人总是想要和比他优秀的人待在一起。所以，苏格拉底，与我们前面所说的观点相反的说法像是真的，聪明的人对死感到愤怒，而愚蠢的人对死感到快乐。

我想，听了这番话，苏格拉底被克贝的论证逗乐了。【63】他环顾四周，说："克贝总是在进行某种论证，他肯定不愿被人轻易说服。"

西米亚斯说："说实话，苏格拉底，我本人认为克贝提出了一个要点。真正的聪明人为什么要回避比他自己好的主人的服务，轻率地离开他们呢？我想克贝的论证是针对你的，因为你正在轻率地离开我们，也正在离开那些好主人，如你本人所说，众神。"

【b】你们俩说得都很有道理，我想你的意思是我必须针对这种意见

提出抗辩，就好像我在法庭上。

你必须这样做，西米亚斯说。

那么好吧，他说，让我试着对你们提出抗辩，让它比我对审判团作的抗辩更有说服力。因为，西米亚斯和克贝，如果我并不相信自己首先应当去找其他聪明善良的神灵，然后去找那些虽然已经死了，但比现今仍旧活在世上的人更好的人，那么我对死亡不感到愤怒就是错的。【c】可以肯定，我确实期待与好人为伴。我不会完全坚持这一点，但我若是坚持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事情，那么我要说的是我将要去神那里，它们是非常好的主人。这就是我不愤怒的原因，因为我抱有美好的希望，有某种未来在等着死亡以后的人，就像我们多年来一直被告知的那样，这个美好的未来是为好人准备的，而不是为恶人准备的。

好吧，苏格拉底，西米亚斯说，在你离开我们的时候，你打算把这种信念留给你自己，【d】还是拿来与我们分享？我肯定认为这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赐福，与此同时，这也是你的抗辩，如果你所说的能让我们信服。

他说，我试试看，但是让我们先来看克里托有什么要说的，他好像等了有一会儿了。

克里托说，只有一件事，那个会把毒药拿来给你的人对我说，要我告诫你尽量少说话。他说，人说话的时候会全身发热，【e】而吃药的时候身体不能发热，否则的话还得喝第二次或第三次。

苏格拉底答道："别理他，让他去准备，需要喝两次就喝两次，需要喝三次就喝三次。"

克里托说，我知道你会这样说，但是他烦了我很长时间了。

他说，随他便。我想要在你们面前提出我的论证，我的审判官，说明为什么我认为一个把一生真正贡献给哲学的人在面对死亡时感到欢乐可能是对的，【64】他充满希望，认为自己死后能在那边获得最大的幸福。西米亚斯和克贝，我要试着告诉你们，这种事如何可能。我有点担心，其他人可能无法理解，那些以正确的方式实践哲学的人实际上就是正在死，在练习死亡。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终生都在期待死亡的他们，

在他们渴望和期盼的事情真的到来时愤怒，那就确实太奇怪了。

西米亚斯笑了，他说："宙斯在上，苏格拉底，你让我发笑，【b】尽管现在我没有笑的心情。我想，大多数人在听了你的话以后，会认为你把哲学家刻画得很好，我们底比斯人会完全同意，哲学家是近死之人，大多数人都很明白，他们命该如此。"

他们说的应该是真话，西米亚斯，除了你说他们明白。他们不明白真正的哲学家在什么意义上是近死之人，也不明白他们在什么意义上命该如此，【c】他们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死亡。但是，别在意他们的想法，就在我们之间谈论。我们相信有死亡这回事吗？

西米亚斯说，当然有。

死亡不就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吗？我们相信，死亡无非就是肉体本身与灵魂分离开来、灵魂本身与肉体分离开来，是吗？除此之外，死亡还能是别的什么吗？

没有了，死亡就是这么回事，他说。

那么想一想，我的大好人，看你是否分享我的看法，【d】因为这样做会引导我们对我们正在考察的事情有较好的知识。你认为哲学家的这个部分[①]是否应当关心所谓的快乐，比如饮食之乐？

绝不应当。

性事之乐呢？

一点儿都不应当关心。

与身体的其他需要有关的快乐呢？你认为这样的人[②]会看重这些需要吗，我指的是漂亮的衣裳和鞋子，以及其他身体的装饰品？【e】你认为哲学家会看重这些东西还是轻视这些东西，除了那些离了它们就活不下去的东西。

我想真正的哲学家会轻视它们。

他说，你不认为，总的说来，人要关注的不是身体，而应当尽可能

① 指灵魂。

② 指哲学家。

背离身体，转向灵魂吗？

我认为人要关注的是灵魂。

【65】所以，首先，这些事情清楚地表明，哲学家比其他人更应当尽可能地切断他的灵魂与肉体的联系，对吗？

显然如此。

在这样的事情中找不到快乐或者与这些事无关的人，会被大多数人认为不配活着，与死差不多；这就是那个不关注身体快乐的人。

你所说的肯定对。

那么，知识的获取是什么样的？人在寻求知识的时候，如果与身体相连，身体会成为障碍吗？我的意思是，【b】举例来说，人在看或听的时候能否发现任何真理，甚至连诗人也曾告诉我们，我们实际上没有看到或听到任何东西，如果身体的这两种官能也是不清楚或不精确的，我们其他的官能就更不可能精确了，因为它们比视觉和听觉差。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当然这样认为，他说。

他问道，那么灵魂什么时候获得真理？每当它与身体一道试图考察事物，它显然受到欺骗。

【c】对。

假如在任何地方，任何在者[①]对灵魂变得清楚了，这不就是推理吗？

是的。

确实，灵魂在没有这些感官给它添麻烦的时候可以最好地进行推理，既没有听觉，又没有视觉，既没有痛苦，又没有快乐，在它探寻在者的时候，它处于最独立的状态下，离开肉体，尽可能不与肉体有任何接触或联系。

是这样的。

---

① 在者（ὄν），亦译为“存在”“实在”“真在”“实体”。许多英译者将ὄν视为οὐσία的同义词，译为essence或reality。

【d】所以哲学家的灵魂最藐视肉体，想要逃离肉体，寻求独立。

显然如此。

下面这些问题怎么样，西米亚斯？我们说没说过有正义本身这样的东西？

我们确实这样说过，宙斯在上。

有美这样的东西吗，有善吗？

当然有。

你曾用你的眼睛看到过这些东西吗？

肯定没有。

或者说你曾经用你身体的某种感官把握过它们吗？我指的是所有像大、健康、力量这样的事物，简言之，所有其他事物的本体[①]，亦即它们各自根本上所存在的那个在者。【e】通过身体来对它们进行沉思是最真实的吗？或者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中的任何人准备得最充分，他对他正在考察的事物本身的把握也就最准确，也就最接近关于这个事物的知识？

显然如此。

所以，不将视觉与其思想相连、或不将任何感觉与其推理拉扯到一起、【66】只用思想逼近对象的人，会做得最成功，只用纯粹思想的这个人，凭自身试图追踪每一纯粹的实在，尽可能切断他本身与眼睛、耳朵的联系，简言之，切断与整个身体的联系，因为身体使灵魂混乱，不追随灵魂获取真理和智慧，无论身体是否与灵魂相连。西米亚斯，如果有人这样做了，他的灵魂能抵达实在吗？

你说的确实很对，苏格拉底。

【b】所有这些事情必定会使真正的哲学家相信和相互传说，他们会说："似乎有这样一条道路，沿着它走我们可以摆脱混乱，因为只要我们还拥有身体，我们的灵魂就与这样一种恶融合在一起，我们就决无可

① 本体（οὐσία），意为"真实的存在"，英译者将其译为 essence 或 reality，亦译为"本质""实在""实体"等。

能恰当地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亦即被我们确认的真理。身体用成百上千种方式让我们忙碌，因为身体需要营养。还有，【c】如果身体得了某些疾病，这些疾病也会阻碍我们寻求真理。身体使我们充满需要、欲望、恐惧，各种幻觉和诸多胡言乱语，所以，如前所说，我们实际上没有任何思想来自身体。身体和它的欲望只会引发战争、内乱和争斗，因为一切战争都可归因于获取财富的欲望，【d】身体以及对身体的关注奴役了我们，强迫我们去获取财富，所有这些事情让我们忙碌，没有时间去实践哲学。最糟糕的是，一旦我们有了某些闲暇，可以转向某些考察了，身体又会到处出现，产生混乱，带来恐惧，因此身体妨碍我们看见真理。

"我们确实已经看到，如果我们曾经拥有纯粹的知识，【e】那么我们必须摆脱肉体，用独立的灵魂观察事物本身。由此看来，我们似乎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在我们死去以后，我们才能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声称是这种东西的热爱者，亦即智慧，而不是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如果有身体相伴就不可能获得任何纯粹的知识，那么两样事情中有一样是真的：要么我们绝对不能获得知识，要么我们在死后能获得知识。【67】到了那个时候，而不是在此之前，灵魂是独立的，离开了肉体。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如果我们约束自己，尽可能避免与肉体联系，除非必需不与肉体接触，如果我们不受肉体性质的感染，洗涤我们所受的玷污，直到神亲自来救我们，那么我们可以离知识最近。以这种方式，我们可以逃避愚蠢的肉身，使自己不受污染，我们有可能与志同道合者相伴，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将认识一切纯粹的东西，【b】这大概就是真理，因为不纯洁者获得纯洁的东西是不允许的。"

西米亚斯，就是这些事情，一切爱好学习的人都必须以恰当的方式相互传说和相信。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确实这样认为，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说，如果这是真的，我的朋友，那么在抵达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时，不管在哪里，我很有希望获得我们以往全神贯注想要获得的东西，【c】所以，我现在受命就要踏上的旅程充满了美好的希望，对其他

人来说也一样，只要他的心灵已经做好准备，已经净化。

确实如此，西米亚斯说。

所谓净化，不就是我们在前不久的论证中提到过的那件事吗？也就是尽可能使灵魂与肉体分离，使之习惯于摆脱肉体的各个部分，聚拢自己，【d】在现在和将来，尽可能独立自存，摆脱肉体的桎梏？

没错，西米亚斯说。

灵魂的自由和与肉体的分离被称作死亡吗？

确实是这样的，他说。

我们说，只有那些以正确的方式实践哲学的人最想要灵魂获得自由，灵魂与肉体的解脱和分离不就是哲学家全神贯注要做的事吗？

好像是这样的。

因此，如我开头所说，如果某人一生都训练自己在尽可能接近死亡的状态中生活，【e】那么死亡到来时他感到愤怒，岂不是很可笑吗？

当然可笑。

他说，事实上，西米亚斯，那些以正确的方式实践哲学的人就是在练习死亡，他们是所有人中最不怕死的。请你这样想：如果他们完全疏远身体，想让他们的灵魂独立，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又感到害怕和愤怒，那岂不是非常荒唐吗？如果他们出发前往一个地方，【68】到达那里能获得他们终生期盼的东西，亦即智慧，在那里他们能够摆脱他们疏远了的肉体的呈现，他们能不高兴吗？许多人，在他们的情人、妻子或孩子死去以后，抱着在那里见到与他们为伴的人、与他们待在一起的希望，自愿去了地下世界①。所以，一名真正的智慧爱好者抱有同样的希望，知道自己除了在冥府中不可能发现任何智慧，这样的人难道会在死亡时感到愤怒，不乐意踏上这一旅程吗？我的朋友，【b】如果他是一名真正的哲学家，他必定会这样想，因为他坚定地相信，除了在那里，他在别的地方决不可能发现纯粹的智慧。如果事情是这样的，那么，如我刚才所说，说这种人会怕死是极不合理的。

① 即冥府、地狱。

他说，宙斯在上，确实不合理。

苏格拉底说，所以，你们已经得到充分的说明，你们看到任何人对死生气，【c】都不是智慧的热爱者，而是身体的热爱者，他也是财富和荣誉的热爱者，爱其中之一，或两者都爱。

确实如你所说。

他说，西米亚斯，被我们称作勇敢的品性不就特别属于拥有这种气质的人吗？

对，这一点不容怀疑。

还有，哪怕被大多数人称作节制的这种品性，亦即不对情欲屈膝下跪、蔑视情欲、冷漠而又严谨地对待情欲，【d】这种品性不是只适合那些最藐视身体、过一种哲学生活的人吗？

必然如此，他说。

如果你愿意考虑一下其他人的勇敢和节制，你会发现他们很奇怪。

奇怪什么，苏格拉底？

你知道他们全都把死亡当作一种大恶？

确实如此，他说。

他们中的勇敢者，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会害怕更大的恶吗？

是这样的。

因此，害怕和恐惧使所有人勇敢，除了哲学家。然而，说通过恐惧和胆怯能使人勇敢是不合理的。

【e】肯定不合理。

他们中的节制者又如何？他们的经验不同吗？有某种可能使他们节制吗？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然而他们这种天真的节制的经验带来了相同的结果：他们害怕他们想要的其他快乐被剥夺，所以他们就约束自己的某些快乐，因为他们被其他的快乐征服了。现在，被快乐所控制就是他们所谓的许可，【69】但实际情况是他们控制某种快乐，因为他们被其他快乐所控制。这就与我们刚才提到的情况相似了，某种许可以某种方式使他们节制。

这样说好像是对的。

我的好西米亚斯，我担心这不是一种获取德性的正确交换，用快乐交换快乐、痛苦交换痛苦、恐惧交换恐惧，【b】就像用大硬币换小硬币一样，但只有一种货币可以拿来交换所有这些东西，这就是智慧。有了智慧，我们才有真正的勇敢、节制、正义，总之一句话，才有真正的德性，而无论快乐与恐惧，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是否呈现。没有智慧，德性之间的相互交换只是德性的虚幻显现；它实际上只适合奴隶，而没有健全的成分或真理，节制、勇敢、正义，【c】实际上是清除了所有这些东西的，智慧本身就是一种清洁或净化。就像那些为我们建立了秘仪的人，他们不是低劣的，而是很久以前就说谜语的人，他们说凡是没有入会和不圣洁的人到达地下世界以后将要躺在泥淖里，而那些入了会的圣洁的人到达那里以后将会与众神住在一起。如那些与秘仪相关的人所说，【d】持杖者①很多，酒神信徒②很少。在我看来，后者无非就是那些以正确的方式实践哲学的人。我今生今世不遗余力地做事，为的就是能够置身哲人之列，我一直千方百计地渴望成为这样的人。我的渴望是否正确，我们是否能有什么成效，我想，只要神愿意，在我们到达那边的时候，我们很快就能知道。

这就是我的辩护，西米亚斯和克贝，我好像是对的，【e】离开你们和我在这里的主人，没有愤怒或抱怨，相信在那边，和在这边一样，能够找到好主人和好朋友。如果我的辩白能令你们信服，胜过雅典人的审判团，那就好了。

苏格拉底说完以后，克贝说话了。他说，苏格拉底，【70】其他你都说的很好，只是你有关灵魂的说法很难让人相信。他们认为，灵魂离开肉体以后就不再存在于任何地方，而是在人死的那一天毁灭或溶化，就在离开肉体的那一刻；在离开肉体的时候，它就像气息或烟雾那样散去，飘走了，不再是任何东西，不再存在于任何地方。如果灵魂确实能够聚拢自身，独立自存，逃避你刚才列举的那些罪恶，【b】那么我们会

① 持杖者（ναρθηκοφόροι），参加酒神仪式的人手持顶端松果形的木杖。

② 酒神信徒（βάκχοι）。

抱有很多良好的希望，苏格拉底，相信你所说的是真的；但是，要相信这一点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和有说服力的论证，相信灵魂在人死后仍旧存在，相信它仍旧拥有某种能力和理智。

你说的是对的，克贝，苏格拉底说，但是我们该做什么？你想要我们讨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吗？

我个人乐意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克贝说。

苏格拉底说，我不认为有人听了我的谈话会说我喋喋不休，【c】讨论与我无关的问题，哪怕他是一名喜剧诗人，所以，我们必须彻底考察这个问题，如果你认为我们应当这样做。让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开始考察：已经死去的人的灵魂是否存在于地下世界。我们记得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讲灵魂离开这边以后到达了那边，然后它们又回到这边，从死中复活。如果这是真的，死者能够复活，那么我们的灵魂必定在那边存在，【d】因为如果它们不存在，它们就不能回来；如果生者确实来自死者，而非来自其他源泉，那就足以证明这些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我们还需要另一个论证。

是这样的，克贝说。

苏格拉底说，如果你想更容易理解这一点，那么不要只想到人，而要想到所有动物和植物，【e】简言之，一切有生成的事物，让我们来看它们是否以这样一种方式生成，也就是从它们的对立面中生成，如果它们有对立面，比如美者是丑者的对立面，正义者是非正义者的对立面，以及其他事例。让我们来考察，这些有对立面的事物是否必定从它们的对立面中生成，而非源于其他，比如，某个事物变得较大，它必定是从那先前较小的事物变来的。

是的。

所以，如果某个较小的事物生成了，那么它来自先前较大的事物，【71】是这个较大的事物变得较小了？

是这样的，他说。

弱者从强者生成，快者从慢者生成？

确实如此。

还有，如果某个较坏的事物生成了，那么它不是来自较好的事物吗？较为正义者不是来自较为不义者吗？

当然。

所以我们已经充分确立，一切事物均以相反相成的方式产生？

对。

关于这些对立面，还有一个要点是这样的，【b】每一对相反相成的事物之间有两个过程：从一个到另一个，再从另一个到第一个；在较大者和较小者之间有增加和减少，我们把一个称作增加，把另一个称作减少？

对，他说。

还有分离与结合、冷却与加热，以及所有这样的事物，哪怕我们有时候没有这个过程的名称，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必定无处不在，事物在相互之间生成，有一个相互变化的过程？

没错，他说。

【c】那么好吧，生有对立面吗？就好比睡是醒的对立面？

当然有。

它是什么？

是死，他说。

因此，如果生与死是对立的，那么它们相互生成，二者之间有两个生成的过程吗？

当然。

苏格拉底说，我来告诉你我刚才谈论的两对事物中的一对，这对事物本身和两个过程，你把另一对告诉我。【d】我要讲的是，睡与醒，醒来源于睡，睡来源于醒。两个过程，一个是去睡觉，另一个是醒过来。你接受这个说法吗，或者不接受？

当然接受。

你来告诉我生与死，以同样的方式。你不是说死是生的对立面吗？

是的。

它们相互生成吗？

对。

从生中生成的是什么？

是死。

从死中生成的是什么？

是生，必须承认。

那么，克贝，活的生灵和事物从死的东西中生成吗？

【e】好像是这样的，他说。

那么我们的灵魂存在于地下世界。

好像是这样的。

在这个事例中，两个变化过程中有一个是清楚的，死相当清楚，不是吗？

确实如此。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不需要提供变化的对立的过程吗？在这个事例中要受责备的是自然吗？或者说我们必须提供另一个与死相对立的过程？

我们必须提供。

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复活。

【72】因此，他说，如果有复活这回事，那么它必定是一个从死到生的过程。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之间有了一致的看法：生来自死，就像死来自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足以证明死者的灵魂必定存在于某处，从那里它们能够返回。

他说，我想，苏格拉底，从我们达成的一致看法中可以推出这个结论。

以这种方式来考虑，他说，克贝，我认为我们达成一致的看法没有错。【b】如果变化的两个过程并非总是相互平衡，就好像它们在循环往复，而是从一个起点生成，直接地走向对立的终点而没有返回起点或转

向，那么你会明白一切事物最终都会处于相同的状态，以同样的方式受到影响，停止变化了？

他说，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不难理解。举例来说，如果有一个人睡的过程，但没有一个苏醒的过程与之相应，那你明白，到了最后一切事物都会表明【c】恩底弥翁[①]的故事是没有意义的。说它没有意义，乃是因为一切事物都和他有着相同的经历，都会入睡。如果万物都结合在一起，没有任何事物是分离的，那么阿那克萨戈拉说的话就是对的了，“一切事物都混合在一起”。以同样的方式，我亲爱的克贝，如果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逐渐死去，【d】并且保持死的状态不再复活，那么万物最终都是死的，没有活的，是吗？哪怕活的东西可以来自其他源泉，但由于一切活着的东西都在死去，所以一切事物怎么能够避免被死亡吸收呢？”

不能避免，苏格拉底，克贝说，我认为你说的话完全正确。

他说，克贝，我认为这个事例非常明确，我们的一致看法没有错：确实有复活这回事，【e】生者来源于死者，死者的灵魂是存在的。

还有，苏格拉底，克贝又说道，你经常提起的那个理论如果是对的，那么它也是一个例子，我们的学习无非就是一种回忆。按照这种理论，我们必定在某个先前的时间学到了我们现在回忆起来的东西。【73】仅当我们的灵魂在进入人体之前就存在于某处，这才有可能。所以，按照这种理论，灵魂也好像是某种不朽的东西。

克贝，西米亚斯插话说，这种说法有哪些证明？请你提醒，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有一个很好的论证，克贝说，这就是人们以正确的方式提问，并总能按其意愿提供答案，【b】如果他们内心不拥有这种知识和正确的解释，他们就不能这样做。如果把一个图形或其他类似的东西画给他们看，就

① 恩底弥翁（Ενδυμίων），希腊神话中的一位俊美的牧羊人，月神塞勒涅爱上了他，宙斯应月神的要求赐他永久睡眠，以葆青春常在。

会最清楚地表明事情就是这样的。[1]

西米亚斯，苏格拉底说，如果这还不能令你信服，那么让我们来看，如果我们以某种方式来考察这个问题，你是否会同意，因为你怀疑我们所说的学习就是回忆？

西米亚斯说，不是我有什么怀疑，而是我想要体验一下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件事情，回忆，听了克贝说的话，我正在回忆，也几乎完全信服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乐意听你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以你打算使用的方式。

【c】你要我用这种方式，苏格拉底说。我们确实同意，如果说某人回忆起什么，那么他必定从前就知道它。

是这样的。

我们不也同意，当知识以这种方式来到心里，它就是回忆吗？我说的方式是什么意思？是这样的：当某人看见或听到，或以别的方式感受一样事物，他不仅知道这个事物，而且也想起另一样事物，他对这样事物的知识与对前一样事物的知识不是相同的，而是不同的，我们说他回忆起来到他心中的第二样事物，这样说不对吗？

【d】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知道一个人的知识肯定与知道一把竖琴的知识不同。

当然。

那么好，你知道情人之间会发生什么事：当他们看到一把竖琴、一件衣裳，或他们所爱的人习惯使用的其他物品，他们知道这把竖琴，而拥有这把竖琴的男孩的形象也会来到他们心里。这就是回忆，就好像某个人，一看见西米亚斯，就经常回忆起克贝，其他这样的事情还有成千上万。

确实有成千上万，西米亚斯说。

他说，【e】有一段时间没有看见某些事物，因此已经把它们给忘了，而这个时候又体验到了它，这种事情不是一种回忆吗？

---

① 参阅《美诺篇》81c，那里详细解释了学习就是回忆。

当然是。

还有，他说，一个人看见一张马的画或一张竖琴的画能回忆起一个人来吗，或者说看见一幅西米亚斯的画能回忆起克贝来吗？

肯定能。

或者看见一张西米亚斯的画能想起西米亚斯本人来吗？

他肯定能。

【74】在所有这些事例中，回忆能由与之相同的事物引起，也能由与之不同的事物引起吗？

能。

当回忆由与之相同的事物引起时，人一定会有这样的体验，他会考虑，与回忆起来的事物相比，它在哪些方面有缺陷，或是完全相同，不会吗？

肯定会。

他说，想一想事情是否是这样的：我们说有些事物是相等的。我的意思不是一根木棍与一根木棍相等、一块石头与一块石头相等，或者诸如此类的相等，而是超越所有这些相等的某样东西，即相等本身。我们要说这样东西存在，还是说它不存在？

【b】宙斯在上，西米亚斯说，我们确实要说这样东西存在。

我们知道它是什么吗？

当然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获得关于它的知识？不是从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事物开始的吗？从看见相同的木棍、石头或其他事物开始，我们想到那些与它们不同的东西？或者在你看来它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也可以这样看：相等的石头和木棍，在保持相等的时候，对一个人显得像是相等的，而对另一个人显得像是不相等的？

确实如此。

【c】但是，这些相等的事物本身怎么样？它们曾经对你显得像是不相等吗，或者说相等就是不相等？

从来没有过，苏格拉底。

因此，这些相等的事物与相等本身是不同的？

我认为它们一点儿也不同，苏格拉底。

但它确实来自相等的事物，尽管它们与那个“相等”不同，你已经引申和掌握了关于相等的知识？

完全正确，苏格拉底。

它[①]与它们[②]相似还是不相似？

当然相似。

这倒没什么区别。只要看到一样事物会使你想起另一样事物，无论它们相同还是不相同，【d】都必定是回忆。

是这样的。

那么好，他说，我们体验到这样的事情吗？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相等的木棍和其他相等的东西的事例，它们在我们看来似乎是相等的吗，在相等本身的意义上？它们作为相等者存在有某些缺陷，或者没有？

有很大的缺陷，他说。

无论何时，当某人看到某个事物，【e】意识到他现在看见的东西想要与其他某些实在相似，但未能做到这一点，不能与另一事物相似，因为其自身低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同意，那个这样想的人必定在先拥有关于他说的想要相似的事物的知识，但有缺陷吗？

必定拥有。

好，关于相等的事物和相等本身，我们不也体验到这一点吗？

确实如此。

在我们第一次看见相等的事物，【75】意识到它们都在努力追求与相等本身相似，但又有缺陷之前，我们一定拥有关于相等的知识。

是这样的。

我们肯定也同意，我们这种观念[③]得自视觉、触觉，或其他感觉，

---

① 指“相等”本身。

② 指相等的事物。

③ 指“相等”的观念。

而不能以其他任何方式进入我们心里，我要说，这是因为所有这些感觉都是相同的。

它们是相同的，苏格拉底，无论如何，在我们的论证想要澄清的这个方面。

【b】我们的感觉必定会使我们意识到，我们通过它们所感受的所有事物都努力想要追求相等的事物，但是缺乏相等；或者说我们该怎样表达？

是这样说的。

所以在我们开始看或听，或开始用其他感官感受事物之前，我们必定拥有关于相等本身的知识，如果我们想要把我们关于相等的物体的感觉归因于相等本身，意识到这些相等的事物全都渴望与相等本身相似，但却又是低劣的。

这可以从前面说过的话中推论出来，苏格拉底。

但是，从出生那一刻起，我们不就已经开始看和听，以及用我们的其他感官去感受了吗？

当然。

【c】那么我们必定在此之前就已经获得了有关相等的知识。

对。

所以我们必定是在出生之前获得了这个知识。

好像是这样的。

因此，如果我们拥有这个知识，我们在出生之前和出生之后，不仅马上知道相等，而且知道较大、较小，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因为我们当前的论证不仅是关于相等的，而且也适用于美本身、【d】善本身、正义、虔敬，以及如我所说，在我们对它们提问和回答的时候，可以给它打上“它是什么”的标记的所有这样的事物。所以在我们出生之前，我们必定已经获得了全部关于它们的知识。

是这样的。

在各自获取这个知识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它，那么我们保持着知的状态，终生拥有知识，因为知也就是获取知识，保有知识，不丢

失。我们不是把丢失知识称作遗忘吗？

【e】确实如此，苏格拉底，他说。

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在出生前获得了这个知识，然后在出生的时候失去了它，后来通过使用我们的感官与我们提到的那些事物相连，我们恢复了先前拥有的知识，我们可以正确地称之为回忆吗？

当然可以。

【76】某个人看或听，或用其他感官感受事物被认为是可能的，由此把他已经忘记了的、与相同或不同相连的其他事物放入心中。如我所说，从中可有两个推论：要么是我们生来就有关于它的知识，我们所有人全都终生知道它；要么是后来学习知识的人只是在回忆，学习就是回忆。

事情肯定就是这样的，苏格拉底。

你会作哪一种选择，西米亚斯？【b】我们生来就有这个知识，还是我们后来回忆起我们先前拥有知识的这些事物？

我现在没法选，苏格拉底。

好吧，还有一个选择你能选吗？关于它你有什么意见？一个有知识的人能够对他所知道的事物提供解释，或者不能？

他必定能够这样做，苏格拉底，他说。

你认为每个人都能给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事物提供解释吗？

我希望他们能，西米亚斯说，但我担心到了明天，世上能解释得如此恰当的人就一个也没有了。

【c】所以，你不认为每个人都拥有关于这些事物的知识？

我确实不这样认为。

所以他们在回忆他们曾经学到的东西？

他们必定如此。

我们的灵魂什么时候获得有关它们的知识？肯定不会从我们出生为人开始。

确实不会。

在那之前？

是的。

所以，西米亚斯，我们的灵魂在获得人形之前也存在，它们过去就拥有理智。

除非我们是在出生那一刻获得了知识，苏格拉底，这样的时间还是留给我们的。

【d】有道理，我的朋友，但我们失去这些知识又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刚才同意我们并非生来就拥有知识。难道我们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又失去知识，或者说你还能提到其他时间？

我不能，苏格拉底，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刚才是在胡说。

他说，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立场吗，西米亚斯？如果我们老在谈论的那些本体①——美、善，以及所有这一类东西——存在，我们把我们感受到的所有事物都归因于在者，【e】发现它以前就存在，并且是我们的，我们拿这些事物与它相比，那么，正如这些事物存在，所以我们的灵魂必定在我们出生之前存在。如果这些在者不存在，那么这个论证完全无效。这些在者存在，我们的灵魂在我们出生之前存在，二者具有同等的必然性，这是我们的立场吗？如果前者不存在，那么后者也不存在，是吗？

西米亚斯说，我不认为还能有什么疑问，二者都存在，具有同等的必然性，这是一个机会，我们的论证可以得出结论：【77】我们的灵魂在我们出生前存在，你现在正在谈论的在者也同样存在。在我个人看来，没有什么事情能那么清楚，所有这样的事物必定存在，美、善，以及所有你刚才提到的事物。我还认为我们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明。

克贝会怎么看？苏格拉底说，因为我们也一定要说服克贝。

我认为他充分信服了，西米亚斯说，尽管他是最难被论证说服的人，但我相信他已完全信服，【b】我们的灵魂在我们出生前就已存在。然而，我本人不认为灵魂在死后继续存在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克贝提到的大多数人的意见仍然成立，人死的时候他的灵魂就消散了，这是

① 本体（οὐσία），亦译为“实在”“实体”。

灵魂存在的终结。如果灵魂有生成，它的构成来自某些其他的源泉，在进入人体之前就存在，在进入人体以后又离开人体，那么有什么能防止它本身死亡和被摧毁？

【c】克贝说，你说得对，西米亚斯。我们需要证明的事情已经证明了一半，我们的灵魂在我们出生前存在，要完成这个论证，还需要证明的是它在我们死后也一样存在。

苏格拉底说，西米亚斯和克贝，如果你们把这个论证与我们前面达成一致意见的论证，每一生者必定源于死者，结合起来，那么整个论证已经得到了证明。如果灵魂先前存在，【d】它在走向生命和出生时，必定来自死，或是死的，而非来自其他地方，所以它怎么能够在死后回避存在，因为它必定会再次出生？你所说的甚至现在也已经得到证明。然而，我认为你和西米亚斯想要更加充分地讨论这个论证。你们似乎有一种幼稚的恐惧，【e】害怕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真的被风刮走和吹散，尤其是人死的时候碰巧刮大风，而不是晴朗的天气。

克贝笑了，他说，苏格拉底，就算我们害怕，请你试着改变我们的心灵，或者倒不如假定我们并不害怕，而是我们中间有一名儿童真有这些恐惧；请你试着说服他，别把死亡当作妖怪。

苏格拉底说，你应该每天对他念一通咒语，直到赶走他的恐惧。

【78】克贝说，我们现在该上哪儿去找一名好巫师来对付这些恐惧，你现在就要离开我们了？

希腊是一个大国，克贝，会有一些好人，外邦人的部落也不少。你们应当把他们中间的巫师全部找出来，不要怕麻烦，也不要怕花钱，因为没有任何事情你们花钱能有更大的收益。你也必须在你们中间找，因为要找到比你们自己能更好地做这件事的人可能不容易。

【b】我会去做的，克贝说，不过，要是你乐意，还是让我们回到刚才离开的论证。

我当然乐意。

好极了，他说。

那么我们必须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哪一类事物像是会被吹散

的？代表哪一类事物说话，人应当害怕这种情况，为了哪一类事物，人不应当害怕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应该考察灵魂属于哪一类事物，其结果，要么为灵魂感到恐惧，要么为灵魂感到欢乐。

你说的是对的。

【c】任何复合的事物或天然的混合物容易破裂为它的组成部分，只有非复合的事物，如果有的话，不太会破裂？

我想是这么回事，克贝说。

始终保持相同、处于相同状态的事物最不像是复合的，而那些不停地发生变化、从不相同的事物是复合的事物？

我认为是这样的。

让我们回到前面处理过的那些事物上来，【d】我们在提问和回答时对它们的存在的本体作了解释；它们一直是相同的，处于相同的状态，还是在不停地发生变化；相等本身、美本身、每一事物本身、真者，会受任何变化的影响吗？或者说真正存在的每一个，都被它自身所统一，保持着相同，决不容忍任何变化？

克贝说，它必定保持着相同，处于相同的状态，苏格拉底。

【e】许多美的具体事物怎么样，比如人、马、衣服，或其他东西，许多相等的具体事物怎么样，所有那些拥有与其他东西相同名称的事物怎么样？它们保持着相同，还是总体上与那些其他的在者对立，可以说它们从来不以任何方式与其自身保持相同，或者保持相互之间关系上的相同？

是后一种情况，它们从不处于相同的状态。

【79】后一类事物你们能够触摸和看见，或用其他感官感受，但那些始终保持相同的事物只能由心灵的推理的力量来把握吗？我们看不见它们，它们是不可见的。

完全正确，他说。

那么你想要我们假定有两类存在，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吗？

让我们作这样的假定。

不可见的始终保持相同，而可见的决不保持相同吗？

让我们也作这样的假定。

【b】我们自身一部分是身体，一部分是灵魂吗？

是这样的。

我们说身体更像是哪一类存在，与哪一类存在关系比较密切？

与可见的关系比较密切，任何人都能明白。

灵魂怎么样，它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

它对人来说是不可见的，苏格拉底，他说。

好，我们的意思是对人眼而言的可见和不可见，或是对其他事物而言，你怎么想？

对人眼而言。

那么对灵魂该怎么说？它可见，还是不可见？

不可见。

所以它是不可见的吗？

是。

【c】所以灵魂比身体更像是不可见者，而身体更像是可见者？

毫无疑问，苏格拉底。

我们前不久还说过，灵魂用身体来考察事物，无论是通过听、看或其他感官——因为经过身体来考察事物要通过感官来进行——灵魂会被身体拉向那些从不保持相同的事物，灵魂本身会误入歧途，与这种事物接触的时候会感到困惑和眩晕，好像喝醉酒似的？

对。

【d】但是，当灵魂用自身来考察时，它进入那个纯粹、永存、不朽、不变的领域，灵魂独立自存时与那里的事物本性相近，它总是与它们待在一起，也能够这样做；它不再迷路，而是保持着相同的状态，接触具有相同性质的事物，灵魂的这种体验被称作智慧吗？

你说的很好，也说的完全正确，苏格拉底。

【e】根据我们前面说的和刚才说的来判断一下，你认为灵魂与哪一类事物更相似，其本性更加相近？

他说，苏格拉底，我想面对这一连串的论证，哪怕最愚昧的人也会

同意，灵魂完全可能更像那一类始终以同样状态存在的事物，而不像以不同状态存在的事物。

身体怎么样？

身体更像另一类事物。

【80】也用这种方式来看一下：当灵魂与身体在一起的时候，天性命令一个做臣民、被统治，另一个统治，做主人。然后再问，你认为哪一个更像是神圣的，哪一个更像是可朽的？你不认为神圣者的天性就是统治和领导，而可朽者的天性就是被统治和作臣民吗？

我是这么看的。

灵魂与哪一类事物相似？

苏格拉底，灵魂显然与神圣者相似，身体显然与可朽者相似。

那么请考虑，克贝，从我们已经说过的所有话中可否推论，【b】灵魂最像是神圣者，是无死亡的、有理智的、统一的、不可分解的，始终与其自身相同，而身体最像是凡人，是可朽的、多重的、无理智的、可分解的，从不保持持续的相同。我亲爱的克贝，我们还有什么可说，表明事情不是这样的吗？

我们没有。

好吧，如果事情是这样的，那么肉体容易分解不是很自然吗？因为灵魂才是完全或几乎不会分解的？

【c】当然。

他说，你明白吗，当人死的时候，这个可见的部分、存在于可见世界中的、被我们称作身体的肉体，是天然命定要分解的，会化成碎片消散，但这些事不会马上发生，而会保存一段时间，事实上，人死的时候如果条件恰当、季节有利，身体保存的时间会相当长？如果尸体干化或涂上香油防腐，就像在埃及，那么在长的难以置信的时间里它几乎保持完整，【d】哪怕尸体腐烂了，其中有些部分，比如骨头、肌腱或其他相似的东西，无论如何可以说它们是无死的。不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灵魂，这个不可见的部分，会去一个与之种类相同的、高尚的、纯

洁的、不可见的地方去寻找善者和聪明的神，那里实际上就是冥府，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我的灵魂必定很快就会去那里——具有这样的种类和本性的灵魂，在离开身体的时候会消散和被摧毁吗，【e】如大多数人所说？远非如此，我亲爱的西米亚斯和克贝，所发生的事情更像是这样的：如果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是纯洁的，没有沾上肉体的成分，因为它不愿与活的肉体有什么联系，而是完全聚拢自己，回避肉身，并且总是在练习怎样死得容易些，【81】实际上，这就是以正确的方式实践哲学。这不就是练习死亡吗？

确实是。

灵魂以这种状态走向与它自己相似的不可见者、神圣者、不朽者、智慧者，到达那里时它是快乐的，它摆脱了自己的困惑、无知、恐惧、激情和人的其他毛病，像那些加入秘仪者所说的那样，真正地与众神一道度过余下的时光。我们要这样说，克贝，还是采用别的说法？

要这样说，宙斯在上，克贝说。

【b】但我想，如果灵魂在离开肉体的时候已被玷污，是不纯洁的，因为它总是与肉体联系在一起，侍奉肉体，被肉体的情欲和快乐施了魔法，以为对它来说，除了可以触摸、观看、吃喝，或能用于性生活享受的东西，其他似乎什么都不存在，如果灵魂已经习惯于仇恨、畏惧、回避那些对眼睛来说模糊不清的，但却是有理智的、只能依靠哲学来把握的东西——你认为这样的灵魂能够不受污染地逃离，独立自存吗？

【c】不可能，他说。

由于不断地与身体交合与联系，以及通过大量的练习，灵魂无疑会被有形体的东西渗透，这些东西在灵魂中变得根深蒂固。

是这样的。

我的朋友，我们必须相信肉身的元素是沉重的、笨拙的、属土的、可见的。由于这个原因，灵魂变得沉重，由于害怕不可见者或哈得斯，被拉回可见的世界。我们得知，【d】它在坟场和墓碑间游荡，在那里可以看见的幻影和幽灵，就是由这样的灵魂产生的，这样的灵魂没有解脱和净化，而是分有可见者，因此能被看见。

好像是这样的，苏格拉底。

确实是这样的，克贝。还有，它们不是好人的灵魂，而是低劣的人的灵魂，它们被迫在那里游荡，为它们先前受到的坏的教养而接受惩罚。【e】它们一直在游荡，直到它们渴望的、能与它们相伴的东西，即有形体的东西，再次将它们囚禁在肉身中，到了那个时候，它们很像是会具有它们活着的时候已经练就的品格。

你说的这些品格是什么样的，苏格拉底？

举例来说，那些肆无忌惮地实施贪吃、强暴、酗酒的人，像是要去与驴子或其他相似的动物为伴。【82】你不这样认为吗？

很像。

那些极度崇敬不义、实施暴政、掠夺抢劫的人会加入狼、鹰、鸢的部落，或者我们说他们会去其他什么地方？

肯定会去这些部落，克贝说。

所以很清楚，人的宿命与其以往的行为方式相一致吗？

是很清楚，当然是这样。

他们中最幸福的人，也将拥有最好的宿命，【b】他们是那些实践通行的美德和社会美德的人，他们称这些美德为节制和正义，这些美德通过习俗和实践来发展，无需哲学和理智？

他们为什么是最幸福的呢？

因为他们像是再次加入一个社会的、温和的群体，比如蜜蜂、黄蜂、蚂蚁的群体，也可能再次加入一个这样的人的群体，成为有节制的人。

像是这样。

未实践哲学、不能在离世时完全纯洁的人，不可能加入众神的群体，【c】只有那些热爱学问的人才行。我的朋友西米亚斯和克贝，由于这个原因，那些以正确的方式实践哲学的人远离所有肉体的情欲，主宰它们，而决不向它们投降；这样做根本不是因为担心耗费金钱和财产，这是大多数人和那些爱钱者所担心的，也不是因为害怕丢脸和坏名声，就像那些雄心勃勃的人和热爱荣誉的人所担心的，实践哲学的人会远离

它们。

那样做不符合他们的天性，苏格拉底，克贝说。

【d】宙斯在上，不符合，苏格拉底说。那些关心他们自己的灵魂、不愿为了侍奉他们的肉体而活着人，会把所有这些事情都打发掉。他们不会像那些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人一样，在与他们相同的道路上行走，而是相信任何与哲学和与他们的拯救和涤罪相反的事情都不能做，他们转向这条道路，追随哲学的指引。

怎么会这样，苏格拉底？

我会告诉你的，他说。当哲学掌握了他们的灵魂的时候，【e】热爱学问的人知道他的灵魂被囚禁在身体中，依附身体，被迫通过身体来考察其他事物，就像要透过囚室去考察，而不是依靠它自己去考察，在无知的泥淖中打滚。哲学看到这种囚禁的最糟糕的特点在于持有欲望，所以这个囚犯本人对他自身的禁闭贡献最大。【83】如我所说，学问的热爱者知道哲学把握了他们的灵魂，然后温和地鼓励灵魂，告诉它们，通过眼睛进行的考察充满了欺骗，就好像通过耳朵和其他感官，试图以此解放灵魂。然后，哲学劝告灵魂尽量撤离感官，除非迫不得已不使用感官，哲学吩咐灵魂要靠自己聚拢自身，只相信自身和任何在者，【b】由于独立自存，灵魂凭自身去理解，不把它凭其他方式考查的东西当作真的，因为这样的东西在不同的环境下是不同的，是可感的和可见的，而灵魂本身看见的东西是理智的和不可见的。真正的哲学家的灵魂认为一定不能反对这种拯救，所以尽可能远离快乐、欲望和痛苦；他意识到剧烈的快乐、痛苦和欲望引起的不仅是像生病或放纵欲望所要忍受的那样可以期待的痛苦，【c】而且是最大的、最极端的恶，尽管有一点他没有意识到。

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什么，苏格拉底？克贝问。

每个人的灵魂，当它感受到与某个对象相连的剧烈的快乐或痛苦时，不可避免地就相信引起这种情感的事物必定非常清楚，非常真实，而这个对象并非如此。这样的对象大部分是可见的，不是吗？

当然是的。

【d】这样的经验最完全地把灵魂与身体捆绑在一起吗？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每一快乐或痛苦都像一根铆钉，把灵魂牢牢地钉在肉体上，使它们结合在一起。它使灵魂成为有形体的，所以它相信真相就是身体所说的那样。由于它与身体分享信念，使身体愉悦，我想它不可避免地要与身体分享它的生活方式和品性，因此不能以纯洁的状态抵达冥府；它启程离开的时候，总是带着肉体，【e】所以很快就会坠入另一肉体，与之一道成长，就好像在那里播种似的。由于这个原因，它决无可能与神圣者、纯洁者、统一者相伴。

你说得非常对，克贝说。

由于这个原因，学问的真正热爱者是节制的和勇敢的，或者说，你认为大多数人说的那些原因才是对的？

【84】我肯定不认为他们是对的。

确实不对。哲学家的灵魂会这样推论：它不认为哲学来解放它的时候，它应该先从快乐和痛苦中得到解救，然后再次成为囚犯，由此徒劳无益，就像珀涅罗珀[①]对待自己织的衣物。哲学家的灵魂平静地对待这样的情感；它追随理性、始终借助理性来沉思真实的东西和神圣的东西，它们不是意见的对象。受此教养，它相信人只要活着就应当以这种方式生活，死后可以抵达与其本性相似的处所，免除人的罪恶。【b】经过这样的教养之后，西米亚斯和克贝，灵魂就没有什么危险，不需要担心在与肉身分离的时候灵魂会被大风刮散，从而不再是任何东西，不复存在于任何地方。

【c】说完这番话后，苏格拉底沉默了好久。他好像在沉思刚才说的话，我们大多数人也在思索。但是，西米亚斯和克贝在小声耳语。苏格拉底回过神来注意到他们，就向他们提问。他说，怎么了，你们认为我的论证缺少什么吗？对任何想要彻底讨论这些事情的人来说，仍旧会

① 珀涅罗珀（Πηνελόπη）是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之妻，她为了拒绝贵族子弟的求婚而将白天织好的衣物晚上拆除，以此拖延时间。

有许多疑点或反对意见。如果你们在议论其他主题，那么我无话可说，但若你们对理解这个主题有困难，如果你们认为这个论证还能进一步改进，那么就请直截了当地把你们的看法说出来，由你们自己来解释，【d】如果你们认为自己能够做得更好，那么就在讨论中带上我吧。

我会对你说真话，苏格拉底，西米亚斯说。我们俩都有些困难，几次催促对方向你提问，因为我们想要听到你的看法，但我们又感到犹豫，不想给你添麻烦，免得让处在当前不幸中的你不高兴。

听了此话，苏格拉底温和地笑了，他说："真的，西米亚斯，【e】我不认为我当前的命运是一种不幸，如果我不能说服你们相信这一点，那么我肯定难以说服其他人，而你们担心我会比过去更难对付。你们似乎认为我在预言方面比天鹅差。天鹅从前也唱歌，但当它们意识到自己必须去死的时候，它们会最大声、最甜蜜地歌唱，【85】就好像它们对自己就要启程去神那里感到欢乐，因为它们是神的仆人。而人，由于他们自己怕死，就说了天鹅的谎言，说天鹅的临终绝唱是对它们的死感到悲哀与伤心。这些人没想到鸟儿在饥饿、寒冷和其他窘境中是不唱歌的，夜莺、燕子、戴胜[①]都不会，尽管这些人确实说这些鸟儿感到痛苦的时候就唱哀歌。天鹅也不会这样做，【b】但我相信它们属于阿波罗神，它们有预见，拥有关于未来的知识，它们会为了那个地下世界的幸福而歌唱，在它们将要死的那一天，它们会比以前唱得更响亮，比以前更加欢乐。我相信自己与天鹅同为仆人，献身于同一位神，我从我的主人那里收到的预言的礼物不比天鹅差，在告别今生的时候不会比它们更加感到沮丧。因此，你们一定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问就怎么问，只要雅典人的执法官还允许。"

说得好，西米亚斯说。我会告诉你我的困难，【c】然后克贝会说为什么他不能接受你所说的。我相信，如你所说，尽管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要获得有关这个主题的精确知识是不可能的或极为困难的，但若不对相关的说法作彻底的考察，或在进行全面的考察而精疲力竭之前就放

① 戴胜（ἔποψ），一种鸟的名字。

弃，那是非常软弱的表现。人应该获得这样的结果之一：要么学到关于这些事情的真相或者为自己去发现它，要么，如果这是不可能的，【d】就采用人的最优秀、最可靠的理论，以之作筏，在海上航行，靠它去穿越生活中的险境，除非有人能使这一航程更加安全，更少危险，能依靠某种神圣的理论乘上更坚实的航船。所以，哪怕是现在，由于你已经说了你的做法，我在提问时不会感到羞耻，也不会因为没有说出我的想法而在今后责备自己。在考察我们已经说过的话时，我自己或者和克贝一道，我们感到它显得不很充分。

【e】苏格拉底说："你很有可能是对的，我的朋友，但是告诉我，它怎么不充分。"

以这种方式进行论证在我看来好像不充分，他说："对竖琴与琴弦的和谐，可以做出同样的论证，所谓和谐就是存在于调好音的竖琴中的某种不可见的、【86】无形体的、美妙的、神圣的东西，而竖琴本身和它的琴弦是物体的、有形的、复合的、属土的，与可朽者密切相连。如果有人打坏了竖琴，割断了琴弦，使用与你相同的论证，他坚持说和谐必定仍旧存在，是不能被摧毁的，但这对竖琴和琴弦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是可朽的，琴弦断裂时和谐不可能仍旧存在，而对和谐来说，它与神圣者和不朽者关系密切，【b】具有相同的性质，会在可朽的东西之前被摧毁；他会说，和谐本身必定仍旧存在，而造琴的木头和琴弦却在和谐遭受痛苦之前必定腐烂。确实，苏格拉底，我认为你必须记住，我们真的假定灵魂是这样一种东西，就像肉体会受到热与冷、干与湿，以及其他这类事物的影响而伸缩，【c】我们的灵魂也是一些事物的混合与和谐，它们能按正确的比例和尺度混合而成。如果灵魂是某种和谐或调音，显然，当我们的身体由于疾病和其他邪恶而不合尺度地松懈了或伸展了，灵魂必定马上被摧毁，哪怕它是最神圣的，就像在音乐和所有艺术家的作品中可以发现的其他和谐一样，而物体的残留部分会长时间延续，直到它们腐烂或者被焚毁。请考虑，【d】对一个把灵魂视为物体成分的混合物、在我们称之为死亡的过程中第一个消亡的人，我们该如何回答。"

苏格拉底如他习惯的那样敏锐地看着我们，笑了，他说："西米亚斯说得相当公平。如果你们中有谁比我更加足智多谋，为什么不来回答他，因为西米亚斯似乎已经胜任地处理了这个论证。【e】然而，我想在我们回答他之前，应该听一下克贝的反对意见，为的是让我们也有时间仔细考虑我们的回答。听了他的意见，如果我们认为他们的想法与我们合拍，那么我们就表示赞同，否则就捍卫我们的论证。来吧，克贝，告诉我们，令你感到困惑的是什么？"

【87】克贝说，我来告诉你，你的这个论证在我看来与你以前的论证有同样的问题，可以受到同样的批评。我不否认你的这个论证很优雅，如果我这样说不算冒犯的话，充分证明了我们的灵魂在采用当前的形式之前就存在，但我不相信在我们死后，灵魂同样存在于某个地方。我并不赞成西米亚斯的反对意见，说灵魂并不比肉身更加强大和更加持久，因为我认为灵魂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要比肉身优越得多。你的这个论证会说："为什么你仍旧不信呢？因为你已经看到了，人死了，他的较弱的部分继续存在，【b】你不认为他那个更加持久的部分在那段时间必定会留存吗？"考虑一下这个要点，看我说的是否有意义。

像西米亚斯一样，我也需要一幅图像，因为我想这个论证很像有人在一位年老的裁缝死的时候说这个人没死，而是安全、健全地存在于某个地方，并且提供例证说【c】他为自己缝制的斗篷还很好，没有腐烂。如果有人不信，就会问一个人是否会比一件经常穿着和磨损的上衣延续得更长，如果回答是人延续得更长，就会被当作证据来说明这个人是安全的和健全的。但是西米亚斯，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请考虑我下面要说的话。任何人都会明白说这种话的人是在胡说八道。那位裁缝制作和穿破了许多这样的斗篷。【d】他在许多件斗篷朽坏之后死去，但在最后一件斗篷朽坏之前死去。这并不表明人比斗篷还要低劣或软弱。我想，这幅图像说的是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任何人就灵魂与肉体说同样的话在我看来说得都有意义，灵魂长时间地延续，而肉体较弱，活得较短。他可以说每个灵魂都穿破了许多肉体，尤其是如果它活了很多年。如果肉体处于流变状态，并且在这个人还活着的时候就在毁损，【e】而灵魂会

更新已经毁损的肉身，那么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不可避免的，灵魂死亡的时候会穿着最后一个肉体，仅在最后这个肉体之前死亡。灵魂死亡的时候，肉体很快就会腐烂和消散，显示出它本性的虚弱。所以我们不能相信这个论证，【88】而要对我们的灵魂在我们死后继续存在于某处充满信心。如果有人开始对人使用这个论证，甚至超过你所做的，不仅肯定灵魂在我们出生之前存在，而且肯定没有理由说某些灵魂不存在，而是在我们死后继续存在，因此不断地处在生与死的轮回之中；如果有人向他保证说，灵魂的本性如此强大，它能在许多肉体中幸存，承认了这一点，但若不进一步承认灵魂不会由于多次出生而毁损，最终也不会在某一次死亡中完全被摧毁，那么他会说，【b】无人知道哪一次死亡和肉体的消解带来了灵魂的最终毁灭，因为我们中没有人能明白这个道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带着自信面对死亡的人都是傻子，除非他能证明灵魂是完全不朽的。如果他不能，那么快要死的人必定总是在为他的灵魂担心，害怕当前的这一次灵魂与肉身的分离会带来灵魂的完全毁灭。

【c】听了他们说的，我们全都非常沮丧，这是我们后来相互告知的。我们本来已经非常相信前面的论证了，但他们似乎让我们又感到困惑，使我们不仅怀疑已经说过的，而且怀疑后来要说的，我们不配提出批评，也不能确定地承认这个话题本身。

厄 众神在上，斐多，我同情你，因为在听你讲的时候，【d】我发现我也在对自己说：我们要相信什么论证？苏格拉底的论证是极为令人信服的，但现在又变成不可信的了；灵魂是某种和谐的说法对我格外有吸引力，现在是这样，一直是这样，你提到它的时候提醒了我，我本人以前也是这样想的。现在我又有了需要，要其他论证来令我信服，好像从头开始似的，灵魂不会随着人的死亡一同死去。所以告诉我，宙斯在上，苏格拉底怎样处理这个论证。他也很沮丧吗，【e】就像你说的其他人那样，或者说他不沮丧，而是平静地拯救他的论证，他的拯救是令人满意的还是不甚恰当的？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尽可能准确地告诉我们。

斐 我肯定经常崇拜苏格拉底，厄刻克拉底，但从未像在这个场合似的更加崇拜他。【89】他作了回答，这可能不奇怪。使我极为惊讶的是，

他以愉快、温和、可敬的方式收下了两位年轻人的论证，他极为敏锐地察觉到这一讨论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他极好地治疗了我们的沮丧，把我们从溃败和逃跑中召回，让我们掉转头与他一道考察他们的论证。

厄 他是怎么做的？

斐 我会告诉你。我当时正好坐在他右边的一张矮凳上，【b】所以他比我高很多。他摸着我的头，把我颈后的头发挽在手里，因为他有时有玩我头发的习惯。他说："明天，斐多，你可能会剪去这头美丽的卷发。"

很有可能，苏格拉底，我说。

如果接受我的建议，你就不会了。

为什么不会？我问。

他说，今天我要剪去我的头发，你要剪去你的头发，如果我们的论证在我们手中死去，【c】而我们又不能让它复活。假如我是你，而这个论证从我这里逃走了，我要发誓，像阿耳戈斯人[①]所做的那样，在我举行反攻、打败西米亚斯和克贝的论证之前，让我的头发不要再长出来。

但是，我说，有人说甚至连赫拉克勒斯[②]也不能一次对付两个人。

那就召我做你的伊俄拉俄斯[③]，在天还亮的时候。

我会叫你的，但在这个情况下是伊俄拉俄斯召唤赫拉克勒斯。

这没什么区别，他说，但首先有某种经验我们必须小心提防。

什么经验？我问。

【d】我们不要变得厌恶理论，就像有人变得厌恶人类。没有比仇视合理的论证更大的人能承受的邪恶了。厌恶理论和厌恶人类以同样的方式产生。厌恶人类来自一个没有知识或技艺的人，他起先极为信任某人，相信这个人是完全可信的、理智健全的、值得信赖的，然后过了没多久，发现这个人是邪恶的、不可靠的，然后这种情形又发生在别的事

---

① 阿耳戈斯人（Ἀργεῖοι），对斯巴达战败，发誓不复故土不留发。

② 赫拉克勒斯（Ἡρακλῆς），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作出许多业绩。

③ 伊俄拉俄斯（Ἰόλαος），赫拉克勒斯的侄子，曾协助赫拉克勒斯杀死九头水蛇。

例中，当一个人频繁地有了这种经验，【e】尤其是和那些他相信是最亲密的朋友的人，然后，到了最后，经受多次打击，他变得仇视所有人，相信无人在任何方面是健全的。你没见过这种事情发生吗?

我确实见过，我说。

这是事情的一种可耻的状态，他说，显然是由于这样一种建立人际关系的企图，而又没有任何处理人际事务的技艺，因为这样的技艺会使人相信，【90】非常好的人和非常坏的人实际上都相当稀少，大部分人处于两个极端之间。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就像非常高和非常矮一样。你认为还有什么事情比找到一个极高或极矮的人更稀罕?或者狗或其他任何东西?或者，还有，极快或极慢，丑或美，白或黑?你不明白在所有这些事例中，处于两个极端的都非常稀罕和稀少，而处于两端之间的非常多，非常充沛?

当然，我说。

【b】然而，他说，如果有一场比谁恶的竞赛，那么你认为胜利者也很少吗?

这一点很像，我说。

确实很像，他说，但是论证在某一点上不像人。刚才我只是在跟随你的引导。这里面的相似性倒不如说是这样的：一个缺乏论证技艺的人信任一个论证，把它当作真的，然后过了没多久又相信它是假的——就像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对另一个论证也这样，一再重复。你知道某些花时间专门研究对立的人相信他们自己最终变得非常聪明，【c】只有他们弄懂了任何对象或任何论证都不是健全的或可靠的，而是一切事物都只是上下波动地存在着，就像在尤里普斯[①]，不会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停滞不动。

你说得很对，我说。

---

① 尤里普斯（Εὔριπος），海峡，位于尤卑亚岛与希腊大陆波埃提亚地区之间，波涛汹涌。

那么好，斐多，他说，有一个真的、可靠的论证，是人能够理解的，如果有人把这样的论证当作有时真、有时不真，【d】不是责备他自己或是他自己缺乏技艺，而是由于他的沮丧，最终很快地把对他自己的责备轻易地转为责备论证，用他的余生仇视和辱骂合理的讨论，由此失去了认识真理和获得关于在者的知识的机会，这就很可悲了。

是的，宙斯在上，我说，确实可悲。

【e】那么，这是第一件我们必须提防的事情，他说。我们一定不可允许这样的信念进入我们心中，没有什么论证是健全的，我们倒应当相信，尽管现在还不健全，但我们必须鼓足勇气、渴望达到健全，【91】你和其他人为了你们仍在继续的整个生命的缘故要这样做，我为了死亡本身的缘故要这样做。我此刻的危险在于对死亡缺乏一种哲学的态度，像那些相当无教养的人一样，我渴望在论证中让你们变得较好，因为那些无教养的人，在他们对任何事情进行论证时，注意的不是讨论主题的真理，而只是急于让那些在场的人接受他们提出的观点。我与他们的区别仅在这一范围：我不会渴望得到那些在场者的赞同，让他们认为我所说的是真的，除了偶尔会有这种情况，但我非常渴望我本人应当彻底相信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想——瞧这种精神多么有争议——如果我说的是真的，【b】那么它是一件应当信服的好事；另外，如果死亡之后无物存在，那么至少在我死前的这个时刻，我会比那些在场者较少沮丧和悲哀，因为我的愚蠢不会再随我继续存在——若继续存在那可是件坏事——而会短时间内走向终结。因此，做好准备，西米亚斯和克贝，他说，我下面就来处理你们的论证。如果你们接受我的建议，【c】那么少想一些苏格拉底，多想一些真理。如果你们认为我说的对，那就同意我；如果不对，那就用所有论证来反对我，你们要注意，我热切地希望不欺骗我自己和你们，像一只黄蜂，在我走的时候把我的螫针留在你们身上。

我们必须开始了，他说，如果我显得忘了你们所说的，首先请你们提醒我。如我所信，西米亚斯有点怀疑和恐惧，【d】灵魂尽管比肉体更神圣、更美丽，然而作为一种和谐，要比肉体先死。我想，克贝同意我

的看法，灵魂延续的时间比肉体长，但无人知道灵魂是否经常穿破许多肉体，在离开它的最后的肉体时，灵魂本身是否也遭到毁灭。这就是死亡，灵魂的毁灭，因为身体总是被摧毁的。西米亚斯和克贝，这些问题是我们必须考察的吗？

【e】他们俩都表示同意，要考察这些问题。

他问，那么你们否定我们先前的全部说法，还是否定某些说法，不否定其他说法？

否定某些说法，他们俩说，不否定其他说法。

他说，我们说过学习就是回忆，【92】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灵魂必定存在于其他地方，在我们之前存在，在它被囚禁于肉体之前存在，这些说法怎么样？

克贝说，就我个人来说，我当时就非常信服这些说法，现在也还这样看，超过其他任何说法。

西米亚斯说，这也是我的立场，如果我连这一点也曾有过改变，那就太令人惊讶了。

但你们必须改变你们的看法，我的底比斯朋友，苏格拉底说，【b】如果你们相信和谐是一样复合的事物，灵魂是一种处在紧张状态下的肉体的成分的和谐，那么你们肯定不会允许自己坚持一个复合的和谐存在于灵魂得以构成的那些成分之前了，你们会吗？

绝对不会，苏格拉底，西米亚斯说。

他说，你意识到吗，这是你说灵魂在它取得形体，亦即人的身体之前就存在，它是由那些还不存在的成分构成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说了的看法？和谐不像你所比喻的那样，竖琴、琴弦、音调，【c】尽管仍旧没有和谐化，但存在着，和谐是由它们最后构成的，又是最先被摧毁的。你们如何能使这一说法与你们前面的说法合拍？

没有办法，西米亚斯说。

他说，一个关于和谐的说法肯定应当比其他任何说法显得更和谐。

是应当这样，西米亚斯说。

所以，你的说法有不合拍的地方吗？请考虑你喜欢哪一种说法，学

习就是回忆，还是灵魂是一种和谐。

【d】我更喜欢前者，苏格拉底。我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采纳了后者，因为它有某种可能性和貌似有理，这也是它能吸引许多人的原因。我知道依靠以可能性为基础的论据的那些论证是自命不凡的，如果对它们不警觉，它们肯定会骗人，在几何学中是这样，在其他事情中也是这样。然而，回忆的理论和学问建立在值得接受的假设的基础上，因为说我们的灵魂在进入肉体之前就存在，就像我们用"它是什么"这些词【e】来限定的那一类的本体一样，我本人认为接受它是相当正确的。因此我不能接受灵魂是一种和谐的理论，无论这个理论来自我本人，还是来自其他人。

你是怎么想的，西米亚斯？你认为和谐，【93】或其他任何复合的事物，天然地处在一种与构成事物的部分不同的状态中吗？

我完全不这样认为，西米亚斯说。

如我所想，它也不能以一种与它的成分不同的方式行动或受动？

他表示同意。

因此必须假定和谐并不指导它的构成部分，而是被它们所指导。

他接受这一点。

因此和谐远非一项运动，或者发出一个声音，或者做其他事情，以一种与它的构成部分相对立的方式。

确实远非如此。

每一和谐的本性依赖它被和谐化的方式吗？

我不懂，他说。

【b】如果它越来越多地被和谐化，它就越来越多地是一个和谐，如果它越来越少地被和谐化，它就越来越少地是一个和谐。

当然。

对灵魂来说这也是对的吗，一个灵魂比另一个灵魂越来越多地更是一个灵魂，或者越来越少地更是灵魂，甚至少到最小的程度？

根本不是这样。

好吧，宙斯在上，他说。我们说一个灵魂拥有理智和美德，【c】是

好的，另一个灵魂拥有愚蠢和邪恶，是坏的。这些说法对吗？

它们肯定是的。

持有灵魂是一个和谐这种理论的人对这些居于灵魂内的事物，也就是美德和邪恶，会说什么呢？这些东西是某些其他的和谐和不和谐吗？善灵魂是和谐化了的，是一个和谐，在它自身中有另一个和谐，而恶灵魂本身缺乏和谐，又在其自身中没有另一个和谐吗？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西米亚斯说，但持有这个假设的人显然必定会对它说些什么。

【d】我们前面已经同意，他说，一个灵魂不会比另一个灵魂更多或更少地是灵魂，这就意味着，一个和谐不会比另一个和谐更多或更少地是和谐。不是这样吗？

当然如此。

那个不会更多或更少地是和谐的事物是不会更多或更少地和谐化了的事物。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那个不会更多或更少地和谐化了的事物不能更多或更少地分有和谐，或者说它能这样做。

能这样做。

【e】那么，如果一个灵魂不会更多或更少地比另一个灵魂更是灵魂，那么它已经和谐化到了相同的程度。

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不会更多地分有不和谐或和谐。

它不会。

如果是这种情况，一个灵魂能比另一个灵魂有更多的邪恶，或比另一个灵魂有更多的美德吗，如果邪恶是不和谐，美德是和谐？

不能。

【94】西米亚斯，按照正确的推理，倒不如说，如果灵魂是一个和谐，那么没有灵魂会分有任何邪恶，因为和谐肯定完全是这样一种事物，就是和谐，决不会分有不和谐。

它肯定不会。

灵魂，由于完全是这样一种事物，就是灵魂，也不会分有邪恶吗？

它怎么能分有邪恶呢，按照我们已经说过的这种看法？

所以依据这一论证，一切生灵的灵魂都是同等好的，如果灵魂按其本性就同等地是这样一种事物，就是灵魂。

我想是这样的，苏格拉底。

【b】我们的论证正确吗，他说，如果灵魂是一个和谐的假设是正确的，看起来它似乎应该走到这一步？

完全不对，他说。

再说，人有各个部分，你能说出除了灵魂以外，人的哪个部分在统治人吗，尤其当它是一个聪明的灵魂？

我不能。

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是在顺从还是在抗拒肉体的情感？我的意思是，举例来说吧，肉身发热和口渴时，灵魂把它拉向对立面，不要喝水；肉身饥饿时，不要吃东西，【c】我们可以看到灵魂抗拒肉体情感的成千上万的其他例子。不是吗？

确实如此。

另一方面，我们前面同意过，如果灵魂是一个和谐，那么它决不会由于紧张或松弛、琴弦的拨动，以及对它的组成部分所做的其他事情，而跑调，灵魂会追随这些构成要素，而决不会指导它们吗？

我们是同意过，当然。

好吧，灵魂现在好像是在做相反的事，【d】统治所有人说的构成灵魂的所有要素，几乎终生都在反对它们，指引它们的道路，对它们施以严厉的、痛苦的处罚，有时候像体育训练和医术、有时候是比较温和的训诫和鼓励，与欲望、激情、恐惧交谈，就好像两个不同的人在谈话，如荷马在《奥德赛》中所说，奥德修斯“捶打胸部，内心自责地这样说，我的心啊，忍耐吧，你忍耐过种种恶行。”[1]【e】你认为，当诗人写下这

① 荷马：《奥德赛》20：17。

些话的时候，他会认为灵魂是一个和谐、是一个受肉体的情感引导的事物吗？他不是在把灵魂当作它们的统治者和主人，灵魂本身要比和谐更加神圣吗？

是的，宙斯在上，我认为是这样的，苏格拉底。

【95】因此，我的好朋友，我们说灵魂是一个和谐是相当错误的，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就与神圣的诗人荷马的意见不同，也和我们自己的意见不同。

是这样的。

很好，苏格拉底说。对我们来说，对付底比斯的哈耳摩尼亚似乎相当合理和顺利，我亲爱的克贝，我们该怎么办，用什么样的论证能够对付卡德摩斯？①

克贝说，我想你会有办法的。你处理这个关于和谐的论证的方式令我感到相当惊奇。【b】西米亚斯在讲他的困难时，我感到相当惊奇，不知是否有人能对付他的论证，当他不能抵抗你的论证的初次突击时，我哑口无言了。所以，要是卡德摩斯的论证遭遇相同的命运，那我不会感到奇怪。

我的好人，苏格拉底说，别吹捧，免得厄运降临，颠覆我们将要做出的论证。不过，还是把它留给神来关心吧，我们的任务是按照荷马史诗的方式紧紧把握论证，看你所说的里面有什么东西。我总结一下你的问题：【c】一名哲学家在将死之前充满自信，认为在地下世界他的生活会比他曾经过的其他任何生活都要好得多，而你认为必须向他证明灵魂是不朽的、不可摧毁的，这样才能避免这种既愚蠢又单纯的自信。为了证明灵魂是强大的，因为它是神圣的，它在我们出生为人之前就存在，你说所有这些论证都没有说明灵魂是不朽的，只说明它是长存的。

① 在希腊传说中，哈耳摩尼亚（Ἁρμονίας）是卡德摩斯（Κάδμος）的妻子，底比斯的创建者。哈耳摩尼亚这个名字的词义是“和谐”，苏格拉底在此处开玩笑，把西米亚斯和克贝比作两位传说人物，对付了哈耳摩尼亚以后，现在必须对付卡德摩斯（克贝）。

它从前存在了很长时间，【d】它知道很多，行动很多，由于这个原因，使它不再是不朽的；确实，它进入人体就是它毁灭的开始，就像得了疾病；它会痛苦地过这种生活，最终会被摧毁，我们称之为死亡。你说，就我们每个相关者的恐惧来说，一次还是多次进入肉身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对一个不傻的人来说，对此感到害怕是很自然的，如果他不知道或不能证明灵魂不朽。我认为，这就是你的断言，克贝，我经常精心加以复述，【e】为的是不想遗漏任何要点，如果你希望，可以再增加或减少一些东西。

克贝说："我现在没什么要增加或减少的。这就是我说的。"

苏格拉底停顿了很长时间深思。然后他说：【96】"你提出的问题并非不重要，克贝，因为它需要彻底考察生成与毁灭的原因。如果你希望，我会向你解释一下我在这些事情上的经历。然后，如果我说的某些事情对你有用，你可以用它来说服我们接受你的立场。"

我确实希望听你的解释，克贝说。

那就听着，克贝，我来告诉你，他说。年轻的时候，我对被他们称作自然学的智慧有着极大的热情，因为我想，要是能知道每一事物的原因那就太好了，它为什么生成，【b】为什么毁灭，为什么存在。我在考察中经常改变想法，首先遇到了诸如此类的问题：热与冷产生的某种发酵滋养生灵吗，如某些人所说？我们认为，是我们的血、气、火，或者不是这些东西，而是脑给我们提供了听觉、视觉、嗅觉，从中又产生记忆和意见，而从已经变得较为稳定的记忆和意见中产生知识，是吗？又如，当我在考察这些事物如何毁灭、天上和地下的事情如何发生时，【c】最后我相信，得出结论，我完全不具有进行这一类考察的天生的才能，对此我将给你提供充足的证据。这种考察使我变得相当茫然，乃至于对从前那些我和其他人认为我清楚地知道了的事情也不懂了，所以我不懂我以前认为我懂的事情，这种事情很多，尤其是人是怎样成长的。我从前认为，任何人显然都明白，人通过吃喝而成长，【d】食物使人成长，吃肉长肉，吃骨头长骨头，以同样的方式，适宜的部分添加到身体的其他所有部分，所以人就成长了，从原先体形较小到后来变得较

大，就这样小人变成了大人。这就是我以前的想法。你不认为它是合理的吗？

我认为它是合理的，克贝说。

那么再考虑这一点：我原以为我的看法是令人满意的，【e】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身旁站着一个矮个子，高个子比矮个子高一头，马也一样，一匹马比另一匹高。比这更清楚的是，十比八大，因为八加上了二，二尺比一尺长，因为二尺超过一尺的长度是它自身长度的一半。

你现在对这些事情是怎么想的呢？

宙斯在上，我远非认为自己懂得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事情的原因。我甚至不允许自己说一加一变成二，要么是这个一被加上，要么是加上这个一，【97】或者说，一加上这个被加上的一变成二，因为这个一加到另外一个一上。我感到奇怪，当它们中的每一个相互分离的时候，它们各自是一，它们在那个时候不是二，但当它们相互接近的时候就成了二，这就是它们变成二的原因，亦即它们来到一起或被放置在一起。我也不再能被说服，说划分一样东西，【b】这种划分就是它变成二的原因，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变成二的原因正好相反。刚才的原因是它们来到一起，一个加上另一个，而现在的原因是从一里面拿走一部分，使其分离。

我不再说服自己说我懂得为什么一或其他任何事物生成、死亡或存在，用这种老的考察方法，我不接受它，而我有了自己的杂乱的方法。有一天，【c】我听某人说他从阿那克萨戈拉的一本书上读到，心灵指引一切，它是一切事物的原因。这个原因使我感到高兴，它似乎是好的，换句话说，心灵应当是一切事物的原因，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起指导作用的心灵会指导一切，以最好的方式安排每一事物。因此，如果有人希望懂得每个事物的原因，它为什么会产生、灭亡或存在，【d】就得去发现它变成这样、被作用或作用的最好的方式。依据这些前提，人才适宜考察，关于这件事情和其他事情，什么是最好的。同一个人必定不可避免地也懂得什么是最坏的，因为这是同一知识的一部分。在我反思这个主题时，我高兴地认为，在阿那克萨戈拉那里，我找到了一位完

全符合自己心意的关于原因问题的老师，【e】他会告诉我，首先，大地是平的还是圆的，然后他会告诉我为什么必定是这样，向我说明为什么这样最好，为什么它最好是这样的。如果他说大地位于宇宙中间，他就会具体说明为什么在中间对它来说比较好，如果他把这些事情告诉我，我就打算决不再去期望获得任何其他原因。【98】我还打算以同样的方式寻找他对其他事物的解释，太阳、月亮、其他天体、它们的相对速度、它们的转向、它们所发生的一切，还有，它们各自以什么样的方式作用或被作用是最好的。我决不会想到，说这些事物都受心灵指引的阿那克萨戈拉，会给这些事物提出其他什么原因，而不是去说明它们现在的状态对它们来说是最好的。【b】一旦把最好[①]作为每一事物的原因和一切事物的最终原因，我想他会继续解释一切事物的共善，而我就不会拿我的希望去交换一种运气了。我渴望搞到他的书，尽快阅读，为的是尽快懂得最好和最坏。

这个美妙的希望马上就破灭了，在我读他的书时，我看到这个人根本没有使用心灵，也没有赋予它任何管理事物的职责，【c】而是提到气、以太[②]、水，以及其他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作为原因。这在我看来就好像说，苏格拉底的行动全部归因于他的心灵，然后在试图说出我做的每件事情的原因时，就说我能坐在这里是因为我的身体是由骨头和肌肉组成的，因为骨头是坚硬的，从关节处分开，肌肉能够收缩和松弛，【d】肉和皮包裹着骨头，把骨头和肌肉结合在一起，还有，骨头悬挂在关节上，肌肉的收缩和松弛使我的肢体能弯曲，这就是我能够弯曲我的肢体坐在这里的原因。

还有，他会提到我跟你谈论过的其他诸如此类的原因：声音、气、听，成千上万这样的东西，但他就是不提真正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雅典人决定判我有罪，认为这样比较好，【e】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我最

① 好（ἀγαθόν），中性形容词，用于判断事物好坏时译为“好”，用于道德判断时译为“善”，该形容词的最高级 βέλτιστος 译为“最好”“最善”或“至善”。

② 以太（αἰθήρ），纯洁的气，参阅本篇 109b。

好坐在这里，更正确地说是待在这里接受他们下令要对我进行的任何惩罚。我以神犬的名义起誓，我的这些肌肉和骨头也可以很早以前就在麦加拉，【99】或者在波埃提亚[1]人中间了，我的信念会带着它们去那里，只要我认为这样做是最好的过程，不接受城邦下达的任何惩罚更正确、更高尚，我应当逃走。把这些东西称作原因真是太荒唐了。如果有人说没有这些骨头、肌肉，以及所有这样的事物，我就不能做我决定要做的事，那么这样说是对的，但说它们就是我所做的事情的原因，而不说我选择的那个最好的过程是原因，我在按我的心灵采取行动，【b】那么这样说非常懒惰，很不准确。你们可以猜想一下这里面的问题，这就是不能区分事物的真正原因和那些缺了它们原因就不能作为原因来行动的事物。许多人会这样做，就像人们在黑暗中摸索；他们把黑暗称作原因，给了它一个并不属于它的名称。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围绕大地的是漩涡，诸天使大地停留在这个地方，【c】有人则说大地依托气，气就像一个大锅盖。他们有可能提到这些事物存在于最佳位置的能力，但这不是他们想要寻找的，他们也不相信它有任何神圣的力量，他们相信有一天能够发现一个更加强大、更加永久的阿特拉斯[2]，更好地把一切事物结合在一起，他们不相信是“真好”和“捆绑”在约束它们，使它们结合在一起。任何人教导说有这样一种原因在起作用，我都乐意成为他的门生。然而，由于我所学不多，自己不能发现它，【d】向别人又学不到，所以我想了一个第二好的办法，你想听我给你解释我是如何忙着探寻这个原因的吗，克贝？

我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愿意听，他说。

在那以后，他说，在我对考察事物已经厌倦的时候，我想我一定要

---

① 波埃提亚（Βοιωτια），地名。

② 阿特拉斯（Ἄτλας），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位老神，背负天柱。亦为提坦巨人之一，死后变成一座大山，胡须和头发变成森林，头变成山顶，在世界的尽头顶着天上的繁星。欧洲人常用他手托地球的形象装饰地图集，并称地图集为阿特拉斯。

小心回避那些观察日蚀者的经验，【e】因为他们中有些人伤了眼睛，除非他们通过水或其他质料的反射来观看。我心里有了类似的想法，我担心我的灵魂会完全瞎了，如果我用我的眼睛观察事物，试图用我的各种感官去把握它们。所以我想要找一个避难所，以语词为工具讨论和考察事物的真理。但这个比喻也许不恰当，【100】因为我肯定不承认以语词为工具考察事物的人会比观看事实的人更多地处理图像。然而，我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始：在每一场合，把对我显得最令人信服的关于原因和其他事情的理论拿来作为我的前提，凡与此相合的，我会把它们视为真的，凡与此不合的，我会把它们视为不真。但我想把自己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些，因为我不认为你现在已经听懂了。

不，宙斯在上，克贝说，我不太懂。

【b】他说，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我的这些想法没什么新颖之处，但我决不停止谈论，我在别处谈过，在我们谈话的前半部分也在说。下面我尝试着把我本人关心的这种原因告诉你。我掉转头来谈这些常被人提及的事物，从它们开始说起。我假定美、美本身、大，以及其他所有同一类事物是存在的。如果你们同意我这样做，同意它们是存在的，那么我希望能把作为讨论结果的这个原因告诉你，从而发现灵魂是不朽的。

【c】你就说吧，我同意你这样做，克贝说，我急着想听到你的结论。

那么请考虑，他说，看你们是否也有我下面说的这些看法，因为我想，如果有任何美的事物在美本身之外，那么它之所以美的原因就在于它分有美本身，我对其他一切事物也可以说这样的话。你们同意这一类原因吗？

我同意。

【d】我不再去理解或承认其他那些精致的原因，如果有人对我说一个事物之所以是美的，乃是因为它有绚丽的色彩、形状或其他这样的东西，我都将置之不理——因为所有这些说法都令我困惑——我只是天真地、或者也许是愚蠢地坚持这样一种观点，一样事物之所以是美的，乃是因为美本身呈现在该事物中或者该事物分有美本身，或者你们可以描述该事物与我们提到的美的联系，因为我不会坚持这种联系的精确性

质，而会坚持由于美本身一切美的事物才是美的。我想，【e】这是我能给你和其他人的最保险的回答。如果我坚持这一点，我想我就决不会陷入谬误。对我和其他人来说，这是我们能提供的保险的回答，亦即由于美本身，美的事物才成为美的。或者说，你不这样想?

我这样想。

那么，由于大本身，大的事物是大的，较大的事物是较大的，由于小本身，较小的事物是小的吗?

是的。

那么，你不会接受这样的说法，【101】一个人比另一个人高一个头是由于"头"，这个矮的人之所以较矮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你会提供证据说你的意思无非就是，一切较大的事物成为较大是由于大本身，这就是事物是较大的原因，一切较小的事物成为较小的是由于小本身，这是事物较小的原因。如果你说一个人较高或较矮的原因是"头"，我想你会害怕遭到某些相反的论证的驳斥：首先，较大的事物较大、较小的事物较小，其原因是相同的；【b】其次，较大的事物较大是由于"头"，而头是小的，这很奇怪，也就是说某个较大的人由于某个较小的事物而成为较大的。你不害怕这个论证吗?

我肯定害怕，克贝笑着说道。

那么，你会害怕说十比八大的原因在于二，二是大的原因，而会说数量是大小的原因，事物的大小是由于数量，或者你会害怕说二尺比一尺大一半的原因是一半，而会说是由于大本身，这里面的害怕是相同的。

当然。

那么，你不会避免说一加一，增加是二的原因，【c】一分为二，划分是二的原因吧?你会响亮地宣称，除了分有某个它分享的本体，你不知道每一事物是怎样生成的，就这些例子而言，除了分有二本身，你不知道还有其他变成二的原因，就如要成为一必须分有一本身，你会把增加、划分，以及其他微妙的原因打发掉，留给那些比你聪明的人去回答。而你，【d】如他们所说，害怕自己的影子和缺乏经验，会紧紧把握

你的安全的前提来提供回答。如果有人攻击你的前提本身，你会漠视他，在你考察后续的推论是否与前提一致、相互之间有无矛盾之前，你不会回答他们的攻击。当你必须为你的前提本身提供解释时，你会以同样的方式开始：你会假设另一个前提，【e】这个前提在你看来是那些较高的前提中最好的，直到你得到某些可接受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希望发现真理，你在同时讨论前提和它的推论时不能像争论者那样把两样东西混为一谈。这些人根本不讨论这一点，也不思考这个问题，【102】但他们的智慧使他们把一切都混杂在一起，只要能使他们自己高兴，但若你是一名哲学家，我想你会按我说的去做。

你说得非常对，西米亚斯和克贝齐声说。

厄　对，宙斯在上，斐多，他们是对的，我认为苏格拉底把这些事情说得非常清楚，哪怕是一个理智有限的人也能明白。

斐　是的，确实如此，厄刻克拉底，所有在场者也都这么想。

厄　我们也这样想，我们这些人不在场，但现在听到了。你们后来又说了些什么？

斐　我记起来是这样的，在上面的观点被接受以后，【b】大家同意存在着各种"型"[①]，其他事物获得它们的名称是由于分享它们，苏格拉底接下去问：如果你说这些事物是这样的，那么当你说西米亚斯比苏格拉底高、但比斐多矮的时候，你的意思难道不是在西米亚斯身上既有高又有矮吗？

我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说，你同意"西米亚斯比苏格拉底高"【c】这个陈述的语

---

① 型（εἶδος），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概念，源于希腊文动词 εἴδω（看、知）。柏拉图在对话中交替使用型和相（ἰδέα），其意义没有严格区别。中国学者对这两个词有多种译法：理型、埃提、理念、观念、概念、形、相、形式、意式、通式、原型、理式、范型、模式、榜样、模型、式样。其中最流行的译法是理念。译者接受我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在各处酌情分别译为"型"或"相"。《斐多篇》中的这个范畴统译为"型"。上文中所说绝对的善、绝对的美、绝对的大，或善本身、美本身、大本身指的都是"型"。

词不表达事情的真相吗？西米亚斯比苏格拉底高，肯定不是因为西米亚斯的本性，因为他是西米亚斯，而是因为他正好拥有高的性质吗？他比苏格拉底高的原因也不是因为苏格拉底是苏格拉底，而是因为与其他人的高的性质相比，苏格拉底拥有矮的性质。

对。

他比斐多矮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斐多是斐多，而是因为与西米亚斯的矮的性质相比，斐多拥有高的性质。

是这样的。

【d】所以，西米亚斯被称作既是矮的又是高的，介于二者之间，当他被一个人的高的性质征服时，他显出矮的性质，当他的高的性质征服其他人的矮的性质时，他显出高的性质。说完这句话，苏格拉底笑道，我说的有点像念书，但事实确实如我所说。其他人都表示同意。

我的目的是让你们同意我的看法。在我看来，不仅高本身决不愿意同时既高又矮，我们身上的高的性质也决不接受矮或被矮征服，【e】这样就会发生两种情况：要么高在它的对立面向它逼近时，高逃跑或退却；要么高由于矮的逼近而被摧毁。高不愿意忍受和接受矮，并变成与其原先不同的另一样事物，而我接受和忍受矮，但仍旧保持是同一个人，是这个矮人。而高的性质，由于是高的，不能冒险成为小的。【103】以同样的方式，我们的矮不愿意变成高，或者一直成为高，其他任何对立物在仍旧是它自己的时候，也不会愿意变成或者是它的对立面；当这种事情发生时，它要么离开，要么被摧毁。

我完全同意，克贝说。

当他听到此话时，在场者——我记不清他是谁了——有人说："众神在上，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①]不是同意现存事物来自它们的对立面吗，亦即较大者来自较小者，较小者来自较大者，这也就是在说对立面如何生成，对立面来自它们的对立面，而现在，我想按照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情况决不会发生？"

① 指前文70d—71a。

听了这番话，苏格拉底转过脸去对插话者说："你勇敢地提醒了我们，【b】但你不明白我们现在说的和前面说的有什么区别，我们前面说的是对立的事物来自它的对立面，我们现在说的是对立者本身决不会变成与其对立的那个对立者本身，无论是我们身上的对立者，还是自然中的对立者。所以，我的朋友，我们原先谈论的是具有对立性质的事物，用这些性质的名称称呼这些事物，但是现在我们谈论的是这些对立者本身，由于对立者本身在这些事物中的呈现，事物才得到它们的名称，【c】而对立者本身决不会容忍相互生成。"他看着克贝说："这个人说的话让你也感到有什么不安吗？"

现在还没有，克贝说，但我不否认有许多事情让我感到不安。

那么我们完全同意，他说，对立者决不会与其自身对立。

完全同意。

那么请考虑，看你是否也同意下面这一点。有某样东西你称为热，有某样东西你称为冷。

有。

它们与你称为雪和火的东西一样吗？

【d】宙斯在上，不一样。

所以热是火以外的某个事物、冷是雪以外的某个事物吗？

是的。

我相信你认为，是雪的这个事物不会接受热，如我们前述，而依然是其所是，雪仍是雪，热仍是热，而当热逼近雪时，它要么在热面前撤退，要么被摧毁。

是那么回事。

所以火，在冷逼近时，要么逃走，要么被摧毁；它决不会冒险接受冷，而依然是其所是，火仍是火，冷仍是冷。

【e】你说的是对的。

那么，对这些事物中的某一些也可以这样说，不仅有永远配得上它自己的名称的型本身，还有那些不是型、但有其存在特点的事物。也许我能把我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些："单"必定总是赋予我们现在提及的这

个事物的名称，不是这样吗？

当然是。

【104】它是存在的事物中唯一被称作单的事物吗？——这是我的问题——或者说除了单本身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事物也必定总是被称作单，这些事物也还有它自己的名字，因为它具有这样的性质，决不会与单分离？我的意思可以用三这个数字来说明，其他例子也还有很多。考虑一下三：不仅肯定可以一直用它自己的名称来称呼它，而且也可以把它称作单，而单和三不是同一的，你不这样认为吗？这是三的性质，也是五的性质，【b】也是所有数字中的一半具有的性质；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单，但它不是单本身。同理，二、四，以及整个数列中间隔一位出现的数，它们中的每一个，在不能与“双”本身等同时，始终是双。你不同意吗？

当然同意。

你瞧！我想要说清楚的事情是这样的：不仅那些对立者本身不会相互接纳，而且那些相互之间并不对立、但其自身总是包含对立的事物也是这样，这些事物不接受那些与其自身中的型对立的型；当它逼近时，它们要么灭亡，要么逃跑。【c】我们不是该说，三在变成双数之前，在它仍然是三的时候，将要灭亡或承受任何事情？

那是肯定的，克贝说。

然而，二确实不是三的对立面？

确实不是。

那么，不仅对立的型不接受它的对立者的逼近，而且其他事物也不接受它的对立者的进攻。

很对。

那么你想要我们，要是我们能做到，界定一下这些事物吗？

我肯定想。

【d】它们是被任何占据它们的事物所驱逐的事物，它们不仅包含事物的型，而且也总是包含某些与这些事物的型对立的型？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个意思，你肯定知道三的型占领的事物必定不仅是三，而且也是单。

当然。

我们说与获得这一结果的型相对立的型决不能到它这里来。

不能。

那么在这里起作用的是单这个型吗？

是的。

与之对立的是双的型吗？

是的。

【e】所以双的型决不会进入三。

决不会。

所以，三不会分有双吗？

决不会。

所以，三是非双。

是的。

至于我刚才说我们必须界定，那就是，哪一类事物，虽然不是某事物的对立者，并不与某事物对立，然而不接受对立者，就像三这个例子一样，尽管它不与双对立，【105】然而它不接受双，因为它总是带着双的对立面[①]；二与单、火与冷，以及其他大量事物也是这样，看你是否会这样界定，对立者不仅不接受它的对立面，而且会携带某些对立者进入它占据的事物，携带这些对立者的事物也不会接受与其相对立的事物。为了更新一下你的记忆，让你多听几遍没有什么坏处。五不接受双的型，它的双倍是十，十也不接受单的型。双倍本身是其他事物的对立面，然而它不接受单的型。【b】一点五和其他这样的分数不接受"整全"的型，三分之一也不接受，等等，如果你跟得上我，同意我的意见。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克贝说，我跟得上。

从头开始，把你的看法再告诉我，他说，不要像回答问题似的，要

① 双的对立面是单。

像我做的这样。我说除了我一开始说过的那个保险的回答以外，我看到了另一个保险的回答。如果你问我，什么东西进入身体，【c】使身体发热，我的回答不会是那个保险而又无知的答案，亦即热，而是我们现在的论证提供的一个更精致的答案，亦即火；如果你问什么东西进入身体，使身体得病，我不会说疾病，而会说发烧。如果问一个数字中的什么东西呈现使它成为单，我不会不说单而说一，其他事情也一样。现在来看你是否充分理解我想要你理解的意思。

相当充分。

那么回答我，他说，什么东西呈现在肉体中，使它成为活的？

灵魂。

【d】始终这样吗？

当然。

灵魂无论占据什么东西，总是给它带来生命吗？

是的。

生命有无对立面？

有。

是什么？

死亡。

那么，要和我们前面已经说的一致，灵魂决不接受它携带的东西的对立面？

确实如此，克贝说。

好吧，我们把那个不接受双的型的东西称作什么？

非双。

我们把不接受正义和不接受音乐的东西称作什么？

【e】非音乐，另一个叫非正义。

很好，不接受死亡的叫什么？

不死。

灵魂不接受死亡吗？

不接受。

所以灵魂是不死的。

对，灵魂不死。

很好，他说。我们可以说这已经得到了证明，你怎么认为？

相当恰当地得到了证明，苏格拉底。

好吧，克贝，他说，如果非双必定是不可摧毁的，【106】那么三肯定也是不可摧毁的吗？

当然。

如果非热必定不可摧毁，那么每当任何携带热的事物趋向雪，它会安全地退却而不融化，因为它不能被摧毁，也不会待在原处接受热吗？

你说的是对的。

同理，如果非冷是不可摧毁的，那么当某种冷攻击火的时候，它既不会熄灭，也不会被摧毁，而会安全地退却。

必然如此。

【b】那么对不死也必须说同样的话吗？如果不死的东西也是不可毁坏的，那么当死亡逼近的时候灵魂不可能被摧毁。因为这样说与我们已经说过的一致，灵魂不接受死亡，或灵魂是不死的，这就像三，我们说，三不是双，单也不是双；火不是冷，火中的热也不是冷。但有人会说，【c】什么东西在阻止单在不变成双的时候被摧毁，换言之，什么东西在阻止双在不变成单的时候被摧毁？如果非双不是不可摧毁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坚持对这个人的反对意见，他说非双是可摧毁的。如果我们同意非双是不可摧毁的，那么我们很容易坚持，在双到来的时候，单和三已经隐退了，对火、热，以及其他事情，我们也能持同样的看法。

肯定能。

【d】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同意非死是不可摧毁的，那么灵魂除了是非死以外，是不可摧毁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需要另一个论证。

进到这一步，不需要另一个论证了，如果永久延续的不死者会接受摧毁，那就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抗摧毁了。

所有人都会同意，苏格拉底说，神、生命的型，以及任何不死的事物，决不会被摧毁。

宙斯在上，所有人都会同意这一点，我想，众神更是如此。

【e】如果不死是不可摧毁的，那么灵魂，如果它是不死的，也会是不可摧毁的吗?

必定如此。

那么，当死亡降临人的时候，死去的似乎是他的有死的部分，这部分屈从死亡，给死亡让出位置，而他的不死的部分安全地离开，它是不可摧毁的。

好像是这样的。

【107】那么，克贝，他说，灵魂是最不死的和不可毁灭的，我们的灵魂真的会在地下世界居住。

对这些我没有什么更多的反对意见要说了，苏格拉底，克贝说，我也不怀疑你的论证。如果在这里的西米亚斯，或其他人，有什么要说，他也不会保持沉默，因为我不知道今后还有什么机会比现在更好，如果他想说什么，或者想听有关这些主题的任何意见，他都可以提出来。

当然，西米亚斯说，对已经说过的这些事情，我本人没有其他理由可提出怀疑；然而，由于我们的主题的重要性和我带着人性弱点的卑微的看法，【b】对我们已经说了的这些事情，我私下里仍旧感到有些悲哀。

你这样说是对的，西米亚斯，苏格拉底说，但我们最初的假设需要更加清晰的考察，哪怕我们发现它们令人信服。如果你恰当地分析它们，我想，你会尽力追随这个论证，等到结论也清楚了，你就不需要进一步探讨了。

没错。

【c】先生们，你们现在可以这样想，如果灵魂是不朽的，那么它不仅在被我们称作我们的生命的这段时间，而且在所有时间都需要我们的关心，如果灵魂得不到关心，那么人处在可怕的危险之中。如果死亡逃避一切事物，这对邪恶者来说倒是一种极大的恩惠，因为他们不仅摆脱了肉体，而且也摆脱了他们的邪恶与灵魂。【d】但是现在灵魂好像是不朽的，除了尽可能变好和变聪明以外，灵魂不能逃避邪恶或得到拯救，因为灵魂要去地下世界，它能带去的只有它的教育和成长，据说这些东

西会给死者带来最大的好处或伤害，就在去那边的旅程开始的时候。

据说人死的时候，他命中注定的那个保护他的精灵开始引导他进入某个地方，【e】而那些已经在那里聚集的灵魂，在接受审判以后，必定会在一位向导的带领下开始前往地下世界，这位向导负有引导它们前往那里的责任。经历了它们必须经历的事情，在那里待够了规定的时间以后，在很久以后，会有另外一位向导把他们再带回来。【108】这个旅程不像埃斯库罗斯的《忒勒福》① 所描述的那样。他说只有一条路通往哈得斯，而我认为通往哈得斯的路不是只有一条，也不是笔直的，否则就不需要向导了；如果只有一条道，就不会有人迷路了。那里好像有许多条岔路和十字路口，我根据世上那些圣仪和习俗得出这个判断。

这些守规矩的、聪明的灵魂跟着向导走，它们对路上的景色并不陌生，而那些深深依附肉体的灵魂，【b】如我从前所说，长期围着肉体和这个可见的世界盘旋，在作了许多抵抗和受了许多痛苦之后，不得不被指定的看护它们的精灵领走。有过许多不洁行为的不洁的灵魂与那些卷入不公正的杀戮、或犯有其他罪行的灵魂在那里汇合，这些罪行是同类的，是这种灵魂的行为，其他灵魂碰到它们转身而去，唯恐避之不及，【c】不愿与之同行或给它们引路；这样的灵魂孤独地漫游，完全迷失方向，直到某个确定的时候来临，被迫领着去它们恰当的居处。而那些过着纯洁、节制生活的灵魂找到同行者和众神的指引，每个灵魂都住在适合它们的地方。

大地有许多奇怪的地方，大地本身在性质和大小方面不像曾经讨论过这些问题的人所说的那样，而像此人说的这样，他的看法令我信服。

【d】西米亚斯说，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苏格拉底？我本人也听说过许多关于大地的事情，但肯定不是你信服的这样。我很乐意听你说说这些事情。

说实话，西米亚斯，在我看来，要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不需要格劳科

① 埃斯库罗斯（Αἰσχύλος），公元前525—前456年，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其作品《忒勒福》（Τήλεφος）已佚失。

斯[①]的技艺，要想证明它们为真则需要更多的技艺，我可能做不到。还有，即使我有这种知识，我剩余的时间恐怕也不够讲这个故事了。【e】然而，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告诉你，令我信服的是大地的形状和它有哪些区域。

能听到这些也就够了，西米亚斯说。

【109】那么好，他说，我信服的第一件事情是，如果大地是位于诸天中间的一个圆面，那么它不需要气或其他什么力量来防止它下坠。诸天在所有方向上具有的相同性质和大地本身的平衡足以支持它，因为处在同质的某事物之中的平衡的物体比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容易向某个方向倾斜，而会保持不动。他说，这就是我被说服的第一个要点。

应该是这样的，西米亚斯说。

其次，大地很大，我们生活在从费西斯河[②]到赫拉克勒斯柱石[③]的一个很小的滨海地区，【b】就像蚂蚁或青蛙围着池塘在池畔居住；许多其他民族也住在大地的众多这样的区域。大地有无数洞穴，形状大小各异，水、雾、气汇集到这里。大地本身是纯洁的，平躺在纯洁的天空中，天空中繁星点缀，大多数讨论这些主题的人把纯洁的气称作以太。【c】水、雾、气是以太的残渣，它们不断流入大地的洞穴。我们居住在大地的洞穴中，却不明白这一点，以为自己住在上面，住在大地的表面。这就像有人住在大洋深处，却以为自己住在大洋表面。透过海水看见太阳和其他天体，【d】他会以为大海就是天空；由于他的迟缓和虚弱无力，他从来没有抵达大海的表面，或把他的头伸出水面，或者离开大海，到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来，他没见到这个地方比他自己的那个区域更纯洁，更美丽，他也从来没有从见到过的人那里听说过它。

我们的经验是相同的：我曾住在大地的某个洞穴中，却相信自己住

---

① 格劳科斯（Γλαύκος），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擅长预言。

② 费西斯（Φάσιδος），河名。

③ 直布罗陀海峡东端两岸的两个岬角——欧洲的直布罗陀和非洲的穆塞山，被称为“赫拉克勒斯柱石”，相传由希腊神话英雄赫拉克勒斯置于此地。

在大地的表面；我们把气称作诸天，星辰好像是在天上穿行；还有一点也是相同的，由于我们的迟缓和虚弱无力，【e】我们不能抵达天空的顶端；如果有人能抵达它的顶端，或者长上翅膀飞到那里，把他的头伸向天外，就像海中的鱼伸出头来看我们住的区域，那么他会看见那里的事物，如果他的本性能够承受对它们进行沉思，那么他会知道，【110】这才是真正的天空、真正的光明、真正的大地，因为这里的大地、这些石头、整个地区，都是腐烂的，被侵蚀了的，就像海中的一切都受到咸水的侵蚀。

有人会说，海里生长的东西都不值一提，因为那里没有哪样东西是充分生长了的；凡是有土的地方就有洞穴、沙子、无边无际的烂泥，无法以任何方式与我们居住的区域相比美。所以轮过来，上面的事物远优于我们知道的事物。【b】确实，如果现在是讲故事的恰当时候，西米亚斯，那么诸天之下大地表面的这些事情的性质值得一听。

西米亚斯说，不管怎么说，我们很乐意听这个故事。

那么好，我的朋友，首先，据说大地从上往下看就像那些用十二块皮缝制的圆形的球；它有许多种颜色，有关这些颜色，【c】我们的画家使用的颜色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整个大地有这些颜色，但比这些颜色更明亮，更纯洁；一部分是海蓝的，极为美丽，一部分是金黄的，还有一部分是白的，比粉笔和雪更白；大地还有其他颜色，比我们见过的颜色数量更多，更加绚丽。大地的这些洞穴里充满水和气，【d】呈现出它们自己的颜色，在多种颜色中闪现，整个大地看上去色彩绚丽，连绵不绝。大地的表面生长着美丽的植被，树木、花朵、果实，还有小山和石头，平滑、透明、多色，极为艳丽。【e】我们这里的宝石，玉髓、碧玉、翡翠，等等，只是一些碎片。而那里的所有石头全都是宝石，甚至更加美丽。原因是那里的石头是纯洁的，不会因浸泡而腐蚀或腐烂，或者被流入这里的洞穴的水和气侵蚀；这里的水和气给土、石、动物、植物带来疾病，使之变得丑陋。【111】所有这些事物，还有金、银和其他金属，装饰着大地本身。这些东西数量众多，到处浮现，所以大地是有福者的美景。大地上有许多生灵，还有人，有些住在内陆，有些住在天边，就

像我们住在海边一样，还有些住在岛上，有气环绕，但是接近大陆。【b】总之，在我们这里是水和海，在它们那边是气，在它们那边是以太，在我们这里是气。那里的天气使它们不会生病，它们的寿命也比这里的人长得多；它们的视觉、听觉、理智，以及其他所有能力，都比我们优越，就如在纯度方面气优于水，以太优于气；它们有奉献给众神的圣地和神庙，众神真的居住在那里，【c】众神用语言、预言、视觉和它们交际；它们看见了太阳、月亮、星辰本身，它们的其他幸福也与此相应。

这就是整个大地及其环境的性质。围绕着整个大地，有许多地区处在洞穴中；有些地区比我们居住的地区更低，更开阔；有些地区比我们居住的地区低，有狭窄的入口；还有一些不那么低，但更加开阔。【d】所有这些地方都通过地表下的各种宽窄不同的渠道连在一起，这样也就有了许多出口，通过这些出口，大量的水从一处流向另一处，就像注入搅拌用的大碗；大地底下，热的和冷的水形成的巨大河流永久流淌，那里还有许多火，形成巨大的火河，【e】还有许多潮湿的岩浆，有些比较清，有些比较混，就好像西西里的熔岩流动形成泥石流。这些泥石流所到之处会把各个地区由于大地震荡所产生的沟壑填平。这些震荡的自然原因是这样的：大地有一个最大的洞穴，【112】贯穿整个大地，它就是荷马提到的"那地方很深，是大地最深的坑……，"[①] 而他在别处，他和许多诗人都称之为塔塔洛斯[②]；所有河流都注入这个深渊，又从那里流向各处，【b】每条河受到它流经的土地的性质的影响。它们流进流出塔塔洛斯的原因在于水是没有根基的，或者说水没有坚实的基础，它上下震荡波动，与水在一起的气和风也一样，随着水从大地的一个地区流到另一个地区。就像人的呼吸，不停地呼出和吸进气，所以在这里，气在一进一出的时候随着水的波动产生可怕的大风。【c】每当退却到我们所谓的大地较低的部分，水流入这些部分，把它们灌满，就好像水被吸进来了；水从这些部分退却以后，还会有水再进来，这些部分还会流淌通

① 荷马：《伊利亚特》8：14；参阅8：481。

② 塔塔洛斯（Τάρταρος），希腊神话中的地下世界、地狱。

过那些渠道来的水，这些渠道穿过地表，可以到达其他地方，流经这些渠道的水创造出海、沼泽、河、泉。从那里，【d】水还会再次在大地下面流动，有些围着许多比较大的地区流动，有些围着比较小、比较低的地区流动，然后流回塔塔洛斯，有些水坠落的地点比原来喷发出去的地方深，有些水坠落的地点变化不大，但总的说来都会比喷发出去的地点深一些；有些水坠落到深渊的对面，有些则仍在同一面；有些水在大地上一次或多次绕行，就像蛇一样，然后落得极深，再返塔塔洛斯深渊。水从各个方向坠入深渊，【e】乃至于触及中心是可能的，但不可能超过深渊的中心，因为面对从两面流来的河流的深渊的这个部分是陡峭的。

此外还有众多其他大河，它们中有四条值得注意，最大的一条在大地外面流淌的是环形的，被称作俄刻阿诺[①]，它对面朝相反方向流动的一条大河叫做阿刻戎[②]；【113】它流经许多沙漠地区，然后穿越地下抵达阿刻卢西亚湖[③]，大部分灵魂在肉身死后会来这里，在那里待一段时间，或长或短，等候一个既定的时刻，然后再被送出去投胎。第三条河位于这两条河之间，它的发源地接近一个燃烧着大火的地区，【b】那里有一个比我们的海还要大的湖，炽热的水和泥浆在里面沸腾。污浊的泥浆和熔岩从那里流出来，形成了这条环形的河，它流经之处有大风伴随，流经许多地方后直抵阿刻卢西亚湖边，但没有与那里的湖水混合，而是在地下涌动多次后注入塔塔洛斯；这条河被称作皮利福来格松[④]，它的熔岩流动着把碎片抛撒在大地的各个部分。【c】第四条河在这条河的对面，被称作斯提吉亚[⑤]，据说它首先流入一个可怕的蛮荒之地，那里灰蒙蒙的一片，由这条河的河水流入而形成的湖被称作斯提克斯[⑥]。由于它的水的作用，灵魂坠入湖中能获得可怕的力量；这条河在风的伴随

① 俄刻阿诺（Ὠκεανός），希腊神话中环绕大地的大洋河，亦为大洋神的名字。

② 阿刻戎（Ἀχέρον），希腊神话中的冥河，亦为摆渡亡灵去冥府的船夫之名。

③ 阿刻卢西亚湖（Ἀχερουσιαδος），希腊神话中的冥间湖泊。

④ 皮利福来格松（Πυριφλεγέθοντι），希腊神话中的地下火河。

⑤ 斯提吉亚（Στύγια），希腊神话中围绕地下世界的河流，水黑难渡。

⑥ 斯提克斯（Στύξ），湖名，柏拉图此处的说法与希腊神话中的说法有所不同。

下潜入地下，它流淌的路线与皮利福来格松河相反，会流到阿刻卢西亚湖的对面；它的水不会与其他水混合，它也是环形的，最后流到皮利福来格松河的对面坠入塔塔洛斯。诗人告诉我们，这第四条河的名字叫考西图斯[①]。

【d】这就是这些事物的性质。死者到达那个地方以后，各自被看护他的精灵领走，首先要被交付审判，看它们以前是否过着善良和虔诚的生活。那些生活被裁定过的不好不坏的灵魂启程去阿刻戎，它们在湖边上船，被送往湖中。它们在那里居住，【e】先前若犯有任何罪行，要在那里接受惩罚来洗涤罪恶；它们各自也会为它们先前的善行得到一份相应的奖励。那些曾经犯下重罪的灵魂，比如盗窃圣物、邪恶违法地杀人，以及其他恶行，被视为不可救药的——它们的恰当命运是被扔下塔塔洛斯深渊，再也不能出来。那些被认为犯有重罪但仍可挽救的灵魂，比如一时冲动之下冒犯了父母，【114】但后来忏悔了，又比如在冲动的时候杀了人，这些灵魂必须扔进塔塔洛斯，但一年以后它们会从波涛里再冒出来，犯了杀人罪的灵魂会去考西图斯河，对父母施暴的灵魂会去皮利福来格松河。当它们随波逐流来到阿刻卢西亚湖边的时候，它们大声哭喊嚎叫，喊着一些名字，有些是被它们杀害的人，有些是被它们虐待的人，【b】乞求能允许它们进入湖中，乞求能接受它们。如果说服成功了，那么它们就进入湖中，对它们的处罚也就到头了；如果说服不成功，它们会被带回塔塔洛斯，从那里再去各条河流，这个过程不会停止，一直到它们成功说服受害者，这就是审判官给它们指定的惩罚。

【c】那些被认定以往过着一种极为虔诚生活的灵魂会得到解放，会从大地的这些区域被释放，就像从监狱里被释放；它们启程向上去一个纯洁的居所，在大地表面生活。这些灵魂用哲学充分洗涤过自己，它们今后的生活是没有肉身的；它们甚至可以启程去一些更加美丽的地方居住，这些地方很难描述清楚，我们现在也没有时间这样做了。由于我们

① 考西图斯（Κωκυτός），冥河名，关于地下世界、冥府、地狱的描述，参阅《奥德赛》10：511 以下，11：157。

已经讲述过的这些事情，西米亚斯，人在今生必须尽力获取美德和智慧，因为他以后能获得的奖赏是美好的，希望是巨大的。

【d】没有一个聪明人会坚持认为我说的这些事情是真的，但我认为人值得冒险相信它——因为这种冒险是高尚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或其他相似的事，对我们的灵魂和它们的住处来说是真的，因为灵魂显然是不朽的，人应该向自己反复讲述这件事，就好像念咒语，这就是我拉长了我的故事的原因。【e】这就是一个人可以为他自己的灵魂感到高兴的原因，如果他在活着的时候漠视身体的快乐和身体的装饰物，这些东西带来的损害大于好处，通过学习的快乐认真关心他自己，不是用外在的东西装饰灵魂，而是用它自己的饰品，【115】亦即节制、正义、勇敢、自由、真理，在这种状态下等候去地下世界的旅行。

苏格拉底继续说，好吧，你们，西米亚斯、克贝，还有其他人，都会在某个时间各自去去做这种旅行，而我命中注定的那一天现在已经在召唤我了，就像某个悲剧中的人物说的话，现在我该去洗澡了，我认为在喝毒药以前洗个澡比较好，省得给那些妇女添麻烦来洗我的尸体。

【b】苏格拉底说完这些话以后，克里托说话了。很好，苏格拉底，关于你的孩子或其他什么事情，你还有什么要交待我和其他人的？我们怎样做能让你最高兴？

没什么新的要说了，克里托，苏格拉底说，只有我一直在跟你说的那件事，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关心你自己，这样做就会让我高兴，也会让你自己高兴，哪怕你现在不同意我的看法，但若你否定你自己，【c】不愿沿着我们现在说的和过去许多场合说过的道路前进，那么哪怕你现在更加强烈地和我的看法保持一致，你亦将一无所获。

我们一定尽力按你的吩咐去做，克里托说，但我们该如何埋葬你呢？

随你们的便，苏格拉底说，如果你们能抓住我，而我也不想逃离你们。他偷偷地笑了，看着我们说：我没有说服克里托，【d】我就是坐在这里和你们说话、要你们做这样做那样的苏格拉底，而他认为我是一样东西，是他马上就会看到的这具尸体，所以他问该如何埋葬我。我已经

说了很长时间，说了很多话，我说等我喝下毒药，我就不能和你们在一起了，我就要离开你们，去享受有福者的好运，我试图让你们放心，也让我自己放心，但我对他说的所有的话似乎都白费了。他说，你们代我向克里托担保，这项担保与他向审判团作的担保正好相反。他担保我会待在这里，【e】你们必须担保我死了以后不会待在这里，而是离开，这样的话，克里托比较容易做到他的担保，不会在看到我的尸体被烧了或者被埋了的时候生我的气，就好像我正在承受可怕的痛苦，他也不会在葬礼上说他正在搬或抬出去埋的是苏格拉底。我亲爱的克里托，你非常明白，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仅是一种错误，而且会给灵魂带来伤害。你必须高兴一点，【116】说你正在埋的是我的尸体，你可以按你喜欢的方式去埋，最能合乎习俗就好。

说完这些话，苏格拉底起身去另一个房间洗澡，克里托陪他一道进去，让我们在外等候。所以我们待在那里，相互之间交谈，就已经说过的提问，然后又说起降临于我们的巨大的不幸。【b】我们都感到像是失去了一位父亲，我们的余生都成了孤儿。苏格拉底洗澡的时候，他的孩子来见他——他的儿子有两个还很小，一个要大一些——他家里的那些妇女也来了。他当着克里托的面和他们说话，交待了一些事情。然后他让妇女和孩子离开，他自己又回到我们中间来。此时已近日落，因为他在里屋待了好一阵子。洗完澡后他来到我们中间坐下，和我们又交谈了一会儿，【c】典狱官的一名随从走进来，站在他面前说："我不会像责备其他人那样责备你，苏格拉底。我让他们服从我的上级的命令喝毒药的时候，他们生我的气、诅咒我。而你在这里的这段时间，我以其他各种方式知道你在所有来这里的人中是最高尚、最温和、最优秀的。所以现在我也知道，你不会给我找麻烦，你知道谁对你的死负有责任，会把你的怒火朝着他们发。你知道我来是干什么的。你一路走好，你要忍耐一下，怎么方便就怎样做吧。"【d】那名随从流着眼泪，转身走了出去。苏格拉底看着他说："你也一路走好；我们会按照你的吩咐去做。"他把脸转过来对我们说："这个人挺讨人喜欢的！我在这里的这段时间，他经常来跟我交谈，真是一个非常容易亲近的人。他为我流下眼泪是真诚

的。来，克里托，让我们服从他的命令。去把毒药拿来，如果已经准备好；如果还没准备好，让那个人快点准备。”

【e】克里托说，苏格拉底，我想太阳还在山顶上闪耀，还没下山。我知道以往某些人在接到命令以后拖了很久才喝毒药，这种时候可以多吃一点，多喝一点，亲戚朋友也可以与他们亲爱的人多待一会儿。你别忙，我们还有时间。

克里托，他们这样做是很自然的，苏格拉底说，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得到一些好处，【117】但对我不合适。我不指望稍晚一些喝毒药能有什么好处，我期待的是不要让我亲眼看到自己由于想活命而变得滑稽可笑，在已经没有时间的时候故意拖延。所以，照我说的去做，别拒绝我。

听了这些话，克里托向站在一旁的奴仆点头示意；那名奴仆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与监刑官①一道走进来，监刑官端着已经调好的一杯毒药。苏格拉底看见他，就说："噢，我的大善人，你是这方面的行家，告诉我该怎么做？"【b】他说："只要喝下去就行，然后站起来走几圈，感到两腿发沉时就躺下，毒药自己会起作用。"厄刻克拉底，监刑官把杯子递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相当高兴地接了过来，丝毫没有惊慌，脸上也没变色，而是看着那个人，不动声色地说："我倒一点儿奠神，你看怎么样？这样做允许吗？""我们只准备了够用的"，那个人说。

【c】我明白了，苏格拉底说，但有件事我想是允许的，是必须做的，我要向众神祈祷，愿我从这里去那边的行程一路顺风。这就是我的祷告，愿我心想事成。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端着酒杯，然后镇静、轻松地一饮而尽。此前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还能控制自己的眼泪，但看到他喝毒药的时候，我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所以，我蒙住我的脸。我为我自己哭泣，【d】而不是为了他——我的不幸是失去了这样一位同道。甚至在我之前，克里托就止不住流泪而站了起来。阿波罗多洛

① 原文为"十一人"（ἕνδεκα），参阅《申辩篇》37c 注。

的哭泣一直没停，而此刻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使屋里的每个人更加悲伤欲绝，只有苏格拉底除外。他说："这是在干什么？你们这些人真奇怪！【e】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把那些妇女打发走，要避免这种不体面的事，有人跟我说过，人应当安安静静地去死。所以，保持安静，控制你们自己。"

他的话让我们感到羞耻，我们停止了哭泣。他在屋里踱步，当他说双腿发沉的时候，他就按照那个人事先的交待躺了下来，给他毒药的那个人摸了一下他的身体，稍后又试他的脚和腿，【118】他先是用力按他的脚，问他是否还有感觉，苏格拉底说没有。然后，他又按他的腿肚子，并逐步向上移，向我们表明苏格拉底的身子正在变冷和变硬。他又摸了一下，说等到冷抵达他的心脏时，他就走了。当苏格拉底的肚子变凉的时候，苏格拉底揭开原先蒙上的盖头，说了他最后的话。他说："克里托，我们欠阿斯克勒庇俄斯[①]一只公鸡；要用公鸡向他献祭，千万别忘了。"克里托说："我们会做的，如果还有其他事情，请告诉我们。"但是，苏格拉底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微微地动了一下；那个人揭开他的盖头来看时，他的眼睛已经不动了。看到此状，克里托替他合上了嘴和双眼。

厄刻克拉底，这就是我们这位同道的结局，我们要说，在我们所知的所有人中间，他是最善良、最明智、最正直的。

---

① 阿斯克勒庇俄斯（Ἀσκληπιός），希腊医神，在其神庙中过夜的病人向他奉献公鸡，以求病愈。苏格拉底此话的意思是，死亡是对生命中的疾病的治疗。

卡尔米德篇

提　要

本篇是柏拉图的早期作品，以谈话人卡尔米德的名字命名。整个谈话由苏格拉底讲述，与苏格拉底交谈的有克里底亚和卡尔米德。谈话的开场白交代了谈话的背景和年代，即波提狄亚战役（公元前432年）刚结束的时候，这场战役是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点。苏格拉底从波提狄亚军营返回雅典，一抵达就直奔他惯常去的运动场，与人交谈。对话中的苏格拉底约40岁，而卡尔米德还很年轻。苏格拉底以年轻人的良师益友的姿态主导了这场谈话。公元1世纪的塞拉绪罗在编定柏拉图作品篇目时，将本篇列为第五组四联剧的第二篇，称其性质是“探询性的”，称其主题是“论节制”。① 本篇篇幅较短，译成中文约2万字。

节制的希腊文是“σῶφρον”，这个希腊词主要有三种含义：(1) 理智健全、通情达理、头脑清晰，明智，与褊狭、愚妄、傲慢、错乱意思相反；(2) 谦卑、稳重、博爱、仁慈，尤其指年少者对年长者、位卑者对位尊者的谦恭；(3) 对各种欲望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这个词一般英译为“temperance”，而“σῶφρον”的派生词“σωφροσύνη”一般英译为self-control。掌握该词的三种含义对于理解本篇谈话有特殊的意义。节制是隐藏在“认识你自己”“切勿过度”这两句德尔斐箴言背后的精神，它要人们接受美德为人性所设的界限，约束欲望的冲动，服从和谐与适度的内在法则。

---

①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59。

本篇以寻找“节制”的定义为目标。对话中提出了这样一些定义：(1) 节制就是有序而又平静地做事，就是对长者合乎礼仪的谦逊的举止，恬静的合乎规矩的行为 (159b)；(2) 节制使人感到羞耻，使人谦虚，节制就是谦虚 (160e)；(3) 节制就是管好自己的事，做自己的事 (161b)；(4) 节制就是做好事，不做坏事 (164b)；(5) 节制就是认识自我 (165a)。苏格拉底在讨论中指出了这些定义的缺陷，引出了一个知识论的定义：节制既是一种关于其他知识的知识，又是一种“关于节制本身的知识”(166c)，“当一个人拥有知道他自己的知识，他就会认识他自己”(169e)。然而，在苏格拉底的进一步诘难下，这一定义也遭到失败，“我们已经承认为一切事物中最优秀的事物最后竟会变成毫无用处的东西。”(175b) 苏格拉底使听众相信了自己的无知，但也在谈话过程中激发了他们的独立思考。苏格拉底本人的观点反映了他的“美德即知识”的观念所产生的困难。

正　文

谈话人：苏格拉底

【153】我们昨天黄昏时分从位于波提狄亚[①]的营地返回雅典，由于在外甚久，我就去了以往常去之处，旧地重游一番，心里感到特别高兴。特别是，我径直去了陶瑞亚斯[②]体育场，就在女王[③]神庙对面，在那里我见到很多人，大多数是熟人，【b】有些我不认识。他们见我突然出现，远远地从各处迎上前来，和我打招呼，那个野人似的凯勒丰[④]站起身来，率先来到我面前，抓住我的手说：“苏格拉底，你是怎样从战

① 波提狄亚（Ποτειδαία），城邦名，雅典邻邦，公元前432年背弃雅典，公元前429年被雅典围困攻陷。

② 陶瑞亚斯（Ταυρέας），地名，词义为“公牛”。

③ 女王（Βασίλημα），指冥府女王，其神庙位于雅典卫城（ἀκρό-πολις）南面。

④ 凯勒丰（Καιρεφών），雅典民主派人士，苏格拉底的朋友，性格暴烈，做事莽撞，曾就德尔斐神谕向苏格拉底提问，参阅《申辩篇》21a。

斗中脱险的？”在我们离开波提狄亚之前，那里发生了激战，但是在雅典的人刚得到消息。

我答道：“就像你刚才看到我的这样。”

【c】他说：“我们在这里听说这一仗打得很厉害，许多朋友都牺牲了。”

我说：“这个消息相当准确。”

他说：“你当时在场吗？”

“是的，我在那里。”

“那就请你坐下来，给我们详细讲讲，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知道什么细节。”说着话，他领我来到卡莱克鲁斯之子克里底亚①身边，让我在那里坐下。

【d】坐下的时候，我跟克里底亚和其他人打招呼，把军营里的事情讲给他们听，回答他们的提问，他们的问题很多，各不相同。

这些事说得差不多以后，我回过头来问他们家里发生的事，涉及哲学和年轻人的现状，有没有哪位青年变得智慧或美貌出众，或者两方面都很突出。此时，克里底亚朝着大门口看了一眼，【154】有几位青年正向这里走来，他们大声争论着，后面还跟着一大群人。他说：“苏格拉底，美貌出众的青年，我想你马上就能做决定，因为刚才进来的这些人都是那个被认为是当今最美貌的年轻人的开道者和情人，我想他本人不会离得太远，就要露面了。”

“他是谁？”我说，“谁是他的父亲？”

【b】“你可能认识他，”他说，“只是你离开此地时他还没有长大。他是卡尔米德②，我舅舅格老孔③的儿子，我的表弟。”

“苍天在上，我当然认识他，”我说，“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很值

---

① 卡莱克鲁斯（Καλλαίσχρους），柏拉图外祖父的兄弟；克里底亚（Κριτίας），柏拉图的舅父。

② 卡尔米德（Χαρμίδης），克里底亚的表弟。

③ 格老孔（Γλαύκων），克里底亚的舅舅，卡尔米德之父。

得注意。现在我想他必定已经长成个大小伙子了。”

“你马上就能看到他现在长成什么样，有多大变化了。”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卡尔米德走进了体育场。

你一定不可相信我的判断，我的朋友。只要涉及相貌俊美的人，我就是一把破尺子，因为每个这种年纪的人在我眼里都是美的。【c】即便如此，就在卡尔米德进来的那一刻，我还是对他的相貌和形体感到震惊，在那里的每个人在我看来都爱他，他一进来就把他们搞得神魂颠倒，还有跟在他后面的许多爱慕者。我这种年纪的人受到影响可能不足为奇，但我注意到，哪怕是那些孩子也没有一个在左盼右顾，而是盯着卡尔米德看，就好像他是一尊雕像。凯勒丰喊我说：“【d】苏格拉底，你认为这位青年怎么样？他的脸蛋漂亮吗？”

“漂亮极了。”我说。

“如果他愿意脱衣服，”他说，“你就不会注意他的脸蛋了，他的身体非常完美。”

此时其他人也像凯勒丰一样议论着相同的事情，我说：“赫拉克勒斯[1]在上，你们对一个人的描绘不平衡，如果他正好还有另外一样小东西。”

【e】“那是什么？”克里底亚说。

“如果他正好有完美的灵魂，”我说，“那是很恰当的，因为他出自你的家族。”

“他在这个方面也很优秀。”他说。

“那么，在看他的身体之前，我们为什么不让他袒露这个部分呢？他肯定已经到了愿意讨论事情的年纪。”

“确实如此，”克里底亚说，“因为他不仅是一名哲学家，【155】而且还是一名诗人，他自己这么认为，其他人也这么认为。”

“这是上苍的恩赐，我亲爱的克里底亚，”我说，“在你的家族可以追溯到梭伦。但是，你为什么不喊他过来考考他呢？尽管他还很年轻，

---

① 赫拉克勒斯（Ἡρακλῆς），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

当着你的面让他和我们谈话也没什么不妥，因为你是他的监护人和表兄。"

【b】"你说得对，"他说，"那我就喊他过来。"他马上对他的仆人说，"喂，去喊卡尔米德来见一位医生，他昨天对我说身体不舒服。"然后，克里底亚对我说："你瞧，他最近抱怨说早晨起来头疼。干吗不对他说你知道治头疼的偏方呢？"

"没理由不这样做，"我说，"只要他愿意过来。"

"噢，他会来的。"他说。

【c】他说得没错，卡尔米德果然过来了。他的到来引起一阵欢笑，已经围成圈坐下的人推旁边的人给他让个位置，好让他坐下。结果就是，原来坐在这一头的那个人被挤得站起身来，而坐在另一头的那个人被人压在身下，只好挪到外边去。最后，卡尔米德走了过来，在克里底亚和我之间坐下。这时候，我的朋友，我却感到有点胆怯了，尽管我原来以为跟他谈话轻而易举，但我先前盲目的自信在这一刻消失了。【d】克里底亚说我就是那个知道偏方的人，而他以一种无法言喻的方式盯着我看，好像要向我提问，就在体育场里的人全都围了过来的时候，我高贵的朋友，我看见他外衣下俊美的身子，顿时点燃我的欲火，无法遏制自己。我突然想起，昔狄亚斯[①]真是最聪明的爱情诗人，他在与某人谈到美男子时提建议说，"看这头雄狮，对它奉承讨好是最糟糕的，只会成为它的晚餐"，因为我感到自己好像已经被这样一头野兽吞食了。不过，当他问我是否知道治疗头疼的偏方时，我还是尽力回答。

"怎么治法？"他说。

【e】我说，有一种树叶吃了可以治头疼，不过在使用时需要念咒语。如果在使用树叶时不停地念咒语，头疼就能痊愈，如果不念，那么树叶就失效了。

【156】他说："请你口述，我把它写下来。"

"要我允许，"我说，"还是不要我允许。"

① 昔狄亚斯（Κυδίας），一位晦涩的抒情诗人。

“当然要。”他笑着说。

“很好，”我说，“你确实知道我的名字吗？”

“要是不知道，那我太丢脸了，”他说，“我的同伴聊天时经常说起你，我还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在这里见过你和克里底亚。”

【b】“太好了，”我说，“那么我可以更加自由地说一说这个咒语的本性了。刚才我有点犯难，不知该用什么方法来向你证明它的效力。它的本性，卡尔米德，不只是能够治头疼。你可能听好医生说过这种事，如果你眼睛痛去看医生，他们会说不能光治眼睛，【c】还要同时治疗头部。他们还会说，如果只治头部而不治整个身体，那是非常愚蠢的。按照这一原则，他们对整个身体进行治疗，对整个身体和部分一起治疗。你听他们说过这样的话，注意过这种情况吗？”

“是的，我注意过。”他说。

“那么我说的好像是对的，你接受这一原则？”

“绝对接受。”他说。

【d】听他表示赞同，我比较安心了，先前的自信又一点点地恢复，我回过神来了。所以我说：“好，卡尔米德，这个原则和咒语是一样的。我在军中服役时向札耳谟克西[①]的一位色雷斯医生学会了这种咒语，据说这位医生能使人不朽。这位色雷斯人说，希腊医生说的我刚才告诉你的这些话是对的。‘但是，我们的国王札耳谟克西，’【e】他说，‘是一位神，国王说过，你们不应当不治我的头而治我的眼睛，或者不治我的身体而只治我的头，所以你们不应当不治灵魂而只治身体。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许多疾病希腊的医生治不了，因为他们无视整体，而实际上，整体如果不处于良好状态，部分是不可能好的。’他说，‘对整个人来说，灵魂既是身体健康的源泉，又是身体疾病的来源，它们从灵魂中流出，【157】其方式就如眼睛受头部的影响。因此要想头的组成部分和身体的其他部分健康，治疗灵魂是必须的，首要的。’他说，‘我亲爱的朋友，治疗灵魂需要用到某些咒语，这些咒语由美妙的话语组成。在灵魂中产

① 札耳谟克西（Ζαλμόξιδος），波斯国王。

生节制，是这样的话语作用的结果，一旦灵魂获取和拥有了节制，要为头部和身体的其他部分提供健康就容易了。'【b】他在教我治疗方法和咒语时还说：'别听任何人的劝，让你用偏方治疗他的头，除非他先把灵魂交付给你，让你用咒语治疗。因为这是现在某些医生会对病人犯下的错。他们试图脱离灵魂的健康来产生身体的健康。'他严厉地告诫我，【c】对财富、地位、美貌的乞求要置若罔闻。所以，我已经向他承诺并信守这一诺言，如果你愿意，那么按照这位陌生人的指示，我首先要把色雷斯人的咒语用于你的灵魂，然后我才会用偏方治疗你的头。如果你不愿意，那么我们什么都不能为你做了，我亲爱的卡尔米德。"

听我说了这些话，克里底亚说："头疼对这位年轻人来说会转变成一种幸运，苏格拉底，【d】由于他的头，他不得不改善他的才智。不过，让我来告诉你，苏格拉底，卡尔米德不仅在同龄人中间相貌出众，而且在你说的有咒语的这种东西上也超越同龄人，这种东西就是节制，不是吗?"

"是的，确实是。"我说。

"那么你必须知道，他不仅拥有当今时代最有节制的青年的名声，而且在与他年纪相应的其他任何事情上绝不亚于别人。"

【e】"相当正确，卡尔米德，我认为你一定会在所有这样的事情上胜过其他人，"我说，"因为我认为，在这里无人能够轻易指出哪两个雅典家族的联姻能产生比你的家族更加优秀和高贵的后裔。你父亲的家族，亦即德洛庇达之子克里底亚[①]的家族，【158】受到阿那克瑞翁[②]、梭伦[③]和其他许多诗人的颂扬，称颂这个家族拥有杰出的美貌、美德，以及其他一切被称作幸福的东西。你母亲的家族也同样。你的母舅皮里兰佩[④]声名远扬，是这个国家最优秀、最有影响的人，因为他多次担任使

① 德洛庇达（Δρωπίδος）是克里底亚之父，但这位克里底亚是对话中的克里底亚的祖父，参阅《蒂迈欧篇》20e。

② 阿那克瑞翁（Ἀνακρέον），希腊抒情诗人，约生于公元前570年。

③ 梭伦（Σόλωνος），雅典政治家，立法家，约生于公元前639年。

④ 皮里兰佩（Πυριλαμπους），卡尔米德的舅舅。

者去见波斯大王和其他人，所以这个家族的各个方面丝毫也不逊色于其他家族。作为这样的祖先的后代，你像是拥有骄傲的资本。【b】在可见的美貌方面，格老孔的乖儿子，在我看来你的外貌绝对不会辱没他们。但若在美貌之外你还拥有节制，以及你在这里的朋友提到的其他品性，那么你母亲真的养了一个幸福的儿子，我亲爱的卡尔米德。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节制已经在你身上呈现，你已经足够节制，那么你不需要咒语了，无论是札耳谟克西的咒语还是希珀波瑞人阿巴里斯[①]的咒语，【c】你马上就可以得到治头疼的偏方。但若你显得仍然缺乏这些东西，那么在我给你偏方之前，我必须使用咒语。所以你来告诉我：你同意你朋友的看法，断定自己已经拥有足够的节制，还是会说你仍然缺乏节制？"

卡尔米德脸红了，显得更加楚楚动人，这个年纪的人容易害羞。然后他以一种相当尊严的方式作了回答，说在当前情况下不容易说同意还是不同意。【d】他说："这是因为，一方面，如果我否认我是节制的，那么这样说自己不仅显得很奇怪，而且同时也使这里的克里底亚成了撒谎者，其他许多人也一样，因为按他的说法，我好像是节制的。另一方面，如果我应当表示同意并赞扬我自己，这样做也许会显得令人讨厌。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说："你说得相当合理，卡尔米德。【e】我想，我们应当在一起考察这个问题，你是否拥有我正在探求的这种东西，这样你就不会被迫说你不想说的话了，而我也不必以一种不负责的方式看病了。如果你愿意，我想和你一起考察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愿意，我们可以放弃。"

"哎哟，我非常愿意这样做，"他说道，"所以，继续吧，以你认为最好的方式考察这件事。"

"那么好，"我说，"在这些情况下，我认为下述方法是最好的。【159】现在很清楚，如果节制在你身上呈现，你会有某种关于节制的看法。我

① 希珀波瑞人（Ὑπερβορέου），希腊传说来自希腊北方的一个民族，词义为"和北风一起来的人"。阿巴里斯（Ἀβάρις）为该族著名的巫师。

假定，如果节制真的存在于你身上，它会提供一种它存在的感觉，借此你会形成一种看法，不仅知道你拥有节制，而且知道它是哪一种事物。或者你不这么想？"

"是的，"他说，"我是这么想的。"

"好吧，由于你知道怎么讲希腊语，"我说，"我假定你能表达这个印象，就以它冲击你的方式？"

"也许吧。"他说。

"好，为了帮助我们决定节制是否存在于你身上，请说出你的看法，什么是节制。"我说。

【b】一开始他犹豫不决，不太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然而，最后他说在他看来，节制就是有序而又平静地做一切事情，比如在街上行走、谈话，以这样的方式做其他事情。"所以我认为，"他说，"总的说来，你问的这样东西是某种平静。"

"你也许是对的，"我说，"卡尔米德，至少有些人会说平静是节制。【c】但是让我们来看里面是否还有什么东西。告诉我，节制是一种值得敬佩的东西，不是吗？"

"是的。"

"你在抄写老师布置的作业时，快捷地抄写字母比较好，还是平静地[1]抄写比较好？"

"快捷地。"

"阅读的时候，快捷好还是缓慢好？"

"快捷好。"

"弹竖琴或摔跤的时候，敏捷和锐利不是远远胜过平静和迟缓吗？"

"是的。"

"拳击和角力不也一样吗？"

"确实如此。"

【d】"在跑、跳，以及身体的所有运动中，行动敏捷和灵活者是值

① 平静地（ἡσυχῇ），这个希腊词也含有缓慢的意思。

得敬佩的，而那些行动困难和迟缓者是丑陋的，不是吗？"

"好像是这么回事。"

"那么，"我说，"在身体这件事情上，不是比较平静的运动，而是最迅速，最有活力的运动才是最好的。不是吗？"

"确实如此。"

"但是，节制是一种值得敬佩的东西吗？"

"是的。"

"那么就身体而言，不是平静，而是敏捷才是更加有节制的，因为节制是一种值得敬佩的东西。"

"这样说似乎是合理的。"他说。

【e】"那么好吧，"我说，"学习中的灵敏不是比学习中的困难要好吗？"

"学习中的灵敏好。"

"但是，"我说，"学习中的灵敏就是学得快，学习中的困难就是学得慢吗？"

"是的。"

"迅速地教另外一个人，不是比平静迟缓地教他要好得多吗？"

"是的。"

"那么，平静而迟缓地回想或回忆，这样做比较好，还是迅猛快捷地这样做比较好？"

"迅猛，"他说，"和快捷。"

【160】"明智不是灵魂的某种活力吗，而非某种平静？"

"对。"

"还有，这样说也对，理解所说的话，书写老师布置的作业，聆听琴师的教导，以及在其他许多场合，不是平静地理解，而是尽可能敏捷地理解是最好的。"

"是的。"

"还有，在思想的动作和制定计划时，【b】我想，不是最平静地思考的人和感到难以思考和发现的人值得赞扬，而是那些能够轻省快捷地

这样做的人值得赞扬。”

“一点儿没错。”他说。

“因此，卡尔米德，”我说，“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涉及灵魂和身体，我们认为快捷和迅速比缓慢和平静要好吗？”

“好像是的。”他说。

“那么我们得出结论，节制并非一种平静，有节制的生活也不是平静的，就此论证涉及的范围而言，因为有节制的生活必然是一种值得敬佩的东西。【c】我们有两种可能性：要么生活中的平静的行为显得比快捷强健的行为更好，要么很少生活中的平静的行为显得比快捷强健的行为更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朋友，即使有少量平静的行为比迅猛快捷的行为更好，即使按照这种假设，节制是由缓慢地做事情构成的，而不是由迅猛快捷地做事情构成的，在行走、言语和其他事情上都是这样；【d】平静的生活也不会比它的对立面更节制，因为在论证过程中，我们把节制列为值得敬佩的事物，快捷的事物已经变得不比平静的事物差了。”

“我认为你说得很对，苏格拉底。”他说。

“那么再来一遍，卡尔米德，”我说，“精力要更加集中地看看你自己，确定节制的呈现对你产生什么影响，什么样的事情会有这种影响，然后把这些事情都归拢在一起，清楚而勇敢地告诉我，【e】节制在你看来是个什么东西？”

他停顿了一会儿，努力思索了一番，然后说：“嗯，在我看来，节制使人感到耻辱和害羞，所以我认为，真正的节制必定是谦虚。”

“但是，”我说，“我们刚才不是同意节制是一种值得敬佩的东西吗？”

“是的，我们同意。”他说。

“由此可见，有节制的人是好人吗？”

“是。”

“不能使人变好的东西会是好的吗？”

“当然不是。”

“那么，节制不仅是一样值得敬佩的事物，而且也是好的事物。”

【161】“我同意。”

“那么好，”我说，“荷马说‘对于乞讨人来说，羞怯不是好品格。’[1]你不同意他的说法吗？”

“噢，”他说，“我同意。”

“所以看起来，谦虚既是好的，又是不好的。”

“是这样的。”

“但是，节制必定是一样好东西，它呈现在谁那里，就使谁变好，它不呈现在谁那里，就使谁变坏。”

“噢，是的，在我看来，确实像你说的这样。”

【b】“那么节制不会是谦虚，如果节制真的是一样好东西，而谦虚不比坏更好。”

“你所说的令我相当信服，苏格拉底。”他说，“但是，把你对节制的后续定义的看法告诉我。我刚想起，有人说节制就是管好自己的事。告诉我，如果你认为这个人说得对。”

【c】我说：“你真不幸，这个定义是你从克里底亚那里捡来的，或者是从其他某个聪明人那里捡来的。”

“我猜来自其他人，”克里底亚说，“因为肯定不是我讲的。”

“这又有什么区别，”卡尔米德说，“从谁那里听来？”

“一点儿区别都没有，”我答道，“因为问题的关键不是谁说的，而是他说的对不对。”

“我喜欢你现在这个说法。”他说。

“这对你有用，”我说，“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发现它的意思，那我会感到十分惊讶，因为这句话就像一个谜语。”

“怎么会呢？”他说。

【d】“我的意思是，”我说，“当他说出这些词的时候，我不认为他的真实含义是管好你自己的事。或者说，你认为教写字的老师在读和写的时候什么也没做吗？”

---

[1] 荷马：《奥德赛》17：347。

“正好相反，我认为他在做事。”

“你认为教写字的老师只教你读和写自己的名字，还是也教其他的孩子？你写你的敌人的名字也和写你自己的名字和你朋友的名字一样多吗？”

“一样多。”他说。

【e】“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是忙忙碌碌的，不节制的吗？”

“完全不是。”

“但是，如果读和写是做事，那么你在做的岂不是别人的事吗？”

“我假定我在做其他人的事。”

“那么，我的朋友，医疗是做事，所以建筑、纺织，以及从事某种技艺，都是做事？”

“确实如此。”

“那么好，”我说，“你认为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城邦里，法律会强迫每个人织自己的布，洗自己的衣服、【162】做自己的鞋子、油瓶、刮身板以及其他东西，每个人都按照同样的原则，不去管别人的事，只做自己的事吗？”

“不，我认为不会是这种情况。”他说。

“但是，”我说，“如果一个城邦得到有节制的管理，它必定治理得很好。”

“当然。”他说。

“那么，如果节制就是‘管好你自己的事’，它就不会以这种方式管这种事。”

“显然不是。”

“那么，说节制就是‘管好你自己的事’的人显然是在说谜语，如我刚才所说，【b】因为我不认为他的头脑会那么简单。或者说，你听某个傻子说了这样的话吗，卡尔米德？”

“远非如此，”他说，“他似乎非常聪明。”

“那么我认为，他肯定在说谜语，因为要想弄懂‘管好你自己的事’是什么意思是非常困难的。”

“也许是很难。”他说。

“那么‘管好你自己的事’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能说吗？”

“我完全不知所措，”他说，“也许说这句话的人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样说的时候，他笑了，看着克里底亚。

【c】很清楚，克里底亚焦躁不安有一会儿了，他也很想对卡尔米德和在场的其他人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此之前，他尽力抑制自己，但现在再也无法克制了。在我看来，我先前的怀疑肯定是对的，卡尔米德有关节制的说法就是从克里底亚那里捡来的。而卡尔米德想要这个定义的作者本身来接管论证，而不想由自己来进行，【d】于是就说自己已经被驳倒，怂恿克里底亚来继续论证。克里底亚不愿这样做，在我看来，他生气了，生卡尔米德的气，就像一名诗人对糟蹋他的诗句的演员生气。所以他瞪了卡尔米德一眼，说：“卡尔米德，就因为你不懂这个人说节制就是‘管好你自己的事’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你认为这个人自己也不知道了吗？”

【e】“别这样，亲爱的克里底亚，”我说，“像他这样年纪的人不懂这些事情一点儿也不奇怪，而你，由于你的年纪和经验，很像是懂的。所以，你若是同意节制就是那个人所说的意思，并且愿意接管论证，那么我很高兴与你一道考察这个问题，看所说的是对还是错。”

“我差不多已经准备好了，我同意，”克里底亚说，“接管这个论证。”

“我敬佩你的作为，”我说，“现在告诉我：你也同意我刚才说的，所有手艺人都在制造某些东西吗？”

“是的，我同意。”

【163】“在你看来，他们只造他们自己的东西，还是也造其他人的东西？”

“也造其他人的。”

“不是只造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们还是有节制的吗？”

“这有什么可反对的？”他说。

“我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我说，“但我们来看把节制定义为‘管好你自己的事’的人有没有反对意见，如果管别人的事也是有节制的，那

么真可以说没有反对意见了。"

"但是，"他说，"我承认的是那些'造'别人的东西的人是有节制的，我同意那些'做'别人的事情的人是有节制的吗？"

【b】"告诉我，"我说，"你把造和做当作一回事吗？"

"一点儿也不，"他说，"我也不把工作和制造当作一回事。这是我向赫西奥德[①]学来的，他说'工作并不可耻'。如果他所说的工作就是你刚才用造和做这两个术语提到的这一类事情，你以为赫西奥德还会说造鞋、卖咸鱼、做娼妓并不可耻吗？你不应该这样想，苏格拉底，你最好像我一样，【c】宁可相信他所说的工作是和做与造不同的一些事情，在某些情况下，造或制造某些东西若是没有高尚相伴随，就会变成可耻，但是工作决不会是任何一种可耻。由于他把'工作'这个名称给了那些高尚而又有用的造，那么只有这样的造才是'工作'和'行动'。我们表达他的思想，一定要说他认为只有这些事情才是'某人自己的'，而一切有害的事物都是其他人的。结果就是，我们必须假定，赫西奥德以及其他聪明人把那些管好自己事情的人称作有节制的。"

【d】"克里底亚，"我说，"我理解你的讲话开头非常好，你说你把那些'某人自己的'和'自己的'东西称作好的，把做好事称作'行动'，因为我曾不下百遍地听普罗狄科[②]区分词义。好吧，我允许你给每个语词下定义，以你喜欢的方式，只要你能弄清你使用的任何语词的含义。【e】现在从头开始，更加清楚地下定义：做好事，或者制造好东西，或者无论你想怎么叫它，就是你所谓的节制吗？"

"是的。"他说。

"那么，实施邪恶行动的人是不节制的，实施良好行动的人是有节制的吗？"

"你难道不这么看，我的朋友？"

---

① 赫西奥德（Ἡσίοδος），希腊早期诗人，约公元前8世纪。引文见赫西奥德：《工作与时日》311。

② 普罗狄科（Πρόδικος），公元前5世纪著名智者。

“别在意我怎么看，”我说，“我们现在不是在考察我怎么想，而是在考察你怎么说。”

“那么好吧，”他说，“我否定做坏事不做好事的人是有节制的，我肯定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人是有节制的。所以我给你一个清晰的定义，节制就是做好事。”

【164】“我没有理由认为你说的不是真话。但我确实感到惊讶，”我说，“如果你相信有节制的人对他们的节制一无所知。”

“我根本没有这样想过。”他说。

“但你刚才不是说，”我说，“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手艺人是有节制的，哪怕他们在做其他人的事？”

“是的，我是这样说过，”他答道，“但那又怎么样？”

“不怎么样，但是告诉我你是否认为，医生在为人提供健康时做了一些事，【b】这些事既对他自己有用，又对他治疗的人有用。”

“是的，我同意。”

“做这些事情的人做的是他应当做的事吗？”

“是的。”

“做了应当做的事情的人是有节制的，不是吗？”

“他当然是有节制的。”

“医生必须知道什么时候他的治疗是有用的，什么时候是无用的吗？每个手艺人也一样，他必须知道什么时候他做的工作会使他受益，什么时候不会吗？”

“不一定。”

【c】“那么有的时候，”我说，“医生不知道自己采取的行动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如果他有益地采取行动，那么按照你的论证，他的行动是有节制的。或者说，这并不是你说的意思？”

“是我的意思。”

“那么看起来，在某些场合他有益的行动，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有节制的行动，但他对自己的节制一无所知吗？”

“但是，”他说，“苏格拉底，这种情况决不会发生。【d】如果你认

为从我前面承认的事情必定得出这个结论，那么我会撤回我的某些陈述，并且不怕丢脸地承认我犯了错误，而不愿承认一个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人会是有节制的。事实上，认识你自己，这正是我想说的什么是节制，我完全同意刻在德尔斐神庙里的这句铭文。在我看来，这句铭文刻在那里有特别的目的，尽管它是神对那些进到这里来的人打招呼的话，就好像人们平常说的‘万福’，【e】尽管在这里说‘万福’不是一个正确的说法，但我们确实应当相互敦促‘要有节制’。所以，按照这种方式神对那些进入他的庙宇的人打招呼，而不是按照人的方式，或者说，我假定献上这句铭文的人是这么想的。他对进来的人要说的话无非就是‘要有节制’，这就是他要说的。【165】不过他在说的时候非常晦涩，像预言家那样。‘认识你自己’和‘切勿过度’是一回事，如铭文所示，而我本人也这么看，有人也许会表示怀疑，我想后来献上‘不要过分’、‘立誓必会破灭’这些铭文的人就是这种情况。因为这些人想，‘认识你自己’是一项建议，而不是神对进入神庙者打招呼的话，所以，想到献上一些并非无用的告诫语，他们就写了这些东西，刻在神庙里。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原因在此，【b】苏格拉底，我承认前面所说的一切——关于这个主题，有些事情也许你说的更加正确，也许我说的更加正确，但我们所说的都不清楚——而关于这个定义，我现在希望给你一个新的解释，除非你当然已经同意，节制就是认识你自己。”

“但是，克里底亚，”我说，“你跟我说话，就好像我承认对我自己的问题知道答案，就好像只要我真的愿意，就会同意你的意见。情况不是这样的，倒不如说，由于我自己的无知，【c】我在你的陪伴下不断地考察提出来的任何问题。不过，如果我认为自己想通了，我愿意说出我同意还是不同意。只是在我思考的时候你要等待。”

“好吧，你好好地想。”他说。

“对，我在想，”我说，“嗯，如果所谓节制就是知道，那么节制显然就是某种知识，是关于某事物的知识，不是这样吗？”

“是的，是关于某事物自身的知识。”他说。

“那么医学也一样，”我说，“是一种知识，是关于健康的知识吗？”

“当然。”

“现在，”我说，“如果你问我，‘如果医学是一种关于健康的知识，【d】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利益，它会产生什么?’我会回答它提供的利益不是微小的。因为健康是我们的一种良好的结果，如果你同意这就是它产生的东西。”

“我同意。”

“如果你问我造房子的事，这是一种建造房屋的知识，问我它产生什么，我会说它产生房屋，其他技艺也一样。所以你应当代表节制来提供一个回答，因为你说它是一种关于自我的知识，【e】因此应当问你，‘克里底亚，由于节制是一种关于自我的知识，它能产生什么配得上这个名称的良好结果?’来吧，请你告诉我。”

“苏格拉底，”他说，“你没有正确地引导我们的考察。其他知识相互之间都有相同的性质，而这种知识却不像其他知识那样具有相同的性质。但你在进行考察的时候把它们全都当作一样的了。”“比如，”他说，“算术和几何的技艺有什么产物，能与建筑时产生的房屋、纺织时产生的衣服相对应，【166】从众多的技艺中可以提供许多例子。在这些情况下，你应当向我指出同样的产物，但你却不能做到。”

我说：“你说得对。但是我能在各种情况下向你指出，一种知识是关于什么的知识，它与知识本身是有区别的。比如，算术的技艺当然就是关于奇数和偶数的知识——它们本身有多少，与其他数有什么关系——不是吗?”

“确实如此。”他说。

“奇数和偶数与算术本身不是有区别吗?”

“当然。”

【b】“还有，称重是一门关于重与轻的技艺；重与轻与称重的技艺有区别。你同意吗?”

“是的，我同意。”

“那么，由于节制也是一种关于某事物的知识，请你说一下，这个与节制本身有区别的事物是什么。”

“这正是我的意思，苏格拉底，”他说，“你在对节制的考察中指出节制与其他知识不同的地方，【c】然后你开始寻找某种方式能够发现它与其他各种知识相似的地方。但事情不是这样的，倒不如说其他技艺都是关于其他事物的知识，而不是关于事物本身的知识，而唯有节制是一种既是其他知识的知识，又是关于节制本身的知识。我认为你非常自觉地在做你前不久否认的事情——你试图驳斥我，无视真正的问题所在。”

“噢，天哪，”我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哪怕我要驳斥你所说的一切，我会由于其他任何原因这样做，【d】而不会由于我要对我自己的陈述进行彻底的考察——我害怕的是，我不自觉地认为我懂某些事情，而实际上我不懂。这就是我声称现在要做的事，主要是为了我自己而考察这些论证，但也许也为了我的朋友。你不是相信，为了共同的善，或者为了大多数人的善，对每一现存事物的陈述都应当变得清楚吗？”

“确实如此，苏格拉底。”他说。

“那么，鼓足勇气，我的朋友，回答在你看来最好的问题，【e】而不要在意是克里底亚还是苏格拉底被驳倒了。你要在意的是论证本身，看对它的驳斥会带来什么后果。”

“行，我会按你说的去做，因为在我看来你的谈话是有意义的。”

“那么，请你提醒我一下，”我问道，“关于节制，你说了些什么。”

“我说，”他答道，“唯有节制既是一种关于它本身的知识，又是一种其他知识的知识。”

“那么，”我说，“它也会是一种无知识的知识吗，如果它是一种知识的知识？”

“当然。”他说。

【167】“那么只有节制的人会认识他自己，能考察他知道或不知道的事情，还能以同样的方式考察其他人，看一个人什么时候真的知道他知道的事情和认为他知道的事情，什么时候不知道他认为他知道的事情，而其他人都不能这样做。是节制的、节制、认识你自己，其意义全在于此，知道自己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这不就是你的意思吗？”

“是的。”他说。

【b】"那么，让我们干了这第三杯酒，幸运之酒[①]，让我们重新开始，考察两点：第一，一个人知道和不知道他知道和不知道的事情，这样的情况是可能的还是不知道是否可能；第二，如果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那么那些知道这一点的人有什么益处。"

"是的，我们应当考察这两个要点。"他说。

"那么，来吧，克里底亚，"我说，"看你在这些事情上是否能比我强一些。因为我感到有困难。要我把我的难处告诉你吗?"

"是的，请你告诉我。"

"好的，"我说，"整件事情不是与这一点相关吗，如果你刚才说的是真的，【c】你说有一种知识不是任何事物的知识，而只是它本身和其他知识的知识，而这同一种知识也是无知识的知识?"

"是的，确实如此。"

"那么，你来看，我们试图想说的这件事情有多么奇怪，我的朋友，因为，如果你在其他事例中寻找相同的东西，你会发现，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怎么会呢，你指的是什么事例?"

"好比说这样一些事例，比如，请你考虑，如果你认为可以有这样一种视觉，它不像其他视觉那样，是事物的视觉，而是视觉本身和其他视觉的视觉，也是无视觉的视觉，【d】尽管它是视觉的一种类型，但它看不见颜色，只能看见视觉本身和其他视觉。你认为有这样一种东西吗?"

"苍天在上，没有，我不这么认为。"

"有一种听觉，听不见声音，但能听见听觉本身和其他听觉，还能听见无听觉的听觉吗?"

"也没有这种东西。"

"再以所有感觉为例，看是否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它是众感觉的感

① 此处原意为"第三杯酒，为了救世主宙斯"。在启程前饮酒时连干三杯，第三杯酒被认为是幸运之酒。

觉，是感觉本身的感觉，但它感觉不到其他感觉能感觉到的感觉。”

“我不认为有这样的东西。”

【e】“你认为有这样一种欲望，它不是为了快乐，而是为了它本身和其他欲望吗？”

“肯定没有。”

“也不会有任何一种希望，我认为，不是为了任何善，而只是为了希望本身和其他希望。”

“没有，以下类推，也没有。”

“你会说有一种这样的爱，不是任何好事物的爱，而是它自身的爱和其他爱的爱吗？”

“不，”他说，“我不会。”

【168】“你是否曾经观察到有一种恐惧，恐惧它本身和其他恐惧，但它是可怕的事物的恐惧，不怕任何事物？”

“我从未观察到这样的东西。”他说。

“或者说有一种意见是关于它自身和其他意见的，但却不像其他意见那样对任何事物发表意见？”

“从来没有。”

“但是我们刚才好像说过，有一种这样的知识，它不是任何一个知识部门的知识，而是知识本身和其他知识的知识。”

“是的，我们说过。”

“如果真的有这样一种东西，那不是很奇怪吗？然而，我们还不应当只说没有这种东西，而是要继续考察，看是否有这种东西。”

【b】“你说得对。”

“那么来吧，这种知识是某事物的知识吗，它有‘是某物的’知识的某种能力吗？你怎么说？”

“是的，它有这种能力。”

“我们说，与其他事物相比，较大者有一种是较大的能力吗？”

“是的，它有。”

“假定与某个较小的事物相比，较大者会变得较大。”

“必然如此。”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发现某个较大的事物比较大的事物和较大本身还要大，但它又不能比其他较大的事物更大，【c】那么肯定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它真的比它自身还要大，它也会比它自身还要小，不是吗？”

“那肯定会是这种情况，苏格拉底。”他说。

“由此也可推论，我假定，如果有一种两倍的事物是它自身或其他两倍的事物的两倍，那么它也会是它自身或其他两倍的事物的一半，因为我不会假定有任何两倍的事物，除非它也是一半。”

“没错。”

“还有，比它自身大的事物也可以比它自身小，比它自身重的事物也可以比它自身轻，【d】比它自身年老的事物也可以比它自身年轻，其他相同的事例还很多——具有某种能力的事物将其能力用于它自身，必定也会使这种能力指向的事物具有这种性质，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以听为例，我们不是说，听无非就是关于声音的吗？”

“是的。”

“如果听真的听到它本身，那么它会听到拥有声音的它本身吗？因为，否则的话，它不会有任何听了。”

“必然如此。”

“视觉我想也一样，我的大好人，如果视觉真的看到它本身，它一定会有某些颜色吗？【e】因为视觉肯定不能看无颜色的东西。”

“不能，肯定是这样的。”

“那么你注意到，克里底亚，在我们举的几个事例中，有些是绝对不可能的，而有些是非常可疑的，如果它们曾经把它们自己的能力用于它们本身，是吗？体积、数量，等等，属于绝对不可能的这一组，不是这样吗？”

“肯定是这样的。”

“还有，听或看，或者实际上，任何一种运动都会推动它自身，或者热会加热它本身——所有这些情况也会使有些人不信，【169】尽管有

些人也许是相信的。我们需要的，我的朋友，是某个大人物来详细解释这一点，是否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天然地将其自己的能力用于它自身，而只能用于其他事物，或者说，有些事物能这样做，有些事物不能。我们也需要他来确定，是否有事物能将能力用于它们自身，我们称作节制的知识就在它们中间。我不把自己当作有能力处理这些事务的人，【b】由于这个原因，我既不能合理地陈述是否可能有一种知识的知识，如果肯定有这样一种知识的话，我也不能接受节制作为这样一种知识，直到我考察清楚这样一种东西对我们是否有益。现在我预测节制是一种有益的、好的东西。那么你，卡莱克鲁斯之子，由于把节制定义为知识的知识属于你，更由于无知识也属于你，所以请你先澄清这一点，我刚才提到的这种知识是可能的，【c】然后在显示了它的可能性以后，继续显示它是有用的。这样的话，也许，你对什么是节制的正确看法也会使我满意。”

听了这些话，克里底亚明白了我的难处，就好比一个人打呵欠传染给其他人，他似乎也受我的影响而感到困难了。但由于他在坚持己见方面是出了名的，不愿当着同伴的面承认无法回答我的问题，【d】于是就支支吾吾地掩饰他的困惑。所以，为了能使我们的争论继续下去，我说：“好吧，克里底亚，现在让我们假定这一点，有一种知识的知识，它的存在是可能的——它是否真的存在我们可以在其他场合考察。来吧，如果它是完全可能的，那么知道某人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岂不是更为可能？我想，我们确实说过，这就是认识你自己和有节制的基础，是吗？”

【e】“是的，确实如此，”他说，“我似乎能跟得上你的结论了，苏格拉底，因为，如果一个人拥有能拥有知道它自己的知识，那么这个人也会成为像他拥有的这种知识这样的人。例如，拥有敏捷的人是敏捷的，拥有美的人是美的，拥有知识的人是知道的。所以，当一个人拥有知道它自己的知识，我想他会是一个认识他自己的人。”

“令我困惑的不是这一点，”我说，“当一个人拥有知道他自己的知识，他就会认识他自己，而是拥有这种知识的这个人为什么必然知道他

知道什么和他不知道什么。”

【170】“但是这两样事情是一回事，苏格拉底。”

“也许吧，”我说，“但我还是担心像过去一样困惑，因为我仍旧不明白，知道一个人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怎么会和它本身的知识是一回事。”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我说，“假定有一种知识的知识，它除了是一种划分事物的能力，说一个是知识，另一个不是知识，它还能是什么吗?”

“不能了，它只能是这种能力。”

【b】“还有，它和拥有或缺乏有关健康的知识、拥有或缺乏有关正义的知识是一回事吗?”

“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想，一种知识是医学，另一种知识是政治，而我们涉及的是纯粹、简单的知识。”

“那又怎样?”

“因此，当一个人缺乏这种关于健康和正义的附加的知识，而只知道知识，这是他拥有的唯一的知识，那么他很像是知道他知道某些事情，拥有某种知识，以此人为例也好，以其他人为例也罢，不是吗?”

“是。”

【c】“那么，他是如何凭着这种知识知道他自己知道什么呢? 因为他会凭着医学知道健康，但不是凭着节制，他会凭着音乐知道和谐，但不是凭着节制，他会凭着技艺知道造房子，但不是凭着节制，等等，不是这样吗?”

“好像是这样的。”

“但是凭着节制，如果它只是一种知识的知识，一个人如何知道他知道健康，或者他知道造房子呢?”

“他完全不能知道。”

“那么对这一点都不知道的人不会知道他知道什么，而只知道他知

道。"

"很像是这样。"

【d】"那么，这不会是有节制的或节制：知道一个人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而只有知道这一点的人和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人才是有节制的，或者说事情好像是这样的。"

"有可能是这样。"

"当另外一个人声称知道某事物，我们的朋友也不能发现他是否知道他说他知道或不知道的东西。但是，他好像只知道这么多，那个人有某种知识，但它是关于什么的知识，节制不会告诉他。"

"显然如此。"

【e】"所以，他既不能区别假装是医生的人和真正的医生，也不能在其他专家中作这种区别。让我们来看后面的推论：如果有节制的人或其他任何人要区分真医生和假医生，他该怎么办呢？我假定，他不会去讨论医学问题，因为我们说过，医生知道的无非就是健康和疾病，不是这样吗？"

"是的，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知识，医生一无所知，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功能完全归于节制了。"

"是的。"

【171】"医生也不知道任何关于医学的事情，因为医学是一种知识。"

"对。"

"然而，有节制的人会知道医生拥有某种知识，但是为了试图掌握它是何种知识，他不会考察它是关于什么的知识吗？因为要给每一种知识下定义，不仅要说它是知识，而且还要说它是关于什么的知识，是吗？"

"是的，当然要说它是关于什么的知识。"

"医学可以定义为一种关于健康和疾病的知识，由此可以把医学与其他知识区别开来。"

"对。"

【b】“由此可以推论，想要考察医学的人会在能找到医学的地方发现它，因为我不会假定他会在不能找到医学的地方发现它，你的看法呢?”

“肯定不能。”

“那么想要正确进行这种考察的人会查考医生做的事情，因为他在这些事情上是医学人，这些事情就是健康与疾病。”

“好像是这样的。”

“他会观察医生的言行，看医生说的是否正确，做的是否正确吗?”

“必然如此。”

“但是，不懂医学技艺的人能听得懂这些事情吗?”

“肯定不能。”

【c】“事实上，除了医生，似乎无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甚至有节制的人自己也做不到。如果他能做到，那么他不仅是有节制的人，还会是一名医生。”

“是这么回事。”

“那么，事情的结果是，如果节制只是一种关于知识和无知识的知识，它就不能区分懂得这种特殊技艺的人和不知道这些技艺但假装或假设自己懂的人，它也不能认识其他任何真正技艺的实践者的方式，除非这个人是在他自己的领域中。”

“好像是这样的。”他说。

【d】“那么，克里底亚，”我答道，“我们从节制中会得到什么益处，如果它具有这种性质？因为，如果像我们一开始假定的那样，[1] 有节制的人知道他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他知道前者但不知道后者），能够考察处在相同情景中的其他人，那么这就是我们做个有节制的人的最大的好处。因为这样一来，我们这些拥有节制的人就会过一种摆脱谬误的生活，【e】那些处于我们管辖之下的人也能过这样一种生活。我们自己既不会去尝试做那些我们不懂的事情——倒不如说我们会寻找那些懂这

① 参阅本篇 167a。

些事情的人，把事情托付给他们做——也不相信那些受我们管辖的人能做任何事情，除非他们能正确地做，也就是做他们拥有知识的事情。就这样，凭着节制，每个家庭都能很好地生活，每个城邦都能很好地治理，凡有节制统治之处，事情都能良好地运作。【172】随着谬误被根除，正确在进行控制，处于这种境况下的人必定会言行高尚，令人敬佩，而行事良好，成功发展，他们就会幸福。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节制吗，克里底亚，”我说，“当我们说，知道一个人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是一件好事的时候？”

“这确实是我们的意思。”他说。

“但是现在你明白，”我说，“这种知识没有显示出来。”

“我明白了。”他说。

【b】“那么好，”我说，“这就是这种有关知识和无知的知识的益处吗，我们现在发现它就是节制——有这种知识的人学习任何东西会更容易，在他所学的东西之外，一切事物都会更加清楚地向他显示，他会接受这种知识？他也能以他本人知道的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来考察其他人，而那些不拥有这种知识的人会以一种较为软弱的、不太有成果的方式来进行考察。【c】我的朋友，这些不都是我们应当从节制中获得的益处吗？或者说，我们把它当作某种更加伟大的事物，要求它比实际情况更加伟大？”

“也许是这样的。”他说。

“也许，”我说，“也许我们正在索求某种无用的东西。我这样说是因为某种有关节制的怪事变得清楚了，如果它具有这种性质。如果你愿意，让我们考察这件事情，既承认知道一样知识是可能的，【d】又承认我们一开始假定的节制就是知道一个人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让我们承认这一点而不要否认它。承认所有这些事情，让我们来更加彻底地考察，如果它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否会以任何方式有益于我们。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有关节制我们把它当作对于家庭和城邦的治理具有很大益处的东西（如果它是这样的话），但是，克里底亚，这样说在我看来不是很好。”

“什么地方说得不好？”他问。

“因为，”我说，“我们过于轻率地同意，如果我们中的每个人都会做他知道的事情，而会把他不知道的事情交给其他知道的人去做，那么它就是一件有很大益处的东西。”

【e】“我们同意这一点有什么不对吗？”他说。

“我认为不对。”我答道。

“那就太奇怪了，苏格拉底。”他说。

“神犬在上，”我说，“在我看来也很奇怪，由于这个原因，当我刚才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说某件奇怪的事情出现了，我担心我们并没有正确地进行考察。因为，哪怕节制就是这个样子的无可怀疑，【173】它还是没有清楚地向我显示它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怎么会这样呢？”他说。“告诉我，这样我们俩都能明白你说的意思。”

“我想我正在使自己变成一个傻瓜，”我说，“但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对自己有那么一点儿关心，考察对我们呈现的事情是必要的，不能随意开始。”

“你说得对。”他说。

“那么，”我说，“请听我做的一个梦，看它是从羊角门穿过还是从象牙门穿过。[①] 如果节制真的统治我们，【b】是我们所定义的那样，那么一切事情都会按照知识去做：既不会有人说他是一名舵手（但他实际上不是）来欺骗我们，也不会有医生、将军或其他职业的人假装知道他并不知道的事情来逃避我们的注意。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不能获得比我们现在更大的身体健康，在海上或在战斗中遇险时我们不能获得平安，我们不能得到制造精良的衣服、【c】鞋子以及其他用品吗，因为我们会雇用真正的匠人？还有，如果你愿意，我们甚至可以同意预言的技艺是一种关于是什么的知识，节制会指导它把骗子找出来，让真正的预言家

① 参阅荷马：《奥德赛》19：564—567，真的梦、会应验的梦穿越羊角门，假的梦、骗人的梦穿越象牙门。

成为启示未来的先知。【d】我承认，整个人类，如果这样说是恰当的，会以一种有知识的方式行事和生活——因为节制会监视它，不会允许无知识潜入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同伴。但是，按照知识行事是否就能使我们行事良好和幸福，这是我们还要了解的，我亲爱的克里底亚。”

“但另一方面，”他说，“如果你消除了按照知识行事，你就不能稳获幸福的奖赏。”

“请你再指导我一个小要点，”我说，“你说某事物是按照知识完成的，【e】你指的是制鞋的知识吗？”

“天哪，绝对不是！”

“是制造铜器的知识吗？”

“肯定不是。”

“那么是使用羊毛、木头或其他相似的东西的知识吗？”

“当然不是。”

“那么，”我说，“我们不再与按照知识进行生活的人是幸福的这个说法相一致了。因为这些人按照我们提到的方式生活，而你却不承认他们是幸福的，不过我想你的意思是把幸福的人限定为那些在某些具体事情上按照知识生活的人。也许你指的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人，【174】那个知道一切未来之事的人，亦即预言家。你指的是预言家还是别的什么人？”

“我既指这个人，”他说，“又指另一个人。”

“哪一个？”我说，“能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这种人会有不知道的事情吗？让我们假定有这样的人存在。我想，对这个人你会说没有人比他更能按照知识生活了。”

“肯定没有。”

“还有一件事是我想要知道的：哪一样知识使他幸福？所有知识都同等地起这种作用吗？”

“不，它们起的作用很不一样。”他说。

【b】“好吧，那么哪一种知识特别使他幸福？是凭着它可以知道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情的知识吗？是凭着它可以懂得下跳棋的知识吗？”

“噢，怎么会呢？”他说。

“是凭着它可以懂得计算的知识吗？”

“当然不是。”

“是凭着它可以懂得健康的知识吗？”

“这样说要好一些。”他说。

“但是最为可能的情况是，”我说，“凭着这种知识他能懂得什么？”

“凭着这种知识他能懂得善与恶。”他说。

“你真可悲，”我说，“你领着我兜了一大圈，【c】一直把真相隐藏起来，按照知识生活并不能使我们成功和幸福，哪怕我们拥有所有知识，但是我们不得不拥有这种有关善恶的知识。因为，克里底亚，如果你同意从其他知识中把这种知识拿走，那么医学就不能够照样给予健康，制鞋就不能照样生产鞋子，织布的技艺就不能照样织布，领航的技艺就不能照样保证我们在海上平安，将军的技艺就不能照样保证我们在战争中安全，是吗？”

“我想仍旧会是老样子。”

【d】“然而，我亲爱的克里底亚，如果缺乏这种知识，我们做好这些事情、从中获益的机会就会消失。”

“你说得对。”

“那么，这种知识无论如何不像是节制，而是一种其功能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因为它不是关于知识的知识，或者是知识的缺乏，而是关于善恶的知识。所以，如果后者是有益的，那么节制对我们来说就是别的什么东西。”

“但是，节制为什么就不是有益的知识呢？”他说，【e】“如果节制是一种知识的知识，支配着其他知识，那么我假定它也会支配有关善恶的知识，并且对我们有益。”

“这种知识能使我们健康吗？”我说，“能使我们健康的不是医疗的技艺吗？它要执行其他技艺要完成的任务，而不是让各门技艺完成它们自己的任务吗？我们刚才不是庄严地宣称节制是关于知识的知识，或者是知识的缺乏，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吗？我们说没说过？”

“好像是这样的，说过。”

“所以节制不是生产健康的匠人的知识，是吗？”

“肯定不是。”

【175】“因为健康属于另外一种技艺，不是吗？”

“对，健康属于另外一种技艺。”

“那么，节制是一种没有益处的知识，我亲爱的朋友。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把这种益处奖赏给了另外一种技艺，不是吗？”

“确实如此。”

“如果节制不产生有益的东西，它怎么能是有益的呢？”

“它显然没有任何益处，苏格拉底。”

“那么你瞧，克里底亚，我早先的担心是有理由的，我刚才正确地指责自己在节制中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东西，不是吗？【b】因为，如果说我在考察中起过作用，那么我没有假设我们已经承认为一切事物中最优秀的事物最后竟会变成毫无用处的东西。而现在，我们陷入了最糟糕的境地，无法找到这个被立法家赐名为节制的存在的事物。再说，我们还对从我们的论证中推导出来的许多事情表示赞同。比如，我们承认有一种知识的知识，而我们的论证并不允许我们作出这样的陈述。还有，我们承认这种知识知道其他知识的任务，而我们的论证[①]也不允许我们这样说，因为这样一来的话，我们有节制的人就会变成知道的人，【c】既知道他知道的事情，又不知道他不知道的事情。我们以最为慷慨的方式作出这一让步，相当忽视一个人有可能以某种方式知道他完全不知道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赞同就相当于说他知道他不知道的事情。然而，我想，没有比这更不合理的事了。【d】尽管这一考察对我们显得相当圆满和容易，但它一点儿也不能帮助我们发现真理。实际上，它在一定程度上嘲弄了真理，极为侮慢地把我们早先一致赞同和发明的节制的定义暴露为无用的。对此，我自己并不感到有太多的烦恼，但我为你感到烦恼，卡尔米德。”我说，“我确实感到烦恼，【e】有这样的身体，此外还

① 指苏格拉底在169d和173a—d作的假设。

有一颗最节制的灵魂，但你从节制中却得不到任何好处，节制对你当前的生活也没有任何用处。如果节制真是无用的，那么我代表那个花了大力气从色雷斯人那里学来的咒语更加感到烦恼。我确实不相信会是这种情况，而宁可认为我是一名无用的探索者。【176】因为我认为节制是一种伟大的善，如果你真的拥有它，你就幸福了。所以，看看你是否拥有这种节制，是否不再需要咒语——因为，如果你拥有节制，我给你的建议都可以当作碎嘴子的唠叨，无论用什么论证，也不能发现任何东西，而你自己只要是有节制的，就会幸福。”

卡尔米德说：“苍天在上，苏格拉底，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拥有节制——因为，【b】我怎能知道连你和克里底亚都不能发现的这种东西的性质，如你所说？不过，我并非真的相信你的话，苏格拉底，我想我非常需要咒语，对我来说，我愿意听你每天念咒语，直到你说我已经听够了为止。”

“很好，卡尔米德，”克里底亚说，“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么你的节制令我信服，也就是说，如果你允许苏格拉底对你念咒语，无论事情大小都决不背弃他。”

【c】“这是我今后要做的事情，”他说，“我决不会放弃。如果我不服从我的监护人，不执行你的命令，那么我的行为就非常糟糕了。”

“那么好，”克里底亚说，“这些就是我的指示。”

“我将执行你的指示，”他说，“从今天开始。”

“看着我，”我说，“你们俩在密谋什么？”

“没有什么，”卡尔米德说，“我们已经商量完了。”

“你们要强制执行，”我问，“甚至不给我事先听一下的机会吗？”

“我们必须强制执行，”卡尔米德说，“因为在这里的这个人给我下了命令，所以你最好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d】“想有什么用，”我说，“当你决定要用暴力解决问题时，没有一个活人能够抵抗。”

“那么好，”他说，“你就别抗拒了。”

“很好，我不会的。”我说。

拉凯斯篇

提　要

本篇是柏拉图的早期作品，以谈话人之一拉凯斯的名字命名。参与谈话的人物较多，均为希腊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拉凯斯是一位杰出的雅典将军，参加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尼昔亚斯也是优秀的雅典将军，参加过多次战争，公元前413年被俘和被处死。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记载了他的事迹。谈话人吕西玛库的父亲是雅典政治家阿里斯底德，谈话人美勒西亚的父亲是雅典政治家修昔底德。与他们的父亲相比，这两位谈话人没有什么重要的业绩和崇高的名声，因而关心他们儿子的教育和成长。文中说，他们的儿子也在场聆听整个谈话。苏格拉底主导了这场谈话。依据导言，谈话时间约为公元前424年以后。

公元1世纪的塞拉绪罗在编定柏拉图作品篇目时，将本篇列为第五组四联剧的第三篇，称其性质是"探询性的"，称其主题是"论勇敢"。①"勇敢"的希腊文是"ἀνδρεία"，拉丁文一般译为"virtue""fortitudo"，英文一般译为"courage""manliness""manly spirit"，意思是男子气，雄伟、坚定、刚毅、镇定、大胆，尤指军事上的勇敢。谈话人对勇敢作了较为详尽的探讨，试图界定这个概念。对话篇幅较短，译成中文约2万字。

谈话的导言部分（178a—181d）相当详细。吕西玛库和美勒西亚邀

①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59。

请了两名雅典老将军一同观看武士斯特西劳的武装格斗表演，然后聚在一起交谈。吕西玛库和美勒西亚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学习这门技艺，以便日后创造祖先般的辉煌业绩，而拉凯斯建议吕西玛库向在场的苏格拉底请教如何训导和教育年轻人。

第一部分（181e—189d），讨论学习武装格斗。尼昔亚斯认为，学习这种技艺对年轻人的各个方面都有益，应当接受这种训导。首先，可以使年轻人把闲暇时间用于学习知识；其次，参加这种训练能够增进身体健康；再次，可以提高作战技能，用于实战；再次，可以激发年轻人参加其他科目训练的愿望和当将军的雄心；再次，掌握这种知识可以使人变得勇敢和大胆；最后，武装格斗使敌人心惊胆战。拉凯斯指出，那些传授武装格斗技艺的武师在战场上没有突出的表现，胆小鬼学习这门技艺会变得鲁莽，勇敢者学习这门技艺会招来别人的妒忌和批评。他们寻求苏格拉底的帮助。苏格拉底指出，首先应当考察这门技艺是什么？然后再去寻找这门技艺的专家，向他们请教。学习武装格斗是形式，其目的是照看年轻人的灵魂。当年轻人的老师，老师自己的灵魂必须是善的。吕西亚斯提议，请苏格拉底来主持谈话，考察相关问题。

第二部分（189d—201c），讨论什么是勇敢。苏格拉底在谈话中指出，与穿盔甲作战的技艺相关的美德就是勇敢，所以首先要定义什么是勇敢，然后再来讨论年轻人如何通过学习和训练变得勇敢。苏格拉底清楚地告诉人们，无人能给勇敢下定义，因为他们并不拥有关于勇敢的知识。只有勇敢的行为而不知道什么是勇敢，只能算作无知。最后苏格拉底建议他的伙伴重新学习，接受教育。他本人也要这样做。

正　文

谈话人：吕西玛库、美勒西亚、尼昔亚斯、拉凯斯、苏格拉底、阿里斯底德（吕西玛库之子）、修昔底德（美勒西亚之子）

吕 【178】你们已经观看了那名男子汉的武装格斗①，尼昔亚斯②和拉凯斯③。美勒西亚④和我邀请你们一同观看，当时我们没有告诉你们为什么要去看他表演，而现在我们要做些解释，因为我们认为应当坦诚待人，尤其是对你们。现在有些人，【b】当别人向他们寻求建议时，他们会嗤笑请教者的坦诚，而在回答问题时隐匿自己的想法，一味迎合别人，说些与他们自己的想法不同而别人喜欢听的事情。但是，我们认为你们不仅能够形成判断，而且在形成判断后能如实说出你们的想法，正是由于这个缘故，【179】我们对你们充满信心，想要和你们进行交流。我说了这么长的开场白，缘由是这样的：我们的两个儿子在这里，这是我朋友美勒西亚的儿子，他叫修昔底德⑤，取了他祖父的名字；这是我的儿子，也取了他祖父的名字，我们叫他阿里斯底德⑥，这是我父亲的名字。我们决心尽力照看好这些青年，别像大多数父母一样，孩子成年的时候放任不管，让他们随心所欲，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我们认为现在应该有一个真正的开端了，【b】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由于我们知道你们俩也有儿子，所以我们认为你们，或你们当中有人，会关心使他们成为优秀者的训练这样一类事情。如果你们对此类事情没有经常关注，那就让我们来提醒你们，你们一定不能忽视这件事，所以请你们和我们一道商议如何关心你们的儿子。尼昔亚斯和拉凯斯，尽管我讲话显得有些啰嗦，但你们必须聆听。【c】你们现在要知道，我们是带着午餐来的，孩子和我们一起吃。我们要对你们坦诚，完全如我一开始所说的那样：我们各自都会把自己的父亲的大量优秀事迹讲给年轻人听，讲他们在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如何处理盟邦和这个城邦的事务。但是，我们

① 武装格斗（μαχόμενον ἐν ὅπλοις），其原意为“穿上盔甲战斗”，希腊重装步兵的全副装备。

② 尼昔亚斯（Νικίας），雅典将军。

③ 拉凯斯（Λάχης），雅典将军。

④ 美勒西亚（Μελησίας），雅典政治家修昔底德之子。

⑤ 修昔底德（Θουκυδίδης），美勒西亚之子。

⑥ 阿里斯底德（Ἀριστείδης），吕西玛库之子。

俩都不会谈到自己的业绩。【d】这是我们在他们面前感到羞愧的地方，我们责备我们的父亲在我们成长时任凭我们过一种放纵的生活，而他们当时忙于其他人的事务。我们也向在这里的年轻人指出这一点，并告诫他们，如果放纵自己、不听管教，他们就会变得一文不值，但若努力了，他们也许能够变得配得上他们承袭的名字。① 现在孩子们答应听话了，所以我们正在考虑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训导或实践能使他们变成最优秀的人。【e】有人向我们推荐了这种训导方式，说年轻人学习武装格斗是一件好事。他赞扬了你们刚才看过他表演的那位武士，还鼓励我们去见他。所以我们认为应当去见他，应当带你们一起去，不仅同场观看表演，也参与我们对孩子的教育，【180】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向他们提出建议。这就是我们想要和你们分享的事情。所以，现在该你们向我们提建议了，不仅要谈这种训导形式——无论你们认为是否应当学——而且要谈你们推崇的、适合年轻人学习和掌握的其他种类的训导形式。你们还要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共同事业中你们想扮演什么角色。

尼 我本人为你们的计划鼓掌，吕西玛库② 和美勒西亚，我已做好准备，打算参与。我想，拉凯斯也已经准备好了。

拉 【b】你说的很对，尼昔亚斯。不过吕西玛库刚才所说的关于他父亲和美勒西亚父亲的话，我认为，不仅对他们适用，而且对我们、对每个忙于公务的人都适用，因为这种情况很普遍——他们忽略了他们的私人事务、子女和其他事情，对孩子疏于管教。【c】所以在这一点上你是正确的，吕西玛库。但令我惊讶的是，你请我们在年轻人的教育方面与你们一道出谋划策，却不邀请在这里的苏格拉底！首先，他来自你所在的那个区；其次，他总是花费时间在那些年轻人从事学习或你们寻找的这种高尚事业的地方逗留。

---

① 给家中长子取祖父的名字是希腊人的风俗。关于两位年轻人的未来，参阅《泰阿泰德篇》150e，那里提到阿里斯底德成为苏格拉底的同伴，但后来很快就离开了。《塞亚革斯篇》130a 以下提到阿里斯底德和修昔底德。

② 吕西玛库（Λυσίμαχος），雅典政治家阿里斯底德之子。

吕　你什么意思，拉凯斯？我们的朋友苏格拉底关心过这种事情吗？

拉　当然，吕西玛库。

尼　关于这一点我确信不比拉凯斯少，因为就在最近，【d】他给我的儿子介绍过一位音乐老师。这个人的名字是达蒙[①]，是阿伽索克莱[②]的学生，在各方面都很有造诣，不仅精通音乐，而且精通你们认为这个年纪的孩子值得花费时间的其他所有技艺。

吕　苏格拉底、尼昔亚斯、拉凯斯，像我这把年纪的人不再熟悉年轻人了，因为年迈而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e】但是你，索佛隆尼司库[③]之子，如果有好建议给你的同乡，你应当提供。你有义务这样做，因为通过你的父亲，你是我的朋友。他和我一直交情不薄，亦无什么争执，直到他去世。当前的谈话提醒了我，孩子们在家闲谈时经常苏格拉底长、苏格拉底短，赞不绝口，【181】但我从未想到要问，你们讲的苏格拉底是否就是索佛隆尼司库之子。告诉我，孩子们，你们经常谈起的苏格拉底就是这位苏格拉底吗？

孩子们　没错，父亲，就是他。

吕　我高兴极了，赫拉在上，苏格拉底，你保持了令尊的美名，他是个大好人，我更加高兴的是我们两家的亲密关系又可以更新了。

拉　无论如何都别让这个人走，【b】吕西玛库，因为我看到他不仅保持着他父亲的名声，而且维护了他祖国的名声。从代立昂[④]撤退时，他和我一起行军，我可以告诉你，如果其他人都像他一样，我们的城邦就安全了，就不会遭受这样的灾难了。

吕　苏格拉底，你正在接受的赞扬肯定是崇高的，既因为它出自可

---

① 达蒙（Δάμων），人名。

② 阿伽索克莱（Ἀγαθοκλῆς），人名。

③ 索佛隆尼司库（Σωφρονίσκος），苏格拉底之父。

④ 代立昂（Δελίον），地名，公元前424年雅典军队在此被波埃提亚人打败，这一年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八个年头。《会饮篇》220e处谈话人阿尔基比亚德谈到苏格拉底在这次战斗中的言行。

信之人，又因为他们赞扬你的这些品质。你要相信，听到你有如此高的声望，我心中真有说不尽的快乐，请你把我当作对你心存善意之人。【c】你本人早就应该光临寒舍，把我们当作你的朋友，这样做肯定是对的。好吧，由于我们已经相互认识了，从今往后，你要和我们多来往，和我们熟悉起来，和这些年轻人熟悉起来，保持我们家族间的友谊。所以，答应我们这样做吧，我们也会提醒你恪守自己的承诺。现在，你对我们最初那个问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的意见是什么？武装格斗对年轻人来说是不是有用的学习科目？

苏 【d】好的，我会尽力而为，就这些事情给你们提建议，吕西玛库，也会就你要我关注的其他事情说一些看法。但是我比其他一些人年轻，经验也不如他们丰富，所以更为恰当的是让我先听其他人谈话，便于我向他们学习。如果在他们的讲话之外我有什么要添加的，到那时我再对你们说，教导和说服你和其他人。来吧，尼昔亚斯，你们俩中的哪一位为什么不开始呢？

尼 【e】噢，没理由为什么不开始，苏格拉底。我认为，学习这个部门的知识对年轻人的各个方面都是有益的。首先，使年轻人不把闲暇时间花在他们通常喜欢做的事情上，而用于学习这种知识，这是一个好主意，【182】参加这种训练能够增进身体健康，它不会比体育训练差，也不会比体育训练舒服，同时，这种武装格斗和骑术尤其适合自由的公民参加训练。因为在我们身为竞争者的格斗中，在依靠我们的战斗来解决的事务中，只有那些受过训练的人知道如何使用战争的武器和装备。还有，哪怕在实战中，当你必须与其他一些人列阵作战时，这种形式的训导也有某些好处。但是，它的最大好处在于，阵形一旦崩溃，个人就必须单打独斗，【b】要么是追击，攻击某个在保护自己的人，要么是撤退，保护你自己，避免受到任何追击者的攻击。掌握这门技艺的人，无论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都能很好地保护自己，而不会受到伤害，在各种情形下都有许多有利的地方。还有，这种学习会激发我们参与其他优秀训导科目的愿望，因为每个学了武装格斗的人都想要学习下一个科目，那就是有关战术的学问；【c】一旦掌握了这门学问，有了自尊，他

就会去学习做一名将军的完整技艺。所以事情已经很清楚，所有值得男子汉去学习和训练的学问和事业都与这后一种技艺相连，都以武装格斗为起点。我们还要添加一个好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个好处最小，这种知识会使每个人在战场上比以往更大胆，更勇敢。让我们不要忽略这一点，尽管有些人会认为这不值一提，【d】这种技艺会在需要时使男子汉看上去威风凛凛，让敌人看了心惊胆战。所以，吕西玛库，我的看法就是年轻人应当接受这些教育，这样考虑的理由我都已经说过了。如果拉凯斯有什么要说，那么我很乐意听。

拉 事实上，尼昔亚斯，很难坚持说某种学习一定不需要，因为学习任何事情似乎都是好主意。【e】就武装格斗而言，如果它真的是一门知识，如那些教它的人所宣称的那样，亦如尼昔亚斯所说，那么这种知识一定要学；但若它并非一个真正的学习科目，那些声称要教这种知识的人是在欺骗我们，或者说它是一个学习的科目，但并非很重要，那么学习它有什么必要呢？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我在想，如果武装格斗真的有什么名堂，它不可能逃避拉栖代蒙人的关注，【183】他们一生都在寻求和从事可以增强他们在战争中的优越性的那些知识和事业。即使拉栖代蒙人忽略这种技艺，这种技艺的教师也肯定不会忽略这一事实，拉克戴孟人在整个希腊人中间最关心这种事，有人参加武装格斗在他们那里获得荣耀，就能挣大钱，这种情况就像在我们这里荣耀悲剧诗人。【b】这样一来，若有人设想自己是一名优秀的悲剧作家，他不会到雅典周边的其他城邦去巡回演出，而是直奔这里，把他的作品演给我们的人民看，这种事情其实很自然。我观察到，这些武师把拉克戴孟视为禁地，不敢涉足那里。他们到处奔走，愿意给任何人表演，就是不愿给斯巴达人表演——他们实际上精心挑选观众，也就是说承认有许多人的战斗技能超过他们。【c】还有，吕西玛库，我在战场上和这样的人打过交道，知道他们有多少本事。因此，我们有可能对这种事作出一手的判断。小心谨慎地说，这种武装格斗技艺的练习者没有一个在战斗中有杰出的表现。然而在其他各种技艺中，出名的人总是能实践这些技艺的人。而实践武装格斗这种技艺的人似乎运气最差。例如，【d】斯特西

劳[①]这个人，你们和我刚刚看过他的表演，可以做见证，当着那么多观众的面，他在那里大吹大擂自己的神勇，而我曾经见过他在战场上的真实表现，可以更好地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当时他在一艘战船上当水兵，向一条运输船发起攻击，他使用的武器是钩镰枪，是长枪和镰刀的结合，像它的主人一样在军中独一无二。他的其他独特的地方不值一提，【e】让我来告诉你们他发明的这把钩镰枪的遭遇。战斗中，他的钩镰枪被那条运输船的索具给缠住了。所以斯特西劳使劲拉，想把它解脱出来，但他做不到，两条船擦肩而过。他紧紧抓住长枪在甲板上奔跑。等到运输船交错而过，把他向前拉的时候，他仍旧紧握长枪，【184】长枪在他手中滑动，直到最后只剩枪柄在他手里。看到他的笨拙举动，运输船上的人鼓掌大笑，有人向甲板上扔石头，砸在他的脚下，他才扔掉枪柄，看见那杆奇特的枪挂在运输船上晃动，就连最沉闷的人也忍不住大笑。这些事情也许有一些价值，如尼昔亚斯所认为的那样，【b】但我自己的体验我已经说过了。所以，如我开始所说，它要么是一种技艺，但用处很少，它要么不是一种技艺，但有人说它是或者想把它说成是一种技艺，无论情况如何，这种技艺都不值得学习。在我看来，如果胆小鬼想象自己掌握了这种技艺，他会由于变得鲁莽而更加清楚地表明他是什么样的人，而在勇敢者的情况下，【c】每个人都会看着他，如果他有丝毫闪失，就会引来大量的批评。其原因在于，声称拥有这种知识的人是妒忌的对象，除非他的本事远远超过其他人，否则在他宣布自己拥有这种知识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嘲笑的对象。所以，学习这种技艺在我看来就是这种情况，吕西玛库。但是，如我前面说过，我们一定不能让在这里的苏格拉底走掉，而应当向他请教，让他告诉我们他对这件事的看法。

吕 好的，我确实想询问你的意见，苏格拉底，因为在我看来，【d】可以称得上我们的顾问的人需要在关键时刻投上决定性的一票。如果这两人意见一致，那么没必要进入这样的程序，而现在的情况是，你

① 斯特西劳（Στησίλαος），人名。

看到拉凯斯已经对尼昔亚斯投了反对票。所以我们确实需要听听你的意见，看你打算把赞成票投给谁。

苏 你在说什么，吕西玛库？你打算把你的赞成票投给我们多数人赞同的意见吗？

吕 噢，是的，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办，苏格拉底？

苏 【e】你，美勒西亚，也想这样做吗？假定应当有一位顾问来决定你的儿子必须参加某项体育训练，你会接受多数人的意见，还是接受在好教练的指导下接受这种教育和训练的人的意见？

美 可能是后者，苏格拉底。

苏 你会被他说服，而不被我们四个人说服吗？

美 可能。

苏 所以，我认为做一个好决定要依据知识，而不是依据多数原则？

美 当然。

苏 所以，在当前这个事例中，也必须首先考察一下，【185】在我们正在争论的这件事情上，我们中间是否有专家。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是专家，那么我们应当听他的，哪怕他只是一个人，也不要去管其他人的意见。如果我们中间没有专家，那么我们必须到其他人中间去寻找专家。或者说，你和吕西玛库认为我们正在讨论的事情微不足道，不是我们的头等大事？我假定，真正的问题在于，你们的儿子是否要转变为有价值的人，管理父亲全部财产的方式与儿子转变的方式是一致的。

美 你说得对。

苏 所以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必须练习未雨绸缪。

美 对，我们应当这样做。

苏 【b】那么，为了与我刚才所说的相一致，如果我们想要发现我们中间谁对体育最在行，我们应当如何进行考察？不就是寻找学习和练习过这种技艺的人和在这个特殊科目中有好老师的人吗？

美 我想是这样的。

苏 甚至在那之前，我们难道不应当考察我们正在寻找其老师的这

门技艺是什么吗?

美 你什么意思?

苏 我要是这样说,也许会清楚一些:当我们问我们中间谁是这门技艺的专家,谁不是这门技艺的专家,并出于这个目的想要寻找这门技艺的老师的时候,【c】我并不认为我们已经就我们要咨询和考察什么初步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尼 但是,苏格拉底,我们不是在考察武装格斗的技艺,讨论年轻人是否必须学习这门技艺吗?

苏 是这样的,尼昔亚斯。但是,当某人考虑是否应当用眼药的时候,你认为此刻他要接受的意见是关于眼药的还是关于眼睛的?

尼 关于眼睛的。

苏 【d】同理,当某人考虑要不要给一匹马上鞍子,我假定他此刻要接受的意见是关于马的,而不是关于马鞍的,对吗?

尼 对。

苏 总之,当某人由于某样事物的缘故而考虑另一样事物的时候,他要接受的意见是关于这样事物的,而不是有关由于这样事物的缘故而考虑的其他事物。

尼 必定如此。

苏 所以,涉及给我们提建议的人,我们应当问的是,他是否我们所关心的那个事物的专家,正是为了这个事物的缘故,我们在考虑。

尼 当然。

苏 【e】所以,我们现在要宣布,为了年轻人的灵魂的缘故,我们正在考虑学习的形式,是吗?

尼 是的。

苏 那么问题就是,我们中间是否有人是关心灵魂的专家,能够很好地关心灵魂,如果有这方面的好老师,我们必须去探访。

拉 这算什么,苏格拉底?难道你从来没有注意到,在某些事情上有人无师自通,比和老师待在一起的人做得更好?

苏 是的,我见过这种人,拉凯斯,但若这种人声称是某种技艺的

大师，你不会非常情愿地相信他们，【186】除非他们拿出一些他们这种技艺的精良产品给你看，不能只拿一样，而要拿出多样。

拉 你说得对。

苏 那么，拉凯斯和尼昔亚斯，由于吕西玛库和美勒西亚出于使这些年轻人的灵魂尽可能变好的愿望，要我们就他们的两个儿子向他们提建议，如果我们说我们有这方面的老师，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把这些老师告诉他们，首先这些老师自己的灵魂是善的，也能照看许多年轻人的灵魂，【b】其次他们也显然教导过我们。或者，如果我们中有人说他没有老师，但通过自己的努力成绩斐然，那么他必须说明有哪些人在他的影响下变好了，无论这些人是雅典人还是异邦人，是奴隶还是自由民。如果这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人的情况，我们应当去寻找其他老师，而不能冒险糟蹋我们的朋友的孩子，招来他们亲戚的极大指责。现在，吕西玛库和美勒西亚，【c】我要第一次说到我自己，我在这个方面没有老师。不过，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希望有老师可以跟随。但我没有钱拿去给智者，只有他们声称能够使我成为有教养的人，而另一方面我本人直到现在也没能发现这种技艺。如果尼昔亚斯或拉凯斯发现或者学到了这种技艺，我不会感到奇怪，因为他们比我富裕，可以向其他人学习这种技艺，他们也比我年长，所以他们可能已经发现了这种技艺。【d】所以在我看来，他们能够教育人，因为如果不对自己拥有的知识充满自信，他们就决不会这样毫不犹豫地指出年轻人追求的东西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在其他事情上我对他们充满信心，但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使我感到奇怪。所以，我向你提出一个反建议，吕西玛库，正如拉凯斯催促你把我留住，不让我走，向我提问，我现在要求你别让拉凯斯走，或者别让尼昔亚斯走，【e】而要向他们提问，说苏格拉底否认对这些事情拥有知识，没有能力确定你们中间哪一个说得对，因为他否认在这方面有什么发现，也不是任何人的学生。所以，拉凯斯和尼昔亚斯，你们可以分别告诉我们，谁在你们所说的教育青年这件事情上最能干，你们是否向其他人学到了这种技艺的知识，或者说你们自己发明了这种技艺，如果你们向某人学到了这种技艺，【187】他是你们尊敬的老师，那

么是否还有其他人与他们共享同样的技艺。我说这些话的原因是，如果你们公务过于繁忙，我们可以去见这些人，给他们送些礼，或者恳求他们帮忙，说服他们来管教我们和你们的孩子，这样他们就不会变得一文不值，辱没先辈了。但若你们自己是这门技艺的发现者，请向我们举例说明，哪些人通过你们的关心，已经使他们从原来一文不值转变为优秀的人。【b】如果你们现在是第一次想要开始教育人，你们必须注意有可能产生的危险，因为你们的试验品的不是卡里亚人①，而是你们自己的儿子和你们朋友的孩子，你们一定不要去做那句谚语说不要做的事情——“从制作酒坛开始学习陶艺”。② 现在请告诉我们，从这些选项中你们会做何种选择，哪些对你们是恰当的，合适的，哪些是你们要排除的。吕西玛库，从他们那里发现这些事情，别让他们跑了。

吕 【c】我喜欢苏格拉底说的话，先生们。但是你们是否愿意就这些事情提问，对它们作出解释，必须要由你们自己来决定，尼昔亚斯和拉凯斯。至于在这里的美勒西亚和我，如果愿意对苏格拉底的全部问题给出完整的回答，我们肯定很乐意。因为，如我一开始就说的那样，我们邀请你们就这些事情给我们提建议的原因是，你们思考这些事情很自然——尤其是你们的孩子也像我们的孩子一样，【d】都到了受教育的年龄。所以，如果你们不反对，你们可以讲话，与苏格拉底一道探讨这个主题，相互交换论证。因为他正确地说了，我们咨询的事情是我们各项事务中最重要的。所以，如果你们认为这是必须做的事，下定决心吧。

尼 我很清楚，吕西玛库，你对苏格拉底的了解是有限的，你熟悉他的父亲，【e】但和这个人没有什么接触，除了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假定他当时混在你们中间，和你们同去的人在一起，追随他的父亲去神庙，或者参加其他公共集会。但他成年以后，你显然仍旧不熟

---

① 希腊有句谚语叫“拿一名卡里亚人来冒险”（ἐν τῷ Καρὶ κινδυνεύειν）。卡里亚位于小亚细亚，雅典人瞧不起那里的人，认为他们卑贱。

② 酒坛是最大的陶器，学习陶艺应当从较小的陶器开始。同一谚语也出现在《高尔吉亚篇》514 e。

悉这个人。

吕 你这样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尼昔亚斯？

尼 在我看来你好像不晓得，凡是与苏格拉底有亲密接触、与他交谈的人，必定会被他的论证牵着鼻子走，哪怕他谈论的事情与一开始很不相同，直到谈话人回答了有关自己的所有问题，【188】说出自己现在的生活方式和以往的生活方式。在谈话人顺服这种盘问之前，你明白苏格拉底不会放你走，直到他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彻底的考察。我个人已经熟悉了他的路数，知道必须接受他的这种处理，还有，我完全明白必须顺服。我喜欢与这个人为伴，吕西玛库，你千万别把它当作一件坏事，【b】因为它会引以我们的关注，关心我们做过的事情或做错了的事情。倒不如说，我认为不逃避这种处理、而是自愿按照梭伦的说法[①]终生学习的人，不会认为年纪大了自然会带来智慧，必定会更加关注他的余生。我接受苏格拉底的盘问，既非不寻常，又非不愉快，【c】但我很早就明白，只要苏格拉底在这里，讨论的主题很快就会转为关于我们自己的，而不是关于我们孩子的。如我所说，我本人不在乎以任何苏格拉底喜欢的方式与他谈话，但是我要询问在这里的拉凯斯对这些事情有什么感受。

拉 关于讨论我只有一种感受，尼昔亚斯，或者如果你喜欢，我得说我的感受不是一种而是两种，因为对有些人来说，我显得像是一个热衷讨论的人，而在另一些人眼中，我像是一个痛恨讨论的人。当我听到有人谈论美德或某种智慧的时候，【d】如果他真的是一个人，配得上他说出来的话，那么我会非常乐意看到说话人和他的言辞之间有恰当与和谐。这样的人在我看来是真正懂音乐的，不是依靠竖琴[②]或其他某些令人愉悦的乐器，而是依靠言行一致，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产生一种美妙的

① 柏拉图在此处及稍后提及梭伦（Σόλων）的名言："我到了老年仍旧学了许多东西。"（《残篇》18）亦见《国家篇》536d。梭伦是雅典政治家和立法家（约公元前640—前558年），公元前594年任雅典执政官，实行改革。

② 古希腊的竖琴（λύρα），有七根弦。

谐音，这种谐音是多利亚式的①，而不是伊奥尼亚式的②，我想，它甚至也不是弗里基亚式的③或吕底亚式的④，而是仅有的真正希腊式的谐音。【e】这样的人说话令我心喜悦，由于我对他说的话表现出热情，使大家认为我是一个热衷讨论的人；但是那些以相反方式行事的人说话令我感到厌恶，他说得越好，我感觉越糟，所以他的谈话使我显得像是一个痛恨讨论的人。我现在确实不熟悉苏格拉底的言辞，但我相信，我以前就知道他的行为，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言谈公正和各种坦诚。【189】所以，如果他拥有这种能力，那么我对他表示赞同，并且愿意顺服他，十分愉快地接受他的考察，我也不会感到学习是一种负担，因为我赞同梭伦的话——我希望到老仍旧能够学习许多东西——但有一点小小的保留，我只向好人学习。让梭伦为我担保，只要老师自己是个好人，我一定不会表明自己是个愚蠢的懒学生。【b】至于我的老师是否比我年轻，是否不够出名，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一点儿都不在乎。因此，苏格拉底，我向你奉献自己，请你开导我，按你过去喜欢的方式驳斥我，另外，欢迎你向我了解我知道的任何事情。自从那次我们在战场上共赴危难，我对你的品性就有了这样的看法，你的勇敢为我树立了榜样，想要有个好名声，必须提供这样的证明。所以，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完全不要顾忌我们之间的年龄差异。

苏 【c】我们确实挑不出你有什么毛病，因为你还没有做好准备，既提出建议，又参加共同探讨。

吕 这个任务显然是我们大家的，苏格拉底，因为我把你算作我们当中的一员，所以请你接替我的位置，代表这些年轻人，把需要向他们学习的人找出来，然后，通过和孩子们交谈，与我们一道向他们提建

① 多利亚式的（δωριστί），在古希腊各地区音乐中，多利亚的音乐雄伟壮丽，被视为希腊音乐的代表。

② 伊奥尼亚式的（ἰαστί）。

③ 弗里基亚式的（φρυγιστί）。

④ 吕底亚式的（λυδιστί）。

议。因为我年纪大了，经常忘记我要问的问题，也记不住回答。【d】谈话中若开始新的论证，我的记性也不那么好。所以，请你来主持，考察我们提出的这些主题。我愿意在一边听，我在听你谈话时，愿意做你们认为最好的事情，在这里的美勒西亚也愿意。

苏 让我们按照吕西玛库和美勒西亚的建议去做，尼昔亚斯和拉凯斯。问一下我们自己刚才提出来考察的问题是什么，也许不是个坏主意：【e】在这一类训导中，我们有老师吗？我们能使其他什么人变得较好？然而，我想还有另外一种考察方式会使我们面临同样境地，这种方式说不定更加接近起点。无论什么事物，假定我们知道添加其他事物于该事物之上能使其变好，还有，假定我们能够进行这种添加，那么我们显然知道对该事物应当查考些什么，乃至于知道怎样才能最容易、最好地获得该事物。【190】你们也许听不懂我的意思，换个说法会容易些：假定我们知道视力，在添加给眼睛的时候，会使眼睛的视力变好，还有，我们能够把视力添加给眼睛，那么我们显然知道视力这种东西是什么，对视力我们应当查考些什么，乃至于知道怎样才能最容易、最好地获得视力。但若我们既不知道视力本身是什么，也不知道听力是什么，我们就很难成为眼睛或耳朵的顾问或医生，【b】乃至于知道获得视力或听力的最佳方式。

拉 你说得对，苏格拉底。

苏 好吧，拉凯斯，这两个人现在不正在寻求我们的建议，以什么方式才能把美德添加到他们儿子的灵魂中去，使其变好吗？

拉 是的，确实如此。

苏 那么我们从知道什么是美德开始是不必要的吗？【c】如果我们不能非常确定地知道该事物是什么，又怎能就如何获得该事物的最佳方式向其他人提建议呢？

拉 我不认为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苏格拉底。

苏 那么我们说，拉凯斯，我们知道它是什么。

拉 是的，我们要这样说。

苏 我假定，我们知道的事物，我们一定能够说出来，是吗？

拉 当然。

苏 啊，我的大好人！让我们不要直接从考察整个美德开始——这样的话任务过于繁重——【d】让我们首先来看我们对它的某个部分是否拥有充分的知识。这样的话，我们的考察可能会容易些。

拉 是的，让我们照你想要的方式去做吧，苏格拉底。

苏 好，我们应当选择美德的哪一个部分呢？我们应当挑选的显然不就是与武装格斗技艺相连的那个部分吗？我假定，人人都会认为这种技艺导向勇敢，不是吗？

拉 我认为他们肯定这样想。

苏 那么，拉凯斯，就让我们首先来说一下什么是勇敢。【e】然后，我们再考察用什么方式把勇敢添加给年轻人，一直说到通过职业和学习来进行这种添加。不过，现在还是先试着说一下我的问题，也就是什么是勇敢。

拉 宙斯在上，苏格拉底，这个问题不难：如果一个人坚守阵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不逃跑，那么你可以肯定他是一个勇敢的人。

苏 说得好，拉凯斯。不过我恐怕没有把话说清楚，你没有回答我想要问的问题，而是另外一个问题。

拉 你这是什么意思，苏格拉底？

苏 【191】我会告诉你的，要是我能做到的话。我假定，你提到的那个人是勇敢的，也就是打击敌人，坚守阵地的人？

拉 是的，这是我的看法。

苏 我同意。但是对另一个人你怎么看，他与敌人作战，但不是坚守阵地，而是撤退？

拉 你什么意思，撤退？

苏 嗯，我指的是西徐亚人[①]的那种战法，有进有退；【b】我想荷马赞扬埃涅阿斯[②]的马，说它们知道“如何熟练地追击或是逃跑，在平

① 西徐亚（ΣΚυθία），欧洲东南部的古代王国，希罗多德记载了该国的情况。

② 埃涅阿斯（Αἰνείας），荷马史诗中的人物。

原上跑向东跑向西”[1]，他还称赞埃涅阿斯本人具有害怕和逃跑的知识，称他为“恐惧和溃退的制造者”。[2]

拉 荷马说得对，苏格拉底，他讲的是车战，而你讲的是西徐亚人的骑兵。骑兵以这种方式作战，而重装步兵以我说的这种方式作战。

苏 【c】斯巴达的重装步兵也许是一个例外，拉凯斯。因为他们说，在普拉蒂亚[3]战役中，斯巴达人在对抗手执轻盾的敌军士兵时，不是坚守阵地，而是撤退了。等到波斯人[4]的阵势散去，他们又像骑兵一样进行回击，最后打赢了这场战斗。

拉 你说得对。

苏 所以，如我刚才所说，该受责备的是我的问题提得很糟糕，【d】使你回答得很糟糕，因为我想要向你了解的不仅是重装步兵的勇敢，还有骑兵的勇敢，还有各种士兵的勇敢。我想要包括在内的不仅是战争中的人的勇敢，还有在海上冒险的人的勇敢，还有在处于疾病、贫穷中的人的勇敢，还有在国家事务中的人的勇敢；还有，我想要包括在内的不仅是抗拒痛苦或恐惧的人的勇敢，【e】还有抗拒欲望和快乐的人的勇敢，无论是坚守阵地，还是撤退——因为有些人在这些事务中是勇敢的，不是吗，拉凯斯？

拉 确实如此，苏格拉底。

苏 所以，所有这些人都是勇敢的，但有些人在抗拒快乐中表现出勇敢，有些人在忍受痛苦中表现出勇敢，有些人在克制欲望中表现出勇敢，有些人在克服恐惧中表现出勇敢。而其他人，我想，在同样情况下表现出胆怯。

拉 是的，他们表现出胆怯。

苏 那么什么是勇敢和胆怯？这是我想要发现的。所以请再次试着

---

① 荷马：《伊利亚特》5：223。

② 荷马：《伊利亚特》8：108。

③ 普拉蒂亚（Πλαταιαί），城邦名，位于波埃提亚。

④ 波斯（Περσία），古代西亚大帝国。

首先说出什么是勇敢，这种勇敢在所有事例中都是相同的。或者说，你还没有清楚地理解我的意思？

拉 不是很清楚。

苏 【192】好吧，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假定我问什么是快捷，我们可以在跑步、弹琴、讲话、学习以及其他各种行为中找到快捷——我们实际上可以说，就其值得一提的范围内，我们只要动动胳膊，动动腿，动动舌头，出出声，或者想一想，都能表现出这种性质，是吗？或者说，这仍旧不是你想要表达这种性质的方式？

拉 是的，确实如此。

苏 那么，如果有人问我，“苏格拉底，对处于所有这些事例中的被你称作快捷的这种性质，你会怎么说”，【b】我会回答他，我所谓的快捷就是在短时间里做完许多事情的力量，无论是讲话，还是跑步，还是其他各种事情。

拉 你说得很对。

苏 那么你自己来努力一下，拉凯斯，以同样的方式说一说勇敢。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由于它会在快乐或者痛苦，以及我们刚才所说的其他所有事例中都会出现，因此被称作勇敢？

拉 【c】好吧，如果一定要说它在各种事例中的性质是什么，那么我认为它是一种灵魂的坚持。

苏 如果要回答我们的问题，这样做是必须的。在我看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我认为你没有把所有坚持都当作勇敢。我这样想的原因是，拉凯斯，我相当确定你把勇敢当作一样非常好的东西了。

拉 最好的东西之一，你可以确定。

苏 那么你会说与智慧相伴的坚持是一样好的、高尚的东西吗？

拉 确实如此。

苏 【d】假定它与愚蠢相伴会怎么样？结果不是正好相反，它会变成坏的、有害的东西吗？

拉 是的。

苏 你会把一样坏的、有害的东西称作好东西吗？

拉 不，这样说不对，苏格拉底。

苏 那么你不允许说这种坚持是勇敢，因为它不是好的，而勇敢是好的。

拉 你说得对。

苏 那么，按照你的看法，只有聪明的坚持才是勇敢。

拉 好像是这么回事。

苏 【e】那么让我们来看它在什么方面是聪明的，在大事情和小事情上都聪明吗？比如，某个人聪明地花他自己的钱，表现出坚持，知道他现在花一些钱，以后会得到更多的钱，你会说这个人是勇敢的吗？

拉 宙斯在上，我不会这么说。

苏 好吧，假定某人是医生，他的儿子或其他病人患了肺炎，向他要些吃的和喝的，【193】而这个人坚持不给，一直加以拒绝？

拉 不，这也肯定不是勇敢，完全不是。

苏 好吧，假定一个人坚持战斗，他的战斗意愿基于聪明的算计，因为他知道其他人不久就会来支援他，到那时敌人就会比他这一方少，战斗力也会比他这一方弱，还有，他的阵地也比较坚固；你会说，拥有这种智慧和准备，表现得比较坚持的人是勇敢的，还是说对方营中那些坚守阵地的人是勇敢的？

拉 【b】我会说对方营中的人，苏格拉底。

苏 但是这个人的坚持显然比前者的坚持要愚蠢。

拉 你说得对。

苏 你会说，在遭遇骑兵攻击时表现出坚持、懂得骑术的人，与缺少这种知识的人相比，不那么勇敢。

拉 是的，我会这样说。

苏 那么，表现出坚持的人，虽然有着投石、射箭或其他技艺的知识，但不那么勇敢。

拉 【c】是的，确实如此。

苏 潜水下井，或者在其他类似的情况下，有许多人愿意坚持，但没有这方面的技能，你会说他们比那些有这方面技能的人勇敢。

拉 为什么不能这样说，除此之外，还能怎么说，苏格拉底？

苏 没有了，如果这就是这个人的想法。

拉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的想法。

苏 然而，拉凯斯，这种冒险和坚持的人肯定比那些有技能做事的人愚蠢。

拉 他们显然如此。

苏 【d】我们现在发现，愚蠢的大胆和坚持，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有害的，如我们前面所说。

拉 确实如此。

苏 但是我们已经赞同勇敢是一件高尚的事情。

拉 是的，它是高尚的。

苏 但是现在，正好相反，我们说一件可耻的事情，愚蠢的坚持，是勇敢。

拉 对，我们好像是这样的。

苏 你认为我们这样说有意义吗？

拉 宙斯在上，没有意义，苏格拉底，我肯定不这样说。

苏 【e】那么，按照你的说法，拉凯斯，我设定你我并没有把自己调成多利亚式的音调，因为我们的行为和言辞不和谐。在行为方面，我想任何人都会说我们分有勇敢这种品质，而在言辞上，我不认为他会这样说，如果他听了我们当前的讨论。

拉 你说得绝对正确。

苏 那么好，处于这种状况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吗？

拉 肯定没有，但是我们没办法。

苏 你愿意把我们说的话限定在某个范围内吗？

拉 限定在什么范围，哪句话？

苏 【194】就是命令我们坚持这句话。如果你愿意，让我们在探索中坚守阵地，让我们坚持，这样一来勇敢本身就不会拿我们开玩笑了，说我们不能勇敢地探索勇敢——如果坚持毕竟也有可能是勇敢。

拉 我不打算放弃，苏格拉底，尽管我不太熟悉这种论证。但是，

想到我们的谈话，一种绝对的取胜的愿望占据了我，【b】我确实对自己不能按照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感到悲哀。我仍旧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是勇敢，但我不明白它刚才是怎么逃走的，所以我不能用言辞把它盯住，说出什么是勇敢。

苏 好，我的朋友，一名好猎手应当跟踪追迹，决不放弃。

拉 完全正确。

苏 那么，如果你同意，让我们召唤在这里的尼昔亚斯也来打猎——他可能更加擅长。

拉 【c】我愿意——为什么不？

苏 那么好，来吧，尼昔亚斯，如果你能做到，救救你的朋友们，他们在论证的波涛前随波逐流，发现自己困难重重。你瞧，当然了，我们的探索走上了绝路，所以说说你对勇敢的看法，把我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用言辞把你的意思说出来，以此坚定你自己的看法。

尼 我已经想了有一会儿了，你们没有按正确的方式给勇敢下定义，苏格拉底。你没有使用你说过的一条重要意见，我以前听说过。

苏 哪一条意见，尼昔亚斯？

尼 【d】我经常听你说，我们中间有人是好的，因为他是聪明的，我们中间有人是坏的，因为他是无知的。

苏 宙斯在上，你说得对，尼昔亚斯。

尼 因此，如果一个人真是勇敢的，他显然是聪明的。

苏 你听到他说什么了吗，拉凯斯？

拉 听到了，但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苏 噢，我明白，他好像说勇敢是某种智慧。

拉 嗯，他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苏格拉底？

苏 【e】你为什么不问他呢？

拉 好吧。

苏 来吧，尼昔亚斯，告诉他，按照你的看法，勇敢是哪一种智慧。我不会认为它就是吹笛子的技艺。

尼 当然不是。

苏 也不是弹竖琴的技艺。

尼 远远不是。

苏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知识，是关于什么的？

拉 你正在以正确的方式向他提问。

苏 让他说，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

尼 【195】我要说的是，拉凯斯，勇敢是一种在战争和其他情况下有关害怕或希望的知识。

拉 他说的话真是稀奇古怪，苏格拉底。

苏 你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怎么想的，拉凯斯？

拉 我心里怎么想？嗯，我认为智慧与勇敢是很不相同的东西。

苏 噢，尼昔亚斯，无论如何，就说智慧与勇敢不同吧。

拉 他肯定会说相同——这正是他胡说八道的地方。

苏 好，让我们开导他，但不要开他的玩笑。

尼 很好，但我发现，苏格拉底，【b】拉凯斯想要证明我胡说八道，只是因为他刚才表明他自己是这种人。

拉 确实如此，尼昔亚斯，我将试着证明这件事，因为你正在胡说八道。马上举一个例子：在生病这个事例中，医生不是知道要害怕什么的人吗？或者说你认为勇敢的人就是那些知道的人？你会把医生叫做勇敢者吗？

尼 不，当然不会。

拉 我不去想象，你会认为农夫也是这种情况，尽管我设想他们是知道耕种土地的时候要害怕什么的人。其他各种工匠也知道在他们的具体行当中要害怕什么，期盼什么。【c】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把这些人说成是勇敢的。

苏 你认为拉凯斯是什么意思，尼昔亚斯？因为他好像说出了某些事情。

尼 对，他是说了一些事情，但他说的不正确。

苏 为什么？

尼 他认为医生有关疾病的知识可以超越描述健康和疾病，而我认

为他们的知识仅限于此。拉凯斯，你设想一个人害怕痊愈超过害怕生病吗？或者说，你不认为有许多不愿从疾病中康复的事例吗？【d】告诉我，你坚持认为在所有事例中，活着更可取吗？在许多事例中，不是生不如死吗？

拉 好，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你的看法。

尼 你认为，那些死了更好的人和那些活着更好的人会害怕同样的事情吗？

拉 不，我不这样认为。

尼 但你认为这种知识属于医生或其他匠人，而那些知道害怕和不怕什么的人反而没有知识，他们就是我称作勇敢的人，是吗？

苏 你明白他的意思吗，拉凯斯？

拉 【e】是的，我明白——他把预言家称作勇敢者。因为除了预言家，还有谁能知道活着好还是死了好？你自己怎么样，尼昔亚斯，你承认自己是预言家吗，或者说，你不是预言家，所以你不是勇敢的？

尼 噢，你在说什么？你不是认为，可以恰当地说预言家知道害怕什么和希望什么吗？

拉 是的，我是这个意思，如果预言家不知道，还有谁能知道？

尼 对我正在谈论的这个人我有更多的话要说，我的朋友，因为预言家知道的只是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征兆，【196】而人会经历死亡、疾病、破产，会经历胜利和失败，在战斗中或在其他各类竞赛中。但是，人是否应该承受这些事情，为什么更适宜由预言家来判断，而不是由其他人来判断呢？

拉 苏格拉底，我不清楚尼昔亚斯到底想要说什么。因为他没有选择预言家、医生或其他人作为他所谓的勇敢的人，除非他认为某位神才是他所指的。【b】在我看来，尼昔亚斯不愿意坦率地承认他所说的话都是没有意义的，为了掩饰他的难处，他就东拉西扯。不过，哪怕是你我，如果想要避免自相矛盾，也会这样东拉西扯。如果我们正在法庭上讲话，这样做也许情有可原，但在我们这样的聚会中，有什么必要说这么一大堆废话呢？

苏 【c】我看不出他这样做有什么理由，拉凯斯。不过，我们要看到尼昔亚斯说出了一些道理，而不是为说话而说话。让我们从他那里把他的意思弄得比较清楚，如果他说的有理，我们就赞成，如果他说的无理，我们再来开导他。

拉 你来向他提问，苏格拉底，如果你想发现他说的道理。我想我已经问够了。

苏 我不反对这样做，因为这场考察将是我们俩的合作。

拉 很好。

苏 【d】那么告诉我，尼昔亚斯，或者说，告诉我们，因为拉凯斯和我共享这个论证：你说勇敢就是有关希望和害怕的理由的知识吗？

尼 是的。

苏 确实很少有人拥有这种知识，如你所说，医生和预言家都没有这种知识，他们没有获得这种具体的知识，因此不是勇敢的。这不就是你说的意思吗？

尼 就是。

苏 那么，如谚语所说，这种事情确实不是"每头母猪都知道的"，所以母猪不会是勇敢的吗？

尼 我不这样想。

苏 【e】那么很清楚，尼昔亚斯，你不会把克罗密昂的母猪①当作勇敢的。我这样说不是在开玩笑，而是因为我在想，凡是持有这种立场的人必定否认任何野兽是勇敢的，或者承认某些野兽，狮子、豹子或某种野猪，足够聪明，乃至于知道如此困难、很少有人能够明白的事情。像你一样定义勇敢的人不得不肯定，狮子和雄鹿、公牛和猴子，依其本性同样都是勇敢的。

拉 【197】诸神在上，你说得好极了，苏格拉底！坦率地回答我们，尼昔亚斯，你是否真的认为那些我们全都承认是勇敢的野兽在这些方面

---

① 希腊神话中的猛兽，在科林斯境内的一个村庄克罗密昂（Κρομμυῶν），被英雄忒修斯（Θησεύς）杀死。参阅普罗塔克：《忒修斯传》9。

比我们人还要聪明，或者说，你是否有胆量反对这个总的观点，说它们不是勇敢的。

尼 绝非如此，拉凯斯，我确实把野兽或其他这类东西称作勇敢的，它们缺乏理智，不害怕应当害怕的事情。不过，我倒不如称它们为鲁莽的和疯狂的。或者说，【b】你真的认为我会把所有儿童称作勇敢的吗，他们什么都不怕，因为他们没有理智？正好相反，我认为鲁莽和勇敢不是一回事。我的观点是，很少有人拥有勇敢和预见，而大量的人，男人、女人、儿童、野兽，拥有大胆、无畏、鲁莽，缺乏预见。这些事例，你和市井之辈都称之为勇敢的，【c】而我说的勇敢者是有智慧的人。

拉 你瞧，苏格拉底，这个人用话语把自己打扮得多么漂亮，尽说他自己的观点。而对那些人人赞同是勇敢者的人，他却试图剥夺他们的荣誉。

尼 我不想剥夺你的荣誉，拉凯斯，所以你不必惊慌失措。我宣布，你是聪明的，拉玛库斯[①]也是聪明的，你们同时又是勇敢的，我要说，还有其他许多雅典人也是这样。

拉 这一点我不说了，尽管我可以说下去，免得落下口实，让你把我叫作典型的埃克松尼亚人[②]。

苏 【d】别在意他，拉凯斯，我不认为你知道他从我们的朋友达蒙那里获得了这种智慧，达蒙花了大量时间与普罗狄科[③]待在一起，在所有智者中，普罗狄科拥有最为擅长区分这类语词含义的名声。

拉 噢，苏格拉底，能干地作出这种区分，肯定更适合一名智者，而不适合城邦认为可以当她的领导人的人。

苏 【e】好，我假定它是合适的，我的好朋友，因为做大事的人要有大智慧。但是，我认为应该问一下尼昔亚斯，当他以这种方式定义勇

① 拉玛库斯（Λάμαχος），雅典将军，公元前415年与尼昔亚斯、阿尔基比亚德统兵远征西西里，战死于叙拉古。

② 埃克松尼（Αἰξωνή）是雅典的一个区，该区人以说大话出名。

③ 普罗狄科（Πρόδικος），公元前5世纪著名智者。

敢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

拉 好吧，你来问他，苏格拉底。

苏 这正是我打算做的事，我的好朋友。不过，别以为我已经把你从这个论证中解脱了。注意听，和我一道考察我们在说的事情。

拉 很好，如果有必要这样做。

苏 【198】是的，确有必要。而你，尼昔亚斯，请你从头开始再次告诉我——你知道，我们在这个论证开头的地方考察勇敢，这个时候我们把它作为美德的一个部分来考察，是吗？

尼 是的，是这样的。

苏 你不是自己作出回答，认定它是一个部分，是其他许多部分之一，这些部分都放在一起被称作美德，是吗？

尼 是的，为什么不是？

苏 你也像我一样谈论这些部分吗？除了勇敢，我把节制、正义，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称作美德的部分。你不这么做吗？

尼 【b】确实如此。

苏 停一下。在这些要点上我们意见一致，但是让我们来考察害怕和相信的理由，以便确定你对待它们的方式和我们不一样。我们会告诉你我们是怎么想的，如果你不同意，请你来开导我们。我们把那些产生恐惧的东西当作可怕的，而把那些不产生恐惧的东西当作可以期待的；恐惧不仅由已经发生了的恶来产生，而且也由可以预见的恶来产生。由于害怕是对未来的恶的期待——或者说，这不就是你的观点吗，拉凯斯？

拉 【c】我完全同意，苏格拉底。

苏 你听到了我们不得不说的话，尼昔亚斯：可怕的事情是未来的恶，能激发希望的东西要么是未来的非恶，要么是未来的善。你同意这一点吗，或者说关于这个主题你有别的看法？

尼 我同意这一点。

苏 你宣布勇敢就是关于这些事情的知识吗？

尼 正是。

苏 让我们来看，在第三点上我们是否全都意见一致。

尼 你所谓的第三点是什么？

苏 【d】我会解释。在我和在场的朋友来看，就关于各种事物的知识而言，似乎不是有一种知识我们可以靠它来知道过去的事情怎样发生，也不是有另一种知识我们可以靠它来知道现在的事情怎样发生，更没有一种知识我们可以靠它来知道这些现在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将来会如何以最佳方式发生，而是在各种情况下，这些知识就是一种知识。以健康为例，除了医疗这门技艺，不会有其他技艺分别与过去、现在、未来的健康相关联，这门技艺尽管是一门技艺，但它要考察现在怎么样、过去怎么样，将来会怎么样。【e】还有，以大地的产物为例，农耕的技艺与之情况相同。还有，我认定你们俩都可以作见证，以战争为例，统兵的技艺就是最能预见未来和其他时间的技艺——这门技艺也不认为必须由巫师的技艺来统领，而要掌握战争的技艺，【199】就要能够更好地熟悉当前的战争事务和未来的战争事务。事实上，按照法律，不是巫师给将军下命令，而是将军给巫师下命令。这不就是我们要说的话吗，拉凯斯？

拉 是的，是这样的。

苏 那么好，你同意我们的意见吗，尼昔亚斯，同一种知识是对同一种事物的理解，无论将来、现在，或者过去？

尼 对，在我看来好像是这样的，苏格拉底。

苏 【b】好吧，我的好朋友，你说勇敢是关于可怕的事物和可望的事物的知识，不是吗？

尼 是的。

苏 我们已经同意可怕的事物和可望的事物是未来的善和未来的恶。

尼 是的。

苏 而同一种知识是关于相同事物的——未来的也好，其他种类的也罢。

尼 对，是这样的。

苏 那么，勇敢不仅是关于可怕的和可望的事物的知识，【c】因为它理解的不仅是将来的善与恶，而且理解现在、过去和一切时间的善与恶，恰如其他各种知识。

尼 好像是这样的，无论怎么说。

苏 那么你已经告诉我们的勇敢相当于第三个部分，尼昔亚斯，而我们问你的是全部勇敢是什么。现在，按照你的看法，勇敢不仅是有关可怕的事物和可望的事物的知识，【d】而且你自己认为它实际上是关于所有善恶加在一起的知识。你同意这种新的改变吗，尼昔亚斯，或者，你有什么要说？

尼 这样说好像是对的，苏格拉底。

苏 那么，一个有这种知识的人似乎在各方面都远离美德了，在所有的善的事例中，他真的知道它们现在是什么，将来是什么，曾经是什么吗？在恶的事例中他也同样知道吗？你认为这个缺乏节制、正义、虔敬的人自身，【e】就有能力分别处理神事和人事，知道什么是可怕的和什么是可望的，能通过他的关于如何与他们正确联系的知识为他自己提供善物吗？

尼 我想你抓住了要点，苏格拉底。

苏 那么，你现在正在谈论的东西，尼昔亚斯，就不是一部分美德，而是全部美德。

尼 似乎如此。

苏 我们肯定已经说过，勇敢是美德各部分之一。

尼 是的，我们说过。

苏 那么我们现在说的观点似乎站不住脚了。

尼 显然不能。

苏 那么，尼昔亚斯，我们还没有发现什么是勇敢。

尼 好像没有。

拉 【200】噢，我亲爱的尼昔亚斯，你在我刚才回答苏格拉底的问题时讥笑我，我还以为你肯定能够作出这个发现。事实上，我抱着很大的希望，在达蒙的智慧的帮助下，你能处理整个问题。

尼 这就是你的良好态度，拉凯斯，在你刚才表明自己对勇敢一无所知以后，就认为这个问题不再重要了。而我会否变成和你一样的人，却使你感兴趣。【b】显然，只要你把我算作像你一样无知，那么自称必须知道这些事情和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好吧，在我看来，你似乎在按常人的方式行事，紧盯其他人而不盯自己。关于当前这个话题，我已经说够了，如果还有什么要点没有充分涉及，那么我想我们可以在达蒙和其他人的帮助下晚些时候再来纠正——你认为可以讥笑达蒙，但你从来没有见过他。【c】等我在这些要点上感到保险了，我也会开导你，不会妒忌你的努力——因为在我看来，你似乎非常可悲地需要学习。

拉 你很能干，尼昔亚斯，我知道。但不管怎样，我要建议在这里的吕西玛库和美勒西亚对你我说再见，不要把你我当作年轻人的老师，而要请这位苏格拉底来为孩子们服务，如我开始所说。如果我的儿子也是这般年纪，我也要这样做。

尼 我同意，如果苏格拉底真的愿意教导这些孩子，【d】那就别去寻找其他老师了。事实上，我很乐意把尼刻拉图[①]交给他，如果他愿意。但是，每当我以某种方式提起这件事，他总是向我推荐其他人，而不愿自己来接受这项工作。不过，让我们来看苏格拉底是否比较愿意听你的话，吕西玛库。

吕 嗯，他会的，尼昔亚斯，因为我本人愿意为他做许多事情，而这些事情我实际上不愿意替别人做。你在说什么，苏格拉底？你愿意回应我们的请求，和我们一道积极地帮助年轻人尽可能变好吗？

苏 【e】噢，如果我拒绝帮助任何人尽可能学好，吕西玛库，那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如果在我们刚才的谈话中，我显得像是有知识的，而其他两人显得像是没有知识，那么应当向我发出专门的邀请，由我来承担这项任务，但是现在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全都陷入困境。【201】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在我们中间找一个人来承担这项任务，而不偏向其

① 尼刻拉图（Νικήρατος），尼昔亚斯之子。

他人呢？我的想法是，他不应当挑选我们中的任何人。但是，事已至此，看看我下面要提出的忠告是否恰当，当然，仅限于我们中间：有关我们的当务之急，朋友们，我要说的是，联合起来尽可能寻找老师，首先是为我们自己，我们确实需要一位老师，然后是为年轻人，这种寻找不需要花钱，也不需要用其他东西。我不想建议说，我们自己就安于现状吧。【b】如果有人笑话我们这把年纪还要去上学，那么我想用荷马的话来回答他，“对于乞讨人来说，羞怯不是好品格。”[①] 所以，不要去管别人怎么说，让我们联合起来，寻求我们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孩子们的兴趣爱好。

吕 我喜欢你说的话，苏格拉底，实际上，我年纪最大，也最愿意与孩子们一起去上学。【c】请你为我做件小事，明天早晨到我家来，别拒绝，这样我们就可以好好地就这些事情制定计划了，现在，让我们结束谈话吧。

苏 遵命，吕西玛库，我明天来找你，愿神许可。

---

① 荷马：《奥德赛》17:347。

吕西斯篇

提　要

本篇是柏拉图的早期作品，以谈话人之一吕西斯的名字命名。苏格拉底热衷于寻找出身高贵、聪明英俊、有教养的雅典青年谈话。某天，他从雅典城外西北郊的阿卡德摩去吕克昂，路遇希波泰勒等青年，受邀进到一所摔跤学校里与人谈话。吕西斯是一位英俊而谦逊的青年，受到年龄较大的希波泰勒的爱慕和追捧。整篇谈话以苏格拉底事后追述的形式撰写。

公元1世纪的塞拉绪罗在编定柏拉图作品篇目时，将本篇列为第五组四联剧的第四篇，称其性质是"探询性的"，称其主题是"论友谊"。[①]"友谊"的希腊文是"φιλία"，这个词也有爱，爱慕、爱情、友爱的意思。在本篇中，爱的含义包括父母、子女、亲属之间的爱，也包括个人之间的情爱，以及古希腊男同性恋者之间的情爱，如文中希波泰勒对吕西斯的爱慕。情爱在本篇中多有涉及，但并非本篇的主题，而在《斐德罗篇》和《会饮篇》中有更加详细的讨论。本篇谈话篇幅较短，译成中文约1.9万字。

谈话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203a—211d），谈论希波泰勒对吕西斯的情爱以及吕西斯的父母对儿子的教育和管束；第二部分（211e—218c），讨论什么是友谊，什么人可以做朋友；第三部分（218c—223b）推翻已有的结论，指明尚未发现友谊的本质。

---

①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59。

苏格拉底主导了整个谈话。谈话从讨论希腊男性青年的交友和情爱入手，兼及父母对子女的爱护和教育，由此进入友谊的一般性质的讨论。他并非真的想要得到青年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而是引导他们思考一系列哲学问题：什么是朋友？朋友是爱者还是被爱者？只爱别人而不被别人爱的人算是朋友吗？好人是其他好人的朋友吗？友爱的基础是什么？论证中提出的每一个论断都不能令人满意，乃至于到了最后，苏格拉底说自己虽然和年轻人是朋友，但却不知道什么是朋友。他与青年谈话的目的是激发他们思考，使之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考察自己的生活，学会认识自己。

正　文

【203】当时我从阿卡德谟①径直去吕克昂②，走的是城墙外下面的那条小路；经过帕诺普③泉的入口时，我碰到希洛尼谟之子希波泰勒④和培阿尼亚人克特西普⑤，还有其他一些年轻人和他们站在一起。见我走过来，希波泰勒说："嗨，苏格拉底，你打哪儿来，要去哪里？"

"我从阿卡德谟来，"我说，"要去吕克昂。"

"噢，干吗不到我们这儿来呢？你不来？我向你保证，你的时间不会白费。"

"你说的是哪里？你们又有哪些人？"

"就在这里，"他说，把一扇敞开的门和一片面对城墙的空地指给我看。他说："我们很多人都在这里消磨时光。除了我们，还有其他一些

① 阿卡德谟（Ἀκαδημία），地名，位于雅典城外西北郊，建有纪念希腊英雄阿卡德谟的一所花园和运动场。柏拉图后来在此创办学校，他的学派被称作学园派。

② 吕克昂（Λύκαιον），地名，亚里士多德后来在此建立学校，称吕克昂学园。

③ 帕诺普（Πάνοπος），地名。

④ 希波泰勒（Ἱπποθάλης），希洛尼谟（Ἱερωνύμος）之子。

⑤ 克特西普（Κτησίππος），培阿尼亚人（Παιανίας）。

人在这里——【204】他们长得都挺漂亮。”

“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在这儿干吗？”

“这是一所新的摔跤学校，”他说，“最近才建起来。但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这里讨论事情，要是有你参加，我们会很高兴。”

“你们真是太好了，”我说，“在这里谁是老师？”

“你的老朋友和崇拜者弥库斯[①]。”

“噢，宙斯在上，他是个认真的人，能干的训导者。”

“那么好，进来吧，看看有谁在这里？”

【b】“首先我想听听要我进来干什么——那个最漂亮的人的名字。”

“谁最漂亮，我们各有不同的看法，苏格拉底。”

“所以告诉我，希波泰勒，你认为谁最漂亮？”

他羞红了脸，说不出话来，所以我说：“啊！你不必回答这个问题，希波泰勒，还是告诉我你是否在和这些青年中的某一位谈恋爱——我能看出你不仅在恋爱，而且已经陷得很深了。【c】我也许在其他事情上不那么能干，但我有一种神赐的本事，一眼就能看出谁在恋爱，他爱的是谁。”

听了此话他的脸更红了，使得克特西普说，“太妙了，希波泰勒，脸红成这样，不肯把情人的名字告诉苏格拉底。假如他跟你多待一会儿，不停地听到这个名字，非感到厌烦不可。【d】他已经快把我们给吵聋了，苏格拉底，不停地在我们耳边讲吕西斯。他就好像喝醉了酒，而我们在半夜里被他吵醒，听到的都是吕西斯。糟糕的是，他在平常谈话中也不停地讲吕西斯，更为不堪的是他想用他的情诗和文章把我们淹死。最糟糕的是，他用他那自命不凡的声音对着他的情人唱歌，而我们还得耐心听。而现在，你问他名字的时候他倒脸红了。”

【e】“吕西斯一定很年轻，”我说，“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想不起他是谁来了。”

“那是因为大家并不经常叫他自己的名字，而是说他是某某人的儿

① 弥库斯（Μίκκος），人名。

子，但他的父亲是个名人。我敢肯定，你知道这孩子长什么样，他的相貌足以告诉你他是谁了。”

“告诉我他是谁的儿子。”我说。

“他是埃克松尼[①]的德谟克拉底[②]的长子。”

“噢，恭喜你，希波泰勒，找了一位精神饱满、高贵的爱人！【205】来吧，表演给我看，像你当着你这些朋友的面那样，这样我就能知道你是否懂得一位情人当着他的男朋友的面应当说些什么，或者当着其他人的面应当说些什么。”

“你把他说的话当真吗，苏格拉底？”

“你否认你在和他提到的这个人恋爱吗？”

“不，但我完全否认我给他写过情诗。”

“这个人有病，他在胡说。”克特西普喊道。

【b】“好吧，希波泰勒，”我说，“我不需要听什么诗歌或颂词，你为你的情人写也好，没有为他写也罢。你只要告诉我一个大概的意思，我就能知道你会如何对待他。”

“噢，你为什么不问克特西普呢？他一定能全部回想起来，因为他说我不停地在他耳边说这些事，把他的耳朵都要吵聋了。”

“我确实记得很清楚，”克特西普说，“说起来真是太可笑了，苏格拉底。我的意思是，就是他，全神贯注地盯着他的情人，完全不能正常地说话，【c】连一个孩子都不如。你能想象这有多么荒唐吗？他能想到要说的或要写的，尽是那些满城皆知的事情——有关德谟克拉底、这孩子的祖父、他的所有祖先的诗歌，他们的财富和骏马，他们在庇提亚[③]赛会、伊斯弥亚[④]赛会、奈梅亚[⑤]赛会上取得的胜利，参加赛车比赛和

① 埃克松尼（Αἰξωνή），雅典的一个区。

② 德谟克拉底（Δημοκράτης），人名。

③ 庇提亚（Πυθώ），地名。

④ 伊斯弥亚（Ἴσθμια），地名。

⑤ 奈梅亚（Νεμέα），地名。

骑马比赛。[1] 然后他还真的写了古代的事情。就在前天，他给我们朗诵了一首短诗，【d】讲的是赫拉克勒斯的功绩，说他们的一位祖先如何在家中款待这位英雄，因为他和这位英雄有亲戚关系——说赫拉克勒斯[2]是宙斯和他们部落创建者的女儿生的——真的，尽是些乡间老妇纺纱时说的陈词滥调。这就是他朗诵和歌唱的，苏格拉底，还要强迫我们听。"

听了这番话，我说，"希波泰勒，你应当受到嘲笑。你真的还没有获胜，就已经在创作和歌唱你的胜利颂歌了吗？"

"我没有为自己创作和歌唱胜利颂歌。"

"你只是自己认为没有。"

"怎么会呢？"他说。

【e】"这些颂歌确实都与你有关，"我说。"如果你征服了这样一位青年，那么你所说的和你所唱的一切都会转变为歌颂你自己，你是胜利者，赢得了这样一位男朋友。但若他跑了，那么你对他的美与善的赞扬越是热烈，你就显得越是有了巨大的损失，【206】也就更应当受到嘲笑。这就是情场老手在没有获得情人之前不会赞美情人的原因，他担心将来事情会有变化。此外，那些漂亮男孩被人赞美，会头脑膨胀，以为自己真是个人物了。你不认为事情就是这样的吗？"

"确实如此。"他说。

"他们越是头脑膨胀，也就越难上手。"

"好像是这样的。"

"好吧，如果一名猎人惊吓猎物，使其变得更难捕捉，你会怎么想？"

"他真够笨的。"

【b】"用语言和音乐去驱赶野兽，而不是引诱它，哄骗它，岂不是

① 古代希腊有四个希腊全民族的赛会（运动会）：奥林匹亚赛会、庇提亚赛会、伊斯弥亚赛会、奈梅亚赛会，赛会期间不仅有体育比赛，而且还有各种文艺活动。

② 赫拉克勒斯（Ἡρακλῆς），希腊神话英雄，有许多伟大业绩。

一种巨大的误用?"

"嗯，是的。"

"那么，小心点儿，希波泰勒，别用你的诗歌辱没自己。我不认为你会说一个用诗歌伤害自己的人仍旧是好诗人——毕竟，他伤害了自己。"

【c】"不，当然不会，"他说，"这样说没有任何意义。但这也正是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的原因，苏格拉底。那么，一个人应该对他预期的男朋友说些什么和做些什么，才能使男朋友喜欢他，你能向我提出什么不同的建议吗?"

"这可不容易说。但若你愿意带我去和他交谈，我也许能给你做个示范，如何与他谈话，而不是用你这里的朋友说你使用的那种方式对他说话和唱歌。"

"这不难，"他说，"只要你愿意和克特西普一起去，【d】坐下来开始谈话，我想他一定会过来的。他真的很喜欢听人谈话，苏格拉底。此外，他们正在庆祝赫耳墨斯[1]的节日，那些青少年都聚集在一起。不管怎么说，他可能会来的，万一他不来，他和克特西普相互认识，因为克特西普的堂兄是美涅克塞努[2]，美涅克塞努是吕西斯最亲密的伙伴。所以，如果他自己不来，就让克特西普去喊他。"

【e】"就这么办吧，"我说。带着克特西普，我走进摔跤学校，其他人跟着我们。进到里面以后，我们发现献祭和崇拜典礼已经结束，但青少年们仍旧穿着节日盛装，聚在一起，玩羊趾骨游戏。他们大部分人在庭院里玩耍，也有些人聚在更衣室的角落里，从小篮子里摸出许多趾骨来。【207】还有一些人站着围观，看着他们玩，其中就有吕西斯。他站在青少年中间，头上戴着花冠，不仅称得上是一名漂亮的男孩，而且是一名有教养的年轻绅士。我们走到更衣室的另一端，那里比较安静，坐下来开始聊天。吕西斯不停地转过头来朝我们这边看，显然有些想过来

---

① 赫耳墨斯（Ἑρμῆς），希腊神灵，为众神传信并接引亡灵入冥府。

② 美涅克塞努（Μενέξενος），人名。

的意思，但又怕难为情，不敢独自走过来。过了一会儿，【b】美涅克塞努走了进来，他在庭院里的游戏结束了，看到克特西普和我，他过来找了个位子坐下。看到他来了，吕西斯也走了过来，坐在美涅克塞努旁边，然后，其他人也都围了上来。当希波泰勒（让我们别忘了他）看到人们都围坐在一起的时候，他找了一个后面的位子——以为待在这里吕西斯就看不见他了，生怕自己会冒犯吕西斯——就在那里听我们谈话。

然后，我看着美涅克塞努，问他："德谟封[①]之子，你们俩哪个岁数大？"

"对此我们有争议。"他说。

【c】"那么，你们俩哪个家族更高贵可能也有争议。"我说。

"是这样的。"他说。

"你们俩哪个更漂亮也是这样的。"他们俩都笑了。

"当然了，我不会问你们俩谁更富裕。因为你们是朋友，不是吗？"

"当然是！"

"俗话说，朋友共有一切；所以在这个方面，你们不会有什么分歧，如果你们俩真的是朋友。"

他们都表示同意。

【d】然后我就问他们谁比较正义，谁比较聪明，直到有人进来找美涅克塞努，说教练喊他。似乎他在祭仪中还有事要做，所以他走了。于是，我接着问吕西斯，"我可以假定，吕西斯，你的父母非常爱你，对吗？"

"噢，是的。"他说。

"所以他们希望你越快乐越好，对吗？"

"当然了。"

【e】"好吧，假定一个人是奴隶，不能做他喜欢做的事，你认为他会快乐吗？"

---

① 德谟封（Δημοφῶν），美涅克塞努之父。

“不会，宙斯在上，我不这样认为。”

“那么好，如果你的父母爱你，想要你快乐，那么他们肯定会想方设法确保你是快乐的。”

“当然是这样。”他说。

“所以他们允许你做你喜欢做的事，从来不责备你或者阻止你去做你想做的事。”

“不对，苏格拉底，有很多事情他们不让我做。”

【208】“你这样说什么意思？”我说，“他们想要你快乐，却又阻止你做你想做的事。还是这样说吧。假定你想坐你父亲的马车，自己握着缰绳赶车。你的意思是，他们不会让你这样做？”

“对，”他说，“他们不会让我这样做。”

“好吧，他们会让谁来赶车？”

【b】“家里有车夫，他从我父亲那里挣工钱。”

“什么？他们相信雇来的车夫而不相信你，对那些马他可以做他喜欢做的事，为此还要付工钱给他？”

“嗯，是的。”

“我假定他们会让你去赶骡车，如果你想拿起鞭子抽打骡子，他们也会允许的，是吗？”

“他们为什么会允许？”他说。

“有谁得到允许抽打它们吗？”

“当然，”他说，“赶骡车的人。”

“他是奴隶还是自由人？”

“奴隶。”

“如此看来，你的父母相信奴隶胜过相信自己的儿子，把他们的财产托付给他而不是托付给你，让他做他想做的事，【c】但是阻止你。不过，告诉我另一件事情。他们允许你管自己的生活，还是说他们连这也不允许？”

“你在开玩笑吧？”

“那么谁在管你？”

“管我的书童[①]就在这里。”

“他不是个奴隶吗？”

“那又如何？他是我们家的，不管怎么说。”

“太奇怪了，一个自由人要受奴隶的管束。这个管你的人如何管你；我的意思是，他做些什么？”

“他主要送我去上学。”

“你们学校里的老师，他们也要管你，是吗？”

“确实如此。”

【d】“看来你父亲已经决定给你加派一些主人和暴君。不过，等你回家去你母亲那儿，她会让你做你喜欢做的事，能使你快乐的事，比如她在织布时会让你摆弄羊毛和织机，是吗？她不会阻止你碰那些梳子、梭子和其他织布工具，是吗？”

【e】“阻止我？”他笑了，“如果我碰那些东西，她会打我。”

“太可怜了！”我说，“你一定犯了大错，冒犯了你的父母。”

“没有，我发誓！”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用如此奇怪的方式阻碍你快乐，不让你做你喜欢做的事？为什么他们要让你整天处于他人管束之下？【209】为什么你几乎不能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结果就是，看起来，你的众多家产对你没有任何好处。除了你，其他人在支配它们，再说到你这个人，尽管出身良好，却要由别人来照看，而你，吕西斯，什么也管不了，你想做的事情一样也做不成。”

“噢，苏格拉底，这是因为我还没有完全成年。”

“不是这样的，德谟克拉底之子，因为还是有些事情，我想，你的父母会交给你做，而不需要等到你完全成年。【b】比如，当他们希望有人为他们写点什么或者读点什么的时候，我敢打赌，在这个家的所有人中间，你是他们的首选。对吗？”

“对。”

① 书童（παιδαγωγός），侍候主人及其子弟读书并做杂事的未成年的仆人。

“没有人会告诉你哪个字母先写，哪个字母后写，在读的时候也一样。当你拿起竖琴的时候，我确信你的父亲或母亲都不会阻止你调紧或者放松哪一根琴弦，你想怎么做都可以，或者是用琴拨子弹琴还是只用手指头弹琴。”

“不，他们不会。”

【c】“那么，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在这些事情上会让你自行其是，但并非在我们已经谈过的所有事情上都会这样做？”

“我想，这是因为我对这些事情是懂行的，但对其他事情不懂。”

“啊！”我说，“所以你父亲并不是在等你成年，然后把一切都交给你，而是只要他认为你比他还要懂得多了，他就会把他自己，以及属于他的一切，都交给你。”

“我猜想是这样的，”他说。

“那么好吧，”我说，“你的邻居怎么样？【d】他会像你父亲一样对你进行管束吗？当他知道你在管理家产方面比他懂得还要多，他会把财产托付给你吗，或者他宁可自己来管理？”

“我想他会把家产交给我来管。”

“雅典人会怎么样？你认为，当他们察觉到你懂的够多了，就会把他们的事务交给你去管吗？”

“我肯定他们会的。”

“好，宙斯在上，让我们不要止步于此，”我说，“那位伟大的国王怎么样？【e】他会让他的长子，亚细亚王位的继承人，来给他的炖汤里添加任何调料吗，或者他会托付我们，假定我们来到这位国王面前，并且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的烹调技术极为高超？”

“噢，当然是让我们来做。”

“他不会让他的儿子往汤罐里放一丁点儿东西，而我们可以往里面放任何东西，哪怕我们想往里面撒一把盐。”

“对。”

【210】“再比如他的儿子害了眼疾，而他知道他的儿子不懂医术，那么他会允许他的儿子自己去触摸眼睛，还是会去阻止他？”

“阻止他。”

“但若他知道我们是医生，他会阻止我们给他的儿子治病吗？哪怕我们要撑开他儿子的眼皮，敷上药粉，因为他会认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对。”

“所以，他会把事情托付给我们做，而不是交给他自己或他的儿子，无论什么事，只要我们对他显得比他自己或他的儿子更有技术。”

“他一定会这样做，苏格拉底。”他说。

“所以，整件事情是这样的，我亲爱的吕西斯：凡在我们内行的领域中，【b】人人都会相信我们，无论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此范围内，我们可以按我们的意愿行事，不会有人阻拦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自己是自由的，还能控制其他人。这些事情属于我们，因为我们从中可以得到某些好处。而在那些我们并不懂行的领域中，没有人会允许我们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也不会有人把这些事托付给我们做，【c】而是每个人都会尽力阻止我们，不仅陌生人会阻拦，甚至连我们的父亲、母亲、亲戚、朋友都会阻拦。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自己要服从其他人的命令；这些东西实际上不是我们的，因为我们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你同意是这么回事吗？”

“我同意。”

“那么好吧，在那些我们一无是处的领域中，我们会成为某人的朋友吗，或者有人会爱我们，和我们交朋友吗？”

“根本不会。”

“如此说来，如果你是无用的，那么你父亲不爱你，如果某个人是无用的，那么其他人也不会爱他，是吗？”

“不爱。”

【d】“但若你变聪明了，我的孩子，那么人人都会成为你的朋友，人人都会与你亲近，因为你是有用的和好的。如果你没有变聪明，没有人会成为你的朋友，哪怕你的父母和亲戚。现在，告诉我，吕西斯，在一个人的心灵还没有接受过训练的领域中，他有可能成为行家吗？”

“这怎么可能呢?”他说。

“如果你需要老师，那么你的心灵还没有受过训练。”

“对。”

“那么你不是一位行家，因为你还没有让你自己的心灵受过训练。”

“你迫使我走到这一步，苏格拉底!”

【e】听了吕西斯最后的回答，我看了希波泰勒一眼，差点犯下大错，因为这时候我心里想说的是:“你对你的男朋友说话就应当这样说，希波泰勒，挫败他们，把他们打回原形，而不是像你这样吹捧，奉承他们。”然而，看到希波泰勒听了我们的谈话以后表现出来的焦急和生气的样子，我顿时想起他为什么要站得那么远，以避免被吕西斯看见，所以我勒住了自己的舌头，没有对希波泰勒说这些话。【211】就在这个时候，美涅克塞努回来了，坐在吕西斯旁边，就是他原来坐的地方。吕西斯转过身来，天真幼稚地在我耳边轻声私语，不想让美涅克塞努听见。“苏格拉底，把你刚才对我说的话告诉美涅克塞努。”

我对他说:“为什么你自己不告诉他，吕西斯?你刚才听得很仔细。”

“我是听得很仔细,”他说。

【b】“那就试试看，尽可能把刚才的话全都记起来，这样你就能清楚地告诉他了。要是你忘了什么，你可以在下次碰到我的时候再问我。”

“我会的，苏格拉底，你可以放心。但是现在你跟他谈些别的事情吧，这样我在回家之前也可以听到。”

“行，我想我必须这样做，因为这是你的要求。但若美涅克塞努想要驳斥我，你得出手救我。你难道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争论者吗?”

“我当然知道——他争论起来真是不顾一切。这就是我为什么想要你跟他讨论的原因。”

【c】“这样我就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傻瓜吗?”

“不，这样你就能给他一个教训!”

“你在说什么?他非常能干，又是克特西普这方面的学生。你瞧，克特西普本人就在这里!”

“别在意任何人，苏格拉底。开始讨论吧，向他提问。”

我们俩的戚戚私语被克特西普打断了，他问：“这是你们两人的私下谈话吗，我们可以分享吗？”

【d】“你们当然可以分享！”我说，“吕西斯对我刚才说的有些事情不太懂，不过他说他认为美涅克塞努懂，要我去问他。”

“那么你为什么还不问呢？”

“我正想这么做，”我说，“美涅克塞努，请你告诉我一些事。我从小就想要拥有一些东西。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每个人都不一样，【e】有人想要马，有人想要狗，有人想要钱，有人想要名声。嗯，我对这些东西不那么热衷，但却有着火一样的热情想要有朋友，我以在上的宙斯的名义起誓，我宁要一位好朋友，不要世上最漂亮的鹌鹑或最出色的斗鸡，更不要世上最名贵的马或狗。我以神犬的名义起誓，我心中确信，我宁可要一位朋友，而不要大流士[①]国王的全部黄金，【212】甚至不要当大流士。这就是我对朋友和同伴的高度评价。这就是为什么，当我看到你和吕西斯在一起的时候，我心中真感到茫然；我在想，你们俩还如此年轻，就已经快速轻易地得到了我说的这种东西，真是太神奇了。因为你们事实上相互拥有，把对方当作真正的朋友，还那么快。而我就不一样了，就获得这种东西来说，我甚至连一个人怎样成为另一个人的朋友都不知道，这就是我想要向你提出的问题，因为你已有这方面的经验。【b】所以，告诉我，当某人爱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俩中间的哪一个成为另一个人的朋友，是那位爱者，还是被爱者？或者说，这两种说法没有区别？”

“我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他说。

“你的意思是，”我说，“他们俩都成了对方的朋友，而他们俩只有一个在爱对方？”

“在我看来好像是这样的。”他说。

“嗯，再来看这一点：如果某人爱某人，但被爱者不一定回过来爱

---

① 大流士（Δαρεῖος），波斯国王，公元前521年继位，死于公元前486年。

那位爱者，有这种可能吗？”

“对，有可能。”

“他甚至有可能被恨吗？【c】这不就是年轻人常有的对待爱他们的人的方式吗？他们深深地爱着对方，但是感到自己没有得到爱的回报，甚至被恨。你不认为这是真事吗？”

“是真事。”他说。

“在这样的事例中，一个人是爱者，另一个被爱。对吗？”

“对。”

“那么谁是谁的朋友呢？爱者是被爱者的朋友，无论他是否得到被爱者的回爱，或者哪怕是被恨？或者说被爱者是爱者的朋友？或者情况是这样的，两个人都没有爱对方，也都不是对方的朋友？”

【d】“好像是这样的。”他说。

“所以我们的看法与先前不同了。起先我们认为，如果某人爱另一个人，他们就都是朋友。但是现在，除非他们都爱对方，否则他们就不是朋友。”

“也许是这样的。”

“由此可见，爱者若不能得到回爱，就不能成为被爱者的朋友。”

“好像不能。”

“所以，没有什么爱马者，除非马也爱他们，也没有什么爱鹌鹑者、爱狗者、爱酒者、爱锻炼者。【e】更没有什么爱智者，除非智慧也爱他们。尽管这些东西不是人的朋友，但确实有人爱它们，这就使说了下面这些话的诗人成了撒谎者，‘有朋友，有子女，有骁勇的战马和猎犬，这样的人幸福吗？’”①

“我不这么看。”他说。

“那么你认为他说得对？”

“是的。”

“那么，被爱者是爱它的人的朋友，或者说，美涅克塞努，被爱者

① 梭伦：《残篇》23。

好像是爱它的人的朋友，【213】无论被爱者爱他还是恨他。举例来说，那些幼儿，因为太幼小还不能表现他们的爱，但却不会因为太幼小而不能表达他们的恨，当人们受到母亲或父亲的责罚时，这种时候就会表现出他们的恨来，恨他们的父母，恨他们最亲密的朋友。"

"好像是这样的。"

"所以按照这一推论，爱者不是朋友，而被爱者是朋友。"

"是这样的。"

"所以，被恨者是敌人，恨者不是敌人。"

"显然如此。"

"如果是被爱的对象，而非爱者，是朋友，那么许多人被他们的敌人所爱，被他们的朋友所恨，【b】这些人对他们的敌人来说是朋友，对他们的朋友来说是敌人。但是，我亲爱的朋友，这样说没有任何意义，我实际上认为，成为一个人的朋友的敌人和成为一个人的敌人的朋友是完全不可能的。"

"对，苏格拉底，我认为你说得对。"

"那么，如果这是不可能的，会使爱者成为被爱者的朋友。"

"显然如此。"

"也使恨者成为被恨者的敌人。"

"必然如此。"

【c】"那么我们要被迫同意我们前面的说法，某人经常是某个非朋友的朋友，甚至是某个敌人的朋友。你爱某人而他不爱你，甚至恨你，就是这种情况。某人经常是某个非敌人的敌人，甚至是某个朋友的敌人，当你恨某人而他不恨你，甚至爱你，这种情况就发生了。"

"也许。"他说。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说，"如果既不是那些爱者，又不是那些被爱者，也不是那些既爱又被爱的人？除了这些人以外，是否还有其他人我们可以说能够相互成为朋友呢？"

"宙斯在上，"他说，"我肯定想不出还有什么人能相互成为朋友。"

【d】"美涅克塞努，"我说，你认为我们的整个探讨也许走了一条错

误的道路吗?”

“我认为肯定是这样的，苏格拉底。”吕西斯说。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脸又红了。我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这句话是无意识地脱口而出，因为他在全神贯注地倾听我们的谈话，非常清楚我们说了些什么。

这时候，我想让美涅克塞努松口气，【e】也为另一位[1]喜爱哲学而感到高兴，于是我就转向吕西斯，与他直接交谈起来。我说：“你说得对，吕西斯，如果我们的探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迷失方向了。让我们不要再朝这个方向前进了。这条探索道路在我看来太艰难了。我想我们最好还是返回我们刚才迷失方向的地方，【214】寻求诗人的指点，聆听前辈发出的人类智慧之声。谁是朋友，有关这个论题他们说过的话决不是微不足道的：神本身使人们成为朋友，把他们聚在一起。我记得他们是这样说的，‘神总是使同类相聚’[2]，【b】使他们相互认识。或者说，你没听说过这些话吗?”

他说他听说过。

“一帮博学的贤人也说了同样的意思，同类的东西必定永远是朋友，你没有读过他们的书吗？你知道，这些人谈论和撰写有关自然和宇宙的事情。”

“是的，我读过。”他说。

“那么你认为他们说得对吗?”我问道。

“也许是对的。”他说。

“我说，也许只对一半，”我说，“也许全对，但我们读不懂。【c】按照我们的思路，某个恶人与另一个恶人越接近，联系越多，他就越会变成另一个恶人的敌人。因为他会对其行不义之事。那些行不义的人和那些承受不义的人不可能成为朋友。不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他说。

“那么，这就使得这个说法有一半不对了，如果我们假定恶人相互

① 指吕西斯（Λύσις)。

② 荷马：《奥德赛》17：218。

喜爱。”

“你说得对。”他说。

“但是我想，他们的说法的意思是好人相互喜爱，是好朋友，【d】而恶人——如另一种说法所说的那样——决不会相互喜爱，甚至不会喜爱他们自己。他们变化多端，极不稳定。如果某个事物与它自己都不是同类，与它自身都不一致，而是变化莫测，那么它很难喜爱其他事物，成为其他事物的朋友。你不同意吗？”

“噢，我同意。”他说。

“好，我的朋友，在我看来，那些说‘同类是朋友’的人的隐藏的意思是，只有善者是朋友，而恶者决不会与善者或恶者成为真正的朋友。你同意吗？”

他点头表示同意。

【e】“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知道什么是朋友了。我们的讨论告诉我们，只有好人才能成为朋友。”

“在我看来，这一点好像完全正确。”

“我也是，”我说，“不过，对此我仍有一些不安。宙斯在上，让我们来看我为什么仍旧有点怀疑。喜爱朋友就是喜爱与其相同的人，就像他对他的同类是有用的那样，是吗？我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意思：当某个事物，无论它是什么，喜爱别的事物时，它怎么能够以它不能有益或伤害它自身的方式有益或伤害它的同类呢？【215】或者说，不能以对它自己做某事的方式对其同类做些什么吗？不能互相帮助的事物能互相珍视吗？此外，还有什么办法吗？”

“不，没有了。”

“如果不被珍视，有任何事物能成为朋友吗？”

“不能。”

“那么好吧，同类不是朋友。但是，善者仍旧是善者的朋友，就其是善的而言，而同类不能是朋友，就其是相同的而言，不是这样吗？”

“也许是。”

“那么，这个看法怎么样？一个善人，就其是善的而言，不是自足

的吗?"

"是自足的。"

【b】"自足的人之所以不需要任何东西，不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自足性吗?"

"他怎么能这样呢?"

"不需要任何东西的人也不会珍视任何东西。"

"不，他不会。"

"不珍视的东西，他不会爱。"

"肯定不会。"

"凡是不爱的人不是朋友。"

"显然不是。"

"那么这世上的善人怎么能够成为善人的朋友呢？他们分开的时候不会相互思念，因为哪怕在这种时候他们也是自足的，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又不会相互需要。像这样的人还有可能以任何方式相互珍惜吗?"

"没有。"

"但是，不相互珍惜对方的人不能成为朋友。"

"对。"

【c】"现在，吕西斯，考虑一下我们是怎样偏离正道的。在这个地方，我们好像整个儿搞错了，是吗?"

"怎么会呢?"他问道。

"我曾经听某人说——我刚刚才想起——同类相敌，好人敌视好人。他引用赫西奥德的话为证，'陶工对陶工生气，诗人对诗人生气，乞丐对乞丐生气。'[①]【d】他还说这对其他任何事物都是一样的，事物越是相同，就越会充满妒忌和争斗，就越会相互仇恨，而事物差别越大，就越会结成友谊。穷人要和富人交朋友，弱者要和强者交朋友——为了帮助的缘故——病人要和医生交朋友，总之，无知的人必须珍视有知识并爱他的人。【e】然后他继续提出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观点，说相同者完全

① 赫西奥德:《工作与时日》25—26。

不是相同者的朋友，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事物的对立程度越高，相互之间就越是友好，因为每个事物都想要它的对立面，而不想要和它相同的东西。干要湿，冷要热，苦要甜，利要钝，虚要盈，盈要虚，其他一切事物莫不如此。他说，相异者是其对立面的食粮，相同者不喜欢与其相同者。好吧，我的朋友，【216】我认为他非常能干，把这些事情说得很清楚。不过，你们俩认为他说得怎么样？”

“听起来好像不错，”美涅克塞努说，“至少你听了他的话以后把它说成这样。”

“那么我们应当说对立者是其对立者的最佳朋友吗？”

“绝对要这样说。”

“但是，美涅克塞努，”我说，“这是错的。所有那些爱挑事的好辩之士马上就会跳出来指责我们，【b】问我们敌意是不是与友谊最为对立的东西。我们该如何回答他们呢？我们不是必须承认他们说得对吗？”

“是的，我们要承认。”

“那么，他们会继续问，是某个朋友对这个朋友有敌意，还是这个朋友对某个朋友有敌意？”

“都不是。”他答道。

“所以正义者是非正义者的朋友，节制者是非节制者的朋友，善者是恶者的朋友，是吗？”

“我不这样认为。”

“但若，”我说，“某事物是某事物的朋友，因为它们是对立的，那么这些事物必定是朋友。”

“你说得对，它们必定是朋友。”

“所以，相同者不是相同者的朋友，对立者也不是对立者的朋友。”

“显然不是。”

【c】“但是还有一个要点我们必须加以考虑。我们可能忽视了其他某些事情，这些事物可能都不是朋友，而是某个既非恶又非善的事物会变成善者的朋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问道。

“宙斯在上，”我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有点头晕，因为我们的论证太复杂了。也许那句古老的谚语说得对，美者是朋友。无论如何，美的东西与那些柔软平滑的东西有相似之处，【d】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触摸起来就感到很光滑，因为它就是这样的东西。我现在坚持这种看法，好的就是美的。你认为怎样？”

“我同意。”

“好吧，现在我要像预言家那样封蜡[①]了，我要说，既非善又非恶的事物是美者和善者的朋友。请注意，看我说预言的动机是什么。在我看来，事物似乎有三种：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你怎么看？”

“在我看来也是这样，”他说。

【e】“善者不是善者的朋友，恶者也不是恶者的朋友，善者也不是恶者的朋友。我们先前的论证不允许这些说法。只剩下一种可能性。如果某事物可以成为任何事物的朋友，那么善的事物或恶的事物都不可能成为善者或与其自身相同者的朋友。因此，我不认为任何事物能成为恶者的朋友。”

“对。”

“但我们刚说过，相同者不是相同者的朋友。”

“对。”

“所以既非善又非恶的事物不会是某个与其相同的事物的朋友。”

“显然不会。”

【217】“由此可见，只有既非善又非恶的事物是善者的朋友，仅对善者而言。”

“看来这是必然的。”

“那么好，孩子们，我们当前的陈述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吗？假定我们考虑一个健康的身体。它不需要医生的帮助。它处于良好状态。所以，没有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是医生的朋友，因为他的健康状态良好。对吗？”

---

① 预言家或巫师写下预言，用蜡封装起来。

“对。”

“但是病人，我想，会由于他的疾病而是医生的朋友。”

“当然了。”

“嗯，疾病是一种坏的事物，而医药是有益的和好的。”

“是。”

【b】“而身体，作为身体，既不好又不坏。”

“对。”

“由于疾病，身体被迫欢迎和热爱医药。”

“我也这样认为。”

“所以，既不好又不坏的事物变成好事物的朋友，因为某些坏事物的呈现。”

“看起来是这样的。”

“但是很清楚，这是在它与恶者接触变成坏事物之前。因为一旦变坏了，它就不再追求善者或者做善者的朋友。【c】记住，我们说过恶者不可能是善者的朋友。”

“这是不可能的。”

“现在请考虑我下面要说的话。我认为有些事物本身就是它们呈现的那个样子，有些事物则不是。例如，你用各种颜色的染料给某样东西染色，颜色就会呈现在被染的那个东西上。”

“一点儿没错。”

“那么，染过色以后的东西和用来染色的东西，也就是颜料，是同一类东西吗？”

“我不懂你的意思。”他说。

【d】“你这样看，”我说，“如果有人把你的金发抹上白铅，那么你的头发是白色的，还是呈现白色？”

“呈现白色。”他说。

“然而，它确实呈现了白。”

“对。”

“但你的头发毕竟还不是白的。尽管呈现了白，你的头发不是白的，

就好像说它不是黑的。”

“对。”

【e】“但是，我的朋友，当老年把这种颜色引入你的头发时，它就变得与它现在呈现的样子相同，由于白的呈现而是白的了。”

“当然了。”

“那么，这就是我要问的问题。如果某事物呈现出一样事物，那么该事物与它在其中呈现的那个事物是相同种类的吗？或者说仅当那个事物以某种方式呈现的时候才是这样？”

“仅当那个事物以某种方式呈现的时候才是这样。”他说。

“那么，不好不坏的事物由于坏事物的呈现，有的时候还没有变坏，而有的时候变坏了。”

“当然。”

“那么好吧，当它不是坏的，但坏已经呈现的时候，这种坏的呈现使它想要好的事物。【218】但是这种使它变坏的呈现又会剥夺它要变好的愿望和对好事物的热爱。因为它已经不再是不好不坏的，而是坏的。而坏东西不能是好东西的朋友。”

“对，不能。”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那些已经聪明了的不再爱智慧①，无论他们是神还是人。而那些对他们自己是坏的一无所知的人也不会热爱智慧，因为坏人和愚蠢的人不爱智慧。还剩下的就是那些拥有无知这种坏东西的人，但还没有被无知变得无知和愚蠢。他们还明白自己不懂那些不知道的事情。【b】这样一来，结果就是那些既不好又不坏的人热爱智慧，而所有那些坏人不热爱智慧，那些好人也不热爱智慧。因为我们先前的讨论已经弄清，对立者不是对立者的朋友，相同者也不是相同者的朋友。记得吗？”

“当然记得。”他们俩都作了回答。

“所以，吕西斯和美涅克塞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确定的发现，知

① 指不再从事哲学，不再哲学化。

道了什么是朋友，对什么可以是朋友。【c】因为我们坚持说，无论是在灵魂中，还是在身体里，还是在任何地方，那些本身既不好又不坏的事物，由于坏的呈现，而成为好事物的朋友。"

他们俩心悦诚服，完全赞同这个结论，而我自己也非常高兴。我有了一种成功猎人的满足感，心里很舒坦，但随后我又不知不觉地有点怀疑起来，这种疑心是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也许，我们全都赞同的这个观点根本不是真的。这是多么可怕的想法！"噢，不对！"我大叫起来。"吕西斯和美涅克塞努，我们发现的宝藏只是一场春梦。"

"为什么？"美涅克塞努说。

【d】"我担心已经在论证友谊时栽了跟斗，我们的论证不比骗子的论证强。"

"怎么会呢？"他问道。

"让我们这样看，"我说，"但凡是朋友的人，他是某人的朋友还是不是某人的朋友？"

"他必须是某人的朋友。"他说。

"他这样做根本没有原因和目的，还是有原因和目的？"

"有原因和目的。"

"某样事物是某人交朋友的原因，它是他的朋友，还是既不是他的朋友又不是他的敌人？"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他说。

【e】"这很自然，"我说。"如果我们试着换个方式，你可能就明白了——我想，我自己也可以更好地明白自己说过的话。我们刚才说过，病人是医生的朋友。对吗？"

"对。"

"他成为医生的朋友的原因是疾病，而他的目的是为了健康，对吗？"

"对。"

"疾病是一样坏事情吗？"

"当然是。"

“那么什么是健康?”我问道。“健康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还是不好不坏?”

“好事情。”他说。

【219】“我想我们也还说过，身体是一种不好不坏的事物，由于疾病，也就是说，由于一种坏事物，而成为医药的朋友。医药是一种好事物，由于健康这种目的，医药得到了友谊。而健康是一种好事情。这些都对吗?”

“对。”

“健康是朋友，还是不是朋友?”

“是朋友。”

“疾病是敌人吗?”

“肯定是。”

【b】“所以，既不好又不坏的东西是好东西的朋友，由于某种坏东西和敌人的缘故，为的是某种好东西和朋友。”

“似乎如此。”

“所以，朋友之所以是朋友，其目的是为了朋友，其原因是他的敌人。”

“看起来是这样的。”

“那么好吧，”我说，“由于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孩子们，我们一定要十分小心，免得上当受骗。事实上，朋友变成朋友的朋友，与此相似，相同者变成相同者的朋友，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我就不谈了。但是还有一个要点我们必须考察，【c】这样我们才能如刚才所说，不上当受骗。我们说，医药由于健康的原因而成为朋友。”

“对。”

“那么，健康也是朋友?”

“当然是。”

“然而，如果健康是朋友，那是由于某事物的缘故。”

“对。”

“如果要和我们先前的论证，某事物是朋友，一致起来。”

“确实如此。”

“这样一来，它岂不也是那个作为原因的朋友的朋友了吗?”

“对。”

“我们不是必须放弃这种方式的追问吗?【d】我们必须抵达某个第一原则，它不会把我们再带回另一个朋友，追溯到最先是朋友的某个事物，由于该事物的缘故，我们说其他一切事物也都是朋友，不是吗?”

“我们必须这样做。”

“这就是我下面要谈的，由于该事物的缘故被我们称作朋友的所有其他事物，就像该事物的诸多幻影，有可能欺骗我们，而该事物最先真的是朋友。让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它。假定某人认定某事物具有很高的价值，好比一位父亲把他的儿子看得高于他的其他全部所有物。这样的人，【e】由于把儿子看得高于一切，也会高度评价其他事物吗? 举例来说，如果他得知他的儿子喝了毒芹汁，而酒能解毒，救他儿子的命，那么他也会看重酒吗?”

“嗯，肯定会。”他说。

“也会看重盛酒的器皿吗?”

“当然会。”

“在这种时候，他会对土制的酒杯、三大杯酒、他的儿子等量齐观吗? 或者说事情是这样的，花费所有的心思在这些事物上，不是由于其他事情的缘故才提供了这些事物，【220】而是由于其他某个事物的缘故，才提供了其他所有事物，是吗? 我不否认，我们经常说金银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的，这样说不会使我们更加接近真理，而是我们赋予另外某个事物以最高的价值，正是由于该事物的缘故，才提供了金子和其他一切辅助性的东西，无论它是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吗?”

“当然可以。”

“关于朋友我们不是也可以作同样的解释吗? 当我们说起所有是我们朋友的那些事物，【b】由于另一个朋友的缘故，它们是我们的朋友，很清楚，这种时候我们只是在使用‘朋友’这个词。真正的朋友确实就是那个归总一切所谓友谊的事物。”

“对，确实如此。”他说。

“那么真正的朋友不是为了某个朋友的缘故才是朋友。”

“对。”

“由于某个朋友的缘故而是朋友，这个观点就说到这里。但是，好事物是朋友吗？”

“在我看来好像是的。”

【c】“然而正是由于坏东西，好东西才得到喜爱。你们瞧，这句话如何站得住脚！我们刚才说过有三类事物：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假定只剩下两类事物，坏的已经消除，不会再影响身体、心灵或其他任何我们说它不好不坏的事物。好的事物对我们有用吗，或者说它已经变得无用？【d】这是因为，若没有任何东西再来伤害我们，我们也就不需要任何帮助。这样一来，事情变得很清楚，正是由于有坏的事物，我们才高度评价好事物，喜爱好事物——就好像好事物是对抗坏事物的良药，而坏事物是疾病，所以，没有疾病就不需要良药。好事物得到我们这些不好不坏的人的喜爱，其原因在于坏事物，而好事物本身，以及由于它自身的缘故，好事物没有任何用处，不是吗？”

“事情好像是这样的。”他说。

【e】“那么，我们的朋友，对于所有那些被我们称作‘由于另一个朋友的缘故而是朋友’的其他事物而言是终点的事物，与这些事物没有相同之处。因为它们被称作朋友是由于另一个朋友的缘故，而真正的朋友似乎必须具有与此完全相反的性质。事情很清楚，它是由于某个敌人的缘故而是朋友。敌人消除了，它似乎就不再是朋友了。”

“似乎不是，”他说，“至少按照我们现在说的不是。”

【221】“宙斯在上，”我说，“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如果坏东西被消除了，是否还可能有饥饿、口渴或同类的欲望。还是说，只要是人和其他动物，就会有饥饿，但这种饥饿不会造成伤害。还有口渴，以及其他所有欲望，但它们都不是坏的，因为坏东西都已经灭绝了。或者说，以后会怎么样，以后不会怎么样，问这种问题是很可笑的？谁知道呢？但我们确实知道这一点：饥饿有可能给饥饿者带来伤害，也可能给饥饿者

带来帮助。对吗?"

"这是肯定的。"

【b】"那么，口渴或其他诸如此类的欲望有时候能被感到有益，有时候能被感到有害，有时候既无益又无害，这不也是对的吗?"

"绝对是对的。"

"如果坏事物被消除了，这跟不那么坏的事物也一起被消除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关系。"

"所以那些既不好又不坏的欲望将继续存在，哪怕那些坏事物被消除了。"

"好像是这样的。"

"有可能热情地期待和热爱某事物，但对它却没有友好的感觉吗?"

"在我看来好像不可能。"

"所以仍旧会有某些友好的事物，哪怕坏事物被消除。"

"对。"

【c】"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坏是某事物朋友的原因，那么随着坏事物被消除，该事物还是另外某事物的朋友。原因被消除了，由此原因而产生的事物不再能够存在。"

"这样说是对的。"

"我们前面不是同意过，朋友热爱某事物，它之所以热爱某事物，乃是由于该事物的缘故吗?所以我们不认为正是由于坏的缘故，既不好又不坏的事物才热爱好的事物吗?"

"对。"

【d】"而现在看起来似乎出现了爱与被爱的其他原因。"

"好像是的。"

"那么，如我们刚才所说，欲望真能是友谊的原因吗?所谓欲望就是对欲望的对象表示友好，凡有欲望时就会表示友好吗?与此相比，我们先前有关什么是朋友的谈话全部是闲聊，就像一首冗长的诗歌吗?"

"这是因为我们有机会漫谈。"他说。

【e】“但是，还有一点，”我说，“事物希望获得它缺乏的东西。对吗？”

“对。”

“缺乏者是它所缺乏的东西的朋友。”

“我想是这样的。”

“变得缺乏就是某些东西从它那里被取走了。”

“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那么事情似乎是这样的，热爱、友谊、欲望所指向的事物属于它本身，吕西斯和美涅克塞努。”

他们俩都表示同意。

“如果你们俩相互之间是朋友，那么你们很自然地以某种方式属于对方。”

“确实如此，”他们一起说道。

【222】“如果一个人期望另一个人，我的孩子们，或者深情地爱他，那么除非他在他的灵魂中，或者在某些性格、习惯中，或者在他的灵魂方面，属于他爱的对象，否则他不会对他爱的人有所期望，或者深情地爱他。”

“当然啦。”美涅克塞努说，但是吕西斯没说话。

“好吧，”我说，“生来属于我们的东西已经把它自身向我们显示，作为我们必须热爱的东西。”

“看来是这样的。”他说。

【b】“那么真正的而非虚假的爱人必定会是他爱慕的对象的朋友。”

吕西斯和美涅克塞努只是点头表示同意，而希波泰勒听了很高兴，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想要回顾一下这个论证，我说，“在我看来，吕西斯和美涅克塞努，如果属于和相同有某些区别，那么我们对什么是朋友还有些话可说。如果属于和相同变成一回事，那么就不能轻易地消除我们前面的论证：相同者对相同者来说是无用的，因为它们是相同的。【c】还有，承认无用者是朋友会带来一定的打击。所以，我说，如果你们感到没问题，因为

我们有点儿陶醉于讨论之中，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同意说属于的事物和相同的事物有某些区别呢？”

“当然可以。”

“我们要假设，好的事物属于每个人，而坏的事物是外在的吗？或者假定坏的事物属于坏的事物，好的事物属于好的事物，不好不坏的事物属于不好不坏的事物？”

他们俩说他们喜欢后一种关系。

【d】“噢，我们又转回来了，孩子们，”我说，“我们陷入了与我们最先排除的那个有关友谊的论证相同的境地。因为非正义者对非正义者还是朋友，恶者对恶者还是朋友，就像善者对善者是朋友一样。”

“好像是这样的。”他说。

“那么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说好东西和属于我们的东西是相同的，还有其他别的说法能替换善者只对善者是朋友吗？”

“没有。”

“但是，我们在这个要点上已经驳斥过自己。或者说你们不记得了？”

“我们记得。”

【e】“所以我们对我们的论证还能做什么？或者说事情已经很清楚，剩下来没什么要做了？我确实要像法庭上能干的发言人那样问你们，对已经说过的这些事情你们是否都考虑过了。如果既非被爱者又非爱者，既非相同者又非不同者，既非善者又非相属的事物，亦非任何其他我们谈过的事物——噢，我们谈过的事情那么多，我实在记不起来了，但若这些事物都不是朋友，那么我确实没什么要说了。”

【223】说完这些话，我想到要跟一位年纪大些的人说些事情。正在此时，美涅克塞努和吕西斯的看护人鬼使神差般地出现了。他们带着这两位青年的兄弟，喊他们一道回家。确实，此时天色已晚。起初，我们这群人想把他们轰走，但他们根本不在意我们，只是一个劲地用他们的异邦口音喊孩子们回家。【b】我们想，他们可能在赫耳墨斯节上喝醉了酒，样子很难缠，于是我们屈服了，四散而去。不过，就在他们要离去

的时候，我说，“现在我们已经干完了这件事，吕西斯和美涅克塞努，我，一个老头，还有你们，使自己成了傻瓜。在场的这些人会到处去说，我们相互之间是朋友——我把自己算作你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却还未能发现什么是朋友。”

欧绪弗洛篇

提　要

本篇属于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以谈话人欧绪弗洛的名字命名。虚拟的对话时间是苏格拉底受到指控之前，地点在雅典中心市场，法庭的入口处。公元1世纪的塞拉绪罗在编定柏拉图作品篇目时，将本篇列为第一组四联剧的第一篇，并称其性质是"探询性的"，称其主题是"论虔敬"。[①] 这篇对话篇幅较短，译成中文约1万3千字。

苏格拉底说自己受到严重控告，将要上法庭受审。欧绪弗洛说自己打算告发自己的父亲杀人。欧绪弗洛家的一名雇工醉酒后杀死了欧绪弗洛家的一名家奴；欧绪弗洛之父把杀人者捆绑起来扔在沟渠里，然后派人去雅典问祭师该如何处置杀人凶手，在派往雅典的人返回之前，杀人者冻饿而死。欧绪弗洛认为自己的父亲确实杀了人，打算以亵渎的罪名告发父亲。欧绪弗洛的其他亲属认为他父亲没有杀人，只是没有料想到他会冻饿而死，更何况这个被扔在沟里的人本身是个杀人犯，死不足惜。欧绪弗洛想要告发自己的父亲是杀人犯，这样的行为才是亵渎的。

欧绪弗洛自认为是宗教方面的专家，懂得什么是虔敬，什么是亵渎。苏格拉底搁下儿子告发父亲到底对不对的问题，把话题引向虔敬的定义和本性。欧绪弗洛坚定地认为自己告发父亲杀人是虔敬的，法律实行公正的原则，无论犯罪的是你的父母，还是其他人，而不告发则是亵渎的。(6b) 应苏格拉底的要求，欧绪弗洛在给虔敬下定义时认为虔敬

---

①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58。

就是诸神与凡人之间的相互交易，诸神全都喜爱的就是虔敬的，诸神全都痛恨的就是亵渎的。苏格拉底通过一系列提问，揭露欧绪弗洛陈述中的内在矛盾，指出原有定义需要纠正。(15b) 讨论无确定结果，欧绪弗洛匆匆离去。

“亲亲互隐”还是“亲亲互告”，人们观点上的分歧显示了法律与人情的冲突。从法律角度看，正义的原则应当贯穿一切，无亲等之差别，而从伦理角度看，亲亲互告显然违反仁爱原则。二者之间的矛盾该如何化解呢？这就是所谓“欧绪弗洛难题”。学术界至今仍在探讨这一难题。

正　文

谈话人：欧绪弗洛、苏格拉底

欧　【2】苏格拉底，是你呀！出了什么新鲜事，让你离开经常蹓跶的吕克昂[①]，到这王宫前庭来消磨时间？你肯定不会像我一样，要来见国王[②]告发某人吧？

苏　这种事，雅典人不叫告发，而叫控告[③]，欧绪弗洛[④]。

欧　【b】你在说什么？一定有人控告你了，因为你不像是要告诉我，你告发了别人。

苏　确实没有。

欧　那么是有人控告你了？

苏　确实如此。

① 吕克昂（Λύκειον），位于雅典东门外，邻近阿波罗神庙。亚里士多德后来在此建立学园。

② 雅典在王政期间由国王统治，国王的住处是为王宫。废除国王以后，雅典由选举产生的九名执政官（ἄρχων）统治，原王宫成为执政官办公之处。此处将首席执政官也称为“王”（βασιλεύς），但他实际上并非国王。英译者将之译为“king-archon”。

③ 告发（δίκη）是一般民事诉讼，控告（γραφή）是重大案件。

④ 欧绪弗洛（Εὐθύφρων），本篇谈话人。

欧 他是谁？

苏 我真的不太了解他，欧绪弗洛。他显然相当年轻，没什么名气。我想他们叫他美勒托。他是皮索区的人，也许你认识这个区的名叫美勒托的人，长头发，胡须不多，长着鹰钩鼻。

欧 我不认识他，苏格拉底。他控告你什么？

苏 【c】告我什么？这件事并非微不足道，我想，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对如此重要的问题懂得那么多，实在是非同小可。他说，他知道我们的青年如何被腐蚀，知道谁在腐蚀青年。他很像是个聪明人，看到我由于无知而去腐蚀他的同龄人，【d】于是就像城邦起诉我，就像孩子向母亲哭诉。在我看来，他是唯一以正当方式开始从政的人，因为关心青年、尽可能使他们学好，确实就是政治家的要务，就像一位好农夫首先关心秧苗，然后关心其他庄稼。【3】所以，美勒托也是这样做的，首先清除我们这些摧残柔嫩秧苗的人，然后如他所说，他显然就会关心那些比较成熟的庄稼，给城邦带来巨大的福利，成为城邦幸福的源泉，对这位已经在这条正道上出发的人，他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可以看好。

欧 但愿如此，苏格拉底，不过我担心事情会适得其反。在我看来，他一旦开始伤害你，就是在损坏国家的命脉。告诉我，他说你腐蚀青年是怎么说的？

苏 【b】听他说起来真是稀奇古怪，他说我是一位造神者，因为我创造了新的神，而不相信原有的神，由于这个缘故他要控告我，这是他说的。

欧 我明白了，苏格拉底。那是因为你说有神灵不时地告诫你。① 所以，他写状纸控告你，因为他把你当作一位在宗教事务上标新立异的人，他上法庭诬告你，因为他知道这类事情很容易误导大众。【c】我的案子也一样。我在公民大会② 上谈论宗教事务，预言未来，他们就嘲笑我，说我疯了，然而我的预言从来没有落空。无论如何，他们妒忌所有

① 参阅《申辩篇》31d。

② 公民大会（ἐκκλησία）。

像我们这样做这种事的人。不必担心他们，还是去见他们吧。

苏 亲爱的欧绪弗洛，如果只是受到嘲笑，那倒没什么关系，因为雅典人并不在意他们认为能干的人，只要这个人不把他的智慧教给别人；但若他们认为这个人使别人变得像他了，他们就会生气，【d】无论是像你所说的出于妒忌，还是由于其他原因。

欧 这种事情，我肯定不想考察他们对我的感觉。

苏 也许你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没有什么可利用的，不愿教你自己的智慧；而我就不一样了，我担心他们会认为我想把自己不得不说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不仅不收费，而且乐意奖赏任何愿意听我讲话的人。【e】如果他们想要嘲笑我，如你所说他们嘲笑你一样，那么看到他们在法庭上耗费时间嘲笑人和开玩笑，我不会有什么不高兴的；但若他们变得严肃起来，那么最后的结果无法预见，只有你这样的预言家能够知道。

欧 也许不会有什么结果，苏格拉底，你去尽力打好你的官司，我也会尽力打好我的官司。

苏 你打什么官司，欧绪弗洛？你是被告，还是原告？

欧 原告。

苏 你要告发谁？

欧 【4】我要告① 的这个人会使别人以为我疯了。

苏 你在追的这个人能轻易逃脱你的追踪吗？

欧 决非如此，他已经老态龙钟了。

苏 他到底是谁？

欧 我的父亲。

苏 老兄！你要告你自己的父亲？

欧 没错。

苏 你告他什么？他犯了什么案？

欧 谋杀，苏格拉底。

---

① 告（διώκω），这个希腊词的法律含义是告发、起诉，它的另一个意思是“追赶”，所以下文苏格拉底说“你在追”。

苏 天哪！欧绪弗洛，大多数人肯定不知道是否能做这种事，也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b】能做这种事的极少，只有那些拥有极高智慧的人才能这样做。

欧 对，我向宙斯起誓，苏格拉底，是这样的。

苏 那么你父亲杀的那个人是你的亲戚吧？否则很清楚，你不会为一个非亲非故的人死了而去告发你的父亲。

欧 真可笑，苏格拉底，因为你认为被害者是陌生人还是亲戚会有区别。我们只需注意杀人者的行为是否正当；如果他的行为是正当的，那么就放过他，【c】如果不正当，那么就告发他，也就是说，无论杀人者与你是否共用一个炉台或一张饭桌。如果知道这样的人犯了谋杀罪而继续与他为伴，不用把凶手送上法庭的方法来洗脱自己和洗涤他的罪过，那么你们的罪过相同。这个案子中的死者是我家的一名雇工，我们在那克索斯[①]开垦时雇他在农场里干活。他醉酒发怒，杀了我们的一名家奴，所以我父亲把他的手脚都捆绑起来，扔进沟渠，【d】然后派人回这里来，[②]问祭司该如何处置。那个时候我父亲没有多想，也没太在意那个被捆绑起来的人，因为他是个杀人凶手，哪怕死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饥寒交迫，手足被缚，使他在那派去问讯的人回来之前就一命呜呼。我告发我父亲杀人，但我父亲和其他亲属对我怀恨在心，他们说我父亲没有杀那个人，被杀的那个人自己是个杀人犯，对这样的人不需要多加考虑，因为他是个杀人犯。【e】他们说，儿子告发父亲杀人是不孝[③]的。但是神对虔敬和不虔敬是什么态度，他们的看法是错的，苏格拉底。

苏 可是，宙斯在上，欧绪弗洛，你认为自己有关神的知识如此精

① 那克索斯（Νάξος）是爱琴海基克拉迪群岛中的一个岛屿。雅典城邦地域狭小，不足以提供足够的粮食。城邦定期组织海外殖民团体外出垦荒，或建立新城邦。新城邦建立后仍与母邦保持关系，其公民仍为雅典公民。

② 回雅典。

③ 希腊文 ὅσιος，在人际关系方面译为孝、孝顺、孝敬，涉及人神关系，译为虔敬或虔诚。希腊文 ἀνοσίος 译为不孝或不虔敬，亦即亵渎。

确，懂得什么是虔敬，什么是亵渎，因此在你讲的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并不害怕把你的父亲送上法庭而背上不孝之名？

欧 苏格拉底，如果我并不拥有这方面的精确知识，【5】那我欧绪弗洛也就一无是处，与他人无异了。

苏 尊敬的欧绪弗洛，我应当现在就成为你的学生，这件事至关重要，这样的话，我在我的案子中就能挑战美勒托，我可以对他说，我过去就认为有关神的知识是最重要的，而他说我有罪，说我创造和发明新的神灵，【b】而现在我已经成了你的学生。我会对他说："美勒托，如果你同意欧绪弗洛在这些事情上是聪明的，那么请你考虑一下我，我也拥有正确的信仰，别把我送上法庭。如果你不这样认为，那么请你控告我的老师，而不是控告我，他腐蚀老人，腐蚀我和他自己的父亲，对我进行教导，对他的父亲进行矫正和惩罚。"如果他不相信，不肯放弃对我的控告，也不将控告转向你，那么我在法庭上会重复同样的挑战。

欧 对，宙斯在上，苏格拉底，如果他把我告上法庭，那么我想我会很快找到他的弱点，【c】法庭上的谈话很快就会集中在他身上，而不是在我身上。

苏 我亲爱的朋友，正因为我知道会这样，所以我渴望成为你的学生。我知道其他人，以及这位美勒托，都好像忽视你了，而他把我看得一清二楚，乃至于要控告我亵渎。所以，宙斯在上，把你刚才自认为清楚明白的事情告诉我：【d】你说的虔敬和亵渎是什么，既和谋杀相关，又和其他事情相关？虔敬在各种行为中都相同，而亵渎总是一切虔敬的事物的对立面，亵渎的事物就其是亵渎的而言，总是以某种"型"①或形象呈现于我们吗？

欧 确实如此，苏格拉底。

苏 那么告诉我，你说什么是虔敬，什么是亵渎？

欧 我说，所谓虔敬就是做我现在正在做的事，告发罪犯，无论是杀人，盗窃神庙，还是其他，【e】无论罪犯是你的父母，还是其他人，

① 型（ἰδέα），柏拉图哲学的基本概念，参阅 Phd.103e。

不告发他们就是亵渎。苏格拉底，请注意我能引用强大的证明，这就是法律。我已经对其他人说过，不能偏袒那些亵渎的人，无论他是谁，这样的行为是正确的。这些人相信宙斯是诸神中最优秀、最公正的，【6】但也同意说宙斯捆绑他自己的父亲①，因为他父亲不公正地吞食了他的其他儿子，而出于同样的原因，他父亲也曾阉割他自己的父亲②。但是这些人现在却对我发火，因为我告发了我父亲的罪恶。他们自相矛盾，对诸神是一种说法，对我又是另一种说法。

苏 欧绪弗洛，这确实也就是我成为被告的原因，因为我发现很难接受人们对诸神的看法，这也很有可能是他们说我犯了错的原因。【b】不过，如果现在你对这些事情有充分的知识，也分享他们的意见，那么我们似乎必须赞同他们的看法。因为，除了承认我们自己没有他们那样的知识，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凭着友谊之神③起誓，请你告诉我，你确实相信这些事情是真的吗？

欧 是的，苏格拉底，甚至还有更加令人惊讶的事情，大多数人对这些事情没有知识。

苏 你相信诸神之间确实有战争、【c】仇杀、殴斗，以及诗人讲述的其他事情，或者相信优秀作家撰写的其他神话故事，送往卫城供奉的女神长袍上就绣着这些事情，是吗？欧绪弗洛，我们要说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吗？

欧 不仅这些事情是真的，苏格拉底，而且我刚才说过，如果你想听，我可以把我知道的许多与诸神有关的事情告诉你，你听了以后肯定会惊叹不已。

苏 我不会感到惊讶，等我们有空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些事情讲给我听。现在，你还是比较清楚地回答我刚才提出的问题，我的朋友，

① 宙斯的父亲是天神克洛诺斯（Κρόνος），担心子女推翻他的统治，吞食宙斯的兄长和姐姐。

② 克洛诺斯的父亲是天神乌拉诺斯（Οὐρανός），被克洛诺斯阉割。

③ 友谊之神（Φιλίου），指雅典娜（Ἀθηνᾶ）。

【d】我的问题是什么是虔敬，而你对我的开导不恰当，你告诉我你现在正在告发你的父亲犯了杀人罪，你这样做是虔敬的。

欧 我说的是真话，苏格拉底。

苏 也许。不过，你同意其他还有许多虔敬的行为。

欧 有。

苏 那么，请记住，我没有要求你从许多虔敬的行为中举出一样或者两样来告诉我，而是要你告诉我，那个使一切虔敬的行为成为虔敬的"型"本身是什么，因为你同意一切亵渎的行为之所以是亵渎的，【e】一切虔敬的行为之所以是虔敬的，都是通过某个型，你不记得了吗？

欧 我记得。

苏 那么告诉我，这个型本身是什么，让我能够看见它，拿它来做榜样，说你的或其他人的某个行为是虔敬的，如果某个行为不是虔敬的，我就说它是亵渎的。

欧 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苏格拉底，那就让我来告诉你。

苏 这就是我想要的。

欧 【7】那么好吧，凡是诸神喜爱的就是虔敬的，凡是诸神不喜爱的就是亵渎的。

苏 好极了，欧绪弗洛！你已经按我想要的方式作了回答。我不知道它是否正确，但你显然将会证明你所说的是真的。

欧 当然。

苏 那么来吧，让我们考察一下我们这么说的意思。诸神喜欢的行为或人是虔敬的，诸神痛恨的行为或人是亵渎的。虔敬和亵渎不是一回事，而是相当对立的。不是这样吗？

欧 确实是这样。

苏 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说法。

欧 【b】是的，苏格拉底。

苏 我们还说过，诸神处于不和的状态之中，相互争斗，欧绪弗洛，他们相互为敌。我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吗？

欧 说过。

苏 什么样的分歧会引起仇恨与愤怒？让我们按这样一种方式来考虑。如果你我对两个数字中哪一个较大有不同看法，这样的分歧会使我们成为仇敌，产生愤怒吗？【c】难道我们不应该通过计算来迅速达成一致意见吗？

欧 我们肯定应该这样做。

苏 还有，如果我们对长短问题有分歧，难道我们不会量一下，迅速地结束争执吗？

欧 我们会这样做。

苏 关于轻重问题的分歧，我们会通过称一下重量来解决。

欧 当然。

苏 那么，如果我们不能达成一致，什么样的分歧使我们生气和相互敌视？对这个问题你也许没有现成的答案，【d】但我们可以考察一下，由我来告诉你这些事情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美的还是丑的，是好的还是坏的。当我们不能得出满意的结论，使你我以及其他人产生分歧、莫衷一是、相互交恶的，不正是这些事情吗？

欧 对，苏格拉底，就是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产生分歧。

苏 那么诸神的情况如何，欧绪弗洛？如果他们确实有意见分歧，那么也一定是在这些问题上，对吗？

欧 必定如此。

苏 【e】那么按照你的论证，我亲爱的欧绪弗洛，不同的神把不同的事物视为正确的，美的，丑的，好的，坏的，除非它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有分歧，否则就不会闹别扭，对吗？

欧 你说的对。

苏 它们喜欢的是它们各自认为美的，好的，正确的事物，仇恨的是与这些事物对立的事物，对吗？

欧 确实如此。

苏 但你说过，同样的事情，某些神认为是正确的，某些神认为是错误的，诸神因此发生争执而不和，【8】相互之间发生战争。不是吗？

欧 是的。

苏 如此看来，同样的事物既被神所喜爱，又被神所仇恨，既是神喜爱的，又是神仇恨的。

欧 似乎如此。

苏 按照这种论证，同样的事物可以既是虔敬的又是亵渎的吗？

欧 也许是吧。

苏 所以，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这个怪人。我的问题不是何种同样的事物既被神所喜爱，又被神所仇恨，【b】既是神喜爱的，又是神仇恨的。所以，一点儿也不奇怪，如果你提出某个行为，亦即惩罚你父亲，可以讨得宙斯的欢心，但会遭到克洛诺斯和乌拉诺斯的痛恨，可以讨得赫淮斯托斯[①]的欢心，但会遭到赫拉[②]的厌恶，其他神灵若对这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也会带来这样的结果。

欧 我认为，苏格拉底，无论谁不公正地杀了人就应当受到惩罚，在这一点上诸神的看法是一致的。

苏 【c】好吧，欧绪弗洛，你听说有谁认为不公正地杀了人或做了其他事不应受到惩罚？

欧 他们从未停止争论这件事情，在别的地方或在法庭上，因为他们犯下许多过失，所以为了逃避惩罚，任何事情他们都会做，任何话他们都会说。

苏 他们同意说自己做错事了吗，欧绪弗洛，尽管同意，他们仍然说自己不应当受惩罚吗？

欧 不，在这一点上他们不同意。

苏 所以他们没有公正地说话，没有公正地做事。因为他们不敢这么说，或者不敢争辩做了错事也不必受到惩罚，【d】我认为他们会否认做错了。不是吗？

欧 是的。

苏 所以他们不争论犯下过失的人必须受惩罚，但他们在谁犯下过

---

① 赫淮斯托斯（Ἥφαιστος），希腊火神、锻冶之神，宙斯与赫拉之子。

② 赫拉（Ἥραν），女神，宙斯之妻。

失、他做了什么、什么时候做的这些事情上会有不同意见。

欧 你说的对。

苏 诸神不也有相同的经历，如果它们确实在公正和不公正的问题上看法不一，如你的论证所认为的那样？有些人断言它们相互伤害，而有些人否定，【e】但是诸神或凡人中没有一个敢说犯了过失不必受惩罚。

欧 是的，苏格拉底，你说的要点是对的。

苏 如果诸神确实也会有不同意见，那么那些不同意的，无论是凡人还是诸神，会就每一行为进行争论。有的说这样做是公正的，有的说这样做是不公正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欧 是的，确实如此。

苏 【9】来吧，我亲爱的欧绪弗洛，开导我，让我也变得聪明些。你有何证据表明诸神全都认为那个人被杀是不公正的，他在你家做工，杀了人，被主人捆绑起来，在捆他的那个人从祭司那里知道该如何处置他之前，因被捆绑而死，做儿子的代表这样一个人指责和告发他的父亲。【b】来吧，请你试着清楚地告诉我，诸神必定全都认为这种行为是正确的。如果你能给我恰当的证明，我一定会对你的智慧赞不绝口。

欧 这个任务可不轻，苏格拉底，尽管我能够清楚地告诉你。

苏 我知道你认为我比法官蠢，因为你显然已经向他们证明这些行为是不公正的，诸神全都痛恨这样的行为。

欧 只要他们愿意听我说，苏格拉底，我会清楚地说给他们听。

苏 【c】如果他们认为你说得好，他们当然愿意听。但你刚才在说话、而我在思考的时候，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对自己说："假如欧绪弗洛决定性地向我证明，诸神全都认为这样的死亡是不公正的，那么在什么更大的范围内，我向他学到了虔敬和亵渎的性质？这一行为似乎被诸神痛恨，但虔敬和亵渎并没有因此而被定义，因为被诸神痛恨的事情也可以被诸神喜爱。"所以我不会坚持这一点，如果你愿意，【d】让我们假定，诸神全都会认为这个行为是不公正的，它们全都痛恨这种行为。然而，这不就是我们在讨论中作出的纠正吗？说诸神全都痛恨的就是亵渎的，诸神全都喜爱的就是虔敬的，有些神喜爱有些神痛恨的既不

是虔敬的又不是亵渎的，或者既是虔敬的又是亵渎的？这不就是你现在希望我们定义虔敬和亵渎的方法吗？

欧 有什么能阻碍我们这样做，苏格拉底？

苏 我这一方看来没有，欧绪弗洛，但你这一方要看一下这个建议能否使你轻易地把你许诺过的事情教我。

欧 【e】我会非常肯定地说，虔敬就是诸神全都热爱的，与此相反，诸神全都痛恨的就是亵渎。

苏 让我们再考察一下这个陈述是否健全，或者说我们得放弃它，不能因为只是我们中的某个人或其他人说了某件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就接受说这件事情是这样的？或者，我们应当考察一下说话人是什么意思？

欧 我们必须考察，但我确实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陈述。

苏 【10】我们很快就会更好地知道这个陈述怎么样了。请考虑，虔敬的事物被诸神喜爱，因为它是虔敬的，还是它是虔敬的，因为它是诸神喜爱的事物？

欧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苏格拉底。

苏 我试着说得更加清楚一些：我们说被携带的和正在携带的，被引导的和正在引导的、被看的和正在看的，你明白它们相互之间都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吗？

欧 我认为我是明白的。

苏 同理，被爱的是某个事物，正在爱的是另一个不同的事物。

欧 当然。

苏 【b】那么告诉我，被携带的事物之所以是一个被携带的事物，乃是由于它被携带，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欧 不，就是这个原因。

苏 被引导的事物之所以如此，由于它被引导，被看见的事物之所以如此，由于它被看见，对吗？

欧 确实如此。

苏 被看见的不是因为它是一个被看见的事物，而是正好相反，它

是一个被看见的事物，由于它正在被看；被引导的也不是因为它是一个被引导的事物，而是由于它正在被引导，所以它是一个被引导的事物；被携带的不是因为它是一个被携带的事物，而是由于它正在被携带，【c】所以它是一个被携带的事物。我想说的是清楚的，是吗，欧绪弗洛？我想说的是，如果有任何事物正在被改变，或以任何方式受影响，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正在被改变的事物而正在被改变，而是由于它正在被改变而是一个被改变的事物。或者说你不同意？

欧 我同意。

苏 被爱的事物既是被改变的事物又是受某事物影响的事物吗？

欧 确实如此。

苏 那么它和刚才提到的例子情况是一样的；被爱的事物不是因为它是一个被爱的事物而被爱，而是它是被爱的事物，由于它被其他事物所爱。

欧 必定如此。

苏 【d】那么关于虔敬我们该怎么说，欧绪弗洛？按照你的说法，虔敬的事物当然受到所有神的喜爱，是吗？

欧 是的。

苏 虔敬的东西被喜爱，因为它是虔敬的，还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

欧 没有别的原因了。

苏 如此说来，它被喜爱，由于它是虔敬的，而不是它是虔敬的，由于它被喜爱？

欧 显然如此。

苏 然而，它是被喜爱的和诸神所喜爱的，由于它被诸神所爱，是吗？

欧 当然。

苏 那么，诸神喜爱的东西与虔敬的东西不是一回事，欧绪弗洛，虔敬的东西与诸神喜爱的东西也不一样，而你说是一样的，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事物。

欧 【e】怎么会这样呢，苏格拉底？

苏 因为我们同意虔敬的事物被喜爱是由于这个原因，由于它是虔敬的，而不是由于它得到喜爱才是虔敬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欧 是的。

苏 另一方面，神喜爱的事物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它被诸神所喜爱，是由于它被爱这个事实，而非它被爱是由于它是神喜爱的。

欧 对。

苏 但若被神喜爱的事物和虔敬的事物是一样的，我亲爱的欧绪弗洛，那么虔敬的事物被喜爱是由于它是虔敬的，【11】神喜爱的事物被喜爱也是由于它是神喜爱的；但若神喜爱的事物是神喜爱的，由于它被诸神所喜爱，那么虔敬的事物之所以是虔敬的也是由于诸神喜爱它。但你现在看到，它们在相反的情况下完全不同：一种情况是，被喜爱的事物之所以是被喜爱的事物，乃是由于它是被喜爱的；另一种情况是，被喜爱的事物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于它正在被爱。我想，欧绪弗洛，当你问什么是虔敬的时候，你似乎并不希望清楚地把它的本性告诉我，而是告诉我它的一种影响或属性，【b】虔敬的事物具有被诸神全都喜爱的属性，但你没有告诉我什么是虔敬。现在，要是你愿意，别对我隐瞒了，从头开始，告诉我什么是虔敬，无论它是诸神喜爱的，还是有其他属性——我们不必为此争吵——请你热心地告诉我，什么是虔敬，什么是亵渎。

欧 但是，苏格拉底，我现在根本不知道如何把我的想法告诉你，我们提出来的任何命题都好像是在打转，不肯固定下来。

苏 你的陈述，欧绪弗洛，似乎属于我的祖先代达罗斯①。【c】如果这些陈述是我说的，是我提出来的，你也许会开我的玩笑，说和我这个代达罗斯的后代在一起，讨论中得出的结论也会逃跑，不肯待在安放

① 代达罗斯（Δαιδάλος），希腊传说中的建筑师和雕刻家，据说他雕刻的石像会走路、眼睛会动。苏格拉底打趣称自己是代达罗斯的后代，因为苏格拉底的父亲是石匠和雕刻匠，苏格拉底年轻时也当过雕刻匠。

它的地方。然而，由于这些论断是你的，所以我们得笑话你，如你本人所说，它们不肯待在你安放它们的地方。

欧 我认为这个玩笑适用于我们的讨论，苏格拉底，因为使这些结论打转、不肯待在同一个地方的不是我；【d】在我看来你就是代达罗斯，而由我提出来的论断是确定不移的。

苏 看起来我使用我的技艺比代达罗斯更在行，我的朋友，他只能把他本人的作品造成能移动的，而我不仅能使其他人移动，而且能使自己移动。我的技艺中最厉害的部分就是我是能干的，但并不想成为能干的，因为我宁可让你的陈述在我这里保持不动，【e】胜过拥有坦塔罗斯[①]的财富以及代达罗斯的技艺。不过，这一点已经讲够了。因为我认为你在制造不必要的麻烦，我和你一样，渴望找到一种可以教导我什么是虔敬的方式，在你这样做之前千万别放弃。想想看，你是否认为凡是虔敬的必然是公正的。

欧 我想是这样的。

苏 那么，凡是公正的也一定是虔敬的吗？或者说，凡是虔敬的都是公正的，【12】但是并非所有公正的都是虔敬的，而是有些是，有些不是？

欧 我跟不上你的话，苏格拉底。

苏 然而你比我年轻，就如你比我聪明。如我所说，你正在制造麻烦，由于你的智慧的财富。集中精力，老兄，我所说的不难把握。我所说的正好与诗人[②]所说的相反："你不希望说出宙斯的名字，是他做的，【b】他使一切事物生长，凡有恐惧之处也有羞耻。"我不同意诗人的看法。要我告诉你为什么吗？

欧 请说。

苏 我不认为"凡有恐惧之处也有羞耻"，因为在我看来有许多人

---

① 坦塔罗斯（Ταντάλος），希腊传说中的吕底亚国王，十分富有。

② 指斯塔昔努（Στασίνος），希腊诗人，撰有长诗《塞浦路斯人》（Κύπρια），已佚失。

恐惧疾病、贫穷，等等可怕的东西，但并不为他们恐惧的东西羞耻。你不这样认为吗？

欧 我确实这样想。

苏 然而，有羞耻之处也有恐惧。【c】有人对某样事物感到羞耻和窘迫，不也会同时感到恐惧和害怕恶名吗？

欧 他肯定会害怕。

苏 所以说“凡有恐惧之处也有羞耻”是不对的，而是有羞耻之处也会有恐惧，因为恐惧包括的范围比羞耻广。羞耻是恐惧的一部分，就像奇数是数的一部分，结果会是，有数的地方也会有奇数，这样说是不对的，而应当说有奇数的地方也有数。你现在跟得上我了吗？

欧 当然。

苏 这就是我前面问的这种事情，【d】凡有虔敬之处也有公正，然而有公正之处并非总是有虔敬，因为虔敬是公正的一部分。我们是否要这样说，或者你有其他想法？

欧 没有，我的想法与之相似，因为你说的好像是对的。

苏 现在来看下面的事情：如果虔敬是公正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似乎必须找到它是公正的哪个部分。现在假定你问我们刚才提到的事情，比如数的哪个部分是偶数，偶数是什么数，那么我会说，偶数是能被二分成两个相同部分的数，不是能被三分成两个不同部分的数。或者，你不这么认为？

欧 我是这样想的。

苏 【e】以这种方式试着告诉我，虔敬是公正的什么部分，这样我们就能告诉美勒托，不要再伤害我们，不要控告我亵渎，因为我已经向你充分学习了什么是信神的，什么是虔敬，什么不是信神的，什么不是虔敬。

欧 我认为，苏格拉底，信神的和虔敬的是公正的一部分，与侍奉诸神有关，而与侍奉人有关的是公正的其他部分。

苏 在我看来你说得很好，但我仍旧需要一点儿知识。【13】我不懂你说的侍奉是什么意思，因为你说的诸神的侍奉和其他事物的侍奉不

是一个意思，比如，我们说，并非每个人都知道怎样侍奉马匹，知道怎样侍奉马匹的是养马人。

欧　对，我是这么看的。

苏　所以养马是马的侍奉。

欧　是。

苏　同理，并非每个人都知道怎样侍奉猎犬，知道怎样侍奉猎犬的是猎人。

欧　是这样的。

苏　【b】所以狩猎是猎犬的侍奉。

欧　是。

苏　养牛是牛的侍奉。

欧　是这样的。

苏　而虔敬和信神是诸神的侍奉，欧绪弗洛。你是这个意思吗？

欧　是的。

苏　现在，侍奉在各种情况下都有相同的效果，其目的都是为了侍奉的对象好处和福利，如你所看到的，马在养马人的侍奉下得到好处，变得更好。或者说，你不这样认为？

欧　我这样认为。

苏　所以，养狗使狗得到好处，养牛使牛得到好处，【c】其他事物莫不如此。除非你认为侍奉的目的在于伤害侍奉的对象，是吗？

欧　宙斯在上，我绝对不这样想。

苏　侍奉的目的是为了有益于侍奉的对象吗？

欧　当然。

苏　那么，虔敬作为对诸神的侍奉，其目的也是为了使诸神得益，使它们变好吗？你同意，当你做一件虔敬的事情时，你使某位神变好，是吗？

欧　宙斯在上，我不同意。

苏　我也不认为这是你的意思，远非如此，【d】但这是我刚才问你诸神的侍奉是什么意思的原因，因为我不相信你指的是这种侍奉。

欧 相当正确，苏格拉底。我指的不是这种侍奉。

苏 很好，那么虔敬是对诸神什么样的侍奉呢？

欧 这种侍奉，苏格拉底，就像奴仆对他们的主人。

苏 我明白了。它像是一种对诸神的服侍。

欧 正是这样。

苏 你能告诉我医生进行服侍想要实现什么目标吗？你不认为这个目标是获得健康吗？

欧 我是这样想的。

苏 【e】造船工的服侍怎么样？它想要实现什么目标？

欧 这很清楚，苏格拉底，造船。

苏 建筑师的服侍是造房子吗？

欧 是的。

苏 那么告诉我，老兄，对诸神的服侍想要实现什么目标？你显然知道，因为你说自己在所有人中拥有关于神的最好的知识。

欧 我说的是真话，苏格拉底。

苏 那么告诉我，宙斯在上，诸神使用我们，把我们当作它们的奴仆，为的是实现什么卓越的目标？

欧 许多好东西，苏格拉底。

苏 【14】将军们也一样，我的朋友。不管怎么说，你能轻易地告诉我他们主要的关心，这就是在战争中取胜，不是吗？

欧 当然是。

苏 我认为，农夫也获得许多好东西，但他们努力的要点是从土地中生产粮食。

欧 确实如此。

苏 那么好，你会如何总结诸神获得的许多好东西呢？

欧 刚才我对你说过，苏格拉底，要获得关于这些事情的准确知识是一项繁重的任务，【b】但是简要说来，就是在祈祷和献祭中知道怎么说和怎么做能让诸神喜欢，这些都是虔敬的行为，可以保全私人的住宅和城邦的公共事务。与这些令诸神喜悦的行为相反的行为是亵渎的，会

颠覆和摧毁一切。

苏　如果你愿意，你能更加简洁地回答我的问题，【c】欧绪弗洛，但你并不热心开导我，这一点很清楚。你刚要说到节骨眼上，又偏离了正题。如果你提供了回答，那么我现在就已经从你这里获得了有关虔敬本性的充足知识。没办法，爱好询问的人必须跟随他爱的东西，无论询问会把他引向何处。再问你一次，什么是虔诚，什么是虔敬？它们是关于献祭和祈祷的知识吗？

欧　它们是。

苏　献祭就是给诸神送礼，祈祷就是向诸神乞讨吗？

欧　一点都不错，苏格拉底。

苏　【d】从这个陈述可以推论，虔敬是一种如何给诸神送礼和向诸神乞讨的知识。

欧　你很好地理解了我说的意思，苏格拉底。

苏　这是因为我非常想要得到你的智慧，我用心听讲，不会错过你讲的每一个词。但是告诉我，什么是对诸神的服侍？你说就是向它们乞讨和给予它们礼物吗？

欧　我是这样说的。

苏　正确的乞讨就是向它们索取我们需要的东西吗？

欧　还能是什么？

苏　【e】正确的给予就是它们需要的东西由我们来给它们，给有需要的人送礼谈不上什么技艺娴熟。

欧　对，苏格拉底。

苏　那么虔敬就是一种诸神与凡人之间交易的技艺，是吗。

欧　交易，是的，如果你喜欢这样叫它。

苏　如果它不是这样，我不会喜欢这样叫它。但是告诉我，诸神从我们奉献的礼物中能得到什么好处？它们给了我们什么是所有人都清楚的。【15】我们的好东西没有一样不是从它们那里得来的，但是它们从我们这里得到的东西如何使它们得到益处？或者，我们在这种交易中是否占了它们的便宜，我们从它们那里得到了所有好东西，而它们从我们

这里一无所获？

欧 苏格拉底，你假定诸神通过从我们这里得到的东西来获益吗？

苏 从我们这里得到的礼物对诸神来说还能是什么，欧绪弗洛？

欧 除了荣耀、敬仰，还有我刚才说的讨好它们，你认为还能是什么？

苏 【b】那么，欧绪弗洛，虔敬就是讨好诸神，而不是对它们有益或亲近，是吗？

欧 我认为虔敬是一切事物中对它们最亲近的。

苏 所以，虔敬再次成为对诸神亲近的东西。

欧 确实如此。

苏 你说这话的时候感到惊讶了吗，因为你的论证似乎在移动，不能固定在你安放它们的地方？你还会指责我是能造出事物来移动的代达罗斯吗，尽管你本人比代达罗斯更在行，造出事物来转圆圈？【c】难道你不明白，我们的论证游移不定，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你肯定记得我们在前面发现虔敬和被神喜爱不是一回事，而是有差异。或者说，你不记得了？

欧 我记得。

苏 那么你没有意识到你正在说对诸神亲近的就是虔敬的，是吗？对神亲近与被神喜爱是相同的吗？或者说是不同的？

欧 确实如此。

苏 要么我们在赞同前面的看法时错了，要么，如果我们前面是对的，那么我们现在错了。

欧 似乎如此。

苏 所以我们必须再次从头开始，考察什么是虔敬。在我学会之前，我决不放弃。别认为我一钱不值，【d】集中精力，把真相告诉我。世上若有人知道这个真相，那就是你，我一定不能放你走，就像普洛托斯[1]，直到你说出来为止。如果你对虔敬和亵渎没有真知灼见，你就不

① 普洛托斯（Πρωτεὺς），变幻无常的海神，参阅荷马：《奥德赛》，IV.382 以下。

会代表一名奴仆，冒险告发你的老父亲杀人。你会感到恐惧，担心自己要是不能公正地行事会引起诸神的愤怒，在凡人面前你也会感到羞耻，【e】但是现在我知道了，你相信自己拥有关于虔敬和亵渎的清楚的知识。所以，告诉我，我的大好人欧绪弗洛，别再对我隐瞒你的想法。

欧 另外再找时间吧，苏格拉底，我有急事，现在就得走。

苏 这是在干什么，我的朋友？你扔下我不管，【16】让我巨大的希望落空，我原来想要向你学习虔敬和亵渎的本性，以逃脱美勒托的控告，我可以对他说，我已经从欧绪弗洛那里获得有关神圣事物的智慧，我的无知不会再使我轻率地、别出心裁地对待这些事情，这样的话，我的余生就会过得好些了。

美涅克塞努篇

提　　要

本篇主要内容是苏格拉底复述的一篇葬礼演说词，赞颂雅典城邦自建城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英雄业绩。苏格拉底说这篇演说词是从他的修辞学老师阿丝帕希娅那里听来的。与苏格拉底谈话的是他的年轻朋友美涅克塞努，他是苏格拉底圈子里的重要成员，曾在《吕西斯篇》和《斐多篇》中出现。公元1世纪的塞拉绪罗在编定柏拉图作品篇目时，将本篇列为第七组四联剧的第四篇，称其性质是“伦理性的”，亦称“葬礼演说词”。[①] 这篇对话篇幅较短，译成中文约1万2千字。

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于公元前399年被处死，阿丝帕希娅死在苏格拉底之前，而这篇演说词涉及多处历史事件，还提到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95—前387年）。由于这种“年代错误”，许多19世纪的学者否定它是柏拉图的作品，而现代学者一般都肯定它是柏拉图真作，因为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辞术》中两次引用本篇（1367b8，1415b30），称之为“苏格拉底的葬礼演说词”。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学园的成员，很难想象亚里士多德竟然不知道这篇作品的作者。但若承认它的作者是柏拉图，问题也就转化为柏拉图为什么要撰写这篇作品。有学者认为这篇对话不是一篇严肃的对话，而是一篇嘲谑作品。由此可见，柏拉图撰写的对话并不具有完全的历史真实性。

对话一开始，美涅克塞努说雅典议事会正在物色人，到即将举行的

---

①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59。

阵亡将士葬礼上发表演说，但很难找到恰当人选。苏格拉底说在雅典公众面前赞扬雅典人并不难。接下去他就应邀复述他昨天刚从阿丝帕希娅那里听来的一篇葬礼演说词。演说词提及雅典城邦的起源，讲述雅典城邦经历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科林斯战争，赞扬雅典人帮助盟邦、抗击外侮、捍卫正义的民族精神，歌颂阵亡将士的爱国热情，勉励生者要勇敢面对时艰，教养遗孤，重振邦威，以此告慰死者。这篇演说词的内容和文体与伯里克利的同名演说相似，但在对雅典政治历史的评价和复兴城邦的政治主张方面迥然不同。伯里克利将伯罗奔尼撒战争描述为雅典人争取自由的正义战争，而本篇演说词认为这场战争是希腊各城邦之间自相残杀的不义之战。

正　文

谈话人：美涅克塞努、苏格拉底

苏　【234】你，美涅克塞努①，打哪儿来？从市场②来吗？

美　对，苏格拉底——从议事会③来，说准确点儿。

苏　你在议事会？为什么？噢，我明白了，你想象你的学校教育和哲学已经完成，打算转向更高的追求。你以为自己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你这般年纪的人，【b】我的神童，已经要担负起管理我们这些老人的重任了，为的是便于你的家族延续它的传统，派人来关照我们。

美　苏格拉底，有你的允许和批准，我会很乐意担任公职；否则的话，我不会去。不过，我今天之所以去了议事会，那是因为我听说议事会想要选人给战争死难者致悼词。他们将要举行公共葬礼，你知道的。

① 美涅克塞努（Μενεξένος），人名。

② 市场（ἀγορά），雅典卫城的市场，苏格拉底常在市场与人谈话。

③ 议事会（ἐκκλησία），公元前411年，雅典发生寡头政变，推翻原有民主政体，创建四百人议事会，遭到驻萨摩斯的雅典海军反对，其后不久四百人议事会被废除。

苏 当然知道。他们选了谁？

美 还没选。他们把这件事推迟到明天。但我想阿基努斯①或狄翁②可能会选上。

苏 确实，在战争中牺牲，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像是一种极好的命运，【c】美涅克塞努。哪怕他是一个贫民，也能得到庄严的葬礼，哪怕他乏善可陈，也能从行家嘴里得到赞美，这些人说话可不是即兴发挥，而是很早就作了精心准备。他们的赞美好极了，就像对我们的灵魂念了咒语，分送给每一个别的人，【235】有着众多华美的辞藻，既赞扬那些他应当赞扬的人，也赞扬他不应当赞美的人，他们还以各种方式赞美这个城邦，赞美在战争中牺牲的人，赞美我们的祖先和前辈，还赞美我们这些仍旧活着的人。这样一来，美涅克塞努，受到他们的赞扬我欣喜无比，真有点飘飘然，不知自己是谁了。【b】每一次，我听他们讲话就被他们迷住，这个时候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相信自己突然间已经变得比从前更高大，更高尚，更英俊了。每年从其他城邦前来追随我、听我谈话的朋友对我也会更加敬畏，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因为就像我一样，他们也受到影响，改变了他们对我的看法，改变了他们对城邦其他人的看法；他们被演讲者征服了，认为这个城邦比他们以往所认为的更加神奇了。这种高尚和强大的感觉会在我身上驻留超过三天。【c】这些演讲者的话语和声音一直在我耳边轰鸣，到了第三天结束或第四天，我才回过神来，明白自己在哪里。而在那之前，我想象自己生活在福岛③上。这就是我们能干的演说家干的事。

美 你老是拿演说家开玩笑，苏格拉底。不过我想，这一次参选的演讲者不会很轻松，因为要到最后一刻才做决定，演讲者也许只能被迫临时凑合一下。

苏 【d】胡说，我的大好人。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有一些现成的演

---

① 阿基努斯（Ἀρχῖνος），人名。

② 狄翁（Δίων），雅典演说家。

③ 福岛是希腊神话中的仙境，亡灵赴地府受审后，善者的灵魂被送往福岛。

说词，哪怕要临时拼凑一下也不是什么难事。如果被迫在伯罗奔尼撒[①]人中间说雅典人的好话，或者在雅典人中间说伯罗奔尼撒人的好话，那么只有一名优秀的演说家能够赢得听众的信服，为自己赢得名声；但若你对着那些你正在赞美的民众讲话，被他们认为讲得好也不算什么伟大的功绩。

美 你认为不算，苏格拉底？

苏 对，宙斯在上，肯定不算。

美 【e】如果议事会选了你，要你去做讲演，你能去吗？

苏 事实上，美涅克塞努，我要是能去也一点儿都不奇怪。我正好有一位相当优秀的演讲术的教师。她就是那位造就了许多优秀演说家的女士——除了其他优秀者之外——有一位杰出的希腊演说家伯里克利[②]，克珊西普[③]之子。

美 这位女士是谁？但很显然，你指的是阿丝帕希娅[④]。

苏 【236】对，我指的就是她——她和梅特洛比乌[⑤]之子孔努斯[⑥]。他们是我的两位教师，孔努斯教音乐，阿丝帕希娅教演讲。如果一个人能接受这样的教育，熟练掌握演讲技能，那真是不足为奇！哪怕有人接受的教育不如我——比如一个人向兰普斯[⑦]学音乐，跟拉姆努西亚[⑧]人安提丰[⑨]学修辞——哪怕是这样的人，尽管有这些不利之处，也能在雅

---

① 伯罗奔尼撒（Πελοποννησύς），地名，此处“伯罗奔尼撒人”指参加伯罗奔尼撒同盟与雅典作战的斯巴达、科林斯等城邦的人。

② 伯里克利（Περικλές），公元前490—前429年，雅典大政治家。

③ 克珊西普（Ξανθίππος），伯里克利之父。

④ 阿丝帕希娅（Ἀσπασία），伯里克利的情妇。

⑤ 梅特洛比乌（Μητροβίους），人名。

⑥ 孔努斯（Κόννος），人名。

⑦ 兰普斯（Λάμπους），人名。

⑧ 拉姆努西亚（Ῥαμνουσια），地名。

⑨ 安提丰（Ἀντιφων），演说家。兰普斯是一位受尊敬的音乐家，修昔底德称安提丰是希腊最优秀的演说家。此处的讥讽要点是无人能比这两位行家更有造诣。

典人中赞美雅典人时赢得声望。

美 如果要你演讲，你必须说些什么？

苏 要凭我自己，很像是什么也说不出来；但碰巧就在昨天，【b】我在上课时阿丝帕希娅朗读了一篇葬礼演说词，是写给同一批死者的。因为，如你刚才所说，她听说要选人去做演讲。于是，她就把在那种场合该讲什么话复述给我听，一部分是当场构思的，一部分则来自她以前的想法，她从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词中采用了许多片断，但我相信，伯里克利的演说词实际上是她写的。

美 你还能记得阿丝帕希娅说了些什么吗？

苏 我想我能。我确实是这位女士本人教的——【c】每一次，要是我记不住，很难逃掉一顿打。

美 那么你干吗不复述一下她说的话呢？

苏 我担心，要是我泄露了她的演讲词，她会朝我发火的。

美 别害怕，苏格拉底。说吧！无论你愿意复述阿丝帕希娅的，还是其他什么人的，我都非常感谢你。你只要说就行了。

苏 但你也许会嘲笑我，如果在你看来，我这把年纪的人还要像个孩子似的玩这种把戏。

美 绝对不会，苏格拉底。无论如何，就说说这篇演讲吧。

苏 嗯，你肯定是哪个人，【d】哪怕要我脱衣服跳舞，我都非常愿意满足你的要求——尤其是就我们俩在这儿。好吧，注意听。我想，她的讲演一开始就提到死者本身——如下所述：

"关于这些人的功绩，他们刚从我们这里得到他们该得的崇敬，[1] 带着这些崇敬他们踏上命定的旅程，城邦和他们的家人护送他们上路。【e】我们现在必须用话语向他们提供其他的认可，这是法律指定给他们的，也是义务所要求我们做的。这些业绩已经英勇地完成，这时候通过雄辩

① 阵亡将士的遗体公开陈列，供人瞻仰和哀悼，然后抬至墓地安葬，演说家在墓地发表葬礼演说词。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redacted]

项赞美归于她也是完全正当的，当各种生灵——野兽和家畜——在整个大地茁壮成长和繁盛的时候，我们这块土地没有生出野蛮的怪兽，保持着她的纯洁。在所有动物中，她选择和生育了人类，人这种生灵不仅在智力上远远高于其他动物，而且只有人才承认正义和众神。

“一切能生育的东西都会为其后裔提供所需要的食物，【e】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下面的断言：是这片土地生育了这些人的祖先和我们的祖先。要想清楚地看出一名妇女是否真的生育，可以按照这样一个标志来判断：给孩子喂奶，还是卖掉不是她自己生的婴儿。在这里，大地，我们的母亲，也以这种方式充分证明是她抚养了人。在古时候，是她首先，【238】也只有她，为人提供了恰当的食物，小麦和大麦，这是人类最优良、最高级的营养，因为她真的是这种生灵的母亲。这样的证据严格说来更能说明大地，胜过说明妇女，因为大地并没有模仿妇女怀孕和生育，而是妇女模仿大地。

“她提供这种谷物并不吝啬，而是把它也分配给其他生灵。后来她给她的子女产出橄榄油，慰藉他们的辛劳。把子女抚养长大成人以后，【b】她引入众神统治和教育他们。众神——在这样的场合省略众神的名字是恰当的，我们认识它们——把我们装备起来，使我们能够生存，把各种技艺传授给我们，以满足我们日常生活所需，早于其他民族，他们教会我们如何获得和使用武器，以保卫这片土地。

“在经历我描述的这种出身和教育之后，这些人的祖先生活在他们为自己创造的政治制度之下，【c】在此应当简要提及。因为政治制度塑造它的人民；好的政治制度塑造好人，与此相反的政治制度塑造坏人。因此我必须说明，我们的祖先是由一个良好的政治制度塑造的，幸而有此，他们和当前这代人——这些已经死去的人就属于这一代——是好人。因为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们的政治制度是相同的，是一种贵族政制；[①] 我们现在由一些最优秀的人统治，并且总的看来，从遥远的古代

① 贵族政制（ἀριστοκρατία），从文中叙述的意思看，这种政制实际上是贤人政制，一旦统治者实行世袭，这种政制才可称为贵族政制。

开始一直如此。有人把我们的政治制度称作民主制，还有人用他乐意使用的其他名称；【d】实际上，它是在民众赞同的基础上由一些最优秀的人来实施统治。我们一直有国王，起初是世袭的，然后是民选的。① 然而在城邦里，民众在诸多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某个既定的时候，他们把职位和权力赋予那些被认为最优秀的人，任何人都不会由于弱势、贫穷、出身低贱而被排除在外，也不会像别的城邦发生的那样，由于相应的优势而获得荣耀。倒不如说，只有一条原则：凡被认为智慧或善良者担任公职，行使权力。

【e】“我们拥有这种政治制度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平等出身。其他城邦则是由来源多样、状况不等的人组成的，所以他们的政治制度也不平等——僭主制② 和寡头制③。它们的有些居民把其他居民当作奴隶，而后者把前者当作主人。【239】我们和我们的同胞公民是兄弟，都是一个母亲生的，不认为把其他人当作主人或当作奴隶是对的。自然过程中的这种平等出身使我们寻求法律权利的平等，相互之间只看重对方在善良与智慧方面的名声。

“正是由于我们这种卓越的政治制度，这些人的祖先——我们的前辈——和这些人自己，都是在完全自由中成长的，出身都是高贵的，在私人和公共事务中，能够完成许多闻名于世的辉煌业绩。【b】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为自由而战，无论是希腊人对抗希腊人，还是希腊人作为一个整体对抗野蛮人。我的时间有限，无法细述他们如何捍卫他们的国家，抗击欧谟尔普④ 和亚马孙人⑤ 的入侵，以及抗击更早的侵略者，如

① 雅典废除国王以后，选举产生九名执政官（ἄρχων）实行统治，首席执政官也称为“王”（βασιλεύς），主要掌管宗教事务，英译者译为“king-archon”。

② 僭主制（δεσποτεία）。

③ 寡头制（ὀλιγαρχια）。

④ 欧谟尔普（Εὐμόλπους），色雷斯人首领，曾助厄琉息斯人入侵阿提卡。

⑤ 亚马孙人（Αμαζόνων），本都斯的一个好战的女族，传说曾入侵雅典，被英雄忒修斯逐回亚细亚。

何保护阿耳戈斯[①]人，抗击卡德摩斯[②]的子孙，如何保护赫拉克勒斯[③]的子孙，反对阿耳戈斯人。此外，诗人们已经用卓越的诗歌颂扬这些古人的英勇事迹，使他们闻名遐迩；所以，【c】如果我们试图用散文阐述相同的内容，我们也许只能屈居第二。

"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他们已经获得了应得的奖赏，我想这些功绩我就不多说了。至于迄今为止尚无诗人有此荣耀加以歌颂的那些高尚主题，这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我认为我必须提到和颂扬，消除其他人对它们的陌生感，便于这些业绩被人写成颂歌和其他种类的诗歌，适宜在舞台上进行表演。

"我首先想要叙说的业绩是这样的。当波斯人[④]主宰亚细亚、【d】试图奴役欧罗巴的时候，这块土地的子孙，我们的父辈，把他们打了回去——首先赞扬他们的勇敢既是正确的，又是必要的。显然，要想很好地颂扬这项业绩，必须很好地思考，直到能设身处地理解那个时代，当时整个亚细亚都已臣服于第三位波斯国王。居鲁士[⑤]，三位国王中的第一位，凭着他的热情解放了他的波斯同胞公民，【e】使他们的主人米地亚人[⑥]沦为奴隶，与此同时，他还统治了亚细亚其他各地，远抵埃及；他的儿子[⑦]统治了埃及和利比亚的大部分地区，只要能够渗透。[⑧]大流

① 阿耳戈斯（Ἀργος），地名，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个城邦。

② 卡德摩斯（Καδμείους），底比斯城创建者。指希腊传说中七国共同抵抗底比斯之战。

③ 赫拉克勒斯（Ἡρακλῆς），希腊神话英雄，出生于底比斯，赫拉克勒斯的子孙（Ἡρακλείδαις）指底比斯人。雅典人曾帮助底比斯人抗击阿耳戈斯人。

④ 波斯人（Πέρσας）。

⑤ 居鲁士（Κῦρος），波斯第一位国王，公元前559年击败米地亚人，自居王位至公元前529年。

⑥ 米地亚人（Μῆδος）。

⑦ 居鲁士之子，波斯第二位国王冈比西斯（Καμβύσες），公元前529—前522年在位。

⑧ 利比亚（Λιβύα），地名，当时希腊人所说的利比亚指非洲北部。

士[①]，第三位国王，用他的陆上军力把帝国的疆域拓展至西徐亚[②]，【240】又用他的舰队控制了大海和岛屿，无人敢与之争锋。所有人的心灵被他震慑，众多尚武的强大民族都成为波斯人奴役下的帝国臣民。

"大流士谴责我们和埃雷特里亚人[③]。借口说我们合谋反对萨尔迪斯[④]，大流士派遣50万大军登上运兵船和战舰，又派出三百艘战船，命令他们的统帅达提斯[⑤]把雅典人和埃雷特里亚人统统俘虏回来，如果达提斯想要他的脑袋继续长在脖子上。

【b】"达提斯航行到了埃雷特里亚，攻打那里的人，他们在那个时代的希腊人的战争中得到高度尊重，享有崇高声望，但有许多人袖手旁观。达提斯三日之内就打败了他们。他还横扫他们整个国家，不让任何人逃跑。做这件事，他用了这样的办法：把他的士兵开往埃雷特里亚边境，排成横队，从岛屿的这一边到那一边，手拉手地穿过整个国家，【c】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向他们的国王报告无人漏网了。

"达提斯和他的军队离开埃雷特里亚，抱着同样的企图在马拉松[⑥]上岸，自信能像对付埃雷特里亚人一样，轻易地将雅典人置于他们的轭下成为战俘。尽管这些行动的第一项已经完成，第二项正在进行，但除了拉栖代蒙人[⑦]以外，没有一个希腊城邦曾对埃雷特里亚人或雅典人伸出过援手——拉栖代蒙人【d】是在战斗开始后的那一天到达的。其他城邦的人全都惊恐万状，四处躲藏，只顾眼前的平安。

"置身于这样的场景，我要说，人们会明白在马拉松抗击野蛮人[⑧]的军队的这些人有多么勇敢，他们挫败了整个亚细亚的骄横，首次对野

---

① 大流士（Δαρεῖος），波斯第一位国王居鲁士的女婿，公元前522—前485年在位。

② 西徐亚人（Σκύθης）。

③ 埃雷特里亚（Ἐρετριά），优卑亚岛上的一个城邦。

④ 萨尔迪斯（Σάρδεσια），地名。

⑤ 达提斯（Δᾶτις），人名。

⑥ 马拉松（Μαραθῶν），地名。

⑦ 拉栖代蒙人（Λἀκεδαίμων），即斯巴达人。

⑧ 指波斯人。

蛮人竖起了战利品[①]。他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他们教导其他人，波斯人的力量并非不可战胜，人多势众也好，财富巨大也好，都会在勇敢面前让路。【e】我宣布，这些人不仅是我们的身体之父，而且是我们的自由之父，不仅是我们的父亲，而且是这个大陆上的每一个人的父亲。正是由于看到了这项业绩，希腊人敢于为他们后来的解放冒战争的危险——他们是在马拉松战斗的那些人的学生。

【241】"因此，我的讲演要把最高等级的荣耀归于他们，要把第二位的荣耀归于那些在萨拉米[②]附近海面和在阿特米西乌[③]进行战斗和获取胜利的人。有关这些人的业绩，人们也能提供详细解释——他们如何坚守阵地，抵挡敌人从海上和陆上发起的进攻，如何把侵略者赶走。而我只提我认为他们所获得的最杰出的成就：他们是马拉松勇士的继承者，完成了可与马拉松勇士相媲美的业绩。马拉松的勇士在那里向希腊人表明，我们可以以少胜多，【b】从陆上打退野蛮人的进攻，但在海上会如何仍存疑问，因为波斯人享有不可战胜的名声，由于他们兵员众多、供应充分、技术娴熟、军力强大。这尤其是那些在海战中取胜的勇士们的光荣，他们把希腊人从第二种恐惧中解放出来，使人们不再害怕敌军舰船和兵员的优势。结果就是，其他希腊人有了两位老师——【c】马拉松战斗中的勇士和萨拉米海战中的水手；作为前者的学生，其他希腊人学习陆战，作为后者的学生，其他希腊人学习海战，由此他们抛弃了恐惧野蛮人的习惯。

"有关希腊人争取解放的业绩，我把普拉蒂亚[④]列在第三位，无论是参战人数，还是勇敢程度——说到底，这是拉栖代蒙人和雅典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

① 胜利的象征，占领敌军阵地后在战场上竖起木桩，将敌军的盔甲挂在上面。

② 萨拉米（Σαλαμία），海岛名。

③ 阿特米西乌（Αρτεμισίῳ），地名。这次战斗发生于公元前480—前479年，大流士之子薛西斯率波斯军队第二次入侵希腊本土。

④ 普拉蒂亚（Πλατία），地名。公元前479年波斯将领马多尼厄斯率兵侵犯希腊，希腊联军与侵略者决战于普拉蒂亚，以少胜多，取得决战胜利。

“所以，参加这些战役的人驱逐了巨大的危险。我们现在正在歌颂他们的勇敢，将来我们的后代也会歌颂他们。后来，【d】虽然仍有许多希腊城邦臣服于野蛮人，还有传闻说那位国王本人心里还想对希腊发动新的战争。因此，我们提起这些人也是对的，他们扫荡了大海，把野蛮人的军队彻底清除，使他们的先驱者为我们的解放事业所做的贡献臻于完成。他们是参加欧律墨冬[①]河口海战的勇士、远征塞浦路斯[②]的勇士，【e】以及远航到埃及[③]和其他地方的人。我们必须满怀感恩地提到他们，因为他们迫使那位国王当心自己的安全，不再策划毁灭希腊的阴谋。

【242】“就这样，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希腊同盟者，整个城邦把这场抗击野蛮人的战争坚持到了最后。然而，一旦取得和平，城邦获得荣耀，就像成功者会招来妒忌一样，我们的城邦招来了邻邦的妒忌——通过妒忌又产生了怨恨。于是，她只好犹豫不决地与希腊人打仗。战争爆发的时候，为了波埃提亚[④]人的自由，雅典人与拉栖代蒙人在唐格拉[⑤]开战，【b】尽管战况不明，但后续的行动是决定性的。因为拉栖代蒙人在撤退的时候抛弃了那些他们前去帮助的人，但我们的人两天后在恩诺斐塔[⑥]取得了胜利，公正地让那些不公正地遭到流放的人回归。他们是波斯战争以后最先为希腊人的自由而战的人，以新的方式——【c】希腊人反对希腊人；由于他们证明了自己是勇士，解放了他们前去支援的那些人，他们是第一批被光荣地埋葬在这个公墓中的人。

---

① 欧律墨冬（Εὐρυμέδον），河名。

② 塞浦路斯（Κύπρος），地名。

③ 埃及（Αἴγυπτ），这些军事行动大约发生在公元前 461—前 458 年。

④ 波埃提亚（Βοιωτία），地区名，位于希腊本土中部。

⑤ 唐格拉（Τανάγρα），地名，位于波埃提亚东部，公元前 457 年雅典人在此处被拉栖代蒙人打败。

⑥ 恩诺斐塔（Οἰνοφύτα），波埃提亚重镇。

“后来，一场大战[①]爆发，所有希腊人攻打我们的城邦，蹂躏我们的土地，对我们城邦曾经为他们做的事情恩将仇报，我们的国人在海上打败了他们，在斯法特里亚[②]俘虏了指挥他们的拉栖代蒙人将领，后来又饶恕了他们，【d】把他们遣送回家，缔结了和平。我们的国人认为，与同一民族的人打仗只要取胜就可以了，不必为了报复一个城邦而毁灭整个希腊的共同利益，而对付野蛮人就应当全面开战。参加这次战争而后被埋葬在这里的人值得赞扬，因为他们表明了，如果有人认为在从前那场对付野蛮人的战争中有其他人比雅典人还要勇敢，那么这不是真的。【e】当希腊人盛行内讧的时候，尽管在希腊人中间表现最好的是雅典人，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表明雅典人会被希腊人自己征服，而希腊人曾经共同努力征服野蛮人。

“在这次和平之后，第三次战争[③]爆发——战争极为惨烈，【243】令人们所有的期盼破灭。许多勇士在战争中牺牲，长眠在这里。许多人在西西里海岸边倒下，为了林地尼[④]人的自由，他们曾在战争中多次竖起战利品。为了恪守誓言，他们渡海去这些地方保护林地尼人，而当他们的城邦发现由于距离太过遥远而无法及时增援他们的时候，他们放弃计划，遭遇了不幸。他们的敌人，尽管是对手，对他们的自制和勇敢的赞扬多于其他朋友。赫勒斯旁[⑤]海战中也有许多人牺牲，【b】他们在一次行动中就俘获了敌人的全部战船，此外还在多次交战中获胜。

“我之所以说这次战争极为惨烈，令所有期盼破灭，乃是由于其他极端妒忌我们城邦的希腊人竟然与他们最凶恶的敌人、那位国王谈判，

---

① 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前半部分（公元前432—前421年），亦称作“阿基达弥亚战争”，阿基达弥亚是一位斯巴达国王的名字。

② 斯法特里亚（Σφαγίᾳ），地名。此事发生在公元前425年，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七个年头。

③ 希波战争算第一次。第三次战争指波罗奔尼撒战争的后半部分，战争爆发的起因是雅典派兵远征西西里，战争一直延续至公元前404年。

④ 林地尼（Λεοντῖνος），地名。

⑤ 赫勒斯旁（Ἑλλήσποντ），地名。

当年被他们和我们共同联合驱逐出去的敌人又被他们请了回来，[①]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城邦。

【c】“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城邦的力量和勇敢光芒四射。她的敌人以为她已经被战争消耗殆尽，我们的舰船当时被困在米提利尼[②]，但是，我们的公民自己组织了60条船前往救援。他们的勇敢得到世人公认，因为他们战胜了敌人，拯救了朋友。由于遭遇厄运，他们在海上遇难，未能埋葬在这里。[③]我们必须永远纪念他们，赞扬他们，【d】因为凭借他们的勇敢，我们不仅赢得了那场海战，而且赢得了整场战争。通过他们，城邦重新获得了不可战胜的名声，哪怕是整个世界都来攻打她，也不能取胜。这种信念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是被我们自己的内讧打败的，不是被其他人打败的；对于他们，我们时至今日仍旧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我们征服了我们自己，我们用自己的手把自己打倒了。

【e】“后来，当战事平息、我们与领国和平相处的时候，内战[④]在我们中间爆发，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如果人们命中注定要打内战，那么没有人能够期盼他的城邦免遭其他城邦的打击。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多么自然——与其他希腊人的期盼形成鲜明对照——来自庇莱乌斯[⑤]的公民与雅典城里的民众达成了和解！他们中止了讨伐在厄琉息斯[⑥]的那些人的战争，表现出极大的节制！

【244】“凡此种种事件发生的唯一原因在于他们拥有真正的同胞之情，这种情感给他们基于血缘关系的友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友谊

① 公元前412年斯巴达人与波斯人联合进攻雅典人。

② 米提利尼（Μυτιλήνη），地名，该战役发生在公元前407年。

③ 公元前406年阿基努斯群岛战役，雅典战胜斯巴达，但损失了25艘战船的全部兵员。

④ 这场内战指公元403年，三十僭主寡头统治，恢复雅典民主制，时值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他们在斯巴达的帮助下掌权。

⑤ 庇莱乌斯（Πειραιώς），阿提卡半岛西部的一个港口，距离雅典约四哩。

⑥ 厄琉息斯（Ἐλευσῖς），地名，公元前404年，三十僭主在雅典执政18个月后被逐往厄琉息斯。

不仅是言辞，而且是事实。我们也必须纪念在这场战争中死于相互之手的人和试图通过仪式达成协和的人，就如我们今日所为——祈祷和献祭——向冥府众神祈祷，他们掌管死者，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被和解的。他们不是出于恶意或敌意才相互攻伐，【b】而是由于遭遇不幸才进行还击。我们这些仍旧活着的人自己可以作证，我们属于同一种族，已经为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和我们承受的事情相互宽恕。

"在那之后，我们获得了完全的和平，我们的城邦得享安宁。她原谅了那些野蛮人；她已经沉重地打击了他们，而他们也元气大伤。但是希腊人激起了她的愤怒，因为她想起这些人如何以怨报德，【c】——通过勾结野蛮人，剥夺她的战船，而这些战船曾经救援他们，还要拆毁城墙，而正是我们的城墙曾经使他们的城墙免于被拆毁。[①] 城邦制定了一项政策，不再保卫被奴役的希腊人，无论是各城邦之间相互奴役，还是被野蛮人奴役，并依此行事。所以，由于这是我们的政策，【d】拉栖代蒙人认为我们这些自由卫士已经倒下，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奴役其他希腊人，以此为他们的主要目标。

"我干吗还要继续讲这个故事呢？从现在起，我不再讲述从远古直到我们上一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自己全都记得，希腊的主要部族——阿耳戈斯人、波埃提亚人、科林斯[②]人——如何在惊恐万状之下感到需要我们城邦，最为神奇的是，连那位国王也感到困惑，他的拯救不是起于别处，而是来自这个城邦，而他曾经疯狂地想要摧毁这个城邦。

【e】"事实上，如果有人想要公正地指责我们的城邦，那么他可以正确地指责她，说她始终过于富有同情心，总是热心地帮助弱者。尤其是当前这个时期，她不能坚持恪守她制定的政策——【245】亦即拒绝帮助那些受到奴役、但以往曾不公正地伤害过她的那些城邦。正好相

① 为了抵抗薛西斯的侵略，雅典人放弃了他们的城墙，转移到海上，用战船组成"木头城墙"，打击侵略者，如希波战争期间萨拉米海战中所为。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的和平条款中提出要拆毁雅典城墙和战船。

② 科林斯（Κορίνθια），城邦名。

反，她还是伸出援手，前去救援，把希腊人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使他们获得自由，直到他们再次奴役他们自己的同胞。另一方面——出于对那些在马拉松、萨拉米、普拉蒂亚竖起战利品的胜利者的尊重——她不能忍受亲自去帮助那位国王，而是只允许那些流放者和雇佣兵去帮助他，大家都赞同她是这位国王的救星。在重修城墙和战船以后，【b】她接受了对她发动的战争，她这样做是被迫的，为了帕罗斯[①]人对拉栖代蒙人作战。

"那位国王看到拉栖代蒙人在海战中已经无法支持下去，开始害怕我们的城邦。出于想和我们断绝联系的愿望，他要我们放弃拉栖代蒙人从前交给他的在亚细亚大陆上的希腊人，[②]作为继续与我们和其他同盟者结盟的代价。他之所以这样做，【c】乃是因为他相信我们会拒绝这项要求，这样他就可以用这个借口与我们断绝同盟。他对其他结盟者的估计也是错的；科林斯人、阿耳戈斯人、波埃提亚人以及其他城邦愿意把那些在亚细亚的希腊人交给他，并愿意与他发誓订立条约，只要他能支付一笔钱，他们就会把这些在亚细亚大陆上的希腊人交给他。但只有我们城邦不愿这样做，不肯出卖他们或者立下誓言。这就是我们这个城邦高尚的地方，我们的自由精神是健全的、健康的，我们对野蛮人从心底里感到厌恶，【d】因为我们是纯种希腊人，没有混杂一点儿蛮夷的污点。这是由于那些按出生是野蛮人、按法律是希腊人的部落——珀罗普斯、卡德摩斯、埃古普托斯、达那俄斯的后代，[③]——不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单独居住——我们是希腊人，而非半个野蛮人。因此，我们的城邦充满对外族人的强烈憎恨。

---

① 帕罗斯（Πάρος），爱琴海上的一个岛屿。

② 公元前412年，斯巴达人引入波斯人参加伯罗奔尼撒战争，打击雅典人。

③ 珀罗普斯（Πέλοπες）、卡德摩斯（Καδμείους）、埃古普托斯（Αἴγυπτος）、达那俄斯（Δαναοίς），均为传说中某些希腊城邦国家的国王或王子。许多希腊城邦都有探险家，在建城的传说中，珀罗普斯来自小亚细亚，在迈锡尼建城，卡德摩斯来自腓尼基，在底比斯建城，埃古普托斯和达那俄斯来自埃及和利比亚，在阿耳戈斯建城。

"就这样，我们发现自己再次受到孤立，【e】因为我们拒绝犯下可耻的、亵渎神灵的罪行，把希腊人交给野蛮人去处置。于是我们又落入从前导致我们战败的相同境地，然而这一次，有神明的庇佑，战争的结局比上一次要好：我们与盟邦的联系虽然被切断，但我们没有失去战船、城墙、殖民地。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敌人对于能够缔结和平也非常高兴！但是，【246】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许多勇士，比如在科林斯险恶的战场上牺牲的人，在莱卡乌姆①叛乱中遇难的人。还有，在困境中解救过那位国王的人、把拉栖代蒙人逐出大海的人也是非常勇敢的。我要提醒你们和我一道，赞美他们，荣耀他们。

"事实上，这就是长眠于此的勇士们的业绩，是那些为雅典牺牲的勇士们的行为。我已经对他们作了许多赞颂，但是可讲的事迹还有很多，更加精彩；【b】要想逐一细说，那是许多个昼夜都不够的。所以我们必须纪念牺牲者，就像在战争中一样，每个人都要鼓励他们的后代，要他们不要辱没先辈的英名，不要胆怯，不要退却。所以，勇士的儿子们，我今天已经对你们进行了鼓励，【c】但凡今后有机会遇见你们，我还要不断提醒你们，鼓励你们，使你们努力成为勇士。

"在这样的场合，我有义务转达我们的父亲对在家里的人的嘱咐，每一次要冒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们总是命令我们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可能牺牲。我要把我自己从他们那里听来的话转告你们——按照他们话语来判断——如果他们现在还活着，也会乐意讲给你们听的。无论我对你们说了什么，你们一定要想象你们是在听他们讲话。下面就是他们的嘱咐：

【d】"'孩子们，当前情况表明，你们是勇敢的父亲所生。与其卑贱地活着，我们宁可高尚地去死，不愿使你们和你们的后代受到指责，也不愿辱没我们的父辈和祖宗。我们认为，给他的家族带来耻辱的人纵然活着也等于死人，我们认为，凡人也好，众神也罢，没有一个会成为这

① 莱卡乌姆（Λεχαίων），地名。

种人的朋友，无论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死后去下面那个世界。

“‘所以，你们必须记住我们说的话，无论做什么事，【e】都要凭借勇敢去实现，要知道，没有勇敢，所有财富和生活方式都是可耻的，卑鄙的。因为，财富不会给胆小鬼带来荣耀，这种人的财产实际上属于别人，不属于他自己，身体的美貌和膂力也不会给人带来荣耀，尽管胆小鬼身上好像有这些东西。正好相反，它们只会使人更加明白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有多么胆怯。还有，【247】一切知识若与正义和其他美德相分离，均可视为欺诈，而非智慧。

“‘由于这些原因，你们要始终坚定不渝地勇敢行事，以各种方式全面超越我们和我们祖先的荣耀。如果你们不这样做，那么可以肯定，如果我们在勇敢方面超过你们，我们的胜利会给我们带来耻辱；如果我们被你们超越了，我们的失败会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失败、【b】给你们带来胜利的最确定的方式是你们自己做好准备，决不要辱没或浪费你们祖先的卓越名声，因为你们要明白，对一个有自尊的人来说，不是由于他自身的功绩，而是由于他祖先的荣耀而受到赞扬，这是一种耻辱而不是光荣。祖先的光荣对后代来说是一个高尚而珍贵的宝库，但若只是享用宝库中的财富和荣耀，不能将之传给后代，因为自己既不去获取，又缺乏公众的认可，那么这样做是可耻的，怯懦的。【c】如果你们按照我们的告诫去生活，那么当命运要你们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我们会把你当作朋友来接待；但若你们不听我们的建议，像胆小鬼那样行事，那么没有人会欢迎你。要你转达给我们的儿子的话就说到这里。

“‘至于对我们那些仍旧还活着的父母，应当不停地鼓励他们忍受悲哀，要他们平静地对待我们的死亡，不要聚在一起伤心。【d】因为他们能够忍受降临于他们的不幸，这些不幸足以使他们悲伤，不需要别人再来激发。比较好的办法是治疗和抚慰他们，提醒他们众神已经回答了他们最虔诚的祈祷。因为他们没有祈求让他们的儿子永生，而是祈求让他们的孩子勇敢和荣耀。这就是——最大的恩惠——他们得到的东西。凡人要在今生拥有一切是不容易的，不能期待一切如意。

“‘如果他们勇敢地承受悲伤，那么他们真的就是勇敢的儿子们的父

亲，他们自己也是勇敢者；【e】如果他们过于悲哀，那么会给人们的怀疑提供理由，要么他们不是我们的父亲，要么人们对我们的赞扬是错的。这两种情况一定不要发生。正好相反，他们必须成为我们的颂扬者，表明他们自己也是真正的人，是真正的人的真正的父亲。“切勿过度”一直被认为是一条极好的谚语——因为它确实极好。因为，人的一生的最佳安排，或者全部安排，就是依靠自己来提升幸福。【248】这样的人生活好坏不依赖其他人，不听凭命运摆布；这样的人是有节制的，是勇敢的和聪明的。财产来而复去，子女得而复失，他都会记住那句谚语；因为他依靠自己，不会过度欢乐，也不会过度悲伤。

【b】“‘这种人就是这样，我们期待我们的父亲是这样的人，我们希望他们是这样的人，我们说他们是这样的人。还有，这也是我们自己现在要做的事——既不要太悲伤，也不要太害怕，哪怕我们的死期降临。我们恳求我们的父母带着这样的情感度过余生。我们想要他们知道，对我们唱挽歌和痛哭不会给我们带来专门的快乐。正好相反，如果死者还能感知活人的事，【c】那么使我们最不高兴的事情是他们伤害自己和过度悲哀。而听到他们平静而有节制地承受痛苦会使我们开心。这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有一个结局，这对凡人来说是最高尚的，所以更为恰当的事情是庆祝而不是悲哀。只要照料和抚养我们的妻子和儿女，把心思转移到对活人的关心上来，他们很快就会忘记不幸，【d】更加高尚地生活，更加正直地生活，与我们的希望更加一致。

“‘对我们的父母要说的话就是这些。这个城邦——我们要勉励她照料我们的父母和子女，要她教育我们的子女珍惜我们年迈的父母，如果我们真的不知道城邦会很好地照料他们——不需要我们的任何告诫。’

【e】“孩子们，父母们，死去的勇士命令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我已经十分用心地说了。就我自己而言，以这些勇士的名义，我请求他们的儿子效仿他们，我恳求他们的父亲要对自己有信心，要知道，我们，作为个人和作为社团，都会珍惜你们的老年，照料你们，无论在任何地方，我们中的任何人遇上了你们中的任何一位。无疑，你们自己也明白

城邦对你们的关心：她已经制定了法律，由城邦来供养战死者的家属，城邦会照顾他们的子女和父母。【249】与其他由城邦供养的公民相比，照料这些勇士的父母，使他们免受不公正的对待，更是最高行政当局的主要职责。城邦本身帮助抚养烈士的遗孤，尽力使他们不感到自己是孤儿。他们尚未成年的时候，城邦对他们起着父亲的作用。等他们成年以后，城邦就会给他们各自配上重装步兵的全副盔甲，指派他去担负终生的使命，把他父亲使用过的武器交给他，借此告诉和提醒他父亲走过的道路，【b】与此同时，为了征兆的缘故，允许他第一次去祖宗的灶台，那里摆放着各种兵器，在那里他成为一家之主。①

"至于那些死难者本身，城邦决不会忘记荣耀他们，每年都为他们举行公祭，又对每位烈士分别给予祭奠，此外她还举行竞技、赛马、音乐等各项比赛。很简单，对死者来说，【c】城邦以儿子和后嗣的身份自居；对死者的儿子来说，城邦以父亲的身份自居；对死者的父母和长辈来说，城邦以保护人的身份自居；城邦对他们全都担负起完全和持久的责任。

"想到这一点，你们应当更加耐心地忍受你们的悲哀，这样你们就能使死难者和活着的人都感到高兴，你们的悲哀也就更容易抚慰和治愈。你们大家都已经按照习俗对死者表示了哀悼，现在可以回去了。"

【d】美涅克塞努，你已经听到了米利都的阿丝帕希娅的演说词。

美 宙斯在上，苏格拉底，你的阿丝帕希娅确实非常幸运，她是一个女人，竟然能够创作这样一篇演说词。

苏 如果你有怀疑，可以跟我一起去听她演讲。

美 我经常和阿丝帕希娅说话，我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苏 那好吧，难道你不崇拜她、对她的演讲不表示感谢吗？

美 我崇拜她，苏格拉底，我非常感激这篇演讲——【e】对她，

① 雅典在大狄奥尼修斯节庆期间，让战死者家属中已成年的儿子身穿重装步兵的盔甲，在剧场与民众见面，此后成为一家之主，掌管家庭和家产。

或者对向你复述这篇演讲的人。还有，我感谢把这篇演讲讲给我听的人，为了这件事，也为了他的其他许多帮助。

苏 很好，但你一定别把我出卖了，这样的话，我以后还会把她许多精美的政治演说词告诉你。

美 放心吧。我不会的。只是，你一定要告诉我。

苏 好吧，一言为定。

小希庇亚篇

提　要

本篇是柏拉图的早期作品，以谈话人希庇亚的名字命名。柏拉图有两篇对话，都叫"希庇亚"，较长的称作《大希庇亚篇》，较短的称作《小希庇亚篇》。亚里士多德引述过《小希庇亚篇》，但没有提及作者的名字。一般认为《小希庇亚篇》是柏拉图的真作，因为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起人们就一直这么看，而《大希庇亚篇》则是伪作。公元1世纪的塞拉绪罗在编定柏拉图作品篇目时，将本篇列为第五组四联剧的第四篇，称其性质是"驳斥性的"，称其主题是"论虚假"。①"虚假"一词的希腊文是"ψευδής"。这个词的释义有"假"、"错"、"撒谎"，等等。这个希腊词的反义词是"ἀληθής"（真、对、真实、诚实）。谈话篇幅较短，译成中文约1万2千字。

谈话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363a—365d），交代谈话场景，引出主题。希庇亚是一位伟大的智者，在奥林比亚赛会上展示自己的演讲才能。表演过后，苏格拉底要求希庇亚进一步解释他对荷马史诗中的两位英雄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的看法。希庇亚对自己的智慧充满自信，声称"从未发现有任何人在任何事情上比我强"。（364a）希庇亚说，荷马在史诗中认为阿喀琉斯是攻打特洛伊的希腊英雄中"最优秀，最勇敢的"，是诚实的，而奥德修斯是"聪明的"，是撒谎者，不讲真话。希庇亚同意荷马的看法，认为诚实和说谎是对立的，同一个人不能既是诚实

①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60。

的，又是撒谎者。

第二部分（365d—369b），讨论诚实和说谎的关系。苏格拉底对希庇亚的观点提出质疑。苏格拉底指出，撒谎者是有能力的人，没有能力的人不能撒谎，撒谎者是有知识的人，最能就事物说真话，也最能就事物说假话；在任何学问和技艺中，同一个人可以既是诚实的，又是撒谎者，既说真话，又说假话。在苏格拉底的追问下，希庇亚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找到诚实与说谎对立的事例。

第三部分（369c—376c），揭示有意和无意、自觉和不自觉的矛盾。希庇亚坚持认为，阿喀琉斯是诚实的，他撒谎是无意的，不自觉的；奥德修斯无论是在说真话还是在撒谎，都是有意的，自觉的；无意撒谎者比有意撒谎者要好。苏格拉底说自己一开始的想法与希庇亚完全对立，然后又认为自己的想法太轻率，需要进一步讨论"自觉做坏事的人好，还是不自觉地做坏事的人好"这个问题。（373c）经过一番推论，他们答出"那些自觉地作恶的灵魂比那些不自觉地作恶的灵魂要好"这样的结论。（375d）希庇亚和苏格拉底都表示不能接受这个结论。苏格拉底说，普通人在这些事情上摇摆不定，不足为奇，但像希庇亚这样的聪明人也这样，那真是太可怕了！

正　文

谈话人：欧狄库、苏格拉底、希庇亚

欧　【363】你为何不说话，苏格拉底，在希庇亚[①]作了一番展示之后？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一道赞扬他所说的某些观点和事情，或者对某些事情进行考察，如果你感到有什么事情他说得不好——尤其是，大多数声称要来分享哲学训练的人已经离开，只剩下我们自己了？

苏　确实如此，欧狄库[②]，【b】希庇亚刚才谈论荷马时提到的有些

① 希庇亚（Ἱππίας），智者，谈话人。

② 欧狄库（Εὔδικος），谈话人，也出现在《大希庇亚篇》。

事情我想再听听。因为你父亲阿培曼图[1]曾经说荷马的《伊利亚特》比《奥德赛》要好，就好比阿喀琉斯[2]比奥德修斯[3]要好；他说，这两部诗歌一部是关于奥德修斯的，另一部是关于阿喀琉斯的。我想就此再提些问题，如果希庇亚愿意。对这两个人他是怎么想的？【c】他们中的哪一位他认为更好？因为在刚才的展示中他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们了，有关其他诗人的事和有关荷马的事。

欧 希庇亚显然不会拒绝回答你向他提出的任何问题。对吗，希庇亚？如果苏格拉底问你一些事，你愿意回答，还是不愿意回答？

希 噢，如果我不愿意，那就太奇怪了，欧狄库。每逢希腊人在奥林比亚[4]举行庆典，【d】我都要从埃利斯[5]的家中去那里的神庙，应邀在那里讲话，谈论任何我准备展示的主题，回答任何问题，只要有人想问。现在我几乎不可能不回答苏格拉底的问题。

苏 【364】你的心灵状态确如天神一般，希庇亚，如果你每次去奥林比亚神庙都对你的灵魂的智慧充满自信！如果有体育运动员去那里参加竞赛，也能对他的身体无所担忧，充满自信，就像你所说的对你的理智一样，那么我会感到惊讶！

希 我处于这样的心灵状态是合理的，苏格拉底。从我参加奥林比亚竞技会的比赛开始，我从未发现有任何人在任何事情上比我强。

苏 【b】答得好，希庇亚。你的名望对埃利斯城邦和你的父母来说是一座智慧的丰碑。不过，关于阿喀琉斯你对我们是怎么说的？你说他们哪一位比较好，在什么方面？刚才你演讲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场，尽管我不明白你说的事情，但我对要不要向你提问犹豫不决。刚才人太多了，我不想由于提问而妨碍你的表演。而现在，只有我们几个，欧狄库

---

① 阿培曼图（Ἀπημάντος），欧狄库之父。

② 阿喀琉斯（Ἀχίλλειος），荷马史诗中的希腊联军大英雄。

③ 奥德修斯（Ὀδσσεύς），荷马史诗中的希腊联军英雄。

④ 奥林比亚（Ὀλυμπία），地名。

⑤ 埃利斯（Ἠλεῖος），地名。

又催着要我向你提问，【c】所以，你就说吧，清楚地对我们进行一番指导。关于这两个人，你是怎么说的？你如何区分他们？

希 好吧，我也很高兴能比刚才更加清楚地向你解释我对这些人和其他人的看法。我说荷马把阿喀琉斯说成那些去特洛伊[①]的人中间“最优秀和最勇敢”的人，把涅斯托耳[②]说成最聪明的人，把奥德修斯说成最狡猾的人。

苏 你在说什么？希庇亚，如果我难以理解你的话，经常重复我的问题，【d】你能帮个忙，不笑话我吗？请你试着温和地、好脾气地回答我。

希 苏格拉底，我收费授徒，如果我本人不能仁慈地对待你的提问、温和的加以回答，那是我的耻辱。

苏 说得好。说实话，当你说这位诗人把阿喀琉斯说成“最优秀和最勇敢”的人，把涅斯托耳说成最聪明的人的时候，【e】我想我懂你的意思。但是当你说他把奥德修斯说成最狡猾的人的时候——嗯，说实话，我完全不明白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不过，告诉我这一点吧，也许能使我理解得好些。荷马没把阿喀琉斯说成狡猾的吗？

希 肯定没有，苏格拉底，而是说他最朴素、最诚实；因为在那段所谓“祈祷词”中，他让他们交谈，阿喀琉斯对奥德修斯说：【365】“拉埃尔特[③]之子、宙斯的后裔、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我会把心里想要做的事明明白白地说出来，我相信我一定会这样做。有些人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嘴上说的是另一回事，这种人就像哈得斯[④]的大门那样可恨。【b】而我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⑤]在这几行诗中，他清楚地揭示了他们各自的行为方式，阿喀琉斯是诚实的，朴素的，而奥德修斯是狡猾

① 特洛伊（Τροία），地名。

② 涅斯托耳（Νέστορ），荷马史诗中的希腊联军英雄。

③ 拉埃尔特（Λαερτες），奥德修斯之父。

④ 哈得斯（Ἀιδης），亦译冥府。

⑤ 荷马：《伊利亚特》9：308—310，312—314。这段“祈祷词”的场景是奥德修斯、福尼克斯、埃阿斯恳求阿喀琉斯平息愤怒，重返战斗。

的，是撒谎者[①]；因为他让阿喀琉斯对奥德修斯说了这些话。

苏 现在，希庇亚，我也许懂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狡猾的人是撒谎者，或者像撒谎者。

希 【c】确实如此，苏格拉底。荷马在许多地方都把奥德修斯说成这种人，既在《伊利亚特》，又在《奥德赛》当中。

苏 所以看起来，荷马认为诚实的人是一种人，撒谎者是另一种人，他们不是同一种人。

希 他怎能不这样想，苏格拉底？

苏 你自己也这样想吗，希庇亚？

希 当然，苏格拉底，如果我有别的想法，那岂不是很奇怪？

苏 【d】那么我们不谈荷马了，因为我们不可能去问他写下这些诗句时是怎么想的。但由于你显然接下了这件事，对你所说的他的意思表示同意，那就由你来代表荷马和你自己来回答我的问题。

希 好吧。不管问什么，请尽量简短。

苏 你认为撒谎者，就像病人一样，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还是有能力做某些事情？

希 我说他们非常有能力做许多事情，尤其是骗人。

苏 【e】所以，按照你的论点，他们好像既是有能力的，又是狡猾的。对吗？

希 对。

苏 他们是狡猾的，是骗子，是由于愚蠢和笨拙，还是由于狡诈和某种理智？

希 肯定是由于狡诈和理智。

苏 所以他们好像是理智的。

希 对，宙斯在上。他们非常精明。

苏 既然他们是理智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还是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① 或译为“说了假话的人”，无论其主观意向是否欺骗。

希　知道得很。这就是他们干坏事的方式。

苏　明白他们知道的事，那么他们是无知的，还是聪明的？

希　【366】当然是聪明的，至少在这些事情上：欺骗。

苏　停一下。让我们回忆一下你说了些什么。你主张撒谎者是有能力的，有理智的，有知识的，在他们撒谎的这些事情上是聪明的，是吗？

希　我是这么主张的。

苏　诚实者和撒谎者不同，相互之间完全对立吗？

希　我是这么说的。

苏　那么好吧。按照你的论点，撒谎者是有能力的人，聪明的人。

希　当然。

苏　【b】当你说撒谎者在这些事情上是有能力的，聪明的时候，你的意思是他们有能力撒谎，如果他们想要撒谎的话，还是在他们是撒谎者的事情上没有能力？

希　我的意思是他们有能力。

苏　那么，简言之，撒谎者是聪明的，有能力撒谎。

希　对。

苏　所以，一个没有能力撒谎和无知的人不会是个骗子。

希　对。

苏　【c】但是一个人，当他想做某事的时候就能做，这样的人是有能力的。我的意思是，有些人受阻于疾病或其他类似的事情不能这样做，有些人，比如你，要是愿意，就有能力写下我的名字。你有能力做这件事，只要你想做。这就是我的意思。或者，你不会说这样的人是有能力的吧？

希　我会这样说。

苏　现在告诉我，希庇亚，你不是精于计算和算术吗？

希　我对所有这些都极为精通，苏格拉底。

苏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七百的三倍是多少，如果你愿意，你难道不会马上把正确答案告诉他吗？

希 【d】当然会。

苏 因为你在这些事情上是最能干，最聪明的吗？

希 是的。

苏 那么，你仅仅是最有能力的，最聪明的，还是你在这些你是最有能力，最聪明的事情上也是最优秀的，也就是在算术中？

希 当然也是最优秀的，苏格拉底。

苏 那么关于这些事情，你最有能力说真话吗？

希 【e】我认为是这样的。

苏 但对同样这些事情，你能说假话吗？请你仍以到现在为止表现出来的坦率和宽宏大量的态度来回答，希庇亚斯。假如有人问你三乘七百是多少，而你想要撒谎，始终一贯地说这些事情的假话，【367】那么你能极好地撒谎吗？或者说，对计算一无所知的人比你更有能力撒谎，如果他希望这样做的话？你不认为，无知者经常不自觉地说了真话，当他希望说假话的时候，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乃是因为他不懂；而你，一个聪明人，如果希望撒谎，你能始终一贯地撒谎吗？

希 能，事情就像你说的一样。

苏 那么，撒谎者在其他事情上撒谎，而不对数字撒谎——对数字他不会撒谎吗？

希 不，宙斯在上，对数字他也撒谎。

苏 【b】所以我们应当坚持这一点，希庇亚，有这样的人，他对计算和数字撒谎。

希 是的。

苏 谁会是这个人？他一定没有能力撒谎吗，如你刚才同意的那样，如果他想要成为一名撒谎者？如果你记得，你说过一个没有能力撒谎的人决不会变成撒谎者。

希 我记得。我说过。

苏 你刚才不是说你最有能力在计算方面撒谎吗？

希 对。我也说过这样的话。

苏 【c】那么，你也最有能力在计算方面说真话吗？

希 当然。

苏 那么同一个最有能力人对计算既能说假话又能说真话。这个人在这些事情上是好的，是算术家，是吗？

希 是的。

苏 那么谁在计算方面成了撒谎者，希庇亚，这个好人以外的其他人吗？因为这个人也是有能力的，诚实的。

希 显然如此。

苏 那么，你看到同一个人对这些事情可以既是撒谎者又是诚实的，【d】诚实者并不比撒谎者好到哪里去吗？确实，诚实者和撒谎者是同一个人，二者并非完全对立，如你刚才所假设的那样。

希 好像不是对立的，至少在这个范围内。

苏 那么，你希望考察其他范围吗？

希 如果你想要。

苏 你对几何不也很擅长吗？

希 是的。

苏 那么好，在几何学中不也是一样的吗？同一个人不是最有能力对几何图形既说真话又说假话，也就是说，他就是几何学家吗？

希 是。

苏 还有其他人在这些事情上是好的，[①] 或者是几何学家吗？

希 【e】没有其他人了。

苏 那么这个好的、聪明的几何学家在这两个方面最有能力，不是吗？如果说有人能对图形说假话，那就是这个人，这个好的几何学家，是吗？因为他有能力撒谎，而坏人是没有能力的；一个没有能力撒谎的人不能成为撒谎者，如你所承认的那样。

希 对。

苏 让我们来考察第三个人，天文学家，【368】你认为对他的技艺你知道得比前面那些人的技艺更好。对吗，希庇亚？

---

① 在某些事情上好，亦即擅长做这些事情。

希 对。

苏 天文学中不也存在相同的情形吗？

希 可能是这样的，苏格拉底。

苏 在天文学中也是这样，如果有谁是撒谎者，那一定是那个好天文学家，他有能力撒谎。而一定不会是那个没有能力的人，因为他是无知的。

希 好像是这种情形。

苏 所以同一个人在天文学中既是诚实的又是撒谎者。

希 好像是这样的。

苏 【b】那么来吧，希庇亚。让我们对所有学问做相似的考察。看有什么学问与我们说过的这些学问不同，或者全都是这个样子？我知道你在许多门技艺中都是最聪明的人，因为我曾听到你为此而自夸。在市场上，在钱庄老板的桌边，你谈论你那伟大的，令人妒忌的智慧。你说你有一次去奥林比亚，身上所有东西都是你自己制造的。首先，你戴的戒指——你从这样东西开始说起——是你自己的作品，【c】表明你懂得如何雕刻戒指。另外有一枚印章，也是你的作品，还有一块刮身板[①]和一个油瓶，是你自己造的。然后你说，你自己切割皮子做了你现在穿在脚上的这双凉鞋、自己织布做了这件斗篷和外衣[②]。最令所有人感到非比寻常的，展示出最伟大的智慧的，是你外衣上镶的花边，很像最昂贵的波斯花边，也是你自己做的。除了这些东西，你说你还带来了诗歌——史诗、悲剧、【d】酒神颂歌，以及各式各样的散文作品。你说你带来知识，这种知识使你在我刚才提到的所有科目中出人头地，还有韵律、谐音、订正字母，此外还有许多事情，如果我还记得。噢，我好像忘了提起你的记忆术，你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最出色的。我假定，【e】我还忘了其他许多事情。但是，我要说，看一下你自己的技艺——它们

① 一种工具，用来刮除体育训练以后为清洗汗水和泥土涂在皮肤上的橄榄油的残渣。

② 希腊人长达膝盖的短袖束腰外衣。

已经足够了——还有其他人的技艺，告诉我，你是否发现有任何事例，在其中一个人是诚实的，而另一个人（注意区别，不是同一个人）【369】是撒谎者。找一个事例，无论用你的什么智慧，或者你要是喜欢，叫它罪恶也可以，或者随便你怎么叫它；但是你找不到，我的朋友，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例。所以，你说吧！

希 但是，我做不到，苏格拉底；至少，我现在做不到。

苏 我想，你决无可能做到。但若我说的是真的，你应当记得从我们的论证中可以推论出来的结果。

希 我完全不明白你的意思，苏格拉底。

苏 我假定这是因为你没有使用你的记忆术；你显然认为现在你不需要。不过，我会提醒你的。【b】你记得你说过阿喀琉斯是诚实的，而奥德修斯是撒谎者，是狡猾的吗？

希 我说过。

苏 那么你现在明白了，我们已经发现这同一个人既是撒谎者又是诚实的，所以如果奥德修斯是撒谎者，那么他也变成了诚实的，如果阿喀琉斯是诚实的，那么他也变成了撒谎者，所以，这两个人不是相互不同的，也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同的，是吗？

希 噢，苏格拉底！你老是在编造论证之网。【c】你把论证最困难的地方挑出来，纠缠这些细节，而不就整个主题展开讨论。所以，现在，如果你愿意，我会用充足的论据向你证明，荷马把阿喀琉斯说得比奥德修斯好，不是撒谎者，而把后者说成是骗人的、撒了许多谎、比阿喀琉斯要坏。然后，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提供一项与我的论证相匹配的论证，以证明奥德修斯较好。以这种方式，在场的人就能比以前更加明白我们中间谁讲得比较好。

苏 【d】希庇亚，我不置疑你比我聪明，但这是我的习惯，别人说了些什么，我就密切注意他，尤其是说话者在我看来是聪明的。这是因为我想要了解他的意思，我不停地向他提问，对他说的事情逐一加以考察，这样我自己就能弄明白了。如果说话者在我看来是个没有价值的人，那我既不会提问，也不在意他说了些什么。用这种方法，你能

知道我把哪些人当作聪明人。【e】你会发现我谈到这类人的时候是一贯的，我不停地向他提问，这样才能从中获益，学到某些东西。所以，我注意到，你在刚才的讲话中引述的那些诗句——阿喀琉斯对奥德修斯说话，表明奥德修斯好像是个骗子——在我看来是荒谬的，如果你说的对，【370】那么我们不能在任何地方把奥德修斯（狡猾的这一个）人描绘成骗子，并且按照你的论证，阿喀琉斯才应当被描绘成狡猾的。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撒了谎。他先说了你刚才复述过的那些话，“有些人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嘴上说的是另一回事，这种人就像冥王的大门那样可恨”。[①]【b】稍后，他说自己不会听从奥德修斯和阿伽门农[②]的劝告，也不会留在特洛伊。他又说：“明天我会向宙斯和全体天神献祭，然后我会把船只装上货物，拖到海上。只要你愿意，这样的事还值得你关心，那么你就会看到，拂晓时我的船就会航行在多鱼的赫勒斯旁[③]海上，【c】我的人热心划桨；要是那位闻名的震撼大地的海神赐我顺利的航行，第三天我就能到达土地肥沃的弗提亚。”[④]还有，在此之前，他在辱骂阿伽门农时说：“我现在要回弗提亚，带着我那些有着鸟嘴形船头的战船，那样要好得多，【d】我可不想在这里忍受侮辱，为你挣得财产和金钱。”[⑤]尽管他说了这些事情——一次当着全军的面，一次当着他的同伴的面——但他没有在任何地方准备或者企图拉走战船，航行回家。倒不如说，他表现出一种对说真话的高度蔑视。所以，希庇亚，我从头到尾都在向你提问，【e】因为我感到困惑，诗人对这两个人的刻画哪一个更好，我想他们两位都是“最优秀的和最勇敢的”，很难辨别哪一位更好，不仅涉及他们哪一个在说真话，哪一个在撒谎，而且也涉及美德；因为在这个方面，两个人也差不多。

---

① 荷马：《伊利亚特》9：308。

② 阿伽门农（Ἀγαμέμνον），迈锡尼国王，攻打特洛伊时的希腊联军统帅。

③ 赫勒斯旁（Ἑλλήσποντ），地名。

④ 荷马：《伊利亚特》9：357—363。震撼大地的海神指波塞冬。弗提亚（Φθία），神话中的冥府福地。

⑤ 荷马：《伊利亚特》1：169—171。

希 那是因为你没有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苏格拉底。阿喀琉斯说谎的时候，他被刻画为撒谎，但不是有意的，而是无意的，他被迫待在军中，等这支军队遭遇不幸的时候提供帮助。而奥德修斯撒谎是有意的，有目的的。

苏 你在欺骗我，亲爱的希庇亚，你在模仿奥德修斯！

希 【371】完全不是，苏格拉底！你什么意思？你指什么？

苏 我指你说阿喀琉斯撒谎不是有意的——他也是这样的一个骗子和阴谋家，还要加上他的欺诈，如荷马所说的那样。他表现得比奥德修斯还要聪明，很容易就把奥德修斯骗了而不被察觉，面对奥德修斯，他自相矛盾，而奥德修斯竟然没有察觉。不管怎么说，奥德修斯没有被刻画成对阿喀琉斯说了些什么，【b】表明他察觉到阿喀琉斯撒了谎。

希 你在说什么，苏格拉底？

苏 你难道不知道，他在对奥德修斯说自己拂晓时就要起航回家以后，他对埃阿斯没有说自己要起航回家，而是另一种说法？

希 他在哪里说的？

苏 在那些诗句中，他说："在英勇的普利亚姆[①]之子、【c】神一般的赫克托耳[②]杀死阿耳戈斯人，放火烧毁密耳弥冬[③]人的营帐之前，我不会准备参加这场流血的战争。但我怀疑，尽管赫克托耳渴望打仗，但他一定会在我的营帐和黑色的船只前停下来。"[④]【d】所以，希庇亚，你认为这位忒提斯[⑤]之子，曾经受教于贤人喀戎[⑥]的人，记性那么坏吗——尽管前不久他还用最极端的言辞攻击撒谎者——他本人对奥德修斯说要起航回家，对埃阿斯他说要留下？他这样做不是有意的吗？他把

① 普利亚姆（Πϱιάμος），人名，特洛伊国王。

② 赫克托耳（Ἕκτωϱ），人名，特洛伊王子。

③ 密耳弥冬（Μυϱμιδόν），地名。

④ 荷马：《伊利亚特》9：650。

⑤ 忒提斯（Θέτις），海洋女神，希腊神话说阿喀琉斯为珀琉斯和这位海洋女神所生。

⑥ 喀戎（Χείϱωνος），人名。

奥德修斯当作大傻瓜，以为凭着自己这样的阴谋和谎言可以轻易地让他上当？

希 【e】在我看来不是这么回事，苏格拉底。倒不如说，在这些事情上也是由于阿喀琉斯的诚实，所以被诱导着对埃阿斯和奥德修斯说了不同的话。而奥德修斯无论是在说真话还是在撒谎，都是有意的。

苏 那么说到底，奥德修斯要比阿喀琉斯好。

希 肯定不是这样，苏格拉底。

苏 为什么不是？刚才不是已经表明无意撒谎者比有意撒谎者要好吗？

希 【372】但是，苏格拉底，那些故意不公正的、自觉的、有目的的作恶者怎么会比那些不自觉地行事的人要好呢？因为这些人似乎更加温和，当他们行事不公正但不自知，或者撒谎，或者做其他坏事的时候。法律也一样，对那些自觉作恶和撒谎的人要比对那些不自觉地作恶的人严厉得多。

苏 【b】你瞧，希庇亚，我说过我向聪明人提问非常固执，我说的是真话吗？我想这可能是我唯一可取之处，而我拥有的其他品质全都是没有价值的。我搞错了事物存在的方式，不知道它们如何存在——当我与你们这些人当中的某一位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拥有崇高的智慧名声，全体希腊人都可以为你们的智慧作证，我为这一点找到了充分的证据，我证明了自己一无所知。我很好地认识到，【c】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和你完全不同；我不同意聪明人的意见，还能有什么更大的证据能证明我的无知呢？但我神奇地拥有的一项良好品质救了我，我学习而不怕羞耻。我询问和提问，对回答我的问题的人抱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从来不会忘了向他们表示感谢。当我学会了什么东西，我也决不否认，或者把学到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发现。与此相反，我会赞扬教我的人，把他们当作聪明人，宣称我是向他学来的。【d】所以，我现在不能同意你说的话，我非常强烈地表示反对。我非常明白这是我的错——这是由于我就是我是的这种人，不会把自己说得更好，超过我应得的。在我看来，希庇亚，我的看法和你说的完全对立：那些伤害别人的人、行事不

公正的人、撒谎骗人的人、做了错事的人是自觉的，而非不自觉的，他们比那些不自觉的这样做的人要好。然而，有时候我相信与此相反的观点，【e】我来回反复思考这个问题——这显然是由于我的无知所致。而此刻我又显得太轻率了，竟然认为自觉做坏事的人比不自觉地做坏事的人要好。我要责备前面那些论证，它们要为我当前的处境负责，它们使我认为那些不自觉地做这些事情的人比那些自觉地做这些事情的人更无价值。【373】所以，请对我发发善心，不要拒绝治疗我的灵魂。如果你能把我的灵魂从无知中解救出来，胜过给我的身体治病，那么你真的是帮了我的大忙了。但若你想发表长篇演说，我要提前告诉你，你治不好我，因为我跟不上你。如果你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像刚才一样，你会使我极大地获益，我认为你本人也不会受到伤害。我也想公正地请求你的帮助，阿培曼图之子，因为是你强迫我与希庇亚讨论。所以现在，如果希庇亚不愿回答我，你要代我向他求情。

欧 【b】好吧，苏格拉底，我认为希庇亚不需要我们的恳求。因为他早先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不会逃避任何人的提问。对吗，希庇亚？这不是你说的吗？

希 是我说的。但是苏格拉底老是在论证上制造混乱，他的争论好像不公平。

苏 噢，杰出的希庇亚，我不是自觉的，否则的话我就是聪明的和可怕的了，按照你的论证，我是不自觉的。所以请你对我仁慈一些，因为你说应当温和地对待不自觉地做了不公正事情的人。

欧 【c】不管怎么说，就这么办吧，希庇亚。为了我们，也为了你前面说过的话，回答苏格拉底向你提出的问题。

希 好吧，我会回答的，因为你提出了请求。苏格拉底，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苏 希庇亚，我很想考察我们刚才说的：自觉做坏事的人好，还是不自觉地做坏事的人好。我认为，我们进行考察的最佳方式如下。请你回答。你把某类赛跑者称作好赛跑者吗？

希 【d】是的。

苏 也有一类坏的吗？

希 对。

苏 你认为跑得好的是好赛跑者，跑得坏的是坏赛跑者吗？

希 对。

苏 跑得慢就是跑得坏，跑得快就是跑得好吗？

希 对。

苏 那么，在比赛中，跑得快是好事，跑得慢是坏事吗？

希 还能怎样？

苏 那么，哪一种人是较好的赛跑者：自觉地跑得慢的人，还是不自觉地跑得慢的人？

希 自觉地跑得慢的人。

苏 跑步不也是做事吗？

希 做事，当然了。

苏 如果是做事，它不也是在完成某件事情吗？

希 【e】是的。

苏 所以跑得坏的人很坏地完成了一件事，在赛跑中是可耻的。

希 很坏，还能怎样？

苏 跑得慢的人就是跑得坏吗？

希 是的。

苏 所以那个好的赛跑者自觉地完成了这件坏的和可耻的事，而那个坏的赛跑者是不自觉的吗？

希 好像是这样的，至少。

苏 那么，在赛跑中不自觉地做了坏事的人比自觉地做了坏事的人更无价值吗？

希 【374】在赛跑中，至少是这样的。

苏 摔跤比赛怎么样？哪一位是比较好的摔跤手，自觉摔倒的，还是不自觉地摔倒的？

希 自觉摔倒的，好像是这样的。

苏 在摔跤比赛中，摔倒更可耻，还是把对手摔倒更可耻？

希 摔倒更可耻。

苏 所以，在摔跤比赛中，自觉地完成某些可耻事情的那个人比不自觉地完成这些事情的那个人更是一名较好的摔跤手。

希 好像是这样的。

苏 其他身体活动怎么样？【b】不是身体较好的人更能够完成两类活动吗：强的和弱的，丑陋的和美妙的？所以，每当完成丑陋的身体活动时，身体好的人自觉地完成，身体差的人不自觉地完成，是吗？

希 就膂力而言，也是这样的。

苏 优雅怎么样，希庇亚？不是较好的身体能够自觉地摆出那些丑陋的姿势，较差的身体则是不自觉的吗？你怎么想？

希 没错。

苏 【c】笨拙也一样，自觉的笨拙与美德相关，而不自觉的笨拙与可鄙相关。

希 显然如此。

苏 关于声音你会说些什么？你会说哪一位较好，有意跑调的，还是无意跑调的？

希 有意这样做的。

苏 那些无意这样做的处于较差的境地？

希 对。

苏 你宁可拥有善物还是拥有恶物？

希 善物。

苏 那么你宁可自觉地拥有瘸腿，还是不自觉地拥有瘸腿？

希 【d】自觉地。

苏 但是，拥有瘸腿不就表示拥有无价值的、笨拙的腿吗？

希 是的。

苏 好，再来：看不清不就表示拥有无价值的眼睛吗？

希 对。

苏 那么，哪一种眼睛你希望拥有和使用：你能用它们自觉地看不清楚和看错的眼睛，还是不自觉地看不清楚和看错的眼睛？

希　那些有了它们人就能自觉地看的眼睛。

苏　所以你认为自觉地完成可鄙结果的器官好于不自觉地吗？

希　是的，在这些类别的事例中。

苏　那么，用一句话来概述，耳朵、鼻子、嘴，【e】以及所有感官：那些不自觉地完成坏结果的感官不值得拥有，因为它们是无价值的，而那些自觉地完成坏结果的感官值得拥有，因为它们是好的。

希　我也这样认为。

苏　那么好吧。哪些用具用来工作比较好？那些人用来自觉地达成坏结果的用具，还是不自觉地用来达成坏结果的用具？比如，是人用来不自觉地很坏地操纵方向的那个舵，还是人用来自觉地很坏地操纵方向的那个舵？

希　人用来自觉地很坏地操纵方向的那个舵。

苏　弓、琴、笛，以及其他东西，不也是同样的情况吗？

希　【375】你说得对。

苏　那么好吧。一匹有着这种灵魂的马、骑着它人能自觉地让它跑得坏，拥有一匹这样的马比较好，还是拥有一匹不自觉地跑得坏的马比较好？

希　自觉地。

苏　所以，这是一匹比较好的马。

希　是的。

苏　那么，有了这匹较好的马的灵魂，人可以自觉地作出这个灵魂的可鄙的行为，有了无价值的母马的灵魂，人可以不自觉地作出这些可鄙的行为。

希　肯定是这样的。

苏　狗，或者其他动物，也是这么回事吗？

希　是的。

苏　那么好吧。对弓箭手来说，【b】拥有一颗自觉射不中靶子的灵魂较好，还是拥有一颗不自觉地这样做的灵魂较好？

希　自觉这样做的灵魂。

苏 所以就射箭术而言，这种灵魂也是比较好的吗？

希 是的。

苏 不自觉地射不中靶子的灵魂比自觉地射不中靶子的灵魂更无价值。

希 在射箭术中，确实如此。

苏 医学怎么样？自觉地对身体干坏事在医疗中不是更好吗？

希 是的。

苏 那么这种灵魂在这种技艺中比其他灵魂要好。

希 对。

苏 那么好吧。至于弹琴弹得较好、【c】吹笛子吹得较好，以及在这些技艺和学问中做事做得较好的灵魂——不是它在自觉地完成坏的和可耻的事，而那些较无价值的灵魂这样做是不自觉的吗？

希 显然如此。

苏 有些奴隶的灵魂自觉地做错事和做坏事，我们也许宁可拥有这样的奴隶，不要那些不自觉地这样做的奴隶，因为他们在这些事情上比较好。

希 是的。

苏 那么好吧。我们难道不希望拥有我们自己处于最佳状态的灵魂吗？

希 希望。

苏 【d】所以，它是自觉地作恶或者做错事比较好，还是不自觉地这样做比较好？

希 这样的结论是可怕的，苏格拉底，如果那些自觉地作恶的灵魂比那些不自觉地作恶的灵魂要好！

苏 不管怎么说，看起来就是这样，至少它与我们已经说过的话相符。

希 我不这么看。

苏 但是，希庇亚，我认为这些结论对你也是一样的。请你再次回答：公正是某种能力还是知识，或者既是能力又是知识？或者说，公正

必定是其中之一吗？

希 【e】是的。

苏 但若公正是灵魂的能力，不是灵魂越有能力也就越公正吗？因为，我的杰出的朋友，这种灵魂不是向我们显示是比较好的灵魂吗？

希 是的，它向我们显示了。

苏 但若公正是知识会怎么样？不是灵魂越聪明就越公正，越无知也就越不公正吗？

希 对。

苏 但若公正既是能力又是知识会怎么样？不是灵魂越是更多地拥有二者——知识和能力——就越公正，越无知也就越不公正吗？结果不是必然如此吗？

希 好像是这样的。

苏 这个比较有能力，比较聪明的灵魂被视为较好的，【376】在它要完成的所有事情中有较强的能力，可以很好地做事，也可以可耻地做事，是吗？

希 是的。

苏 那么，每当它要达成可耻的结果，它这样做是自觉的，凭着它的能力和技艺，这些东西好像是公正的属性，要么二者都是，要么其中之一是。

希 好像是这样的。

苏 做不公正的事就是很坏地做事，而约束自己不做不公正的事就是很好地做事。

希 对。

苏 所以比较能干的和比较好的灵魂，当它不公正地做事时，会自觉地做不公正的事，而无价值的灵魂会不自觉地做事，是吗？

希 显然如此。

苏 【b】好人就是有好灵魂的人，坏人就是有坏灵魂的人，不是吗？

希 是的。

苏 因此，好人自觉地做不公正的事，而坏人不自觉地这样做；也就是说，只要好人有一颗好灵魂。

希 但他肯定有。

苏 所以，那个自觉地做错事、做可耻之事、做不公正之事的人，希庇亚——也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人——他无非就是那个好人。

希 在这一点上我无法同意你的意见，苏格拉底。

苏 【c】我本人也不同意，希庇亚。但是，考虑到这个论证，我们现在无法加以拒绝，无论它是怎么看我们的。然而，如前所说，我在这些事情上摇摆不定，来回反复，从不相信同一件事。我，或者任何普通人，在这些事情上摇摆不定，不足为奇。但若你们这些聪明人也会这样——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太可怕了，如果我们不能停止摇摆，哪怕在我们与你们为伴之后。

伊安篇

提　要

本篇是柏拉图的早期作品，以谈话人伊安的名字命名。公元1世纪的塞拉绪罗在编定柏拉图作品篇目时，将本篇列为第七组四联剧的第三篇，称其性质是"探询性的"，称其主题是"论《伊利亚特》"。[①] 谈话篇幅短小，译成中文约1万1千字。

对话开始是简短的序言。(530a—531a) 与苏格拉底交谈的伊安是一位来自爱菲索的吟诵者。诗歌的创作和吟诵在古希腊被视为一门技艺和行业。吟诵者和医生、工匠一样被视为能工巧匠，凭借某种技能吟诵诗歌。技艺（τέχνη）这个词亦有手艺、技能、艺术、行业、行当、职业等含义，既可指文学、音乐、绘画、雕刻等艺术，又可指医药、耕种、骑射、畜牧等行业。伊安在节日庆典上吟诵荷马史诗，自认为是全希腊最伟大的吟诵者。他的自信与自满和苏格拉底的表现形成鲜明对照。谈话主体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531a—532b)，谁能比较好地解释诗人的作品，谁能比较好地评价吟诵者的表现，谁能比较好地谈论专业问题。讨论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几乎所有诗人都处理相同的主题，因此同一个人可以恰当地评价和判断所有诗人，专业人士比诗人能更好地谈论相同的题材。

第二部分 (532b—536d)，证明吟诵者凭借灵感吟诵诗歌。伊安认为苏格拉底的意见不能解释他的情况：谈论其他诗人，伊安没有兴趣，

①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59。

也无话可说，更无贡献，而一谈论荷马，他马上头脑清醒，全神贯注，有一肚子话要说。苏格拉底认为这种现象不难解释，吟诵者谈论诗人的基础不是知识和技艺，而是神灵附体或灵感。缪斯女神首先使某些人产生灵感，然后通过他们传递灵感。在诗歌创作和吟诵中，诗人是最初的环节，乐师、演员、吟诵者是中间环节，观众是最后一环。在缪斯神力的吸引下，他们都像被磁石吸附的一个个的铁环，形成一条长链。诗歌就像光和长着翅膀的东西，是神圣的；只有神灵附体，诗人才能在神灵的激励下超越自我，离开理智，创作诗歌，否则他绝对不可能写出诗来。创作不是凭借知识和技艺，而是受神的指派。优秀的诗人受上天指派解释诸神的话语，而吟诵者又解释诗人的话语。诗人是神的代言人，吟诵者是诗人的代言人。

第三部分（536d—542b），证明吟诵者凭借知识和技艺谈论荷马。伊安要求苏格拉底更好地说明吟诵者赞扬荷马时有神灵附体或神志不清。苏格拉底指出，某一门技艺的行家比诗人更能判断那些有关技艺的谈论，因为这些行家掌握了这门技艺。苏格拉底最后要伊安在两种解释中做选择：使伊安能谈论荷马的是知识或者是对一门技艺的掌握，使伊安能谈论荷马的是得到神圣的馈赠，被荷马附身。

正　文

谈话人：苏格拉底、伊安

苏 【530】伊安[①]，你好！这个时候来看我们，你打哪儿来？从你的家乡爱菲索[②]来吗？

伊 不，才不是呢，苏格拉底。我从埃皮道伦[③]来，参加了那里的

① 伊安（Ἴων），本篇对话人。

② 爱菲索（Ἔφεσος），地名。

③ 埃皮道伦（Ἐπιδαυρος），希腊南部的一个城镇，建有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

阿斯克勒庇俄斯[①] 节庆典。

苏 你是告诉我，埃皮道伦人为了荣耀这位神在那里举行了诵诗比赛吧？

伊 的确是的！他们还举行了各种诗歌和音乐[②] 比赛。

苏 真的！你们参加比赛了吗？结果怎样？

伊 【b】我们拔得头筹，苏格拉底！

苏 听你这样说真是太好了。嗯，你就瞧着吧，下面该轮到我们在雅典的大节[③] 上获胜了。

伊 我们会赢的，苏格拉底，如果神保佑。

苏 说实话，伊安，我经常羡慕你的吟诵者[④] 行当。你干的这个职业要求你外出时穿得漂漂亮亮，美丽动人；你同时还必须熟悉诗人——许多优秀诗人，【c】荷马列于首位，他是最优秀、最神圣的——你必须弄懂他的思想，而非仅仅熟读他的诗句！干你们这一行确实令人羡慕！我的意思是，如果不懂诗人的意思，就决无可能成为优秀的吟诵者。吟诵者必须向听众呈现诗人的思想，除非懂得诗人的意思，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呈现。所有这些都令人羡慕。

伊 你说得太对了，苏格拉底。拿我自己来说，我在这门技艺的这个部分上花费了最大的功夫。我认为，关于荷马我比其他任何人都要讲得好，【d】无论兰萨库斯[⑤] 的梅特罗多洛[⑥]、萨索斯[⑦] 的斯特西洛图[⑧]、格

---

① 阿斯克勒庇俄斯（Ἀσκληπιός），医神。

② 音乐（μουσική）一词源于艺术女神缪斯（ἡΜοῦσα），广义上包括艺术的多个分支，并非仅指音乐。此处音乐一词是在广义上使用的。

③ 指泛雅典娜节（Παναθαήναια），全希腊性质的节庆，各城邦都会派人来参加，祭祀雅典保护神雅典娜。

④ 吟诵者（ῥαψῳδός），在各种节庆中吟诵诗歌的人，后来成为一种职业。

⑤ 兰萨库斯（Λαμψακηνὸς），地名。

⑥ 梅特罗多洛（Μητρόδωρος），人名。

⑦ 萨索斯（Θάσιος），地名。

⑧ 斯特西洛图（Στησίμβροτος），人名。

劳孔[1]，还是其他任何一位已经仙逝或者仍旧还活着的人，都不能像我一样丰富与精炼地解读荷马。

苏 听你这么说真是太好了，伊安。如果要你演示一番，你不会感到有什么勉为其难的吧？

伊 当然，苏格拉底，我擅长给荷马诗句润色，很值得一听。我为荷马如此增色，我认为，配得上荷马子孙[2]向我奉献金冠。

苏 【531】是吗？不过还是另外再找时间吧。我现在特别想要你回答我的问题：你只对荷马的诗神奇地能干，还是同样熟悉赫西奥德[3]和阿基洛库斯[4]？

伊 不，我不熟悉，我只朗诵荷马。我认为这已经足够了。

苏 有没有什么话题，荷马和赫西奥德说的是相同的呢？

伊 有，我认为有。有很多。

苏 那么，对这些话题，你会把荷马的诗句解说得比赫西奥德的更美吗？

伊 【b】解说的同样好，苏格拉底，对这些话题，在他们说得一致的地方。

苏 他们说得不一致的话题你会怎么办？比如，占卜。荷马说过占卜，赫西奥德也说过。

伊 当然说过。

苏 好吧。在这两位诗人谈论占卜的所有地方，他们意见相同的地方也好，意见不同的地方也罢，谁能解释得比较好和比较美：是你，还是某位占卜师，如果他是出色的？

伊 占卜师。

苏 假定你就是一位占卜师：如果你真的能够解释两位诗人意见相

---

① 格劳孔（Γλαύκων），人名。

② 荷马子孙是荷马史诗吟诵者的行会，他们最初声称是荷马的后裔。

③ 赫西奥德（Ἡσίοδος），希腊诗人。

④ 阿基洛库斯（Ἀρχιλόχους），希腊诗人，擅长抒情诗和讽刺诗。

同的地方，你难道不也能知道如何解释他们意见不同的地方吗？

伊 这很清楚。

苏 【c】那么，你怎么有本事解说荷马，而不能解说赫西奥德和其他诗人呢？是因为荷马谈论的话题和其他所有诗人都不一样吗？他主要讲的不也是战争故事，讲社会上的人——好人与坏人，普通人和匠人——怎样相处吗？谈到众神，他不也是在讲它们相互之间如何相处，和凡人怎样来往吗？他不也是在讲述天上和地下发生的那些事情，讲述众神与英雄的出生吗？【d】这些就是荷马创作诗歌时的题材，不是吗？

伊 你说得对，苏格拉底。

苏 其他诗人怎么样？他们撰写相同的题材吗？

伊 对，苏格拉底，但他们的方式与荷马不一样。

苏 怎么不一样？他们的方式比较差吗？

伊 差远了。

苏 荷马的方式更好吗？

伊 宙斯在上，荷马的方式真的更好。

苏 好吧，伊安，亲爱的，假如有一群人讨论算术，其中有人讲得最好，【e】我想会有人知道如何把这位讲得最好的找出来。

伊 对。

苏 知道如何找出讲得最差的，和这个人是同一个人，还是别的人？

伊 当然是同一个人。

苏 这个人掌握了算术的技艺，对吗？

伊 对。

苏 好吧。假定有一群人在讨论饮食健康，他们中间有个人讲得最好。会有一个人知道这位最优秀的谈论者讲得最好，而有另一个人知道那个最差的谈论者讲得最差吗？或者说同一个人就能判断两种情况？

伊 显然是同一个人。

苏 他是谁？我们把他称作什么？

伊 医生。

苏 那么，概括一下我们说的意思：【532】当一些人谈论相同的话题，总是同一个人知道如何识别最佳谈论者和最差谈论者。如果他不知道如何识别坏的谈论者，他肯定也不知道如何识别好的谈论者——当然，就同一话题而言。

伊 是这样的。

苏 那么，这样一来，就变成同一个人对两种识别都“神奇地能干”[①]了。

伊 对。

苏 你声称荷马和其他诗人，包括赫西奥德和阿基洛库斯，全都谈论相同的话题，但并非讲得一样好。他是好的，而他们是差的。

伊 对，这是真的。

苏 【b】如果你真的知道谁说得好，你也知道那些说得差的低劣的谈论者。

伊 显然如此。

苏 你太优秀了！所以，如果我们说伊安对荷马和其他所有诗人都一样能干，这样说不会有错。因为你自己同意，同一个人可以恰当地判断所有谈论相同题材的人，而所有诗人几乎都处理相同的话题。

伊 可是，苏格拉底，你该如何解释我的事情呢？人们讨论其他诗人的时候，【c】我就集中不了精力，也没有能力贡献什么有价值的看法，只会打瞌睡。但若有人提到荷马，我马上就清醒过来，全神贯注地听，也有一肚子话要说。

苏 这不难解释，我的朋友。无论谁都能告诉你，你没有能力以知识和技艺为基础谈论荷马。因为，如果你的能力来自技艺，你就能谈论其他所有诗人。瞧，诗歌的技艺是一个整体，不是吗？

伊 是的。

苏 【d】现在我们把其他任何一门技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其中不也贯穿着相同的原则吗？它适用于能够被掌握的每一门技艺。要我对

---

① 参阅本篇531a。

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吗，伊安？

伊 宙斯在上，当然要，苏格拉底。我喜欢听你这样的聪明人讲话。

苏 我希望这是真的，伊安。不过，聪明？你肯定是聪明人，你们吟诵者和演员肯定是聪明人，你和你在使用他们作品的诗人肯定是聪明人。至于我，只说老实话，普通人说话就是这个样子。【e】我的意思是，哪怕是我现在向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你瞧它有多么普通和平凡。谁都能听懂我的话：一旦掌握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技艺，你难道不会把相同的原则贯彻到底吗？让我们通过以下讨论来把握这一点：整个绘画是不是一门技艺？

伊 是的。

苏 古往今来画家很多，他们有好的，也有差的。

伊 当然。

苏 你见过有人能够指出阿格拉俄封[①]之子波吕格诺图[②]的作品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533】但却不能指出其他画家作品的优劣吗？别人向他展示其他画家的作品，他就要打瞌睡，什么也说不出来，没有什么可贡献——但是，当他必须要对波吕格诺图或其他某个画家（只要是这一个）作出判断的时候，他就会突然醒来，专心致志，有一肚子的话要说——你知道有这样的人吗？

伊 宙斯在上，当然没有！

苏 好吧，再以雕刻为例。【b】你见过有人能够解释麦提翁[③]之子代达罗斯[④]、帕诺培乌斯[⑤]之子厄培乌斯[⑥]、萨摩斯[⑦]的塞奥多洛[⑧]，或某个

① 阿格拉俄封（Ἀγλαοφῶντος），人名。

② 波吕格诺图（Πολυγνώτους），公元前5世纪希腊大画家。

③ 麦提翁（Μητίονος），人名。

④ 代达罗斯（Δαιδάλος），希腊神话中的建筑师和雕刻家，希腊雕刻艺术的祖师爷。

⑤ 帕诺培乌斯（Πανοπέως），人名。

⑥ 厄培乌斯（Ἐπειους），雕刻家。

⑦ 萨摩斯（Σαμίους），地名。

⑧ 塞奥多洛（Θεοδώρους），雕刻家。

雕刻家的精美作品，但在面对其他雕刻家的作品时，却会打瞌睡，无话可说吗？

伊　宙斯在上，没有。我没见过。

苏　进一步说，这是我的看法，你从来不知道有谁是这样的——在吹笛子方面没有，在弹琴方面没有，在伴唱方面没有，在诵诗方面没有——你从来不认识这样的人，【c】他对奥林普斯①，或者对萨弥拉斯②，或者对奥菲斯③，或者对斐米乌斯④这位来自伊塔卡⑤的吟诵者能够很好地解释，但对伊安这位来自爱菲索的吟诵者却没有什么贡献，无法说出他的吟诵是否成功——你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人。

伊　在这一点上我无话可说，不跟你强辩，苏格拉底。但有一点我是知道我自己的：我谈论荷马比谁都要强，一提起荷马我就有许多话要说，大家也都承认我说得好。但是对其他诗人我就不这样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苏　【d】我的确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伊安，我马上就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我刚才说过，这不是一个你已经掌握了的主题——很好地谈论荷马；这是一种神圣的力量在推动你，就像一块磁石在移动铁环。这是欧里庇得斯⑥的说法，大多数人称之为“赫拉克勒斯石”⑦。这块石头不仅拉动这些环，如果它们是铁的，【e】而且也把力量赋予这些环，使它们也能像这块石头一样拉动其他环，许多铁环悬挂在一起，形成一条很长的铁链。它们之中蕴涵的力量全都依赖这块石头。以同样的方式，缪

① 奥林普斯（Ὀλύμπους），人名。

② 萨弥拉斯（Θαμύρους），人名。

③ 奥菲斯（Ὀρφεύς），希腊神话诗人。

④ 斐米乌斯（Φημίους），人名。

⑤ 伊塔卡（Ἰθακα），地名。

⑥ 欧里庇得斯（Εὐριπίδης），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生于公元前 484 年，死于公元前 407 年。

⑦ 赫拉克勒斯石（ἡλίθος Ἡρακλείη），天然磁石产于玛格奈昔亚和小亚细亚的赫拉克利亚（Ἡρακλεία），故此得名。

斯[①]首先使某些人受到激励，然后通过这些受到激励的人吸引其他热衷艺术的人，形成一条长链。你知道，这些创作史诗的诗人，如果他们是好的，没有一个掌握了他们这个主题；他们受到激励，充满了灵感，这就是他们能够说出所有这些美妙诗句的原因。抒情诗人也一样，如果他们是好的；【534】就像那些科里班忒[②]在狂舞时头脑并不清醒一样，抒情诗人创造那些美妙诗句时头脑也不清醒，而是一旦开启和谐与韵律的航程，就充满了酒神信徒[③]般的疯狂。就像酒神信徒一旦被神灵附身就要去河流中汲取乳液和蜜汁，但决不是在他们头脑清醒的时候——抒情诗人的灵魂也一样，【b】他们自己就是这样说的。诗人告诉过我们，他们在缪斯的幽谷和花园里，在那流蜜的清泉旁采集诗歌，从那里把诗歌带给我们，就像蜜蜂一样飞舞。他们这样说是对的。因为诗人是想象的，长翅膀的，神圣的，只有受到激励，超越他的心灵，离开他的理智，否则不可能创作诗歌。只要还有理智，人就缺乏写诗或者发预言的能力。【c】由于诗人的创作不是凭借精通，也不是就他们的主题说许多美妙的东西，如你谈论荷马一样，而是凭借神的馈赠——每一位诗人都能美妙地创作，只要受到缪斯的推动，有的能创作酒神颂，有的能创作颂神诗，有的能创作合唱诗，有的能创作史诗，有的能创作短长格诗；如果创作的是其他类型的诗歌，他们的作品就毫无价值。你瞧，不是精通使他们能够说出这些诗句，而是由于某种神力，这是因为，他们若是通过对这个主题的掌握能很好地谈论一种类型的诗歌，那么他们也能谈论其他所有类型的诗歌。【d】由于这个原因，神剥夺他们的理智，把他们当作仆人来使用，就像对待占卜师和预言家一样，而我们这些听众应当知道，他们不是说出这些具有如此崇高价值的人，因为他们的理智已

① 缪斯（ἡΜοῦσα），希腊神话中九位艺术和科学女神的通称，此处指诗神。

② 科里班忒（Κορυβαντες），希腊宗教中大母神的祭司，在举行祭仪时狂歌乱舞，并用长矛胡乱碰撞，在疯狂中互伤。

③ 酒神信徒醉酒后的疯狂，参阅欧里庇得斯：《酒神的女祭司》（Bacchae）708—711。

经失去；真正说话的是神本身，神通过诗人把声音传达给我们。这种解释的最佳证据来自卡尔昔斯①的廷尼库斯②，他从来没有创作过一首值得一提的诗歌，除了那首人人传诵的颂歌，它几乎是所有抒情诗中最美的，【e】绝对是“缪斯的作品”，如他自己所说。所以，我认为，胜过其他事情，神用这件事向我们表明，使我们不怀疑，那些美妙的诗歌不是人的，甚至不是来自人，而是神的，来自神；诗人什么都不是，只是众神的代表，被依附他们的东西占有了。【535】为了表明这一点，神故意让这位最差的诗人唱出最美妙的抒情诗。你认为我说得不对吗，伊安？

伊 宙斯在上，对，我确实认为你说得对。你的话说得我心悦诚服，苏格拉底，依我看，优秀的诗人凭借神的馈赠才把这些源自众神的诗歌向我们呈现。

苏 而你们这些吟诵者又呈现了诗人的话语。

伊 说得对。

苏 如此说来，你们就是转呈者的转呈者喽？

伊 相当正确。

苏 【b】等一下，伊安，我还有个问题。别对我保守任何秘密。当你在很好地吟诵史诗，深深地拨动听众的心弦的时候，要么是你吟诵奥德修斯的时候——他如何跳上高台，面向那些求婚者除去他的伪装，用箭将他们射死——要么是你吟诵阿喀琉斯猛追赫克托耳③的时候，要么是你吟诵安德洛玛刻④、赫卡柏⑤、普利亚姆⑥的悲惨故事的时候，【c】你的神志是清醒吗，或者说你已经灵魂出窍？你的灵魂处于激情中，相信自己身临其境，无论是在伊塔卡，还是在特洛伊，或是在史诗中的事情实际发生的地方？

---

① 卡尔昔斯（Χαλκιδεύς），地名。

② 廷尼库斯（Τύννιχος），人名。

③ 赫克托耳（Ἕκτωρ），特洛伊王子。

④ 安德洛玛刻（Ἀνδρομάχος），荷马史诗中的人物。

⑤ 赫卡柏（Ἑκάβη），荷马史诗中的人物。

⑥ 普利亚姆（Πριάμος），特洛伊国王。

伊　你向我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事例，苏格拉底！我不会对你保守秘密。听着，每当我吟诵一段悲惨的故事，我就热泪盈眶；每当我讲述一个恐怖的或可怕的故事，我也会害怕得毛骨悚然，心跳不已。

苏　【d】好吧，伊安，我们要说这个人在这样的时候神志是清醒的吗：参加节日庆典，人人衣着华丽，头戴金冠，尽管什么衣饰也没失去，但却在那里痛哭流涕——或者说，站在百万友善的民众中间，他感到恐怖，尽管无人想要剥去他的衣服，或者想要伤害他？这个时候他的神志是清醒的吗？

伊　宙斯在上，不是，苏格拉底。绝对不是，说真话。

苏　你要知道，你对你的大多数听众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不是吗？

伊　【e】我非常明白我们做的事。我每次站在讲坛上往下看，他们大声哭喊，露出恐慌的表情，随着故事情节的进展，他们充满了惊愕。你瞧，我必须随时注意他们的情况：如果我成功地让他们哭了，那么我会欢笑，就好像我得了他们的钱财；如果他们笑了，那么我就该哭了，就好像我自己丢了钱财。

苏　你知道观众是最后一环，不是吗——就是我说的借助那块赫拉克勒斯石（磁石）的作用，相互之间获得力量的那些环？【536】中间的环是你们这些吟诵者或演员，最初的环是诗人本身。通过所有这些环，这位神把人们的灵魂拉向他所希望的地方，把力量从一个环传向另一个环。就好比第一个环悬挂在那块磁石上，合唱队的舞蹈演员、教舞蹈的教师、教师们的助手，全都悬挂在由缪斯吸引着的那些环上，形成了一条巨大的链条。【b】一名诗人依附一位缪斯，另一名诗人依附另一位缪斯，我们称之为“被附身”，这个意思相当接近了，因为他被把握了。从这些最初的环开始，也就是从诗人们开始，其他人分别依附在诗人身上，受到激励，有些人依附这个诗人，有些人依附那个诗人，有些人从奥菲斯那里得到灵感，有些人从穆赛乌斯[1]那里得到灵感，还有许多人

① 穆赛乌斯（Μουσαῖος），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诗人。

依附荷马，被荷马附身。你是其中之一，伊安，你被荷马把握了。有人吟诵其他诗人的作品时，你打瞌睡，无话可说；【c】而这位诗人的任何诗歌一旦响起，你马上就苏醒过来，神采飞扬，有许多话要说。你要知道，这不是由于你掌握了有关荷马的知识，才能说出你想说的话来，而是由于得到神的馈赠，因为你被把握了。科里班忒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有着敏锐的耳朵，但只对专门的乐曲，那首乐曲属于他们依附的神；伴随那首乐曲，他们有许多歌词和舞蹈动作；如果音乐不一样，他们就茫然不知所措了。你也一样，伊安，有人提起荷马，你就有许多话要说，【d】而提到其他诗人，你就茫然若失；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就是——因为你问我，为什么你关于荷马有许多话要说，而对其他诗人无话可说——不是对主题的把握，而是神的馈赠，使你能够神奇地吟诵荷马的颂歌。

伊　你说得真好，苏格拉底。不过，要是你能很好地说明，足以令我信服我在赞扬荷马时神灵附体或神志不清，那么我会更加惊奇。如果你听过我谈论荷马，我不信你会这样想。

苏　【e】我确实想听你谈论，但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你谈论荷马的哪个话题最拿手？我想你不会对所有话题都很拿手吧？

伊　相信我，苏格拉底，我对每一个话题都很在行。

苏　对你正好一无所知的那些话题你肯定不在行，哪怕荷马谈论过它们。

伊　荷马讲过这些话题，而我却不知道——请问是什么话题？

苏　【537】荷马不是在许多地方谈论过技艺，对这个话题说了许多话吗？比如说，驾驭马车，要是我能记得那些诗句，我就背给你听。

伊　不，让我来背。我肯定记得。

苏　那就告诉我涅斯托耳[①]对他的儿子安提罗科斯[②]说了什么，当时在举行帕特洛克罗[③]的葬礼，赛车比赛前，涅斯托耳告诫他的儿子拐

---

① 涅斯托耳（Νέστορ），荷马史诗中的希腊联军英雄。

② 安提罗科斯（Ἀντιλόχος），荷马史诗中的人物。

③ 帕特洛克罗（Πατρόκλος），荷马史诗中的人物。

弯时要当心。

伊　他说："你要倚靠在精制的战车里，【b】要在辕马的左侧，然后用刺棒和吆喝声驱赶，放松手里的缰绳。在拐弯处，要让里侧的辕马紧挨着路标驶过，让战车轮毂挨近那作标记的石头。但你一定要当心，切不可让那石头碰坏战车！"①

苏　【c】够了。谁能比较好地知道荷马这些话说的是否对，伊安，或者不限于这些具体的诗句——是医生还是驭手？

伊　当然是驭手。

苏　因为他掌握了这门技艺，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伊　没有。就是因为他掌握了这门技艺。

苏　神把知道某种功能的能力赋予每一门技艺。我的意思是，航海教我们的事情，我们不可能从医学中学到，是吗？

伊　当然不能。

苏　医学教我们的事情我们也不能从建筑中学到。

伊　【d】当然不能。

苏　其他每一门技艺莫不如此：我们通过掌握一门技艺学到的事情不可能通过掌握另一门技艺来学到，对吗？不过，先回答我这个问题。你同意技艺有不同——一门技艺与另一门技艺是不同的吗？

伊　对。

苏　这就是你确定哪些技艺不同的方法吗？当我发现涉及一种情况的知识所处理的主题与涉及另一种情况的知识不同的时候，【e】我就声称这门技艺与另一门技艺不同。你是这么做的吗？

伊　是。

苏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一些相同主题的知识，我们为什么要说有两门不同的技艺呢？——尤其是当它们各自允许我们知道相同的主题！以手指为例：我知道有五个手指头，关于它们你也和我知道得一样多。现在假定我问你，这是同一门技艺——算术——教会了你和我相同的事

① 荷马：《伊利亚特》23：335—340。

情，或者说是两门不同的技艺。当然了，你会说同一门技艺。

伊 对。

苏 【538】现在请你回答我刚才提出的问题。你认为，这种情况对所有技艺来说都是相同的——相同的技艺必定教相同的主题，不同的技艺，如果它是不同的，必定教不相同的主题，而教不同的主题——对吗？

伊 我是这样想的，苏格拉底。

苏 那么，没有掌握一门技艺的人不能很好地判断属于这门技艺的事情，无论是谈论，还是做事。

伊 【b】对。

苏 那么，谁能比较好地知道在你刚才背诵的诗句里荷马是否说得美和说得好？是你，还是驭手？

伊 驭手。

苏 当然了，这乃是因为你是一名吟诵者，不是一名驭手。

伊 对。

苏 吟诵者的技艺和驭手的技艺不同吗？

伊 不同。

苏 如果它不同，那么它的知识也是关于不同主题的。

伊 是的。

苏 【c】那么，荷马在某个时候不是说涅斯托耳的小妾赫卡墨得[1]给受伤的马卡昂[2]喝大麦药酒吗？他好像说："她用青铜锉锉下一些山羊奶酪，拌入普拉尼[3]酒中，还在汤中放上一些葱调味。"[4]荷马说得对吗？这里的好处方来自医生的技艺，还是吟诵者的技艺？

伊 医生的。

---

① 赫卡墨得（Ἑκαμήδη），人名。

② 马卡昂（Μαχάον），人名。

③ 普拉尼（Πραμνεία），山名，产葡萄酒。

④ 荷马：《伊利亚特》11：630、639—640。

苏 荷马在某个时候说：【d】“她像铅坠子钻到深处，那坠子拴在圈养的公牛头上取来的角尖，它一直往下坠，给吃生肉的鱼带来死亡的命运。”① 我们应当说是凭着钓鱼人的技艺，还是吟诵者的技艺能够判断定他是否说得美，说得好？

伊 这很明显，苏格拉底。是凭着钓鱼人的技艺。

苏 【e】好吧，再请看。假定你是提问者，你问我：“苏格拉底，由于你正在寻找荷马所涉及的每门技艺的段落——每门技艺应当加以判断的段落——那么请你告诉我：属于占卜师和占卜这门技艺的段落有哪些，这些段落他应当能够判断创作得好还是不好？”你瞧，我能轻易地给你一个正确的回答。在《奥德赛》中，诗人经常说起这种事情，就像特奥克吕墨诺斯②——墨拉普斯③子孙的预言家——说的话：【539】“啊，你们这些恶人，你们在遭受什么灾难？你们的头脸手脚全都被黑夜笼罩，呻吟之声阵阵，两颊挂满泪珠。走廊里充满阴魂，又把厅堂遍布，全都要急匆匆地奔向黑暗的地狱，太阳的光芒从空中消失，【b】滚滚涌来的是邪恶的浓雾。”④ 在《伊利亚特》中，诗人也经常说起这种事情，比如城墙边的那场战事。他说：“他们正急于要跨越壕沟，一只老鹰向他们飞来，在队伍左侧高高地盘旋，【c】鹰爪紧紧抓着一条血红色的大蛇，大蛇还活着，仍在拼力挣扎，不忘厮斗。它扭转身躯朝着老鹰猛击，甩中老鹰的颈旁前胸，老鹰痛得抛下大蛇，落在那支队伍中间。【d】它自己大叫一声，乘风飞去。”⑤ 我要说，这些段落和其他相似的段落属于占卜师。要由占卜师来考察和判断。

伊 这个回答是对的，苏格拉底。

苏 噢，你的回答也是对的，伊安。你现在告诉我——就好像我从

① 荷马：《伊利亚特》24：80—82。

② 特奥克吕墨诺斯（Θεοκλύμενος），人名。

③ 墨拉普斯（Μελάμπος），人名。

④ 荷马：《奥德赛》20：351—357。柏拉图略去了第354行。

⑤ 荷马：《伊利亚特》12：200—207。

《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中为你选出属于医生、占卜师、【e】钓鱼人的段落——以同样的方式，伊安，由于你对荷马作品的经验比我丰富，请你为我挑选一些属于吟诵者和他的技艺的段落，这些段落吟诵者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加以考察和判断。

伊 我的回答，苏格拉底，是“全部”。

苏 这不是你的回答，伊安。不是“全部”。或者你如此健忘？不，一位吟诵者不会如此健忘。

伊 【540】你认为我忘了什么？

苏 你还记得自己说过吟诵者的技艺和驭手的技艺不同吗？

伊 我记得。

苏 你不是同意由于他们是不同的，所以他们知道不同的主题吗？

伊 是的。

苏 所以按照你的看法，吟诵者的技艺不能知道一切，吟诵者也不能。

伊 但是，像这样的事情是例外，苏格拉底。

苏 【b】你用“像这样的事情”来表示例外的其他技艺的几乎全部主题，不是吗？但是，吟诵者能知道什么事情，如果不是一切的话？

伊 不管怎么说，我的看法是，他知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适合说什么话——或者一名奴隶和一名自由民，或者一名追随者和一名领导人。

苏 所以——一位领导人在海上，他的船遇到风暴，他会说什么——你的意思是吟诵者会比舵手更知道该说些什么吗？

伊 不会，不会。舵手更知道。

苏 【c】当他在处理病人的时候，一名领导人应当说什么——吟诵者会比医生更知道吗？

伊 不会，也不会。

苏 但他知道一名奴隶应当说什么。这是你的意思吗？

伊 是的。

苏 举例来说，一名奴隶是个牧牛人，在牛群受惊要狂奔的时候，

他应当说什么来让他的牛镇静下来——吟诵者知道说什么，而牧牛人不知道吗？

伊 肯定不是。

苏 关于纺织羊毛，【d】纺织毛线的妇女应当说些什么吗？

伊 不应当。

苏 男人应当说些什么吗，如果他是一名将军，要鼓舞士气？

伊 应当！吟诵者要知道的就是这种事情。

苏 什么？吟诵者的技艺和将军的技艺是一样的吗？

伊 嗯，我肯定知道将军应当说些什么。

苏 这也许是因为你正好也是一名将军，伊安！我的意思是，假如你正好同时既是驭手又是琴师，【e】那么你会识别好骑手和坏骑手。但若我问你："哪一门技艺教你好骑术——使你成为骑手的技艺，还是使你成为琴师的技艺？"

伊 骑手，我会说。

苏 如果你也能识别好琴师和坏琴师，教会你识别的技艺是使你成为琴师的技艺，而不是使你成为骑手的技艺。你不同意吗？

伊 同意。

苏 嗯，由于你知道将军的事务，你知道这一点是凭着当将军，还是凭着当一名好的吟诵者？

伊 我认为这两种说法没有什么区别。

苏 【541】什么？你说没区别？按照你的看法，吟诵者和将军是一门技艺，还是两门技艺？

伊 一门，我认为。

苏 所以，任何一名好吟诵者也是一名好将军。

伊 当然了，苏格拉底。

苏 还可以推论，任何一名好将军也是好吟诵者。

伊 不。这一次我不同意。

苏 【b】但是你同意：任何一名好吟诵者也是一名好将军。

伊 我非常赞同。

苏 你不是全希腊最优秀的吟诵者吗？

伊 迄今为止，苏格拉底。

苏 你也是一名将军吗，伊安？全希腊最优秀的？

伊 当然了，苏格拉底。这方面，我也是从荷马的诗歌中学来的。

苏 噢，苍天在上，伊安，你既是希腊最优秀的将军，又是希腊最优秀的吟诵者，但你为什么只奔走于各地吟诵诗歌，【c】不去指挥军队？你认为希腊真的需要一名头戴金冠的吟诵者，而根本不需要将军吗？

伊 苏格拉底，我的城邦被你们雅典人统治和指挥；我们不需要将军。此外，你的城邦和斯巴达都不会选我做将军。你们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够好了。

苏 伊安，你说得太好了。你不是认识西泽库[①]人阿波罗多洛[②]吗？

伊 他是干什么的？

苏 【d】他是个外邦人，但却屡次被雅典人选为将军。安德罗斯[③]人法诺斯提尼[④]、克拉佐门尼[⑤]人赫拉克利德[⑥]——他们也是外邦人；他们已经证明了他们值得被关注，雅典人任命他们担任将军或其他公职。你认为，这个城邦，在作出了这样的任命之后，不会挑选爱菲索人伊安来荣耀他们，如果城邦认为他值得关注？【e】为什么会这样？不就是因为你们这些来自爱菲索的人长期在雅典居住已经成了雅典人吗？不就是因为爱菲索这个城邦并不比其他城邦差吗？

但是你，伊安，你在误导我，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么使你能够赞扬荷马的是知识或者是对一门技艺的掌握。你使我确信，你知道许多关于荷马的可爱的知识，你许诺要表演给我看，但是你却在欺骗我，离你

---

① 西泽库（Κυζικός），地名。

② 阿波罗多洛（Ἀπολλόδωρος），人名。

③ 安德罗斯（Ἄνδρος），地名。

④ 法诺斯提尼（Φανοσθένη），人名。

⑤ 克拉佐门尼（Κλαζομένιος），地名。

⑥ 赫拉克利德（Ἡρακλείδης），人名。

的表演越来越远。你甚至不愿告诉我，你如此神奇地能干的事情是什么，尽管我一直在恳求你。真的，你活像普洛托斯[①]，弯来扭去，变化多端，【542】直到最后，你想逃离我的把握，把你自己说成是一名将军，以此逃避我要你做的证明，你对荷马为何出奇地聪明。

如果你真的掌握了你的主题，并且如我刚才所说向我许诺要为我表演荷马，那么你是在伤害我。如果你没有掌握你的主题，而是得到神圣的馈赠，被荷马附身，所以能够说出许多关于这位诗人的美妙话语，但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如我所说——那么你没有伤害我。所以，请你选择吧，你想要我们怎样看待你——一个做错事的凡人，还是某个神圣者？

伊　【b】这有巨大差别，苏格拉底。被当作神圣者比较可爱。

苏　那我们就这么看你了，伊安，用比较可爱的方式：作为一位神圣者，而不是作为一位某门技艺的大师，你是荷马颂词的吟诵者。

① 普洛托斯（Πρωτεύς），海神波赛冬的仆人，有能力变形，以避免回答问题。参阅荷马：《奥德赛》4：385。

高尔吉亚篇

提　　要

本篇属于柏拉图早期对话中较晚的作品，以谈话人高尔吉亚的名字命名。公元1世纪的塞拉绪罗在编定柏拉图作品篇目时，将本篇列为第六组四联剧的第三篇，称其性质是“驳斥性的”，称其主题是“论修辞”。① 谈话篇幅较长，译成中文约6万8千字。对话发生在雅典某个公共场所，大约写于公元前455—前447年间，与《普罗泰戈拉篇》写作时间相近。

“修辞”（ῥητορική）在希腊文中含义很广。古希腊人心目中的修辞学是运用语言的一门技艺。文辞的修饰，正确的语法，铿锵的音韵，崇高的风格都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而不限于演讲中的立论和词句修饰。希腊修辞学的发展与希腊古典时期智者的活动有密切的关联。词源学、语法学、音韵学、论辩术、演讲术都是修辞学的分支。修辞在本篇中主要指演讲术。

本篇记载了苏格拉底同三位智者的精彩辩论。高尔吉亚是声名显赫的修辞学大师，正在雅典一展雄姿。波卢斯是高尔吉亚的门徒，已经撰写了演讲术和论辩术的著作。卡利克勒也是一位坚定的智者，在对话中是最主要的发言人。凯勒丰是一位追随苏格拉底的青年，在对话中只起帮腔作用。整场讨论，苏格拉底同三位智者多次交锋，讨论了三个主要问题：(1) 演讲术的定义、对象和本质；(2) 道德原则和道德信念；(3)

---

①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59。

人生理想和政治哲学。

第一部分（447a—461b），苏格拉底与高尔吉亚的谈话。对话开始时，苏格拉底问高尔吉亚是做什么的？高尔吉亚说自己是一位优秀的演说家，精通演讲术。(449a) 高尔吉亚先后给演讲术下了三个定义：第一，演讲术是使用言语（讲话）的技艺（449d）；第二，演讲术的言语所涉及的事物是最伟大、最崇高的（451d）；第三，演讲术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劝说的技艺，掌握了演讲术可带来自由（452d）。苏格拉底在讨论中建议区别两种不同的“劝说”：一是根据学得的知识分辨正确和错误，以此劝说人，另一种是根据似是而非的论辩使人相信某种意见。(452d) 演讲术与什么是公正和不公正无关。所以，演说家不是法庭和其他集会上的关于公正和不公正的事情的教师，而只是一名劝说者。(455a) 演说家不会不公正地使用演讲术，也不愿意去做不公正的事情。(461b)

第二部分（461b—481b），苏格拉底与波卢斯的讨论。波卢斯指责苏格拉底诱使高尔吉亚自相矛盾，反问苏格拉底什么是演讲术。(462C) 苏格拉底认为演讲术是一种旨在产生某种满足和快乐的技巧。(462C) 他直率地指出：演讲术根本不是知识意义上的技艺，只是一种用来讨人喜欢的奉承的本领，不值得赞誉。波卢斯不承认演讲术是冒牌的知识，骄傲地宣称演说家和僭主一样是城邦中最强有力的人，能在法庭或公共集会上左右局势，甚至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处死人。苏格拉底针锋相对地指出：演说家和僭主都是城邦中最没有能力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不能按照人的本性行善，只有知识和能力是善。(466B—469C) 双方围绕演讲术的本质，探讨做不公正的事情和承受不公正的事情哪一样更糟糕。

第三部分（481b—527e），苏格拉底与卡利克勒辩论。卡利克勒的介入将辩论推向高潮。他认为苏格拉底对波卢斯的驳斥时而依据“约定”，时而依据“自然”，而智者主张人人生而平等，要靠自己的才能出人头地，强者战胜并统治弱者才是自然的正义。(481D—484A) 苏格拉底从道德哲学的高度批判卡利克勒，并阐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

伦理。他指出，灵魂和身体都要做到公正和自我节制；如果一味追求强权，效法僭主，滥用权力，剥夺他人生命和财产，只能步入歧途；统治者治理城邦的首要任务是改善公民的灵魂，给他们知识教养，使他们过一种追求善的理性生活，这才是政治家的真正职责。(504A--513C) 在对话的最后部分，苏格拉底讲述了人死了以后其亡灵在冥府受审的故事，警示世人要行善不要作恶。(523A—527E)

正　文

谈话人：卡利克勒①、苏格拉底、凯勒丰②、高尔吉亚③、波卢斯④

卡　【447】他们说，这才是你在一场战争或者战斗中应当起的作用，苏格拉底。

苏　哦？我们像俗话说的那样“筵席将散才姗姗来迟”了吗？我们迟到了吗？

卡　没错，你们错过了一场温文尔雅的盛宴！高尔吉亚刚给我们作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演示⑤。

苏　这是凯勒丰的错，卡利克勒。他让我们在市场上闲逛得太久了。

凯　【b】没关系，苏格拉底。我还有个补救的办法。高尔吉亚是我的朋友，所以他会给我们演示的——如果你认为合适，现在就可以，或者其他时间，如果你喜欢。

卡　这算什么，凯勒丰？苏格拉底急于想听高尔吉亚演讲吗？

凯　对。这就是我们到这里来的原因。

---

① 卡利克勒（Καλλικλεις），人名。

② 凯勒丰（Καιρεφών），人名。

③ 高尔吉亚（Γοργίας），著名智者，鼎盛年约为公元前427年。

④ 波卢斯（Πωλός），人名。

⑤ 演示（ἐπδείξατο），智者在授课时示范演讲，展示他们的演讲能力。

卡 那么好，在你们喜欢的任何时候到我家来。高尔吉亚住在我家，在那里他会演示给你们看。

苏 太好了，卡利克勒。但是，他愿意和我们讨论吗？【c】我想从这个人身上发现他的技艺能成就什么，他既在宣扬又在传授的事情是什么。至于另外一件事情，演示，就按你的建议，让他另外再找时间吧。

卡 向他提问，这不算什么，苏格拉底。实际上，这是他的演示的一部分。刚才他要我们在场的人随意提问，并且说他会回答所有问题。

苏 好极了！向他提问，凯勒丰。

凯 问他什么呢？

苏 【d】问他是谁？

凯 你这是什么意思？

苏 好，假定他是制鞋的，他会说他是个鞋匠，不是吗？或者说你不明白我的意思？

凯 我明白。我会问他的。请你告诉我，高尔吉亚，卡利克勒刚才说你声称要回答任何人有可能向你提出的任何问题，他说得对吗？

高 【448】他说得对，凯勒丰。实际上我刚刚作出承诺，我要说多年来还没有人向我提出过什么新问题。

凯 要是这样的话，你回答问题一定轻而易举，高尔吉亚。

高 不信你可以随便试试，凯勒丰。

波 宙斯在上，凯勒丰！要试就试我吧，如果你愿意！我想高尔吉亚相当累了。他刚刚才结束他的长篇讲话。

凯 真的吗，波卢斯？你认为你提供的回答比高尔吉亚更令人赞赏吗？

波 【b】这有什么关系，只要这些回答对你来说足够好就行了？

凯 是没有什么关系！那就由你来回答，因为这是你情愿的。

波 那你就提问吧。

凯 行。假定高尔吉亚对他兄弟希罗狄库[①]从事的技艺很有见识。

① 希罗狄库（Ἡρόδικος），人名。

那么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正确名称来称呼他呢？不就是与他兄弟相同的那个名称吗？

波 是的。

凯 所以我们把他称作医生是对的吗？

波 是。

凯 如果他也在阿格拉俄封[①]之子阿里斯托丰[②]，或者阿里斯托丰的兄弟从事的行当里也很有经验，对他的正确称呼是什么呢？

波 显然是画家。

凯 【c】既然他对某一门技艺有见识，那么这门技艺是什么，对他的正确称呼又是什么？

波 人们有许多技艺是凭着经验发明的，凯勒丰。对，就是这种经验使我们花时间沿着技艺之路前进，而缺乏经验会使他们在偶然性的道路上摸索。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从事这些不同的技艺，最优秀的人从事最优秀的技艺。我们的高尔吉亚确实在这群人中间，他享有最令人钦佩的技艺。

苏 【d】波卢斯为了能以令人钦佩的方式提供演讲，显然已经作了精心准备，高尔吉亚。但他没在做他对凯勒丰许诺的事情。

高 他到底怎么没在做，苏格拉底？

苏 在我看来，他似乎不在回答问题。

高 那么你怎么不向他提问，要是你愿意？

苏 不，我不愿意，除非你本人想要回答问题。我很想向你提问。我很清楚，尤其是从他已经说过的话中可以看出，波卢斯本人更加热衷于演讲术，而不是讨论。

波 【e】你为什么这样说，苏格拉底？

苏 因为，波卢斯，当凯勒丰问你高尔吉亚在什么技艺中有见识时，你就大唱赞歌，好像有人在诋毁它似的。但你没有回答这门技艺是

---

① 阿格拉俄封（Ἀγλαοφῶντος），人名。

② 阿里斯托丰（Ἀριστοφῶν），人名。

什么。

波 我不是回答说它是一门最令人钦佩的技艺吗？

苏 确实如此。不过，没人问你高尔吉亚的技艺怎么样，而是问你这门技艺是什么，人们应当把高尔吉亚称作什么。所以，【449】正如凯勒丰向你提出前一个问题，你以令人钦佩的简洁的方式作了回答，现在请你也以这种方式告诉我们，他的技艺是什么，我们应当怎样称呼高尔吉亚。或者倒不如，高尔吉亚，为什么你本人不告诉我们你在什么技艺中有见识，我们该如何称呼你？

高 演讲术，苏格拉底。

苏 所以我们应当称你为演说家吗？

高 对，一名优秀的演说家，苏格拉底，如果你真的想要称我为"我自豪地说我是"的人①，如荷马所说。

苏 我当然这样想。

高 那你就这样称呼我好了。

苏 【b】我们不是说你也能使其他人成为演说家吗？

高 我确实是这么说的。不仅在这里，而且在其他地方。

苏 那么好，高尔吉亚，你愿意用我们现在这种方式完成这场讨论吗？一问一答，至于像波卢斯刚才想要开始的长篇大论，你还是放到别的场合去用。请别对你的承诺后悔，而是简洁地回答问你的问题。

高 有些回答，苏格拉底，必须提供长篇大论。【c】尽管如此，我会试着尽可能简洁。这实际上也是我宣称过的。无人能比我更加简短地叙说同样的事情。

苏 这正是我们需要的，高尔吉亚！向我展示一下你的简洁，以后有机会再去发表鸿篇巨制。

高 很好，我会这样做的。你会说你从未听到任何人讲话如此简洁。

苏 那么来吧。你声称自己在演讲术中是有见识的，【d】也能使别

① 荷马：《伊利亚特》6：211。

人成为演说家。请问，演讲术与什么事情相关？比如，纺织与做衣服相关，不是吗？

高 是。

苏 所以，同样的道理，音乐与创作乐曲相关吗？

高 是。

苏 赫拉[①]在上，高尔吉亚，我很喜欢你的回答，没有比它们更加简洁的回答了。

高 对，苏格拉底，我敢说我很好地回答了问题。

苏 你是这样的。现在请你也以这种方式回答有关演讲术的问题。它是关于什么的，它与哪些事情有关，它是一种知识吗？

高 【e】它是关于言语[②]的。

苏 哪一种言语，高尔吉亚？那些解释病人应当如何治疗才能康复的言语吗？

高 不是。

苏 所以演讲术并不涉及所有言语。

高 哦，不涉及。

苏 但它使人能说话。

高 对。

苏 也能使人在他们谈论的事情上聪明吗？

高 当然。

苏 【450】那么，我们刚才谈到的医疗的技艺，使人既能拥有智慧，又能谈论疾病吗？

高 必定如此。

苏 那么这门技艺显然也和言语有关。

高 对。

苏 它是关于疾病的言语，是吗？

---

① 赫拉（Ἥραν），希腊神话中的天后。

② 言语（λόγος），亦译讲话。

高　确实如此。

苏　身体的训练不也和言语有关吗，谈论身体条件好坏的言语？

高　对，是这样的。

苏　实际上，高尔吉亚，其他技艺也是这样。【b】它们中的每一门技艺都与那些谈论具体技艺的对象的言语有关。

高　显然如此。

苏　那么，既然你把与言语相关的技艺称作演讲术，为什么不把其他技艺称作演讲术呢？它们也涉及言语！

高　苏格拉底，原因在于其他技艺的知识构成几乎全都与你双手的劳作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有关。而在演讲术中没有这样的体力劳动。它的活动和影响全部依赖言语。【c】因此我考虑演讲术的技艺和言语相关。我要说我的这个看法是对的。

苏　我不确定我是否理解了你想说的这种技艺。但我很快就会弄明白的。告诉我这一点。有一些技艺供我们练习，没有吗？

高　有。

苏　在所有这些技艺中，我想，有些技艺主要是在制造东西，很少讲话，还有一些技艺根本不需要讲话，只要沉默地去做就行了。比如绘画、雕刻，以及其他许多技艺。【d】当你说演讲术与其他技艺没有什么关系的时候，我想你指的就是这种技艺。或者说，你指的不是这种技艺？

高　是这种技艺，苏格拉底。你很好地理解了我的意思。

苏　那么，有其他一些技艺，在完成它们的任务时用的是言语，实际上不需要体力劳动，或者只需要耗费很少的体力。我们可以算术、计算、几何，甚至跳棋和其他许多技艺为例。它们中有些涉及言语的程度和活动一样，有些涉及言语要多一些。它们的活动和影响完全依赖言语。【e】我想你的意思是，演讲术就是这种技艺。

高　对。

苏　但你肯定不想把这些技艺中的任何一门都称作演讲术，尽管，如你所说，演讲术是通过言语来产生影响的技艺。如果有人想找麻烦，

他会提出责问说："所以，你把算术称作演讲术吗，高尔吉亚？"但我很确定，你不会说算术或几何是演讲术。

高 【451】对，你说得相当正确，苏格拉底。你正确地理解了我的意思。

苏 那么，继续。请你完成回答我的问题。由于演讲术是一门主要使用言语的技艺，由于还有其他一些这样的技艺，请你试着说明，这门通过言语来产生影响的演讲术是关于什么的。假定有人问起我刚才提到过的任何一门技艺，"苏格拉底，【b】什么是算术的技艺？"我会告诉他，如你刚才告诉我的那样，它是通过言语来产生影响的技艺之一。如果他进一步问我，"这些技艺是关于什么的？"我会说，它们涉及偶数与奇数，无论这样的数字有多少。如果他再问："被你称作计算的技艺是什么？"我会说，它也是一门这样的技艺，完全通过言语来产生影响。如果他继续问，"它是关于什么的？"我会以那些在公民大会上引起人们关注的人的讲话方式回答说，【c】计算在有些方面与算术是相同的——因为它涉及相同的事情，偶数与奇数——在有些方面与算术不同，算术要考察奇数和偶数的数量，二者与其自身的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如果有人问起天文学，我会回答，它也通过言语来产生它的影响，然后如果他问，"天文学的言语是关于什么的，苏格拉底？"我会说，"天文学的言语涉及日月星辰的运动和它们的相对速度。"

高 你这样说相当正确，苏格拉底。

苏 【d】噢，高尔吉亚，轮到你的时候你再说。实际上，演讲术是那些完全用言语来实施和产生影响的技艺之一，不是吗？

高 是。

苏 那么告诉我：这些技艺是关于什么事物的？如果有这样一些事物，哪样事物与演讲术所使用的言语有关？

高 人所关心的最伟大的事物，苏格拉底，最高尚的事物。

苏 但是，这个说法也有争议，高尔吉亚。它不是很清楚。【e】我肯定你听过人们在宴饮中唱歌，一边唱，一边数，"第一位是享有健康，第二位是享有美丽，第三位"——这些歌词的作者是这么写的——"是

诚实地获取财富。”

高 对，我听到过。你为什么要提到它？

苏 【452】假定这位歌词的作者所说的这些东西的生产者现在就在这里，和你在一起：一位医生、一位教练、一位财务专家。假定这位医生首先说：“苏格拉底，高尔吉亚在骗你。不是他的技艺，而是我的技艺，才和人类最伟大的善有关。”如果我问他：“你算什么，竟敢这样说？”我假定他会说他是一名医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最伟大的善真的是你的技艺的产物吗？”“当然了，苏格拉底”，我假定他会说，“因为它的产物就是健康。还能有什么善比健康更大呢？”【b】假定接下去轮到那位教练，他说：“如果高尔吉亚能够向你展示从他的技艺里产生的善比从我的技艺里产生的善更大，苏格拉底，那么我也感到太惊讶了。”我也会问这个人，“你是干什么的，先生，你的产品是什么？”“我是一名教练”，他说：“我的产品是使人身体健美和强壮。”在那名教练之后，那位财务专家会说，我肯定他说话带有相当轻蔑的语气，【c】“请你一定要考虑一下，苏格拉底，你是否知道有任何善，高尔吉亚的善，比财富更大。”我们会对他说，“真的吗？那就是你生产的东西吗？”他会说，对。“你作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作为一名财务专家。”“那么好吧”，我们说：“你把财富断定为人类最大的善吗？”“当然了”，他说。“啊，但是，在这里的高尔吉亚会驳斥这一点。他宣称他的技艺是一样比你的善更大的善的源泉”，我们说。这位专家接下来显然会问，【d】“请告诉我这种善是什么？让高尔吉亚回答我吧！”所以，来吧，高尔吉亚。请你考虑一下这些人提出的问题和我提出的问题，给我们一个你的回答。你宣称是人类最大的善、你声称自己是它的生产者的这样东西是什么？

高 这样东西实际上确实是最大的善，苏格拉底。它是人类本身自由的源泉，同时它又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城邦里统治其他人的源泉。

苏 你指的这样东西到底是什么？

高 【e】我指的是在法庭上用言语劝说法官、在议事会中用言语劝说议员、在公民大会或其他政治集会中用言语劝说参会者的能力。事实上，有了这种能力，你可以让医生成为你的奴隶，让体育教练也成为你

的奴隶。至于你的那个财务专家，他会变得不为自己挣钱，而为其他人挣钱；实际上为你挣钱，如果你有能力讲话，劝说众人。

苏 【453】我现在认为，你已经很接近弄清楚你把演讲术当作什么样的技艺了，高尔吉亚。如果我没弄错，你说演讲术是劝说的生产者。总之，它的全部事务就在于此。或者，你能指出演讲术可以做的其他任何事情来吗，除了往听众的灵魂里灌输劝说？

高 不能，苏格拉底。我想你相当恰当地界定了演讲术。总之，它就是一种劝说。

苏 【b】那么，注意听，高尔吉亚。你应当知道，有些人在与别人讨论时真的想要拥有与其讨论的主题相关的知识，我相信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我想，你也是一个这样的人。

高 好，那又怎样，苏格拉底？

苏 让我现在就来告诉你。你可以确定地知道，我不知道从你正在谈论的演讲术中产生出来的劝说是什么，或者它劝说的主题是什么。尽管我确实怀疑你说的劝说是哪一种劝说，它是关于什么的，【c】但我仍旧要向你提出同样的问题，从你正在谈论的演讲术中产生的劝说是什么，它是关于什么的。当我有这种疑问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向你提问，而不是自己来回答呢？因为我跟随的不是你，而是我们的讨论，让它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使我们正在谈论的事情最清晰地向我们显示。所以，请考虑我向你重提问题是否公平。假定我问你画家宙克西[①]是哪一个。如果你告诉我，他是一个画画的人，那么我问“这位画家画的是哪一种画，在哪里画的”不是很公平吗？

高 对，公平。

苏 【d】其原因不就是实际上还有其他画家，他们画许多其他的画吗？

高 对。

苏 如果除了宙克西没有人是画家，你的回答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回

---

① 宙克西（Ζεῦξις），人名。

答，是吗？

高 当然。

苏 那么好，再来告诉我演讲术的事。你认为只有演讲术灌输劝说，还是其他技艺也这样做？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一个人教某个主题或其他主题，他是在就他所教的事情劝说人，还是不是？

高 他肯定在这样做，苏格拉底。他尤其是在劝说。

苏 【e】让我们再次以刚才讨论过的技艺为例。算术和算术家不是在教我们一切与数有关的事情吗？

高 是的，他是这样做的。

苏 他也在劝说吗？

高 是的。

苏 所以算术也是劝说的生产者吗？

高 显然如此。

苏 现在如果有人问我们，它生产什么样的劝说，它的劝说是关于什么的，那么我假定我们会回答他，它是通过教奇数和偶数的范围而产生的劝说。【454】我们能够说明我们刚才正在谈论的其他所有技艺是劝说的生产者，也能说明劝说是什么，劝说是关于什么的。不对吗？

高 对。

苏 所以演讲术并非唯一的劝说的生产者。

高 没错。

苏 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演讲术不是唯一生产这种产品的生产者，其他技艺也这样做，那么我们重复提出在画家那个例子中向我们的谈话人提出的问题就是对的："演讲术这门技艺是什么样的劝说，它的劝说是关于什么的？"或者说，【b】你认为重复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对的？

高 不，我认为是对的。

苏 那么好，高尔吉亚，由于你也这样认为，就请你回答。

高 这种劝说，苏格拉底，我的意思是，它是一种在法庭和其他那

些大型集会上发生的劝说，如我刚才所说。它涉及那些公正的和不公正的事情。

苏 对，高尔吉亚，我怀疑这就是你所指的劝说，而演讲术的劝说是关于这些事情的。但是，它是关于什么的问题似乎是清楚的，如果我过一会儿再向你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就不会感到奇怪了，【c】不过现在我要继续我的提问——如我所说，我之所以要提出问题，为的是我们能够有序地推进讨论。我要追随的不是你；这样做为的是防止我们养成随意胡乱猜测和摘取他人片言只语的习惯。这样做允许你按照你想要的任何方式提出你的假设。

高 对，我想你这样做相当正确，苏格拉底。

苏 那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观点。有某样东西你称为“学会了的”吗?

高 有。

苏 很好。也有某样东西你称作“相信了的”吗?

高 【d】是的，有。

苏 好，你认为，学会了的和正在学、相信了的和相信，它们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

高 我当然假定它们是不同的，苏格拉底。

苏 你假定得对。这就是你能对我说的：如果有人问你，“有真的和假的信念这样的东西吗，高尔吉亚?”你会说有，我肯定。

高 对。

苏 那么，有真的和假的知识这样的东西吗?

高 完全没有。

苏 所以很清楚，它们是不同的。

高 你说得对。

苏 【e】但是那些学会了的人和那些相信了的人肯定都被说服了。

高 是这样的。

苏 那么你希望我们确定两种类型的劝说吗，一种提供信念但没有知识，另一种提供知识?

高 是的，我希望。

苏 那么，演讲术在法庭和其他集会上生产的劝说，涉及公正的和不公正的事情，是哪一种类型的？它的结果是信而不知，还是知？

高 这很明显，确实，它的结果是信。

苏 所以很清楚，演讲术实施的劝说来自信，而非来自教，【455】涉及什么是公正和不公正？

高 对。

苏 所以，演说家不是法庭和其他集会上的关于公正和不公正的事情的教师，而只是一名劝说者，因为我假定，他不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教会如此重要的事情。

高 对，他肯定不能。

苏 那么好吧，让我们来看关于演讲术我们到底该怎么说。【b】因为，请你注意，连我自己对我说的话都不太清楚。每当城邦开会挑选医生、造船工或其他各种手艺人，这肯定不是演说家提建议的时候，是吗？因为显然是最有造诣的手艺人应当去承担这些工作。演说家也不是一个在有关修建城墙、港口或船坞的会议上提建议的人，而那些建筑师才是这样的人。需要商谈选拔将军、【c】排兵布阵、抗击敌军、占领敌国等事务的时候，不是演说家，而是将军们会提出建议。关于这些事情你会怎么说，高尔吉亚？由于你声称自己是一名演说家，而且还能使别人成为演说家，我们完全应当发现你的技艺的特点。请你体察我的用心，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你好。也许真有某个在场的人想要成为你的门徒。我注意到有些人，人数实际上还不少，他们羞于向你提问。因此，当我提问时，【d】请设想他们也在提问，“高尔吉亚，如果与你交往，我们能有什么收获呢？我们能给城邦提什么建议呢？只涉及那些公正和不公正的事情吗？或者也涉及苏格拉底刚才提到的这些事情呢？”请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高 行，苏格拉底，我会试着把演讲术能完成的事情清楚地告诉你。你自己也已经很好地这样做了，因为你确实知道，不是吗，【e】那些有关修建雅典人的船坞和城墙，以及港口装备的建议，来自塞米司托

克勒[1]，有些情况下来自伯里克利[2]，而不是来自建筑师？

苏　人们是这样谈论塞米司托克勒的，高尔吉亚。我本人也听伯里克利提出过修建中部城墙的建议。

高　【456】在挑选你刚才提到的那些手艺人时，苏格拉底，你知道是演说家在提出建议，他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说服了人们。

苏　对，高尔吉亚，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应当很早就问你演讲术能完成什么。因为我要是这样看待演讲术的话，那么它在范围上是某种超自然的东西。

高　哦，是的，苏格拉底，只要你了解演讲术的全部，它实际上包含一切，【b】并将一切能完成的事情置于它的管辖之下。我将给你充分的证明。很多次，我和我的兄弟或其他医生一道去看望他们的某个病人，病人不愿喝药，拒绝开刀，不接受烧灼术。医生无法说服他，而我却用修辞术的技艺获得了成功。我也坚持说，如果一名演说家和一名医生来到你喜欢的任何一座城市，在议事会或其他集会上比赛讲话，看谁能被选为医生，【c】那名医生完全不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而那位能言善辩的人会被选上，只要他愿意。如果他与其他任何手艺人竞争，那么是这位演说家，而不是其他手艺人，能够劝说民众选他，因为在民众面前，无论谈论的是什么主题，演说家都要比其他手艺人更具有说服力。这就是这门技艺所能成就的伟大之处，以及它的成就的种类！然而，人们应当像使用其他竞争性技能一样来使用演讲术，【d】苏格拉底。在其他情况下，人们也一定不要用一种竞争性的技艺来反对任何人或所有人，这是因为他学会了拳击，或拳击加摔跤，或武装格斗，由此使他自己比他的朋友和敌人强。而要痛打、刺伤，或者杀死一个人自己的朋友是没有理由的！设想有某个人去了摔跤学校以后，身体强健，成了一名拳击手，然后痛打他的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和朋友。宙斯在上，没有理由因此而痛恨体育教练或者传授武装格斗的人，【e】把这些人从他们的

① 塞米司托克勒（Θεμιστοκλές），公元前528—前460年，雅典政治家。

② 伯里克利（Περικλές），公元前490—前429年，雅典大政治家。

城邦里赶走！这些人传授他们的技艺用来公正地对付敌人或作恶者，用于自卫而不用于侵犯，是他们的学生误用了他们的力量和技能。【457】所以不是他们的教师是邪恶的，也不是这种技艺有罪或邪恶；而是那些滥用它的人确实是邪恶的人。对演讲术来说，这也同样是对的。演说家有讲话反对任何人的能力，能够谈论任何主题，所以在集会上，简言之，【b】在他喜欢谈论的所有事情上更有说服力，但是，他有能力剥夺医生或其他手艺人的名声这一事实不会给他这样做的理由。他会公正地使用演讲术，就像使用任何竞争性的技艺。我假定，如果有人成了演说家，并用这种能力和技艺去作恶，那么我们不要痛恨他的教师，把他从我们的城邦驱逐出去。因为这位教师传授的这种技艺要公正地使用，【c】而这位学生把它用到相反的地方去了。所以应当被痛恨、驱逐，乃至于处死的是这位误用者，而不是这位教师。

苏 高尔吉亚，我想你像我一样经历过许多讨论，在讨论中你会注意到有这样一类事情：参与者要共同限定他们正在讨论的事情是不容易的，【d】所以，要互教互学，来完成他们的讨论。与此相反，如果他们就某个观点进行争论，有人坚持说对方的观点不对或不清楚，然后恼羞成怒，认为对方说的话是恶意的。他们变得急于要在争论中取胜，而不是考察讨论的主题。事实上，到了最后有人会染上一种最可耻的风气，相互谩骂，听到这样的讨论甚至会使听众感到后悔，认为真不该来听这些人讨论。【e】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些？因为在我看来，你现在说的话与你一开始对演讲术的看法很不一致，或者很不合拍。所以，我有点害怕对你进行考察，怕你把我当作急于取胜的对象，而不是为了澄清我们要讨论的问题。【458】就我而言，我很乐意继续向你提问，如果你和我是同类人，否则我就算了。我是哪一类人呢？我是自己说了错话遭到驳斥而感到高兴的人，我也是驳斥说了错话的其他人而感到高兴的人，我还是一个自己受到驳斥不会比驳斥别人更不高兴的人。因为我把受到驳斥当作一件更大的好事，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使自己摆脱错误比使他人摆脱错误是一件更大的好事。我不会假定，对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主题持有一种虚假的信念，对一个人来说，还会有什么事情比这更糟糕。所

以，【b】如果你说你也是这类人，让我们继续讨论；但若你认为我们应当放弃讨论，那就让我们了结它，到此结束。

高 哦，是的，苏格拉底，我说我本人也是你描述的这类人。还有，也许我们还要记在心里，在场的这些人也是这类人。因为，前不久，甚至在你到达之前，【c】我已经为他们作了长时间的展示，如果我们继续这场讨论，也许拖得太久了。我们也应当为他们着想，别让他们中间想要做其他事情的人滞留在这里。

凯 你们自己都能听到这些人的喧闹，高尔吉亚和苏格拉底。他们想要聆听你们必须说的一切。至于我本人，我希望我决不会如此忙碌，乃至于要在以这种方式进行的这场讨论结束之前离去，因为我发现做其他事情更实际。

卡 【d】众神在上，凯勒丰，事实上，此前我也听过许多讨论，但我不知道是否有我此刻这样快乐的。所以，只要你们愿意讨论，哪怕要谈一整天，我都乐意奉陪。

苏 我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停止讨论，卡利克勒，只要高尔吉亚愿意。

高 话说到这一步我再不愿意，苏格拉底，那就是我的耻辱了。更何况我说过愿意回答任何人的任何提问。【e】好吧，如果这些人都还行，我们就继续讨论，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苏 那么好，高尔吉亚，让我来告诉你，你说的事情中有什么令我惊讶的。也许你说得对，是我没有正确理解你的意思。你说过你能使任何一位愿意向你学习的人成为演说家吗？

高 说过。

苏 所以他在集会上谈论任何主题都是有说服力的，不是通过传授，而是通过劝说吗？

高 【459】对，是这样的。

苏 提醒你一下，你刚才说演说家在健康问题上甚至比医生更有说服力。

高 是的，我说过，不过，是在集会上更有说服力。

苏 “在集会上”的意思不就是“在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中间”吗？因为，在那些有知识的人中间，我不认为他会比医生更有说服力。

高 你说得对。

苏 如果他比医生更有说服力，不就证明了他比有知识的人更有说服力吗？

高 是的，没错。

苏 【b】尽管他不是一名医生，对吗？

高 对。

苏 一名非医生，我想，在医生知道的事情上肯定是不知道的。

高 显然如此。

苏 所以，当一名演说家比医生更有说服力的时候，一名无知者会比无知者中间的有知者更有说服力。这不就是可以从中推论出来的吗？

高 是的，是这样的，至少在这个例子中。

苏 那么，关于演说家和演讲术，这样说也是对的，相对于其他技艺而言。演讲术不需要拥有它们所谈论的事物状况的任何知识；【c】它只需要发现某种产生劝说的技巧，为的是使它自己在那些没有知识的人眼中显得比那些实际拥有知识的人更有知识。

高 哦，苏格拉底，尽管你没有学会其他任何技艺，而只学会这种技艺，但却能使你自己显得不比那些手艺人差，这样的事情不是很轻松吗？

苏 是否由于这个原因演说家不比其他掌握某些技艺的手艺人差，这个问题如果与我们的论证有关，我们过一会儿就考察。【d】不过，现在让我们先来考虑这个论点。涉及什么是公正和不公正、什么是可耻的和高尚的、什么是好的和坏的，演说家是否处于相同的位置，就好像他在什么是健康的问题上，以及他在其他技艺的主题的问题上？他是否缺乏知识，也就是说，他是否不知道这些事物是什么，什么是好的或什么是坏的，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可耻的，什么是公正和不公正？他用一些办法生产关于这些事情的劝说——尽管他不懂这些事情——但在那些不懂的人中间，【e】他似乎比那些懂行的人知道得还要多，是吗？或者

说，他必须懂行，在到你这里来之前，那些演讲术的未来的学生在这些事情上已经有见识了？如果他不懂，那么你这位演讲术的教师，在他到你这里来的时候，不会把这些事情教给他——因为这不是你的工作——而只是使他在大众面前显得好像拥有关于这些事情的知识，而实际上他并不拥有这种知识，使他显得像个好人，而实际上他并不是个好人？或者说，你根本不能教他演讲术，除非他知道有关这些事情的真相从哪里开始？【460】像这样的事情如何站得住脚，高尔吉亚？对，宙斯在上，对我们进行启示吧，告诉我们演讲术能成就什么，这是你刚才答应过的。

高 好吧，苏格拉底，我假定，即使他真的不拥有这种知识，他也可以向我学习这些事情。

苏 等一下！你这样说没错。如果你使某人成为一名演说家，那么他必定已经懂得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要么是他以前就懂的，要么是后来向你学到的。

高 对，是这样的。

苏 【b】是吗？一个已经学会了木匠的人是一个木匠，不是吗？

高 是。

苏 一个已经学会了音乐的人不是一个音乐家吗？

高 是。

苏 一个已经学会了医学的人是一个医生，不是吗？以同样的理由，学会了其他某样技艺的人不也是这样吗？一个学会了某个具体主题的人拥有的知识使他成为这种人吗？

高 是的，他是这种人。

苏 按照同样的推论，一个学会了什么是公正的人不也是公正的吗？

高 是的，完全正确。

苏 我想，公正的人做公正的事情吗？

高 对。

苏 【c】演说家不是肯定是公正的吗，公正的人不是肯定想要做公

正的事情吗？

高 显然如此。

苏 因此，演说家决不会想做不公正的事情。

高 不会，显然不会。

苏 你还记得前不久你说过，【d】我们不应当抱怨我们的体育教练，或者把他们从我们的城邦里驱逐出去，如果某个拳击手把他的拳击技艺用于做不公正的事情，同理，如果某个演说家不公正地使用他的演讲技艺，我们也不应当抱怨他的老师，或者把他从城邦里驱逐出去，而应当这样对待那个做了不公正的事情的人，那个不恰当地使用演讲技艺的人？你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高 说过。

苏 【e】但是现在，这个人，这位演说家，好像决不会做不公正的事情，不是吗？

高 对，不会做。

苏 在我们开始讨论的时候，高尔吉亚，你说演讲术与言语相关，它涉及的不是偶数和奇数，而是涉及公正和不公正。对吗？

高 对。

苏 好，在你这样说的时候，我以为演讲术决不会是一样不公正的东西，因为它总是在谈论公正。【461】但是，你稍后就说演说家也会不公正地使用演讲术，对此我感到惊讶，并且认为你的说法前后不一致，于是我说了那番话，我说如果你像我一样，认为受到驳斥是一件有益的事情，那么值得继续讨论下去，但若你不是这样的人，就让我们停止讨论。而现在，随着我们刚才对这个问题进行后续的考察，你自己也能看到，结论正好相反，演说家不会不公正地使用演讲术，【b】也不愿意去做不公正的事情。我以神犬的名义起誓，高尔吉亚，要想彻底考察这些事情如何成立，短时间的讨论无法完成！

波 真的吗，苏格拉底？你现在说的有关演讲术的看法是你的真实想法吗？或者说你真的认为，正是由于高尔吉亚不太愿意承认你的进一步说法，演说家也知道什么是公正，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善，如果有人

到这里来向他学习，但并不拥有这种知识以开始学习，而他说他本人会教这个人，【c】然后就在这个地方某些所谓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就出现在他的陈述中——就是这一点让你兴奋不已，是你在诱导他，使他面对这样的问题——你认为有谁会否认他本人知道什么是公正，也会教其他人公正？把你的论证引导到这样一个结果，这是一种极大的鲁莽的标志。

苏 最令人钦佩的波卢斯，我们想要得到同伴和儿子不是没有原因的。当我们已经年迈，变得步履蹒跚的时候，你们这些年轻人会用手在我们的行动和言语两方面把我们的生活扶正。【d】如果高尔吉亚和我在言语中有失误——好，请你伸出援助之手，再次把我们扶正。这是唯一正确的办法。如果你认为我们表示同意是错的，那么只要你喜欢，我肯定愿意回顾任何我们都同意的地方，只是你要注意一件事。

波 你什么意思？

苏 你要约束冗长的讲话风格，波卢斯，从一开始你就试图长篇大论。

波 真的？我就不能自由发言，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吗？

苏 【e】我的好朋友，如果来到雅典这个全希腊言论最自由的地方，而只有你不能自由发言，那就太难为你了。但是请你换个方式想问题。如果你发表长篇讲话而又不愿回答别人向你提出的问题，而我没有自由，【462】非得听你讲话，不能走开，那岂不是也太难为我了吗？但若你还在意我们已经进行的讨论，想让它走上正道，那么如我刚才所说，请你回顾一下你认为最好的观点。你要像高尔吉亚和我一样，轮番提问和回答，让我和你自己都接受反驳。我以为，你懂高尔吉亚在行的这门同样的技艺？或者说，你不懂？

波 是的，我懂。

苏 你不也邀请人随意向你提问，任何时候都可以，因为你相信你会作出回答，像一个有知识的人那样？

波 当然。

苏 【b】那就请你现在作出选择：要么提问，要么回答。

波 很好，我会的。告诉我，苏格拉底，你认为高尔吉亚为演讲术

所困惑，那么你说它是什么？

苏 你问的是我说它是一门什么技艺吗？

波 正是。

苏 说实话，波卢斯，我认为它根本不是技艺。

波 那么好，你认为演讲术是什么？

苏 【c】在我最近读的一篇论文中，它是你说的生产技艺的那个东西。

波 你这话什么意思？

苏 我指的是一种技巧。

波 所以你认为演讲术是一种技巧？

苏 是的，我是这样想的，除非你说它是别的什么东西。

波 它是一种为了什么的技巧？

苏 为了产生某种满足和快乐。

波 你不认为演讲术是一种令人钦佩的东西，能够给人以满足吗？

苏 真的，波卢斯！你已经从我说它是什么有了发现，【d】所以继续问我是否不认为它是令人钦佩的吗？

波 我不是已经发现你说它是一种技巧了吗？

苏 由于你推崇满足，你愿意在一件小事上使我满足吗？

波 当然愿意。

苏 请你向我提问，烤面饼是一门什么样的技艺。

波 行。烤面饼是一门什么样的技艺？

苏 它根本不是技艺，波卢斯。你现在说，"那么它是什么？"

波 行。

苏 它是一种技巧。你说，"它是一种为了什么的技巧。"

波 行。

苏 【e】为了产生满足和快乐，波卢斯。

波 所以演讲术和烤面饼是同样的吗？

苏 噢，不，完全不同，尽管它是同类实践的一部分。

波 你指的是什么实践？

苏 我担心，要是说出事情的真相会太鲁莽。我有点犹豫不决，为了高尔吉亚的缘故，怕的是他会认为我在讽刺他的职业。我不知道高尔吉亚实践的是否这种演讲术——【463】事实上，在我们前面的讨论中，我们还没有弄清楚他认为演讲术是什么。而我说的演讲术是某种事务的一部分，它根本不值得钦佩。

高 哪一种演讲术是这样的，苏格拉底？说吧，别对我有什么顾忌。

苏 那么好，高尔吉亚，我认为，有一种实践不像技艺，而是一种用来产生预感的心灵，【b】一种大胆而又自然地与人打交道的能干的心灵。我基本上称之为“奉承”。我认为这种实践也有许多组成部分，烤面饼也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部分好像是一门技艺，但在我看来它根本不是技艺，而是一种技巧和常规。我把演讲术也称作这种实践的一部分，还有化妆和智术。这些是它的四个组成部分，【c】它们指向四种对象。所以，如果波卢斯想要发现它们，那就让他去发现好了。他还没发现我称之为奉承的演讲术是什么。我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逃脱了他的关注，所以他继续问我是否认为它是令人钦佩的。但是，在我还说不出它是什么的时候，我不会考虑它是否令人钦佩或可耻。因为这样做是不对的，波卢斯。不过，如果你想要发现这一点，那就问我，我说演讲术是奉承，它是奉承的哪个部分。

波 我会问的。告诉我，它是奉承的哪个部分？

苏 【d】你理解我的问题吗？演讲术是政治的一个部分的影像。

波 是吗？那么你说它是令人钦佩的，还是可耻的？

苏 我说它是一样可耻的事物——我把坏的事物称作可耻的——因为我必须回答你，尽管你已经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高 宙斯在上，苏格拉底，我也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苏 【e】这相当合理，高尔吉亚。我还没有把一切都说清楚。在这里的这匹小马驹又年轻又冲动。

高 别管他。请你告诉我，你说演讲术是政治的一个部分的影像是什么意思？

苏 行，我会试着说明我对演讲术的看法。【464】如果我没有这样做，波卢斯在这里会驳斥我。我想，有某种东西你称作身体，有某种东西你称作灵魂，是吗？

高 是的，当然。

苏 你也想过它们各自有一种健康状态吗？

高 是的，我想过。

苏 好吧。还有一种貌似健康，而实际上不健康的状态吗？我指的是这样一种事情。有许多人看起来身体健康，但除了医生或某些体育教练，没人会注意到他们不健康。

高 没错。

苏 我要说，身体和灵魂中都有这样一种东西，它会使身体和灵魂看起来似乎是健康的，【b】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高 是这样的。

苏 来吧，我会更加清楚地告诉你我说的是什么意思，要是我能做到。我要说的是，有两门技艺与这一对主题相关，与灵魂相关的技艺我称之为政治；与身体相关的技艺，尽管它是一门技艺，但我还不能给你一个现成的名称，但是照料身体是一门技艺，我说它有两个部分：体育和医疗。在政治中，与体育相对应的是立法，【c】与医疗相对应的是公正。这些对子的每一成员都有共同的特点，医疗对体育，公正对立法，因为它们关心相同的事情。然而，它们之间确实还有某些方面不同。所以它们一共是四个部分，总是提供关心，在一种情况下是为了身体，在另一种情况下是为了灵魂，它们想要看到最好的东西。奉承注意到了它们——我不说它是凭着认知，而说它只是凭着猜测——把它自身也分成四个部分，【d】各自戴上面具，假冒这些技艺的特点。它根本不去想什么是最好的；以当前最大的快乐作诱饵，它愚蠢地嗤笑和欺骗，给人留下高尚的印象。烤面饼带上了医疗的伪装，假装知道什么食物对身体最好，所以当一位烤面饼的师傅和一名医生不得不在儿童面前竞争，或者在那些像儿童一样无知的大人面前竞争，请他们来决定烤面饼的师傅和医生谁对食物的好坏有专门的知识，那么这位医生会饿死。【465】我把

这件事称作奉承，我说这件事是可耻的，波卢斯——我说这一点也是对着你说的——因为它猜测什么是快乐，而不考虑什么是最好的。我说它不是一门技艺，而是一种技巧，因为它不懂它所应用的任何事物的性质，而正是凭着这种知识它才能应用这些事物，所以它不能解释每一事物的原因。我拒绝把缺乏这种解释的事情称作技艺。如果你对这些说法有争议，我愿意提交它们来讨论。

【b】所以，烤面饼，如我所说，是一种戴着医疗面具的奉承。化妆是一种以同样方式戴着体育面具的奉承；一种可悲的、欺骗的、可耻的、粗野的东西，一种以形状和颜色、光滑的外表、上等的穿着来实施欺骗的东西，它使人追求外在的美，而放弃通过体育得来的他们自己的美。所以，我不愿发表长篇演说，【c】我愿意用几何学家的方式来对你说话——你现在也许跟得上我了——所谓化妆可归于体育，所谓烤面饼可归于医疗；或者宁可说好像是这样的：所谓化妆可以归入体育，所谓智术可以归入立法，还有所谓烤面饼可以归入医疗，所谓演讲术可以归入公正。然而，如我说的那样，尽管以这种方式进行的活动有天壤之别，但由于它们关系如此密切，智者和演说家倾向于混在一起，在同一领域工作，处理相同的主题。他们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其他人也不知道如何对待他们。事实上，【d】如果灵魂不统治身体，而是身体统治它自己，如果烤面饼和医疗不是由灵魂来观察和区分，而是由身体本身来对它们作出判断，依据它得到的满意来裁决，那么阿那克萨戈拉[①]关于这个世界的说法就会盛行，波卢斯，我的朋友——你熟悉这些观点——一切事物会在相同的地方混合在一起[②]，医疗和健康这些事情就不会有什么区别，还有烤面饼的事情。

你们现在已经听到我对演讲术的看法。它是烤面饼在灵魂中的对应

① 阿那克萨戈拉（Αναξαγόρας），哲学家，约生于公元前500年，卒于公元前428年。

② 阿那克萨戈拉有一篇论文以这样的话语开头，"万物一体"，描述了宇宙的原初状态。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2：6。

部分，【e】烤面饼是它在身体中的对应部分。我也许做了一件荒唐的事情：我不让你发表长篇演说，而我自己谈论了那么长时间。尽管我应当得到原谅，因为我要是讲得简洁，你就不明白，不知道如何回答我的提问，所以你需要这样的叙述。所以，【466】哪怕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你的问题，你也必须详细地讲述。如果我能回答，那就让我来对待它们。这样做才是真正的公平。如果你现在知道如何回答我的问题了，请你回答。

波　噢，你说了些什么？你认为演讲术是奉承？

苏　我说它是奉承的一部分。你不记得了，波卢斯，你还这么年轻？以后老了你会变成什么样？

波　所以你认为优秀的演说家在他们的城邦里被视为奉承者吗？

苏　【b】你这是在提问，还是演讲的开头？

波　我在问问题。

苏　我认为根本就没有人理会他们。

波　你什么意思，没有人理会他们吗？他们不是在城邦里拥有最大的权力吗？

苏　没有，如果你说的“拥有权力”的意思是指某种对权力拥有者好的东西。

波　我正是这个意思。

苏　那么我认为演说家在任何城邦中拥有的权力是最小的。

波　真的？他们难道不像僭主一样，只要他们愿意或认为恰当，就可以处死任何人，【c】剥夺他们的财产，把他们从城邦里驱逐出去吗？

苏　我凭着神犬起誓，波卢斯！我对你说的每件事情都感到困惑，不知道你是在对自己说这些事情，表达你自己的观点，还是在向我提问。

波　我在向你提问。

苏　很好，我的朋友。如果你是在提问，那么你一下子就向我提了两个问题。

波　你什么意思，两个问题？

苏 你刚才不是说了这样的话，“演说家难道不像僭主一样，【d】只要愿意，就可以处死任何人，只要认为恰当，就剥夺任何人的财产，把他们从城邦里驱逐出去吗？”

波 是的，我说了。

苏 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有两个问题，我对这两个问题都会作出回答。我要说，波卢斯，演说家和僭主在他们的城邦里拥有最小的权力，【e】这是我刚才说过的。因为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几乎都做不成，尽管他们肯定在做他们认为最适合做的事情。

波 好，这不就是拥有大权吗？

苏 我说这不是，至少波卢斯说这不是。

波 我说这不是？我肯定说这是！

苏 凭着……，你肯定说这不是！因为你说拥有大权对拥有者来说是好的。

波 是的，我是说过。

苏 那么，如果一个人在他缺乏理智的时候做他认为最适宜的事情，你认为这是件好事吗？你会把这也称作“拥有大权”吗？

波 不，我不会。

苏 那么，你要驳斥我，证明演说家确实有理智，【467】演讲术是一门技艺，而不是奉承？如果你不驳斥我，那么演说家在他们的城邦里做他们认为适宜的事情不会获得任何好处，僭主也一样。你说权力是一样好东西，但你也同意我的观点，在没有理智的情况下做自认为适宜的事情是坏的。或者说你不同意？

波 不，我同意。

苏 那么，只要波卢斯没有驳倒苏格拉底，说明演说家或僭主在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怎么能说他们在他们的城邦里拥有大权？

波 【b】这个人……

苏 ……否认他们在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来吧，驳斥我。

波 你刚才不是同意说他们在做他们认为适宜的事情吗？

苏 是的，我仍旧同意这一点。

波 那么他们不就是在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吗？

苏 我说他们不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波 尽管他们做他们认为适宜的事情？

苏 这是我说的意思。

波 你的话真是太过分了，苏格拉底！荒唐透顶！

苏 别攻击我，我的出类拔萃的波卢斯，请按你自己的风格讲话。【c】要是你能做到，就向我提问，证明我错了。否则的话，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

波 行，我愿意回答，以便弄明白你在说什么。

苏 你认为，当人们做事情的时候，他们想要的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还是想要通过做这件事情来得到的东西？比如，你认为在医生的嘱咐下吃药的人想要的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亦即吃药，以及吃药带来的不舒服，还是想要健康，为了得到健康他们才去吃药？

波 他们想要的显然是他们的健康。

苏 【d】航海的船员也一样，以及以其他途径挣钱的那些人，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有谁会想要危机重重、千辛万苦的航海呢？他们想要的是发财致富，我假定，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才去航海。为了财富的缘故，他们才去航海。

波 对，是这样的。

苏 事实上，这在各种情况下不都是一样的吗？如果某人为了某样东西的缘故而做某件事情，他想要的不是他正在做的事情，而是想要这样东西，【e】为了这样东西的缘故他才做这件事情？

波 对。

苏 世上有既不是好的，又不是坏的这样的事物吗，或者说世上有的事物都介于二者之间，不好不坏？

波 不会有这样的事物，苏格拉底。

苏 你说智慧、健康、财富一类的事物是好的，它们的对立面是坏的吗？

波 是的，我会这样说。

苏 所谓不好不坏，你的意思是有时候分有好东西，有时候分有坏东西，有时候二者都不分有，比如坐、走、跑、航海，【468】或者石头、木头一类的东西，是吗？这些就是你的意思吗？或者说你所谓的不好不坏指的是其他事物？

波 不，我指的就是这些事物。

苏 那么人们在做事的时候，他们是为了好的事情去做这些介于二者之间的事情，还是为了这些介于二者之间的事情去做好的事情呢？

波 【b】肯定是为了好的事情而去做介于二者之间的事情。

苏 所以，是为了追求这些好事情我们才去行走，每当我们行走的时候，我们假定行走比较好。与此相反，当我们站着不动的时候，我们也是为了同样的事情，好的事情，才站着不动的。不是这样的吗？

波 是这样的。

苏 我们不也处死人，如果我们做这种事情的话，或者放逐他，剥夺他的财产，因为我们假设做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比不做这些事情要好吗？

波 你说得对。

苏 因此，是为了那些好事物的缘故，所有做这些事情的人才做这些事。

波 我同意。

苏 我们不是同意过，我们想要的，【c】不是那些为了某种缘故而做的事情，而是这种事物，为了这种事物的缘故我们才做这些事情？

波 对，就是这样的。

苏 因此，我们不是只想要杀人，或者把他们从城邦里驱赶出去，剥夺他们的财产，等等；我们想要做这些事情，只是因为这样做有益，如果做这些事情有害，我们就不做了。因为我们想要的事物是好的，如你所同意的那样，我们不想要那些不好不坏的事物，更不想要那些坏的事物。对吗？你认为我说得对吗，波卢斯，或者你认为我说得不对？你为什么不回答？

波 我认为你说得对。

苏 【d】由于我们同意，如果一个人，无论他是僭主还是演说家，处死某个人，或者放逐他，或者剥夺他的财产，因为这个人假定这样做对他本人比较好，而实际上这样做比较坏，那么这个人是在做他自己认为适当的事情，不是吗？

波 是的。

苏 如果这些事情实际上是坏的，他也是在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吗？你为什么不回答？

波 行，我不认为他在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苏 【e】这样的人在城邦里能够拥有大权吗，如果拥有大权真是件好事情，如你所同意的？

波 他不能。

苏 所以我说得对，当时我说既不拥有大权，又不做他想做的事情，一个人才可能在他的城邦里做他认为适宜的事情。

波 真的，苏格拉底！你好像不喜欢处于这样的地位，在城邦里做你认为合适的事情，宁可不处于这样的地位！每当你看到有人处死他认为适宜的人，或者剥夺他的财产，或者把他吊起来，你好像不羡慕！

苏 你指的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

波 【469】无论他以什么方式做这件事，他不都被人羡慕吗？

苏 别出声，波卢斯。

波 怎么了？

苏 因为你不应该羡慕那些不值得羡慕的人或可悲的人。你应该对他们表示遗憾。

波 真的？这就是你对我正在谈论的这些人的想法？

苏 当然。

波 所以，一个人处死任何他认为适宜的人，并且公正地这样做了，你认为这个人是可悲的，要对他表示遗憾吗？

苏 不，我不这么看，但我认为这样的人不值得钦佩。

波 你刚才不是说他是可悲的吗？

苏 【b】是的，我指的是不公正地杀人的人，我的朋友，此外也要

对他表示遗憾。而公正地杀人的人不需要钦佩。

波 不公正地被杀的人肯定既是遗憾的又是不幸的。

苏 不会比杀他的人更不幸，也不会比公正地被杀的人更不幸。

波 怎么会这样呢，苏格拉底?

苏 因为做不公正的事情实际上是最糟糕的事情。

波 真的?那是最糟糕的吗?承受不公正的事情难道不是更加糟糕吗?

苏 不，根本不是。

波 所以你宁愿承受不公正之事，也不会去做不公正之事?

苏 【c】在我两样都不情愿，但若我必须挑选，那么我会选择承受不公正，不会选择实施不公正。

波 那么，你不打算当一名僭主?

苏 不，除非你说的当僭主的意思就是做我做的事情。

波 我的意思刚才说过了，就是占据一个职位，在城邦里做任何你认为恰当的事情，无论是处死人，还是放逐他们，在一切事情上都能随心所欲，只要你认为合适。

苏 【d】哦，你真是太神奇了!我给你讲一件事，请你批评。想象我在人群拥挤的市场上，袖子里揣着匕首，对你说，"波卢斯，我刚得到某种神奇的僭主的权力。所以，如果我认为处死你在这里看到的某个人是合适的，那么他马上就会被处死。如果我认为让哪个人头破血流是合适的，那么他马上就得头破血流。如果我认为让哪个人的衣服被撕烂是合适的，那么他的衣服马上就得被撕烂。这显示了我在这个城邦里的权力有多大!"【e】假定你不相信我的话，我就亮出匕首。看到匕首，你会说:"苏格拉底，每个人都拥有这样的大权。所以只要你认为合适，任何房子都可以烧毁，雅典人的船坞和战船，以及他们的所有船只，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都可以烧毁。"但是，做一个人认为合适的事情，这并不是所谓的拥有大权。或者说，你认为这就是拥有大权?

波 不是，至少不是这个样子的。

苏 【470】那么你能告诉我你反对这类权力的理由吗？

波 是的，我能。

苏 它是什么？告诉我。

波 理由是，以这种方式行事的人必定要受惩罚。

苏 受惩罚不是一件坏事吗？

波 是，确实是。

苏 那么好，我的令人惊讶的朋友，在此你再次涉及了一个观点：按照自己认为适宜的事情采取行动要和行动有益相一致，我想这是一件好事，这显然就是拥有大权。否则它就是一件坏事，【b】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权力。让我们也来考虑一下另外一个观点。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事情，杀人、放逐、剥夺他们的财产，有的时候是好的，有的时候是不好的，我们同意吗？

波 是的，我们同意。

苏 这个观点确实是你我双方都同意的吗？

波 是的。

苏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说做这些事情比较好的？告诉我，你从哪里开始的？

波 你为什么自己不回答这个问题，苏格拉底？

苏 【c】好吧，波卢斯，如果你更乐意听我说话，那么我要说，当一个人公正地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它是比较好的，但当一个人不公正地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它是比较糟的。

波 要驳斥你真的很难，苏格拉底！但你刚才说的这些话，就连小孩也能驳斥你，告诉你说错了。

苏 这样的话，我会非常感谢那个小孩，正如要是你驳斥我，消除我的胡言乱语，我也非常感谢你。帮朋友的忙请别犹豫。驳斥我。

波 好，苏格拉底，要驳斥你，我们不需要去讲古代的历史。【d】喔，讲讲当前发生的大事件就足以证明许多做事不公正的人是幸福的。

苏 哪一类事件？

波 要我说，阿凯劳斯[①]，佩尔狄卡[②]之子，正在统治马其顿，你能想起这个人来吗？

苏 哦，哪怕我想不起来，我也听说过这个人。

波 你认为他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

苏 我不知道，波卢斯。我还没见过这个人。

波 【e】真的？要是你见过他，你就知道了，没见过他，你怎么可能知道他是否幸福？

苏 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宙斯在上！

波 那么苏格拉底，你显然也不会说你知道那位大王[③]是幸福的。

苏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不知道他受过什么教育，是否公正。

波 真的？幸福完全是由这些东西来决定的吗？

苏 是的，波卢斯，所以我才这样说。我说那些值得敬重的人和善良的人，那些男男女女，是幸福的，而那些不公正的人和邪恶的人是不幸的。

波 【471】所以按照你的推论阿凯劳斯这个人是不幸的？

苏 是的，我的朋友，如果他真的不公正。

波 噢，他当然是不公正的！他现在拥有的王权原本不属于他，他的母亲实际上是佩狄卡斯的兄弟阿凯塔斯[④]的一名女奴。按理说，他是阿凯塔斯的奴隶，如果他想要做事公正，那么他仍旧应当是阿凯塔斯的奴隶，按你的推论他会很幸福。而他却神奇般地"不幸"，他犯了非常可恶的罪行。首先，【b】他派人请来他的主人和叔父，诡称要帮他夺回被佩狄卡斯剥夺的王位。他设宴款待他，把他灌醉了，还有他的儿子亚历山大[⑤]，也就是他的堂兄，和他一般年纪。然后他把他们扔进一驾马

① 阿凯劳斯（Ἀρχέλαος），人名。

② 佩尔狄卡（Περδίκας），人名。

③ 指波斯国王，非常富有，握有大权。

④ 阿凯塔斯（Ἀλκέτας），人名。

⑤ 亚历山大（Ἀλέξανδρ），人名。

车，乘黑夜把他们送走，把他们俩都杀了，毁尸灭迹。尽管他犯下这些罪行，他仍旧不明白他变得有多么“不幸”，也没有丝毫悔恨。他拒绝通过公正地抚养他的兄弟、把王位传给他来使自己变得“幸福”，【c】他是佩狄卡斯的合法儿子，一个大约七岁左右的孩子，王位本应由他继承。相反，不久以后，他就把他扔到井里淹死了，然后告诉孩子的母亲克勒俄帕特拉①，说他在追一只鹅的时候掉进井里送了命。现在由于这个原因，由于他在马其顿人当中犯了最可怕的罪行，所以他是最“不幸”的，而不是最幸福的，但毫无疑问，在雅典有某些人，【d】从你本人开始，宁可当一名马其顿人，而不愿当阿凯劳斯。

苏 在我们开始讨论的时候，波卢斯，我已经称赞你，因为我认为你受过很好的演讲术的训练。但我也认为你轻视讨论的实践。你假定我说一个行事不公正的人是不幸福的，用这些论证连一个孩子也能驳倒我，你用这样的论证来驳斥我，我现在就要接受，这就是你的全部论证吗？你从哪里得来这种想法，我的大好人？事实上，我对你说的每一件事情都不同意！

波 【e】你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你的实际想法和我是一样的。

苏 我的神奇的先生，你想用演讲的方式驳斥我，就如那些法庭上的人所为，他们认为自己正在驳斥某种说法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在那里，一方认为需要驳斥另一方，就提出许多可以辩驳的证据，用这些论证来代表自己的意思，而持有相反说法的人只提出一个证据，或者一个也提不出来。这样的“驳斥”对于发现真相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因为面对多数人的驳斥，【472】会有人成为多数人提出的虚假证据的牺牲品。现在也是这样，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用来反对我，说明我说得不对的证据，几乎每个雅典人和外邦人在你说的这些事情上都会站在你一边。如果你喜欢，尼刻拉图②之子尼昔亚斯③可以为你作证，还有他的兄弟，

① 克勒俄帕特拉（Κλεοπάτρα），人名。

② 尼刻拉图（Νικήρατος），人名。

③ 尼昔亚斯（Νικίας），人名。

他们长期在狄奥尼修斯① 圣地的三脚祭坛奉献。【b】如果你喜欢，斯凯利亚②之子阿里司托克拉底③也可以为你作证，此人在庇提亚的阿波罗神庙④ 对神的献祭极为丰盛。如果你喜欢，伯里克利全家或其他家族，你都可以选来为你作证。但无论如何，尽管我只有一个人，我还是不同意你。你没有强迫我，而是提出许多虚假的论据来反对我，试图剥夺我的财产，亦即真理。对我而言，如果我不能为你举出一个证人来赞同我的观点，那么我假定，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事情上，我的收获都不值一提。【c】我假定你也没有什么收获，如果我不能站在你一边为你作证，尽管我只是一个人，而你轻视其他所有人。

所以，有这样一种驳斥的方式，是你和其他许多人接受的。但也有另一种，是我接受的。让我们对这两种方式作一些比较，看它们有什么差别。毕竟，我们之间争论的问题绝非微不足道的，而是至关重要的，拥有关于它的知识是最令人羡慕的，不拥有关于它的知识是最可耻的。这件事情的核心就是能识别或不能识别谁是幸福的和谁是不幸福的。【d】以我们当前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为例：你相信一个人可以不公正地做事，而不公正的人可能是幸福的，因为你相信阿凯劳斯既是不公正的又是幸福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这就是你的观点吗？

波 可以。

苏 但我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们之间争论的一个要点。有道理！尽管他不公正地做事，但他是幸福的——也就是说，如果他受到应有的惩罚，是吗？

波 哦，不，肯定不是！这样的话他就是最可悲的！

苏 【e】但若一个不公正地行事的人不能得到他应得的，那么，按照你的推论，他会是幸福的吗？

---

① 狄奥尼修斯（Διονυσίῳς），神名。

② 斯凯利亚（Σκελλίους），人名。

③ 阿里司托克拉底（Ἀριστοκράτης），人名。

④ 庇提亚（Πῦθία）的阿波罗神庙，位于德尔斐，德尔斐古称庇索（Πῦθώ）。

波 这是我说的。

苏 按照我的看法，波卢斯，不公正做事的人，不公正的人，是全然可悲的，如果他没有为他犯下的恶行受到应有的惩罚，他就更加可悲，如果他付出了代价，从众神和凡人的手中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就要好些了。

波 【473】你想要坚持的立场真是荒谬绝伦，苏格拉底！

苏 对，我在试着让你也站到和我相同的立场上来，我的大好人，因为我把你当朋友。现在，这些就是我们的分歧。请你和我一道来观察。我前面说过，不是吗，行不公正之事比承受它更糟糕？

波 是的，你说过。

苏 而你说承受不公正更糟糕。

波 对。

苏 我说行不公正之事的那些人是可悲的，但被你“驳斥”。

波 你当然应当受到驳斥，宙斯在上！

苏 【b】所以，你是这样想的，波卢斯。

波 所以，我真的这样想。

苏 也许吧。还有，你认为那些做不公正的事情的人是幸福的，只要他们没有为此付出代价。

波 我确实这样看。

苏 而我说他们是最可悲的，那些付了代价的要稍微好一点。你也想驳斥这个说法吗？

波 喔，这个说法甚至比其他说法更难驳斥，苏格拉底！

苏 不是难，而是肯定，波卢斯。这是不可能的。真理决不会被驳倒。

波 你什么意思？好比有人在做不公正的事情时被抓住了，【c】他搞阴谋想立自己为僭主。假如他被抓住了，在拉肢架上受刑，眼睛也被烧坏了。假定他受了各种酷刑，被迫举证他的妻儿，让他们也受苦。到了最后，他被钉在柱子上，或者身上涂满油污。要是他没有被抓住，把他自己立为僭主，终生统治他的城邦，可以随心所欲做事，【d】成为本

邦公民和异邦人羡慕的对象，他的福气为人们所称道，那么他就会比较幸福，是吗？这就是你说的不可能驳斥的事情吗？

苏 这一次你是在吓唬我，波卢斯，而不是在驳斥我。刚才你是在用证据来论证。不过，请你提醒我一下：这个人在搞阴谋，不公正地立他自己为僭主，你这样说了吗？

波 是的，我说了。

苏 在这个事例中，两种情况都不会有比较幸福的，不公正地获得了僭主的权力不会比较幸福，付出了代价的也不会比较幸福，因为在两个可悲的人中间不会有一个比另一个更幸福。【e】而是那个逃脱了被抓，成为僭主的人更加可悲。怎么回事，波卢斯？你在笑？这是另一种驳斥方式吗，别人提出一个看法你就笑，而不是驳斥他？

波 你不认为你已经被驳倒了吗，苏格拉底，你说的这些事情没人会这样看？你可以问在场的任何人。

苏 波卢斯，我不是政治家。去年抽签我被选为议事会成员，我们的部落担任轮值主席，【474】我必须召集投票，我进了会场，人们大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别让我召集在场的人投票。如果你没有更好的“驳斥”要提供，如我刚才所建议的那样，那就让我说话，而你试着提出我认为的这种驳斥。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就我说的任何事情提出一位证人，这是正在跟我讨论的人干的事。我是轻视民众的。我不知道如何召集投票，我甚至不和民众讨论事情。【b】所以想一下，看你是否愿意通过回答我的问题来驳斥我。我确实相信，你和我，还有其他每一个人，都认为做不公正之事比承受不公正之事更糟糕，不付出代价比付出代价更糟糕。

波 我确实相信我不相信，也没有其他人相信。所有，你宁可承受不公正，而不是去行不公正，是吗？

苏 是的，你和其他每个人也会这样做。

波 决非如此！我不会，你不会，其他任何人都不会。

苏 【c】那么你不愿意回答问题吗？

波 我当然愿意。实际上，我急于知道你要说什么。

苏 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就当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你会知道的。你认为哪一种情况更糟糕，波卢斯，做不公正之事，还是承受不公正？

波 我认为承受不公正更糟糕。

苏 你这样想？你认为哪一种情况更可耻，做不公正之事，还是承受不公正？告诉我。

波 做不公正之事。

苏 如果做实际上更可耻，那么它也是更糟糕的，不是吗？

波 不，根本不是。

苏 【d】我明白了。你显然不相信值得赞赏的和善的是一回事，坏的和可耻的是一回事。

波 对，我确实不相信。

苏 好吧，这种情况会怎么样？当你把所有值得赞赏的事物称作可赞赏的时候，比如身体，或者颜色、图形、形状、声音，或者实践，你在每一次这样做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想法吗？首先，以身体为例，你不是因为相对于其他有用的事物而言它们有用，才称它们为值得赞赏的吗，或者你是因为某种快乐才称它们为值得赞赏的，如果看着身体使看的人得到享受？在身体的值得赞赏的性质上，你还能说出其他什么原因来吗？

波 【e】不，我不能。

苏 所有其他事物不也一样吗？你不是由于有某种快乐或利益，或者二者皆有，才把形状或颜色称作值得赞赏的吗？

波 是的，我是这样做的。

苏 声音和其他与音乐有关的事物不也一样吗？

波 是的。

苏 我想，与法律和习俗相关的事情——当然是值得赞赏的法律和习俗——肯定也是这样，它们之所以值得赞赏不外乎它们是快乐的或有益的，或者二者皆有。

波 【475】不，我不认为它们会是这样的。

苏 学习领域中值得赞赏的事情不也一样吗？

波 确实如此。是的，苏格拉底，你联系快乐和善来给值得赞赏的事物下定义，值得赞赏。

苏 所以我给可耻的事物下定义也可以联系与快乐和善相反的痛苦和恶，不是吗？

波 必定如此。

苏 因此，两样值得赞赏的事物中的一样比另一样更值得赞赏，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它在快乐或有益方面超过了对方，或者在两方面都超过对方。

波 是的，没错。

苏 两样可耻的事物中的一样比另一样更可耻，【b】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它在痛苦或恶的方面超过对方。这不也是必定如此吗？

波 是的。

苏 那么好，我们刚才关于做不公正的事和承受不公正的事是怎么说的？你不是说过承受不公正的事更糟糕，而做不公正的事更可耻吗？

波 我是这样说过。

苏 如果做不公正之事实际上比承受不公正之事更可耻，那么不就是由于做不公正之事更痛苦，在痛苦方面超过承受不公正之事，或者是由于在恶的方面超过承受不公正之事，或者在两个方面都超过了吗？这不也是必然如此吗？

波 当然如此。

苏 【c】让我们先来看这一点：做不公正之事在痛苦方面超过承受不公正之事，做的人比承受的人受到更大的伤害，是吗？

波 不，苏格拉底，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苏 所以，做不公正之事在痛苦方面不超过承受不公正之事。

波 肯定不超过。

苏 所以，如果做不公正之事在痛苦方面不超过承受不公正之事，它在这一点上也不会在两方面超过承受不公正之事。

波 显然不会。

苏 那么它只能在其他方面超过了。

波 是的。

苏 在恶的方面超过。

波 显然如此。

苏 所以，由于做不公正之事在恶的方面超过承受不公正之事，做不公正之事要比承受它糟糕。

波 这很清楚。

苏 【d】大多数人，还有你刚才，同意我们的意见，做不公正之事比承受不公正之事更可耻，是吗？

波 是的。

苏 现在，你瞧，做不公正之事变得更糟糕了。

波 显然如此。

苏 那么你会欢迎更糟糕和更可耻的事情，超过较不糟糕和较不可耻的事情吗？请不要回避问题，波卢斯。你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请你高尚地臣服于论证，就好像你去看医生，回答我。对我问你的问题说是或者不是。

波 【e】不是，我不会那样做的，苏格拉底。

苏 其他人会吗？

波 不会，我不这么想，无论如何，不会按照这个论证。

苏 那么，我是对的，我说你和我，还有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去做不公正的事情，超过承受不公正的事情，因为做不公正之事确实更糟糕。

波 好像是这样的。

苏 所以你瞧，波卢斯，这种驳斥与其他驳斥相比，完全没有相同之处。如果只有我同意你的意见，【476】那么你是我的全部需要，尽管你这一派只有一个人，我还是需要你的同意和证明。我只召集你一个人投票，其他人我都忽略掉了。在这一点上，就让它成为我们的判决。下面，让我们来考察我们之间争论的第二个要点，也就是做不公正的事情付出代价是更糟糕的事情，如你所假定的，或者不付出代价是更糟糕的事情，这是我的看法。

让我们以这种方式来看一下。你说付出代价和做错事而被公正地绳之以法是一回事吗?

波 是的，我是这样说的。

苏 【b】那么你能说一切公正的事情就其是公正的而言都是不值得钦佩的吗?仔细想一想，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波 是的，我认为它们都不值得钦佩。

苏 也请考虑一下这个观点。如果某人对某物采取行动，那么也必定有某物承受它，以完成这个行动吗?

波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的。

苏 这个完成了的行动就是行动者通过这个行动作用于承受者的那个行动吗?我的意思是，比如某个人打人，必定有某个人被打吗?

波 肯定有。

苏 如果打人的人打得狠或打得快，【c】那么被打的人也以同样的方式挨打吗?

波 是的。

苏 所以被打的人也会以任何方式对打他的人采取行动吗?

波 对，是这样的。

苏 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某个人在做烧灼的手术，那么必定有人被烧灼吗?

波 当然。

苏 如果他被严重地或痛苦地烧灼，那么被烧的人接受烧灼的方式就是烧他的人进行烧灼的方式，对吗?

波 对。

苏 同样的道理不也可以用来解释某个人开刀?因为有某人被切割。

波 对。

苏 如果切割得很大、很深、很痛，【d】那么被切割的人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切割吗?

波 显然如此。

苏 我们小结一下，看你是否同意我刚才说的：在所有事例中，一事物无论以何种方式作用于另一事物，被作用的事物也以同样的方式承受这个行动。

波 是的，我同意。

苏 同意了这一点，那么付出代价是承受者的行动，还是行为者的行动？

波 它必定是承受者的行动，苏格拉底。

苏 要通过采取行动的某个人吗？

波 当然。通过实施惩罚的人。

苏 【e】一个正确、公正地实施惩罚的人？

波 是的。

苏 这个行为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

波 是公正的。

苏 所以受惩罚的人在付出代价时是在公正地承受吗？

波 显然如此。

苏 我想，这是大家同意的，公正的事情是值得钦佩的吗？

波 对。

苏 所以这些人中一个在做值得钦佩的事情，另一个，那个受到惩罚的人，值得钦佩的事情在他身上完成了。

波 是的。

苏 【477】那么，如果这些事情是令人钦佩的，它们也是好的吗？因为它们既不愉快，又无利益。

波 确实如此。

苏 因此，付出代价的那个人有好事情在他身上完成吗？

波 显然。

苏 因此，他得到了益处吗？

波 是的。

苏 他得到的好处是我认为的那种好处吗？如果他公正地受到惩罚，他的灵魂会得到改善吗？

波 是的，好像是这样的。

苏 因此，付出代价的那个人从他的灵魂中赶走了某种坏东西吗？

波 是的。

苏 喔，他赶走的坏东西是最严重的吗？【b】请以这样一种方式看问题：在一个人的财务中，你发现还有比贫穷更坏的事情吗？

波 没有，只有贫穷是最坏的。

苏 一个人的身体情况怎么样？你会说这方面的坏由虚弱、患病、丑陋，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组成吗？

波 是的，我会。

苏 你相信灵魂也有某种腐败状态吗？

波 当然。

苏 你不把这种状态称作不公正、无知、胆怯等等吗？

波 我肯定会这样说。

苏 关于这三件事情，人的财务，人的身体，人的灵魂，【c】你说有三种腐败的状态，亦即贫穷、疾病和不公正，是吗？

波 是。

苏 这些腐败状态中哪一种最可耻？不就是不公正吗，不就是人的灵魂的整个腐败吗？

波 确实是这样的。

苏 如果这是最可耻的，那么它也是最坏的吗？

波 你这是什么意思，苏格拉底？

苏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前面取得过一致意见的看法蕴含着这样一个意思，最可耻的事物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它是最大的痛苦的源泉，或者是最大的伤害的源泉，或者是二者的源泉。

波 确实如此。

苏 我们现在同意，【d】不公正和整个灵魂的腐败是最可耻的事情。

波 我们是同意了。

苏 所以，它之所以是最痛苦的或最可耻的，乃是因为它在痛苦，或在伤害，或在这两个方面都超过其他，是吗？

波 必然如此。

苏 那么不公正、不受惩罚、胆怯、无知比贫穷和患病更痛苦，是吗？

波 不，我不这么想，苏格拉底，从我们已经说过的话里面好像推不出这一点。

苏 所以，人的灵魂腐败是最可耻的，【e】其原因是它通过某种巨大的伤害和令人震惊的恶超越了其他，而在痛苦方面没有超过其他，按照你的推论。

波 好像是这样的。

苏 但是在最大的伤害方面进行超越的东西，我想，肯定是最糟糕的事物。

波 是的。

苏 那么，不公正，缺乏管束和所有其他形式的灵魂腐败是最糟糕的事情。

波 显然如此。

苏 喔，摆脱贫穷的技艺是什么？不就是财务管理吗？

波 是。

苏 摆脱疾病的技艺是什么？不就是医疗吗？

波 【478】肯定是。

苏 摆脱邪恶和不公正的技艺是什么？如果你不确定，可以这样看：身体有病的人，我们送他去哪里，去见什么人？

波 去看医生，苏格拉底。

苏 行为不公正，不受管束的人，我们送他去哪里？

波 去见法官，你认为如何？

苏 这样做不就是让他们付出代价吗？

波 是的，我同意。

苏 那些正确地实施惩罚的人在这样做的时候不是使用了一种公正吗？

波 这一点是清楚的。

苏 那么，消除贫穷的是财务管理，【b】消除疾病的是医疗，消除不公正和不受约束的是公正。

波 显然如此。

苏 喔，这些东西中，哪一样最值得钦佩？

波 哪一样，你什么意思？

苏 财务管理，医疗，公正。

波 公正最值得钦佩，苏格拉底。

苏 如果公正真的是最值得钦佩的，那么它在这个例子中既不是最快乐的，又不是最有益的，或者二者都不是，对吗？

波 对。

苏 喔，在获得医疗的时候，有什么事是愉快的吗？人们在得到治疗的时候很享受吗？

波 不，我不这么认为。

苏 但它是有益的，不是吗？

波 是。

苏 【c】由于他们正在消除某些很坏的东西，让身体得到康复，暂时忍受痛苦对他们来说是值得的。

波 当然。

苏 喔，如果一个人正在接受治疗，或者他从来不生病，那么就他的身体而言，哪一种情况下人是最幸福的？

波 显然是从来不生病。

苏 因为幸福显然不是消除某种恶的事情；倒不如说，幸福是从一开始就不染上恶。

波 是这样的。

苏 【d】很好，两个人，各自在身体或灵魂上有某种恶，他们哪一个更可悲，是那个接受治疗摆脱了恶的人，还是那个没有接受治疗仍旧保持恶的人？

波 那个没有接受治疗的人，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苏 喔，付出代价就不是要消除那个最大的恶，亦即腐败？

波　是的。

苏　对，我想，因为这样的公正会使人们自控，变得比较公正。公正已经证明自己是一种对抗腐败的治疗。

波　是的。

苏　那么，最幸福的人是那个灵魂中没有任何恶的人，而我们已经说明这种恶是最严重的。

波　这很清楚。

苏　【e】我假定，第二位的是那个消除了恶的人。

波　显然如此。

苏　这就是那个受到告诫和谴责的人，那个付了代价的人。

波　是的。

苏　那么，继续作恶的人，不能消除恶的人，他的生活是最糟糕的。

波　显然如此。

苏　这不就是那个人，【479】如你所说的阿凯劳斯和其他僭主、演说家、统治者，使他自己所处的位置吗，尽管犯下极大的罪行，使用了最不公正的方法，又成功地逃脱了训诫和惩罚，没有付出代价？

波　这很清楚。

苏　对，我的大好人，我想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就像一名讳疾忌医的病人，患了重病，【b】却不愿为他身体的过失向医生支付代价，又像小孩一样，害怕烧灼术或外科手术，因为它们是痛苦的。你也会这样想吗？

波　是的，我会。

苏　这是因为他显然不知道健康和身体好的含义。以我们现在同意的观点为基础，那些逃避付出代价的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波卢斯。他们关注的是付代价的痛苦，但是漠视它的好处，根本不知道有不健康的灵魂的生活比有不健康的身体的生活要可悲得多，【c】这个灵魂由于不公正和不虔诚而腐败。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不遗余力地逃避付出代价，不愿消除这种最糟糕的东西。他们为自己寻找金钱和朋友，寻找可能具有说服力的讲话方法。如果我们现在同意的这一点是真的，波卢

斯，那么你明白从我们的论证中可以推出什么事情来吗？或者说，你喜欢我们把这些结论摆出来吗？

波 是的，如果你认为我们应当这样做。

苏 从中可以推出，不公正，做不公正的事情，是最糟糕的，不是吗？

波 【d】是的，显然如此。

苏 我们已经说明付出代价可以消除这种恶，是吗？

波 好像是这样的。

苏 如果不付出代价，那么恶仍旧存在，是吗？

波 是的。

苏 所以，做不公正的事情是第二糟糕的事情。当一个人依其本性做了不公正的事情而又不付出代价，这是第一糟糕的事情，是一切糟糕的事情中最糟糕的。

波 似乎如此。

苏 我们之间争论的不就是这一点吗，我的朋友？【e】你认为阿凯劳斯是幸福的，他犯了大罪而又不付出代价，而我的看法正好相反，逃避为他的恶行付出代价，无论他是阿凯劳斯，还是其他人，都是或应当是最可悲的，超过其他所有人，做不公正之事的人总是比承受不公正之事的人更可悲，逃避付出代价的人总是比付了代价的人更可悲。我不是说过这些事情吗？

波 是的。

苏 我们不是已经证明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

波 显然是正确的。

苏 【480】有道理。如果这些事情是真的，波卢斯，那么演讲术的大用处在哪里？以我们现在同意的观点为基础，一个人应当保护自己，决不去做不公正的事情，知道自己若是做了，会有大麻烦。难道不是这样吗？

波 是的，没错。

苏 如果他或其他人在意不公正的行为，他应当自愿去他可以付出

代价的地方，越快越好；【b】他应当去见法官，就好像去看医生，他焦虑的是不要让不公正这种疾病迅速蔓延，乃至于他的灵魂到后来变得无法治愈。波卢斯，如果我们前面同意的观点真的能站住脚，我们其他还能说什么？这些陈述不是必然以这种方式与我们前面的观点相吻合吗？

波 喔，是的，苏格拉底。其他我们还能说什么？

苏 所以，如果演讲术是用来为不公正辩护的，波卢斯，为自己的不公正，为自己的亲属的不公正，为自己的同伴的不公正，为自己的子女的不公正，为自己的国家的不公正，【c】那么它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除非将它用于相反的目的它才是有用的：首先和最重要的是谴责他自己，然后是谴责他的家庭成员和其他与他亲近的人，他们正好在某个时间做了不公正的事情；他不应当隐瞒恶行，而要将它公布于众，这样可以付出代价，重获健康；迫使他自己和其他人不要做胆小鬼，而要咬紧牙关，勇敢地面对，就好像去见医生，接受手术和烧灼，追求善的和值得钦佩的东西，而不在意要承受的痛苦。如果他的不公正的行为要接受鞭打的处罚，【d】他应当去接受鞭打；如果应当坐牢，那么就去坐牢；如果要付罚款，那么就交罚金；如果应当流放，那么就接受放逐；如果应该处死，那么就去死。他应该是他自己的主要原告，是他自己家庭其他成员的原告，要用他的演讲术来消除糟糕的事情，亦即不公正，把这些不公正的行为都揭露出来。对此我们会肯定还是否定，波卢斯？

波 【e】我认为这些说法是荒唐的，苏格拉底，尽管你无疑认为这些说法与前面的那些观点相一致。

苏 那么，我们要么抛弃这些说法，要么认为它们是必然推出的结论？

波 是的，只能这样。

苏 另一方面，反过来说，假定一个人不得不伤害某个人，某个敌人或其他任何人，而他没有承受来自他的这个敌人的任何不公正的事情——这是要小心提防的事情——如果这个敌人对其他人做了不公正的事情，【481】那么我们的人应当以各种方式来观察，看他做了些什么，也看他说了些什么，看他的敌人有没有去法官那里付出他的代价。如果

他的敌人确实去了，那么他应当设法开释他的敌人，不要让他付代价了。如果他的敌人偷了许多黄金，他应当设法让他的敌人不要归还黄金，而是保留黄金，以一种不公正的、无视神明的方式，让他自己和他的人挥霍这笔钱。如果他的敌人的罪行应当被处死，他应当设法让他的敌人活命，不被处死，最好是让他的敌人变得不会死，永远活在腐败之中，如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b】也要让他尽可能活得长。对，我认为演讲术对这种事情是有用的，波卢斯，因为对没有意愿做不公正的事情的人，演讲术在我看来似乎没有多少用处——哪怕它实际上有某些用处——因为它的有用性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以任何方式显示。

卡 凯勒丰，你来告诉我，苏格拉底此刻是在说真心话，还是在开玩笑？

凯 我认为他是绝对真诚的，卡利克勒。尽管，你最好还是问他自己。

卡 众神在上！这正是我急于想问的。告诉我，苏格拉底，【c】我们现在应该把你当作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如果你是认真的，如果你说的这些事情确实是真的，那么我们凡人的生活岂不就要颠倒过来，我们做的事情不是显然与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正好相反吗？

苏 好吧，卡利克勒，如果人类并不分享共同的经验，而是有人分享这种经验，有人分享那种经验，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某些独特的经验不与他人共享，【d】要把自己经验到的东西与他人交流不是一件易事。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我明白，你和我现在真的是在共享一种相同的经验：我们各自是两个对象的热爱者，我爱克利尼亚[①]之子阿尔基比亚德[②]和哲学，你爱雅典的“德莫”[③]和皮里兰佩[④]的“德莫”[⑤]。我注意到，

① 克利尼亚（Κλεινίας），人名。

② 阿尔基比亚德（Αλκιβιάδης），人名。

③ “德莫”（δήμου），雅典的区，在句中指各个区的人。

④ 皮里兰佩（Πυριλαμπους），人名。

⑤ 此处“德莫”暗指皮里兰佩的儿子德摩斯（δήμους）。

你在各种情况下都不会与你热爱的对象对抗，无论他说什么，或者宣布什么，尽管你很能干。【e】你不断地来回改变自己的观点。如果你在公民大会上说了什么，遭到雅典各个区的反对，你就改变自己的看法，说些他们想听的话。当你与那位长相俊美的年轻人皮里兰佩之子在一起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就在你身上发生。你不能反对你的情人说的话或他们的提议，所以当有人听到你说完全同意他们的解释，并对这种解释有多么荒唐感到惊愕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如果有人提醒你要把真相告诉他——【482】除非有人阻止你的情人说话，否则你决不会阻止他们说这些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相信，你也必须听我说这样的事情，不是在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感到惊愕，而是必须阻止我热爱的哲学说这些事情。因为她总是在说你现在从我这里听到的这些话，我亲爱的朋友，她比我的其他相好更加稳定。至于克利尼亚之子，他说的话这一刻与下一刻不同，而哲学说的话始终如一，【b】她在说的这些事情令你感到震惊，尽管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在场的。所以，要么驳斥她，说明做不公正的事情而不付出代价不是一切坏事情的终极，而我刚才说它是，要么做别的选择，对此不予驳斥，然后以神犬、埃及人的神的名义起誓，卡利克勒不同意你的观点，卡利克勒一辈子都与你的观点不合。不过，我的大好人，在我看来，我的竖琴和合唱队可能跑调了，所以我的音调不和谐，【c】使得大多数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与我对立，所以我最好还是把弦调好，把音校准，而不是与自己不和，与自己对立，尽管我只是一个人。

卡 苏格拉底，我认为你在这些讲话中哗众取宠，你真是一个取悦大众的人。你在这里对着大家卖弄技巧，就像波卢斯做过的事情一样，他当时指责高尔吉亚容忍你对高尔吉亚这样做。因为他说，不是吗，【d】你问高尔吉亚是否愿意教前来向他学习演讲术的人，但对那些不知道什么是公正的人，高尔吉亚羞于说不愿意，因为按照一般的习俗，他要是加以拒绝就会遭到诟病，于是他说愿意教。因此波卢斯说，由于高尔吉亚在这一点上表示同意，他就被迫自相矛盾，就像你现在这样。波卢斯当时嘲笑你，我想他这样做是对的。现在，同样的事情在波卢斯身

上发生了。正是由于相同的原因，我不赞成波卢斯的做法，他赞成你的意见，做不公正的事情比承受不公正的事情更可耻。【e】作为这种承认的一个结果，他在讨论中被你束缚住了，缄默了，乃至于羞于说出他内心的想法。尽管你声称追求真理，但你实际上把这场讨论引向那些大众青睐的观点，这些观点只有按照法律来看是令人钦佩的，按照自然①则不是。而这两样东西，自然和法律，【483】在大部分场合下是相互对立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羞于说出内心的想法，他就被迫自相矛盾。事实上，这就是你想出来的能干的伎俩，在你的讨论中恶毒地加以使用：如果一个人依据法律来讲话，你就狡猾地依据自然向他提问；如果他依据自然来讲话，你就依据法律向他提问。这就是刚才在这里发生的事情，讨论的问题是做不公正的事情和承受不公正的事情。波卢斯的意思是依据法律做不公正的事情更加可耻，你在争论的时候就把他的意思当作是依据自然。依据自然，一切事物越糟糕也就越可耻，就像承受不公正的事情，而依据法律，则是做不公正的事情更可耻。【b】不，没有人会愿意承受不公正的事情，只有奴隶才愿意这样做，对奴隶来说，死了比活着好，受到虐待的时候，奴隶不能保护自己，也没有其他人在意这种事。我相信，我们法律的制定者是弱者，是多数人。所以他们要制定法律，为他们自己制定奖赏和惩罚，【c】心里想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作为吓唬那些人群中比较有力量的人的方法，为了防止那些有能力的人获取的一份利益超过他们，他们就说得到超过应得部分的利益是“可耻的”和“不公正的”，而做不公正的事情无非就是试图得到比应得的一份更多的利益。我认为，他们喜欢得到平均的一份，因为他们是低能的。

为什么试图得到比多数人更多的一份利益依照法律被说成是不公正的和可耻的，为什么人们要称之为做不公正的事情，这些就是原因。【d】但是我相信，自然本身已经揭示，比较好的和比较能干的人获得比那些比较差的和比较不能干的人更多的利益是一件公正的事情。自然在许多地方表明应该是这样的，在其他动物中，在所有城邦里，在人的种族

① 本性（φύσις），希腊文中的本性与自然是一个词，人的自然就是人的本性。

中，自然表明所谓公正就是这样被决定的：优秀者统治低劣者，拥有比低劣者更多的一份利益。薛西斯[①]发兵侵略希腊，【e】或者他的父亲[②]发兵侵略西徐亚[③]，这样做依据的是哪一种公正？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我相信这些人做这些事情依据的是公正的本性——对，宙斯在上，依据的是自然的法则，而不会是依据我们制定出来的所谓法律。我们在我们中间造就最优秀、最强大的人，但要趁他们还年轻的时候，就把他们像幼狮一样抓来，用符咒使他们屈服，【484】使他们成为奴隶，告诉他们每个人所得不能多于平等的那一份，这才是值得钦佩的、公正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本性平等的人会站起来，摆脱各种控制，打碎一切枷锁，逃避所有这一切，他会践踏我们的文件、我们的计谋和咒语、我们所有违反自然的法律。他，这个奴隶，会站起来宣布，【b】他才是我们的主人，自然的正义之光将在这里闪耀。我想，品达[④]在他的那首颂歌里也提到了我在说的事情，他说，"法律，万物之王，可朽的凡人与不朽的诸神"，他还说，这种法律"支配一切，高举双手把公正赐给最强暴的行为，赫拉克勒斯[⑤]的业绩我可拿来证明，他无须付钱……"[⑥]他的话大意如此——我不太熟悉他的诗——他说赫拉克勒斯赶走了革律翁[⑦]的牛，赫拉克勒斯没有付钱，【c】革律翁也没有把牛送给他，他这样做的根据是天然的公正，那些低劣者的牛和其他所有财产都属于优秀者和比较好的人。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如果你放弃哲学，转到更加重要的事情上来，你会承认的。哲学无疑是一样令人愉快的东西，苏格拉底，只要在人生

① 薛西斯（Ξέρξης），生于公元前519年，卒于公元前466年，波斯国王，公元前485—前465年在位。

② 薛西斯的父亲是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

③ 西徐亚（ΣΚυθία），地名。

④ 品达（Πίνδαρος），希腊诗人，生于公元前518年。

⑤ 赫拉克勒斯（Ἡρακλῆς），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有诸多伟大业绩。

⑥ 品达：《残篇》第169条。

⑦ 革律翁（Γηρυόν）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他的牛被赫拉克勒斯夺走。

恰当的时候有节制地学习哲学。但若花费过多的时间去学习哲学，那么它是人的祸根。这是因为，哪怕一个人天性适宜学习哲学，但若他沉迷于哲学超过恰当的时间，【d】他也一定会变得在日常事务上毫无经验，而这些事务是一个值得钦佩的好人应当思考、应当熟悉的。这样的人会变得对他们城邦的法律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在公共场合和私下里该用什么样的语言与他人交谈，更不明白人生享乐和风情，总而言之，他们完全缺乏人生经验。所以，当他们大着胆子参加私人活动或公共活动时，【e】就像我说的那些参加政治的人大着胆子进入你的行当，使用你这种语言，结果立马成为笑柄。欧里庇得斯说过这种事情的结果，“每个人要在一件事情上”闪亮发光，“全神贯注地做这件事，把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做这件事，而这件事是他最擅长的。”①【485】一个人无论在哪件事情上是低劣的，他就会回避它和责骂它，而当他赞扬其他事情时，他认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是能干的，以为这样做也就是在赞美他自己。然而，我相信两方面兼而有之才是最恰当的。按照你的教育的需要学习一定量的哲学，这是一件令人钦佩的事情，所以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实践哲学并不可耻，但若你长大成人之后仍旧学习哲学，【b】那么事情就变得滑稽可笑了，苏格拉底！我自己面对哲学化了的人的反应很像面对讲话吞吞吐吐、像儿童一样在玩耍的人。当我看到一个孩子讲话吞吞吐吐，在那里玩耍，我会感到喜欢，因为对他来说以这种方式讲话仍旧是恰当的。我发现这是一件令人喜悦的事情，是他值得培养的象征，这种方式对这个年纪的儿童来说是恰当的。而当我听到一个小孩十分清晰地讲话，我会认为这种声音很刺耳，会伤了我的耳朵。我想，用这样的方式讲话适合奴隶。【c】但是，当我听到一个成年人讲话吞吞吐吐，或者看到他像儿童一样玩耍，我会感到这是滑稽可笑的，不像成年人的作为，这个人该受鞭笞。现在，我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那些从事哲学的人。当我看到一名少年学习哲学，我

① 欧里庇得斯（Εὐριπίδης），希腊悲剧诗人，公元前484—前407年。参阅欧里庇得斯：《安提俄珀》残篇20。

会赞同，我认为这是恰当的，把这名少年视为值得培养的，我也会把那些不从事哲学的人视为缺乏教养的，【d】今后也不会有任何令人钦佩或高尚的行为。但是，当我看到一位成年人仍旧在从事哲学，不愿放弃，我想这样的人需要鞭笞。因为，如我刚才所说，这样的人非常典型，哪怕他有极高的天赋，也会变得不像个男人，回避去市中心和市场——按照这位诗人[①]的说法，男人在那里崭露头角——【e】一辈子躲在某个角落里，和三四个奴才窃窃私语，从来不谈什么有教养的、重要的或者恰当的事情。

苏格拉底，我确实对你非常敬重，抱有深深的善意。我发现自己有了欧里庇得斯剧中的泽苏斯[②]对安菲翁[③]的那种感觉，他的话我刚才引用过。事实上，他对他兄弟说的话到我这里就变成了我对你说的话。"你放弃了你应当全身心投入的事情，尽管你的精神禀赋如此崇高，但你把自己展现给世界的时候却像个孩子。【486】在公正的议事会里你不能正确地讲话，或者发出什么似乎有理的、有说服力的声音。你也不能代表其他人提出任何大胆的建议。"[④]所以，我亲爱的苏格拉底——请别对我生气，因为我是为了你好才对你这样说的——你不认为我说的你走的这条道路是可耻的吗，还有那些在哲学道路上走过头了的人？正因如此，如果有人抓住你，或者抓住其他像你这样的人，送你去监狱，罪名是你做了不公正的事情，而实际上你没有，这种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没有任何用处了。你会头晕目眩，【b】你会张口结舌，你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你会被送上法庭，面对一帮恶毒无赖的控告，最后被处死，如果他们要求处死你。然而，苏格拉底，"这怎么会是一件聪明的事情，这种把俊美的男子变得难看的技艺"[⑤]，既不能保护他自己，又不能拯救他自己和其

① 参阅荷马：《伊利亚特》9：441。
② 泽苏斯（Ζῆθος），人名。
③ 安菲翁（Ἀμφίον），人名。
④ 欧里庇得斯：《安提俄珀》残篇 21。
⑤ 欧里庇得斯：《安提俄珀》残篇 25。

他人，使之摆脱极端危险的处境，被他的敌人剥夺全部财产，【c】在他的城邦里过一种绝对无权的生活？说得更加残忍一些，对这样的人谁都可以打他的耳光而不必付出代价。听我说，我的好人，停止这种反驳。“练习一下积极生活的甜美音乐，从你为了变得聪明而受到驳斥的地方开始。把那些精妙的东西留给其他人”——无论我们应当称之为愚蠢还是胡言乱语——“它们会使你独居空屋”，[①] 值得羡慕的不是那些驳斥了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的人，【d】而是那些拥有生命、名望，以及其他许多好东西的人。

苏 假如我真的拥有一颗黄金做的灵魂，卡利克勒，而我在一堆石头中发现了一块试金石，你不认为我应当为此感到高兴吗？如果我打算用来考验我的灵魂的这块石头是最好的石头，考验下来以后它说我的灵魂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照料，你不认为我能够很好地知道这一点，知道我的灵魂形态良好，不需要进一步考验了吗？

卡 【e】你的问题的要点是什么，苏格拉底？

苏 我会告诉你的。我相信，能碰上你真的非常幸运。

卡 你为什么这么说？

苏 我非常明白，如果你和我的灵魂相信的事情是一致的，【487】那么它一定是真的。我意识到，一个要把灵魂置于恰当的考验之下，看它是否公正地生活的人必定拥有三项品质，而你全部都有，它们就是知识、善意和坦率。我碰到过许多人，他们不能考验我，因为他们不像你这么聪明。其他一些人是聪明的，但他们不愿把真相告诉我，因为他们不像你那么关心我。至于这两位来访者，【b】高尔吉亚和波卢斯，他们俩是聪明的，也喜欢我，但缺乏坦率，显得过于害臊了。难怪！他们的害臊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由于害臊，他们各自竟然当着众人的面，在讨论最重要的问题的时候自相矛盾。你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这三样品质。你受过相当好的教育，【c】许多雅典人都会同意这一点，你对我抱有善意。我这样说有什么证据呢？我会告诉你的。我知道，卡利克勒，

① 卡利克勒此处再次引用欧里庇得斯。

在智慧方面你们有四个人是同伙：你、阿菲德那[①]人提珊德尔[②]、安德罗提翁[③]之子安德隆[④]、科拉吉斯[⑤]人瑙昔居德[⑥]。有一次，我听说你们商议一个人的智慧应当开发到什么程度，我知道某种意见在你们中间占了上风：【d】你号召大家不要过分热情地追求哲学化，乃至于迂腐，而要警惕，不要变得聪明过头，不经意间给自己带来毁灭。所以，你向我提出的建议与你向你最亲密的同伴提出的建议是相同的，听到你的建议，我有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你确实对我心存善意。至于我说你能够坦率地讲话而不害臊，你本人已经这样说了，你刚才讲的那番话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当前这些事情进展到什么地步是清楚的。【e】在我们的讨论中如果有任何观点你我意见一致，那么这个观点已经被你我恰当地作了考验，没有必要再作进一步的考验，因为你决不会由于缺乏智慧或过于害臊而对我的意见让步，也不会对我撒谎。你是我的朋友，你自己也是这样说的。所以，在我们相互一致的地方最终都能把握真理。最令人钦佩的是，卡利克勒，对这些事情的考察是你要我承担的任务，一个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应当献身于什么事务，【488】他应当做到什么地步，年老的时候做到什么地步，年轻的时候做到什么地步。对我来说，如果我这辈子从事了什么不恰当的行当，请你一定要理解我犯下这个错误不是故意的，而是由于无知。所以，别放弃你已经对我开始的训诫，而要清楚地告诉我应当献身于什么事业，怎样才能走上这条道路；如果你现在使我赞同了你的意见，而以后我没有去做我表示赞同的事情，那么你可以把我当作一个非常愚蠢的人，【b】不可救药，以后再也不对我进行训诫，因为我是一个低劣的家伙。

请你从头开始，重新表述一下你的立场。你和品达都认为正确的那

---

① 阿菲德那（Ἀφιδναίος），地名。

② 提珊德尔（Τείσανδρον），人名。

③ 安德罗提翁（Ἀνδροτίων），人名。

④ 安德隆（Ἀνδρων），人名。

⑤ 科拉吉斯（Χολαργές），地名。

⑥ 瑙昔居德（Ναυσικύδης），人名。

个“天然的公正”是什么？是优秀者应当用武力夺走属于低劣者的东西、比较好的人应当统治比较差的人、高贵的人应当比低劣的人拥有更多的利益吗？你没说其他什么东西是公正，是吗？我记得没错吧？

卡 没错，我就是这么说的，而且现在还会这么说。

苏 你所说的“比较好的”人和“优秀的”人是同一个人吗？【c】我刚才不明白，也想象不出你是什么意思。你把比较强的人称作优秀的，所以那些比较弱的人应当接受比较强的人的命令吗？这也是我认为你刚才试图说明的，你说大城邦按照所谓的天然公正攻击小城邦，因为它们是优秀的和比较强的，假定优秀、【d】比较强、比较好，是一回事。或者说，有可能一个人是比较好的，但也是低劣的或者较弱的吗，或者是比较强大的，但也是更加邪恶的？或者说“比较好”和“优秀的”确实有相同的定义吗？请为我清楚地界定这一点。“优秀的”、“比较好”和“比较强”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

卡 很好，我正要清楚地告诉你，它们是相同的。

苏 除了有某个优秀的人，不是还有许多人生来就是优秀的吗？他们实际上就是给这个人制定法律的那些人，如你本人刚才所说。

卡 当然。

苏 所以许多人的统治是优秀者的统治。

卡 是的，没错。

苏 【e】许多人的统治不也是比较好的人的统治吗？我想，按照你的推论，优秀者也是比较好的那个人。

卡 是的。

苏 这些人的统治不是天然令人钦佩的吗，因为他们也是优秀的人。

卡 这就是我的看法。

苏 喔，拥有平等的一份利益，做不公正的事情比承受不公正的事情更可耻，不就是许多人的统治吗，【489】如你刚才所说？是这样的，还是不是这样的？请你小心，别被我抓住漏洞而丢脸。拥有平等的一份利益，不去获取比较大的一份利益，做不公正的事情比承受不公正的事

情更可耻，那么许多人服从还是不服从这种统治？请别吝惜对我的问题作出回答，卡利克勒，这样的话，我可以从你那里确认你是否同意我的观点，这才是一个有能力下判断的人的赞同。

卡 行，许多人确实服从这种统治。

苏 【b】所以，做不公正的事情比承受不公正的事情更可耻，或者说，只拥有平等的一份利益，依据的不仅是法律，而且也是自然。由此可见，你前面说得不对，你对我的指责也是错的，你当时说自然和法律是相互对立的，说我尽管很明白这一点，但在陈述中犯了可悲的错误，别人提到自然的时候，我就诉诸法律，而别人提到法律的时候，我就诉诸自然。

卡 这个人不会停止胡言乱语！告诉我，苏格拉底，你这把年纪的人还在咬文嚼字，吹毛求疵，挑剔别人的用词，不感到可耻吗？【c】你认为我说的优秀只表示优秀而不能表示比较好吗？我不是对你说过，我用“比较好”和“优秀”指的是同一事物吗？或者说，你以为我指的是一群奴隶和乱七八糟的人，除了有点儿力气之外没有什么用处，这些人凑在一起说了一些话，然后这些话就是法规吗？

苏 有道理，最聪明的卡利克勒。这是你要说的吗？

卡 当然是。

苏 【d】那么好，我神奇的朋友，我刚才还在猜测你用“优秀”指的就是这样的人，我向你提问是因为我想清楚地知道你的意思。我真的不会假定你认为二比一更优秀，或者奴隶比你更优秀，因为他们比你强壮。我们还得重头来过，请你告诉我，你说的“比较好”是什么意思，因为比较好不是比较强？喔，我奇妙的朋友，请你教我一些容易的东西，以免我在你的学校里退学。

卡 【e】你在讥讽我，苏格拉底。

苏 不，我没有，卡利克勒，是你刚才借着那位泽苏斯对我竭尽讥讽之能事！但不管怎么说，告诉我，你用“比较好”这个词指的是什么人？

卡 我指比较高尚的人。

苏 所以，你明白你自己说了几个词，但什么也没说清楚吗？你不会说你用“比较好”和“优秀”这些词指比较聪明或者比较什么的人吧？

卡 不，宙斯在上，我指的就是这些人。

苏 【490】所以按照你的推论，一个聪明人经常比无数不聪明的人更优秀，这个人应当统治，其他人应当被统治，这个统治者得到的份额要大于被统治者。我认为这就是你打算表达的意思——我不想咬文嚼字——这个人优于其他无数的人。

卡 是的，这确实就是我的意思。我认为这就是天然的公正：比较优秀的人，比较聪明的人，应当统治比他们低劣的人，也应当获得更多的利益。

苏 【b】等一下！你这一次又是什么意思？假定我们许多人像现在这样聚集在一起，在同一个地方，共同分享大量的食物和饮料，假定我们是乱七八糟的一群人，有些强壮，有些虚弱，再假定我们中间有一个是医生，在这些事情上比其他人聪明。他很像是比有些人强壮，比有些人虚弱，但肯定比我们聪明，那么他肯定会在这些事务中比较好和优秀吗？

卡 是的，他会。

苏 【c】所以，他应该拥有比我们更多的食物，因为他比较好吗？或者说他应该是分配各种食物的人，因为是他在掌管，而不应该弄到更大的一份食物来消费，用于他自己的身体，如果他这样做了还能逃避惩罚？相反，他得到的食物难道不会比有些人多，比有些人少，如果他正好是所有人中身体最虚弱的，这样一来，不就是最优秀的人得到最少的一份食物了吗，卡利克勒？难道不是这样吗，我的好朋友？

卡 【d】你在不停地谈论食物、饮料和医生，真是一派胡言。我指的不是这些东西！

苏 你不是说比较聪明的人是比较好的人吗？说是还是不是。

卡 是，我说过。

苏 但是比较好的人不是应该拥有更大的一份吗？

卡 无论如何，不是食物或饮料。

苏　我明白了。也许是衣服？织布匠应当拥有最大的衣服，应当穿着最多、最漂亮的衣服到处行走吗？

卡　你什么意思，衣服？

苏　说鞋子也行，很明显，这个领域最聪明的人，【e】最优秀的人应当拥有更大的份额。鞋匠也许会穿着最大的鞋子和最多的鞋子到处行走。

卡　你什么意思，鞋子？你一直在胡说八道！

苏　喔，如果你指的不是这类东西，那么也许是这样的。拿农夫来说吧，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令人钦佩的人，擅长里面的事情。他也许应当拥有更多的一份种子，把它们尽可能多地撒在他自己的土地上。

卡　你怎么老是不停地说相同的事情，苏格拉底！

苏　是的，卡利克勒，不仅是相同的，而且是关于相同主题的。

卡　【491】众神在上！你在一直不停地谈论鞋匠、清洁工、厨师和医生，就好像我们的讨论和他们有关似的！

苏　那么你说我们的讨论和谁有关？优秀的人、比较聪明的人公正地拥有更大的一份，你讲这些干什么？你记不住我是怎么推进讨论的，又不把你的看法告诉我，是吗？

卡　我一直在对你说。首先，所谓优秀者我指的不是鞋匠或厨师，而是那些在城邦事务上的聪明人，【b】他们知道如何良好地管理国家。他们不仅聪明，而且勇敢，有能力完成他们的意愿，不会由于灵魂的虚弱而后退。

苏　我的好卡利克勒，你看出你我相互指责的不是同一件事吗？你说我老是在说同样的事情，为此批评我，而我正好与你相反，说你从来不就同一主题说同样的事情。【c】一个时候你把比较好的和优秀的界定为比较强的，然后又界定为比较聪明的，现在又变成了其他什么东西：优秀的和比较好的被你说成是比较勇敢的。但是，我的好伙伴，请你一劳永逸地告诉我，你说的比较好和优秀指的是什么人，他们在什么方面比较好和优秀。

卡 我已经说过，我指的是那些在城邦事务上很聪明的人，【d】而且他们也是勇敢的。由这些人来统治城邦是恰当的，所谓公正就是他们作为统治者应当拥有比其他人，那些被统治的人，更大的一份利益。

苏 但是他们自己怎么样，我的朋友？

卡 什么怎么样？

苏 统治还是被统治？

卡 你什么意思？

苏 我的意思是每一个个人统治他自己，或者说他根本不需要统治他自己，只需要统治别人？

卡 统治自己是什么意思？

苏 这没有什么深奥的。只是许多人的想法：【e】自我节制，做自己的主人，控制自身的快乐和欲望。

卡 你太让人高兴了！你说的自我节制的人就是那些傻瓜！

苏 怎么会呢？谁都能看出我不是这个意思。

卡 你是这个意思，苏格拉底，非常确定。一个人要是被奴役，怎么还能证明是幸福的呢？倒不如说，这是令人钦佩的，是天然公正的——我现在极为坦率地对你说——正确生活的人应当允许他的欲望尽可能增长，【492】而不是约束它们。当它们尽可能增长的时候，他应当能够凭着勇敢和理智致力于这些欲望的实现，让它们得到最大的满足。但是我相信，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由于感到羞耻就贬低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以此掩饰他们自己的无能。如我前面说过，他们说缺乏规矩是可耻的，所以要由他们统治那些天生比较好的人，当他们缺乏能力为自己提供足够的快乐时，他们的胆怯引导他们去赞扬自我节制和公正。【b】至于那些人，要么生来就是国王的儿子，要么天生就有能力保障自己的统治地位，当上僭主或国君，对他们来说，还有什么比自我节制和公正更可耻和更糟糕，尽管这些人自由自在地享受好事物而没有任何障碍，但他们怎么会把多数人的法律、他们的谈论和他们的批评当作主人来强加到自己头上？或者说，【c】他们身处“令人钦佩的”，公正和自我节制的统治集团之下，他们能够给予朋友的东西还不如给予

敌人得多，以这种方式统治他们的城邦，他们怎么能够存在下去而不变得可悲？倒不如说，苏格拉底，事情的真相——你声称要追求的东西——是这样的：如果给养充足，那么放纵自己、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是卓越的和幸福的；至于其他那些事情，那些华丽的词藻，那些违反自然的人的契约，完全是毫无价值的胡言乱语！

苏　【d】你的讲话非常坦率，你的论证方式确实在为你得分，卡利克勒。你现在清楚地说出其他人心里在想却不愿说出来的话。所以我请求你，不要有任何懈怠，这样才能使我们如何生活这个问题真的变清楚。告诉我：你是说要是一个人成为他应当是的那种人，他就不应当约束他的欲望，而应当让它们尽可能地膨胀，从这样和那样的资源中为它们寻求满足，【e】而这就是卓越？

卡　对，这就是我说的。

苏　所以，把那些没有任何需要的人称作幸福的是不对的？

卡　不对，如果对的话，石头和尸体会是最幸福的。

苏　但是这么一来，被你称作最幸福的那些人的生命也成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欧里庇得斯说过："有谁知道，死就是生，生就是死？"① 如果他说得对，我不会感到奇怪。【493】我们也许真的死了。我曾经听某个聪明人说过，我们现在是死的，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坟墓，我们的欲望所在的灵魂的那个部分实际上是一种能被说服的东西，摇摆不定。因此，有个能干的人讲了一个故事，他是西西里人或者意大利人，他把灵魂的这个部分称作水罐，由于它动摇不定，很容易接受建议和被说服，【b】就这样轻易地改变了名称。② 他把未入会的人称作傻瓜③，认为傻瓜的灵魂的这个部分就是他们的欲望的居所，是不受控制和约束的，这个部分没有紧紧地封闭，就像有裂缝的水罐。他就是依据它的不稳定性来

---

① 欧里庇得斯：《波吕伊都斯》残篇 7。

② 水罐（πίθος）和可被说服的（πίθανόν）词形相近，所以说轻微地改变了名称。

③ 未入会的（αμυήτοι）和傻瓜（ανοήτοι）的词形相近。这里的"入会"指加入秘仪。

想象它的形象的。这个人，卡利克勒，他的观点与你正好相反，他指出在哈得斯里面——哈得斯的意思是不可见的[1]——那些没入会的人是最可悲的。他们得用另一样漏水的东西——筛子，去为那只漏水的水罐取水。这就是他把灵魂比作筛子的原因(这是跟我谈话的那个人说的)。【c】由于他们的灵魂是漏的，所以他把傻瓜的灵魂比作筛子，因为筛子有许多洞，蠢人不可信并且易忘，因此不能保存任何东西。这个解释总体上有点奇怪，但我把它告诉你，它确实表达了我的意愿，想要说服你，改变你的想法，如果我能做到的话：选择有序的生活，这种生活是恰当的，可以在任何既定时间的环境中得到满足，而不是选择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不受约束的生活。【d】如果我能说服你，你会改变想法，相信那些过着有序生活的人比那些不受约束的人更幸福吗，或者说如果我能提供更多诸如此类的故事，你能多少有些改变吗？

卡 你说的后面这件事情比较现实，苏格拉底。

苏 好吧，让我给你描述另一幅画面，和刚才那个出自同一学派。考虑一下你对这两种类型的生活会怎么看：自我节制的人的生活和不受约束的人的生活。这幅画是这样的：假定有两个人，各自有许多罐子。【e】属于一个人的罐子都很好，装满了东西，一只盛酒，一只盛蜜，一只盛奶，其他罐子装了其他各式各样的东西。假定这些东西的来源是稀缺的，只有通过非常艰苦的劳动才能得到。然后这个人装满了他的罐子，不再往里添加什么东西，也不再想到这些罐子。他现在可以休息了。至于另一个人，他也有许多资源可以搞到这些东西往罐子里添加，尽管很艰苦，【494】但他的器皿是漏的，有裂缝。他被迫不断地往里装，日夜不停，受苦受累。如果有一种生活就是我描述的这个样子，你会说不受约束的人的生活比有秩序的人的生活更加幸福吗？讲了这个故事，我能说服你，让你承认有秩序的生活比不受约束的生活好吗，或者说我不能说服你？

卡 你不能，苏格拉底。那个把自己装满了的人不会再有任何快

[1] 不可见的（ἀιδές），与哈得斯（Ἅιδης）词形相近。

乐，他被装满了，也就既不能体验到快乐，【b】也不能体验到痛苦，这种人就像一块石头，如我刚才所说。倒不如说，快乐的生活是这样构成的：尽可能地流入。

苏 如果有大量东西流入，必定有大量东西流出，供它们流出的那些缝隙也一定很大，是吗？

卡 当然是。

苏 噢，你在谈论的是一种海鸟的生活，而不是死尸或石头的生活。告诉我，你认为有没有一种事情叫饥饿，饿了就吃？

卡 是的，有。

苏 【c】有没有一种事情叫口渴，渴了就喝？

卡 有，还有其他所有欲望，它们能够被满足，它们能享受，所以能够幸福的生活。

苏 好极了，我的大好人！请你继续说下去，因为你刚开了个头，千万别害臊。我显然也不应当害臊。首先请你告诉我，一个人身上发痒，用手去挠，能够挠到心满意足，而且挠一辈子，这样的人的生活是否也是幸福的。

卡 【d】胡说八道，苏格拉底。你是一个典型的、讨好大众的奉承者。

苏 这就是我刚才把波卢斯和高尔吉亚吓坏了，使他们感到害臊的地方。不过，你肯定不会感到害臊，因为你是一个勇敢的人。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可以了，请吧。

卡 我说即使那个挠痒的人也会有愉快的生活。

苏 如果是愉快的生活，那么也是幸福的吗？

卡 是的，确实如此。

苏 【e】要是他只挠他的头——或者我还要进一步提问吗？如果有人不断地提问，一个接一个，想一想你该如何回答。娈童[①]的生活，作为这类事情的极致，难道不是最可耻、最可悲的生活吗？或者，你还会

① 娈童（κίναδος），男同性恋性行为中被动的一方，尤指男孩子。

说，只要他们的需要得到最大的满足，他们就是幸福的？

卡 你把我们的讨论引到这样的事情上来，你不感到可耻吗？

苏 我杰出的伙伴，这样做的人是我，还是刚才说了这样一些话的人，只要自己感到快乐，【495】无论做什么都是幸福的，至于这种快乐是好的还是坏的没有什么区别？也请你告诉我，你是否认为快乐与善是相同的，或者说有某些快乐不是好的。

卡 喔，如果我说它们不同，我的论证就不能保持一致，所以我说它们是相同的。

苏 你在破坏你前面的陈述，卡利克勒，如果你说的与你想的相反，你不再适合与我一道考察事情的真相。

卡 【b】你也破坏了你的陈述，苏格拉底。

苏 如果我这样做了，那是我的不对，你这样做了，是你的不对。不过，请你考虑一下，我神奇的朋友，善物肯定不只是不受约束的享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刚才暗示过的许多可耻的事情以及其他许多事情显然就会尾随而来。

卡 那是你的看法，苏格拉底。

苏 你真的认同这些事情吗，卡利克勒？

卡 是的，我认同。

苏 【c】所以，我们是在你是诚实的这个前提下进行这场讨论的？

卡 确实如此。

苏 行，由于这就是你的想法，请你为我区别下面的事情：我想，有某样东西你称作知识，是吗？

卡 是的。

苏 你刚才不是说有这样一种东西，勇敢加知识，是吗？

卡 是的，我说过。

苏 只是由于假定勇敢和知识有区别，你才把它们当作两样东西来说吗？

卡 是的，就是这样的。

苏 那么好，你说快乐和知识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

卡 【d】当然不同，你是这个世上最聪明的人。

苏 勇敢和快乐也肯定不同？

卡 当然。

苏 行，让我们把这一点记录在案：来自阿卡奈[①]的卡利克勒说快乐和善是相同的，知识和勇敢相互之间不同，也和善不同。

卡 来自阿罗卑克[②]的苏格拉底在这一点上表示不同意。或者他表示同意？

苏 【e】他不同意。我相信卡利克勒来见他本人的时候也不同意。告诉我：你不认为做事情做得好的人拥有和做事情做得不好的人完全相反的经验吗？

卡 不，我认为。

苏 既然这些经验是相反的，那么就健康和疾病来说，它们必定也是不同的吗？因为我想，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是健康的又是有病的，也不可能同时既赶走了健康又赶走了疾病。

卡 你这是什么意思？

苏 【496】以你喜欢的身体的某个部分为例，想一想。一个人可能眼睛有病，我们称之为"眼疾"，是吗？

卡 当然。

苏 那么他的眼睛肯定不可能同时也是健康的？

卡 不，绝无可能。

苏 如果他消除了眼疾会怎么样？他会把眼睛的健康也消除了，最后同时将两样东西都消除了吗？

卡 不，一点儿也不。

苏 【b】我假定，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可真令人惊讶，也是极不合理的，不是吗？

卡 是的，很不合理。

---

① 阿卡奈（Ἀχαρνεία），地名。

② 阿罗卑克（Ἀλωπεκῆθεν）是雅典一个区的名字，苏格拉底是这个区的人。

苏 但他会轮流获得和消除健康和疾病，我假定。

卡 对，我同意。

苏 强壮和虚弱不也是这种情况吗？

卡 是的。

苏 快捷和迟缓呢？

卡 是的，也是这样的。

苏 他也会轮流获取和消除好事物和幸福以及它们的对立面坏事物和不幸吗？

卡 毫无疑问，他会。

苏 【c】所以，如果我们发现有些事物是被人同时拥有和消除的，那么这些事物显然不会是好事物和坏事物。我们同意这一点吗？请非常仔细地加以考虑，然后再告诉我。

卡 我对此表示完全同意。

苏 现在往后退，回到我们前面意见一致的地方。你提到过饥饿——它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还是痛苦的事情？我指的是饥饿本身。

卡 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吃是快乐的。

苏 【d】我同意。我理解。但是饥饿本身是痛苦的，不是吗？

卡 我也是这么说的。

苏 口渴也一样吗？

卡 肯定一样。

苏 我还要继续问吗，或者说，你同意每一种缺乏和欲望都是痛苦的？

卡 我同意。你不用再问了。

苏 说得好。你不会说，对一个口渴的人来说喝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卡 对，我会这样说。

苏 在你谈论的这个例子中，我想"一个口渴的人"意味着"一个处在痛苦中的人"，对吗？

卡 【e】对。

苏　喝就是对这种缺乏的补充，是一种快乐？

卡　是的。

苏　所以，就一个人在喝而言，你的意思不就是他感到享受吗？

卡　确实如此。

苏　哪怕他仍在口渴？

卡　对，我同意。

苏　哪怕他仍处在痛苦中？

卡　对。

苏　你观察到这样的结果吗，当你说一个人口渴喝水的时候，你实际上是说一个处在痛苦中的人同时感受到快乐？这种情况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同时发生吗，在灵魂中或在身体中，随你高兴？我不认为这会有什么区别。是这样的，还是不是这样的？

卡　是这样的。

苏　但是你说一个做事情做得好的人【497】不可能同时也做得坏。

卡　对，我是这样说的。

苏　然而你同意一个处在痛苦中的人感受到快乐是可能的。

卡　显然如此。

苏　所以，感到快乐和做事情做得好不是一回事，处在痛苦中和做事情做得坏不是一回事，结果就是，愉快的事物变得和好的事物不同了。

卡　我不明白你的这些能干的谈论想要干什么，苏格拉底。

苏　你实际上是明白的。你只是假装不明白而已，卡利克勒。我们再前进一小步。

卡　你为什么还要继续胡说八道？

苏　【b】为的是让你明白你对我的斥责有多么聪明。作为喝的结果，我们每个人不是同时停止感到口渴和感到快乐吗？

卡　我不知道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高　别这样，卡利克勒！为了我们的利益，回答他，让讨论可以进行下去。

卡 但苏格拉底老是这样，高尔吉亚。他专门提出一些微不足道的、没有价值的问题，然后加以驳斥！

高 这对你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评价它们不是你的事，卡利克勒。你答应过苏格拉底，他可以用任何他喜欢的方式驳斥你。

卡 【c】行，那你就继续问这些琐碎的小问题吧，因为高尔吉亚听了会高兴。

苏 你是一个幸福的人，卡利克勒，能在这些小事情上领悟伟大的奥秘。我真没想到我这样做是得到允许的。所以，就从你刚才中断的地方开始，告诉我，我们每个人是否在停止感到快乐的同时也停止感到口渴。

卡 这是我的看法。

苏 他在停止快乐的同时不是也停止饥饿，或者也停止了其他欲望吗？

卡 是的。

苏 【d】那么一个人停止痛苦和停止快乐不也是同时的吗？

卡 是的。

苏 但是他肯定不会同时停止拥有好事物和坏事物，这是你同意的。你现在还同意吗？

卡 是的，我同意。这是为什么？

苏 因为它证明了好事物与快乐的事物不是一回事，坏事物与痛苦的事物不是一回事。因为快乐的事物和痛苦的事物会同时停止，而好事物和坏事物不会同时停止，因为它们实际上是不同的事物。所以，快乐的事物怎么能和好事物相同，痛苦的事物怎么能和坏事物相同呢？

如果你喜欢，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看一下，因为我假定你不会也同意这个论证。【e】请考虑一下这一点。你把某些人称作好的，不就是因为好事物在他们身上呈现吗，就好像你把他们称作好看的，因为好看在他们身上呈现？

卡 是的，我是这么看的。

苏 那么好吧，你把傻瓜或胆小鬼称作好的吗？你刚才没有这样

做，而是把勇敢的和聪明的人称作好的。或者说你不把这些人称作好的？

卡　噢，是的，我会这样做的。

苏　那么好，你见过愚蠢的儿童享受快乐吗？

卡　是的，我见过。

苏　你从未见过愚蠢的人享受快乐吗？

卡　不，我想我是见过的。但这又怎样？

苏　【498】不怎么样。请你只管回答。

卡　是的，我见过。

苏　好吧，你见过聪明人感受痛苦或感受快乐吗？

卡　是的，我料定我是见过的。

苏　现在，谁更多地感觉到痛苦或者快乐，聪明人还是愚蠢的人？

卡　这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苏　相当好。你曾见过战斗中的胆小鬼吗？

卡　我当然见过。

苏　好吧，敌人撤退的时候，你认为谁会感到更多的快乐，是胆小鬼还是勇敢者？

卡　【b】我想他们都感到快乐，胆小鬼感到的快乐也许更多一些。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们的快乐程度差不多。

苏　是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胆小鬼也感到快乐？

卡　噢，是的，确实如此。

苏　显然，傻瓜也感到快乐。

卡　是的。

苏　敌人前进的时候，只有胆小鬼感到痛苦，还是勇敢者也感到痛苦？

卡　他们都感到痛苦。

苏　痛苦程度相同吗？

卡　胆小鬼也许感到更多的痛苦。

苏　当敌人撤退时，他们不是感到更多的快乐吗？

卡 也许。

苏 所以，傻瓜和聪明人、胆小鬼和勇敢者，【c】都能感受到程度大体相同的痛苦和快乐，如你所说，或者胆小鬼比勇敢者感受到更多的痛苦和快乐，是吗？

卡 这是我的看法。

苏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聪明的和勇敢的人是好的，胆小的人和傻瓜是坏的。

卡 是的。

苏 因此，好人和坏人感受到快乐和痛苦的程度几乎完全相同。

卡 我同意。

苏 那么，好人与坏人的好坏程度几乎完全相同，或者说坏人甚至更好些？

卡 【d】宙斯在上！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苏 你说好人是好的，坏人是坏的，由于好的或坏的事物在他们那里呈现，好的事物是快乐的，坏的事物是痛苦的，你不知道？

卡 不，我知道。

苏 如果感到快乐的人真的感到快乐，那么好事物，亦即快乐，在他们那里呈现，不是吗？

卡 当然。

苏 那么那些感到快乐的人，由于好事物在他们那里呈现，不是好人吗？

卡 不，是好人。

苏 那么好，坏的事物，亦即痛苦，不在那些感到痛苦的人那里呈现吗？

卡 它们呈现。

苏 【e】你确实说过，由于坏的事物的呈现，坏的人是坏的。或者你不会再这样说了？

卡 不，我会这样说。

苏 所以，所有那些感受到快乐的人是好的，所有那些感受到痛苦

的人是坏的。

卡 对，是这样的。

苏 感受到快乐或痛苦越多的人就越多好或坏，感受到它们越少的人就越少好或坏，感受到它们的程度几乎相同的人就越是差不多好或坏。

卡 是的。

苏 你不是说，聪明的人和愚蠢的人、胆小的人和勇敢的人，感受到的快乐和痛苦的程度几乎是一样的，胆小的人甚至感受到更多？

卡 是的，我说过。

苏 那么，请你和我一起来看从我们一致的意见中可以添加什么推论。【499】有人说谈论和考察令人钦佩的事物"两次，甚至三次"是一件令人钦佩的事情。我们说聪明的人和勇敢的人是好的，不是吗？

卡 是的。

苏 傻瓜和胆小鬼是坏的？

卡 是的，这样说是对的。

苏 再来，感到快乐的人是好的？

卡 是的。

苏 感到痛苦的人是坏的？

卡 必定如此。

苏 好人和坏人感受到相同程度的痛苦和快乐，坏人的感受也许更加强烈。

卡 是的。

苏 这么一来，事情不就变成那个坏人既是好的又是坏的，其好坏程度和那个好人相同，甚至比好人还要好？【b】按照前面那些说法，如果一个人拥有快乐的事物就相当于他拥有好的事物，这不就可以从中推论出来了吗？事情不是必定如此吗，卡利克勒？

卡 苏格拉底，我听你讲了有一会儿了，对你的意见我也表示同意，但我认为，如果有人开玩笑似地告诉你某些观点，你都乐意像个孩子似的抓住它。所以，你真的以为我或其他人根本不相信有些快乐是比

较好的，有些快乐是比较坏的。

苏 【c】噢，卡利克勒！你真是个无赖。你对待我就像对待小孩。一会儿你说事情是这样的，一会儿你说事情是那样的，所以你在欺骗我。不过，我并不认为你从一开始就想欺骗我，因为我把你当作我的朋友。然而现在我显然被误导了，我已经没得选择，只好如古谚所说“在我拥有的东西里选最好的”，接受你给我的东西。你现在的观点显然是，有些快乐是好的，有些快乐是坏的。对吗？

卡 【d】对。

苏 好的事物是有益的事物，坏的事物是有害的事物吗？

卡 是的，这样说是对的。

苏 有益的事物就是那些产生好东西的事物，坏的事物就是产生坏东西的事物吗？

卡 这是我的看法。

苏 现在，你认为快乐就是我们刚才联系身体时提到的吃喝一类事情吗？这些快乐中有一些在身体里产生健康、气力，或者其他优秀品质，这些快乐是好的，【e】而那些产生相反事物的快乐是坏的吗？

卡 对，是这样的。

苏 同理，有些痛苦是好的，有些痛苦是坏的吗？

卡 当然。

苏 那么，我们不应当选择和实施拥有好的快乐和痛苦吗？

卡 是的，我们应当。

苏 但不会对坏的快乐和痛苦这样做，对吗？

卡 显然如此。

苏 没错，如果你还记得，① 波卢斯和我都认为，我们做所有事情确实应当以善为目的。我们最后认为一切行动的目的就是善，为了善的缘故我们做其他所有事情，【500】而不是为了这些事情的缘故而善，你也这样认为吗？你愿意投我们一票，使同意这种观点的人有三个吗？

---

① 参阅本文 468b。

卡 是的，我愿意。

苏 所以我们应当做其他事情，包括那些快乐的事情，为了善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快乐的缘故而善。

卡 是这样的。

苏 那么，每个人都能选择哪一种快乐是好的，哪一种快乐是坏的吗，或者说做这种选择在每一情况下都需要行家？

卡 需要一位行家。

苏 让我们回想一下我对波卢斯和高尔吉亚说过的话。[1]【b】如果你还记得，我说有某些实践关注它们自身，而不是进一步考虑快乐和只想获取快乐，有些实践对于什么是比较好的和什么是比较坏的是无知的，有其他一些实践知道什么是好的和什么是坏的。我把烤面饼的“技巧”（不是技艺）放在那些关心快乐的事情当中，而把医疗的技艺置于那些关注善的技艺当中。宙斯在上，我以这位友谊之神的名义起誓，卡利克勒，请你别想跟我开玩笑，也别用那些实际上与你的真实观点相反的看法来回答我的提问，【c】请你不要把我的观点当作开玩笑来接受！因为你明白，我们的讨论涉及我们应当以何种方式生活，哪怕是理智低下的人也会比我们更加严肃地对待。做男子汉的事情，在民众中讲话，练习演讲术，积极参加你们这些人近来从事的政治活动，这就是你敦促我，要我接受的生活方式吗？或者说是这种命耗费在哲学上的生活？后面这种生活方式与前一种生活方式有什么区别？【d】区别它们也许是最好的，如我正在尝试的那样；做完了这件事、达成了一致意见，认定这两种生活方式是不同的，然后再去考察它们之间如何不同，它们中哪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应当过的。现在，也许你还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卡 是的，我确实不知道。

苏 噢，我会讲得更加清楚一些。考虑到你我达成过一致意见，有一样事物作为好的，有一样事物作为快乐的，快乐与好有区别，快乐和好各有一种实践，旨在获取它们，寻求快乐的是一方，寻求好的是另一

① 参阅本文464b—465a。

方——你先表个态，同意不同意这个观点。【e】你同意吗？

卡 是的，我同意。

苏 如果你认为我当时说的对，那么你也要进一步同意我当时对他们说的话。我说过，不是吗，我不认为烤面饼是一种技艺，而是一种技巧，【501】而医疗是一种技艺。我说过，有一样东西，医疗，这种技艺既要考察它服务的对象的本性，也要考察它做的事情的原因，能够对这些分别作出合理的解释。而只关心快乐的另一样东西，它的服务是全身心投入的，以一种完全不像技艺的方式指向它的对象，根本不考察快乐的性质和快乐的原因。它这样做是极为不合理的，也完全不作什么区分。【b】它只是通过常规和技巧保存惯常发生的事情的记忆，这也是它提供快乐的方式。现在，首先请你考虑这种解释是否恰当，是否还有其他解释，然后集中精力考虑灵魂的事情。有些对灵魂的思考是有技艺顺序的，拥有先见之明，知道什么东西对灵魂最好，而其他一些思考忽略这一点，像在考察其他事物的时候一样，只考察灵魂获得快乐的方式，而不考虑哪一种快乐比较好，哪一种快乐比较坏，不关注其他事情而只关注灵魂的满足，【c】无论这些快乐是比较好的，还是比较坏的，你看呢？在我看来，卡利克勒，我认为有这样的先见，我说这类事情是奉承，既在身体这个例子中，又在灵魂这个例子中，以及在其他例子中，在其中一个人可以等待快乐而无需考虑什么比较好，什么比较坏。至于你，你愿意加入我们吗，你对这些事情持有相同的看法，还是反对这些意见？

卡 不，我不反对。我跟你一道前进，既加速你的论证，又让在这里的高尔吉亚感到满意。

苏 【d】喔，只有一个灵魂是这种情况，不涉及两个或多个灵魂吗？

卡 不，也涉及两个或多个灵魂。

苏 有可能让一群灵魂一次全都满足，而无需考虑什么是最好的吗？

卡 是的，我假定有可能。

苏 你能告诉我哪些行当是做这件事的吗？不过，要是你喜欢，还是由我来提问，你认为与此相关的你就说是，【e】你认为与此无关的你就说不是。首先让我们来看吹笛子。你不认为它是这类行当中的一种吗，卡利克勒？它只给我们提供快乐而不考虑其他事情吗？

卡 是的，我想是这样的。

苏 所有诸如此类的行当不也是这样做的吗？比如，竖琴比赛？

卡 是的。

苏 训练合唱队和创作赞美诗怎么样？你不认为它们是同一类事情吗？你认为美勒斯①之子喀涅西亚②想过要说这种事情会导向改善他的听众吗，【502】或者说他好像只考虑如何让大批观众满足？

卡 显然是后一种情况，苏格拉底，至少喀涅西亚是这样的。

苏 他的父亲美勒斯怎么样？你认为他对着竖琴歌唱的时候，在意过什么是最好的这个问题吗？或者说他连什么是最快乐的都不在意？因为他用他的歌声给他的观众带来痛苦。不过，你考虑一下，你是否认为所有对着竖琴唱歌和赞美诗的创作都不是为了快乐的缘故。

卡 不，我认为是的。

苏 【b】那种庄严的，激发敬畏的行当，悲剧的创作，怎么样？它追求的是什么？这项工作，悲剧创作的意图仅仅是为了让观众满意，如你所认为的那样，还是说它也竭力不说那些腐朽的东西，而说出或唱出那些可能令人不愉快但却是有益的台词和歌声，无论观众是否感到快乐？你认为悲剧是以这些方式中的哪一种方式创作的？

卡 【c】这很明显，苏格拉底，它更倾向于提供快乐，使观众满意。

苏 我们刚才不是把诸如此类的事情说成是奉承吗？

卡 是的，我们说过。

苏 那么好，如果从整个创作中除去旋律、节奏和韵步，结果不就只剩下话语了吗？

---

① 美勒斯（Μέλητος），人名。

② 喀涅西亚（Κινησίαν），人名。

卡　必定如此。

苏　这些话语不是说给聚集起来的民众听的吗?

卡　我同意。

苏　那么诗学是一种“取悦于大众的演说”[①]吗?

卡　【d】显然如此。

苏　那么这种取悦于大众的演说就是演讲术。或者你不认为诗人在舞台上践行演讲术?

卡　不，我认为是的。

苏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一种面对大众的演讲术，是说给男人、妇女、儿童、奴隶和自由民听的。我们不太喜欢它，说它是一种奉承。

卡　是的，是这样的。

苏　很好。那些对着雅典公民和【e】其他由自由民组成的城邦里的人进行的演讲怎么样?我们对这种演讲术怎么看?你认为演说家们总是在讲话并且在意什么是最好的这个问题吗?他们总是把他们的眼光放在通过他们的言语能使公民尽可能地变好吗?或者说，他们也倾向于让公民们感到满意，由于他们自己的私人的善的缘故而轻视公共的善，他们对待民众就像对待儿童，【503】他们唯一的企图就是使民众感到满意吗?

卡　你问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有些人说他们这样做是由于关心公民，也有些人就像你所谈论的这个样子。

苏　你的回答相当好。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有两个部分，那么有一个部分是奉承，我假定，它就是可耻的公共演说，而另一部分——让公民的灵魂尽可能地好，竭力叙说最优秀的事情，无论听众发现这种演说是更加令人愉快的，还是更加令人不愉快的——是某种令人钦佩的事情。【b】但是你从未见过演讲术的这种类型——或者说，如果你能提到任何

① 取悦大众的演说（δημηγορία），同源名词 δημηγορὸς 在 482 处译为“取悦大众的人”，同源动词 δημηγορειν 译为“取悦大众”。

一位这种类型的演说家，为什么不让我也知道他是谁呢？

卡 不，宙斯在上！我肯定不能向你提到任何一位我们同时代的演说家。

苏 那么好，你能提到从前那些时代的任何人，在他开始公共演讲以后，雅典人被认为变得比较好了，而他们以前是比较坏的吗？我肯定不知道这个人会是谁。

卡 【c】什么？他们没有告诉你塞米司托克勒已被证明是个好人吗，还有喀蒙[1]、米尔提亚得[2]和最近去世的伯里克利，你也曾经听过他讲话？

苏 卡利克勒，如果你前面谈论的这种德性是真的，那么可以说是这样的，你当时谈论的是欲望的满足，个人自己的欲望和其他人的欲望。如果它不是真的，而我们在后来的讨论中被迫同意的事情才是真的——应当得到满足的是那些能使人变好的欲望，【d】而不是那些能使人变坏的欲望，这是一门技艺要做的事——那么我不明白我怎么能说这些人中有哪一位已被证明是这样的人。

卡 但若你小心观察，你会发现他们是这样的人。

苏 那就让我们平静地考察一下这件事，看这些人中间是否有人已被证明是这样的人。喔，这个好人，【e】这个讲话时在意什么是最好的这一点的人，是不会随意乱说的，他总是带着某种看法，就像其他手艺人似的，每个人总是想着自己的产品，不会随意选择和使用材料，这样他才能赋予他的产品某种形状，不是吗？看一下画匠，以他为例，或者要是你喜欢，以建筑师、造船工，或者你喜欢的其他手艺人为例，【504】看他们每个人如何把他要造的东西组织起来，让这些组件相互之间契合，直到整个产品有序地制造出来。还有其他手艺人，包括我们最后提到的那些手艺人，那些关心身体的人，体育教练和医生，无疑也把秩序和组织赋予身体。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们同意还是不同意？

---

① 喀蒙（κίμων），人名。

② 米尔提亚得（Μιλτιάδης），人名。

卡 就算是吧。

苏 所以，如果一幢房子得到了组织和秩序，那么它是好房子，如果它没有被组建起来，那么它是很坏的房子?

卡 我同意。

苏 对一条船来说，这也是对的吗?

卡 【b】是的。

苏 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这肯定也是对的吗?

卡 是的，我们可以肯定。

苏 我们的灵魂怎么样?如果它没有被组织起来，它会是好的吗，或者说，如果它得到某种组织和秩序?

卡 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也必须同意这一点。

苏 那些在身体中产生，作为身体有组织有秩序的结果的那些事物，我们用什么名字叫它们?

卡 你也许指的是健康和力气。

苏 【c】是的，我是这个意思。那些在灵魂中产生，作为灵魂有组织有秩序的结果的那些事物，我们叫它什么?试着发现它，把它的名字告诉我，就像在身体那个例子中一样。

卡 你自己为什么不说呢，苏格拉底?

苏 行，如果这样做能让你比较开心，我会做的。如果你认为我说得对，你就表示同意。如果你认为我说得不对，你就驳斥我，一定不要后退。我认为，用来表示身体有组织的状况的名字是“健康”，它是在身体里产生的健康和其他优点的结果。是不是这样?

卡 是这样的。

苏 【d】用来表示灵魂有组织有秩序的状况的名称是“合法”和“法律”，引导人们变得遵守法律和循规蹈矩，也就是公正和自我节制。你同意不同意?

卡 就算是吧。

苏 所以，这就是有技艺的、善良的演说家，当他把他的任何话语以及他的所有行为，他的所有馈赠或收取，应用于人们的灵魂的时候，

他会注意到的事情。【e】他总是关注公正如何能够在他的同胞公民的灵魂中产生和存在，不公正如何能够被消除，自我节制如何能够产生，缺乏约束如何能够被消除，其他优点如何能够产生，邪恶如何能够离去。你同意不同意？

卡　我同意。

苏　是的，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卡利克勒，身体有病或佝偻的时候，给它提供大量令人愉快的食物、饮料和其他东西，这种时候这样做不会给它带来一丁点儿好处，或者说正好相反，公平地说，给它带来的好处比较少？是这样吗？

卡　【505】就算是吧。

苏　是的，因为我不认为人的身体处于可怕状况时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也是他的生活，他的生活一定是悲惨的。或者说，不是这样的？

卡　是这样的。

苏　喔，一个人身体健康时，医生一般都会允许他满足欲望，比如，饿的时候吃，渴的时候喝，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想喝多少就喝多少，而在他生病时，医生决不会允许他满足欲望，这样做不也是对的吗？至少，你也赞同吗？

卡　是的，我赞同。

苏　【b】这对灵魂来说不也是同样的吗，我杰出的朋友？只要它是腐朽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愚蠢的，无约束的，不公正的，不虔诚的，应当克制它的欲望，不允许它做任何事情，除了能使它变得比较好的事情。你同不同意？

卡　我同意。

苏　因为这样做无疑对灵魂来说比较好？

卡　对，是这样的。

苏　让它远离欲望不就是管束它吗？

卡　是的。

苏　所以灵魂受约束比缺乏约束要好，这就是你自己刚才想到的。

卡 【c】我根本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苏格拉底。你问别人好了。

苏 这个家伙不愿意从这场讨论涉及的每一件事情中受益，不愿意受到约束。

卡 我也没有忽视你说的每一件事。我给你这些回答只是为了高尔吉亚的缘故。

苏 很好。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让我们的讨论半途而废吗？

卡 你自己决定好了。

苏 有人说，故事讲到一半就不说了是不允许的。【d】我们必须给它安个尾巴，别让它成为没尾巴的东西。请你回答剩余的问题，让我们的讨论有个结尾。

卡 你真是纠缠不休，苏格拉底！如果你想听我说话，那就放弃这场讨论，或者跟其他人去完成这场讨论。

苏 其他还有谁愿意呢？我们一定不能让这场讨论不完整。

卡 你自己就不能完成讨论吗，要么自说自话，要么自问自答？

苏 【e】如果这样的话，厄庇卡尔谟[①]的一句话在我头上应验了：我证明自己是自足的，"一个人要说两个人前面说过的话"。但是看起来我好像根本没得选。让我们就这么办吧。我假定，我们全都急于知道我们正在讨论的事情是对还是错。搞清楚这一点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我会检讨这场讨论，【506】说出我对这场讨论的看法，如果你们中间有人不认同我的看法，一定要反对我，驳斥我。因为我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肯定没有任何知识；是的，我在和你们一起探讨，所以我的对手要是有了清晰的看法，我第一个会接受。不过，我这样说是基于你们认为这场讨论应当进行到底。如果你们不想这样做，我们现在就停止，各自回家。

高 【b】不，苏格拉底，我不认为我们现在就要离开。你必须完成这场讨论。在我看来，其他人也是这样想的。我本人肯定想要听你依靠自己完成讨论的剩余部分。

---

① 厄庇卡尔谟（Επιχάρμος），公元前530—前440年，喜剧诗人，引文出处不详。

苏 行，高尔吉亚。我本人喜欢和卡利克勒一起继续讨论，直到我把他送给我的安非翁对泽苏斯说的话[①]归还给他。喔，卡利克勒，由于你不愿意和我一道把这场讨论进行到底，那就请你听我讲，【c】如果你认为我讲错了，可以打断我。如果你对我进行驳斥，我不会像你一样由于受到驳斥而感到恼火，而会继续把你当作我最大的恩人记录在案。

卡 说吧，我的好朋友，你自己去完成这场讨论。

苏 那么好，听着，我要从头开始讲一下这场讨论。令人快乐的事物和好的事物是一回事吗？——卡利克勒和我同意，它们不是一回事。——做令人快乐的事情是为了好事物的缘故，还是做好事情是为了令人快乐的事物的缘故？——做令人快乐的事情是为了好事物的缘故。——【d】所谓令人快乐，就是快乐在我们身上呈现的时候，我们感到快乐，所谓好，就是好在我们身上呈现的时候，我们是好的，是吗？——没错。——但是，我们，以及其他一切好的事物，当某些优点在我们身上呈现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好的吗？——是的，我认为必然如此，卡利克勒。但是，每一事物的优点呈现的最佳方式，无论是器皿、身体、灵魂，还是任何动物，不只是一些老方式，而要归于各种组织、正当和它们各自天生所获得的技艺。【e】是吗？——是的，我同意。——所以，由于它们的组织，每样事物的优点是有组织的，有秩序的吗？——是的，我会说是这样的。——所以，当某种秩序，对每一事物来说恰当的秩序，在每一事物中产生的时候，使存在的每一事物都成为好的，是吗？——是的，我认为是这样的。——但是，有秩序的事物肯定是有序的，是吗？——当然。——【507】一个有序的灵魂是自我节制的吗？——绝对是。——所以，自我节制的灵魂是好的灵魂。对此我个人说不出什么来了，我的朋友卡利克勒；如果你能说出什么来，请你教我。

卡 你就说吧，我的大好人。

苏 我说，如果自我节制的灵魂是好的灵魂，那么受到与自我节制

① 参阅本文485e。

相反的方式影响的灵魂是坏的灵魂。于是，它就变成愚蠢的和不受约束的灵魂。——对。——自我节制的人肯定会去做那些对诸神和凡人适宜的事情。因为他要是做了不适宜的事情，【b】他就不是自我节制的了。——必定如此。——当然了，如果他做了对凡人适宜的事情，他也会做公正的事情，而对诸神，他会做虔敬的事情，一个做公正的事和虔敬的事的人必定是公正的和虔敬的。——是这样的。——是的，他也必定会是勇敢的，因为一个自我节制的人不会追求或回避不适宜的事物，而会回避或追求他应当回避或追求的事物，无论这些事物是要做的事情，还是人，或者是快乐或痛苦，他坚定不移，在应当忍受的地方忍受它们。【c】所以，这种情况必定是这样的，卡利克勒，自我节制的人，由于他是公正的、勇敢的、虔敬的，如我们说过的那样，所以他是一个全善的人，好人会做好事，他所做的一切都令人敬佩，做好事的人是有福的，是幸福的，而腐败的人，那个做坏事的人，是可悲的。这个人所处的状况与自我节制的人相反，这个人就是你赞扬的不受约束的人。

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我说它是对的。如果它是对的，那么一个想要幸福的人显然必须追求和实践自我节制。【d】我们中的每个人必须尽快逃离不受约束的状况，跑得越快越好，他尤其要弄清是否有受约束这种需要，如果确实有这种需要，那么他本人，或他家里的任何人，个别的公民或者整个城邦，必须付出代价，受到约束，只要他还想幸福。我认为，这个目标是一个人在生活中要加以寻求的，在行动中，他应当把他自己的事务和城邦的事务全部指向这个目标，【e】让公正和自我控制在这个有福的人身上呈现。他不会允许他的欲望不受约束，或者努力去满足他的欲望——这是一种没完没了的恶——过一种掠夺者的生活。这样的人不会与其他人亲近，也不会与神亲近，因为他不会是一名合作者，而没有合作就没有友谊。是的，卡利克勒，有聪明人说过，【508】合作、友谊、秩序、自制和公正把天地聚合在一起，把众神和凡人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他们把这个宇宙称作“世界秩序”的原因，我的朋友，而不是不受约束的“世界混乱”。我相信，你没有注意这些事实，尽管你在这些事情上是一个聪明人。你没有注意到有比例的平等在众神

和凡人中间都有很大的力量，而你假定你要去获取一份更大的利益。这是因为你轻视几何学。

【b】好吧。我们要么驳斥这个论证，说明使幸福者幸福不是通过公正和自我节制，使可悲者可悲不是通过恶，要么说，如果我的论证是对的，我们必须考虑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些后果全都是前面提到过的，卡利克勒，你当时问我讲这些话是否认真，我说如果有人做了什么不公正的事，他应当是他自己的控告者，或者是他的儿子或朋友的控告者，他应当把演讲术用于这个目的。还有，你当时认为波卢斯由于害臊而承认的东西实际上是对的，【c】做不公正的事情比承受不公正的事情更糟糕，更可耻，演说家的正确方式应当是公正和知道什么是公正，波卢斯在发言的时候声称高尔吉亚由于害臊才同意这个观点。

事情就是这样，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你对我的责疑，看它对还是不对。你说我不能保护自己，也不能保护我的朋友和亲属，不能把他们从巨大的危险中解救出来，只能乞求先到者的怜悯，就像那些没有权利的人，【d】无论他想要打我的耳光，用你蛮横的表达法，或者剥夺我的财产，或者把我赶出城邦，或者最后把我处死。按照你的推理，处于这种境地是世上最可耻的事情。我自己的推论已经说了很多遍，但是再说一遍亦无妨。卡利克勒，我否定被人不公正地打耳光是最可耻的事，【e】我的身体挨打或者我的钱包被抢也不是最可耻的事情，我肯定不公正地打我或者抢走我的东西更加可耻，更加糟糕，与此同时，抢劫或奴役我，或者闯进我家，总而言之，对我和我的财产采取种种不公正行动的人比我这个承受这些行为的人更糟糕，更可耻。我们在前面讨论中得出过这些结论，我要说，它们通过钢铁和钻石般的论证确立和结合在一起，哪怕这样说相当粗鲁。【509】所以，无论如何，它似乎是这样的。如果你或某个比你更加有力的人不想摧毁这些结论，那么任何谈论我现在说的这些事情以外的其他事情的人不会说得更好。至于我，我的解释始终如一，我不知道这些事情怎么是这样的，但我碰到的人没有一个，就像在这件事情上一样，其他还能说些什么而不荒唐可笑的。【b】所以我再次确信，这些事情就是这样的。如果它们是这样的——如果不公正

对犯下不公正的人来说是最糟糕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没有付出应付的代价更加糟糕，如果可能的话，比那个最糟糕的人还要糟糕——那么，能使一个不能为自己提供保护的人不变得真正可笑的保护是什么？不就是那样会尽力伤害我们的东西吗？是的，情况必定如此，这是一种最可耻的保护，既不能提供给自己，也不能提供给朋友和亲属。【c】第二种保护驱赶第二糟糕的事情，第三种保护驱赶第三可耻的事情，以此类推。依其本性，每一样坏事物都是比较大的，能够提供保护，防止受它伤害的那些事物都是更加令人钦佩的，而不能这样做是更加可耻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吗，卡利克勒，或者说是其他样子的？

卡 是的，不是其他样子的。

苏 那么，在做不公正的事情和承受不公正的事情这两件事中，我们说做不公正的事情更糟糕，承受不公正的事情不那么坏。那么，【d】一个人凭什么能够为自己提供保护，以便得到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来自不做不公正的事情，另一方面来自不承受不公正的事情？是力量还是希望？我的意思是：当一个人不希望承受不公正的时候，他会避免承受它，或者说，当他获得力量的时候，他会避免承受不公正？

卡 当他获取力量的时候。至少，这一点很明显。

苏 做不公正的事情怎么样？当一个人不希望做不公正的事情时，【e】这是否就足够了——因为他不愿做——或者说他也要为此获得一种力量和技艺，所以除非他学习和实践这种技艺，否则就会陷入不公正？你为什么不回答，卡利克勒？至少你要回答这个问题：波卢斯和我在我们前面的讨论中被迫表示同意，无人因为想做不公正的事情而去做不公正的事情，所有人做不公正的事情都是不自愿的，[①] 你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对还是错？

卡 【510】就算对吧，苏格拉底，这样你可以完成这个论证。

苏 所以我们显然应当获得某种力量和技艺来对抗这一点，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做不公正的事情了。

---

① 参阅本文 467c—468e。

卡 对。

苏 那么这种能确保我们不承受不公正，或者尽可能少承受不公正的技艺是什么呢？考虑一下你想到的技艺是不是我想到的技艺。我想到的是：一个人要么自己就是他的城邦里的统治者，甚至是一名僭主，或者是掌权的那个集团的成员。

卡 看见了吗，苏格拉底，【b】只要你说出任何正确的事情，我都已经准备好为你鼓掌？我认为你的这段话说到点子上了。

苏 喔，考虑一下我下面的话是否也说得不错。我认为，作为某人朋友的这个人尤其是老人和聪明人称之为朋友的人，他是喜欢另一个人的人。你不是也这样认为吗？

卡 是的，我也这样认为。

苏 那么，在僭主这个例子中，僭主是野蛮的、无教养的统治者，在他的城邦里有人比他要好得多，这个僭主无疑害怕他，【c】决不会全心全意地成为他的朋友。

卡 是这样的。

苏 比这个僭主还要低劣得多的人也不会成为僭主的真正朋友，因为这个僭主会藐视他，决不会一本正经地把他当作朋友。

卡 这样说也对。

苏 只剩一个人与僭主拥有相同的秉性，他的好恶都与僭主相同，愿意被统治，做顺民，这样的人才值得一提。【d】这个人会在城邦里掌握大权，没有人能伤害他而不受惩罚。不是这样吗？

卡 是这样的。

苏 所以，如果在那个城邦里有某个年轻人在想，“我用什么办法能够掌握大权，使得无人能够不公正地对待我？”那么，这显然就是他要走的道路：从小养成习惯，像他的主人一样去喜欢和厌恶，确保尽可能像主人一样。不是这样吗？

卡 是这样的。

苏 按照你们这些人的说法，【e】这样一来，这个人在城邦里就会避免不公正的对待，并能获取大权吗？

卡 哦，是的。

苏 也会免除不公正的行动吗？或者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他会像那个不公正的统治者，会站在统治者身旁获得大权，是吗？在我看来，情况正好相反，以这种方式他肯定会具备这种能力，尽可能多地做不公正的事情，逃避因这样的行为需要付出的代价。对吗？

卡 显然如此。

苏 【511】所以，当他的灵魂变得腐朽，由于模仿他的主人而堕落，由于他的权力而变得残缺的时候，他会惹来最糟糕的事情。

卡 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够不断地朝着各个方向歪曲我们的讨论，苏格拉底。或者说，你不知道这位“模仿者”要是喜欢，会处死你的“非模仿者”，剥夺他的财产？

苏 【b】我不知道，卡利克勒。我不是聋子。我听你说过，也听波卢斯说过很多遍，城里头其他人也这样讲。但你现在也要听我说。我要说的是，是的，他会杀了他，如果他喜欢，但这是一个邪恶的人杀了一个令人敬佩的人，一个好人。

卡 这不正是最恼火的事情吗？

苏 对，然而对一个有理智的人来说并非如此，如我们的讨论所指出的那样。或者说你认为一个人应当尽可能长时间地去实践这些能把我们从危难中解救出来的技艺吗，【c】就像你告诉我要实践的演讲术，在法庭上能保全我们的性命？

卡 是的，宙斯在上，这是给你的一项很好的建议！

苏 好，我杰出的伙伴，你认为游泳的技能非常宏伟吗？

卡 不，宙斯在上，我不这么看。

苏 但是，当人们陷入需要这种技能的险境时，它肯定也能把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d】如果你认为这种技能无足轻重，我可以告诉你一种比它更加重要的技艺，船老大的技艺，它像演讲术一样，不仅能从巨大的危险中拯救我们的灵魂，而且能拯救我们的身体和财产。这种技艺是真实的，有序的，它不会摆出一副伟大的姿态，尽管它的成就是如此宏伟。然而，尽管它的成就与那种在法庭上实施的技艺的成就相同，但

它只挣了两个奥波尔①，我想，如果它把人平安地从伊齐那②送到这里；【e】如果把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人从埃及或本都③送到这里，这项服务可就大了，那个乘客，他的子女，财物，女人，把他们送到目的地，在港口靠码头下船，它只挣了两个德拉克玛④，如果有那么多的话。拥有这种技艺和完成这些业绩的人，也会十分谦恭地下船，在船边侍候。我想，他完全是一名行家，可以推断不让他的哪一名乘客在深海里淹死，至于他可以伤害哪一名乘客，由此他自己可以从中得益，是不清楚的，【512】他知道送他们下船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和灵魂没有比他们上船的时候更好。所以他推断，如果一个人染上无法治愈的重病而不淹死，那么这个人是可悲的，因为他不死，从他那里得不到什么好处。如果一个人在比他的身体宝贵得多的地方，在他的灵魂中，染上许多难以治愈的疾病，那么这个人的生命活得毫无价值，如果他把这个人从海里，从监狱里，或从其他任何地方救出来，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b】他知道，一个腐败的人最好还是别活着，因为这个人必定会邪恶地生活。

这就是尽管船老大救了我们的命，也不习惯表白自己的原因，建造城墙的工程师也不会这样做，他在保全我们的身体方面，有时候不亚于一名将军或其他人，更不必提船老大了。因为他有时候保全了整座城市。你不会认为他也是鼓动家一类的吧，会吗？然而，【c】如果他也像你们这些人一样讲话，卡利克勒，荣耀他的职业，他会用言语使你窒息，紧急地告诉你，人应当成为工程师，因为其他所有职业都无法与之相比。这些话会表达他的观点。但是你无论如何会藐视他和他的技艺，你会称他为"工程师"，把这个词当作贬义词来使用。你既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也不会娶他的女儿。但是，想一下你赞扬自己

① 奥波尔（ὀβολός），希腊硬币名。1德拉克玛合6奥波尔。

② 伊齐那（Αἰγίνη），地名。

③ 本都（Πόντος），地名，位于黑海南岸，古代有本都国。

④ 德拉克玛（δραχμή），希腊货币名。公元前409—前406年，一个劳工的日标准工资是1德拉克玛。

的活动的那些理由，【d】你藐视工程师和我刚才提到的其他人的理由有什么公正可言呢？我知道你会说自己是一个比较好的人，来自比较好的家庭。但是你说的“比较好”和我说的意思不一样，你说的比较好只意味着保全自己的性命和财产，而不管你正好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长处，所以你对工程师、医生，以及其他为保全我们而发明的技艺的指责已被证明是滑稽可笑的。但是，我的有福之人，请你看一下，高尚的事情与好的事情是不是保全和被保全以外的事情。【e】一个真正的人也许应当停止考虑自己能活多久的问题。他不应当迷恋今生，而应当把这些考虑交给神，宁可相信那位村妇说的话，无人能够逃脱他的命运。因此，他应当考虑在他还尽可能好的时候如何才能平静地过完他的余生。【513】通过变得像那个他生活于其下的政权吗？如果是这种情况，你现在就应该使你本人尽可能地像雅典人，要是你自己期待与雅典人亲近，在这座城邦里拥有大权。请你看一下这样做对你我是否有益，我的朋友，这样的话，他们所说的在帖撒利[①]的女巫们身上发生的事才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她们想把月亮从天上拉下来[②]。我们对这种公民权力的选择会耗费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如果你认为，当你还不像这个政权的时候，【b】某个人或其他人会交给你这种技艺，使你能用它在这座城邦里获得大权，无论你是为了变得较好还是为了变得较坏，那么在我看来，卡利克勒，你得到的不是一项好建议。如果你期待产生任何真正的结果，赢得雅典各个德莫的居民的友谊，哦，对了，宙斯在上，以及皮里兰佩之子德摩斯[③]的友谊，你一定不要成为他们的模仿者，而要以你自己这个人天然地和他们相似。无论谁使你变得与这些人极为相似，他都会以你最想要的方式使你成为政治家，【c】也成为演说家。因为每个群体的人都喜欢带有自己特点的话语，厌恶那些外邦人的腔调——除非你还有其他什么话要说，我亲爱的朋友。要对这一点作答，我们还能说些

① 帖撒利（Θετταλία），地名。

② 指引发月食。

③ 德摩斯（δῆμους），人名。参阅本文481d。

什么吗，卡利克勒？

卡 我不知道，苏格拉底——你说的好像有点对，但是大多数人会发生的事情也会在我身上发生，我没有被你真的说服。

苏 卡利克勒，这是由于你对民众的热爱存在于你的灵魂中，对我进行抗拒。但若我们以一种比较好的方式经常细致地考察这些事情，【d】你会被说服的。请你回忆一下，我们说过有两种实践关心一个具体的事物，无论它是身体还是灵魂。[①] 两个事物中的一个涉及快乐，另一个涉及什么是最好的，我们不是要去满足它，而是要对抗它。这不就是我们当时对它们的区分吗？

卡 是的，没错。

苏 现在，它们中的一个，涉及快乐的那一个，是卑贱的，它实际上什么都不是，只是奉承，对吗？

卡 【e】就算是吧，如果你喜欢。

苏 而另一个，旨在使我们关心的事物，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尽可能地好，它是比较高尚的吗？

卡 是的，是这样的。

苏 那么，难道我们不应该试图关心这座城邦和它的公民，旨在使这些公民本身尽可能地好吗？我们在前面已经发现，如果缺乏这一点，如果他们的意愿像是挣大钱，谋取一个位置统治民众，【514】或者谋取其他有权力的位置，但这个位置不是令人钦佩的和好的，那么他们无论提供多少其他服务都没有好处。我们要把这个观点当作真的吗？

卡 当然，如果这能使你更加高兴。

苏 那么，卡利克勒，假定你和我要处理一些城邦的公共事务，我们各自要负责一些公共建筑——建设的主要工程有：城墙、船坞、神庙——【b】我们必须仔细考察我们自己，首先看我们是不是建筑方面的专家，我们向谁学过这门技艺？我们必须这样做，还是一定不会这样做？

---

① 参阅本文500b。

卡　是的，我们一定会这样做。

苏　嗯，其次，我们必须检查，不是吗，我们是否在私人事务中做过这种事情，比如说，为我们的朋友造过房子，或者为我们自己造过房子，无论这幢建筑是令人钦佩的还是丑陋的。如果我们在考察中发现我们的老师已经被证明是优秀的，【c】有名望的，我们在他们的指导下进行的建筑是大量的和令人钦佩的，那些在我们离开我们的老师以后由我们独立建设的建筑物也是大量的，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开始从事公共建筑是明智的。但若我们既不能指出老师，又不能指出我们建造的建筑物，要么是根本没有，要么是许多毫无价值的建筑物，那么要从事公共建筑和召集人们去从事公共建筑肯定是愚蠢的。【d】我们要说这种观点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卡　对，我们会这么说。

苏　在所有情况下不都是这样吗，尤其是如果我们试图从事公共事务，相互邀约，以为我们是能干的医生？无疑，我会考察你，你也会考察我："好吧，众神在上，苏格拉底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怎么样？有其他什么人，奴隶也好，自由民也罢，由于苏格拉底而从病中康复吗？"我想，我也会对你提出相同的问题。【e】如果我们找不到任何人，无论是外邦来的访客还是本镇的居民，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的身体得到改善的原因是由于我们，那么宙斯在上，卡利克勒，在私人活动中产生许多一般的或成功的结果之前，在对这门技艺有过足够的练习之前，他们应当试一下"从做一口大缸开始学习陶艺"，如那句谚语所说，然后再去亲身参与公共实践，也召集其他人像他们这样做，民众若是愚蠢到这种地步岂不是真的非常可笑吗？你难道不认为像这样的开始是愚蠢的吗？

卡　是的，我认为是愚蠢的。

苏　【515】现在，我最杰出的伙伴，由于你本人正好刚开始从事城邦事务，你邀请我，并且责备我不这样做，我们难道不需要相互考察吗？"嗯，卡利克勒曾经使哪位公民有过改进吗？有哪个从前是邪恶的、不公正的、不受约束的、愚蠢的人，无论是外邦来的访客还是本镇的居民，是奴隶还是自由民，由于卡利克勒，现在变得令人敬佩的和好的吗？"告

诉我，卡利克勒，【b】如果有人向你提出这些问题，你会怎么说？你能说出有谁通过和你的联系变得比较好吗？你想在这些问题面前退缩吗——哪怕你在试图从事公共事务之前的私人活动中产生过什么积极的成果？

卡 你喜欢赢，苏格拉底。

苏 我不是为了喜欢赢才向你提问的。倒不如说，我真的想要知道这种方式，无论它是什么，【c】你假定城邦事务应当以这种方式在我们中间进行。现在你已经进入到这个城邦的事务，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除了我们这些公民应当尽可能地好，你还献身于其他某个目标，是吗？我们不是已经多次同意，这是一个在政治领域活动的人要做的事情吗？我们已经同意，还是没有同意？请回答。是的，我们已经同意。（让我来替你回答。）所以，如果这是一个好人应当为他自己的城邦弄清楚的事情，那就回想一下你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些人，【d】告诉我你是否还认为伯里克利、喀蒙、米尔提亚得和塞米司托克勒已经被证明是好公民。

卡 是的，我仍旧这样看。

苏 所以，如果他们是好公民，那么他们每个人显然都在使公民变得比他们以前更好。是，还是不是？

卡 是。

苏 所以，当伯里克利第一次开始在民众中演讲的时候，雅典人比他最后作那些演讲的时候还要糟糕吗？

卡 也许是的。

苏 没有什么"也许"，我的好人。从我们已经同意的那些观点中必定推论出这一点，如果他真的是个好公民。

卡 【e】那又怎样？

苏 不怎么样。但是请你也告诉我这一点。由于伯里克利，雅典人变得比较好了，还是正好相反，他们被伯里克利腐蚀了？不管怎样，这是我听说的，伯里克利使雅典人变得愚蠢和胆怯，变成夸夸其谈的人和斤斤计较的人，因为他第一个给公民发工资。

卡 你听到说这种话的人的耳朵被打开花了，苏格拉底。

苏 哦，这种事情我不是刚听到。我知道得不太清楚，你也一样，

伯里克利最初享有很好的名望，当雅典人很坏的时候，他们从来不用任何可耻的罪名控告他。但是后来，他使他们转变为“令人钦佩的和好的”民众，【516】到了他的晚年，他们指控他盗用公款，到最后要判他死刑，显然由于他们认为他是个恶人。

卡 是吗？这样做使伯里克利成了恶人了吗？

苏 一个照料驴、马、牛的人至少看起来像是个坏人，如果他踢、抵、咬这些畜生，由于它们野性大发，而当他驯服了这些畜生以后，这些畜生却不会对他这样做。【b】或者说，你不认为这个照料牲口的人是个坏人，当这些牲口被驯服，变得比较温和的时候，他会比这些牲口更狂野？你认为是这样的，还是不是这样的？

卡 噢，是这样的，这样说我可以让你满意。

苏 要让我满意，你还得继续回答我的提问。人也是一种动物吗？

卡 当然是。

苏 伯里克利不就是人的照管者吗？

卡 是的。

苏 是吗？那么按照我们刚才同意的观点，如果他照管他们，【c】如果他真的擅长政治，他不会把他们从比较不公正变成比较公正吗？

卡 不，他会这样做。

苏 如荷马所说，公正者是温和的[①]。你会怎么说？你会说同样的话吗？

卡 是的。

苏 但是伯里克利对他们肯定比他们驯服以前更加野蛮，他们对他也一样，而伯里克利一点儿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卡 你要我同意你的看法吗？

苏 是的，如果你认为我说得对。

卡 那就算同意吧。

① 荷马史诗中的表达是“野蛮而非公正的”，参阅《奥德赛》6 : 120，9 : 175，13 : 201。

苏 如果更加野蛮，那么也就是更加不公正和更加坏，是吗？

卡 【d】就算是吧。

苏 所以按照这样的推论，伯里克利并不擅长政治。

卡 至少，你否认他擅长。

苏 宙斯在上，你刚才表示了同意，所以你也否认了。现在让我们来谈喀蒙。告诉我：那些被他服务过的人不是用陶片投票把他放逐，使人们十年都不能听到他的声音吗？他们不是对塞米司托克勒做了同样的事情，用流放来惩罚他吗？他们不是投票处死享有马拉松战役名望的米尔提亚得，【e】要不是由于议事会主席[①]反对，他已经被扔进深坑了吗？然而，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这些人身上，如果他们是好人，如你所说他们是好人。至少不会像那些好驭手，他们起初不会摔下马车，但在他们驯好了马匹，自己也成为比较好的驭手以后，他们真的会摔下马车。这种情况不会在驾驶马车或其他工作中发生。或者说你认为会发生？

卡 不，我认为会发生。

苏 【517】如此看来，我们前面的说法似乎是对的，我们不知道在这个城邦有谁已经被证明擅长政治。你同意我们现在还活着的人中间一个也没有，尽管你说过去曾经有过，并且以这些人为例。但是我们已经证明他们和现在还活着的人是一样的。结果就是，如果这些人是演说家，他们实践的既不是真正的演讲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被放逐了——又不是奉承的演讲术。

卡 但是，苏格拉底，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人所取得的成就肯定远远超过【b】你说的这些人的成就。

苏 不，我奇怪的朋友，我不是在批评这些人，就他们是城邦的公仆而言。倒不如说，我认为他们已被证明是比现在这些人更好的公仆，就其满足城邦的欲望而言他们更加能干。事情的真相是，在重新引导城邦的欲望，而不是与这些欲望妥协，使用说服或约束使公民们变得更好

① 议事会主席（πρύτανις），议事会轮置部落的成员，每天抽签选出，主持议事会和公民大会。

这些方面，【c】他们与我们的同时代人真的没有很大差别。这也是一个好公民的任务。是的，我也同意你的意见，在提供战船、城墙、船坞以及其他许多同类事情上比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更能干。

现在，你和我在我们的谈话中正在做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们一直在讨论，我们也不断地向后退，回到同一个地方，都不承认对方的观点。对我来说，我相信你已经多次同意并承认，我们的这个主题有两个部分，【d】既涉及身体又涉及灵魂。它的一个部分是服务性的，我们的身体饿了或渴了，它能够给我们提供食物和饮水，我们的身体冷了，它能够给我们提供衣服、被褥、鞋子，以及我们的身体有需求的其他东西。在对你说话的时候，我故意使用相同的例子，让你更容易理解。我想你是同意的，这些就是店主、进口商或生产者能够提供的东西，【e】生产这些东西的有烤面包的、做点心的、纺织工、鞋匠、制革匠，所以一点儿也不奇怪，这些人会认为自己是看管身体的人，其他人也会这么看——每一个不知道在这些实践活动之上还有一类技艺的人都会这样看，这类技艺就是体育和医学，它们才是身体的真正看管者，应当由它们来恰当地控制所有这些技艺和使用它们的产品，因为只有它们才拥有什么样的饮食对身体健康来说是好的这种知识，【518】而其他技艺是缺乏这种知识的。由于这个原因，其他技艺对身体来说是奴仆和佣人，是无教养的，而体育和医学是它们合法的女主人。嗯，我说的这些事情对灵魂来说也是对的，我想你有时候明白我的意思，对我的看法表示同意。但是过了一会儿，【b】你又开始说在我们城邦里有过一些人已经被证明是令人敬佩的好的公民，当我问他们是谁的时候，你似乎对我提出一些政治领域里的人，很像如果我问你“谁被证明或者是一个身体的好的看管者”的时候，你会提出来的人，你十分严肃地回答说，“面包师塞亚里翁[1]，撰写论西西里[2]的烤面饼的书的米赛库斯[3]，店主萨拉姆布

---

① 塞亚里翁（Θεαρίων），人名。

② 西西里（Σικελία），地名。

③ 米赛库斯（Μίθαικος），人名。

斯[1]，因为这些人已经被证明是极好的身体的看管者，第一位提供了极好的面包，第二位提供了面饼，【c】第三位提供了葡萄酒。”

如果我对你说，“喂，你对体育一无所知”，你也许会十分恼火。你对我提到的这些人是仆人，欲望的满足者！在这些事例中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令人钦佩的和好的。他们喂饱和养肥人们的身体，如果他们有机会，他们也会毁掉人们原先的肌肉，而他们全都受到人们的赞扬！后者由于缺乏经验，【d】会因为生病和失去肌肉而提出指责，不是对那些让他们整天去参加宴会的人，而是对任何正好与他们在一起向他们提建议的人。是的，如果前面那些东西给人带来疾病，而这些东西已被证明是不健康的，他们就会指责那些人，说那些人对他们做了坏事，而对前面那些人，【e】那些对他们的疾病负有责任的人，他们却大加赞扬。你现在干的事情也很像我刚才说的这样，卡利克勒。你赞扬那些设宴向我们的公民提供他们所希望吃到的各种美味佳肴的人。人们说这些人使我们的城邦伟大！【519】但是由于早先那些领导人，这个城邦腐败和溃烂了，这一点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们用港口、船坞、城墙、税收以及类似的垃圾来喂养我们的城邦，但在这样做的时候缺乏公正和自我节制。所以，当相应的疾病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指责向他们提建议的人，并且赞扬塞米司托克勒、喀蒙和伯里克利，而这些人才是要对他们的疾病负责的人。要是你不小心，他们也许会对你我的朋友阿尔基比亚德下手，【b】当他们不仅失去获得的东西，而且失去他们原本拥有的东西时，尽管你对他们的疾病不需要负责，但你可能加重他们的疾病。

然而，有一件愚蠢的事情，我本人既看到它发生，又听说它与我们早先的领导人有关。因为我注意到，无论什么时候城邦对它的某个政治家下手，因为他做了不公正的事情，他们都会生气，愤怒地抱怨说他们承受了可怕的事情。他们为这个城邦做了许多好事，所以这些人遭到毁灭是不公正的，【c】他们的论证就这样继续下去。但这种论证是完全虚假的。没有一个城邦领导人会被他领导的这个城邦毁灭。那些职业的政

① 萨拉姆布斯（Σάραμβος），人名。

治家的情况倒像那些职业的智者。因为智者也一样，尽管他们在其他事情上是聪明的，但会做这种荒唐的事情：智者声称是传授美德的教师，但他们不断地指责他们的学生对他们不好，不交学费，对所受到的恩惠一点儿都不感恩，尽管得到了老师很好的服务。然而，还有什么比这样说更不合理吗，【d】这些人已经变好了，变得公正了，他们的不公正被他们的老师消除了，他们已经获得了公正，但他们却会伤害老师——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你不认为这样说很荒唐吗，我的朋友？你已经使我发表了一篇真正面对民众的演说，卡利克勒，因为你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

卡 没人回答你的问题，你就不能说话吗？

苏 【e】我显然能说话。但我的讲话变得冗长了，因为你不愿意回答我。但是，我的大好人，友谊之神在上，告诉我：有人说他已经使某人变好了，这个人会挑他的毛病，指责那个使他好的人是非常邪恶的，你认为这样说合理吗？

卡 不合理，我也这样认为。

苏 你没听那些自称教民众美德的人说过这样的话吗？

卡 【520】不，我听说过。但是你为什么要提到那些完全毫无价值的人？

苏 你为什么要谈论那些人，尽管他们自称是这个城邦的领导人，全心全意使城邦尽可能地好，但是后来又转过来指责它是最邪恶的？你认为他们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吗？是的，我的有福之人，智者和演说家是一种人，是同样的人，或者说几乎完全相同，这是我对波卢斯说的。但由于你没有看到这一点，【b】你假定两种技艺中的一种，演讲术，是神奇的，而你嘲笑另一种技艺。然而，智术实际上比演讲术更令人敬佩，就像立法比公正的管理更令人敬佩，体育比医学更令人敬佩。而我自己一个人会假定，公共的演说家和智者是仅有的不适宜去批评那些接受了他们的教育而又对他们做坏事的人，否则他们说的话会同时又是对他们自己的谴责，因为按照同样的论证，他们完全没有给那些人带来什么好处，而他们声称使之受益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卡 【c】不，是这样的。

苏 如果我说得对，那么无疑只有他们处在提供荣耀的位置上——不收费，好像是合理的。某个人得到了另外一项好处，举例来说，他接受了体育教练的指导，走得比以前快了，如果教练向他提供另一项好处，使他得到荣耀，【d】而不是同意在他教会学生快走的时候就尽快收取确定的费用。因为我不假定人们会由于走得慢而采取不公正的行动，而是由于不公正人们会采取不公正的行动。对吗？

卡 对。

苏 所以，如果某人消除了这样东西，不公正，他不会害怕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因为只有他在提供荣耀这种好处时是安全的，如果某人真的能使人成为好的。不是这样吗？

卡 我同意这种说法。

苏 那么，这就是在其他事情上提建议而收费不可耻的原因，比如造房子或其他技艺。

卡 【e】是的，显然如此。

苏 但是这种活动，关心的是一个人如何能尽可能地好，如何以最好的方式管理他自己的家庭或城邦，如果拒绝提供相关的建议，除非某人付钱给你，那是相当可耻的。对吗？

卡 对。

苏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清楚的，事实上，在所有好处中，只有这种好处会使获得好处的人产生做好事来回报的愿望，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提供这种好处的人的好兆头，他会得到回报，获得好处的人会为他做好事，但若他不提供这种好处，这就不是一个好兆头了。事情是这样的吗？

卡 【521】是这样的。

苏 现在，请你为我准确地描述一下关心城邦的类型，这是你要我做的事。是努力奋斗，像一名医生那样，使雅典人尽可能的好，还是做好为他们服务的准备，与他们交往，尽可能使他们满足？对我说真话，卡利克勒。就像你一开始就十分坦率地讲话，你应当继续说出你心里的

想法才是好的。现在就说吧，好好地说，体面地说。

卡 要我说的话，好像是做好为他们服务的准备。

苏 【b】所以，最高贵的人，你要我做好奉承的准备。

卡 是的，如果你发现不矫揉造作更愉快，苏格拉底。因为，如果你不做这种事——

苏 我希望你不要重复已经说过许多遍的话，任何想要处死我的人会来处死我。这样，我就不用重复我说过的话了，这是一个恶人对一个好人做的事。也不要说他会来没收我的任何财产，这样我就不用回答，他会这样做表明他不知道如果使用我的财产。倒不如说，正如他不公正地没收了我的财产，所以在得到它以后，【c】他也会不公正地使用我的财产，如果这样做是不公正的，那么是可耻的，如果是可耻的，那么是恶的。

卡 瞧你有多么自信，苏格拉底，好像这些事情在你身上一件都不会发生！你认为只要过你自己的日子，不跟他们打交道，就不会被某个也许非常腐败和邪恶的人告上法庭了。

苏 如果我认为在这个城邦里这样的事情不会对任何人发生，那么我真的是个傻瓜，卡利克勒。但我非常明白：【d】如果我上了法庭，面对你提到的某种危险，那么控告我的人是个恶人——因为没有一个好人会把一个没有做错事的人告上法庭——如果我被处死，那也没什么可奇怪的。要我告诉你我有这种预期的理由吗？

卡 是的，我要。

苏 我相信，我是少数雅典人之一——所以，别说我是唯一的一个，在我们的同时代人中唯一的一个——掌握了真正的政治技艺，从事真正的政治。这是因为，我在各个场合的讲话不以使人满意为宗旨，而以至善[1]为宗旨。【e】它们不会以“最令人愉快的东西”为目标。因为我不愿意做你推荐的那些能干的事情，所以我在法庭上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对波卢斯做过的同样的解释又回来了。因为我的受审就像一名医

---

[1] 亦译“最好的事物”。

生被一个由儿童组成的陪审团审判，如果有一名烤面饼的厨师对医生提出指控。想一想，这样的一个人被抓到这些人中间，在辩护的时候能说些什么，如果有人提出指控说，"孩子们，这个人对你们干了许多大坏事，是的，对你们。他用手术刀杀死你们中间最年轻的，【522】烧灼你们，通过欺骗和恐吓，他让你们困惑。他给你们吃苦药，迫使你们又饥又渴。他不给你们吃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甜食，而我会这样做！"你认为在这种令人绝望的困境下，那个医生还能说什么？或者如果他说实话，"对，孩子们，我所做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为了健康"，你认为在这种时候，这些"法官"会如何咆哮？他们的声音不会很响吗？

卡 也许会吧。

苏 我认为会这样的！你不认为那名医生完全不知该怎么说吗？

卡 【b】是的，他会这样。

苏 我知道这类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如果我上了法庭。因为我不能指出我为他们提供了什么快乐，这些服务和好处他们相信自己已经得到了，但我既不羡慕那些提供快乐的人，又不羡慕那些得到快乐的人。如果有人指责我败坏青年，让他们感到困惑，或者指责我在公开和私下场合用严厉的话语污辱老人，我也不能说出事实真相。我不能说，【c】噢，"是的，我所说的和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公正，我'尊敬的法官'"——用你们这些人的话来说——我也不能说别的什么。所以，我假定自己只好听天由命了。

卡 你认为，苏格拉底，一个在他的城邦里处于如此境地的人，一个不能保护他自己的人，是令人敬佩的吗？

苏 是的，卡利克勒，只要他还拥有你们经常承认的他应当拥有的东西：只要他保护自己，不说和不做与凡人和众神相关的任何不公正的事情。【d】因为这是一种你我经常同意的最有效的自我保护。现在如果有人指责我不能为自己或别人提供这种保护，那么我在受到斥责时会感到羞耻，无论这种驳斥发生在有许多人在场的时候，还是只有少数人在场的时候，或者是发生在我们两人之间；如果我由于缺乏这种能力而被处死，我真的会十分恼火。但若我走到生命的尽头是由于缺乏这种奉承

的演讲术，那么我知道你会看到我从容就义。【e】没有完全失去理智和勇敢的人没有一个会怕死，做不公正的事情才是他要害怕的。因为带着一颗装满不公正行为的灵魂抵达哈得斯①，这是一切坏事情的终极。要是你喜欢，我愿意给你解释一下，说明事情就是这样的。

卡 行，因为其他事情你都讲完了，这件事你也可以讲完。

苏 【523】把你的耳朵伸过来——他们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你会认为这只是一个故事，但我相信，尽管我认为这是一个解释，我在讲的时候是把它当作真的来告诉你的。如荷马所说，在宙斯、波塞冬②、普路托③从他们的父亲那里接管了王权以后，在他们中间划分了王权。克洛诺斯④时代有一条关于人类的法律，甚至连众神都继续遵守，一个生活公正和虔敬的人今生走到终点的时候，他会去福岛⑤居住，【b】过一种完全幸福的生活，不受邪恶的侵害，而一个生活不公正和不虔敬的人死了，他会去一个被他们称作塔塔洛斯⑥的监狱，接受报应和处罚。在克洛诺斯时代，乃至于后来宙斯刚取得王权的时候，那些人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就要面对活的法官的审判，这些法官在他们就要死的那一天审判他们。由于审判不准确，所以普路托和福岛的看守去见宙斯，告诉他那些人自行其是，【c】去了他们不该去的地方。所以宙斯说："好吧，我要下令停止这种审判。这种审判之所以不好，乃是因为被审的人穿着衣服。他们是在还活着的时候受审的。"他说，"有许多人灵魂邪恶，但却包裹在漂亮的身体里，出生高贵而又十分富有，受审的时候会有许多证人跑来证明他们的生活是公正的。【d】这些事情使法官们充满敬畏，马上通过审判，而法官自己在进行审判时也穿着衣服，

① 哈得斯（Ἀιδης），地下世界，冥府。掌管地下世界的冥王亦叫哈得斯，他是宙斯的兄长。

② 波塞冬（Ποσειδῶν），宙斯的兄长，掌管水界。

③ 普路托（Πλούτων），宙斯的兄长，即哈得斯。

④ 克洛诺斯（Κρόνος），宙斯的父亲，老天神。

⑤ 福岛（μακάρος νῆσος），死者亡灵在冥府受审后，善者被送往福岛居住。

⑥ 塔塔洛斯（Τάρταρος），地狱。

他们的眼睛、耳朵和整个身体就像屏风一样屏蔽着他们的灵魂。所有这些东西，他们自己的衣服，被审者的衣服，都已证明是他们的障碍。”他说：“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让他们提前知道自己的死期。而现在他们有这种知识。【e】这就是我已经告诉普罗米修斯[①]要停止的事情。其次，他们受审的时候必须剥去所有这些东西，赤裸裸的，因为要在他们死后才对他们进行审判。法官也应当是赤裸裸的，是死了的，只用他自己的灵魂去研究那些刚死去的人的灵魂，这些人已经与他的亲属分离，把他们的全部装饰打扮都留在大地上，这样的审判才会是公正的。在你们想到这件事之前我已经想到了，我已经任命了我的儿子作法官，两个来自亚细亚，弥诺斯[②]和拉达曼堤斯[③]，【524】一个来自欧罗巴，埃阿科斯[④]。他们死后，就去了荒野当法官，那里是个三岔路口，往前面走有两条路，一条通往福岛，另一条通往塔塔洛斯。拉达曼堤斯审判来自亚细亚的人，埃阿科斯审判来自欧罗巴的人。弥诺斯比较年长，负责终审，如果其他两名法官有什么审判难以决断，就由他处理，这样一来涉及人该走哪条路的审判也许就可以尽可能公正了。”

【b】卡利克勒，这就是我听说的，我相信它是真的。基于这些解释，我得出结论：像这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我认为，死亡无非就是两样东西的分离，灵魂与身体。所以，在它们分离以后，它们各自的处境不会比那个人活着的时候糟糕得多。身体保持着它的本性，在意得到照料和其他一切明显对它呈现的事情。【c】如果一个人有身体，比如说，他活着的时候体形庞大（要么是生来很大，要么是通过养育，或者是通过二者），他的尸体在他死了以后也很庞大。如果他很胖，那么死者的尸体也很胖，等等。如果一个人在意留长发，他的尸体也会留有长发。还

---

① 普罗米修斯（Προμηθεύς），造福于人类的神，因盗天火给人类而触怒宙斯，受到惩罚。

② 弥诺斯（Μίνως），冥府判官，生前为克里特王。

③ 拉达曼堤斯（Ῥαδάμανθυς），冥府判官，生前为克里特英雄，弥诺斯的兄弟。

④ 埃阿科斯（Αἰακός），冥府判官，生前是阿喀琉斯之父，助阿波罗建造特洛伊城墙。

有，如果一个人生前是个囚犯，身上有鞭笞的伤痕或其他伤口，死了以后他的尸体仍旧可以看到同样的印记。如果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手脚被打断或扭曲，【d】他死后这些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总之，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他的身体无论怎样处理，所有处理后留下的痕迹，或者大部分痕迹，在他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是清晰的。因此，我认为，同样的事情对灵魂来说也是真的，卡利克勒。灵魂一旦剥去外衣，像身体一样裸露，灵魂中存在的一切也是清晰的，既有生来就有的东西，又有后来发生的事情，人的灵魂中拥有的东西实际上是他追求每样东西的结果。所以，它们来到法官面前——【e】从亚细亚来的人到了拉达曼堤斯面前——拉达曼堤斯让它们站住，研究每个人的灵魂而不知道它是谁。他经常能够找出那位大王[①]的灵魂、或者其他某位国王或统治者的灵魂，【525】注意到他的灵魂没有什么地方是健康的，而是遍布疤痕，这是背信弃义和做事不公正的结果，他的每个行为都在他的灵魂上留下印记。被包裹起来的一切都是欺骗和虚伪的结果，没有什么是正直的，全都由于这颗灵魂没有得到真理的滋养。他看到这颗灵魂是畸形的，充满丑恶，其原因可归于行为的奢侈、放荡、专横、失禁。看到这颗灵魂，他就把它径直送往监狱关押，到那里去等候接受与它相应的命运。

【b】对每一个受到公正惩罚的人来说，这样做是恰当的，因为这样做能使他变得比较好，使他从中受益，或者让他成为其他人的榜样，看到他遭受的种种苦难，其他人可以感到害怕和变得比较好。那些从中受益的人，那些向众神和凡人付了代价的人，他们所犯的错误是可以矫正的；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要通过受苦受难的方式才能受益，在这里和在哈得斯，因为除此之外，【c】没有其他可以消除不公正的方式。从那些犯有终极大罪的人中间可以选出榜样，由于犯了这样的罪行，他们已经变得无法救治。这些人自己不再能够从接受惩罚中获益，因为他们是不可治的。然而，看到他们在哈得斯的监狱里接受最残忍、最可怕、最悲惨的折磨，其他人确实从中受益，那些永久受折磨的人起着样板的作

① 指波斯国王。

用，【d】对那些正在到来的不公正的人是一个可见的警示。我宣布，阿凯劳斯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波卢斯说得对，其他任何像他那样的僭主也是。我假定，这些样板中的大多数实际上来自僭主、国王、统治者这个等级和那些积极从事城邦事务的人，这些人犯下了最严重的和最不虔敬的错误，因为他们处在能这样做的位置。荷马也是这些事情的一名证人，【e】因为他描述了那些在哈得斯中接受永久惩罚的国王和统治者：坦塔罗斯①、西绪福斯②和提堤俄斯③。至于忒耳西忒斯④和其他邪恶的公民，没有一个被说成周围全是最残酷的刑罚，好像他不可救治似的；我假定，他不在那个位置上，由于这个原因他也比那些处在那个位置上的人幸福。事实上，卡利克勒，【526】那些变得极端邪恶的人确实来自有权力的等级，尽管肯定没有什么东西阻止最有权力的人中间的好人不发生这样的转变，而那些不发生转变的人应当受到热情的敬仰。因为这是一件难事，卡利克勒，当你发现自己享有充分的自由，可以胡作非为的时候，你仍旧能够一辈子过着公正的生活，这样的人最值得赞扬。几乎没有人被证明是这样的人。不过，还是有人已经被证明是这样的人，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我假定还会有一些人值得敬佩，他们拥有美德，能公正地执行托付给他们的事务。【b】他们中有一位，吕西玛库⑤之子阿里斯底德⑥已经被证明，他确实非常出名，甚至在希腊的其他地方也很有名气。但是，我的大好人，大多数我们的统治者已经被证明是坏的。

所以，如我所说，法官拉达曼堤斯抓住了某个这样的人，他对这个人一无所知，既不知他是谁，又不知他是哪里人，只知道他是邪恶的。一旦确定了这一点，他就在那个人身上打下烙印，标明是可治的或是不可治的，只要他瞧着适宜，然后就打发那个人去塔塔洛斯，那个人一到

① 坦塔罗斯（Ταντάλος），人名。

② 西绪福斯（Σίσυφος），人名。

③ 提堤俄斯（Τιτυός），人名。

④ 忒耳西忒斯（Θερσίτης），人名。

⑤ 吕西玛库（Λυσίμαχος），人名。

⑥ 阿里斯底德（Ἀριστείδης），人名。

那里，【c】就开始接受相应的惩罚。有一次，他审查了另一颗灵魂，它过着一种虔敬的生活，献身于真理，也许是某位公民的灵魂，也许是其他人的灵魂，尤其是——我无论如何要说——一位哲学家的灵魂，他专注于自己的事务，生前没有碌碌无为。他敬重这个人，送这个人去福岛居住。埃阿科斯也一样，做着同样的事情。他们俩各自手持权杖作出审判。弥诺斯坐在那里监督他们。只有他的权杖是黄金的，荷马诗中的奥德修斯说看见他了，【d】"手握黄金权杖，在亡灵中宣判"。[①]

对我来说，卡利克勒，这些解释令我信服，我在考虑的是我将如何向这位法官袒露我的灵魂，让它越健康越好。所以我轻视大多数人视为荣耀的事情，通过实践真理，我真的试图尽力做一个非常好的人，【e】作为一个好人而活着，当我死的时候，也要像一个好人那样去死。我也号召其他所有人，在我所能企及的范围内——我尤其要号召你，作为对你的号召的回应——走这条生活道路，这场竞赛，我认为比所有竞赛更有价值。我要让你接受这样的任务，因为当你出现在我刚才说的这种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时候，你不能够保护你自己。你来到那位法官面前，【527】伊齐娜[②]之子，他抓住你审问，你目瞪口呆，不亚于我在这里的表现，也许有人会打你的耳光，向你泼洒各种污秽。

你也许认为这种解释就像乡间老妇讲的荒诞故事，打心眼儿里瞧不起。如果我们能够在某个地方发现更好的、更真实的解释，那么它受到轻视不足为奇。然而，你看到这里有三个人，【b】当今希腊最聪明的人——你、波卢斯、高尔吉亚——你们不能证明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是人应当过的，而不是过这种显然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也有益的生活。但是在那么多论证中，只有这种论证经历了驳斥存活下来，并且稳固地站立：做不公正的事情比承受不公正更要警惕，一个人最要关注的事情不是"好像是好的"，而是"是好的"，既在他的公共生活中，又在他的私人

① 荷马：《奥德赛》11：569。

② 伊齐娜（Αἰγίνη），希腊神话中的仙女，伊齐娜之子在文中指卡利克勒，卡利克勒的家乡是伊齐那。

生活中；如果一个人在某些方面被证明是坏的，他就应当受到惩罚，【c】仅次于公正的第二样最好的事情就是通过付出应有的代价、接受惩罚而变得公正；各种形式的奉承，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无论是多还是少，都应当避免，演讲和其他各种活动永远应当用来支持公正的事物。

所以，听我说，跟上我，到我这里来，等你来到这里，你今生会很幸福，你在今生的终点也会幸福，如那个解释所表明的。让某些人把你当作傻瓜来轻视，向你泼洒污秽，要是他喜欢。嗯，【d】是的，宙斯在上，充满自信地让他来对付你和污辱你。如果你真的是个令人敬佩的人，是个好人，是个践行美德的人，那么不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对你发生。然后，在我们一起践行美德以后，到了最后，当我们认为自己应当去做事的时候，我们会转向政治，或者说，等我们能够比现在更好地商讨的时候，我们再来商谈我们喜欢的各种主题。像我们当前这种情况是可耻的——对于相同的主题我们从来没有相同的看法，而这些主题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力陈己见，仿佛我们是其他人。【e】我们缺乏教养到了何等可悲的地步。所以，让我们使用这个已经向我们显明了的解释，以它为向导，它告诉我们这种生活方式是最好的，在生前和死后都要践行公正和其他美德。所以让我们自己遵循它，也号召其他人这样做，让我们不要遵循你相信并且号召我遵循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是毫无价值的，卡利克勒。

普罗泰戈拉篇

提　　要

本篇属于柏拉图早期对话中较晚的作品，以谈话人普罗泰戈拉的名字命名。公元1世纪的塞拉绪罗在编定柏拉图作品篇目时，将本篇列为第六组四联剧的第二篇，称其性质是"驳斥性的"，称其主题是"论智者"。[①] 谈话篇幅较长，译成中文约4万2千字。对话场景设在雅典某个公共场所，大约写于公元前455—前447年间，与《高尔吉亚篇》写作时间相近。

对话采用苏格拉底自述的形式，描写苏格拉底同当时最负盛名的智者普罗泰戈拉讨论美德问题。对话时间设定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此时苏格拉底年约40岁，普罗泰戈拉则已年过花甲，智者普罗狄科和希庇亚的年纪同苏格拉底相仿。对话地点在雅典富翁卡里亚家中，他经常出资赞助智者的活动。

整篇对话可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309a—317e），简短的序言之后由苏格拉底转述他与希波克拉底的交谈。希波克拉底听说普罗泰戈拉到达雅典，极为兴奋地去找苏格拉底，要苏格拉底代为引荐，去见普罗泰戈拉，并打算付钱给他，做普罗泰戈拉的学生。苏格拉底询问希波克拉底这样做的目的，要他先搞明白智者是什么人，并指出希波克拉底在不知道智者是什么人的时候就要把自己的灵魂托付出去风险很大。他们抵达卡里亚家中以后，见到了普罗泰戈拉和其他著名智者，观

---

①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59。

察了这些智者及其追随者在卡里亚家中的活动情况。最后应他们的要求，普罗泰戈拉召集了一场聚会，所有人都参加，由他和苏格拉底进行对话。

第二部分（318a—328e），讨论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普罗泰戈拉重申智者教育的最重要功能是使人变好，在道德上变善，成为一位好公民。苏格拉底指出，道德方面的事务和技术方面的事务不同，美德是不可教的，即使是最聪明，最优秀的公民也不能把他们拥有的美德传给自己的儿子或其他人，要求普罗泰戈拉做进一步的解释。普罗泰戈拉讲述了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火的神话故事，指出人类由此拥有了一份神性，宙斯派遣赫耳墨斯把公正和羞耻感送给人类，让所有人都拥有一份美德，所以人的美德是神授的，每个人都拥有一份公正和其他公民美德。但是人们不把这种美德当作天然的或者自我生成的，而是当作某种可教的东西，可以在接受者身上加以精心培育。

第三部分（329a—361e），探讨美德的整体性问题。苏格拉底要普罗泰戈拉回答，美德是以公正、自制和虔诚为部分组成的一样东西，还是一个实体？俩人在讨论中涉及了一般性的美德、具体美德，以及二者间的关系问题。在讨论中，由于普罗泰戈拉回答问题的方式引发了一场争吵，随后又转而讨论西摩尼得的诗歌（339a—347b）。苏格拉底重申了他的观点，“任何人做错事或做坏事都是不自愿的”（345e）。经过这段离题的谈论后，讨论重新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进行。这场讨论最后得出了戏剧性的结果，双方的论点各自走向反面。苏格拉底开始时说美德不可教，但到后来却证明所有美德都是知识，这是对美德可教的最好证明。普罗泰戈拉开始时认为美德可教，但却证明美德不是知识，而是情感，这就使它们成为完全不可教的东西了。苏格拉底对这种结果表示惊讶，表示要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

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一般只讨论某一种美德的定义，并且都没有得出肯定的结论；本篇却将美德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对公正、自制、虔敬、勇敢等主要美德进行分析，认为它们有共同性，都和知识相联，都受智慧的支配。这是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伦理学的一个总结。

正　文

谈话人：朋友、苏格拉底

友　【309】你打哪儿来，苏格拉底？不，你别告诉我，让我猜猜看。你显然一直在追求那位已经长大成人，并且对你心甘情愿的阿尔基比亚德[①]。嗯，我前些日子还见过他，他确实已经是个漂亮的男人了——这话只在我们俩中间说，"男人"对他来说是个恰当的词，他已经长胡子了。

苏　【b】噢，那又怎么样？我想你是荷马的崇拜者，荷马说年轻人刚开始长胡子的时候是最迷人的，[②]这正是阿尔基比亚德所处的年龄段。

友　那么，你有什么事儿吗？你刚才和他在一起吗？这个年轻人对你怎么样？

苏　我想他对我很好，尤其是今天，因为他站在我一边，说了很多支持我的话。[③]你说得没错，我刚才还和他在一起。但是，有件很奇怪的事我想告诉你。尽管我们待在一起，但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他；说真的，我在大部分时间里把他给忘了。

友　【c】你们俩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想必你碰上某个比他更漂亮的人了，但肯定不是这个城邦的。

苏　比他漂亮得多。

友　你在说什么？他是雅典公民还是外邦人？

苏　外邦人。

友　他来自哪里？

苏　阿布德拉。

---

① 阿尔基比亚德（Ἀλκιβιάδης），约公元前450—前404年，雅典将军，年轻时因美貌和理智出众而著名。他与苏格拉底的交往和友谊参阅《会饮篇》215a。

② 参阅荷马：《伊利亚特》24：348；《奥德赛》10：279。

③ 参阅本篇336b、347b。

友 这个外邦人在你看来比克利尼亚[①]的儿子还要漂亮吗？

苏 拥有最高智慧的人怎么就不能是最漂亮的呢？

友 什么？你是说你在陪伴一位聪明人吗，苏格拉底？

苏 【d】他是现在还活在世上的人中间最聪明的——如果你认为最聪明的人就是最漂亮的人——他是普罗泰戈拉[②]。

友 你说什么？普罗泰戈拉在镇上吗？

苏 已经有两天了。

友 噢，你刚才跟他在一起，你从他那里来吗？

苏 【310】对，我们在一起谈了很长时间。

友 好吧，请你坐下，如果你现在有空，把你们的谈话都告诉我们。让那个孩子给你让个座。

苏 行。我把你们愿意听当作你们对我的帮助。

友 正好相反，是你对我们的帮助，如果你能告诉我们。

苏 这么说来，这种帮助是双向的。好吧，整件事情是这样的：

【b】今晨破晓时分，阿波罗多洛[③]之子、法松[④]的兄弟希波克拉底[⑤]用棍子敲我的门，门开了，他急匆匆地走进来，大声喊道："苏格拉底，你醒了，还是仍在睡觉？"

听到他的声音，我说："是希波克拉底吗？我希望没什么坏消息。"

"没有，只有好消息。"他答道。

"那我太高兴了，"我说，"什么事情让你在这个时候到我这里来？"

"普罗泰戈拉到了。"他说着，站到我的床边。

"前天到的，"我说，"你才知道？"

【c】"对！昨晚才知道。"他一边说一边摸到我的床边，在我脚头坐

① 克利尼亚（Κλεινίας），阿尔基比亚德之父。

② 普罗泰戈拉（Πρωταγόρας），著名智者。

③ 阿波罗多洛（Ἀπολλόδωρος），人名。

④ 法松（Φάσων），人名。

⑤ 希波克拉底（Ἱπποκράτης），人名。除了本篇提到的内容以外，其余事迹不详。

下，他继续说，“对，是昨天晚上，在我从欧诺厄[1]回来以后。我的奴隶萨堤罗斯[2]逃跑了。我想告诉你，当时我正在追赶他，但有件事冒出来，让我顾不上去管他了。回家以后我们吃了晚饭，正要上床睡觉，我的兄弟告诉我普罗泰戈拉已经到了。【d】我当时立马就想来找你，不过我明白，时间确实太晚了。我上床睡了一会儿，倦意一过我就上这儿来了。”

看他如此坚决而又显得非常激动，于是我问他，“那又怎样？普罗泰戈拉伤害过你吗？”

他笑着答道，“你说对了，他伤害了我，苏格拉底。他独霸智慧，一点儿也不给我。”

“噢，你瞧，”我说，“如果你能按他出的价给钱，他也会使你变得聪明。”

【e】“如果事情只是这样，那倒也简单了。”他说，“我自己宁可破产，我的朋友也一样。但我来找你的原因是想让你为我的事去跟他谈谈。我自己太年轻，另外，我从未见过普罗泰戈拉或者听过他讲话。他上次到镇上来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311】他是个社会名流，苏格拉底，大家都说他是个极为能干的演说家。我们现在就过去，好吗？这样就肯定能截住他了。我听说他住在希波尼库[3]之子卡里亚[4]的家里。来吧，让我们现在就去。”

“现在别去，”我说，“太早了。不如我们去院子里散散步，等待天明，好吗？我们到那时再去。普罗泰戈拉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屋子里，所以你别急，我们肯定能截住他。”

【b】于是我们起身，去院子里踱步。我想知道希波克拉底的决心有多大，于是就开始向他提问，对他进行考察。“告诉我，希波克拉底，”

---

① 欧诺厄（Οἰνόη），地名。

② 萨堤罗斯（Σάτυρος），人名。

③ 希波尼库（Ἱππόνικος），人名。

④ 卡里亚（Καρία），人名。

我说。“你试图想方设法接近普罗泰戈拉，为的是他能向你提供服务，而你打算付现钱给他。但是，他是干什么的，你希望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我的意思是，【c】假定你打定主意要去见与你同名的科斯[①]的名医希波克拉底，付钱给他，为的是他能向你提供服务，那么如果有人问，你要付钱给他的这位希波克拉底是干什么的，你会怎么说呢？”

“我会说他是一名医生。”他说。

“你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

“医生。”

“假定你想去见阿耳戈斯[②]的波吕克利图[③]或雅典的斐狄亚斯[④]，付钱给他们，如果有人问你，你想付钱给他们的这些人从事什么职业，你会怎么说？”

“我会说，他们是雕刻师。”

“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

“显然是雕刻师。”

【d】“好吧，”我说。“你和我，现在要去见普罗泰戈拉，我打算代你付钱给他，用我们自己的钱，如果还不足以说服他，也会用上我们朋友的钱。假定有人看到我们如此热情，问我们，‘告诉我，【e】苏格拉底和希波克拉底，你们为什么要付钱给普罗泰戈拉？他是干什么的？’对此我们该怎么说？斐狄亚斯被称作雕刻师，荷马被称作诗人。我们听到这位普罗泰戈拉被称作什么？”

“噢，他被称作智者，苏格拉底。”

“那么，是他作为一名智者，我们才要付钱给他吗？”

“是的。”

【312】“如果有人问，你去见普罗泰戈拉，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

① 科斯（Κῶς），岛名。

② 阿耳戈斯（Ἀργεῖοι），地名。

③ 波吕克利图（Πολύκλειτος），人名。

④ 斐狄亚斯（Φειδίας），人名。

人，你会怎么说?”

他脸上绯红地回答说，——此时天色已亮，可以看到他脸红——“如果这也和前面的例子相同，那么显然是成为一名智者。”

“什么? 你想做一名智者，把自己向整个希腊世界呈现，你不感到可耻吗?”

“是的，我会感到可耻，苏格拉底，说老实话。”

“那么好吧，你瞧，希波克拉底，你期待从普罗泰戈拉那里得到的也许不是这种教育。【b】你期待得到的科目也许不是你从你的文法老师、音乐老师和摔跤教练那里得来的那种样子的。你不是为了成为一名专家而接受他们的专门指导，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文明人接受一般的教育。”

“确实如此! 这正是你可以从普罗泰戈拉那里得到的教育。”

“那么，你现在知道该怎么办了吗，或者说你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说。

“你什么意思?”

【c】“你将把你的灵魂交给一位是智者的人去处理，这是你自己说的。如果你确实知道智者是什么人，那么我会感到奇怪。然而，要是你不知道这一点，你就不知道你把灵魂托付出去是对还是错。”

“但是，我认为我是知道的。”他说道。

“那么告诉我，你认为智者是什么人?”

“我想，”他说，“就像这个名称所表示的那样，智者是一个懂得事情的聪明人。”

【d】“可是，你对画家和建筑师也可以说同样的话，他们是懂得事情的聪明人。但若有人问我们，‘在哪些方面聪明?’对画家，我们也许会回答，‘在制造相关的图像方面聪明，’在其他事例中也可以这样回答。但若有人问，‘智者怎么样? 他们如何聪明地懂得事情?’——我们该如何回答? 他们擅长制造什么?”

“苏格拉底，除了说智者是把人造就为能干的演说家的专家，我们还能说什么?”

“我们的回答是正确的，但不充分，因为它会引发另外一个问题：【e】智者在什么主题上使你成为能干的演说家？比如，演奏竖琴的演员使你在他从事的主题，亦即弹竖琴方面成为能干的。对吗？”

“对。”

“那么好。智者在什么主题上使你成为一名能干的演说家？”

“这很清楚，就是他懂的那个主题。”

“很像是这样的。那么智者懂得并且使他的学生也懂得主题是什么呢？”

“宙斯在上，”他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313】我继续讲我的下一个观点：“你知道你将把你的灵魂置于何种危险之中吗？如果你必须把你的身体托付给某人，冒着使它变得健康或患病的危险，那么你会慎重考虑要不要这样做，你会踌躇好几天，向你的亲朋好友咨询。而现在你要托付的东西，亦即你的灵魂，比你的身体更有价值，【b】你在生活中做的所有事情做得好与坏都取决于你的灵魂变得更有价值或者更无价值，但我却看不到你向你的父亲和兄弟询问，或者找一个你的朋友来商量，要不要把你的灵魂托付给这个刚刚到达这里的陌生人。噢，不对，你听说他在头天晚上就到了——是吗？——而第二天早晨你就来到这里，不是跟我讨论是否应当把自己托付给他，而是打算花你自己的钱和你朋友的钱，【c】你好像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无论如何要跟普罗泰戈拉交往，而这个人你承认并不认识，也从来没跟他说过话，你称他为智者，尽管你显然不知道智者是什么人，就打算把自己交付给他。”

“苏格拉底，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是这么回事。”

“那么，我说得对吗，希波克拉底，智者是销售滋养灵魂的营养的商人？我觉得智者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什么是滋养灵魂的营养？”

【d】“教育，我会这样说。你瞧，或者说，智者在为他出售的东西做广告时会欺骗我们，就像那些在市场上出售供养身体的粮食的商人。一般说来，这些在市场上卖粮食的人不知道什么东西对身体是好的，什

么东西对身体是坏的——他们只是在推销他们出售的一切——那些买粮食的人也不知道，除非买者正好是体育教练或医生。以同样的方式，这些人带着他们的教育周游列邦，以批发或零售的方式把它们卖给想要买他们教育的人，向这些人推荐他们所有的产品，但是，我的朋友，【e】如果这些人中间有人不知道他们的哪些产品对灵魂有益，哪些产品对灵魂有害，那么我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奇怪。与此相仿，那些向他们购买的人也不知道，除非他们中间正好有人是灵魂的医生。所以，如果你是一名有知识的消费者，你可以安全地向普罗泰戈拉或其他人购买教育。但若你不是有知识的消费者，【314】请别拿你最珍贵的东西进行危险的赌博，因为购买教育的风险远远大于购买食物。向商人购买食物和饮料时，在把它们吃进或喝进你的身体之前，你可以把它们连带包装从商铺里拿回家，可以把它们存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向行家询问自己应当吃什么和喝什么，【b】不应当吃什么和喝什么，应当吃多少，在什么时候吃。所以，你的购买冒的风险不大。但是，你不可能把教育装在一个单独的容器里带走。你放下钱，通过学习得到教育，也就把它装在灵魂里带走了，你离开的时候就已经受益或受害了。不管怎么说，这些问题我们都应当思考，要取得我们长者的帮助。要想深入考察这样的大问题，你我都还太年轻了。好吧，现在让我们去做一开始想要做的事，去听这个人讲话；听了他的讲话以后，【c】我们也可以与其他人交谈。要知道，不是只有普罗泰戈拉一个人在那里。埃利斯[①]的希庇亚[②]也在那里，还有科斯的普罗狄科[③]，我相信。还有许多人在那里，他们全都是聪明人。”

意见一致以后，我们出发了。到了卡里亚家的大门口，我们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继续讨论路上谈论的一些问题，不想在问题没解决之前就进去。所以，我们站在门外交谈，直到有了共同的看法，【d】我想看门人听到了我们的声音，他是一个阉人，大批智者的到来使他对来访者有

① 埃利斯（Ἠλεῖος），地名。

② 希庇亚（Ἱππίας），著名智者。

③ 普罗狄科（Πρόδικος），著名智者。

一肚子火，因为在我们敲了门，他打开大门的时候，一看到我们，他就说，"哈哈！又有智者来了。他很忙。"说着，他就用双手砰地一声用力关上了大门。我们又敲门，他透过门缝说，"没听到我说他很忙吗？"【e】"我的好人，"我说，"我们不是来找卡里亚的，我们也不是智者。请你不要生气！我们想见普罗泰戈拉。这是我们到这里来的原因。所以，请你替我们通传一下。"慢吞吞地，他给我们开了门。

进到里面，我们见到了普罗泰戈拉，他在柱廊里散步，有两群人跟着他。一边是希波尼库之子卡里亚、【315】伯里克利[①]之子帕拉卢斯[②]，也就是卡里亚的同母异父兄弟、格老孔[③]之子卡尔米德[④]；另一边是伯里克利的另一个儿子克珊西普[⑤]、菲罗美鲁之子腓力庇得、门德[⑥]的安提谟鲁[⑦]，他是普罗泰戈拉的金牌学生，通过专门的学习成为一名智者。那些紧随其后、听他们交谈的人好像都是外邦人，【b】是普罗泰戈拉周游列邦时吸引过来的。他用奥菲斯[⑧]一般美妙的声音迷惑了他们，而他们也像是被符咒镇住了似的跟着他来到这里。他们就像是一个歌舞队，队里也有一些本地人，他们的舞蹈让我兴奋，我看着他们美妙地舞动，小心翼翼，不让自己挡住普罗泰戈拉的道。当他和那些紧随左右的人转身向后走的时候，跟在后面的听众秩序井然，立刻朝两边分开，让出道来，等他们走过，两边又重新合拢，紧随其后。真是美妙极了！

【c】这时候我看到，就像荷马说得那样，[⑨]埃利斯的希庇亚端坐在

---

① 伯里克利（Περικλέες），雅典大政治家，将军，约公元前495—前429年。

② 帕拉卢斯（Πάραλος），人名。

③ 格老孔（Γλαύκων），人名。

④ 卡尔米德（Χαρμίδης），人名。

⑤ 克珊西普（Ξάνθιππος），人名。

⑥ 门德（Μενδαῖος），地名。

⑦ 安提谟鲁（Ἀντίμοιρος），人名。

⑧ 奥菲斯（Ὀρφεύς），希腊神话中的色雷斯诗人和歌手，据说他的琴声能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

⑨ 荷马：《奥德赛》，11：601。

对面门廊的一个高位上，围着他在长凳上就座的有阿库美努①之子厄律克西马库②、密利努③的斐德罗④、安德罗提翁⑤之子安德隆⑥，还有一些埃利斯人和几个其他城邦的人。他们好像正在向希庇亚提问，问的是天文和物理方面的问题，而他坐在高位上，正在逐一解答他们的疑难。

【d】不仅如此，我还见到了一位坦塔罗斯⑦，科斯的普罗狄科也在这个镇上。他占据了一个大房间，希波尼库以前用它作仓库，由于来访者太多，卡里亚把房间清理出来用作客房。当时普罗狄科还在床上，身上披着羊皮袄，盖着毛毯。【e】坐在床边睡椅上的是来自克拉梅斯⑧的鲍萨尼亚⑨，和他在一起的有个漂亮的小男孩，我得说他很有教养，人也长得漂亮。我想我听到他的名字是阿伽松⑩，如果他是鲍萨尼亚的小情人，那么我不会感到惊讶。所以，这个小男孩在那里，两位阿狄曼图⑪也在那里，一位是凯皮斯⑫之子，另一位是琉科罗菲得斯⑬之子，好像还有其他一些人。【316】他们在谈些什么，我站在外面听不清楚，尽管我真的很想听普罗狄科讲话，这个人在我看来真像天神一般，无所

---

① 阿库美努（Ἀκουμενοῦ），人名。

② 厄律克西马库（Ἐρυξίμαχός），人名。

③ 密利努（Μυρρινοῦ），地名。

④ 斐德罗（Φαῖδρος），人名。

⑤ 安德罗提翁（Ἀνδροτίων），人名。

⑥ 安德隆（Ἄνδρων），人名。

⑦ 坦塔罗斯（Ταντάλος），希腊神话中的吕底亚国王，因为他把自己的儿子剁成碎块给神吃，触怒主神宙斯，被罚永世站在水中。“那水深至下巴，他口渴想喝水时，水就减退，他头上有果树，饿了想吃果子时，树枝就升高。”（荷马：《奥德赛》，11：582）柏拉图此处将普罗狄科接受提问比作坦塔罗斯受酷刑。

⑧ 克拉梅斯（Κεραμέους），地名。

⑨ 鲍萨尼亚（Παυσανίους），人名。

⑩ 阿伽松（Ἀγάθων），人名。

⑪ 阿狄曼图（Ἀδείμαντος），人名。

⑫ 凯皮斯（Κήπις），人名。

⑬ 琉科罗菲得斯（Λευκολοφίδους），人名。

不知。他的嗓音低沉，在房间里引起回响，但我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

我们到了以后没多久，漂亮的阿尔基比亚德接踵而至（你们称他为漂亮的，对此我不予争辩），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卡莱克鲁斯[①]之子克里底亚[②]。【b】我们进到院内，花了一些时间到处走走看看，然后去见普罗泰戈拉。我说："普罗泰戈拉，这位希波克拉底和我特意来看你。"

"你们希望单独跟我谈，还是大家一起聊？"他说。

"我们无所谓，"我说，"我们把来访目的告诉你，然后由你决定好了。"

"说吧，你们来的目的是什么？"他问道。

"这位希波克拉底是阿波罗多洛的儿子，他的家族非常伟大，声名显赫。他自己的天赋能力在他这个年纪的人中间是最优秀的。【c】我的印象是，他想要在这个城邦里成为一名受尊敬的人，他认为，要是他本人与你有联系，他的想法就最有可能实现。所以，现在就请你做决定。单独跟我们谈这件事，还是当着其他人的面？"

"你的谨慎在我看来是恰当的，苏格拉底。慎重为的是，一个外邦人来到一些强大的城邦，【d】试图劝说他们中最优秀的青年抛弃他们的亲朋好友，无论年老还是年少，与他交往，通过这种交往来改善自己。这样的活动会引起大量的妒忌、敌意和阴谋。嗯，我断言智者的技艺是一种古老的技艺，但是古代从事这种技艺的人害怕带来怨恨，于是掩饰它，有时候伪装成诗歌，如荷马[③]、赫西奥德[④]、西摩尼得[⑤]所为，有时候伪装成宗教祭仪和预言，奥菲斯和穆赛乌斯[⑥]可以为证，【e】我注意到，它有时候伪装成体育，如塔壬同[⑦]的伊克库斯[⑧]，还有我们时代的塞

① 卡莱克鲁斯（Καλλαίσχρους），人名。

② 克里底亚（Κριτίας），人名。

③ 荷马（Ὅμηρος），诗人。

④ 赫西奥德（Ἡσίοδος），诗人。

⑤ 西摩尼得（Σιμωνίδην），诗人。

⑥ 穆赛乌斯（Μουσαῖος），诗人。

⑦ 塔壬同（Ταραντῖνος），地名。

⑧ 伊克库斯（Ἴκκος），人名。

林布里亚[1]人希罗狄库[2]，他从前是麦加拉[3]人，是个一流的智者。你们自己的阿伽索克莱斯[4]是个伟大的智者，用音乐作伪装，如开奥斯[5]的皮索克勒德[6]以及其他许多人所为。【317】他们全都像我说的那样，用各种技艺作掩护来躲避恶意的怨恨。这就是我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不相信他们的目的能够实现；我认为他们实际上失败了，没能在城邦的强权人物面前掩饰他们的真实目的。【b】而大众就不用说了，他们什么也察觉不了，只会附和他们领导人的话语。噢，他们想逃跑但不成功，在逃跑时被公开逮捕，这样做，从一开始就是极其愚蠢的，而且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更大的愤怒，因为除了其他各种原因外，人们会把逃跑者视为真正的恶棍。所以，我的做法与他们截然不同。我承认我是一名智者，我教育人，【c】我认为这种承认比否认要好，也比较谨慎。我在其他许多方面也非常小心，所以，神明保佑，我避免了由于承认是一名智者而会带来的伤害。我从事这项职业已经多年，现在我年事已高，足够做你们当中任何一人的父亲。所以，如果你确实有这种请求，我会感到极大的快乐，我愿意当着这个院子里所有人的面公开讲授我的课程。"

【d】在我看来，他想在普罗狄科和希庇亚面前炫耀一下他的技艺，想在我们这些崇拜者中间获取荣耀，所以我说，"很好，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请普罗狄科、希庇亚，还有他们的伙伴都过来呢？这样他们也能听到我们谈话。"

"当然可以。"普罗泰戈拉说。

"你想搞一场讨论课，让大家都坐下参加讨论吗？"卡里亚提出一项建议，这似乎是唯一可行之事。我们大喜过望，因为马上就能听到聪明

---

① 塞林布里亚（Σηλυμβρια），地名。

② 希罗狄库（Ἡρόδικος），人名。

③ 麦加拉（Μέγαρὰ），地名。

④ 阿伽索克莱斯（Ἀγαθοκλῆς），人名。

⑤ 开奥斯（Κεῖος），地名。

⑥ 皮索克勒德（Πυθοκλείδης），人名。

人讲话了，我们为自己搬来了板凳和躺椅，【e】在希庇亚身边摆放好，那里原先已经有一些板凳。与此同时，卡里亚和阿尔基比亚德去把普罗狄科从床上叫起来，让他们那里的人全都过来。

我们全都坐好以后，普罗泰戈拉说："好吧，大家都到了，苏格拉底，现在请你讲一下，你刚才代表这位青年对我说的是什么事。"

【318】"好的，普罗泰戈拉，"我说，"我刚才说了我们来访的目的。请允许我像刚才那样开始。这位希波克拉底想要成为你的学生，所以，很自然，他想知道跟你学了以后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必须要说的就是这些了。"

普罗泰戈拉听了我的话，就说："年轻人，如果你跟我学，你能得到的就是，从你开始的那天起，回家的时候你会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人，【b】第二天也一样。每一天，日复一日，你会变得越来越好。"

听了这话，我说："普罗泰戈拉，你这样说并不奇怪，反倒很像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呢，因为哪怕是你，尽管已经如此年迈和睿智，如果有人教你一些你正好不知道的事情，你也会有所长进。但若情况发生变化，这位希波克拉底突然改变主意，想去向那位新近刚来镇上的年轻人、赫拉克利亚①的宙克西波②学习，【c】希波克拉底去找他，就像他来找你一样，从宙克西波那里听说了同样的事情，就像从你这里听说的一样——和他待在一起，希波克拉底每天也会变得比较好，有所长进。如果希波克拉底问他，自己会以什么方式变得比较好，在什么方面取得长进，宙克西波会说在绘画方面。又若希波克拉底跟底比斯③的俄尔萨戈拉④学习，从他那里听到了同样的事情，和从你这里听到的一样，并且问跟他学习自己在什么方面每天都会变得比较好，【d】俄尔萨戈拉会说在吹笛子方面。以这种方式，你必须告诉我和我正在代表他提问的这

① 赫拉克利亚（Ἡρακλεια），地名。

② 宙克西波（Ζεύξιππος），人名。

③ 底比斯（Θῆβαι），地名。

④ 俄尔萨戈拉（Ὀρθαγόρας），人名。

位青年，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希波克拉底跟普罗泰戈拉学习，他真的能够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人吗，跟你待在一起，他在什么方面每一天都能取得长进?”

听了我的话，普罗泰戈拉说：“问得好，苏格拉底，听到好问题，我只会非常高兴。如果希波克拉底到我这里来，【e】他不会有跟其他某些智者学习时的体验。这些人虐待年轻人，违反学生的意愿，强迫他们去学那些他们在学校里想要逃课的科目，教他们算术、天文、几何、音乐和诗学，”——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瞧了希庇亚一眼——“但若到我这里来，他只学他想要学的东西。【319】我教的是健全的深思熟虑，在私人事务方面，如何最好地管理家庭事务，在公共事务方面，如何实现人的最大潜能，在政治讨论和行动中获得成功。”

“我听懂你的意思了吗?”我问道。“你好像在谈论有关公民的技艺，许诺要使人成为好公民。”

“这正是我的意思，苏格拉底。”

“好吧，这真是一门令人敬佩的技艺，你发展了它，如果你确实拥有。【b】我要对你说的全是我自己的想法，完全没有其他意思。事实上，普罗泰戈拉，我从来没想过这种东西是能够教的，但你说能教，我也无法提出质疑。我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解释我从哪里得来这种它不可教的念头，它不像某种东西，可以由一个人传授给另一个人。我认为，和希腊世界的其他人一样，雅典人是聪明的。我注意到，当我们参加公民大会的时候，如果城邦要兴建某些工程，我们请建筑师给我们提建议；如果要造船，我们请造船的工匠给我们提建议；【c】其他被认为可学的和可教的事情莫不如此。但若有其他不是工匠的人，试图就这些事务提建议，那么无论他有多么英俊和富裕，或者他的出身有多么高贵，人们都不会接受他。人们会嘲笑他，对他嗤之以鼻，把他轰下台，直到他要么放弃说话，自己走下台去，要么由卫士长按照大会主席团的命令把他拉下台。【d】这就是他们处理那些被认为是技术性事务的方式。但若事情是商谈城邦的管理，那么任何人都能站起来提建议，木匠、铁匠、鞋匠、商人、船主、富人、穷人、贵族、平民——无论是什么都没

关系——没有人会猛烈地批评他，说他没有在老师的教导下受过这方面的训练，竟敢在这里提建议。【e】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清楚的：他们认为这种东西是不可教的。除了公共生活，私人生活也贯穿同样的原则，我们最聪明、最优秀的公民也不能把他们拥有的美德传给其他人。看一下伯里克利，他是在这里的这几位年轻人的父亲。【320】他在教师所能教的所有事情上给了他们极好的教育，而在他本人真正在行的事情上，他既没有亲自教他们，也没有让其他人教他们，他的儿子们不得不像那些走散了的神牛一样，到处溜达吃草，碰到什么德性就吃进去。让我们再好好地看一下克利尼亚，在场的这位阿尔基比亚德的弟弟。当时伯里克利成了他的监护人，伯里克利担心阿尔基比亚德会把克利尼亚带坏。所以他就把他们分开，把克利尼亚安置在阿里夫隆[①]家里，想让他在那里受教育。六个月以后，【b】阿里夫隆把克利尼亚送还给阿尔基比亚德，因为他对克利尼亚束手无策。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我无法细说，好人自己是好的，但从来不能成功地使其他人变好，无论是家庭成员，还是完全陌生的人。基于这些事实，普罗泰戈拉，我认为美德是不可教的。但是听了你必须说的这些话，我发生了动摇；我在想，你正在谈论的这种事情一定是有的。我把你当作一个经验丰富、学识渊博、深思熟虑的人。所以，要是你能清楚地向我们说明美德如何可教，请你千万别把你的解释隐藏起来。”

【c】“我没想过要对你们隐瞒，苏格拉底，”他答道。“但是，你们希望我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解释，就像一位老人给一名年轻人讲故事，还是以论证的方式来解释？”

许多听众都说随他的便，无论哪种形式都可以。他说：“我想，我还是给你们讲故事吧，这样会比较轻松一点儿。”

【d】“从前有一个时期，众神已经存在，但是可朽的族类还不存在。到了它们出现的既定时候，众神在大地上把土、水，以及这两种东西的混合物搅拌在一起，塑造了它们。等到要把它们拿到阳光下的时候，众

① 阿里夫隆（Ἀρίφρονος），人名。

神指派普罗米修斯①和厄庇墨透斯②来装备它们，把恰当的力量和能力分配给每一族类。

“厄庇墨透斯请普罗米修斯把分配能力的事情让给他来做。‘等我完成了分配，’他说，‘你可以来视察。’普罗米修斯同意了，于是厄庇墨透斯就开始分配能力。

【e】“他给了某些动物力气，但没有给它们快捷，他把快捷给了那些比较弱小的动物。他武装了某些动物，但没有武装其他动物，【321】而是发明了一些手段让它们能够自保。他补偿那些体形较小的动物，让它们能飞，或者让它们能在地底下居住。对那些体形庞大的动物来说，身体本身就是一种保护。就这样，他不断地平衡他的分配，进行调整，并且事先采取措施，不让任何一个族类有遭到灭绝的可能。

“在向它们提供了避免相互摧毁的保护措施以后，【b】他为它们发明了抵御天气变化的办法。他让它们长出密密的毛或坚实的皮，足以抵挡冬天的风暴，也能有效地抵挡酷暑，睡觉时还能用作天然的被褥。他还让有些动物脚上长蹄子，有些动物脚上长茧子，起到鞋子的作用。然后他又给它们提供各种形式的营养，让有些动物吃植物，让有些动物吃树上结的果子，还让有些动物吃植物的块根。他让有些动物靠吃其他动物来维生。他让有这种能力的动物很少生育，而让被这些动物食用的其他动物多生多育，以便它们能够维系种族的生存。

【c】“但厄庇墨透斯不那么聪明，他在给这些没有理智的动物分配力气和能力的时候，竟然把所有装备都用光了，人这个族类完全没有得到任何装备。正当他手足无措之际，普罗米修斯前来视察，看到其他动物都装备得很恰当，样样齐全，只有人是赤身裸体的，没有鞋子，没有床，没有武器，而此时已经到了所有族类，包括人在内，要在大地上显现在阳光下的那一天。【d】这时候，普罗米修斯竭尽全力寻找某些装备

① 普罗米修斯（Προμηθεύς），神话人物。

② 厄庇墨透斯（Ἐπιμηθεύς），神话人物。

让人能够存活，他从赫淮斯托斯[1]和雅典娜[2]那里偷来了各种实用技艺的智慧和火（要是没有火，这种智慧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处），把它们直接给了人类。人获得了这种用来维持生存的智慧，但还没有获得在一个社团里共同生活的智慧，政治智慧，因为这种智慧由宙斯[3]掌管。普罗米修斯不再能够任意进入天上的城堡，那是宙斯之家，此外，那里的卫兵非常可怕。【e】但是，他偷偷地溜进雅典娜和赫淮斯托斯合用的密室，那是他们练习他们的技艺的地方，从赫淮斯托斯那里偷走了用火的技艺，【322】从雅典娜那里偷取了她的技艺，把它们给了人类。由此开始，人类就有了生存所需要的资源。故事后来说，普罗米修斯被判盗窃罪，全都是因为厄庇墨透斯的告发。

"由于人拥有一份神的特许，所以在动物中只有人崇拜诸神，人与诸神有一种亲属关系，只有人竖立神坛和塑造神像。不久以后，他们就能清晰地讲话，有了语词，并且发明了房屋、衣服、【b】鞋子、毯子，向大地获取食物。有了这样的装备，人类最初孤立地散居各处，没有城市。他们被野兽吞食，因为同野兽相比，他们在各方面都非常孱弱，尽管他们的技能适宜获取食物，但不足以与野兽搏斗。这是因为他们还不拥有政治技艺，而战争技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确实试图通过建立城邦的方法以求群居和生存。结果是，当他们这样做了以后，他们又彼此为害，【c】因为他们不拥有政治的技艺，重新四处流散和被毁灭。宙斯担心整个人的族类会遭到毁灭，于是派遣赫耳墨斯[4]把公正和羞耻感带给人类，让城市可以建立秩序，用友谊的纽带把人们团结起来。赫耳墨斯问宙斯他应当如何分配公正和羞耻。'我应该像分配其他技艺那样分配它们吗？其他技艺是这样分配的：由一个人掌握医疗的技艺，足以为许多普通人服务；其他各种技艺的掌握者也是这样。【d】我要用这种

---

① 赫淮斯托斯（Ἡφαίστος），希腊火神和锻冶之神。
② 雅典娜（Ἀθηνᾶ），神名。
③ 宙斯（Διός），希腊主神。
④ 赫耳墨斯（Ἑρμῆς），希腊众神的使者，亡灵的接引者。

方式在人类中建立公正和羞耻，还是把它们分配给所有人？'‘分给所有人，'宙斯说，‘让他们每人都有一份。如果只有少数人拥有它们，就像其他技艺的情况那样，那么城邦决不会产生。你要替我立法：凡有人不能分有羞耻感和公正，就把他处死，因为他是城邦的祸害。'

“正因如此，苏格拉底，当雅典人（以及其他城邦的人）在争论与建筑上的卓越或其他专门行业的技能有关的问题时，他们认为只有极少数人有权提出建议，【e】除了这些挑选出来的少数人，他们不接受其他任何人的建议。你自己也已经提出这个观点，我还可以添加很好的理由。但若他们的争论涉及政治上的卓越，【323】这种卓越完全从公正和节制开始，他们接受任何人的意见，也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具体的美德，政治的或公民的美德，为所有人分享，否则就不会有任何城邦。这就是我的解释，苏格拉底。

“所以，把这一点考虑为所有人都拥有一份公正和其他公民美德这一普遍信念的进一步证明，你就不会认为自己受骗了。在其他技艺中，如你所说，如果某人声称自己是个好笛手，或者擅长别的什么技艺，而实际上他不是，【b】那么人们会嘲笑他或对他发火，他的家人会赶过来，把他捆绑起来，就好像他是个疯子。但是论及公正或其他社会的美德，即使人们知道某个人是不公正的，但若他把事实真相公开地说出来，那么人们都称之为真正的疯狂，而在前面那个事例中，他们会称之为一种体面的感觉。【c】他们会说，每个人必须声称自己是公正的，而实际上他们不是，不肯假装公正的人一定是疯子，因为一个人必定拥有某些公正，否则他就不是人。

“那么，这就是我的第一个观点：承认每个人都是这种美德的建议者是合理的，理由是每个人都有一份这种美德。下面我试图向你说明，人们不把这种美德当作天然的或者自我生成的，而是当作某种可教的东西，可以在接受者身上加以精心培育。

【d】“就恶而言，人们普遍把恶当作由于本性或厄运而产生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无人会对那些遭受这种痛苦的人发火，或者训斥、告诫、惩罚他们，或者试图矫正他们。对他们我们只是表示遗憾。无人会

愚蠢到这种地步，会像对待丑陋、矮小、虚弱的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我假定，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在人身上是一种自然的过程，或者是命中注定的，这些疾病是这样，这些疾病的对立者也是这样。【e】就善而言，对那些通过实践，训练和教育在人身上产生的善物，如果某个人不拥有这些善，而是拥有与它们相对应的恶，那么他会发现他自己是愤慨、惩罚和指责的对象。【324】在这些恶德中间有不公正和不虔敬，以及与公民美德相反的各种德性。这个领域中的过错总会碰上愤慨和指责，其原因很清楚，因为人们相信这种美德可以通过实践和教导来获得。苏格拉底，惩罚的真正意义的关键在于这样一个事实，【b】人们把美德当作可以通过训练来获得的东西。无人会考虑到一个人做了错事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而惩罚作恶者，除非这个人做事情像野兽一样愚蠢和恶毒。合理的惩罚不是对过去的错误的报复——因为已经做过的事情不可能挽回——而是着眼于未来，【c】防止作恶者和任何看到他受惩罚的人重犯罪恶。这种把惩罚视为威慑的态度隐含着美德可以习得的意思，这也是所有在私下或公共场合寻仇的人的态度。所有人都会寻仇，惩罚那些他们认为恶待他们的人，雅典人，你的同胞公民，尤其会这样做。因此，按照我的论证，雅典人和那些人一样，认为美德是可以习得和可教的。所以，你的同胞公民在政治事务中有很好的理由接受铁匠和鞋匠的建议。【d】他们确实认为美德是可以习得和可教的。在我看来，这两种主张都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苏格拉底。

“现在来看你剩余的难处，你提出一个有关好人的问题，这些好人把能教的一切都教给他们的儿子，使他们在这些事务中变得聪明，但却不能使他们在这些具体的美德中比其他人更好，而这些好人自己在这些德性方面是杰出的。【e】关于这个主题，苏格拉底，我将放弃故事，而诉诸于论证。请考虑：要使一个城邦存在，有没有一种东西是全体公民必须拥有的？就在这里，而非在其他任何地方，有对你的问题的解答。如果有这样一种东西，那么它不是木匠的技艺、【325】铁匠的技艺、陶工的技艺，而是公正、节制和虔诚——我可以把它们统称为人的美德，它似乎就是这种每个人都应当拥有的东西，在想要学习什么或者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有了这种美德他就应当行动，但若没有这种美德他就不应当行动；【b】我们似乎应当对那些不拥有美德的人，男人、女人或儿童，进行训导和惩罚，直到他们接受的惩罚使他们变好，若有人对这些惩罚和训导不做回应，就应当把他从城邦里驱逐出去，或者处死；如果情况就是这样，这就是这件事情的性质，好人在所有事情上教育他们的儿子，唯独在这件事情上无能为力，那么我们不得不对我们的好人的行为感到惊讶，这样做真是太离奇了。我们已经说明他们把这种东西当作可教的，既在私人生活中，又在公共生活中。由于这是一种可以传授、可以培养的东西，他们有可能让他们的儿子去学那些即使学不懂也不会被处死的东西吗，但若他们在学习美德中失败了，不能得到美德的滋养——【c】不仅被处死，而且要剥夺财产，实际上对整个家族都是一种彻底的毁灭——那么你认为他们没有把这种东西教给他们的儿子，或者没有尽可能地关心他们吗？我们必须认为他们会这样做的，苏格拉底。

"从孩子幼年起直到他们自己还活在这个世上，【d】他们一直在教导和矫正他们的孩子。一旦孩子能够明白事理，保姆、母亲、老师以及父亲本人都在争着使孩子尽可能变好，抓住一切机会用行动和言语教育他，告诉他这是对的，那是不对的，这是高尚的，那是丑恶的，这是虔诚的，那是亵渎的，应当这样做，不应当那样做。如果他自愿服从，那么好；如果不服从，他们就用吓唬和殴打来矫正他，就好像他是一块扭曲的木板。【e】在那以后，他们把他送去上学，告诉他的老师要更加关注他的品行，胜过关心他的语法和音乐课程。老师们关心这些事情，当孩子们学会了文字，能够理解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老师们会把好诗人的作品放在孩子们的桌上，让他们阅读和背诵，【326】还有那些包含着许多训诫的作品，用许多段落颂扬古代的善人，这样一来，孩子们就会受到激励，模仿他们，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同样，当孩子们学习弹竖琴的时候，音乐老师也培养学生们的道德尊严感和自我节制，【b】教他们更加好的一些诗人的作品，亦即抒情诗和赞美诗人。老师们给他们配乐，使节奏和旋律进入孩子们的灵魂，使他们变得比较温顺，使他们的

语言和行动变得比较有节奏，比较和谐。在做了所有这些事情以后，他们还把孩子们送到体育教练那里去，好让他们拥有强健的身体，与他们现在的心灵相匹配，【c】使他们在战争或其他活动中不会由于身体虚弱而变成胆小鬼。

“这就是那些最有能力的人，也就是最富有的人，做的事情。他们的儿子很早就开始上学，【d】很迟才离开学校。等他们停止上学的时候，城邦强迫他们学习法律，并用法律规范他们的生活。他们不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可以用老师教写字做比喻，对那些初学写字的学生，他们先用笔在蜡板上轻轻地写字，然后让学生照着他们写的样子描。以同样的方式，城邦效仿以往那些伟大的立法家发明的法律制定法律，迫使人们依法实行统治和接受统治。城邦惩罚任何逾越这些法律的人，在你们的城邦和其他一些城邦，这种惩罚被称作‘矫正’，【e】因为它是一种起矫正作用的法律行为。

“有那么多的关心和关注赋予美德，既在公共场合，又在私人场合，这种时候，苏格拉底，你仍旧对美德可教感到困惑吗？如果它是不可教的，那才是一件怪事。

“那么，为什么好父亲生的许多儿子一无是处？我想要你也明白，【327】如果我刚才关于美德说的话是对的，一个城邦要想存在，就没有人可以是美德方面的外行，这一点实际上也不值得惊讶。这是因为，如果我所说的这种看法是对的——其实没有比这更加正确的看法了——那就以其他任何职业或学习为例来考虑一下这种说法。比如，假设除非我们全都应当是笛手，否则城邦就不能存在，每个人都在这方面展现他的最佳能力，每个人都在公开场合或私人场合把这种技艺传授给其他人，并且训斥差的笛手，【b】而且无限制地一直这样做下去，就好像我们现在不会有人吝惜或者隐瞒他的关于公正与合法的知识，就好像他在从事其他职业时会这样做似的。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公正和美德，这件事关系到我们大家的利益，所以我们全都乐意相互告知和传授什么是公正，什么是合法。好吧，如果我们全都拥有吹笛子般的热情，急切而又慷慨地相互传授，那么，苏格拉底，你认为好笛手的儿子们比坏笛手的儿子们

更像是能够成为好笛手吗？我完全不这么想。【c】当某个儿子正好生来就有吹笛子的天赋，他当然就会进步，能够成名；否则的话，他就会默默无闻。在许多情况下，好的笛手的儿子会变差，差的笛手的儿子会变好。但是作为笛手，与那些从来没有学过吹笛子的普通人相比，他们全都是能干的。同理，与那些缺乏教育、法庭、文明道德的劝说压力的人相比，你必须把在人类社会中抚养成长、在法律下培养出来的最不公正的人，【d】当作公正的典范，他们就像在去年的勒奈亚[①]节上被剧作家斐瑞克拉底[②]搬上舞台的那些人那么野蛮。毫无疑问，如果你发现自己置身于这样的人中间，这些人就像那部戏的合唱队中的那些仇视人类的人，【e】那么你会乐意遇见像欧律巴图或佛律农达[③]这样的人，并且会对这里的民众的不道德深感悲哀。情况就是这样，苏格拉底，你过于敏感，由于这里的每个人都是美德的教师，都在尽力而为，所以你一个美德的教师也看不见。【328】你也可以寻找一位希腊语的教师，但你在他们中间一个也找不到。如果你问谁能把这些技艺教给我们的工匠的儿子，那么你也不会更加成功，这些技艺他们当然会向他们的父亲学习，只要他们的父亲有这种能力，他们的父亲的同行朋友有这种能力。要使某个人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教育是困难的，而要为完全不懂任何技艺的人找到一位老师是容易的。美德和其他一切事情都是这样。如果有某人能在美德方面比我们自己有那么一丁点进步，他就应该得到珍惜。

【b】“我认为我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特别适合帮助其他人变得高尚和善良，完全配得上我收的那些学费，甚至应当收得更多，连我的学生也这样认为。这就是我按照下面的方式收取费用的原因：【c】仅当学生自愿的时候，他才付全价；否则他就去神庙，立下誓言以后说出他认为我的课程值多少钱，然后就付他说的这个价。

---

① 勒奈亚（Ληναία），地名。

② 斐瑞克拉底（Φερεκράτης），人名。

③ 欧律巴图（Εὐρύβατος）和佛律农达（Φρυνώνδας），均为历史人物，为人邪恶，他们的名字被当作邪恶的代名词。

“苏格拉底，你已经听了我的神话故事和关于美德可教的论证，雅典人认为事情就是这样的，善良的父亲生下卑劣的儿子，卑劣的父亲生下善良的儿子，这种事不值得奇怪，因为哪怕是波吕克利图的儿子们，【d】他们与在场的帕拉卢斯和克珊西普同龄，与他们的父亲相比也一无是处，其他艺术家的儿子们也一样。但是，现在就指责他们俩[1]是不公平的；他们还有希望，因为他们还年轻。”

到这里，普罗泰戈拉结束了具有大师风范的展示，停止了讲话。我出神地凝视着他，就好像他还会再说些什么似的。我继续急切地等待聆听他的讲话，等察觉到他已经真的结束了的时候，我才回过神来，【e】看着希波克拉底，我说：“阿波罗多洛之子，非常感谢你把我引到这里来。我刚才从普罗泰戈拉那里听到的这些话真是太神奇了。我过去曾经认为好人不会通过凡人的实践来变好，而现在我信服了，有这样的实践，但是还有一个小小的障碍，我肯定普罗泰戈拉会做解释的，【329】因为他已经做了那么多解释。现在，你能听到一篇与此相仿的讲话，来自伯里克利或其他雄辩的演说家，如果你碰巧正好在场，而他们中的某个人在谈论这个主题。但若试着向他们中的某个人提问，他们就不能回答你的问题，或者就像一本书似的不会提出它自己的问题。针对他们讲话中的一些小事情提问，他们就像一些铜碗，被敲打以后就会长时间地发出响声，直到你用手捂住它们。【b】这就是这些演说家的作为：向他们提出一个小问题，他们就会发表长篇演说。但是在这里的普罗泰戈拉不一样，尽管他完全有能力发表一篇美妙的长篇演讲，如我们刚才所见，但也有能力简略地回答问题，他能够提问，然后等待和接受回答——这些都是罕见的造诣。

“现在，噢，普罗泰戈拉，我想要的东西不多了，只要你回答了我的一个小问题，我想要的就全都有了。你说美德可教，【c】如果说有什么人能够说服我接受这个看法，那么这个人就是你。但是你说的有一件事情让我有点困惑，也许你能让我的灵魂感到满足。你说宙斯把公正和

① 指伯里克利之子帕拉卢斯和克珊西普。

羞耻感赐予人类。在你的演讲的许多地方，你还说公正、自制[1]、虔诚，以及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合成一样东西：美德。【d】你能把这一点再说一遍，说得更加准确吗？美德是以公正、自制和虔诚为组成部分的一样东西吗，或者说，我刚才提到它们名称的这些东西全都是一个实体？仍旧让我感到好奇的就是这一点。"

"这是一个很容易解答的问题，苏格拉底，"他答道。"美德是一个实体，你正在问的这些东西都是它的部分。"

"部分，就像脸的部分那样：嘴巴、鼻子、眼睛、耳朵，是吗？或者像金子的部分那样，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除了大小不同，其他没有什么差别？"

【e】"我想，是前一种意义，苏格拉底，就像脸的部分，对整张脸而言。"

"那么，请你告诉我，是有些人拥有一个部分，有些人拥有另一个部分，还是，如果你拥有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部分，你必定拥有所有部分？"

"决非如此，因为许多人是勇敢的，但却是不公正的，还有许多人是公正的，但却不是智慧的。"

"那么这些东西也是美德的部分吗——智慧和勇敢？"

【330】"绝对是，智慧确实是美德的最大部分。"

"每一部分都与其他部分不同吗？"

"对。"

"每个部分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力量或功能吗？以脸为例，眼睛和耳朵不同，它的力量或功能也不同，其他部分也是这样：它们在力量或功能方面，或者在其他方面，各不相同。【b】美德的部分是否也是这样？它们各不相同吗，无论是它们本身，还是它们的力量或功能？如果我们

---

[1] 此处的希腊词是"σωφροσύνη"。这个词有多种含义，包括自我节制、克制身体欲望、自我认识、判断力强、明智，等等。对柏拉图来说，σωφροσύνη是一种综合的品德。

的类比有效，情况必定如此，这样说难道还不清楚吗？”

“是的，必定如此，苏格拉底。”

“那么，美德的其他部分没有一个与知识、公正、勇敢、节制、虔诚相同。”

“我同意。”

【c】“好吧，现在让我们总的来考虑一下这些事物是哪一类事物。首先有一个好问题：公正是一样事物，还是不是一样事物？我想它是一样事物。你怎么想？”

“我也这么想。”

[redacted]

拉，是这么回事吗？你说了美德的一个部分与另一部分不同吗？这是你的看法吗？'对此你该如何回答他？"

"我会承认，也必须承认，苏格拉底。"

"好吧，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点，普罗泰戈拉，假定他下面继续提问，我们该怎么说，'那么，公正的事物不是虔诚的，虔诚的事物也不是公正的，是吗？或者说，公正是不虔诚的事物的，【b】虔诚是不公正的事物的，因此它是不公正的，而公正是不虔诚的，是吗？'我们该怎么对他说呢？就我个人而言，我会回答说公正是虔诚的，虔诚也是公正的，我也会代表你作出同样的回答，如果你允许，公正与虔诚是一回事，或者说它们非常相似，我特别要加以强调的是，公正是像虔诚那样的同一类事物，虔诚也是像公正那样的同一类事物。你怎么想？你会否决这种回答，还是会同意这种回答？"

【c】"噢，苏格拉底，说我承认公正就是虔诚、虔诚就是公正，在我看来事情不是那么绝对清楚。这里似乎有一种差别存在。但这种差别又是什么呢？不过，要是你愿意，我们就让公正是虔诚、虔诚是公正好了。"

"别这样对待我！我想要考察的不是愿意不愿意、同意不同意的问题。我想要的是你和我一道沿着这条路线进行考察，我想，如果我们把'如果'、'要是'这些词都剔除了，我们的论证就会得到最好的检验。"

【d】"那好吧，行。公正确实与虔诚有某些相似的地方。毕竟任何事物都会以某种方式与其他事物相似。以某种方式，白与黑相似，硬和软相似，其他所有各种通常对立的事物莫不如此。就连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有着不同力量或功能，【e】但并不属于同一类的事物——脸的部分——也会以某种方式相互之间显得相似。所以，按照这种方法，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证明这些事物相互之间也都是相同的。但是，若是因为它们具有某些相同的地方，无论这些相同的地方有多么细微，就把它们称作相同，或者由于它们之间有某些细微的不同之处，就把它们称作不同，那就不对了。"

我吓了一跳，对他说："噢，你认为公正和虔诚之间的关系就是这

样的吗，它们之间确实只有某些细微的相同之处吗？”

【332】“不完全这样，但似乎也不像你所认为的那样。”

“那么，好吧，由于在我看来，你似乎对此有点反感，那就让我们放弃它，考虑你提出来的另一个要点。你认为有愚蠢这样一种东西吗？”

“有。”

“与它完全对立的东西不就是智慧吗？”

“好像是的。”

“当人们正确而有益地行事时，在你看来他们是在有节制地行事，还是与此相反？”

“有节制地行事。”

“那么，是由于有节制，他们才有节制地行事吗？”

【b】“必定如此。”

“那些不能正确地行事的人行事愚蠢，那些以这种方式行事的人不节制地行事，是吗？”

“我同意。”

“愚蠢地行事的对立者是有节制地行事吗？”

“是的。”

“愚蠢的行为是带着愚蠢进行的，正如有节制的行为是带着节制进行的，是吗？”

“是的。”

“如果某件事情是带着力量去做的，那么这件事强有力地完成了；如果是带着无力去做的，那么这件事做得很无力，是吗？”

“我同意。”

“如果带着快捷做某事，那么这件事很快地完成了；如果带着缓慢，那么这件事做得很慢，是吗？”

“是。”

【c】“所以，以某种方式做任何事情，这些事情的完成都有某种性质，以对立的方式做任何事情，它的完成也都有对立的性质，是吗？”

“我同意。”

“那就让我们继续。有美这样的东西吗?”

“有。”

“除了丑，还有什么东西与它对立吗?”

“没有。”

“有善这样的东西吗?”

“有。”

“除了恶，还有什么东西与它对立吗?”

“没有。”

“有高音这样一种东西吗?”

“有。”

“除了低音，还有什么东西与高音对立吗?”

“没有。”

【d】“所以，一样东西可以有一个对立者，只有一个对立者，没有许多个对立者，是吗?”

“我同意。”

“假定我们现在需要数一下我们都同意的观点。我们都同意一样东西有一个对立者，没有多个对立者，是吗?”

“是的，我们同意了。”

“以对立的方式做事情，它们在完成时也是对立的吗?”

“是的。”

“我们已经同意，愚蠢地完成了的事情以某种方式与有节制地完成了的事情对立，是吗?”

“我们同意。”

“有节制地做事情是依据节制来做事，愚蠢地做事情是依据愚蠢来做事，是吗?”

“同意。”

【e】“如果它是以一种对立的方式来做的，那么它是依据对立的那个东西来做的，对吗?”

“对。”

"一件事情依据节制来做，另一件事情依据愚蠢来做，是吗？"

"是的。"

"以一种对立的方式？"

"是的。"

"依据对立的东西？"

"是的。"

"那么，愚蠢是节制的对立者，对吗？"

"好像是这样的。"

"那么好吧，你记得我们前面同意过愚蠢是智慧的对立者吗？"

"是的，我记得。"

"一样东西只有一个对立者吗？"

"当然。"

【333】"那么在这些命题中我们应该抛弃哪一个命题，普罗泰戈拉？一样事物只有一个对立者，还是我们说过的智慧与节制不同，它们各自都是美德的部分，还有，由于有差别，它们是不同的，它们自身不同，它们的力量或功能也不同，就像脸的部分那样？我们应该抛弃哪个命题？这两种说法似乎不太合拍，【b】相互之间不能和谐。如果一样事物只有一个对立者，而愚蠢是一样事物，它显然有两个对立者，节制和智慧，这如何可能呢？不是这么回事吗，普罗泰戈拉？"

他表示同意，尽管非常犹豫，我继续说道：

"节制和智慧难道就不能是一样事物吗？前不久，公正和虔诚看起来几乎就是同样的事物。来吧，普罗泰戈拉，我们现在不能放弃，不能在我们把这些松散的头绪理清之前半途而废。所以，我要问你，某个行事不公正、但似乎有节制的人，在你看来他行事不公正吗？"

【c】"说这样的话我会感到羞耻，苏格拉底，尽管许多人这样说。"

"那么我应当对他们说话，还是对你说话？"

"如果你愿意，为什么不首先驳斥一下大多数人的看法呢？"

"我无所谓，只要你能作出回答，无论是你自己的看法，还是别人的看法。我最主要的兴趣在于考察这个论证，尽管正好是我在提问，而

你在回答，但我们同样都要接受考察。”

【d】普罗泰戈拉起初有点腼腆，说这个论证对他来说太难把握，但过了一会儿，他同意回答。

“那就让我们从这个问题重新开始，”我说，“你认为有些人在行事不公正的时候能是明智的吗？”

“让我们假定是这样吧。”他说。

“你用‘明智’这个词的意思是有良好的判断力吗？”

“是的。”

“有良好的判断力意味着在行事不公正时有良好的判断吗？”

“就算是吧。”

“靠着不公正地行事，他们是否得到良好的结果？”

“仅当他们得到良好的结果，他们才会不公正地行事。”

“那么，你是说这里还是有些好东西的，是吗？”

“是的。”

“这些好东西组成了对人们有益的东西，是吗？”

【e】“神灵在上，是的！哪怕它们对人无益，我仍旧会说它们是好的。”

我能看出普罗泰戈拉这会儿真的有点跟我较劲了，他在努力抗拒回答更多的问题。于是，我小心翼翼地修饰了我提问时的腔调。

“普罗泰戈拉，你指的是对人无益的事物，还是没有任何益处的事物？你把这样的事物称作好的吗？”

【334】“当然不是，”他说，“但我知道有许多东西对人是无益的，食品、饮料、药物，以及其他东西，而有些东西是有益的；还有一些东西对人既无益又无害，但对马却有益或有害；还有一些东西只对牛有益；有些东西只对狗有益；有些东西对这些动物都无益，但对树木有益；【b】有些东西对树根来说是好的，但对幼苗来说是坏的，比如粪肥，如果施在根部，那么对所有植物都是好的，但若施在叶子或幼苗上，就会完全摧毁它们。或以橄榄油为例，它对所有植物都是极坏的，它也是除了人以外的一切动物毛发的最糟糕的敌人，而它对人的头发是有益的，

就像它对人的身体的其他部分有益一样。但是，好的形式多种多样，【c】就拿油脂来说，它对人体的外部是好的，它对人体的内部是很坏的，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医生普遍禁止他们的病人在食物里放很多油，只能加一点点，只要能够消除食物或调料中的异味就可以了。"

听众对普罗泰戈拉的这番话报以热烈的掌声，等到掌声完全平息下来的时候，我说：【d】"普罗泰戈拉，我好像有点健忘，如果有人对我发表长篇大论，我就会把演讲的主题给忘了。现在，就当我有点耳聋，而你在跟我谈话，你会想你最好还是对我大声说话，比对别人说话时更响。以同样的方式，你现在碰上一个健忘的人，如果要让我跟得上你，你必须简短地作出你的回答。"

"你到底要我的回答有多短？比必要的还要短吗？"

"绝非如此。"

"和必要的一样长吗？"

【e】"是的。"

"那么，我的回答应当和我认为必要的一样长，还是和你认为必要的一样长？"

"好吧，我听说，当你就某个主题在开导别人的时候，【335】你能够长篇大论，如果你选择这样做的话，从来不会偏离主题，你也能简洁明了，无人能够比你更简洁。所以，如果你想继续和我谈话，请使用后一种表达方式，简短。"

"苏格拉底，我曾经和许多人进行过舌剑唇枪的比赛，如果我接受你的要求，按照我的对手的要求去做，我就不会被认为优于其他任何人了，普罗泰戈拉这个名字也就不会在希腊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了。"

【b】我能看出他对他前面的回答感到不舒服，不愿意在这场辩证的讨论中继续回答问题，所以我想我和他一起进行的工作该结束了，于是我说："你知道，普罗泰戈拉，我们这一轮谈话没有按照你认为应当的方式进行，我本人也不太高兴。但凡你愿意主持一场以我能跟得上的方式进行的讨论，我会参加，与你一起交谈。人们说——你自己也这样说——你在讨论事情的时候，【c】既能长篇大论，又能简洁地讲话。毕

竟，你是一位聪明人。但是我不具有发表长篇演讲的能力，尽管我希望自己有这种能力。所以，事情取决于你，你能长能短，迁就我吧，使这场讨论能有机会。但若你不愿意，而我也还有别的事要去忙，不能待在这里听完你的长篇大论——我确实要去其他地方——所以我现在就要走了。尽管我能肯定，能够听完这些演讲是一件美事。”

【d】说完这些话，我起身离去，但就在这个时候，卡里亚把我拦住，用右手抓住我的手腕，用左手抓住我穿的这件外衣。“我们不让你走，苏格拉底，”他说道，“没有你，我们的谈话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所以请你留下，和我们在一起，我求你了。没有别的什么能比你和普罗泰戈拉之间的争论使我更想听了。请你一定让我们大家的这个愿望得到满足。”

【e】此时我已经站了起来，好像真的要离开了。我说：“希波尼库之子，你对智慧的热爱一直令我尊敬，而此时此刻，我尤其感到荣耀和亲近。如果你的要求是我能够做到的，那么我一定会尽量满足你。然而，现在的情形就好像你要求我赶上那位获得冠军的来自希墨腊[①]的短跑运动员克里松[②]，或者像是要我和那些长跑运动员进行竞赛，或者要我大步行走，敌得上那些整日里行走的递送快信的人。【336】除了说我比你更希望自己能够这样做，我还能说什么呢，只不过我确实赶不上这些赛跑运动员的步伐，如果你想观看我和克里松一起跑步，那么你必须要求他放慢速度，跑得跟我一样慢，因为我跑不快，而他却能慢跑。所以，如果你打定主意想听普罗泰戈拉和我谈话，那么你现在必须要求他回答我的问题，【b】就像他一开始那样——简洁。如果他不这样做，我们的对话又怎么能够进行呢？在我个人看来，对话中的相互交流与公开演讲是相当不同的。”

“但是，你瞧，苏格拉底，普罗泰戈拉也有他的想法，他说过，应当允许他以他认为恰当的方式来主导这场讨论，他想要得到的许可决不

① 希墨腊（Ἱμερα），希腊城邦名，位于西西里岛北部海岸。

② 克里松（Κρίσων），人名。

亚于你。”

就在这个时候，阿尔基比亚德站起来说：“你这样说没有任何意义，【c】卡里亚。苏格拉底承认自己无法把握长篇讲话，也承认普罗泰戈拉在这方面比他强。但是在进行辩证的讨论、理解已有论证、进行新的论证的时候，如果普罗泰戈拉拒绝这样做，那么我会感到惊讶。现在，要是普罗泰戈拉承认自己在辩证法方面比苏格拉底差，那么这对苏格拉底来说就足够了。但若普罗泰戈拉对此提出质疑，那就让他进行一问一答式的对话，不要在每一次作出回答时发表冗长的讲话，把讨论中遇到的各项事端搅混，【d】因为他并不想把问题理清楚，直到大部分听众都忘了所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尽管我向你们保证，苏格拉底是不会忘记的，他说自己得了健忘症是在开玩笑。所以，我认为苏格拉底在这场争论中处于比较强的地位。我们中的每个人必须弄清他本人的见解。”

我想，接着阿尔基比亚德说话的是克里底亚，他说：“好吧，普罗狄科和希庇亚，【e】卡里亚好像明显地偏袒普罗泰戈拉，而阿尔基比亚德像平常一样想要出风头。但是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需要对苏格拉底或普罗泰戈拉进行党派性的支持。相反，我们应当联合起来请求他们双方不要过早地结束我们的聚会。”

【337】下面说话的是普罗狄科。他说：“你说得很好，克里底亚。旁听这种讨论的人必须公正地聆听两位对话人的讲话，但这种公正不是平等对待。二者是有区别的。我们必须公正地聆听，但不会给予平等的关注：比较多的关注应当给予比较聪明的谈话人，比较少的关注给予不那么聪明的谈话人。【b】在我看来，你们俩必须就这些问题展开争论，但是不要争吵。朋友间的相互争论是善意的，而争吵在相互敌对的人中间发生。以这样的方式，我们的聚会才能有魅力，对你们这些谈话人来说，你们肯定能赢得我们这些聆听者的好评，而不是赞扬。因为好评真诚地内在于听众的灵魂，而赞扬经常只是欺骗性的口头表达。【c】还有，我们这些人，作为你们的听众，会得到极大的愉悦，但不是得到满足，因为通过学习某些事情和参与某种理智活动可以感到愉悦，这是一种心灵状态；而得到满足不得不与吃东西有关，或者经历身体的其他某

些快乐。”

普罗狄科的评论被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热情地接受了，然后，聪明的希庇亚说：“先生们，我把你们这些在场的人全都当作我的亲戚、【d】密友和同胞公民，这是依据本性来说的，而非依据习俗。因为依据本性，那么同类相聚，而习俗是人类的僭主，经常违背本性约束我们。然而，我们是可耻的，因为我们理解事物的本性——我们这些人是希腊人中最聪明的，现在有幸来到这座城市，这所名副其实的智慧的殿堂，聚集在城中最大、最庄严的房子里——【e】但却不能，我要说，创造出与所有这些尊严相配的东西，而是相互斗嘴，就好像我们是社会的渣滓。因此，我恳求你们，向你们提建议，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你们和解吧，接受我们的仲裁。【338】你，苏格拉底，如果普罗泰戈拉不适应简洁的问答，那么你一定不要过分坚持简洁的讨论，你可以放慢讨论的节奏，让我们也能更多地感受到讨论的庄严和优雅。还有你，普罗泰戈拉，一定不要在大风劲吹时扬满船帆出海航行，把大地留在远处，自己消失在修辞的汪洋大海之中。【b】你们双方都要折衷一下。所以，这就是你们要做的事，接受我的建议吧，挑选一个人做裁判、调解人，或者监督人，使你们的发言长度保持适中。”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表示支持。卡里亚说他本来就不愿意让我走，他们要求我选一名裁判。我说，挑选一个人来裁决我们的讲话是不适宜的。“如果选中的这个人比我们差，那么让比较差的人来裁决比他强的人是不对的。如果他和我们水平相当，那么让他当裁判仍旧不合适，【c】因为他也会和我们一样行事，让他当裁判实在是多此一举。那么，选一个比我们强的人当裁判？说实话，我认为你们要想选出一个比普罗泰戈拉还要聪明的人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选了一个并不比他强的人，但却宣称他比普罗泰戈拉强，那么这是对普罗泰戈拉的侮辱。普罗泰戈拉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你们可以给他指定一位监督人。而对我来说，我无所谓，怎么办都可以。由于你们关心这场聚会和正在进行的这些讨论，【d】要让它能够继续下去，我想这么做。如果普罗泰戈拉不愿回答问题，那就让他提问，让我来回答，同时我会尝试

着告诉他我认为问题该如何回答。等我回答完他想要提出的所有问题，到那时再让他尝试着以同样的方式向我解释。所以，要是他还没有做好准备，愿意回答提出的各种问题，你们和我可以紧急地联合起来恳求他，就像你们恳求我一样，别把这场聚会给糟蹋了。【e】这样做不需要选一位监督者，因为你们全都是监督者。”

大家都同意应该这样做。普罗泰戈拉本来不想参加，但他不得不同意我的建议，由他来提问，等他问题提够了以后，再进行简短的回答。

【339】于是，他开始提问，他大体上是这样说的：“在我看来，苏格拉底，人的教育的最大部分是掌握诗歌，这样说我指的是理解诗人用词的能力，知道什么时候一首诗正确地创作了，什么时候没有正确地创作，知道如何分析一首诗，回应与它相关的问题。所以，我现在提出来的这些问题的线索仍旧涉及我们当前讨论的主题，亦即美德，只不过转移到了诗歌领域。西摩尼得在一首诗中对帖撒利[①]的克瑞翁[②]之子斯科帕斯[③]说：【b】‘一个人要变好真的很难，手脚和心灵都要循规蹈矩，他的成长方能不受指责……’[④]你知道这首抒情诗，还是要我把它全都背出来？”

我告诉他没有这种必要，我知道这首诗，并且正好特别关注过这首诗。

“好，”他说，“那么，你认为这首诗写得好不好？”

“写得很好。”

“如果诗人自相矛盾，你也认为它写得很好吗？”

“不。”

【c】“那么，你看仔细些。”

---

① 帖撒利（Θετταλία），地名。

② 克瑞翁（Κρέον），人名。

③ 斯科帕斯（Σκόπας），人名。

④ 此处引文原为诗歌。由于柏拉图在下文中对这几句诗要作逐字逐句的详细分析，因此译者在正文中将原诗含义详细译出，无法顾及诗体。

"我说过，我对它已经相当熟悉。"

"那么你一定知道在这首诗后来的某个地方，诗人写道：'庇塔库斯[①]的格言也不合拍，无论他有多么聪明。他说，要做一个好人是难的。'"

"你认得出来吗，这些诗句是同一个人写的？"

"我认得出来。"

"噢，你认为后面那段诗和前面那段诗一致吗？"

"在我看来好像是一致的，"我说道（但我这样说的时候有点担心，怕他有什么特别用意）。"在你看来不是这样的吗？"

【d】"有谁会说这两段诗中讲的事情是一致的？首先，他说自己认为一个人要真的变好很难，然后，在稍后一点的地方他忘了自己原先说过的话，批评庇塔库斯，而庇塔库斯说的意思和他自己说的意思是一样的，做一个好人很难，他拒绝接受庇塔库斯的看法，而这也就是他自己的看法。然而，他指责与自己说过同样话的人，显然也就是在指责他自己，所以，要么前面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要么后面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e】普罗泰戈拉这番妙语博得听众的阵阵掌声。一开始，我感到自己就像遭到一名优秀拳击手的痛打。在普罗泰戈拉的演讲术和其他人的喧嚣面前，我头晕目眩，眼前一片黑暗。后来，对你说实话，我镇定下来，思索了一下这位诗人的意思，我转向普罗狄科，喊他的名字，"普罗狄科，"我说，【340】"西摩尼得是你的同乡，不是吗？你有义务来拯救他，所以我不在意请求你的帮助，就像荷马说的那样，斯卡曼德[②]请求西谟伊斯[③]的帮助，当时他被阿喀琉斯[④]围困：'亲爱的兄弟，让我们一起阻遏这位英雄的神力。'[⑤]所以，我也请求你的帮助，免得我们这位

① 庇塔库斯（Πιττακός），人名。

② 斯卡曼德（Σκάμανδρος），河神名。

③ 西谟伊斯（Σιμόις），河神名。

④ 阿喀琉斯（Ἀχίλλειος），荷马史诗中的大英雄。

⑤ 荷马：《伊利亚特》21：308。

令人闻风丧胆的普罗泰戈拉摧毁西摩尼得。【b】而且，说实话，普罗狄科，复原西摩尼得的意思确实需要你的特殊技艺，刚才你就用这种技艺区别了‘想要’和‘欲求’，还有其他一些语词。所以，告诉我你是否同意我的建议，因为在我看来，西摩尼得是否自相矛盾是不清楚的。把你的看法现在就告诉我们。‘变’① 和‘是’② 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

“神灵在上，是不同的。”

“好吧。那么，西摩尼得在第一段诗中宣称他自己的看法是，一个人要变好真的很难。”

【c】“对。”普罗狄科说。

“然后他批评庇塔库斯没有说出和他相同的意思，如普罗泰戈拉所认为的那样，而是说了其他不同的意思。因为庇塔库斯没有说‘变’好是难的，如西摩尼得所说，而是说‘做’好人是难的。如普罗狄科所说，‘做’和‘变’不是一回事，普罗泰戈拉。【d】如果它们不是一回事，那么西摩尼得并不自相矛盾。普罗狄科和其他许多人也许会同意赫西奥德的看法，‘变’成好人是难的：‘诸神使那些在通往善德的道路上行走的人流下汗水，但是，一旦达到善德的顶峰，尽管还会遇到困难，但以后的路就容易走了。’” ③

听了这些话，普罗狄科为我鼓掌，但是普罗泰戈拉说：“苏格拉底，你复原的西摩尼得有一个会带来严重后果的错误，比你想要矫正的错误更大。”

“噢，我的复原工作做得很糟糕，”我说道，“我是一名可笑的医生，我的治疗比疾病本身还要坏。”

“对，就是这样。”他说。

【e】“怎么会这样呢？”我说。

“大家都同意拥有美德是这个世上最难的事，在这种时候，如果这

① 变（γενέσθαι）。

② 是（εἶναι），在下面亦译为“做”。

③ 赫西奥德：《工作与时日》，第 289 行。

位诗人说拥有美德无关紧要，那就极大地表现了他的无知。”

然后，我说：“天神在上，普罗狄科参加我们的讨论真是太及时了。【341】普罗泰戈拉，普罗狄科的智慧很可能具有古代的和神圣的起源，可以返溯到西摩尼得的时代，甚至更早。尽管你的经验非常广泛，但似乎不能延伸到智慧这个部门，而我作为普罗狄科的学生受到了这方面的教育。所以现在看来，你并不明白西摩尼得使用‘难’这个词和你使用这个词的意思不一样。每当我用 δεινοῦ[①] 这个词来赞扬你或其他人的时候，普罗狄科会用相同的方式来矫正我，【b】比如说，‘普罗泰戈拉是个极为聪明的人’。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他问我把好事物称作 δεινοῦ 不感到羞耻吗。因为 δεινοῦ 就是坏。没有人会说‘坏的富裕’或‘坏的和平’，而会说‘坏的疾病’、‘坏的战争’、‘坏的贫困’。所以，开奥斯人和西摩尼得当时也许把‘难’这个词理解为坏，或者理解为你不知道的其他意思。让我们来问一下普罗狄科。【c】要询问西摩尼得的方言，问他算是问对了人。普罗狄科，西摩尼得说的‘难’是什么意思？”

“坏。”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批评庇塔库斯说‘做一个好人是难的’，就好像他听到庇塔库斯说‘做一个好人是坏的’。对吗，普罗狄科？”

“你以为西摩尼得还能有其他什么意思吗？”普罗狄科说，“他正在责备庇塔库斯不懂得如何恰当区分意义，庇塔库斯来自列斯堡[②]，在一种野蛮的方言中长大。”

【d】“好吧，普罗泰戈拉，你听到普罗狄科说的话了。你还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你完全搞错了，普罗狄科，”普罗泰戈拉说。“我肯定西摩尼得说的‘难’的意思与我们是一样的；它的意思不是‘坏’，而是不容易，要作出许多努力才能完成。”

---

① δεινοῦ，英译为 terrible，有可怕的、极度的、极坏的、很糟的、厉害的等意思，在俚语中也有极好的、了不起，等等含义。

② 列斯堡（Λέσβιος），地名。

"噢，不过，我也这么认为，普罗泰戈拉，"我说。"这就是西摩尼得的意思，普罗狄科明白这一点。他刚才是在开玩笑，想要考验一下你为自己的陈述辩护的能力。【e】西摩尼得说的'难'不是'坏'的意思的最佳证明可以在下一句诗中找到，这句诗是：'只有神能拥有这种特权。'他完全不可能先说做一个好人是坏的，然后再说只有神有这种特权。普罗狄科会因此而把西摩尼得视为一个堕落的人，【342】根本不像开奥斯人。但是，如果你愿意考验一下我对诗歌的把握（用你的话来说），我想告诉你我对西摩尼得这首诗的目的是怎么想的。如果你不愿意，我会听你说。"

听了我的话，普罗泰戈拉说："你想说，你就说吧，"然后普罗狄科、希庇亚，以及其他一些人也怂恿我说。

"那么好吧，"我说，"我会尝试向你们解释我对这首诗是怎么想的。首先要说的是，哲学有她最古老的根源，【b】并在克里特[①]和拉栖代蒙[②]的希腊人中广泛传播，那些地区也集中了世上最多的聪明人。但是当地人否认这一点，伪装成无知者，以掩盖正是由于他们的智慧，他们才是希腊世界的领导者这一事实，这种情形就像普罗泰戈拉刚才谈论过的智者一样。他们的公开形象是擅长打仗的武士，在这方面比其他人优越，他们想要加深人们对他们的这种印象的原因是，如果他们的优点的真正基础，亦即智慧，为人们所知，那么每个人都会开始培养这种能力。这是一项顶尖的秘密，连那些居住在其他城邦的斯巴达人的部落也不知道，【c】所以你们看到几乎所有人的耳中都充斥着这样一些言谈，说斯巴达人手戴皮手套，身穿羊皮短褂，疯狂地进行军事训练，就好像斯巴达的政治权力依赖的就是这些东西似的。当斯巴达的公民想要有某些隐私，能够自由地、公开地与他们的智者讨论问题时，他们就疏远镇上那些斯巴达化了的外邦人和外国人，不让世上其他人知道他们的秘密聚会。【d】因此，他们的年轻人不会忘记自己所学的东西，但他们不允

---

① 克里特（Κρήτη），地名。

② 拉栖代蒙（Λακεδαίμων），地名，即斯巴达（Σπάρτη）。

许自己的青年去其他城邦旅行（克里特人也不允许）。在克里特和斯巴达，不仅男人，还有妇女，都为他们的教育感到自豪。你们知道该如何检验我的论点是否真实吗，斯巴达人在哲学和争论方面受到过最好的教育？【e】随便找一个普通的斯巴达人，跟他谈一会儿。你们会发现，一开始他几乎不能把握谈话的目的，但若进到谈话的某些关键点，他会像一名优秀的弓箭手那样一箭中的，他会进行简要的评价，让你们永远不会忘记，而与他谈话的人在这种时候都像是无助的婴儿。敏锐的观察者很早就知道这一点了：做一名斯巴达人就是要做一名哲学家，【343】远远超过要做一名运动员。他们知道，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就标志着他是一名完善的受过教育的人。我们谈论过米利都[①]的泰勒斯[②]、米提利尼[③]的庇塔库斯、普里耶涅[④]的彼亚斯[⑤]、我们自己的梭伦[⑥]、林杜斯[⑦]的克莱俄布卢斯[⑧]、泽恩[⑨]的密松[⑩]这样一些人，第七位就是拉栖代蒙的喀隆[⑪]。他们全都仿效、崇拜和学习斯巴达文化。【b】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精辟的格言和警句体现了这种独特类型的斯巴达智慧，他们都把他们的智慧的最初成果奉献给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把‘认识你自己’、‘切勿过度’这样一些格言篆刻在那里，这些格言现在几乎被所有人挂在嘴上。

“我说的要点是什么？古代哲学的典型风格就是拉科尼亚式的[⑫]简

---

① 米利都（Μιλήσιος），地名。

② 泰勒斯（Θαλῆς），人名。

③ 米提利尼（Μυτιλήναῖος），地名。

④ 普里耶涅（Πριηνεύς），地名。

⑤ 彼亚斯（Βίας），人名。

⑥ 梭伦（Σόλωνος），人名。

⑦ 林杜斯（Λίνδιος），地名。

⑧ 克莱俄布卢斯（Κλεόβουλος），人名。

⑨ 泽恩（Χηνεύς），地名。

⑩ 密松（Μύσων），人名。

⑪ 喀隆（Χίλων），人名。

⑫ 拉科尼亚（Λάκωνιος）是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一个城邦。该地人讲话简洁明了，后世遂将拉科尼亚式的讲话作为简洁、精练的代名词。

洁。【c】在这种语境下，庇塔库斯的这句格言——做一个好人很难——在私下里广为流传，也赢得了贤人们的赞同。所以，雄心勃勃、想要获得哲学名望的西摩尼得认为，如果能够成功地打倒和推翻这句格言，就像一名摔跤手，或者把这句格言表达得更好，那么他自己就能成为那个时代的名人。所以他创作了这首诗，有意识地攻击这句格言。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检验我的假设，看我说的是否正确。【d】如果这位诗人全部想要说的意思是'变成一个好人是难的'，那么这首诗的开头就变得不可思议了，因为他在这里添加了一个表示对立的连接词。① 除非我们假定西摩尼得正在把庇塔库斯的格言当作对手在说话，否则这样做就没有意义。庇塔库斯说，做一个好的人很难；而西摩尼得驳斥说，'不对，【e】要变成一个好人才是难的，庇塔库斯，真的'。请注意，他没有说'真的好'，他也不是在某些事物是真的好，其他事物是好的，但并非真的如此在这样的语境下谈论真。要是这样的话，会产生一种天真的印象，不像是西摩尼得要说的意思。'真的'这个词在诗句中的位置一定是倒装的。我们必须想象庇塔库斯在说话，西摩尼得在回答，用这种方法来理解这句格言，【344】就好像庇塔库斯说，'噢，先生，要做好人很难。'西摩尼得答道，'你说的不对，庇塔库斯，不是做好人难，而是变成一个好人难，因为一方面他的手脚和心灵都得循规蹈矩，另一方面他的成长也要不受指责，这才是真的难。'按这种方式，添加'一方面'这个连接词就变得有意义了，而'真的'这个词放在句尾也就正确了。后续的诗句都明显有利于我这种解释。这首诗有很多细节，【b】表明了它的优点；确实，这首诗风格优雅，构思缜密，但要依据这样的解释考察全诗，就得花费很长时间。所以让我们换个方式，只看一下它的整体结构和它的意向，它从头到尾都是为了驳斥庇塔库斯的

① 这个连接词是 ὥσπερ，意思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但是苏格拉底没有引用后一句诗，这句诗也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无法确知这里表达的是哪一种意义上的对立。

格言。

“几行诗以后，他说（想象他正在讲话）：要变成一个好人真的很难，【c】尽管短时间做好人是可能的，但要持续处于这种状态，一直做好人，如你所说，庇塔库斯，那是不可能的，是凡人做不到的。只有神才有这种特权，‘而人不可避免地是坏的，一旦无法改变的厄运降临就会被抛弃。’

“说吧，无法改变的厄运一旦降临在一条船上，谁会被抛弃？显然不是那些普通乘客，他们总是轻易受到他人的影响。你无法把一个已经躺在地上的人打倒，【d】而只能把站着的人打倒，让他躺倒在地。同理，无法改变的厄运可以抛弃那些能干的人，而不能抛弃那些始终没有能力的人。狂风暴雨可以使舵手变得无能，坏的季节可以使农夫一无所获，医生也会遇到同样的事。好的事物很容易变成坏的，如另一位诗人所说，‘好人有时候是坏的，有时候是好的’，但是坏的事物不容易变成坏的，因为它始终是坏的。因此，当无法改变的厄运降临到一个能干的、【e】聪明的、善良的人身上时，他必定‘不可避免地是坏的’。庇塔库斯，你说‘做一个好人很难’，实际上，要变成一个好人才是难的，变好还有可能，但要‘是’一个好人是不可能的。‘事情顺，每个人都好；事情不顺，每个人都坏。’那么，从字面上说，什么是事情顺呢？什么事情能使人成为好人呢？【345】显然是通过学习。什么样的事情能顺利造就一名好医生呢？显然是学习如何治病。‘事情不顺，每个人都坏。’那么，谁会成为一个坏医生呢？很清楚，他首先要是一个医生，其次他要是一个好医生。他实际上会变成一个坏医生，而我们这些对医学一知半解的人决不会由于事情不顺而变成医生，在建筑或其他职业中也一样，【b】我们成不了木匠或其他行家。如果一个人不能因为事情不顺而成为医生，那么他显然也不能成为一名坏医生。以同样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流逝，好人也可以逐渐变坏，或者由于艰辛，疾病或其他真正不顺的境况而变坏，这就是知识的缺失。但是坏人决不可能变坏，因为他一直都是坏的。如果他要变坏，【c】那么他首先必须变好。所以，诗歌的这一部分要讲的道理就是，做一个好人并继续保持这种状态是不可能

的，但是一个人，这同一个人有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那些最好的人是众神永远喜爱的。

“所有这些都是针对庇塔库斯而言，而下面几行诗讲得更加清楚：‘在短促的人生中进行无望的探索，寻求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我决不会陡然放弃。我想要在那些采摘大地成熟果实的人中间找到一位不受任何指责的人。等我一发现，我就会告诉你。’【d】你们瞧，这些话多么有力，整首诗都在不断地批评庇塔库斯的格言：‘我赞扬和热爱所有那些自愿不作恶的人。甚至众神也在努力反抗必然的命运。’说这些话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因为，西摩尼得不是那么无教养，【e】乃至于会说他赞扬一切自愿不作恶的人，就好像有人自愿作恶似的。我本人确信无疑，没有一个聪明人会相信有人自愿犯错误，或自愿做任何错事或坏事。他们非常明白，任何人做错事或做坏事都是不自愿的。所以，西摩尼得也一样，【346】他不是说他要赞扬那些自愿不作恶的人，倒不如说他把‘自愿’这个词运用于他自身。他察觉到，一个好人，一个高尚的人，经常迫使自己去热爱和赞扬某些与他自己完全不同的人，比如与他疏远了的父亲、母亲和祖国。而位于相同处境下的无赖和恶棍会非常高兴地看到他们的父母和祖国碰上麻烦，会邪恶地加以揭露和斥责，【b】由此让他自己抛弃对他们应负的责任不会引起注意。这样的人实际上会夸大他们的抱怨，引发他人对父母和祖国的敌视，而好人会隐藏这种烦恼，强迫他们自己发出赞扬，就好比由于父母或祖国错误地对待他们，他们生气了，但他们让自己平静下来，心平气和地寻求和解，强迫自己去热爱和赞扬他们自己的民众。我想西摩尼得会不止一次地想起，他本人赞扬过一些僭主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人，这样做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c】所以，他正在对庇塔库斯说，庇塔库斯，我之所以要责备你，不是因为我喜欢挑剔，而是因为，‘在我看来，那个人既不是坏的，又不是软弱的，而是心灵健全、懂得公义的，我不责备他，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责备的人，傻瓜的数量是无限的，’这里的含义是，爱挑剔的人会竭力责备他们，‘任何人都不愿与傻瓜为伍。’【d】这里的意思不是白的不能与黑的混淆，这在许多场合下都是可笑的，而是他本人宁可接受

介于二者之间的状态而不受指责。'我不寻找'，他说，'一位不受任何指责的人，在那些采摘大地成熟的果实的人中间，但若我找到了这样的人，我就会告诉你。'这里的意思是，我从来不用这些话赞扬任何人，但我很乐意与一位不做任何错事的普通人在一起，因为我自愿地'赞扬和热爱所有人'——【e】请注意赞扬这个词的列斯堡方言形式，因为他正在对庇塔库斯讲话——'所有不作恶的人'（这是在'自愿'这个词前面应当停顿的地方），'自愿，我赞扬和热爱'，但是对有些人我的赞扬和热爱是不自愿的。所以，如果你以一种合理的、真实的，甚至中庸的方式讲话，庇塔库斯，【347】我决不会责备你。但由于你对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发表了完全错误的观点，所以我要责备你。

"好吧，普罗狄科和普罗泰戈拉，"我总结说，"这就是我对西摩尼得撰写这首诗歌时的心境所作的解释。"

【b】然后希庇亚说，"你对这首诗的分析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苏格拉底。我本人也曾对它有过一番谈论，如果你愿意，我想讲给你听。"

"很好，不过还是换个时间吧，"阿尔基比亚德说，"现在该做的是，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戈拉必须达成一致，如果普罗泰戈拉仍有问题要问，那就让苏格拉底回答，如果普罗泰戈拉作出别样选择，那就请他回答苏格拉底的提问。"

【c】然后我说，"我把这一点留给普罗泰戈拉去决定，如果他同意，我们干吗不把这个有关诗歌的主题搁下，返回我最初向他提出的那个问题？普罗泰戈拉，能与你共同探讨我非常乐意。讨论诗歌使我联想起许多二流的、普通人的宴饮。这些人没什么教养，靠喝酒聊天来娱乐，【d】还会花大钱请来女乐师，和着笛子的声音唱歌，在柔弱的颤音中寻求乐趣。但在高尚的、有文化的人参加的宴饮中，你看不到吹笛、弹琴和跳舞的姑娘，只要能和与自己一样的人相伴，他们就能享受乐趣，而无需那些肤浅的胡说八道。他们会用自己的嗓子参加严肃的讨论，或是说话，或是聆听，哪怕喝着酒也是如此。【e】我们的集会也一样，如果参加集会的人都像我们自己所声称的那样，那么我们并不需要新异的

声音，哪怕是诗人的声音也不需要。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诗人在说些什么，在许多场合，只要一讨论起诗歌来，有些人会说诗人是这个意思，有些人会说诗人是那个意思，根本无法对诗歌的主题作出总结性的概括。【348】最优秀的人会避免这样的讨论，而乐意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鼓足勇气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我认为应当追随这样的人，把诗人扔在一边，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进行讨论。我们要加以检验的是真理和我们的心灵。如果你有问题要问，那么我已经作好了回答的准备；或者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为我做同样的事，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前面中断了的地方，尝试着得出结论。"

【b】说完这些，我又说了一些能起同样作用的话，但是普罗泰戈拉没有明确表示他想怎么做。所以，阿尔基比亚德看了卡里亚一眼说，"卡里亚，普罗泰戈拉不说清楚他愿意还是不愿意参加讨论，你认为他这样做好吗？我肯定不这么想。他应当要么说他参加，要么说他不参加，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他的想法了，而苏格拉底能够开始讨论，或者其他人能够重起话题。"

【c】在我看来，阿尔基比亚德的这些话使普罗泰戈拉感到窘迫，更不必提卡里亚以及其他所有人的坚持了。到了最后，他吞吞吐吐地答应继续我们之间的对话。表明他做好了回答问题的准备。

"普罗泰戈拉，"我说，"我不希望你误解我和你谈话的动机，除了探讨那些长期令我困惑的问题，我没有其他目的。我认为，荷马说过【d】'两个人一起行走，一个人先拿主意，'[①]这行诗说到了事情的要害。无论在行动中，还是在言语和思想上，若有人相伴就可以足智多谋。如果一个人有了自己的想法，他会马上环顾四周，直至找到另外一个人，对他说明自己的想法，从他那里得到确认。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使我宁可与你交谈，而不去找其他人：我认为你最有资格考察这类高尚的、【e】可尊敬的人必须考察的事情，尤其是美德问题。除了你，还能有谁呢？其他一些人自己是高尚的、善良的，但不能使别人成为这样的人，你和

① 荷马：《伊利亚特》10：224。

他们不同，你不仅认为自己是高尚的和善良的，而且也能使别人成为善良的，你对自己充满自信，因此不像其他人那样隐藏这种技艺，【349】而是公开向整个希腊世界广而告之，称自己是一名智者，突显你是一名美德的教师，第一个认为为此而收费是恰当的。因此，在考察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怎么能够不请求你的帮助，与我一道进行考察呢？舍此别无他途。

"所以，现在请你提醒一下我原先提出的问题，【b】从头开始。然后我再和你一道就其他一些问题进行考察。我相信，原先的问题是这样的：智慧、节制、勇敢、公正、虔诚——这五个名称指的是同一事物，还是在每个名称背后有一个独特的事物，这个事物有它自己的力量或功能，每一事物均与其他事物不同？【c】你说它们不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这些名称中的每一个都指代一个独特的事物，所有这些事物都是美德的组成部分，但它们不像金子的组成部分，各个部分都相同，并与由这些部分组成的整体相同，而像脸的组成部分，各部分与整体不同，相

“美德是一切事物中最好的，除非我丧失理智。”

“那么它是部分卑鄙、部分高尚，还是全部高尚？”我问道。

“它肯定是全部高尚，极为高尚。”

【350】“你知道谁会无畏无惧地钻入井中？”

“当然知道，潜水者。”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谁在骑马打仗时充满自信？骑手还是非骑手？”

“骑手。”

“谁在用盾牌打仗时会这样，轻盾步兵还是非轻盾步兵？”

“轻盾步兵，如果你下面要问的还是这一类问题，我的回答就是这样。那些拥有正确知识的人比那些不拥有正确知识的人要自信，对某个人来说，获得这种知识以后比获得这种知识之前更加自信。”

【b】“但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完全缺乏有关所有这些事情的知识，但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充满自信？”

“我见过，他们全都过于自信了。”

“他们的自信是勇敢吗？”

“不是，因为这样一来，勇敢就会成为某种卑劣的事物了。这些人疯了。”

“那么，你说的勇敢的人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不是充满自信吗？”

【c】“这一点我仍旧这么看。”

“那么，这些如此自信的人变得不是勇敢的，而是发疯了，是吗？另外，最聪明的人是最自信的、最自信的人也是最勇敢的吗？如此说来，结论会是智慧就是勇敢。”

“你很坏，苏格拉底，你没有记住我回答你的问题时说的话。你问我勇敢者是自信的吗，我同意了。但你没有问我自信者是否勇敢的。如果你问的是这个问题，【d】那么我会说‘并非所有自信者都是勇敢的’。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指出我同意勇敢者是自信的这个命题是错误的。你后来说明的是知识增添了人的自信心，使人比那些没有知识的人

更自信。在后来的推论中你得出结论说，勇敢和智慧是同样的事物。但是按照这种推理，你也会得出结论说，力量和智慧是同样的事物。起先，【e】你问我强者是有力量的吗，我说是的。然后你问我那些懂得如何摔跤的人比那些不懂的人更有力量吗，个别的摔跤手在学习以后比他们学习之前更有力量吗？对此我又说是的。在我对这些事情表示同意以后，你就可以准确地使用这些同意了的观点来证明智慧就是力量。但在此过程中，我没有在任何地方同意有力量者是强大的，【351】只同意强大者是有力量的。力量和力气不是一回事。力气产生于知识，也来自疯狂或激情。力量则来自自然和身体的恰当培育。所以，自信和勇敢也不是一回事，由此推论，勇敢者是自信的，但并非一切自信者都是勇敢的。因为，自信，就像力气一样，可以来自技艺，也可以来自激情或疯狂，而勇敢来自自然和灵魂的恰当培育。"

【b】"普罗泰戈拉，你会说有些人生活得好、有些人生活得坏吗？"

"是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生活在贫困和痛苦之中，你会认为他生活得好吗？"

"不会，确实不会。"

"噢，如果他度过了一生，快乐地生活，你会认为他过得好吗？"

"我是这么看的。"

【c】"那么，快乐地生活是好的，痛苦地生活是坏的吗？"

"是的，只要他在高尚的事物中生活，取得快乐。"

"什么，普罗泰戈拉？你肯定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把某些快乐的事物称作坏的，把某些痛苦的事物称作好的吗？我的意思是，一样快乐的事物是好的，仅就其是快乐的而言，亦即，它会带来的后果是快乐，而不是其他；另一方面，痛苦的事物是坏的，亦以同样的方式，仅就其是痛苦的而言，不是吗？"

【d】"苏格拉底，我不知道我是否应当像你提问那样简洁地回答——一切快乐的事物是好的，一切痛苦的事物是坏的。在我看来，更加安全的回应不仅是我当前想到的这种回答，而且要从我的一生出发来

看问题，一方面，有一些令人快乐的事物不是好的，另一方面，有一些令人痛苦的事物不是坏的，此外还有第三类事物是中性的——既不好也不坏。”

【e】“你把那些分有快乐或产生快乐的事物称作令人快乐的吗?”

“当然。”

“所以我的问题是这样的：事物之所以是令人快乐的，就在于它们是好的吗？我在问的是，快乐本身是好的还是坏的。”

“就像你老是说的那样，苏格拉底，让我们一起来考察这个问题，如果你说的似乎有理，可以认为快乐和好的事物是相同的，那么我们会达成一致意见；否则我们会表示不同意见。”

“你希望由你来引导这项考察吗，还是由我来?”

“由你来引导比较合适，因为这个想法是你提出来的。”

【352】“行，不知这一点是否有助于澄清问题？当某人根据外貌评价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或身体的其他功能时，他会观察对方的脸和四肢，还会说，‘让我看看你的胸膛和后背，这样我才能更好地检查。’我想要的考察就是这一类的。看到你在好（善）和快乐问题上的立场，我需要对你说这样一些话：来吧，【b】普罗泰戈拉，好好想一想！你对知识怎么看？你会随大流，还是有自己的看法？大多数人是这样想的，它不是一样强大的事物，既不是一位领袖，也不是一位统治者。他们根本不会以别的方式考虑知识，反倒会认为，人身上经常呈现知识，但统治他的不是知识，而是其他一些东西——有时候是愤怒，有时候是快乐，【c】有时候是痛苦，有时候是爱情，经常是恐惧；他们认为他的知识就像一名奴仆，完全被其他这些东西牵着鼻子走。现在，你也这样看吗，或者说在你看来，知识是一样优秀的事物，能够统治人，只要人能够区分善恶，他就不会被迫按知识所指点的以外的方式行事，要拯救一个人，理智就足够了?”

“我的看法不仅如你所说，苏格拉底，而且我还要进一步强调，【d】把智慧和知识当作其他什么东西、而不视为人的活动的最强大的力量，这种想法确实可耻。”

"你是对的。你明白大多数人的看法不能使我们信服。他们坚持说，大多数人不愿意做最好的事情，哪怕他们知道它是什么，知道自己能做这件事。我曾经问过他们不做好事的原因，他们说，那些以这种方式做这件事的人之所以这样做，【e】乃是因为受到我刚才提到的快乐、痛苦，或其他什么东西的统治。"

"我认为民众说错话是司空见惯的事，苏格拉底。"

【353】"来吧，那就试着和我一起来说服他们，告诉他们所谓被快乐征服是怎么一回事，正因如此，尽管他们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事情，但就是不愿意去做。如果我们只是告诉他们，你们说得不对，可以证明你们说的话是错的，那么他们会问，'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如果不是被快乐所征服的经验，而是别的什么东西，那么你们俩说它是什么？告诉我们吧。'"

"苏格拉底，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考察那些普通人的意见呢，他们说话从来不经过思考？"

【b】"我想这样做能帮助我们发现勇敢，发现它如何与美德的其他部分相连。如果你愿意按我们刚才同意的方式谈话，由我来引导讨论，按照我认为能够澄清问题的最佳方式进行，那就请你跟随我；如果你不愿意，那我就放弃谈话。"

"不，你说得对；按你刚才的方法继续吧。"

【c】"那么我就接着刚才的话头说；如果他们问，'我们刚才谈论被快乐所征服，你们这样说是什么意思？'我会以这样的方式回答他们：'听着，普罗泰戈拉和我会向你们解释的。先生们，这里说的无非就是你们经历的事情——你们经常被饮食男女之类快乐的事情所征服，尽管你们知道这些事情是毁灭性的，但还是沉迷于其中。'对此他们会表示同意。然后你和我会再问他们：'在什么意义上，【d】你们把这些事情称作毁灭性的？是因为它们各自本身是快乐的，并能直接产生快乐，还是因为它们后来会带来疾病、贫困和诸如此类的后果？或者说，即使它后来不会带来这些后果，而只是提供快乐，但它仍旧是一件坏事情，因为它以各种方式提供快乐？'所以，普罗泰戈拉，我们能够假定他们会

作出其他什么回答，而不是回答说坏的事物之所以是坏的，不是因为它们带来直接的快乐，而是因为后来发生的疾病之类的事情吗？"

【e】"我想大多数人会这样回答的。"

"'那么，带来疾病和贫困，它们也带来痛苦吗？'我想他们会表示同意的。"

"是的。"

"'好人们，如普罗泰戈拉和我所坚持的那样，【354】你们认为这些事物是坏的，其原因无非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们导致痛苦，剥夺了我们其他的快乐，是吗？'他们会表示同意吗？"

普罗泰戈拉认为他们会表示同意。

"那么，再来，假定我们向他们提出一个相反的问题：'你们说某些痛苦的事情也可以是好的，你们不会说体育、军训、医生的治疗，包括烧灼术、外科手术、吃药、节食，这样一些事情是好事吧，尽管它们是痛苦的？'他们会这样说吗？"

"是的。"

【b】"那么你们称这些事情为好的，不是因为它们会引起极度的疼痛和痛苦，而是因为它们最终将带来身体的健康和良好状况、城邦的安全、统治其他人和财富的权力？'他们会表示同意吗？"

"是的。"

"'这些事情是好的，仅在于它们带来快乐的结果，减缓或避免痛苦吗？或者说除了快乐与痛苦，你们还有其他的标准，以此为基础你们把这些事情称作好的？'【c】我想，他们会说没有。"

"我会同意你的想法。"

"'所以你们把追求快乐视为善，而把避免痛苦视为恶？'"

"是的。"

"'所以，你们把痛苦当作恶，把快乐当作善，因为你们把一件令人非常愉快的事情称作恶的，当它剥夺了我们的比它所能提供的快乐更大的快乐时，【d】或者当它带来比内在于它的快乐更大的痛苦时，是这样吗？但若你们把这件令人非常愉快的事情称作恶的还有其他原因，除了

我说的这个标准之外还有别的标准，那么你们可以告诉我们它是什么，或者说你们做不到。'"

"我也认为他们做不到。"

"'关于痛苦的实际状况不也一样吗？你们把受苦的实际状况称为好的，只要它能减缓比它本身更大的痛苦，【e】或者能够带来比痛苦更大的快乐，对吗？现在，当你们把受苦的实际状况称作好的时候，如果你们正在使用我建议的这个标准以外的标准，你们可以告诉我们它是什么，但是你们不可能做到。'"

"你说得对。"

"噢，再说，先生们，假如你们问我：'这一点你干吗要说这么多，说得那么细？'我会回答说，请你们原谅。首先，要说明被你们称作'被快乐征服'是什么意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5】其次，所有论证都以此为起点。不过，哪怕是现在，后退仍旧是可能的，如果你们能够说出善是快乐以外的某样东西，恶是痛苦以外的某样东西。或者说，你们只要快乐而无痛苦地活着就足够了吗？如果这就够了，除了好的事物引起快乐、坏的事物引起痛苦，你们说不出其他意思来，那就听我说。我要对你们说，即便如此，你们的立场仍旧是荒谬的，【b】因为你们不断地说一个人知道什么是恶，但就是要去做，他总是被快乐所驱使和征服；还有，你们说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善，但就是不去做，这个时候你们也用眼前的快乐来加以解释，说他被快乐所征服。如果我们不同时使用快乐、痛苦、善、恶这么多名称，这种说法的荒唐之处立刻就能显示出来；因为这些东西会变成只有两样东西，【c】让我们用两个名称来称呼它们，第一样东西是'善恶'，第二样东西是'乐苦'。然后，以此为基础，让我们说一个人知道恶的事情是恶的，对其他名称也这么说。如果这时候有人问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回称：'被征服了。''被什么征服了？'他会问我们。我们不能再说，'被快乐，'——因为'快乐'已经改了名字，被称作'善'了——所以我们会这样说，并且回答'他被……征服了'。他会问，'被什么征服？''被善，'我们会说，'苍天在上！'【d】如果碰巧提问者很粗鲁，他会大笑着挖苦我们说：'你们说的这些

话太荒谬了——一个人知道什么是恶，他就去做坏事，当这件坏事并非必然要做的时候，他被善征服了。'‘所以，’他会说，‘就你们自己来说，善重于恶，还是善轻于恶？’我们显然会回答说，善不重于恶，否则的话，我们说被快乐征服了的这个人就不会做任何错事了。他会说，‘善为什么重于恶，或者恶为什么重于善？【e】仅仅因为一个大些，一个小些，或者一个多些，一个少些吗？’我们不得不表示同意。‘所以很清楚，’他会说，‘你们说的被征服的意思就是为了得到比较少的好事物而得到比较多的坏事物。’这一点就说到这里吧。

"所以，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把快乐和痛苦这些名称用于这些非常相同的事物。现在让我们说，【356】一个人做了我们前面称之为‘恶’的事情，现在我们要称之为‘痛苦’的事情，我们知道它们是痛苦的，但却被令人愉快的事情所征服，尽管这些令人愉快的事情显然并不重于它们。但是，除了相对的过度或不足，快乐如何重于痛苦呢？不就是一件（用其他的话来说）比较大或比较小、比较多或比较少、程度上比较强或比较弱的事情吗？

"这是因为，如果有人说：‘苏格拉底，当下的快乐与后来的快乐和痛苦很不一样，’我会回答说，【b】‘这种差别只能是快乐和痛苦的差别，而不会是其他方式的不同。称重量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你们把快乐的事情都放在一起，也把痛苦的事情放在一起，一头担起快乐，一头担起痛苦，竭力保持平衡，然后说出哪一头更重一些。但若你们称的是快乐的事情和快乐，那么一定会有一头较大或较多；如果你们称的是痛苦的事情和痛苦，也必然会有一头较大或较小。如果你们称的是快乐的事情和痛苦的事情，痛苦的事情被快乐的事情超过了——无论是近的被远的超过了，还是远的被近的超过了——你们不得不采取行动，【c】让快乐的事情占上风；另一方面，如果快乐的事情被痛苦的事情超过了，那么你们一定不会这样做。这在你们看来有什么区别吗，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不会说出其他什么话来。"

普罗泰戈拉表示同意。

"既然如此，我会对他们说，‘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同样大小的东西

放在眼前看起来比较大，而放在远处则显得比较小，不是吗？’他们会说，是的。‘东西的厚薄和数量也一样吗？同样的声音，距离较近听起来就比较响，【d】距离较远听起来就比较轻吗？’他们会表示同意。‘那么，要是我们现在的幸福依赖于此，那么做和选择比较大的事情，避免和不做比较小的事情，我们会视之为我们生活中的拯救吗？这会是一种度量的技艺，还是一种表面现象的力量？表面现象经常把我们引向歧途，使我们陷入混乱，经常改变我们对相同事物的看法，使我们后悔自己对大大小小的事物采取的行动和选择，与此相反，【e】度量的技艺通过向我们显示真理，能使现象的力量消失，能给我们带来心灵的安宁，让我们的心灵坚定地植根于真理之中，能够拯救我们的生命。’因此，要是这些人同意这一点，在心里记得这一点，那么能拯救我们的是度量的技艺，还是其他技艺？”

“我同意，是度量的技艺。”

“如果我们的生命得到拯救取决于我们对奇数和偶数的选择，这个时候要正确地比较事物的大小，【357】无论是拿同类的事物与它本身比，还是拿一种事物与另一种事物比，无论是放得比较近，还是放得比较远，那会怎么样？这种时候拯救我们生命的是什么？肯定是知识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特别是度量方面的知识，因为它是一种有关事物大小的技艺，是吗？实际上，它不就是算术吗，算术就是处理奇数和偶数的？’这些人会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的看法？”

普罗泰戈拉认为他们会同意。

“那么好吧，我的好人们，既然我们的生命想要获得拯救取决于正确选择善恶，【b】无论它们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近或远，那么我们的拯救似乎首先就是一种度量，这种度量要研究相关的过度、不足和相等，不是吗？”

“必定如此。”

“由于它是一种度量，它必定也是一种专门的技艺，是一种知识。”

“他们会同意这个说法。”

“这种技艺、这种知识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以后再考察；【c】为

了回答你们向普罗泰戈拉和我提出的问题，承认它是某种知识就足够了。如果你们还记得，当我们同意没有任何事物比知识更强大或更好，只要知识呈现的时候，它总是对快乐和其他一切事物占据上风的时候，你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你们说快乐甚至经常统治那些有知识的人；由于我们没有同意这一点，你们就继续问我们：'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如果这种经历不是被快乐所征服，【d】那么你们说它是什么呢？告诉我们吧。'如果我们当时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它是无知，那么你们会嘲笑我们，但若你们现在嘲笑我们，你们就是在嘲笑你们自己。因为你们已经同意了我们的看法，那些人在对快乐与痛苦，亦即善与恶，进行选择的时候，使他们犯错误的原因就是缺乏知识，不仅仅是缺乏知识，【e】而且缺乏你们刚才同意了的那种度量的知识。你们一定知道，没有知识的错误行动就是无知的。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被快乐征服'——无知处于最高程度，这就是普罗泰戈拉、普罗狄科、希庇亚声称要加以治疗的。但是你们相信它是无知以外的其他事物，你们自己不去智者那里，也不把你们的孩子送去智者那里接受训导，而相信我们正在处理的事情和你们一样是不可教的。由于担心你们的金钱，不想付钱给他们，所以你们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都做得很糟。'

【358】"这就是我们应当对这些人作出的回答。现在我要问你们，希庇亚、普罗狄科，还有普罗泰戈拉——这也是你们的谈话——你们认为我说的是否正确。"他们全都认为我说得非常正确。

"所以你们同意快乐是善，痛苦是恶。我请求得到区分语词的普罗狄科的豁免，无论你称之为快乐、【b】惬意，还是喜悦，还是用你喜欢的其他方式来称呼这类事情，我的杰出的普罗狄科，请对我的问题的内容作出回应。"普罗狄科大笑着表示同意，其他人也一样。

"那么好吧，你们这些家伙，这个问题怎么样？并非一切行为都会导向无痛苦、快乐、高尚、有益的生活，对吗？高尚的活动不是善的和有益的，对吗？"

他们表示同意。

【c】"如果快乐就是善，那么没有一个知道或相信有其他比他正在

做的事情更好的事情的人，在他有可能做更好的事情时，会去继续做他正在做的事。能使人放弃的无非就是无知，能控制自己的无非就是智慧。”

他们全都表示同意。

“那么，好吧，你们会说无知就是拥有一种虚假的信念，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受骗吗？”

对此他们全都表示同意。

【d】“好，没有人会自愿趋向于恶或者趋向于他相信是恶的东西；也不会有人，看起来，按其本性，想要趋向于他相信是恶的东西，而不是趋向于善的东西。在他被迫要在两样坏的事物中做选择的时候，如果他能够挑选较小的，不会有人挑选较大的。”

他们又再一次表示同意。

“好吧，有被你们称作恐惧或害怕的这种东西吗？我是对你说的，普罗狄科。我说，你是否把这种东西称作害怕或恐惧，这是一种对某种恶的事情的预期。”

【e】普罗泰戈拉和希庇亚认为，对害怕和恐惧来说这样说是对的，但是普罗狄科认为这样说只适用于恐惧，不适用于害怕。

“好吧，这没什么关系，普罗狄科。如果到现在为止我说的都是对的，那么任何愿意趋向于他所恐惧的事物的人，当他能够趋向于他不恐惧的事物时，他会这样做吗？或者说根据我们已经同意了的那些看法，这是不可能的吗？因为我们已经同意，人们会把他害怕的东西当作恶的，没有人会自愿趋向那些他认为是恶的事情，或者自愿选择这些事情。”

【359】他们全都表示同意。

“好，普罗狄科和希庇亚，根据我们已经确定的这个看法，让普罗泰戈拉向我们作一番辩护吧，让他告诉我们他最初的回答是否正确。我指的不是他一开始的回答，因为当时他说美德有五个部分，相互之间都各不相同，各自有其独特的力量或功能。我现在想说的不是他的这个看法，【b】而是他后来说的话。因为他后来说，美德的五个部分中有四个

非常相似，只有一个，也就是勇敢，与其他部分很不一样。他当时说，我能根据下面的证据知道这一点：‘你会发现，苏格拉底，有些人极为不虔诚、不公正、不节制、无知识，然而却非常勇敢；凭着这一点，你会认识到勇敢与美德的其他所有部分很不相同。’当时我对这个回答感到非常惊讶，但是现在我在和你们谈论了这些事情以后感到更加惊讶。然后我问他，他说的勇敢是否就是自信。他说，‘是的，并且也是做好行动的准备。’【c】你还记得你做过这个回答吗？”

他说他做过。

“好，那么请你告诉我们，这个勇敢者准备好要采取的是什么行动？同样的行动是否也可以看作是胆怯者的？”

“不。”

“不同的行为？”

“是的。”

“胆怯者会趋向于那些激励自信的事物，而勇敢者会趋向那些值得害怕的事物吗？”

“大多数人是这样说的。”

【d】“对，但是我要问的不是这一点。倒不如说，我要问的是，你们说勇敢者大胆地趋向什么，趋向那些令人害怕的事物，相信它们值得害怕，还是趋向那些不令人害怕的事物？”

“按你刚才所说的，前者是不可能的。”

“你又说对了，所以，如果我们的证明是正确的，那么没有人会趋向那些他认为可怕的事物，因为不能控制自己的人都是无知的。”

他表示同意。

【e】“但是所有人，勇敢者和胆怯者，趋向于他们充满信心的事物；所以，勇敢者和胆怯者趋向于相同的事物。”

“但是，苏格拉底，胆怯者趋向的事物与勇敢者趋向的事物完全相反。比如，勇敢者自愿参战，而胆怯者不愿意。”

“参战是高尚的还是可耻的？”

“高尚的。”

“好吧，如果它是高尚的，我们在前面同意过，那么它也是好的，因为我们同意所有高尚的行为都是好的。”

“非常正确，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360】“非常正确；但是你会说谁不愿意参战，参战是高尚的和好的？”

“胆怯者。”

“如果一样事物是高尚的和好的，那么它也是快乐的吗？”

“我们完全同意这点。”

“所以，这些胆怯者，有着完全的知识，不愿意趋向于比较高尚、比较好、比较快乐的事物吗？”

“如果我们同意这一点，我们就会破坏我们前面同意看法。”

“勇敢者怎么样，他会趋向于比较高尚、比较好、比较快乐的事物吗？”

“我们必须同意这一点。”

“所以，一般说来，当勇敢者害怕时，他们的害怕不是可耻的；当他们感到自信时，他们的自信也不是可耻的。”

“对。”

【b】“如果不是可耻的，那么它是高尚的吗？”

他表示同意。

“如果它是高尚的，那么它也是好的吗？”

“是的。”

“而胆怯者的、鲁莽者和疯子的害怕与自信是可耻的，对吗？”

他表示同意。

“他们的自信是可耻的和坏的，除了无知和愚蠢，还有其他任何原因吗？”

【c】“不，没有其他原因。”

“那么好吧，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胆怯的人是胆怯的，你称之为胆怯还是勇敢？”

“绝对如此。”

“所以，由于胆怯者对所害怕的事物的无知，他们才表现得胆怯吗？”

他表示同意。

“你同意通过胆怯，他们是胆怯的吗？”

他说他同意。

“所以，我们能够得出结论说，胆怯就是对什么事物值得害怕、什么事物不值得害怕的无知。”

他点了点头。

【d】“好吧，现在勇敢是胆怯的对立者。”

他说是的。

“所以，关于什么事物值得害怕、什么事物不值得害怕的智慧是这种无知的对立者吗？”

他又点了点头，但是非常犹豫。

“所以，关于什么事物值得害怕、什么事物不值得害怕的智慧是勇敢，它是这种无知的对立面。”

说到这里，他甚至不愿意再点头了，他保持沉默。

于是我说：“普罗泰戈拉，你怎么啦？不愿意对我的问题说是或不是？”

“你自己回答吧。”

【e】“我只有一个问题还要问你。你仍旧相信，像你原先那样，有些人是极端无知的，但仍旧非常勇敢吗？”

“我认为，你只想要赢得这个论证，苏格拉底，这就是你强迫我回答的原因。所以，我会满足你的，我会说，以我们已经同意了的看法为基础，这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

“除了回答这些关于美德的问题，尤其是美德本身是什么的问题，【361】我问这些事情没有其他原因。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们能够弄清了这一点，那么就能解决我们俩谈论了很久的那个问题——我认为美德不可教，而你认为美德可教。

“在我看来，我们的讨论已经转而针对我们了，如果它有它自己的

声音，它会嘲笑我们说，'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戈拉，【b】你们俩真是太荒唐了。苏格拉底，你原先说美德不可教，但是现在你论证了相反的观点，试图证明一切都是知识——公正、节制、勇敢——在这种情况下，美德当然就显得是非常可教的了。另一方面，如果美德是知识以外的某种东西，像普罗泰戈拉原先试图想要说的那样，那么它显然是不可教的。但若美德整个儿转变为知识，像你现在所敦促我们的那样，苏格拉底，如果还说美德不可教，那可就太奇怪了。好吧，普罗泰戈拉原先坚持美德可教，【c】但是现在他认为事情正好相反，敦促我们说任何美德几乎都不会转变为知识。据此来看，美德几乎完全不可教。'

"喔，普罗泰戈拉，看到我们现在已经陷入泥淖，困惑不已，【d】我有一种最强烈的愿望，想要弄清它，我希望能够继续我们当前的谈话，直到弄清美德本身是什么，然后再返身考察美德是否能教，别让厄庇墨透斯在这场考察中第二次挫败我们，就好像在你讲的故事中，他在分配技艺时把我们给忽略了。我更加喜欢你讲的这个故事中的普罗米修斯，超过喜欢厄庇墨透斯。由于我采用了普罗米修斯的预见，把我的生活当作一个整体来预想，所以我关注这些事情，如果你愿意，如我开始时所说，我会很乐意与你一道来考察这些事情。"

【e】"苏格拉底，我高度评价你的热情和你通过论证寻找出路的方式。我真的不认为我是个坏人，我肯定是最后一个能容纳恶意的人。确实，我告诉过许多人，我对你的尊敬超过我遇到的任何人，肯定超过你这一代人中的其他人。我要说，如果你在智慧方面在凡人中赢得最高声望，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我们以后会考察这些事情，只要你愿意，不过现在我们该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别处去了。"

【362】"那我们就到这里吧，如果你希望如此。我其实早就该去赴约了。我之所以还待在这里，只是为了表明我喜欢我们高贵的同道卡里亚。"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各自离去。

美诺篇

提要

本篇介于早期对话和中期对话之间，以谈话人美诺的名字命名。公元1世纪的塞拉绪罗在编定柏拉图作品篇目时，将本篇列为第六组四联剧的第四篇，称其性质是"试探性的"，称其主题是"论美德"。[①]《普罗泰戈拉篇》的结尾就是本篇的开端。参加讨论的共有四人，主要对话人是苏格拉底和美诺。美诺是一位来自拉利萨的青年，出生高贵，自负而又傲慢，听过智者高尔吉亚的讲演，被时髦的论题和见解弄得晕头转向。在讨论中，美诺的一名小奴隶被喊来回答几何问题。还有一位阿尼图斯，据说是控诉苏格拉底的三名原告中的一个。谈话篇幅较短，译成中文约2万3千字。整篇对话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对话第一部分（70a—80d），美诺提出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苏格拉底指出，我连美德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能知道它是否可教呢？于是问题转向什么是美德。美诺自负地列举了大量的具体美德。苏格拉底指出，询问美德是什么不是要你列举具体的美德，而是要寻找美德的"型相"，要把握所有美德共同的东西，而不是把它打碎，把"一"变成"多"。

对话第二部分（80d—86d），转为讨论"型相"的先验性。苏格拉底以灵魂不朽为依据，提出获得知识不是通过教育，而是灵魂通过回忆生前获得的实在和真理，学习就是回忆。为了证明这一点，苏格拉底引导从未受过教育的小奴隶推导出几何学中的勾股定理。

---

①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59。

对话第三部分（86e—100c），阿尼图斯参加了这部分对话。苏格拉底假设：如果美德是知识，它便是可教的，但是根本就没有教美德的教师，所以美德是不可教的。为了解决这个悖论，苏格拉底提出要区分“真意见”（正确的意见）和“知识”。他指出，正确的意见和知识都是真的。它们的区别在于：知识已经在人的心灵上固定下来，而真意见却没有固定下来，不加以捆绑便随时可能跑掉。正确的行为必须要有正确的指导，正确的指导不是来自知识，便是来自正确的意见。

本篇从形式上看，讨论的问题和讨论的方式与早期对话相似，而在内容上则属于中期对话。柏拉图在其中已经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哲学理论，而苏格拉底讽刺性的“自知其无知”正在消失。

正　文

谈话人：美诺、苏格拉底、童奴、阿尼图斯

美 【70】请你告诉我，苏格拉底，美德能教吗，或者说，美德不可教，而是实践的结果，或者说二者都不是，而是人凭着天性或以其他某种方式拥有美德？

苏 好吧，美诺①，从前，帖撒利②人的马术和财富在希腊人中享有盛名，而在我看来，【b】现在，他们好像也由于他们的智慧而得到尊崇，更不必提你们的朋友、拉利萨③人阿里斯提波④的同胞公民了。你们的这种名望与高尔吉亚⑤相连，因为他在去你们城邦的时候，喜欢上了杰出的阿留亚戴⑥人，你们热爱的阿里斯提波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他的智慧，高尔吉亚爱上了他，其他优秀的帖撒利人也一样。尤其是，他

① 美诺（Μένων），人名。

② 帖撒利（Θετταλία），地名。

③ 拉利萨（Λαρισαῖ），地名。

④ 阿里斯提波（Ἀρίστιππος），人名。

⑤ 高尔吉亚（Γοργίας），人名。

⑥ 阿留亚戴（Ἀλευαδαι），人名。

使你们养成了习惯，对任何有可能向你们提出的问题给予大胆而又自信的回答，【c】就像行家会做的那样。确实，他本人做好了准备，回答任何希腊人希望向他提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确实得到了回答。但在雅典，我亲爱的美诺，情况正好相反，就好像这里发生了饥荒，智慧都从我们城邦跑到你们那里去了。【71】如果你想要向我们的人提出这种问题，他们一定会发笑，并且对你说："外邦来的好人，你一定以为我是幸福的，如果你确实认为我知道美德是否能教或美德是从哪里来的；但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美德是否能教，也不拥有关于美德本身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任何知识。"

【b】我本人，美诺，在这个方面和我的同胞一样贫困，我责备自己，因为我对美德完全无知。如果我连什么是美德都不知道，又怎么能够知道它拥有什么性质呢？或者说你认为有人对美诺一无所知，却知道他是英俊的、富有的、出身高贵的，或者正好相反吗？你认为有这种可能吗？

美 我不这样认为；但是，苏格拉底，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美德吗？【c】我们回家以后，可以对其他人这样说吗？

苏 你们不仅可以这样说，我的朋友，而且我相信，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知道这一点的人。

美 怎么会呢？高尔吉亚在这里的时候，你见过他吗？

苏 见过。

美 你认为他不知道吗？

苏 我完全不记得了，美诺，所以无法告诉你我当时是怎么想的。他也许知道；你知道他曾经说过的话，【d】所以由你来提醒我他说了些什么。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说你自己的看法，因为你肯定分享了他的观点。

美 是的。

苏 那我们就不要管他了，因为他不在这里。美诺，众神在上，你自己会说什么是美德吗？说吧，不要拒绝我们，如果你和高尔吉亚表明你们知道这一点，那就表明我刚才说的话是最可悲、最不真实的，我说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人知道这一点。

美 【e】要我告诉你并不难，苏格拉底。首先，如果你想要男人的美德，这种美德很容易叙说[①]，男人的美德由能够管理公共事务组成，在这样做的时候有益于他的朋友，伤害他的敌人，而又能小心行事不让自己受到伤害；如果你想要女人的美德，这种美德也不难描述，她一定能够很好地管理家务，管好家里的财产，服从她的丈夫；儿童的美德，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又不同了；如果你想要老人的美德，老人的美德也是这样；或者说你想要的是自由民或奴隶的美德。【72】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美德，所以一个人不可能说不出什么是美德。每项行动、每个年纪、我们的每项任务、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美德——嗯，苏格拉底，对恶德说同样的话也是对的。

苏 我真是幸运极了，美诺；我在寻找一种美德，却发现你有一群美德，就像有一大群蜜蜂。不过，美诺，【b】随着蜜蜂这个想象，如果我问你蜜蜂的本性是什么，而你回答说有许多蜜蜂，有各种各样的蜜蜂，如果我问你，"你的意思是，就它们是蜜蜂而言，有许多只蜜蜂，有许多种蜜蜂，它们相互之间各不相同，是吗？或者说它们在一个方面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其他方面，比如在它们的美丽上，或者在它们的大小上，或者在其他方面，是不同的？"你会怎么回答。告诉我，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会怎么回答？

美 我会说，就它们都是蜜蜂而言，它们相互之间没有区别。

苏 如果我继续说，"告诉我，美诺，【c】正是由于这样东西它们全都是相同的，相互之间没有区别，那么这样东西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美 我能。

苏 所以美德这个事例也一样。尽管它们有许多个，有许多种，但它们全都有某个相同的"型相"[②]，使它们成为美德，在要弄清什么是美

---

① 叙说（λόγος），亦译为描述。

② 型相（εἶδος,ἰδέα），柏拉图哲学的基本概念，亦译为"理念"。

德的时候，应当看到这一点。【d】或者说，你不懂我的意思。

美　我想我是懂的，但我肯定不像我自己所希望的那样能完全把握这个问题的意思。

苏　我在问，你是否认为在美德这个事例中，只有一种美德是男人的，另一种美德是女人的，等等，或者说在健康、身材、体力这些事例中也一样？你认为有一种健康是男人的，另一种健康是女人的吗？或者说，如果它是健康，【e】那么它在任何地方都相同，无论是在男人身上，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

美　男人的健康在我看来和女人的健康是一样的。

苏　身材和体力也这样吗？如果一位妇女是强壮的，那么体力就是相同的，拥有相同的型相，因为我说的"相同"的意思是，体力就其是体力而言没有区别，无论是在男人身上还是在女人身上。或者说，你认为有区别吗？

美　我不这么认为。

苏　那么，美德就其是美德而言，【73】无论是在孩子或老人身上，还是在男人或女人身上，会有什么区别吗？

美　我认为，苏格拉底，这个事例不知怎么地与其他事例不太一样。

苏　怎么会呢？你不是说过男人的美德在于良好地管理城邦，而女人的美德在于良好地管理家务吗？

美　我说过。

苏　如果不能有节制地、公正地进行管理，有可能良好地管理城邦、家庭，或者别的事务吗？

美　肯定不能。

苏　【b】如果他们公正地、有节制地进行管理，那么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带着公正和节制吗？

美　必定如此。

苏　所以男人和女人，如果他们是好的，需要同样的东西，亦即公正和节制。

美　好像是这么回事。

苏　孩子和老人怎么样？如果他们是不节制的和不公正的，他们能是好的吗？

美　当然不是。

苏　但若他们是节制的和公正的，他们是好的吗？

美　是的。

苏　【c】所以，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是好的，因为他们通过获得相同的性质而变成好的。

美　好像是这样。

苏　如果他们不拥有相同的美德，他们就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是好的。

美　他们肯定不会是好的。

苏　那么，由于美德全都是相同的，请你记住高尔吉亚和你的看法，试着告诉我，你们说的这种相同的东西是什么。

美　【d】如果你在寻找一种适合所有事例的说法，那么它只能是能够统治人。

苏　这确实是我正在寻找的东西，但是，美诺，在儿童或奴隶的事例中美德是相同的吗，也就是说，他们能够统治他们的主人吗，你认为实行统治的人还是奴隶吗？

美　我完全不这样想，苏格拉底。

苏　当然不会是这样，我的好人。考虑另一个要点：你说美德就是能够统治。我们是否应该加上“公正地”或“不公正地”这些词？

美　我也这样想，因为公正是美德。

苏　【e】你说的是美德，还是一种美德？

美　你这样问是什么意思？

苏　就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比如，要是你愿意，以圆为例，关于它我会说它是一种形状，而不是只说它是形状。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还有别的形状。

美　你说得很对。所以我也会说，不仅公正是一个美德，其他也还

有许多美德。

苏 【74】它们是什么？告诉我，就像我能对你提到其他形状，如果你要我这样做的话，你也能提到其他美德。

美 我认为勇敢是一种美德，还有节制、智慧，还有尊严，还有其他许多。

苏 我们又遇到了同样的麻烦，美诺，尽管方式不一样；在寻找一种美德的时候，我们找到了许多美德，但我们找不到一种能覆盖其他所有美德的美德。

美 【b】苏格拉底，我还不能发现你正在寻找的东西，一种能覆盖所有美德的美德，就像在其他事例中那样。

苏 很像是这样的，但若我能做到，我渴望能够取得进展，因为你明白相同的情况可以运用于一切事物。如果某人问你我刚才提到的事情，"什么是形状，美诺？"而你告诉他，"圆是形状"，然后他会像我刚才问你的那样对你说，"圆是形状还是一种形状？"你肯定会告诉他圆是一种形状。

美 我肯定会这样说。

苏 【c】你会这样说的理由是还有别的形状。

美 对。

苏 如果他继续问你，别的形状是什么，你会告诉他吗？

美 我会。

苏 所以，事情是一样的，如果他问你什么是颜色，你说白就是颜色，你的提问者打断你，"白是颜色还是一种颜色？"你会说它是一种颜色，因为还有其他颜色，你不会吗？

美 我会。

苏 如果他要求你说出其他颜色，【d】那么你会提到不亚于白的其他颜色。

美 是的。

苏 然后，要是他像我一样推进这个论证，说"我们总是抵达多；不要用这种方式对我说话，但由于你用一个名称来称呼所有这些杂多的

事物，还说尽管它们是相对的，但没有一个不是一种形状，所以请你告诉我，这个既可以用于圆也可用于直的这个被你称作形状的东西是什么，【e】因为你说圆像直一样是一种形状。”你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吗？

美　我说过。

苏　在这样说的时候，你确定圆不会比直更圆，直也不会比圆更直吗？

美　肯定不会，苏格拉底。

苏　然而，你说圆并不比直更是一种形状，直也并不比圆更是一种形状。

美　这样说是对的。

苏　那么形状这个名称可以用于什么事物呢？请你试着告诉我。如果在被问到形状或颜色这样的问题时，【75】你回答说“我不明白你想要什么，我的好人，也不明白你什么意思”，那么提问者可能会感到惊讶，并说“你不明白我正在寻找所有这些事例的共同点吗？”美诺，如果有人问你，“可以运用于圆、直，以及其他被你称作形状的事物的这个东西，在所有这些形状中都相同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你会仍旧无话可说吗？试着说说看，这样你就可以为回答有关美德的问题练习一下。

美　【b】不，苏格拉底，还是你来告诉我吧。

苏　你想要我帮助你吗？

美　当然。

苏　然后你会愿意把有关美德的事情告诉我吗？

美　我会的。

苏　那么我们一定要向前推进。这个主题值得我们这样做。

美　确实如此。

苏　来吧，让我们试着告诉你什么是形状。看你是否接受这样的说法。让我们说形状就是始终追随颜色而存在的事物。这种说法能使你满意吗，【c】或者说你要以别的方式寻找它？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定义美德，我会感到满意的。

美　但是这种说法非常愚蠢，苏格拉底。

苏　怎么会呢？

美　你说形状始终追随颜色。那么好，如果某人说他不知道什么是颜色，关于形状他也有同样的困惑，你认为该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回答呢？

苏　当然是给他一个真实的回答，如果我的提问者是那些能干的、擅长争论者中的一员，我会对他说："我已经提供了我的答案；如果它是错的，驳斥它是你的工作。"然后，如果他们是朋友，【d】就像你我一样，相互之间想要进行讨论，他们必定会以更加温和、更加恰当的方式做出回答。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这些答案不一定是真的，但他使用的术语必须是提问者所熟悉的。我也会尝试着使用这样的术语。【e】你是否把某事物称作"终端"？我指的是作为界限或边界这样的事物，我要说，所有这些事物都是相同的。普罗狄科[①]也许不同意我们的看法，但是你肯定会把某些事物称作"终结"或"完成"——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些，没有什么精妙的含义。

美　我会这样说的，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苏　【76】再说，你称某个事物为平面，称某个事物为立体，就像几何学中那样，是吗？

美　是的。

苏　由此你可以明白我说的形状是什么意思了，因为我说到各种形状的这一端点，所谓形状就是立体的终端；简言之，形状就是立体的边界。

美　那么你说什么是颜色，苏格拉底？

苏　你真坏，美诺。你净给一个老头找麻烦，要他回答问题，【b】而你自己却不愿意回想一下，把高尔吉亚有关美德的说法告诉我。

美　等你回答了这个问题，苏格拉底，我就会告诉你。

苏　哪怕是瞎子也会通过跟你谈话知道你长得很英俊，还有许多情人。

① 普罗狄科（Πρόδικος），著名智者，擅长精确区分词义。

美　你干吗要这样说?

苏　因为你在谈话中老是在下命令，就像那些被宠坏了的人一样，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就像僭主。【c】你也许认识到我在相貌英俊的人面前处于劣势，所以我会帮助你回答问题。

美　无论如何，你要帮助我。

苏　你想要我按照高尔吉亚的方式来回答问题吗，这是你最容易跟得上的?

美　我当然想要这样做。

苏　你们俩说过有事物的流射吗，像恩培多克勒[①]那样?

美　当然说过。

苏　有各种孔道，流射通过这些孔道开辟自己的道路吗?

美　是这样的。

苏　【d】有些流射适宜进入某些孔道，而其他孔道太大或太小?

美　是这样的。

苏　有某种被你称作视觉的东西吗?

美　有。

苏　据此，"把握我所说的"，如品达[②]所说，因为颜色就是来自形状的流射，与视觉相适应并被察觉。

美　在我看来，这个答案好极了，苏格拉底。

苏　这个答案也许是以你习惯的方式提供的。同时我认为你可以从这个答案推演出什么是声音、【e】什么是气味，以及其他许多这样的东西。

美　确实如此。

苏　这个答案很具体，美诺，所以你喜欢它，胜过那个关于形状的

---

① 恩培多克勒（Ἐμπεδοκλέα），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的西西里哲学家。他认为任何物体都有连续不断的、细微不可见的粒子放射出来。流射的粒子进入合适的孔道，进入感官，与构成感官的元素相遇，形成感觉。

② 品达（Πίνδαρος），诗人。引文见《残篇》105。

答案。

美 对。

苏 这个答案不太好，阿勒西得谟[①]之子，我相信另一个答案更好些，我认为，要是你不像昨天告诉我的那样在秘仪开始之前就离开了，而是待在那里加入秘仪，那么你会同意我的看法。

美 如果你能给我更多这样的回答，苏格拉底，【77】那么我会待下去的。

苏 我并不缺乏把这些事情告诉你的热情，既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但我不能告诉你很多。来吧，你也试着兑现你对我的承诺，告诉我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德的性质，不要再把一弄成多，就像有人打碎了什么东西时会开玩笑说的那样，而要允许美德保持完整和健全，【b】告诉我什么是美德，因为我已经给你提供了范例。

美 我认为，苏格拉底，美德，如诗人所说，就是"在美好的事物中发现快乐和有能力"。所以我说美德就是向往美好的东西并有能力获得它们。

苏 你的意思是，人在向往美的事物时也向往好的事物吗？

美 当然。

苏 你假定有人向往坏的事物，【c】而其他人向往好的事物吗？我的好人，你难道不认为所有人都向往好事物吗？

美 我不这样认为。

苏 但有人向往坏的事物吗？

美 是的。

苏 你的意思是他们相信坏的事物是好的，或者说他们知道这些事物是坏的，但仍旧向往它们吗？

美 我认为两种情况都存在。

苏 你认为，美诺，有人知道坏事物是坏的，但却向往它们吗？

美 我确实这样认为。

---

① 阿勒西得谟（Ἀλεξιδήμους），美诺之父。

苏 你说的向往是什么意思？是确保自己得到它的意思吗？

美 还能有什么意思？

苏 【d】他认为坏的事物对拥有它的人有益，或者说他知道这些事物会伤害他？

美 有些人相信坏的事物对他们有益，其他人知道坏事物会伤害他们。

苏 你认为那些相信坏的事物有益于他们的人知道这些事物是坏的吗？

美 不，我不这样认为，但我无法全信这一点。

苏 那就清楚了，那些不知道事物是坏的人不向往坏的事物，【e】但他们向往那些他们相信是好的，而实际上是坏的事物。由此可见，那些对这些事物没有知识、但相信它们是好的人显然向往好的事物。不是这样吗？

美 很像是这样的。

苏 那么好，那些你说向往坏事物的人，相信坏事物伤害它们的拥有者，知道这些拥有者会被它们伤害吗？

美 肯定知道。

苏 【78】他们不认为那些受到伤害的人是可悲的吗，就其被伤害而言？

美 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苏 那些可悲的人是不幸福的吗？

美 我也这样认为。

苏 有人希望可悲和不幸福吗？

美 我不这样认为，苏格拉底。

苏 那么，没有人想要坏的事物，美诺，除非他确实想要这样做。因为除了向往并确保得到坏事物，其他还有什么事情是可悲的？

美 【b】你好像是对的，苏格拉底，无人想要得到坏事物。

苏 你刚才不是说，美德就是向往好事物并有能力确保获得它们吗？

美 是的，我说过。

苏 在这个表述中，向往这一点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共同的，在这一点上没有人会比其他人更好。

美 似乎如此。

苏 那么显然，如果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好，那么他必定更好地确保得到它们。

美 是这样的。

苏 那么，按照你的论证，【c】确保获得好事物的能力就是美德。

美 我认为，苏格拉底，事情完全就像你现在理解的一样。

苏 那就让我们来看你说的是否对，也许你是正确的。你说获取好事物的能力就是美德吗？

美 是的。

苏 所谓好事物，举例来说，你指的是健康和财富吗？

美 是的，也指获取金银财宝、在城邦里获取荣耀和职务。

苏 所谓好事物，你指的不是这些事物以外的其他好事物吗？

美 不，我的意思是所有这一类事物。

苏 【d】很好。美诺，你真是波斯大王的世交，按照你的看法，美德就是获取金银的能力。你要在获取这个词前面加上公正地和虔诚地这些词，美诺，还是认为加不加无所谓，哪怕是不公正地获取这些东西，你也仍旧称之为美德吗？

美 肯定不会，苏格拉底。

苏 那么你会称之为邪恶？

美 确实，我会。

苏 由此看来，这种获取必须伴随公正、【e】节制、虔诚，或者美德的其他部分；如果不伴随，它就不是美德，哪怕它提供了好的事物。

美 没有这些事物，怎么能有美德呢？

苏 那么，当不公正地这样做的时候，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不仅不能获取金银，而且也不能获取美德。

美 好像是这样的。

苏 所以，提供这样的好东西不会比不提供这样的好东西更是美德，【79】但是很显然，无论怎么做，只要伴随着公正就是美德，任何不与这类事情相伴的行为就是邪恶。

美 我认为，事情必定像你所说的那样。

苏 我们前不久说过，这些事物各自都是美德的一部分，亦即公正、节制，以及所有这样的事物，是吗？

美 是的。

苏 那么，你在耍我，美诺。

美 怎么会呢，苏格拉底？

苏 因为我刚才请求你别把美德打成碎片，并且向你示范了应当如何回答问题。而你并没有加以注意，【b】反而告诉我美德就是公正地获取那些好东西，你还说，公正是美德的一部分。

美 我说了。

苏 所以，从你同意的看法可以推论，你的任何行为在进行的时候伴随着美德的部分就是美德，因为你说公正是美德的一部分，就像所有这样的性质一样。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当我请求你把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德告诉我的时候，你远远没有告诉我它是什么。倒不如说，你说每一行动若伴随着美德的一个部分，它就是美德，【c】就好像你说过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德是什么似的，所以我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哪怕你把它弄成碎片。我认为，如果采取每一行动时伴随着美德的一部分就是美德，那么你必须从一开始就面对这个同样的问题，我亲爱的美诺，亦即什么是美德？这是某个人在说的话，采取某个行动伴随着公正就是美德。你不认为你应当再次面对这个同样的问题吗，或者你认为一个人不知道美德本身，却能知道什么是美德的部分？

美 我不这样认为。

苏 【d】如果你还记得，我在回答你有关形状问题的时候，我们拒绝了那种试图使用那些仍旧是考察的主题，然而使用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的术语作出的回答。

美 我们拒绝这种回答是对的。

苏 那么，当然了，我的好先生，你一定不认为，当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德的性质仍旧处在考察之中时，用那些你能对任何人说清楚它的性质的美德部分的术语，或者通过这种方式的讲述能够弄清其他事情的方式，能够解决问题，而这样做只会使同样的问题再次摆在你面前——【e】当你叙说你说的这些事情时，你能找到美德的什么本性？或者说，你认为我这样说没什么意义？

美 我认为你说得对。

苏 那就重头开始回答我的问题：你和你的朋友说什么是美德？

美 【80】苏格拉底，甚至在我见到你以前我就听说，你总是处于一种困惑的状态，你也把其他人带入这种状态，我现在认为你在要我和骗我，把我置于你的符咒之下，所以我现在相当困惑。确实，跟你开个玩笑，你就像一条扁平的鳐鱼，不仅样子像，各方面都像，无论谁靠近它，碰到它，就会全身麻痹，【b】你现在就好像对我产生了这种效果，我的心灵和嘴唇都麻木了，我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尽管我在大庭广众之下上千次地谈论过美德，而且我认为我讲得非常好，但是现在我竟然说不出什么是美德。我想你是聪明的，不离开雅典去别的地方居住，因为你要是在另一个城邦作为一名外邦人也这样行事，你会因为实施巫术而被驱逐。

苏 你是个无赖，美诺，我几乎上了你的当。

美 你干吗说得这么直白，苏格拉底？

苏 【c】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把我刻画成这种形象了。

美 你为什么认为我这样做了？

苏 噢，我也该刻画一下你的形象，作为回报。我知道，所有英俊的男人对他们自己的形象都感到欣喜；这是他们的长处，我认为漂亮的人的形象也是漂亮的，所以我不再刻画你的形象作为回报。如果说鳐鱼本身是麻木的，并且使其他东西麻木，那么我和它有点像，但在其他方面就不像了，因为我在使别人困惑的时候，我本人并没有答案，当我引起其他人的困惑时，我比其他人更加困惑。所以，我现在不知道什么是美德；【d】在你与我接触之前你也许是知道的，而你现

在肯定像一个不知道的人。不管怎么说，我想和你一起考察和探讨美德可能是什么。

美　你连它是什么都不知道，苏格拉底，又如何去寻找呢？你会把一个你根本不知道的东西当作探索的对象吗？哪怕你碰到它，你怎么知道它就是那个你不知道的东西呢？

苏　【e】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美诺。你明白你正在提出一个什么样的争论者的论证吗，一个人既不能寻找他知道的东西，也不能寻找他不知道的东西？他不能寻找他知道的东西——因为既然他知道，也就不需要再去寻找——他也不能寻找他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要寻找什么。

美　【81】这个论证在你看来不健全吗，苏格拉底？

苏　在我看来不健全。

美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苏　可以。我听一些聪明的男人和妇女谈论神圣的事务……

美　他们说什么？

苏　我认为，他们说的既是真实的，又是美好的。

美　他们说了什么，他们是谁？

苏　说这些事的人是男祭司和女祭司，【b】他们关心的是能解释他们的祭司活动。品达也谈论过这种事，我们的诗人中也有许多受到神灵的激励。他们说过这样一些话，看你是否把他们说的当作真理。他们说，人的灵魂是不朽的；在某些时候它走向终结，他们称之为死亡；在某些时候它会再生，但它决不会毁灭，所以，人必须尽可能虔诚地生活。"珀耳塞福涅[1]会在第九年返回阳间，对那些遭受厄运的灵魂进行惩罚，【c】从它们中间产生高贵的国王，无比强大，充满智慧，在后来

① 珀耳塞福涅（Φερσεφόνα），希腊神话中的冥后，主神宙斯与谷物女神得墨忒耳所生。她在地面上采花时，大地突然开裂，冥王哈得斯跳出来把她劫走，带入冥府，强娶为妻。为此，得墨忒耳悲痛万分，到处寻找，致使田地荒芜，到处饥馑。宙斯命令哈得斯每年春天允许珀耳塞福涅回到母亲身边。

的时代里被人称为神一般的英雄。"①由于灵魂是不朽的，重生过多次，已经在这里和在地下世界看见过所有事物，没有什么是它不知道的；所以灵魂能把它从前知道的事情，【d】有关美德和其他事情，回忆起来，一点儿也不值得惊讶。由于整个自然都有亲缘关系，灵魂已经学习了一切事物，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一个人，在回忆起一件事情以后——这个过程人们称之为学习——去为他自己发现其他的一切，如果他是勇敢的，能持之以恒地探索，从不懈怠，因为探索和学习，作为一个整体，就是回忆。因此，我们一定不要相信这个争论者的论证，因为它会使我们懈怠，只有懦弱者喜欢听到它，【e】而我的辩证法②会使他们振奋精神，热心探索。我相信这是真的，我想与你一道考察美德的本质。

美 是的，苏格拉底，但是你说我们不在学习，所谓学习只不过是回忆罢了，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你能把这一点也教给我吗？

苏 如我刚才所说，美诺，你是个小无赖。当我说没有教、只有回忆的时候，【82】你现在问我是否能教你，你在伺机发现我自相矛盾的地方。

美 不，宙斯在上，苏格拉底，我这样说不是我的意图，而只是我的习惯。如果你能以某种方式说明事情是像你说的这样，那就请你说吧。

苏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既然这是你的要求，我愿意尽力而为。【b】你有很多跟班，喊一个过来，随便哪一个，我拿他来证明给你看。

美 行。噢，你，过来一下。

苏 他是希腊人吗？他说希腊语吗？

美 是的，很地道。他是我家生家养的奴隶。

苏 注意听，看他是在回忆，还是在向我学习。

---

① 品达：《残篇》133。原文为诗歌。

② 辩证法（διαλεκτικός）。

美　我会注意的。

苏　告诉我，孩子，你知道有一种正方的图形吗，就像这个一样？①

童　知道。

苏　【c】那么，正方形就是它的四条边都相等的图形吗？

童　是的，确实如此。

苏　它也有穿过中点的这些相等的线段吗？

童　是的。

苏　这样的图形可以大一些，也可以小一些，是吗？

童　是的。

苏　好，如果这条边长两尺，这另外一条边也长两尺，那么整个是多少尺？你这样想：如果它的这条边有两尺，而那条边只有一尺，岂不是马上就可以知道这个图形是两尺吗？

童　是的。

苏　【d】如果这条边也长两尺，那么它肯定就是两尺的两倍，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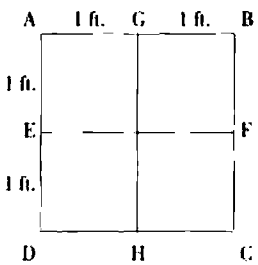
童　是的。

苏　二乘二是多少？算算看，把结果告诉我。

童　四，苏格拉底。

---

①　苏格拉底在沙地上画了一个正方形ABCD，然后对那个童奴说话。“穿过中点的线段”指把这些边长的中点连接起来的线段，它们也同时穿过正方形的中心，亦即线段EF和GH。



苏　我们现在可以画一个图形，它的大小是这个图形的两倍，而它的四条边也像这个图形一样相等。

童　是的。

苏　那会是多少尺？

童　八尺。

苏　来吧，试着告诉我它的边长是多少。【e】这条边是二尺。是它的两倍的那些边的边长是多少？

童　这很明显，苏格拉底，它会是这个长度的两倍。

苏　您瞧，美诺，我没有教这孩子任何东西，而只是在对他提问。现在他认为他知道这条线的长度，这个八尺的图形以这条线为基础。你同意吗？

美　我同意。

苏　他知道吗？

美　肯定不知道。

苏　他认为这条线是这个长度的两倍。

美　是的。

苏　现在来看他如何按秩序进行回忆，因为人必须回忆。告诉我，孩子，一个大小是两倍的图形以长度是两倍的线段为基础吗？【83】我说的图形是这样的图形，不是一条边长，一条边短，而是像这个图形一样，各条边全都相等，而大小是这个图形的两倍，也就是说是八尺。想一想，你是否仍旧相信这个图形以长度是它两倍的线段为基础。

童　我相信。

苏　好吧，现在如果我们在这里加上同样的长度，这条线段是否就加倍了呢？

童　是的，确实如此。

苏　那么一个八尺的正方形会以它为基础，如果我们有四条这么长的线段？

童　是的。

苏 【b】好吧，现在让我们从它开始画四条相等的线段，它确实就是你说的八尺的正方形吗？

童 当然。

苏 这个图形里有四个正方形，每一个都和这个四尺的正方形相等吗？

童 是的。

苏 那么它有多大？不是有原来那个图形四倍那么大吗？

童 当然了。

苏 那么大小是原来那个图形四倍的这个正方形是它的两倍吗？

童 不是，宙斯在上。

苏 那么这个图形的大小是原来那个图形的几倍？

童 四倍。

苏 【c】那么，我的孩子，以两倍边长的线段为基础的图形的大小不是原来图形的两倍，而是四倍，对吗？

童 你说的对。

苏 四乘四等于十六，不是吗？

童 是的。

苏 八尺大小的正方形要以多长的线段为基础呢？按照这条线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四倍大小的正方形，不是吗？

童 是的。

苏 现在这个四尺的正方形是以这条线段为基础的，它是这个长度的一半，是吗？

童 是的。

苏 很好。这个八尺的正方形不是这个图形的两倍，也不是那个图形的一半[①]，是吗？

童 是的。

---

① 亦即，八尺的正方形是四尺的正方形的两倍，是十六尺的正方形的一半，以两尺长的线段为基础使正方形加倍，以四尺边长的线段为基础使正方形减半。

苏 被当作基础的这条线段比这条长，【d】比哪条短吗？不是这样吗？

童 我想是的。

苏 很好，你怎么想就怎么说。现在告诉我，这条线段不是两尺，那条线段不是四尺，对吗？

童 对。

苏 这条作为八尺的正方形的基础的线段一定比这个两尺的正方形的边长要长，比那个四尺的正方形的边长要短，是吗？

童 必定如此。

苏 【e】那么试着告诉我，你说这条边有多长。

童 三尺。

苏 如果是三尺，让我们添上这条边的一半，它就是三尺，对吗？这一段是二，这一段是一。在这里，也同样，这些是两尺，这一段是一尺，这样一来，你说的整个图形就出来了，是吗？

童 是的。

苏 如果这条边是三尺，那条边也是三尺，整个图形的大小会是三尺乘三尺吗？

童 好像是这样的。

苏 三尺乘三尺是多少？

童 九尺。

苏 那个大小加倍了的正方形是多少尺？

童 八尺。

苏 所以，八尺的图形不能以三尺的线段为基础，是吗？

童 显然不能。

苏 【84】但是它要以多长的线段为基础呢？试着准确地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想计算，可以在图上指给我们看。

童 宙斯在上，苏格拉底，我不知道。

苏 你要明白，美诺，他的回忆到了哪一步。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八尺的正方形的基本线段是什么；那个时候他以为自己知道，充满自信

地作了回答，就好像他知道似的，他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困惑，然而到了现在他还是不知道，他认为自己处在困惑之中，就好像他不知道，【b】也不认为他知道。

美　没错。

苏　所以，涉及他不知道的事情，他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吗？

美　我也同意这一点。

苏　我们像鳐鱼一样使他困惑和麻木，这样做给他带来什么伤害了吗？

美　我不这样认为。

苏　确实，我们可能已经获得了一些东西，与寻找到事情的真相有关，因为现在，由于他不知道，所以他乐意去寻找，而此前他认为他能够轻易地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精美的演说，【c】对着大批听众谈论使正方形的大小加倍，说它必定要以两倍长度的线段为基础。

美　好像是这样的。

苏　你认为，在他试图发现他认为自己知道而实际上不知道的东西之前，在他陷入困惑、明白自己不知道之前，他会期望知道吗？

美　我不这样认为，苏格拉底。

苏　那么让他麻木一下会使他受益吗？

美　我是这么想的。

苏　现在来看，在与我一道寻找时，他如何走出他的困境。我只是提问，不教他，其他什么也不做。【d】你注意看我有没有教他什么，或者向他解释什么，而不只是询问他的看法。

孩子，你告诉我，这不就是一个四尺的图形吗？你明白吗？

童　我明白。

苏　我们在这个图形边上再加一个和它相同的图形，好吗？

童　好。

苏　还能再加上第三个相同的图形吗？

童　能。

苏 还能在这个角落的位置[①]添上一个图形吗？

童 肯定能。

苏 所以我们有了这四个相同的图形吗？

童 是的。

苏 【e】很好，那么整个图形的大小是这一个[②]的几倍？

童 四倍。

苏 我们想要得到的图形的大小是第一个图形的两倍，或者说你不记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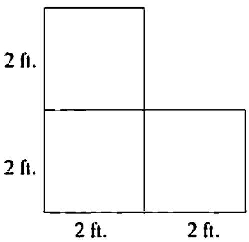
童 我肯定记得。

苏 【85】从这个角到那个角的连线把这些图形分割成两半吗？[③]

童 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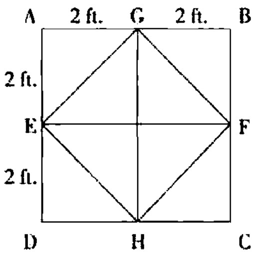
---

① 苏格拉底现在画一个十六尺的正方形，他先添上两个四尺的正方形，如下图，然后在这个角落的位置再添上一个四尺的正方形，由此完成包含四个四尺的正方形的十六尺的正方形。



② “这一个”指内在于整个正方形的任何一个面积为四平方尺的小正方形。

③ 苏格拉底现在画四个内在的正方形的对角线，亦即 FH,HE,EG,GF，共同构成正方形 GHFE。



苏　这四条相同的线段把这个图形[①]包围起来了吗？

童　是的。

苏　现在考虑：这个图形有多大？

童　我不明白。

苏　这里面一共有四个图形，这些对角线把它们对半分割，不是吗？

童　是的。

苏　在这个图形[②]中，有几个这样大小的图形？

童　四个。

苏　在这个图形中，有几个这样大小的图形？[③]

童　两个。

苏　四和二是什么关系？

童　【b】两倍。

苏　这个图形[④]有多大？

童　八尺。

苏　它以什么线段为基础？

童　以这条线段为基础。

苏　这条线段，从这个四尺图形的一个角延伸到另一个角吗？

童　是的。

苏　能干的人把它称作对角线，所以，如果对角线是它的名称，你说这个两倍的图形以这条对角线为基础吗？

童　非常确定，苏格拉底。

苏　你怎么认为，美诺？【c】他的回答中有没有不是他自己的看法？

---

① 亦即 GFHE。

② 又指 GFHE，苏格拉底正在问从 GFHE 有多少个三角形可以割取。

③ 亦即任何一个内在的正方形。

④ 又指 GHFE。

美 没有，全都是他自己的。

苏 然而，我们不是前不久还说过他不知道吗？

美 对。

苏 所以这些看法在他身上，还是不在他身上？

美 在。

苏 所以，一个不知道的人在他身上可以有对他不知道的事物的真的看法吗？

美 好像是这样的。

苏 这些刚被激发出来的看法就像是梦，如果有人不断地以各种方式问他这些相同的问题，【d】你知道，到了最后，他关于这些事情的知识会像其他人的知识一样准确。

美 好像是这样的。

苏 他知道这些知识不是通过教，而只是接受提问，在他自身中寻找到这种知识。

美 是的。

苏 在他自身中寻找到知识不就是回忆吗？

美 当然是。

苏 他必定是在某个时候获得了他现在拥有的知识，否则他就是始终拥有知识？

美 是的。

苏 如果他始终拥有知识，那么他会始终知道。【e】如果他的知识是获得的，那么他的知识不是今生得来的。或者说，有人教过他几何学？因为他会以同样的方式表现出他拥有全部几何学知识，还有其他所有知识。有人教过他这些事情吗？你应该知道，尤其是，他是在你家里家生家养的。

美 但是据我所知，没有人教过他。

苏 然而，他拥有这些看法，或者说他没有？

美 我们似乎也无法说他没有这些看法，苏格拉底。

苏 【86】如果他的这些看法不是今生得来的，岂非清楚地表明他

是在其他时候拥有和学到这些看法的吗?

美 似乎如此。

苏 那么是在他还不是人的时候?

美 是的。

苏 所以，在他存在而又还不是人的时候，他有了真实的见解，这些见解被提问激发出来，变成知识，他的灵魂不会在所有时候都在学习，是吗? 因为很清楚，在他存在的所有时间里，他要么是人，要么不是人。

美 好像是这样的。

苏 【b】那么，如果有关实在的真理始终存在于我们的灵魂之中，灵魂必定是不朽的，正因如此，你才会始终充满自信地试图寻找和回忆你现在不知道的东西——这就是回忆，而你不把它称作回忆，是吗?

美 我似乎有理由相信你说的是对的。

苏 我也这么想，美诺。我不坚持说我的论证在其他各方面都是对的，但是我想要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用我的言词和行动，使我们能够成为比较好的人，比较勇敢而不那么懒惰，如果我们相信一个人必须探索那些不知道的事情；【c】而不是相反，如果我们相信寻找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不要去寻找。

美 在这一点上我也认为你的看法是对的，苏格拉底。

苏 既然我们看法相同，人必须去探索和发现他不知道的东西，那么我们是否应当一道去试着发现什么是美德?

美 当然了。苏格拉底，我会非常高兴地参加考察，聆听你对我最初那个问题的回答，我们还应当尝试一下这个假设，【d】美德是某种可教的东西，或者说它是一种天赋，或者说它是以某种方式到人这里来的。

苏 如果我是在指点你，美诺，而不是自己在进行思考，那么我们不应当考察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或者说，在我们考察了美德本身是什么这个问题之前不应当这样做。但由于你甚至不想主宰你自己，为的是你可以是自由的，而是想要统治我，并且这样做了，我只好同意你的意

见——因为我又能怎么办呢？所以看起来，我们必须在还不知道某个事物的本性的时候去考察它的某些性质。【e】不过请你为了我放松一下你的统治，我同意考察它是否可教，或者使用假设的方法。所谓假设，我指的是几何学家在进行考察时常用的这种方法。【87】比如，如果有人问他们，是否有某个具体的区域能以一个给定的圆中的三角形来表达，他们中的某个人会说："我还不知道这个区域是否有这种性质，但是我认为我可以使用一个对解决这个问题有用的假设。这个假设是这样的：如果这个区域是这样一种情况，有人把它当作一个长方形来运用于某个圆中某条给定的直线，【b】如果拿这个图形和另一个同类的图形相比，它是有缺陷的，那么我会考虑一种替代的结果，而其他结果根本不可能发生。所以，通过使用这个假设，我愿意告诉你，是否有可能在这个圆中表达这个图形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是否可能。"所以，让我们也用这样的方式谈论美德，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或者它有什么性质，让我们用假设的方法考察它是否可教，并且可以这样说，在存在于灵魂之中的事物中，哪一类东西是美德，它是否可教？首先，如果它是知识以外的某种东西，它是否可教，【c】或者如我们刚才所说，它是否可以回忆？别在意我们用的是哪个词，这没有什么区别。它可教吗？或者任何人都很清楚，除了知识，没有任何东西能教给人，对吗？

美 我认为是这样的。

苏 但若美德是一种知识，那么它显然可教。

美 当然。

苏 我们已经很快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如果它是这种东西，它能教，如果它是其他不同种类的东西，它不能教。

美 我们确实这样做了。

苏 下面要考虑的要点似乎是，美德是知识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美 【d】这好像是下面要考虑的要点。

苏 好吧，我们说美德本身是某样好东西，这个假设对我们来说可靠吗，它是某样好东西吗？

美 当然。

苏　如果有什么好东西和知识不同，与知识分离，那么美德很可能不是一种知识；但若没有什么好东西是知识所不能囊括的，我们猜想美德是一种知识，那就对了。

美　是这样的。

苏　【e】美德肯定使我们变好吗？

美　是的。

苏　如果我们是好的，那么我们是受益的，因为一切好的事物都是有益的。不是这样吗？

美　是这样的。

苏　所以美德是某种有益的东西吗？

美　从我们已经同意了的观点中必定可以推论出这一点来。

苏　让我们来考察什么样的事物对我们有益，一样样地把它们说出来。我们说，有健康、美貌，还有财富。我们说这些东西，以及其他相同种类的东西，有益于我们，我们没有这样说过吗？

美　我们说过。

苏　然而我们还说过，这些事物有时候也带来伤害。【88】你同意还是不同意这种说法？

美　我同意。

苏　那么，请看，在每一事例中决定这些事物对我们有益还是有害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不就是正确使用它们对我们有益，错误地使用它们对我们有害吗？

美　当然。

苏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灵魂的性质。有这样一些东西你称之为节制、公正、勇敢、理智、强记、慷慨，等等吗？

美　有。

苏　【b】考虑一下这些东西有哪一个你相信不是知识，而是与知识不同的东西；它们不是有时候伤害我们，有时候对我们有益吗？以勇敢为例，如果勇敢者不聪明那就是鲁莽；一个人鲁莽的时候是没有理智的，他会受到伤害，当他有理智的时候，他会受益。

美　是的。

苏　这对节制和思想敏锐来说也一样，学会它们并理智地加以使用，那么它们是有益的，如果没有理智，那么它们是有害的，不是吗？

美　确实如此。

苏　【c】简言之，灵魂从事和承受的一切，如果由智慧指导，其结局就是幸福；但若由无知来指导，其结局正好相反，是吗？

美　很像是这样。

苏　那么，如果美德是灵魂中的某种东西，它必定是有益的，它必定是知识，因为灵魂所有性质本身既不是有益的也不是有害的，【d】而由于伴随着智慧或愚蠢，它们变成有害的或有益的。这个论证表明，美德是有益的，它必定是某种智慧。

美　我同意。

苏　再说，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其他事物，比如财富等等，有时候是好的，有时候是有害的。正如灵魂的其他性质，有智慧的指引，这些事物就是有益的，由愚蠢来指引，【e】这些事物就是有害的，所以在这些事例中，如果灵魂正确地使用和指引它们，会使它们有益，如果错误地使用它们，则对它们有害，不是吗？

美　确实如此。

苏　聪明的灵魂正确地指引它们，愚蠢的灵魂错误地指引它们吗？

美　是这样的。

苏　所以，人可以这样论说一切事物；人的所有其他活动依赖于灵魂，灵魂本身的活动依赖于智慧，【89】假定这些活动是好的。按照这一论证，有益的应当是智慧，我们说美德是有益的吗？

美　当然。

苏　所以我们说美德是智慧，无论是美德的整体，还是美德的部分，是吗？

美　你所说的，苏格拉底，在我看来相当正确。

苏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善者并非依其本性而是善的，对吗？

美　我不这样认为。

苏 【b】如果它们是这样的，就会有下列推论：如果善者依其本性而是善的，那么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人，他们知道年轻人中间有哪些人依其本性是善的；我们会把他们挑出来的人送往卫城①抚养，派人看守，在门上贴上封条，比保管金子还要小心，不让其他人腐蚀他们，让他们成年时可以为国家所用。

美 这样做相当合理，苏格拉底。

苏 【c】由于善者并非依其本性而是善的，那么是学习使他们成为善的吗?

美 必定如此，我现在是这样想的，苏格拉底，很清楚，按照我们的假设，如果美德是知识，那么它是可教的。

苏 也许是吧，宙斯在上，但我们对此表示同意也许不对。

美 然而，它刚才好像还是对的。

苏 如果它非常健全，那么我们不仅要想到它刚才是对的，还要想到它现在和将来也是对的。

美 【d】这里的难处是什么?你心里想到了什么，所以你不喜欢它，怀疑美德是知识?

苏 我会告诉你的，美诺。如果美德是知识，那么它是可教的，我不是说这样说是错的，而是要看是否可以合理地怀疑美德是知识。告诉我这一点：如果不仅有美德，而且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是可教的，难道不会必定有人教它，也有人学它吗?

美 我是这样想的。

苏 【e】还有，如果与此相反，某样事物既没有人教，也没有人学，我们能够正确地假定这个主题不可教吗?

---

① 卫城（ἀκρό-πολις），原意是设防的居民聚居点。这是个合成词。ἀκρό 的意思是“高”，πολις 的意思是“城、城邦”。卫城最早建在山上或高地上，便于防守，后来由于农耕的发展和定居的需要，也建于平原或河畔，以城墙和城堡为防卫，遂成为拥有生产场所和宗教生活中心的城市。一个城市加上周围面积大小不等的乡村，成为城邦。

美 是这样的，但是，你认为美德没有教师吗？

苏 我经常在试图寻找有无美德的教师，尽管我竭尽全力，但还是找不到。我在寻找的时候有许多人的帮助，特别是那些我相信在这种事情上最有经验的人。不过，现在，美诺，阿尼图斯[①]在这里正好有机会跟我们坐在一起。让我们和他分享我们的探索。【90】我们这样做是合理的，因为安尼图斯，首先我们得说他是安塞米翁[②]之子，安塞米翁非常富有，也很有智慧，但他不是自动变得很富有，或者是像底比斯人伊司美尼亚[③]那样得到了馈赠，他最近获得了波吕克拉底[④]的财产，凭的是他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其次，他好像从来不显得傲慢、自夸和冒犯他人，【b】而是言行举止非常体面和庄重。还有，他很好地抚养、教育了我们在这里的这位朋友，如大多数雅典人所相信的那样，因为他们正在选他担任最高公职。所以在像他这样的人的帮助下寻找美德的教师是对的，无论有无这样的教师，如果有的话，他们是谁。因此，阿尼图斯，请你参加我和你的客人朋友美诺的讨论，我们想要考察的是谁是美德的教师。请你这样想，【c】如果我们想使美诺成为一名好医生，我们应当把他送到什么样的老师那里去？我们难道不该把他送到医生那里去吗？

阿 当然。

苏 如果我们想使他成为一名好鞋匠，那么把他送到鞋匠那里去，是吗？

阿 是的。

苏 其他行业也一样吗？

阿 当然。

苏 就此相同的主题，请再以这种方式告诉我，我们说想要让他成为医生，把他送到医生那里去，这样说是对的；【d】每当我们这样说的

① 阿尼图斯（Ἄνυτος），苏格拉底的指控人之一，参阅《申辩篇》23e。

② 安塞米翁（Ἀυθεμίωνος），人名。

③ 伊司美尼亚（Ἰσμηνίας），人名。

④ 波吕克拉底（Πολυκράτης），人名。

时候，我们的意思是宁可把他送到那些实践这种技艺的人那里去，不要把他送到不实践这种技艺的人那里去，这些人为了这种实践而收取费用，并且表明他们自己是任何想要到他们这里来学习的人的老师。不正是有这种想法在心里，我们把他送去才是对的吗？

阿 是的。

苏 对于吹笛子和其他行当来说，这样说也是对的吗？【e】有些人想使某人成为一名笛手，但又拒绝送他去见那些自称教这门技艺并因此而挣钱的人，而是给其他人找麻烦，这些人并不想做这方面的教师，也没有学生，而我们却想把他送到他们那里去，向他们学习，要是这样做，会是非常愚蠢的，不是吗？你难道不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合理吗？

阿 宙斯在上，我是这样认为的，这些人的做法非常无知。

苏 相当正确。然而，你现在可以和我谈论一下在这里的美诺、我们的客人朋友了。他曾经告诉我，阿尼图斯，他渴望获得智慧和美德，【91】这种东西使男人能够很好地管理家庭和他们的城邦，照顾好他们的父母，能像一名善人那样，知道如何欢迎和送别本邦公民和外邦人。【b】考虑一下，要学习这种美德，我们应当把他送去见谁呢？或者说，要是按照我们刚才所说，我们显然应当送他去见那些自称为美德教师的人，他们愿意为任何希望学习的希腊人提供服务，他们的服务要收取确定的费用，是吗？

阿 你说的这些人是谁，苏格拉底？

苏 你肯定知道他们是那些被人们称作智者的人。

阿 【c】赫拉克勒斯[①]在上，嘘，别出声，苏格拉底。但愿我的亲朋好友，无论是雅典人还是外邦人，不会发疯，乃至于要到那些人那里去，被他们伤害，因为他们显然会带来毁灭，他们在腐蚀他们的追随者。

苏 你什么意思，阿尼图斯？这些人也声称知识是有益的，但竟然如此不同，不仅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有益于其他人托付给他们的人，反

① 赫拉克勒斯（Ἡρακλῆς），神名。

而要腐蚀他们，【d】甚至还厚颜无耻地期待在这一过程中挣钱，是吗？我发现我很难相信你，因为我知道是有一个人，普罗泰戈拉，从他的这种知识中挣的钱比一个有那么多著名作品的斐狄亚斯①，再加十个雕刻匠挣到的钱还要多。你说的事情确实很特别，如果能找到那些修补拖鞋和衣服的人，【e】他们在一个月里把拖鞋和衣服补好了，但是这些拖鞋和衣服比送来补的时候更破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很快就得饿死，而整个希腊竟然在40年里没有注意到普罗泰戈拉在腐蚀那些与他频繁来往的人，在送他们走的时候，这些人的道德状况比他们刚来的时候更糟。我相信他死的时候已经快70岁了，从事他的技艺已有40年。整个这一时期，到今天为止，他的声誉一直很高；不仅普罗泰戈拉是这种情况，其他许多人也是这种情况，有些出生得比他早，【92】有些到今天仍旧活着。我们可以说，你认为他们是在故意欺骗和败坏青年，或者并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吗？我们要把这些被某些人认为最聪明的人视为疯子吗？

阿 他们远远不是疯了，苏格拉底。倒不如说，是那些向他们付钱的年轻人疯了，【b】更糟糕的是那些亲属把他们的年轻人托付给智者，大多数城邦允许他们到来，也不驱赶试图以这种方式行事的本邦公民和外邦人。

苏 有智者伤害过你吗，阿尼图斯，或者说，你为什么那么恨他们？

阿 没有，宙斯在上，我从来没有和智者打过交道，我也不允许我们的人民这样做。

苏 所以你对他们完全无任何经验可谈？

阿 但愿我没有这种经验。

苏 【c】噢，我的好先生，如果你对智者完全没有任何经验，你怎么能够知道他们的教导是好还是坏？

阿 这很容易，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谁，无论我对他们有无经验。

---

① 斐狄亚斯（Φειδίας），雅典著名雕刻匠。

苏 你也许是个巫师，阿尼图斯，根据你自己说的话，我无法想象你是如何知道这些事情的。不过，【d】让我们不要试着去寻找谁的陪伴会使美诺邪恶——如果你喜欢，就让他们是智者好了——而是告诉我们，为了有益于你的在这里的这位你们家族的朋友，在这么大一个城邦里，他应当去谁那里，去某个值得去的地方，获得我刚才描述的这种美德。

阿 你自己为什么不告诉他？

苏 我确实提到过那些我认为是美德教师的人，【e】但是你说我错了，也许你是对的。所以还是你来告诉他，在雅典人中他应当去谁那里。告诉他你想要他去找到的人的名字。

阿 为什么要告诉他具体的人的名字？如果他愿意听从劝导，他遇到的每一位雅典绅士都比智者更能够使他变好。

苏 这些绅士没有向任何人学习，自动地变成有美德的，【93】并且能够把他们本人从来没有学过的东西教给其他人吗？

阿 我相信这些人向那些在他们之前的绅士学习过，或者说你不认为这个城邦里有很多好人？

苏 我相信，阿尼图斯，在这里有许多人在处理公共事务时是好的，过去也有许多好人，但是他们也是教他们自己美德的好教师吗？这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要点，我们问的不是这里有没有好人，【b】或者过去有没有好人，而是我们考察了很长时间的美德是否能教。在这个考察过程中，我们正在询问现在和过去的好人是否知道如何把他们自己拥有的美德传授给别人，或者说一个人能否把它传授给其他人，或者从其他人那里接受它。这是美诺和我长时间考察的问题。我们要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c】要依据你自己已经说过的话。你不会说塞米司托克勒[1]是个好人吗？

阿 我会这样说。他甚至是最优秀的人。

---

① 塞米司托克勒（Θεμιστοκλέϛ），公元前5世纪雅典著名政治家，反波斯战争中的领袖。

苏　因此他是教他自己美德的一名优秀教师，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

阿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他想要成为这样的人。

苏　但是你认为他不想要其他人成为高尚的人，尤其是他的儿子吗？或者你认为他会妒忌这一点，【d】因此故意不把自己的美德传给他的儿子吗？你难道没有听说他教自己的儿子克莱俄芳图[1]成为一名优秀的骑手吗？他能直立在马背上投镖枪，还能做其他许多惊人的事情，这是他父亲教他的，是他擅长的，这些事情都需要好教师。你从你的长辈那里没听说过这件事吗？

阿　我听说过。

苏　所以人们不能因为这个儿子在美德方面的缺陷而责备他天赋不佳，【e】对吗？

阿　也许不能。

苏　但你是否曾听任何人，年轻的或年老的，说克莱俄芳图、塞米司托克勒之子，是个好人和聪明人，像他父亲一样呢？

阿　从来没有。

苏　我们相信，他想要教他的儿子其他事情，但却不能比他的邻居更好地教他本身拥有的这种技艺，如果美德确实可教，对吗？

阿　也许不对，宙斯在上。

苏　然而，如你刚才所同意的那样，他是过去最优秀的美德的教师之一。【94】让我们考虑另外一位，吕西玛库[2]之子阿里斯底德[3]。你同意他是个好人吗？

阿　我非常肯定。

苏　阿里斯底德也给了他的儿子吕西玛库[4]雅典最好的教育，这些

---

① 克莱俄芳图（Κλεόφαντος），人名。

② 吕西玛库（Λυσίμαχος），人名。

③ 阿里斯底德（Ἀριστείδης），人名。

④ 此处的这位吕西玛库与其祖父同名。参阅《拉凯斯篇》179A。

科目都有教师传授，你认为他使他变得比其他人要好吗？你是他的同伴，【b】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我们还可以举出伯里克利[①]这位有大智慧的人。你知道他养了两个儿子，帕拉卢斯[②]和克珊西普[③]？

阿 我知道。

苏 像许多雅典人一样，他教他们成为优秀的骑手，教他们各种技艺，让他们接受体育训练，让他们精通这些技艺，使他们在这些方面不亚于任何人，但是他不想使他们成为好人吗？我知道他想，但这种东西是不能教的。为了不让你认为只有很少一些微不足道的雅典人在这方面是无能的，让我们想一想修昔底德[④]吧，他也养了两个儿子，【c】美勒西亚[⑤]和斯特芳[⑥]，他在其他事情上也给过他们极好的教育。他们是雅典最好的摔跤手——他把一个儿子托付给克珊西亚[⑦]，把另一个儿子托付给欧多克索[⑧]，这两人被公认为他们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摔跤手，或者说你不记得了？

阿 我记得，我听说过。

苏 【d】很清楚，他不是没有教他的儿子那些要花钱才能学的东西，但他在教他们那些不花钱的东西时——使他们成为好人——失败了，如果这种事情是可教的话？或者说，修昔底德也许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他在雅典和其他盟邦里没有很多朋友，是吗？他属于一个伟大的家族；他在这个城邦和其他希腊人中有巨大影响，所以，如果美德能教，他会找到那些能使他的儿子成为好人的人来教他的儿子，【e】无论是本邦公民还是外邦人，如果他本人忙于公务，没有时间。但是，我的朋友

① 伯里克利（Περικλές），雅典大政治家。
② 帕拉卢斯（Πάραλος），人名。
③ 克珊西普（Χανθίππη），人名。
④ 修昔底德（Θουκυδίδης），人名。
⑤ 美勒西亚（Μελησίας），人名。
⑥ 斯特芳（Στέφανος），人名。
⑦ 克珊西亚（Ξανθίας），人名。
⑧ 欧多克索（Εὐδώχος），人名。

阿尼图斯，美德肯定是不能教的。

阿 我认为，苏格拉底，你太容易得罪人了。如果你听我的话，我建议你小心为好。在其他城邦也许也是这样，但在这里肯定是这样，伤害人比有益于人要容易得多。【95】我想你自己是知道这一点的。

苏 美诺，我想阿尼图斯生气了，对此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他以为，从一开始我就在诬蔑这些人，而他相信自己是其中的一员。如果他真的明白什么是诬蔑，他会停止生气的，不过他现在还不知道。你来告诉我，在你们的人中间有高尚的人吗？

美 肯定有。

苏 【b】很好，他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年轻人，当他们的老师吗？他们同意当老师，认为美德能教吗？

美 不，宙斯在上，苏格拉底，有时候你会听到他们说它能教，有些时候说它不能。

苏 他们在这一点上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我们能说他们是教这种东西的老师吗？

美 我不这样认为，苏格拉底。

苏 进一步说，你认为这些智者，只有他们承认自己是美德的教师，是美德的教师吗？

美 【c】在这一点上我特别敬重高尔吉亚，苏格拉底，你从来就没有听他许诺过这一点。确实，当他听到他们这样宣称的时候，还嘲笑过他们。他认为，应当使人成为能干的演说家。

苏 那么你不认为智者是教师吗？

美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苏格拉底；像大多数人一样，有时候我认为他们是教师，有时候我认为他们不是。

苏 你知道吗，不仅你和其他公众人物有时候认为它能教，【d】有时候认为它不能教，诗人塞奥格尼[①]也说过这样的话？

---

① 塞奥格尼（Θέογνιν），公元前6世纪中期希腊人。下面的诗句引自他的《哀歌》33—36，434—438。

美 在哪里说的?

苏 在他的哀歌里，他说:“和这些人一道吃喝，与这些人做伴。讨好这些权贵，因为你从这些善人那里你会学到善。【e】如果你和恶人混在一起，你甚至会丧失你拥有的智慧。”你瞧，在这里他好像说美德能教，不是吗?

美 好像是的。

苏 在别的地方，他有点变了。他说:“如果能做这件事，那么理智就能灌输了”，而那些能做这件事的人“会得到大量的、无数的金钱”，还有，“好父亲不会生下坏儿子，因为他会被聪明的话语说服，【96】但你决不能把坏人教好。”你明白这位诗人在同一主题上自相矛盾吗?

美 他好像是的。

苏 你能说出其他有哪个行业，在其中那些自称是这一行业教师的人不仅不被认为是教师，而且还被人认为他们自己根本没有这个行业的知识，【b】在他们自认为能教的这个行业中非常可怜吗?或者其他有哪个行业，在其中被承认是宝贵的教师的人，有时候说它能教，有时候说它不能教吗?你能说那些对这个问题如此困惑的人能是它的有效的教师吗?

美 不，宙斯在上，我不能。

苏 那么好，如果智者和那些自身高贵的人都不是这个行业的教师，那么显然也没有其他人是这个行业的教师，对吗?

美 我不认为有其他人。

苏 【c】如果没有教师，那么也没有学生?

美 如你所说，是这样的。

苏 我们同意过，一个既无教师、又无学生的科目是不可教的吗?

美 我们同意过。

苏 现在看来，美德似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教师，是吗?

美 是这样的。

苏 如果没有教师，那么也没有学生?

美 似乎如此。

苏 所以，美德不能教，是吗？

美 【d】显然不能教，如果我们的考察是正确的。不过，苏格拉底，我确实有点怀疑是否没有好人，或者好人是以什么方式来的。

苏 我们可能都是可怜的试验品，你和我，美诺。高尔吉亚没有恰当地教育你，普罗狄科也没有恰当地教育我。所以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移到我们自己身上，寻找某个能使我们变好的人。【e】我之所以这样说是看到我们最近的考察是可笑的，因为我们看不到，不是只有知识的指引人在他们的事务中才能获得成功，这可能也是成为好人的知识逃避我们的原因。

美 你这是什么意思，苏格拉底？

苏 我的意思是：我们同意好人必定是有益的，这是对的，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不是这样吗？

美 是的。

苏 如果他们在我们的事务中给予我们正确的指导，他们是有益的。【97】我们同意这一点也是对的吗？

美 是的。

苏 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知识，他就不能正确地指导；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同意好像不正确。

美 你是什么意思？

苏 我会告诉你的。一个人知道去拉利萨的路，或者知道你喜欢的其他任何地方，那么他去那里，或者带别人去那里的时候，他会很好、很正确地带领他们，是吗？

美 当然。

苏 【b】如果有人对该走哪条路有正确的看法，但没有去过那里，也确实没有相关的知识，他不也能正确地引导吗？

美 肯定能。

苏 只要他在其他人拥有知识的事情上拥有正确的看法，他就不会是一个比那些有知识的人差的向导，只要他拥有真意见，尽管他没有知识。

美 他不会在各方面差。

苏 所以，真意见在指导和行为矫正上，在各个方面都不会比知识差。在我们对美德本性的考察中，这一点被我们忽略了，【c】当我们说只有知识能指导行为矫正的时候，因为真意见也能这样做。

美 似乎如此。

苏 所以，正确的意见并不比知识的用处少。

美 是的，在此范围内，苏格拉底。但是有知识的人总是获得成功，而拥有真意见的人只在有些时候获得成功。

苏 你什么意思？有正确意见的人不能始终获得成功吗，在他的意见是正确的时候？

美 看起来确实是这样的，但让我感到困惑，【d】苏格拉底，如果是这样的话，知识的价值为什么被人们看得远远高于正确的意见，它们为什么不同。

苏 你知道你感到困惑的原因吗，或者说，要我来告诉你？

美 请你务必告诉我。

苏 因为你没有注意代达罗斯[①]的雕像，不过，在帖撒利也许一个他的雕像也没有。

美 你这样说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

苏 要是不把它们捆起来，它们就会逃跑，要是把它们捆住，【e】它们就会待在原地。

美 那又怎样？

苏 获得一个未加捆绑的代达罗斯的作品值不了多少钱，就像得到一个会逃跑的奴隶，因为它不会待在原地，如果捆绑起来，就非常值钱了，因为他的作品非常美丽。我在这样说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真意见。因为真的意见，只要固定不动，【98】它是一样好东西，它们做的事情是好的，但是它们不愿意在一个地方待很久，会从人的心灵中逃走，所以它们没有什么价值，直到给它们提供解释的理性来把它们捆

① 代达罗斯（Δαιδάλος），希腊神话中的建筑师和雕刻家。

住。美诺，我的朋友，这就是回忆，我们前面同意过。它们被捆绑以后，也就马上变成了知识，然后它们就待在原处了。这就是知识的价值为什么远远高于正确意见的原因[①]，知识与正确意见的区别就在于有无捆绑。

美 是的，宙斯在上，苏格拉底，好像是这么回事。

苏 【b】确实，我讲这些话也好像不拥有知识而只是在猜测。然而，我肯定不认为我说正确意见和知识有区别是在猜测。如果我声称自己知道什么——我只在很少的一些事情上这样声称——我会把它当作我知道的事情之一。

美 应该这样，苏格拉底。

苏 那么好，当正确的意见指导着每一行动过程的时候，它不比知识差吗？

美 我认为你在这一点上也是对的。

苏 【c】那么，正确的意见既不比知识差，也不比知识在指导行动方面用处小，拥有正确意见的人也不会比拥有知识的人用处小。

美 是这样的。

苏 我们同意过好人是有益的。

美 对。

苏 那么，由于不仅通过知识，而且也通过正确意见，人是好的，而当他们是好的时候，他们对他们的城邦有益，【d】而知识或正确意见来到人身上，都不是凭借本性，而是后来获得的——或者说它们的到来凭借本性吗？

美 我不这样认为。

苏 那么，如果它们都不是凭借本性而来的，那么人也不是凭借本性而来的。

美 肯定不是。

苏 由于善不是凭借本性而来的，我们下面要探讨的就是善是否

① 原因（αἰτία）。

能教。

美 对。

苏 我们认为它能教，如果它是知识，是吗？

美 是的。

苏 如果它是知识，那么它能教，是吗？

美 确实如此。

苏 【e】如果有美德的教师，那么它能教，如果没有美德的教师，那么它不能教，是吗？

美 是这样的。

苏 然后我们同意没有美德的教师，是吗？

美 我们同意。

苏 所以我们同意，它既不能教，又不是知识，是吗？

美 确实是这样的。

苏 但我们肯定同意美德是一样好东西，是吗？

美 是的。

苏 由它来正确地指导，既是有用的，又是好的，是吗？

美 肯定是。

苏 【99】只有这两样东西，真信念和知识，能正确地进行指导，如果人拥有这些东西，他能提供正确的指导。事情有时候由于偶然的机遇会变得正确，但这样的事情不能归于人的指导，而在有人正确指导的地方，要归因于这两样东西：真信念或者知识。

美 我认为是这样的。

苏 现在，由于美德不能教，它似乎不再是知识吗？

美 好像不是。

苏 【b】所以两样好的、有益的东西中有一样被排除在外了，知识不是公共事务的向导。

美 我不这样认为。

苏 所以，不是凭借某种智慧，或者凭借聪明，像塞米司托克勒以及阿尼图斯刚才提到的那些人领导着他们的城邦，是吗？这就是他们不

能使其他人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的原因，因为不是知识使他们成为这样的人。

美 事情很像你说的这样，苏格拉底。

苏 因此，如果不是凭借知识，那么唯一可以替代的说法是凭借正确的意见，【c】政治家们凭借着正确的意见为了他们的城邦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在对待知识这个问题上，他们无异于预言家和宣布神谕的人。受到神的激励，他们也说了许多真话，但他们对他们所说之事并无知识。

美 可能是这样的。

苏 所以，美诺，把这些人称作神圣的是否正确，他们没有任何理智，但他们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的言行却是正确的？

美 当然正确。

苏 我们把刚才提到的祭司和预言家，【d】还有所有诗人，称作神圣的，这样做应当是对的，我们也不会把政治家称作不神圣的，因为他们也受到众神的影响和激励，他们的讲话引导人们在许多重要事情上获得成功，尽管他们对自己所说的话没有知识。

美 确实如此。

苏 女人也一样，美诺，还有斯巴达人，他们把好人称作神圣的，在赞颂某个人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人是神圣的。”

美 【e】他们好像是对的，尽管阿尼图斯在这里会对你这样说感到恼火。

苏 我不在乎，我们会和他再谈，只要我们的这种方式是对的；以这种方式，我们进行了整个讨论，我们谈论和考察了美德，它既不是一种天赋，也不能教，而是一种来自众神的恩赐，美德没有理智的陪伴，【100】除非我们的政治家中有人能使其他人成为政治家。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么可以说他生活在活人之中，就像荷马说提瑞西亚生活在死人之中，也就是说，“只有他还保留着智慧，其他人则成为飘忽的魂影。”①

① 提瑞西亚（Τειρεσίαν），史诗中的人物。荷马：《奥德赛》，第10卷，第494—495行。

以同样的方式，就美德而言，这样的人在这里就好比处于影子中的唯一实体。

美 【b】我认为你说得很妙，苏格拉底。

苏 美诺，根据这个推论，我们可以说美德是众神的恩赐，出现在我们中的那些能够拥有它的人身上。对此我们应当有清楚的认识，在我们考察它如何呈现在人身上之前，我们首先试图发现美德本身是什么。不过，现在我该走了。你要使你的客人朋友阿尼图斯信服你本人信服的事情，为的是让他更有责任感。如果你获得成功，你也会给雅典人带来益处。

欧绪德谟篇

提　要

本篇属于柏拉图早期对话中较晚的作品，以谈话人欧绪德谟的名字命名。公元1世纪的塞拉绪罗在编定柏拉图作品篇目时，将本篇列为第六组四联剧的第一篇，称其性质是"驳斥性的"，称其主题是"论争辩"。[①] 谈话篇幅较长，译成中文约3万2千字。对话写作时间与《高尔吉亚篇》相近，大约写于公元前455—前447年间。苏格拉底在本篇中向克里托追述前一天他在吕克昂的运动场与两名智者，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进行的辩论。他们是俩兄弟，享有辩论家的盛名，自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能够驳倒任何人，还自称只要交学费，他们能使别人也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序言部分（271a—272d），苏格拉底与克里托交谈，向他介绍两位智者的情况和前一天发生的谈话概况。

主体部分（272e—304c），苏格拉底回忆和讲述前一天发生的谈话。整场对话经过下列主要回合：

欧绪德谟声称通过问答能向雅典青年灌输美德。苏格拉底要他们对一位青年克利尼亚显示智慧，教会他懂得热爱智慧和实践美德。(271a—274d)

欧绪德谟对这位青年进行诱导。他问克利尼亚，学习者是学他懂的东西，还是学他不懂的东西？克利尼亚说学他不懂的东西。欧绪德

①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59。

谟诘难说：你总是在懂得如何拼写以后才跟老师学习拼写的，你难道不是在学习你懂的东西吗？克利尼亚茫然不知所对，两名智者洋洋自得。(275d—277d)

苏格拉底指出智者是在利用“学习”一词的双重含义偷换概念。(277e—278a) 转过来，苏格拉底自己要在与年轻人谈话方面给智者做一个展示。他对克利尼亚循循善诱，使这位青年懂得应当正确学习和使用知识，实践美德，过善良而美好的生活，懂得向父辈学习知识比继承财产更重要。(278e—282e)

两位智者重拾这一论证，与年轻人克特西普展开激辩，甚至使用了谩骂。克特西普在讨论中处于下风。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诡辩命题，展示了智者虚无主义的立场。苏格拉底驳斥这些诡辩，说它们的论辩虽然高明，可以博得人们的喝彩，但它们堵塞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抹煞了美和善，抹煞了一切事物的差异，实质上是要缝上大家的嘴。他告诫他们最好只在私下场合玩弄这种诡辩，如果在公众中玩弄，小心人们也会用诡辩来回敬他们。(283a—304b)

结尾部分 (304c—307c)，苏格拉底与克里托交谈，联系世人对哲学家和政治家的看法，对智者的技艺（争论和论证）进行了一些价值评估。

本篇保存了大量智者诡辩的实例。这是现存古希腊文献中最早驳斥诡辩的著作。

正　文

谈话人：克里托、苏格拉底

克 【271】他是谁，苏格拉底，昨天在吕克昂[①]和你谈话的那个人？我去的时候很多人围着你，我挤不进去，什么都听不清。我伸长脖子朝里望了一眼，我看跟你谈话的是个陌生人。他是谁？

① 吕克昂（Λύκαιον），地名。

苏 你问的是哪一个，克里托[①]？在那里跟我谈话的不是只有一个人，而是两个人。

克 【b】我问的是坐在你右手边的那个人——坐在你们中间的是阿西俄库[②]的小儿子。他长得真快，苏格拉底，个子快有我们的克里托布卢[③]那么高了。不过，克里托布卢比较瘦，而那个孩子长得非常漂亮，一表人才。

苏 你问的这个人是欧绪德谟[④]，克里托，他的兄弟狄奥尼索多洛[⑤]坐在我左边，他也参加了讨论。

克 我不认识他们，苏格拉底。我猜他们是新智者。【c】他们从哪儿来，有什么特别的智慧？

苏 按出生，我想，他们是从开俄斯[⑥]那边来的。作为殖民者，他们去了图里[⑦]，后来又离开那里，已经在这一带过了好多年。至于你问他们俩有什么智慧，那就太神奇了，克里托！他们俩绝对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乃至于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有哪一位是真正的拳击手。他们俩绝对是全能的角斗士[⑧]，【d】不像那两位阿卡奈人[⑨]只能用身体战斗。首先，这俩人掌握了所有身体的技艺，擅长披挂盔甲作战，【272】还能把这种技艺教给任何人，只要他们交学费；其次，他们俩在法庭战斗中也是佼佼者，还能教其他人如何讲话、如何撰写适合在法庭上发表的演讲。原先这是他们仅有的技艺，而现在他们在摔跤这门技艺上也功德圆满了。他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这种形式的战斗，这是他们原先没有尝试过

---

① 克里托（Κρίτων），人名。

② 阿西俄库（Αξίοχος），人名。

③ 克里托布卢（Κριτοβούλος），人名。

④ 欧绪德谟（Εὐθύδημος），人名。

⑤ 狄奥尼索多洛（Διονυσόδωρος），人名。

⑥ 开俄斯（Χιους），地名。

⑦ 图里（Θουρίαους），地名。

⑧ “全能角斗”是摔跤和拳击的组合。

⑨ 阿卡奈人（Αχαρνεὺς），族名。

的；结果是，单独一个人根本无法与他们抗衡，【b】他们已经能够娴熟地打口仗，论证和驳斥任何事情，无论是对还是错。所以，克里托，我想把我自己交给他们，因为他们说自己在很短时间里就能使其他人像他们一样能干。

克 怎么回事，苏格拉底？你就不担心，你这把年纪了，不嫌太老吗？

苏 我一点儿也不担心，克里托——我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榜样和勇气，我无所畏惧。这俩人自己在开始学习我想要的这种智慧时，年纪已经很大了，我指的是争论术的智慧。去年或者前年，他们还没有成为聪明人。【c】我唯一担心的是我可能会使这两位陌生人丢脸，就好像我已经使那位琴师，梅特洛比乌[①]之子孔努斯[②]丢脸，他到现在还想教我弹竖琴。那些和我一起学竖琴的孩子们一看到我就发笑，把孔努斯叫作"老头的老师"。所以我担心有人同样会去嘲笑这两位陌生人；要是担心发生这种事情，他们可能不愿意收我做学生。所以，克里托，我已经说服其他一些老头跟我一道去学习弹竖琴，【d】在这件事情上我也想这么做。你自己干吗不跟我一起去呢？我们可以带上你的儿子做钓饵抓住他们——我保证他们想要捕捉这些孩子的愿望会使他们也给我们上课。

克 我不反对，苏格拉底，如果你真的认为这个计划很好。但是首先请对我解释一下，这两个人的智慧是什么，好在我们去学习之前让我有点印象。

苏 你马上就能听到，因为我不能假装我没注意过这俩人。事实上，我正在努力回忆当时说的话，【e】我想从头开始把整件事情讲给你听。真的很凑巧，我当时独自坐在更衣房那里，就在你看见我的那个地方，已经想到我该走了。就在我要起身的时候，经常在我心中出现的那位神明显现了。【273】于是我又坐下，不一会儿，这俩人，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走了进来，还有一些人跟在他们后面，他们的学生，在

① 梅特洛比乌（Μητροβίους），人名。

② 孔努斯（Κόννος），人名。

我看来，他们的人数相当多。这俩人进来以后就沿着回廊来回走，走了两三圈，克利尼亚[1]也进来了，你说得没错，他已经长大成人了。很多人跟着他，那是他的情人，他们中间有克特西普[2]，一位来自帕安[3]的年轻人——长得很英俊，【b】除了有一般年轻人的那种莽撞。克利尼亚在运动场入口处就看到我独自坐在这边，于是就径直朝我走来，在我的右边坐下，就像你说的那样。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看见他了，他们起初站在那里说话，还不时地朝我们这边张望（我很留意地看着他们），过了一会儿，他们走了过来。其中一位，欧绪德谟，坐到了这个孩子的边上，另一位在我的左边挨着我坐下，【c】其他人也找到他们能坐的地方一一坐下。由于我很长时间没见过他们俩了，所以我很好地问候了他们，然后我对克利尼亚说，你要知道，克利尼亚，这俩人的智慧，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的，必须用来处理重要的事务，而不是微不足道的事务。他们知道战争的所有事情，也就是想做一名好将军必须懂得的一切事情，比如排兵布阵、发布军令、披挂盔甲打仗，此外还有，他们使人能在法庭上战胜对手，如果有人伤害他。

【d】听到我说的这些话，他们显然没在意，因为他们俩笑着相互看了一眼，欧绪德谟说："我们现在对这些事情不再热心了，苏格拉底，我们把这些事当作杂耍"。

我非常惊讶，我说："如果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成了杂耍，那么你们的主业一定非常辉煌。苍天在上，告诉我，你们的主业是什么？"

他说："是美德，苏格拉底，我们认为我们能够比其他任何人更好、更快地教美德。"

【e】"天哪，我说，你们作出了一项什么样的论断！这种天赐的本领你们是在哪里找到的？我仍旧在想着你们，如我刚才所说，你们俩特别擅长披挂盔甲打仗，所以我用这种方式谈到你们。你们以前来访问我

① 克利尼亚（Κλεινίας），人名。

② 克特西普（Κτήσιππος），人名。

③ 帕安（Παιὰν），地名。

们的时候，我记得你们就做出过这样的断言！现在，若你们真的拥有其他的智慧，那么愿你们吉祥——你们瞧，我对你们说话的口吻就好像你们是神，【274】想要你们宽恕我前面说过的话。但你们要保证，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你们说的是真话——你们的论断把话说得太满，使我不由地产生一丝怀疑。"

"放宽心吧，苏格拉底，事情确实就像我们说的那样。"

"那么，我把你们拥有这种智慧看得比那位伟大的国王拥有一个大帝国还要幸福！不过，你们还是告诉我，你们打算演示这种智慧吗，或者你们想怎么做？"

【b】"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苏格拉底，演示一下，如果有人想学，我们就教他。"

"我向你们保证，每一个没有得到这种智慧的人都希望得到它；首先是我，然后是在这里的克利尼亚，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克特西普和其他人。我一边说，一边指着那些克利尼亚的情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聚拢在我们周围了。之所以如此，因为克特西普原来坐得离克利尼亚很远，欧绪德谟侧着身子和我说话的时候，【c】显然挡住了克特西普的视线，使他看不清坐在我们俩中间的克利尼亚。所以克特西普既想看见他的情人，又对这场讨论有兴趣，于是就首先站起身来，站到我们正面。其他人看到他这样做，也都纷纷效仿，既有克利尼亚的情人，【d】又有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的追随者。我对欧绪德谟说打算学的人指的就是他们。然后，克特西普急切地表示同意，其他人也表示同意，他们全都请求这俩兄弟演示他们智慧的力量。"

于是，我说："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请你们尽力满足这些人的要求吧，演示给我们看——这样做也是为了我的缘故。要完整地进行演示显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e】不过请先告诉我这一点：你们只能使那些已经被说服必须向你们学习的人变好，还是也能使那些在这一点上还没有被说服的人变好，既因为他相信这一点，美德根本不能教，又因为他认为你们俩不是美德的教师？来吧，告诉我，按照这一线索说服他美德可教、你们是他能最好地学习美德的老师，这项任务属于同一种技

艺还是另一种技艺？”

“属于同一种技艺，苏格拉底。”狄奥尼索多洛说。

【275】“那么，狄奥尼索多洛，我说，你和你的兄弟是当今世界最能鼓励人学习哲学和实践美德的人吗？”

“这确实就是我们的想法，苏格拉底。”

“那就把你们的其他展示放到以后再做，现在证明给我们看：说服在这里的这位青年，让他明白自己必须热爱智慧和留意美德，这样你们对我和对所有陪在这里的人就尽到义务了。这个孩子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所有这些人都想要他尽可能变好。他是阿西俄库的儿子、老阿尔基比亚德[①]之孙、【b】现在还活着的阿尔基比亚德的外甥，他的名字叫克利尼亚。他还年轻，我们都为他担心，就像对其他年轻人一样，怕有人会抢先把他的心灵引向歧途，毁了他。你们俩的到来真的非常及时。如果你们不反对，就请你们试一试这个孩子，当着我们的面和他交谈。”

我说的几乎就是这些话，我说完以后，【c】欧绪德谟勇敢而又自信地作出回答。“这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区别，苏格拉底，只要这个年轻人愿意回答问题。”

我说：“他实际上习惯回答问题，因为这些人老是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跟他交谈。所以他回答问题相当勇敢。”

下面发生的事情，克里托，我要怎样叙述才恰当呢？要能具体回忆起这样的智慧可不是一件小事，【d】它如此伟大。所以，我必须像诗人一样呼唤缪斯和记忆女神，由此开始我的叙述。好吧，我想起来了，欧绪德谟当时是这样开始的：“克利尼亚，哪一种人是学习者，是聪明人还是无知的人？”

碰到这个重大的问题，那个孩子羞红了脸，带着疑惑的眼光望着我。见他有点困惑，我说：“克利尼亚，放宽心，【e】大胆地选择在你看来是正确的答案——他也许能给你提供很大的帮助。”

就在这个时候，狄奥尼索多洛脸上带着微笑，凑到我耳边小声说：

---

① 阿尔基比亚德（Ἀλκιβιάδης），人名。

"苏格拉底，我向你预告，无论这个小伙子怎样回答，都会遭到驳斥"。

【276】当他说这话的时候，克利尼亚作出了他的回答，所以我没有机会提醒他当心；他回答说："聪明人是学习者"。

然后欧绪德谟说："某些人你称他们为老师，有还是没有？"

克利尼亚表示同意："有。"

"老师是那些要学习的人的教师，我假定，以同样的方式，音乐老师和写字老师是你和其他那些孩子的老师，当你们是学生的时候，是吗？"

他表示同意。

"当你们学习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你们正在学的东西，是吗？"

"是不知道。"他说。

【b】"你们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是聪明的吗？"

"肯定不聪明。"他说。

"如果不聪明那就是无知，对吗？"

"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在学习过程中你们是不知道的，而在你们无知的时候，你们在学习，对吗？"

这个孩子点了点头。

"那么，是无知者在学习，克利尼亚，而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聪明人学习。"

【c】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狄奥尼索多洛和欧绪德谟的追随者马上热烈鼓掌和欢笑，就像一个合唱队看到指挥作出一个手势。然后，还没等那孩子喘过气来，狄奥尼索多洛迫不及待地重拾论证。他说："好吧，克利尼亚，当一个写字的老师要你听写，这是孩子们都要学的，是聪明的孩子在学习，还是无知的孩子在学习？"

"聪明的。"克利尼亚说。

"那么是聪明的孩子在学习，而不是无知的孩子在学习，所以你刚才给了欧绪德谟一个错误的回答。"

【d】这俩人的支持者大声欢笑起来，崇拜他们的精明能干。而我们

这些人全都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欧绪德谟看到我们困惑的样子，想要使我们进一步陷入混乱，所以他不想放过那个孩子，他继续发问，像一名能干的舞蹈家，就同一个问题颠来倒去反复提问。他说："学习者学习他们知道的事情，还是学习他们不知道的事情?"

【e】此时狄奥尼索多洛又在我耳边小声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苏格拉底，就像第一个问题那样。"

"可怜我们吧。"我说，"第一个问题就肯定够好的了!"

"我们的所有问题都同样不可回避，苏格拉底。"他说。

"毫无疑问，这就是你们的学生如此崇拜你们的原因。"我说。

就在克利尼亚回答欧绪德谟学习者学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时，欧绪德谟又按照前面的方式继续提问。

【277】他说："那么，你不认识字母吗?"

"我认识。"他说。

"你全部认识它们吗?"

他表示同意。

"任何人听写的时候，他不是在听写字母吗?"

他表示同意。

【b】"那么，他不是在听写你知道的东西，如果你真的全部知道它们?"

对此他也表示同意。

"那么好，"他说，"你不是一个学习某人听写的那些东西的人，是吗，而是一个不知道他的字母就是他要学习的东西的人?"

"不。"他说，"我是一个学习的人。"

"所以你在学习你知道的东西，"他说，"如果你真的知道所有字母。"

他表示同意。

"那么你刚才的回答是错的。"他说。

欧绪德谟这话还没完全出口，狄奥尼索多洛就像接球似的接过话头，对着那孩子说："欧绪德谟完全是在欺骗你，克利尼亚。告诉我，所谓学习不就是获得某人所学到的知识吗?"

克利尼亚表示同意。

【c】"那么，什么是知道?"他说，"除了已经拥有知识，还能是别的什么吗?"

他表示同意。

"那么，不知道就是还没有拥有知识吗?"

克利尼亚表示同意他的看法。

"那么，获得某样东西的人是已经获得的人，还是没有获得的人?"

"是没有获得的人。"

"你不是承认，那些不知道的人属于还没有拥有某些东西的人吗?"

克利尼亚点头表示同意。

"那么，学习者属于获得的人，不属于拥有的人吗?"

他表示同意。

"那么，是那些不知道的人在学习，克利尼亚，而不是那些知道的人在学习。"

【d】欧绪德谟急于想把这位年轻人第三次摔倒，我看到他快要支持不住了，想给他一个喘气的机会，不让他变得胆小，给我们带来羞辱，于是我鼓励他说："克利尼亚，如果你对这些论证感到陌生，那么不要感到惊讶，因为你也许还不明白这些来访者和你在做什么。他们的所作所为和科里班忒[①]秘仪引人入会是一样的。如果你曾经入过会，那你知道在这样的场合会有舞蹈和游戏，【e】而这俩人现在做的无非就是围着你跳舞和游戏，想吸引你入会。所以你现在必须想象自己在聆听智者秘仪的第一部分。首先，如普罗狄科所说，你必须学会正确地使用语词；而我们这两位来访者刚才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你不明白人们使用学习这个词【278】不仅是指一个开始没有知识的人后来获得知识，而且也指这个人当他有了知识以后使用它来考察相同的事情，无论是口头谈论还是实际去做。(实际上，人们称后者为理解，而不是学习，不过他们有

① 科里班忒(Κορυβαντες)，希腊宗教中大母神的祭司，在举行祭仪时狂歌乱舞，并用长矛胡乱碰撞，在疯狂中互伤。

时候的确也把它称作学习。）但是这一点，如他们所指出的那样，被你忽略了——把同一个词用在相反的人身上，有知识的和无知识的。第二个问题也差不多，【b】他们问你，人们学习他们知道的东西还是学习他们不知道的东西。这些事情是学习的肤浅的部分（这也是我告诉你们这些人在开玩笑的原因）；我之所以把这些事情称为浅薄的，因为一个人哪怕学了很多，甚至学了所有这样的事情，也不会比以前聪明，能弄清事情是怎么一回事，而只能用来和别人开玩笑，利用语词的不同意义把人弄得晕头转向，就好比有人想要坐下，但有人把凳子抽走，当他摔得四脚朝天时，【c】其他人就哈哈大笑。所以，你必须把他们的表演都视为纯粹的游戏。但在此之后，他们无疑会告诉你一些严肃的事情，如果他们愿意，我会引导他们，让他们保证把他许诺给我的东西交出来。他们说他们会演示一种鼓励性的技艺，现在看来，他们认为必须从跟你开玩笑开始。所以，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d】这个玩笑就开到这里吧，我认为玩笑已经开够了。下面要做的事情是，展示一下你们如何说服这位年轻人，让他必须献身于智慧和美德。而在此之前，我想先给你们俩在方法上演示一下，我是以这种方式做这种事情的，也让你们明白我想听的是哪一类事情。如果你们认为我的做法不那么专业、滑稽可笑，请别笑话我——我只不过是急于想听到你们的智慧，所以大胆地在你们面前临时演示一下。【e】因此，请你们和你们的门徒约束一下自己，不要发笑；至于你，阿西俄库之子，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所有人都希望做得好吗？或者说，我担心，这个问题可能是最会让你们发笑的问题之一？我假定，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也是愚蠢的，因为几乎不会有人不希望做得好。"

"不会，没有这样的人。"克利尼亚说。

"那么好吧。"我说："下一个问题是，由于我们希望做得好，我们如何才能这样做呢？不就是通过拥有许许多多善物（好东西）吗？或者说，这个问题提的比刚才那个还要蠢，因为我想事情很显然就是这种情况？"

他表示同意。

【279】"那么好，现存事物中哪些种类的事物对我们来说是好的？或者说，这个问题也许不难，我们不需要一位重要人物来提供答案，因为每个人都会告诉我们，富裕就是一种好，不是吗？"

"确实如此。"他说。

【b】"健康和英俊也是这样，也还有能充分提供身体需要的其他东西，对吗？"

他表示同意。

"还有，高贵的出身、权力、荣誉，在自己的国家里显然是善物。"

他表示同意。

"那么，还有哪些善物我们没提到呢？不是还有节制、公正、勇敢吗？苍天在上，克利尼亚，告诉我，你是否认为，如果我们把它们算作善物，或者我们拒绝这样做，我们应当把它们放在什么正确的地方吗？在这一点上，也许有人会和我们争论——你是怎么看的？"

"它们是善物。"克利尼亚说。

【c】"很好。"我说。"那么，我们应当把智慧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这些善物中间，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

"放在善物中间。"

"现在可以确定，我们没有落下任何值得一提的善物。"

"我不认为我们落下了。"克利尼亚说。

但在这个时候我想到了一样善物，我说："天哪，克利尼亚，我们差一点把最伟大的善物落下了！"

"哪一种善物？"他说。

"好运，克利尼亚，每一个人，哪怕最卑微的人，都说它是最伟大的善物。"

"你说得对。"他说。

【d】思索片刻，我又说："阿西俄库之子，你和我几乎已经当着我们的来访者的面把自己弄得滑稽可笑了"。

"怎么会呢？"他说。

"因为我们刚才在列举善物的时候提到了好运，我们现在又在重头

说同样的事情。”

“你什么意思？”

“有样东西已经提到了，然后又提到，同样的话说两遍，这样做确实可笑。”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智慧肯定是好运，我说——连小孩都知道这一点。”

他感到吃惊——他还那么年轻，头脑简单。

【e】看到他那吃惊的样子，我说：“你知道，克利尼亚，如果一名笛手能成功地演奏笛子，你难道不认为他拥有最好的运气吗？”

他表示同意。

“那么，教写字的老师在读和写方面呢？”

“当然。”

“海上的危险怎么样，你肯定不认为，一般说来，会有人比聪明的舵手更加幸运？”

“肯定不会。”

【280】“还有，假定你参加一场战役，你宁可和什么样的将军一道分享危险和幸运，聪明的将军还是无知的将军？”

“聪明的将军。”

“如果你病了，你宁可和一位聪明的医生还是和一位无知的医生一道冒风险？”

“聪明的医生。”

“那么，这是你的看法。”我说，“在聪明人的陪伴下做事情比在无知者的陪伴下做事情更加幸运，是吗？”

他表示同意。

“所以，智慧在各种情况下都使人幸运，因为我不认为智慧会犯错误，而是必定永远正确和幸运，否则的话，它就不再是智慧了。”

【b】我们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我不知道是如何达成的），总的说来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有智慧，他不需要添加任何好运。当我们确定这一点以后，我又回过头来问他我们前面的那些陈述是否会受影响。

我说："我们确定，如果我们已经拥有许多善物，我们就会幸福和做得好。"

他表示同意。

【c】"如果这些善物对我们没有益处，或者说如果它们对我们有某些益处，在哪一种情况下拥有善物使我们幸福？"

"如果它们对我们有某些益处。"他说。

"如果我们只是拥有它们，但并没有使用它们，它们会对我们有益吗？比如说，如果我们拥有大量的食物，但没有吃它，或者我们拥有大量的饮料，但没有喝它，我们从这些东西中会产生什么益处吗？"

"肯定不会。"他说。

"那么好，如果每位工匠都拥有他做的工作所必需的所有材料，但是从来不用它，他能依据理智很好地处理一名工匠所需要的所有材料吗？比如，给一位木匠提供所有工具和大量的木头，但他没有做工，【d】能说他从他拥有的东西中受益吗？"

"完全不能。"他说。

"那么好，如果某人拥有金钱和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善物，但他没有加以使用，作为拥有这些善物的结果，他是幸福的吗？"

"显然不是，苏格拉底。"

我说："由此可见，一个人要想幸福不仅必须拥有这些善物，而且也必须使用它们，否则就不可能由于拥有这些善物而得到益处。"

"你说得对。"

【e】"那么，这两样事情，拥有善物和使用它们，足以使人幸福吗，克利尼亚？"

"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无论如何。"

我说："如果他正确地使用，或者他不正确地使用？"

"如果他正确地使用它们。"

"说得好，"我说。"现在我假设如果某人错误地使用一样东西比把它搁在一边会带来更大的伤害——第一种情况是恶，【281】第二种做法既不恶又不善。或者说，这不是我们要坚持的看法？"

他同意说这是我们要坚持的。

“那么下面该怎么说呢？在工作和使用木头中，肯定是正确地使用木匠的知识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会带来正确的使用吗？”

“肯定不是其他东西。”

“还有，我假定在制造器皿时，产生正确方法的是知识。”

他表示同意。

“还有，”我说，“涉及我们原先提到的那些善物——【b】财富、健康、俊美——是知识，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在支配和指引我们正确地使用它们？”

“是知识。”他说。

“那么，知识在各种情况的拥有或行为中，似乎不仅给人提供好运，而且也提供善举。”

他表示同意。

“那么，苍天在上，”我说，“没有判断力和智慧，拥有其他东西会有什么益处吗？一个没有判断力的人，如果他拥有很多东西，也做了很多事，或者如果他拥有很多东西，但几乎不做事，在哪一种情况下他得到的益处比较多？【c】请你这样想：如果他做的事情比较少，他犯的错误也就比较少；如果他犯的错误比较少，他做的事情也就不那么坏；如果他做的事情不那么坏，他也就不会比较不幸了，是吗？”

“是的，确实如此。”他说。

“在哪一种情况下，人会做的事情比较少，是穷人还是富人？”

“穷人。”他说。

“软弱的人和强壮的人呢？”

“软弱的人。”

“有荣耀的人和没有荣耀的人呢？”

“没有荣耀的人。”

“勇敢和节制的人做的事情比较少，还是胆小的人做的事情比较少？”

“胆小的人。”

“那么，如果某个人是懒惰的，而不是勤快的，我们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吗？”

他表示同意。

【d】“还有缓慢的和敏捷的、视力与听力差的和敏锐的？”

我们同意所有诸如此类的比较都是这种情况。

“所以，总结一下，克利尼亚，”我说，“关于我们从一开始就称之为好的所有事物，正确的解释似乎不在于它们本身依其本性是好的，而是在下述情况下它才是好的：如果是无知在控制它们，那么它们就是比它们的对立物更大的恶，因为它们在一个坏的统治者的主宰下会更加能干；【e】但若是判断力和智慧在支配它们，那么它们是比较大的善物。然而，就其本身来说，它们无善恶价值可言。”

他说：“好像是你说的这么回事。”

“那么，我们交谈的结果是什么呢？不就是其他那些事物既不是善的，又不是恶的，而这两样事物，智慧是善，无知是恶吗？”

他表示同意。

【282】“那么，让我们来考虑下面该怎么说：由于我们全都希望幸福，由于我们似乎依靠拥有这些事物和正确地使用它们才变得幸福，由于知识是正确和好运的源泉，所以，每个人似乎必定要用各种手段做好准备，使自己尽可能变得聪明——不是这种情况吗？”

“是的，是这样的。”他说。

“某个人认为自己应当从他的父亲那里得到这种东西，【b】而不是得到金钱，不仅要从他的父亲那里，而且要从他的监护人和朋友那里得到这种东西（尤其是他的城邦里的这些人和在别的地方声称是他的情人的人），他恳求他们赐给他一些智慧，这样做没什么可耻的，克利尼亚，如果因为这个原因，他成了他的情人或任何人的仆人或奴隶，为了变得聪明而愿意提供高尚的侍奉，这样做也并不可耻。或者，你不这样认为？”我说。

“在我看来，你似乎绝对正确。”他说。

【c】“仅当智慧能教，克利尼亚。”我说，“因为智慧不会自觉自愿

地来到人这里，我这样说才是对的。这一点仍旧有待我们去考察，还没有在你我之间达成一致意见。”

“在我看来，苏格拉底，”他说，“我认为智慧能教。”

我乐了，我说：“我喜欢你说话的方式，我的好伙伴，你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转折点，把我从对这个要点的冗长的考察中解脱出来，无论智慧能否传授。现在，由于你相信智慧能够传授，也相信它是能使人幸福和交好运的唯一存在的东西，【d】所以你肯定会同意人必须热爱智慧，你的意思是你自己要这样做吗？”

“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苏格拉底，只要我能做到。”

听了这话，我非常兴奋，我说：“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这就是我提供的样本，我想要的鼓励性的论证就是这个样子的，尽管不成熟，也许还有点啰嗦，有些困难的地方。现在，你们中间无论哪一位愿意，就请你以专业的方式就相同的事情为我们提供演示。或者说，如果你们不希望这样做，【e】那就从我停下来的地方开始，把后面这些话告诉这个孩子：为了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和好人，他是否应当获得各种知识，或者是否有一种知识是他必须获得的，这种知识是什么。我在开始的时候就说过，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这位年轻人应当成为聪明的和善良的。”

【283】这就是我所说的，克里托，我特别关注后来发生的事，观察他们会如何重拾论证，会从什么地方开始说服这位年轻人实践智慧和美德。这俩人中的兄长狄奥尼索多洛首先拾起了这个论证，我们全都盯着他，希望能马上听到他的精彩讲话。这就是后来发生的事，【b】因为这个人确实是以一种绝妙的方式开始论证的，克里托，值得你好好听一听，它是鼓励人们趋向美德的。

“告诉我，苏格拉底，”他说，“还有其他所有你们这些说自己想要使这位年轻人变聪明的人——你们这样说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

他的话让我想到，我们在前面要他们跟这个孩子谈话时，他们肯定以为我们在开玩笑，这就是他们后来开玩笑、【c】没有和他认真交谈的原因。一有了这个想法，我就更加坚持我们是绝对认真的。

狄奥尼索多洛说："好吧，小心点儿，苏格拉底，你没发现你自己在否定这些话。"

我想了一下，我说，"我决不会否认这些话。"

"噢，很好，"他说，"你说你想要他变得聪明吗?"

"非常想。"

"但是在当前，"他说，"克利尼亚是聪明的，还是不聪明的?"

他说他还不聪明，至少——"噢，他是个谦虚的人。"我说。

【d】"但是，你们这些人希望他变聪明，"他说，"而不希望他无知吗?"

我们表示同意。

"因此，你们希望他变成一个不是他的人，不再是现在这个他了。"

听了这些话，我感到困惑，当我仍处于这种状态时，他接着对我说："由于你希望他不再是现在的他，所以你显然希望他死，而不是希望他变成其他什么样子。这样的朋友和情人必定有很高的价值，他们最希望他们的爱人彻底毁灭!"

【e】听了此话，克特西普为他的情人的缘故勃然大怒，他说："图里来的客人，如果这不是一句相当粗鲁的评价，我会说'你自己去死吧'，你要记住，你怎么能够对我、对我们大家撒谎，竟然说出我认为如此邪恶的话来——我会希望这个人死!"

"怎么了，克特西普，"欧绪德谟说，"你认为有可能撒谎吗?"

"苍天在上，是的，有可能，"他说，"如果我认为不可能，那我就是疯了。"

"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在谈论他在说的事物，还是不说话的时候在谈论他在说的事物?"

【284】"说话的时候。"他说。

"所以，如果他说了这样事物，那么他没有说其他事物吗，除了他在说的这样事物?"

"当然。"克特西普说。

"他说的这样事物是存在的各样事物之一，与其他事物不同吗?"

“当然。”

“那么说这样事物的人说的是这样事物。”他说。

“是的。”

“但是，说这样事物的人肯定说的是这样事物，说的是真话——所以，狄奥尼索多洛如果说的是这样事物，他说的是真话，没有对你们撒谎。”

【b】“是的。”克特西普说，“但是谈论这些事物的人，欧绪德谟，谈论的事物是不存在的。”

欧绪德谟说：“这些事物肯定不存在吗？”

“是的，它们不存在。”

“不存在的事物肯定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吗？”

“不存在于任何地方。”

“那么当这些事物不存在于任何地方的时候，任何人，无论是谁，不可能对这些不存在的事物做任何事情使它们存在吗？”

“在我看来不太可能。”克特西普说。

“那么好吧，演说家对人讲话时，他们什么都没做吗？”

“不，他们做了某些事情。”他说。

【c】“那么，如果他们做了某些事情，他们也造了某些事情吗？”

“是的。”

“那么，‘说’既是‘做’又是‘造’吗？”

他表示同意。

“那么，无人说不存在的事物，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是在‘造’某些事物，而你承认无人能够造出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按照你自己的说法，没有人撒谎；但若狄奥尼索多洛真的说话了，那么他说的是真话，他说的是存在的事物。”

“是的，确实如此。”克特西普说，“但是他说的事物只以某种方式存在，而不是真正地存在。”

【d】“你什么意思，克特西普？”狄奥尼索多洛说。“有某些人按照事物的存在来谈论事物吗？”

“肯定有，”他说，“绅士和那些说真话的人。”

“嗯，好吧，”他说，“好事物是好的，坏事物是坏的吗?”

他表示同意。

“你承认绅士按照事物的存在来谈论事物吗?”

“是的，我承认。”

“那么，好人谈论坏事物的坏，克特西普，如果他们按照事物的存在来谈论。”

“他们肯定这样做，”他说，“无论他们如何谈论坏人的坏。【e】如果你接受我的建议，那么你会小心不让自己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让好人说你们的坏话。因为其他人都肯定好人谈论坏人的坏。”

“他们极大地谈论大，热烈地谈论热吗?”欧绪德谟问。

“确实如此，”克特西普说，“更有甚者，他们冷漠地谈论那些以僵硬的方式说话的人。”

“你，克特西普，”狄奥尼索多洛说，“是在骂人，你确实是在骂人。”

“我肯定没有做这种事，狄奥尼索多洛，”他说，“因为我喜欢你，我只是给你一点友好的建议，【285】努力说服你，不要对我那么粗鲁，决不要对我说我想要我最珍贵的朋友去死。”

由于他们之间似乎出言不逊，我开始对克特西普开玩笑，我说：“克特西普，我认为我们应当接受客人们告诉我们的事情，如果他们是在好意帮助我们，不要为了片言只语而发生争执。如果他们真的懂得如何摧毁人，从而使坏人和蠢人变成好人和聪明人，【b】无论这是他们俩自己的发明，还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一种死亡或毁灭的方法，那么他们都能毁掉坏人和造出好人，如果，如我所说，他们知道怎么做这件事——噢，他们显然是知道的，因为他们特别宣称他们最近发现的这种技艺就是能使坏人变好的技艺——那么让我们赞同他们的观点，允许他们毁掉这个孩子，再造一个聪明的出来——对我们其他人也可以这样做！【c】但若你们这些年轻人感到害怕，那就让他们‘拿卡里亚人[①]来

① 卡里亚（Καρια），地名。这是古希腊人的习语，此处的人很愚蠢。此处的意思相当于说“在一条狗或一头猪身上试验”。

试验'，如他们所说，我也会是牺牲品。我已经老了，打算冒这个险，我在这里把自己交给狄奥尼索多洛，他就好比是科尔喀斯[①]的美狄亚[②]。让他把我摧毁，或者要是他喜欢，把我给煮了，或者对我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但他必须能使我变好。"

克特西普说，"我也做好了准备，苏格拉底，把自己交给这些来访者；我甚至允许他们剥我的皮，比现在更坏地对待我，只要我的皮囊最后不会成为一个空皮袋，【d】就像玛息阿[③]一样，而要装上一些美德。不过，狄奥尼索多洛在这里以为我对他生气了。生气的不是我——我只不过是在反对他说的事情，我发现这些事情是可以反驳的。所以，我的狄奥尼索多洛，大方一些，别把对立称作滥用——滥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狄奥尼索多洛答道："你是在假定存在着对立这样一种事情的前提下说这番话的吗，克特西普？"

【e】"我肯定是的。"他说，"绝对是这样的。你认为没有这种事情吗，狄奥尼索多洛？

"不管怎么说，你不能很好地证明你曾经听说过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对立。"

"真的吗？"他答道。"那么好，如果你想要听我的证明，就来听一听克特西普与狄奥尼索多洛的对立。"

"你要证明一下吗？"

"我当然要。"他说。

"那么好。"他继续说道，"语词描述每一存在的事物吗？"

"当然。"

"它们把它作为存在的事物来描述，还是把它当作不存在的事物来

① 科尔喀斯（Κόλχως），地名。

② 美狄亚（Μηδία），希腊神话中科尔喀斯国王的女儿，精通巫术。

③ 玛息阿（Μαρσύας），希腊神灵。他与阿波罗神比赛，他吹笛子，阿波罗弹竖琴，后来被阿波罗活剥了皮。

描述?"

"当作存在的事物。"

【286】"现在如果你还记得，克特西普。"他说，"我们刚才说过没有人会谈论不存在的事物，因为显然没有人谈论不存在的东西。"

"好吧，那又如何?"克特西普说。"这样一来，你我之间不就或多或少地对立了吗?"

"如果我们俩都在描述同样的事情，"他说，"我们会是对立的吗?在这种情况下，我假定我们是在说同一样事情。"

他表示同意。

【b】"但是，当我们都没有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相互对立吗?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俩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对此他也表示同意。

"但是，当我在描述这件事情，而你在描述另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对立吗?或者我在说这件事情，而你什么都没说，这种情况会怎么样?什么都没说的人如何与说了的人对立呢?"

克特西普此时沉默了，但我对整个论证感到震惊。【c】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狄奥尼索多洛?我以前实际上听许多人讲过这个论证，但每次听我总是感到震惊。普罗泰戈拉的追随者经常使用它，在他们之前也有人用过。在我看来，它总是以一种神奇的方式不仅颠覆其他论证，而且也颠覆它本身。但是我想，我将从你这里，而不是从其他人那里学到关于这个论证的真理。这个论证总体上宣布根本没有讲假话这种事情，不是吗?人必定要么讲真话，要么不讲话，是吗?"

他表示同意。

【d】"现在你会说不可能讲假话，但可能'想'假话吗?"

"不，想假话也是不可能的。"他说。

"那么绝对没有虚假的看法这种东西。"我说。

"没有。"他说。

"那么也没有无知，没有任何无知的人吗?或者说，如果有无知的话，这不正是无知吗——虚假地谈论事物?"

“这当然是无知。”他说。

“然而，根本没有这样的事物。”我说。

“他说没有。”

“你作出这个论述只是为了论证吗，狄奥尼索多洛——说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或者你真的相信没有无知的人吗？”

【e】“你要做的事情就是驳斥我。”他说。

“噢，如果接受你的论题，没有人说假话，还会有驳斥这回事吗？”

“不，没有。”欧绪德谟说。

“那么，狄奥尼索多洛刚才不是要我驳斥他吗？”我说。

“一个人怎么可能要一种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呢？你有提出这种要求的习惯吗？”

“我提出这一点的原因，欧绪德谟，在于我相当糊涂，并不懂这些精妙的事情。我要问一个可能相当愚蠢的问题，请你们宽容。请你们这样看：【287】如果虚假地讲、虚假地想，还有无知，都是不可能的，那么无论谁做任何事情也就不可能犯错误，是吗？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在他的行动中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这不就是你们说的意思吗？”

“当然，是的。”他说。

“这就是我的那个愚蠢的问题产生的地方。”我说。“如果我们没有人在行动、言论或思想中犯错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苍天在上，你们俩到这里来教什么？【b】你们刚才不是说，如果有人想要学习美德，你们能最好地教他美德吗？”

“真的，苏格拉底，”狄奥尼索多洛插话说，“你是个老克洛诺斯[①]，你现在提到我们一开始说的话，是吗？我设想，要是我去年说了一些话，你现在都会提出来，但对于处理当前的论证没有什么帮助。”

“嗯，你瞧，”我说，“这些论证太难了（它当然很难，因为它们来自聪明人），你提到的最后一个论证处理起来特别困难。你刚才说的‘对于处理论证没有帮助’到底是什么意思，狄奥尼索多洛？【c】你的意思

① 克洛诺斯（Κρόνος），希腊老天神，宙斯之父，象征着“过时”。

不就是我不能驳斥它吗？请你告诉我，‘我在处理这个论证时没有帮助’这话还有其他意思吗？”

“至少，处理你的这句话不是很难。”他说，“所以继续吧，回答我。”

“在你回答我之前吗，狄奥尼索多洛？”我说。

“你拒绝回答？”他说。

“嗯，这样公平吗？”

“很公平。”他说。

“根据什么原则？”我说。“不就是这个原则吗，你来到这里，在现在这个场合，作为一个完全掌握论证技艺的人，【d】你知道什么时候应当回答，什么时候不必回答？所以，你现在拒绝作出任何回答，因为你明白你现在不应当回答，是吗？”

“你在这里喋喋不休地谈论回答问题，”他说。“但是，我的好伙伴，顺从我的指导，回答问题，因为你承认我是聪明的。”

“那么我必须服从，”我说，“我似乎是被迫这么做的，因为你在发布命令，所以你问吧。”

“有感觉的事物是有灵魂的事物吗，或者说没有灵魂的事物也有感觉？”

“有灵魂的事物有感觉。”

“你知道那句话有感觉吗？”他问道。

“我不知道，老天爷都不知道。”

“那么你刚才为什么要问我，我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感觉）[①]？”

【e】“我假定，”我说，“那是因为我犯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错误，没有其他原因。不过，我也许没有犯错误，当我说这些话有意思时，这样说是对的。你说我犯了错误，还是没有犯错误？因为，要是我没有犯错误，你不会拒绝我，无论你有多么聪明，你会‘对于处理论证没有帮助’。如果我犯了错误，那么你们刚才讲的话就不对了，【288】你们说过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我不是在谈论你们去年说的话。所以，狄奥尼

① “意思”和“感觉”的希腊原文都是νόος，英文分别译为meaning和sense。

索多洛和欧绪德谟，我说，看起来，这个论证没有取得进步，老麻烦仍旧存在，在打倒其他人的时候自己也摔倒了。你的技艺没有发现如何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尽管你们对精确使用语词有了神奇的展示。”

【b】克特西普说：“噢，先生们，你们来自图里，或者来自开俄斯，或者来自其他任何地方，你们的讲话方式确实令人赞叹，无论你们喜欢以什么风格讲话，哪怕你们是在彻头彻尾地胡说八道，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担心这些尖刻的话会引起另一番争执，就开始让克特西普再次安静下来。我说，“克特西普，我得把刚才对克利尼亚说过的话对你再说一遍，你看不到我们客人的智慧有多么深邃。只是他们俩不愿意给我们一个严肃的证明，【c】而是像那名埃及智者普洛托斯[1]一样给我们变戏法。所以让我们模仿墨涅拉俄斯[2]，拒绝放他们俩走，直到他们把严肃的一边显示给我们看。我真的认为，只要他们认真地开始了，他们那里某些极好的东西就会出现，所以让我们祈祷、鼓励、恳求他们，让这些好东西变得众所周知。至于我，我想我应当再次起引导的作用，【d】指出我祈祷他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从我前面中断的地方开始，我将尽力把后续的事情说完，以此激励他们采取行动，希望他们能被我的真诚所感动，真实地表现自己。”

“所以，克利尼亚，”我说，“提醒我一下，刚才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中断的。我记得，好像就是在我们最后都同意必须热爱智慧的地方，不是吗？”

“是的。”他说。

“嗯，对智慧的热爱，或者哲学，就是获得知识，不是吗？”

“是的。”他说。

【e】“好吧，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我们会获得什么

---

① 普洛托斯（Πρωτεύς），人名。

② 墨涅拉俄斯（Μενέλαος），希腊神话中的斯巴达王，阿伽门农的兄弟，美女海伦的丈夫。

样的知识？对这个问题最简洁的回答不就是一种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吗？”

“当然。”他说。

“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到各地去寻找埋藏在地下的大量黄金，那么这种知识对我们有好处吗？”

“也许。”他说。

“但在前面[①]，”我说，“我们已经彻底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哪怕我们无需挖掘就能得到所有黄金，我们仍然不会变得比较好——不，哪怕我们知道如何点石成金，【289】这种知识仍旧没有任何价值。因为，除非我们也能知道如何使用黄金，否则黄金就不会拥有任何价值。或者说，你不记得了？”

“不，我记得很清楚。”他说。

“其他种类的知识似乎也没有任何价值，这些知识知道如何制造器皿、是否能挣钱，或者是医学方面的，等等，除非知道如何使用它制造出来的东西——不是这样吗？”

他表示同意。

【b】“还有，如果存在一种如何使人不朽的知识，但若没有如何使用这种不朽的知识，它似乎仍旧没有价值，如果按照我们前面接受的前提来推断。”

我们对此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我说，“那么我们所需要的这种知识，我亲爱的朋友，要能结合制造东西的知识和如何使用它制造的东西的知识。”

“好像是这样的。”他说。

【c】“所以我们似乎根本不需要都成为竖琴的制造者，娴熟地掌握诸如此类的知识。因为，制造的技艺是一回事，使用的技艺是另外一回事；它们是相当不同的，尽管它们处理的是同一事物。制造竖琴和演奏竖琴有很大的区别，没有吗？”

他表示同意。

---

① 见本篇 280d。

“我们不需要老是提到制造笛子的技艺，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同样明显的例子。”

他说是的。

“那么，认真点。”我说，“假定我们要学习撰写演讲辞的技艺，如果我们想要幸福，这种技艺是我们必须获得的吗?”

“我不这么看。”克利尼亚答道。

【d】“你这样说有什么根据?”我问道。

“好吧。”他说：“我注意到某些答道，我看到有些演讲辞的制造者并不懂得如何使用他们自己撰写的演讲辞，就像那些竖琴制造者不知道如何使用他们的竖琴一样。在前一个例子中也一样，有某些人能够使用演讲辞的制造者已经撰写出来的演讲辞，但他们自己不能撰写。所以很清楚，涉及演讲辞也一样，一种是制造它的技艺，另一种是使用它的技艺。”

“在我看来。”我说：“你已经有了充足的证据，说明撰写演讲辞的技艺并非一经获得人就能幸福的技艺。但与此相连，【e】我期待我们长时间一直在寻找的知识会出现。因为，就我所知，每当我与这些撰写演讲辞的人接触，我确实感到他们绝顶聪明，克利尼亚；他们的这种技艺在我看来是神奇的，高尚的。然而，这种技艺终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它是巫师技艺的一部分，【290】但又比巫师的技艺差一些。因为巫师的技艺由诱捕蝰蛇、蜘蛛、毒蝎，及其他毒物和治疗疾病组成，而这种技艺由迷惑和说服陪审团、公民大会及其他各类团体的成员组成。或者说，你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我说。

“不。”他说：“我的看法和你刚才说的差不多。”

“那么，我们下面应当进到哪一步呢?”我问道，“进到哪一项技艺?”

“我想我有点迷惑了。”他说。

“但我想我已经找到它了。”我说。

“是哪一项技艺?”克利尼亚说。

【b】“在我看来是将军的技艺。”我说：“是这项技艺，而不是其他技艺，一个人得到它就能幸福。

“在我看来好像不是。”他说。

“为什么不是？”我说。

“嗯，这项技艺是一种猎取人的技艺。”

“那怎么说？”我说。

他说：“任何一种猎取的技艺无非就是追踪和捕捉，每当猎手捕捉到他们追踪的猎物时，他们不能使用它，他们，还有渔夫，要把猎物交给厨师。【c】还有，几何学家、天文学家、算术家（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也是猎人，他们没有一个制造他们使用的工具和图表，他们只是发现了那些已经存在的东西），他们自己不知道如何使用他们的猎物，而只知道如何猎取，所以他们把使用他们的发现的任务交给辩证法家——至少，他们中间这样做的人并非完全是傻瓜。”

“说得好，我说，最聪明，最能干的克利尼亚！真是这么回事吗？”

【d】“确实如此！将军也一样。”他说。“每当他们捕获城市或军营，他们就把它交给政治家——因为他们自己不知道如何使用他们捕捉到的东西——我想象，这里的方式是一样的，捕鹌鹑的把鹌鹑交给养鹌鹑的。所以，他说，如果我们需要一种其本身就知道如何使用它通过制造或捕捉得来的东西的技艺，而这种技艺能使我们幸福，那么，他说，我们必须寻找将军的技艺以外的其他技艺。”

克　【e】你什么意思，苏格拉底？这些话都是那个年轻人说的吗？

苏　你不相信这些话吗，克里托？

克　苍天在上，我一点儿都不相信！因为，在我看来，如果这些话都是他说的，那么他根本不需要教育，既不需要欧绪德谟的教育，也不需要其他人的教育。

苏　哎呀，那么这些话也许是克特西普讲的，你瞧我这记性！

克　【291】也不像是克特西普的想法！

苏　噢，至少有一点我可以保证，讲这话的既不是欧绪德谟也不是狄奥尼索多洛。你假定，我的好克里托，有某种高级的存在者在那里，说了这些事情——因为我肯定听到这些话了。

克　那好吧，苍天在上，苏格拉底，我肯定认为有某种高级的存在

者，肯定有。但你以后还要继续寻找那种技艺吗？你有没有找到你正在寻找的东西？

苏　【b】找到它，我亲爱的朋友——我想没有！我们真的是非常滑稽可笑——就像一群孩子在追逐云雀；我们总以为自己能捉住每一个知识，而它们总是在逃跑。所以，我干吗要重新讲述整个故事呢？我们进到国王的技艺，对它进行彻底的考察，看它是否就是能够提供和制造幸福的那种技艺，就在那里，我们又进入了迷宫；我们以为快要走到头了，【c】却又蓦然发现自己回到了原地，我们探索开始时遇到的麻烦又出现了，就像我们开始时遇到的麻烦一样多。

克　怎么会这样呢，苏格拉底？

苏　我会告诉你的。我们认为政治家的技艺和国王的技艺是一样的。

克　接下去该怎么说？

苏　将军和各行各业的人把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交给这种技艺，因为唯有这种技艺知道如何使用它们。在我们看来，它显然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技艺，它也是城邦的公正行为的原因，【d】用埃斯库罗斯[①]的话来说，只有这种技艺为国家掌舵，支配一切事物，统治一切事物，使一切事物成为有用的。

克　你的这个想法不是很好吗，苏格拉底？

苏　如果你听了后来发生的事，克里托，你自己就会有看法了。我们再一次以这样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嗯，这种统治一切事物的国王的技艺能不能对我们产生某种效果？【e】肯定能，我们相互之间说道。你不也会这样说吗，克里托？

克　是的，我会。

苏　那么，你会说它的结果是什么呢？比如说，如果我问你，医生的技艺，当它统治它所控制的一切事物时，产生的结果是什么，你会说

---

① 埃斯库罗斯（Αἰσχύλος），公元前525—前456年，希腊第一位悲剧家，被誉为“希腊悲剧之父”。

这个结果是健康吗?

克 是的，我会。

苏 你自己的耕种的技艺怎么样，【292】当它统治它所控制的一切事物时——它产生什么结果?你难道不会说它从大地中为我们提供营养吗?

克 是的，我会。

苏 嗯，国王的技艺，当它统治它所控制的一切时，它产生什么?你也许不能轻易地找到答案。

克 不，我确实做不到，苏格拉底。

苏 我也做不到，克里托。但你至少明白这一点，如果它是我们正在寻找的技艺，那么它必须是有某种用处的。

克 是的，确实如此。

苏 那么它肯定会给我们提供某些好东西吗?

克 这是必然的，苏格拉底。

苏 【b】当然，克利尼亚和我一起同意过，除了某种知识，没有任何东西是好的。

克 是的，你说过这一点。

苏 那么，可以把其他一些结果归于政治家的技艺——这些结果，当然有许多，比如，使公民富裕和自由、不用党派纷争干扰他们——所有这些事情本身都无所谓善恶，但这种技艺必须使他们聪明，使他们分享知识，【c】如果这种知识对他们有益，能使他们幸福。

克 说得对。所以，按照你的解释，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你们同意了的。

苏 那么国王的技艺使人聪明和好吗?

克 为什么不，苏格拉底?

苏 它使所有人在各个方面都好吗?它是这种能传授各种知识的技艺吗，制鞋、木作，以及其他知识?

克 我不这么想，苏格拉底。

苏 【d】那么它传授什么知识?它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它一定不是

那些无善恶之别的结果的制造者，它也一定不能传授其他知识，而只能传授它自己。现在，我们能试着说出它是什么，我们该如何使用它吗？你是否同意我们说，它是这样一种东西，凭借它我们能够使其他人好？

克　当然同意。

苏　那么据我们所知，它们在什么方面是好的，在什么方面是有用的？或者我们要继续说它们会使其他人好，【e】其他人也会对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它们以什么样的可察觉的方式是好的不能以任何方式向我们显明，尤其是我们相当轻视这些我们说是政治家的技艺的结果的这些事情。就像格言"科林苏斯[①]、宙斯之子"那样，如我所说，要寻找什么知识能使我们幸福，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甚至比以前更糟糕。

克　可怜我们吧，苏格拉底，你自己似乎陷入了可怕的混乱。

苏　【293】我记得，克里托，当我陷入这种困境的时候，我开始大声叫嚷，再次向两位来访者求救，他们就像天上的俩兄弟[②]，请他们把我和这位年轻人从这第三波论证的浪潮[③]中解救出来，努力以各种可以察见的方式说清楚我们应当拥有的这种知识是什么，如果我们想要以正确的方式安度余生。

克　接下去怎么样？欧绪德谟愿意对你启示什么东西吗？

苏　【b】当然愿意！我的朋友，他以一种庄重的方式开始讲述："苏格拉底，你愿意让我教你这种使你一直困惑的知识，还是证明你拥有它？"

"噢，真是太神奇了。"我说："你有这种能力吗？"

"当然有。"他说。

"那么，苍天在上，请你证明我拥有这种知识！对我这样年纪的人

① 科林苏斯（Κόρινθος），神话人物。这句格言意指任何种类的空洞重复。

② 指卡斯托耳（Κάστωρ）和波吕丢克斯（Πολυδεύκης），海员的守护神，宙斯之子。

③ 前两波论证浪潮见 292a 和 292d—e。

来说，这样做比学习这种知识要容易得多。”

“那么，你只管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他说：“有什么东西是你知道的吗？”

“噢，是的。”我说，“多得很，尽管都是微不足道的。”

“这就够了。”他说。“你假定任何存在的事物可能不是它所是的那个东西吗？”

【c】“天哪，不，我不这样认为。”

“你知道某些事情吗？”他说。

“是的，我知道。”

“那么，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是知道的吗？”

“当然，就某个具体事物而言。”

“这没什么关系，因为如果你是知道的，你不就必定知道一切吗？”

“苍天在上，怎么会呢。”我说，“有许多其他事物是我不知道的。”

“那么，如果有任何事物是你不知道的，那么你是不知道的。”

“就是这样，我的朋友。”我说。

“因此你会不那么知道吗？”他说。“刚才你还说你是知道的，结果就是你是你所是的这个人，【d】然后你又说你不知道，在同一时间，涉及同样的事情。”

“很好。欧绪德谟——如谚语所说，‘无论你怎么说都是好的！’但我怎么知道我们正在寻找到的知识呢？因为对同一事物来说不可能既是又不是，如果我知道一样事物，我绝对知道一切事物——因为我不能在同一时间既知道又不知道——由于我知道一切事物，我也知道这种知识，这就是你的那一块智慧吗？”

【e】“你正在用你自己的嘴驳斥你自己，苏格拉底。”他说。

“但是，欧绪德谟，”我说，“你不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吗？因为，只要我能忍受与你和这位亲爱的狄奥尼索多洛为伴，我就根本不会感到恼火。告诉我，你们俩不知道某些存在的事物吗，不是有其他一些事物是你们不知道的吗？”

“远非如此，苏格拉底。”狄奥尼索多洛说。

“怎么回事？”我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正好相反。”他说。

【294】“那么你知道一切。”我说，“因为你知道某些事物吗？”

“是的，一切。”他说，“只要你真的知道哪怕一样事物，你也知道一切。”

“噢，天哪！”我说，“多么神奇啊！一项伟大的赐福真相大白了！但这不可能是真的吧，其他所有人要么知道一切，要么一无所知？”

“好吧。”他说，“我不假定他们知道某些事物、不知道其他事物，因此就同时既知道又不知道。”

“但是接下去该怎么样呢？”我问道。

“每一个人。”他说，“如果真的知道某些事物，那么他知道一切。”

【b】“众神在上，狄奥尼索多洛，”我说：“尽管我煽动你们去考虑这个有点困难的问题，但我明白你们俩都是认真的——你们俩真的知道一切事物吗？比如说，木作和制鞋？”

“是的，确实如此。”他说。

“所以你们俩能够缝皮子？”

“是的，没错，我们能用鹅卵石铺路。”

“你们也拥有星辰和沙子的数量这样一类知识吗？”

“当然。”他说。“你以为我们会否认这一点？”

【c】在这里克特西普插话了：“为了一劳永逸，狄奥尼索多洛，给我一些关于这些事情的证据，让我相信你们俩在说真话。”

“要我向你证明什么呢？”他问道。

“你知道欧绪德谟有几颗牙齿吗，他知道你有几颗牙齿吗？”

他说：“已经告诉你我们知道一切你还不满意？”

“一点儿也不满意。”他答道：“你们只需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就可以证明你们说的是真话。因为，如果你们说出你们有多少牙齿，然后让我们来数一下，就可以证明你们说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在其他事情上都会相信你们了。”

【d】嗯，他们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受到嘲笑，但他们

在受到克特西普的质疑时宣称知道每一件事情。到了最后，克特西普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向他们提出，甚至追问他们知不知道那些最无耻的事情。他们俩非常勇敢地面对他的问题，宣称自己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知道的，就像被驱赶的野猪面对进攻。结果，克里托，甚至连我自己，出自纯粹的不相信，【e】最后也追问狄奥尼索多洛是否知道如何跳舞，对此他作出的回答是他肯定知道。

我说："尽管你这样的年纪在智慧上有长足的进步，但我假定你不会舞剑，也不会在车轮上转圈，对吗？"

"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不会的。"他说。

"你只在当前知道一切。"我问道："还是你的知识是永久的？"

"我的知识是永久的。"他说。

"当你还是个孩子，当你刚出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一切吗？"

他们俩不约而同地回答说："是的。"

【295】对此我们实在难以置信，欧绪德谟问道："你不相信吗，苏格拉底？"

"嗯，有一点，可能吧。"我说："你们俩真是聪明绝顶。"

"但若你愿意回答我的问题，"他说："我会证明给你看，你也会承认这些神奇的事情。"

"不过，"我说："没有什么事情比在这些要点上受到驳斥更让我喜欢。因为，要是我不明白我自己的智慧，而你将要证明我知道一切、并且始终如此，那么我这辈子还能拥有什么更大的幸运呢？"

"那你就回答问题吧。"他说。

【b】"问吧，我准备好了。"

"嗯，苏格拉底。"他说："当你拥有知识的时候，你拥有还是不拥有某样东西？"

"我拥有某样东西。"

"凭着你依靠它才拥有知识的那样东西，你知道了这样东西，还是凭着其他什么东西？"

"凭着我依靠它才拥有知识的那样东西。我假定你指的是灵魂，或

者说你指的不是灵魂吗？”

“你这样说不感到羞耻吗，苏格拉底？别人向你提问，你却反问对方。”

“很好，”我说：“但我该怎么办？我愿意按你说的去做。但要是我不明白你的问题，你想要我仍旧只能回答，而不能进一步询问吗？”

【c】“听了我说的话，你肯定会有所把握，不对吗？”他说。

“是的，我能。”我说道。

“那就按照你理解的意思来回答好了。”

“那么好吧，”我说：“如果你说的话是一种意思，而我把它理解成另外一种意思，然后就按照后面一种意思来回答，如果我根本回答不到点子上，你会满意吗？”

“我会满意的，”他说：“尽管我不认为你会满意。”

“那么我肯定不会回答问题，”我说：“直到我理解这个问题。”

“你在回避你一直理解的问题，”他说：“因为你在喋喋不休地胡言乱语，你真是老年痴呆了。”

【d】我明白他生气了，因为我要弄清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想用一张语词之网包围我，把我捉住。这时候我想起，每当我不肯对孔努斯[①]让步时，他也会生气，其结果就是他不在我身上花那么多力气了，因为他认为我是愚蠢的。由于我已经下定决心也要听这个人的课，我想我最好还是让步，否则他会认为我不配当他的学生。【e】于是我说：“好吧，欧绪德谟，如果你认为这样做是合适的，我们一定按你说的办法做，因为你在谈话方面是行家，而我只有这门技艺的一些皮毛的知识。所以，回过头来，你从头开始问吧。”

“你从头开始回答，”他说：“你是否知道你凭着某样东西才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东西？”

“我凭着灵魂知道它。”我说。

【296】他又来了，他说：“给问题添加其他的意思！我没问你凭什

① 琴师，参阅 272c。

么，而是你是否凭某样东西?”

“是的，我确实又回答得太多了，我说，因为我受的教育太少了。请你原谅，从现在开始我要简单地回答，我凭着某样东西知道我所知道的东西。”

“你所凭的东西始终是同一个吗，他说，或者是某个时候凭这样东西，某个时候凭另一样东西?”

我说：“始终是同一个，每当我知道的时候，我是凭着这样东西的。”

“你能停止添加别的意思吗?”他说。

“但是我担心‘始终’这个词会把我们绊倒。”

【b】“它不会对我们这样做，”他说：“要是有人被绊倒的话，那就是你。来吧，你还是回答问题吧：你始终凭着这样东西去知道吗?”

“始终，”我说：“因为我必须去掉我刚才说的‘每当我……的时候’。”

“那么你始终知道，凭着这样东西。由于你始终知道，所以下一个问题是，你凭着这样东西知道某些东西，凭着其他东西知道其他事情，或者说你凭着这样东西知道一切事情?”

“我凭着这样东西知道所有一切事情，”我说：“也就是，我知道那些事情。”

“你又来了，”他说：“你又在画蛇添足了!”

“好吧，我收回‘我知道的那些事情’。”我说。

“不，别拿掉了，”他说：“我不是要你帮我什么忙。【c】你只要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如果你不知道一切事情，你能知道所有一切事情吗?”

“如果我能知道所有一切事情，那可真是个奇迹。”我说。

他说：“那你现在就把你喜欢添加的事情都说出来吧，因为你承认你知道所有一切事情了。”

“我好像是承认了，”我说，“尤其是我的‘我知道的那些事情’没起作用，所以我知道一切。”

“你还承认你始终知道(凭着你知道的这样东西)，当你知道的时候，或者随你便，你想加什么就加什么，因为你已经承认你始终知道，同时

知道所有事情。显然，甚至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d】当你刚出生的时候，当你的母亲刚怀上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如果你真的始终知道，那么在你来到这个世上之前，在天地被创造出来之前，你就知道所有一切事情。苍天在上，"他说，"你将始终知道，你将知道一切，如果我想这么说的话。"

"我希望你想要这么说，最尊敬的欧绪德谟，"我说："如果你确实是在说真话。但是依你的能力，我不太相信你能做到，除非你的兄长狄奥尼索多洛能够伸出援手——这样的话，也许你们俩就能做到了。【e】我继续说道，告诉我，关于其他事情，我看不到与你们这些有着巨大智慧的人进行争论的可能性，说我不知道一切事情，因为你们说我知道；但是这样一类事情我还可以说一下，欧绪德谟——我该怎么说我知道好人是不公正的？来吧，告诉我，我知道这一点，还是不知道？"

"噢，是的，你知道这点。"他说。

"我知道什么？"我说。

"好人是不公正的。"

【297】"对，我始终知道这一点，"我说："但这不是我的问题——我正在问的是，我从哪里得知好人是不公正的？"

"没有任何地方。"狄奥尼索多洛说。

"那么这是某件我不知道的事情。"我说。

"你正在毁坏这个论证，欧绪德谟对狄奥尼索多洛说：'这个家伙在这里会变成不知道的，然后会同时既知道又不知道。'狄奥尼索多洛涨红了脸。"

【b】"但是你，"我说，"欧绪德谟，你说什么？你的无所不知的兄长不像是犯了错误，对吗？"

"我是欧绪德谟的兄长吗？"狄奥尼索多洛马上又插话说。

我说，"把这个问题放过去吧，我的好朋友，直到欧绪德谟指导我，让我明白我是怎么知道好人是不公正的，别对我那么吝啬，这么点儿事情都不告诉我。"

"你正在逃跑，苏格拉底，"狄奥尼索多洛说，"你拒绝回答问题。"

“嗯，我有很好的理由，”我说，“因为我不是你们俩任何一个人的对手，【c】所以我毫不犹豫地要逃离你们俩。我比赫拉克勒斯[①]要软弱得多，但是就连他也不能打败两位许德拉[②]，因为有一位许德拉就像一位女智者，如果有人砍去她的一个头，她能在原处生出许多头来，另外一位许德拉智者就像一只从海里上岸的螃蟹——最近才来的，我想。这只螃蟹上岸以后跟赫拉克勒斯聊天，然后乘他不备，咬了他的左脚，使他痛苦不堪，赫拉克勒斯把他的外甥伊俄拉俄斯[③]喊来帮忙，【d】伊俄拉俄斯来了，成功地解救了他。但若我的伊俄拉俄斯来帮我，那么他只能给我带来伤害，而不是带来好处。”

念完这通咒语、讲完这个故事以后，狄奥尼索多洛说，“你能告诉我，伊俄拉俄斯是赫拉克勒斯的外甥，还是你的外甥？”

“嗯，看来我最好还是回答你的问题，狄奥尼索多洛，”我说，“因为你不会停止提问——我相当确信——你心怀妒忌，不想让欧绪德谟把那块智慧教给我。”

“现在就回答我的问题。”他说。

【e】“好吧，”我说，“我的回答是，伊俄拉俄斯是赫拉克勒斯的外甥，但要把他说成我的外甥，我想无论以任何方式都做不到。因为我的兄弟，帕特洛克勒[④]，不是他的父亲，尽管赫拉克勒斯的兄弟伊菲克勒[⑤]的名字与我兄弟的名字有点像。”

“帕特洛克勒，”他说，“是你的兄弟吗？”

“是的，确实是的，”我说：“我们俩同母不同父。”

“那么他既是又不是你的兄弟。”

“我们不是同一个父亲，我的好朋友，”我说，“他的父亲是凯瑞德

---

① 赫拉克勒斯（Ἡρακλῆς），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

② 许德拉（Ὕδρα）是希腊神话中的九头水蛇。

③ 伊俄拉俄斯（Ἰόλαος），神话人物。

④ 帕特洛克勒（Πατροκλῆς），人名。

⑤ 伊菲克勒（Ἰφικλῆς），神话人物。

姆[①]，我的父亲是索佛隆尼司库[②]。"

"那么，凯瑞德姆和索佛隆尼司库都是父亲吗？"他问道。

【298】"当然，"我说："前者是我的父亲，后者是他的父亲。"

"凯瑞德姆除了是父亲以外还是什么吗？"

"除了是我的父亲以外，他至少还是其他什么。"我说。

"那么他是父亲，而又是父亲以外的其他什么吗？或者说，你像一块石头吗？"

"我想你会把我说成是石头的，"我说，"尽管我感到自己不像石头。"

"那么你是石头以外的东西吗？"他说。

"是的，我肯定是石头以外的东西。"

"你是石头以外的东西，不就说明你不是石头吗？"他说，"同理，如果你是金子以外的东西，那么你不是金子吗？"

"对。"

"那么，凯瑞德姆是一个父亲以外的东西，所以他不是一个父亲。"他说。

"所以，他好像不是一个父亲。"我说。

【b】"如果凯瑞德姆是父亲，"欧绪德谟插话说："那么，另一方面，索佛隆尼司库由于是父亲以外的东西，他不是父亲，所以你，苏格拉底，没有父亲。"

"在这里克特西普接过了论证，"他说，"你们的父亲不也一样吗？他不是我的父亲以外的东西吗？"

"远非如此。"欧绪德谟说。

"什么！你父亲和我父亲是相同的吗？"他问道。

"相同，肯定相同。"

【c】"我不同意。但是，欧绪德谟，请你告诉我，他只是我的父亲，还是世上所有人的父亲？"

---

① 凯瑞德姆（Καιρέδημος），人名。

② 索佛隆尼司库（Σωφρονίσκος），人名。

"他也是其他人的父亲。"他答道，"否则的话，你认为同一个人既是父亲又不是父亲吗?"

"我肯定没有这种想法。"克特西普说。

他说，"你怎么想——你认为某样东西能够既是金子又不是金子吗?或者既是人又不是人吗?"

"不过，也许吧，欧绪德谟，"克特西普说，"如谚语所说，两根线不能扯到一块去。如果你说你的父亲是所有人的父亲，那么你是在虚张声势。"

"但他是父亲。"他答道。

克特西普说："他只是人的父亲，还是马和其他所有动物的父亲?"

【d】"他是所有一切的父亲。"他说。

"你的母亲也是所有一切的母亲吗?"

"是的。"她是。

"你母亲是海胆的母亲吗?"

"是的，你母亲也是。"他说。

"所以你是小鱼、小狗、小猪的兄弟。"

"是的，你也是。"他说。

"你父亲变成了公猪和公狗。"

"你父亲也是。"他说。

"你马上就会承认自己就是这些畜生的，克特西普，如果你回答我的问题，"狄奥尼索多洛说："告诉我，你有狗吗?"

"有，一条恶狗。"克特西普说。

【e】"它有小狗吗?"

"它确实有，它们都像老狗一样。"

"所以这条老狗是小狗的父亲吗?"

"是的，我亲眼看到这条老狗与母狗交配。"他说。

"很好，这只老狗不是你的吗?"

"当然是。"他说。

"那么，由于它是父亲，并且是你的，所以这条狗就成了你的父亲，

你成了这些小狗的兄弟，不是吗?”

不让克特西普有说话的机会，狄奥尼索多洛接过话头说，“再回答我一个小问题：你打过你的这条狗吗?”

克特西普笑了，他说，“没错，我打过这条狗，因为我不能打你!”

“那么你是在打你自己的父亲吗?”他问道。

【299】“我确实有更多的理由打你们的父亲，”他说，“因为他生了这么能干的儿子。但是我假设，欧绪德谟，你们的父亲和这些小狗从你们的智慧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

“但是他并不需要许多好东西，克特西普——他不需要，你也不需要。”

“你也不需要吗，欧绪德谟?”他问道。

【b】“其他任何人也都不需要。告诉我，克特西普，你认为病人在需要的时候喝药是一件好事情，或者在你看来不是一件好事情? 还有，你认为一个人要去打仗的时候，配备武装好，还是不配备武装好?”

“在我看来是好事情，”他说，“不过我认为你又要玩弄你那迷人的诡计了。”

“要从事探索的最佳方式就是继续回答问题，”他说，“由于你承认人在需要的时候喝药是一件好事情，那么他不应当尽可能地多喝吗? 如果有人弄了一车子藜芦[①]泡药给他喝，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情吗?”

【c】克特西普说：“确实好极了，欧绪德谟，如果喝药的人有德尔斐[②]的神像那么高大!”

“还有，”他说：“由于配备武装去打仗是好事，人应当尽可能多地携带长枪和盾牌吗，如果这些装备真的是好东西?”

“这些装备真的是好东西，”克特西普说，“但你本人肯定不相信这一点吗，欧绪德谟? 你不会宁可带一支枪和一面盾吧?”

“是的，我会这样做。”

---

① 藜芦，一种植物，有毒，也有医效，用来治疗精神紊乱。

② 德尔斐（Δελφοί），希腊宗教圣地。

“你也会以这种方式武装革律翁①和布里亚柔斯②吗?”他问道。“我想你和你在这里的同伴会更加能干，考虑一下你们俩披挂盔甲作战。”

【d】欧绪德谟沉默了，但狄奥尼索多洛又重提克特西普前面作出的回答，继续发问，“那么关于金子会怎么样? 按照你的看法拥有它是一件好事吗?”

“确实是的，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很多。”克特西普说。

“很好，人不应当始终拥有好东西、到处拥有好东西吗?”

“应当，应当如此。”他说。

“你承认金子也是好东西之一吗?”

“是的，我已经承认过了。”他说。

【e】“那么人应当始终拥有它，到处拥有它，尤其是他本身吗? 如果某人的肚子里有三塔伦特③金子，脑壳里有一塔伦特金子，每只眼睛里有一个金斯达特④，那么这个人不就是最幸福的人吗?”

“好吧，欧绪德谟，”克特西普说，“西徐亚⑤人确实说过，最幸福、最优秀的人就是在他们的脑壳里有大量金子的人（你们在前面谈论狗是我的父亲的时候用的也是这种办法）；还有，更加惊人的是，故事说他们甚至用自己镀金的脑壳喝酒，手拿着自己的脑壳，看着里面的东西! ⑥”

【300】“告诉我，”欧绪德谟说，“西徐亚人和其他人能看见东西，还是不能看见东西?”

---

① 革律翁（Γηρυόν），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有三个头，三个身子，他的牛被赫拉克勒斯夺走。

② 布里亚柔斯（Βριάρευς），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有五十个头和一百只手。

③ 塔伦特（τάλαντ），古希腊重量单位。1 塔伦特约为 25.8 公斤。

④ 希腊人把一定重量的铸币称作斯达特（στατήρ），有金银两种，一个金斯达特约值 20 德拉克玛。

⑤ 西徐亚（ΣΚυθία），地名。

⑥ 希罗多德描述过西徐亚人用敌人的镀金脑壳喝酒的习俗，参阅希罗多德：《历史》IV.65。

“能，我假定。”

“你也这样吗?”他问道。

“是的，我也这样。”

“你看见我们的外衣吗?”

“是的。”

“那么这些外衣是能看的。”

“当然能看。”克特西普说。

“嗯，它们看什么?”他说。

“什么也没看。还有你，也许吧，别假定你在看它们，你真是个讨人喜欢的无辜者。但是你让我惊讶，欧绪德谟，竟然睁着眼睡着了；如果有可能谈论和说根本不存在的事物，那么你现在正在这样做。”

【b】“但是沉默者的谈论肯定是不可能的。”狄奥尼索多洛说。

“完全不可能。”克特西普说。

“那么，谈论者的沉默也不可能吗?”

“更加不可能。”他答道。

“但是，每当你提到石头、木头、铁块的时候，你不是在谈论沉默者吗?”

“如果我经过铁匠铺，那么我不是，”他说，“因为那里的铁块据说会讲话和大声叫喊，如果有人在打铁。所以，在这里，谢谢你的智慧，你在胡说八道而并不自知。但是把另外一个要点证明给我看，怎么会有谈论者的沉默。”

【c】我注意到克特西普很想出风头，他喜欢这样做。

“每当你沉默的时候，”欧绪德谟说，“你不是对一切事物都沉默了吗?”

“是的，我是这样的。”他说。

“因此，涉及谈论，你也是沉默的，如果‘谈论’也包括在一切事物之中。”

“什么?”克特西普说，“一切事物不是沉默的，是吗?”

“我想不是。”欧绪德谟说。

“那么好，我的好朋友，一切事物都讲话吗？”

“所有讲话的事物讲话，我假定。”

“但是，”他说，“这不是我的问题——我想要知道，一切事物是沉默的，还是说话的？”

【d】“要么都不是，要么都是，”狄奥尼索多洛插话说，“我敢肯定你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个回答！”

克特西普狂笑起来，他说，“欧绪德谟，你的兄长把这个论证给弄坏了，毁掉了！”克利尼亚非常高兴，也笑了起来，这样一来，克特西普更加趾高气扬，忘乎所以。这是我的看法，克特西普就是道听途说，从这些人那里捡来了这些东西，因为当今世上不可能还有其他人拥有能与之相比的智慧。

【e】于是我说，“克利尼亚，你为什么要对如此严肃和美好的事情发笑？”

“苏格拉底，你怎么啦，你见过美丽的事物吗？”狄奥尼索多洛问道。

“是的，我确实见过许多。”狄奥尼索多洛。

【301】“它们与美丽的事物是不同的，”他问道，“还是相同的？”

“这个问题让我陷入困境，我想我可以发发牢骚。”我答道，“它们全都与美丽本身不同，但它们各自都拥有某些美。”

“如果你面前有一头公牛，你是一头公牛吗？因为现在我在你面前，你是狄奥尼索多洛吗？”

“上天不容。”我说。

“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他说，“不同的事物是不同的，仅仅因为不同的事物出现在不同的事物面前吗？”

【b】“你在这里碰到难处了吗？”我说。（我急于拥有这俩人的智慧，我尝试模仿它。）

“我怎么会碰到难处呢？”他说。“不仅我不会碰到难处，而且其他每个人也不会碰到难处，当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时候。”

“你在说什么，狄奥尼索多洛？美丽的东西不是美的，丑陋的东西不是丑的吗？”

“是的，如果我喜欢的话。”他说。

“你喜欢吗？”

“当然。”他说。

“那么，相同的东西是相同的，不同的东西是不同的，不也是这种情况吗？【c】因为我不猜想不同的是相同的，但我认为，哪怕是一个孩子也不会怀疑不同的事物是不同的。但是你肯定会故意忽略这一点，狄奥尼索多洛，因为你和你的兄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让我震惊，你们把这种论证的技艺发挥到极点，臻于完善，就像把他们的专门事务处理得很恰当的工匠。”

“那么你知道，”他说，“什么是各种工匠的恰当事务？比如，你知道摆弄那些金属是谁的事务？”

“是的，我知道——是铁匠的事务。”

“制造陶器是谁的事务？”

“陶工的。”

“还有，屠宰、剥皮、切肉、烹饪、油炸是谁的事务？”

【d】“厨师的。”我说。

“如果一个人做他专门的事务，他会做好吗？”

“当然会。”

“厨师的专门事务是切肉和剥皮吗，如你所说？你同意过这一点，不是吗？”

“是的，我同意过，但是请你原谅我。”

“那么很清楚，”他说，“如果有人把那厨师宰了，切成肉片，煮熟或油炸，那么他显然在做专门的事务。假如有人把铁匠放在铁砧上锻打，或者把陶工放在转盘上转，【e】他也在做专门的事务。”

“波塞冬[①]在上！”我喊道，“你在你们的智慧上添上了最精彩的一笔！你认为这样的技艺会是我的吗？”

“苏格拉底，”他说，“如果它变成了你的技艺，你会认识它吗？”

① 波塞冬（Ποσειδῶν），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宙斯的兄弟。

“只要你愿意，我说，我显然认识它。”

“那是什么，他说——你认为你认识自己的所有物吗？”

“是的，除非你禁止它——因为我的全部希望必须从你开始，到欧绪德谟那里结束。”

“你认为这些东西由你控制和随意支配，因此是你的吗？【302】比如一头公牛或一只绵羊：你把这些东西当作你自己的，因为你可以随意把它们卖了，或者拿去献给任何神吗？如果你不能以这种方式处理它们，它们就不是你的吗？”

“由于我知道有些好东西会从他们的问题中显现出来，同时，由于我急于想听个究竟，所以我说，确实如此——只有这样的东西是我的。”

“很好，”他说。“你把所有拥有灵魂的东西称作活物，不是吗？”

“是的。”我说。

【b】“你承认只有那些你有权对它们做刚才我提到的那些事情的东西才是你的吗？”

“我承认。”

他故意停顿了一下，好像他在考虑某些重大问题，然后他说：“苏格拉底，你有家族神宙斯吗？”

我猜想这个论证就要结束（如果它能转变为正确的），于是就开始努力想要离开，却不料我已经在那里像被网住的鱼一样乱蹦乱跳了。

“不，我没有，狄奥尼索多洛，”我说。

【c】“那么你是一个可悲的贱民，甚至根本不是一个雅典人，如果你既没有家族神，又没有神龛，也没有其他诸如此类的有益于绅士的东西。”

“够了，狄奥尼索多洛——注意一下你的讲话，别用这么尖刻的话给我上课。我确实拥有祭坛；我拥有神龛，家族神的和祖先神的，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就像其他雅典人一样。”

“嗯，其他雅典人怎么样？”他说。“他们也都没有家族神宙斯吗？”

“没有一个伊奥尼亚人[①]会这样说，”我说，“那些殖民城邦的人不会这样说，我们自己也不会这样说。我们确实有一位家族神阿波罗[②]，**【d】**由于伊安[③]的世系，但我们不把宙斯称作家族神。倒不如说我们称他为‘家族的护卫者’或‘部落的护卫者’，我们也把雅典娜[④]当作我们的‘部落的护卫者’。”

“噢，够了，”狄奥尼索多洛说，“因为你好像拥有阿波罗、宙斯、雅典娜。”

“当然。”我说。

“那么，这些都是你的神吗？”他说。

“我的祖先，”我说，“和我的主人。”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你的。”他说。“你难道不承认他们是你的吗？”

“是的，我承认，”我说，“我会怎么样呢？”

【e】“那么，这些神，”他说，“也是活物吗？因为你承认凡有灵魂的东西是活物。或者说这些神没有灵魂吗？”

“噢，是的，它们有灵魂。”我说。

“所以他们是活物吗？”

“是的，是活物。”我说。

“你同意你可以随意处置属于你的活物，你有权赠送和出售它们，把它们献祭给任何神。”

“是的，我同意，我说——在这一点上我没有退却，欧绪德谟。”

【303】“那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说，“由于你承认宙斯和其他众神是你的，你有权出售它们，赠送它们，或者以你喜欢的方式对待它

① 伊奥尼亚（Ἰόνια），古代希腊地区名，位于小亚细亚西岸中段从南到北的一条狭长地带，还包括萨摩斯和开俄斯两个岛屿。希腊人在这里建立的十二个殖民城邦，其中包括米利都、爱菲索、科罗封等，是希腊哲学最早发生的地方。

② 阿波罗（Ἀπολλον），宙斯之子，太阳神。

③ 伊安（Ἴων），传说中的阿波罗之子。

④ 雅典娜（Ἀθηνᾶ），宙斯之女，雅典保护神。

们，就像你对待其他活物一样吗？”

你瞧，克里托，我当时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就像被那个论证打倒了似的。但就在这个时候克特西普前来助战，他说：“好啊[1]，赫拉克勒斯，多么美妙的论证！”狄奥尼索多洛说：“赫拉克勒斯是一个坏蛋，还是那个坏蛋是赫拉克勒斯？”克特西普说：“波塞冬在上，多么神奇的论证！我服了——这俩人是不可战胜的。”

【b】这个时候，我亲爱的克里托，在场的人无一例外地赞扬这个论证和这两个人，他们欢笑、鼓掌，把他们捧上了天，直到筋疲力尽才慢慢平息下来。在先前的谈话中，在进行每一项论证的时候，只有欧绪德谟的崇拜者发出过这样的喧哗；而现在似乎吕克昂的每一柱廊都回荡着掌声，为他们的成功感到喜悦。【c】甚至我自己也受到感染，打算宣布我今生今世从未见过如此聪明的人；我完全被他们的技艺征服，于是我开始赞颂他们说，噢，幸福的哥俩，你们拥有的天赋真是太神奇了，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迅速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你们的论证中有许多精美的东西，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其中有一样是伟大的，你们从不在乎多数人的想法，【d】或者说，不在乎那些有影响或有名望的人的想法，而只注意像你们这一类人的想法。我相信，很少有人会像你们一样赞扬这些论证，而大多数人对这些论证理解甚浅，我敢肯定，他们要用诸如此类的论证来驳斥其他人比他们被这些论证所驳斥更可耻。不过，你们的演示有一种公共精神和仁慈的方面；每当你们否认有任何事物是美的、好的、白的，【e】否认不同者在任何方面都不同，你们实际上把人们的嘴都缝上了，如你们所说。但由于你们似乎也把自己的嘴缝上了，你们说话时的迷人方式和尖刻用词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了。但是一切事物中最伟大的事物是你们的技艺，这种技艺是如此精妙，每一个人都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掌握它。我本人通过观察克特西普发现了这一点，【304】看到他在关键时刻很快就能模仿你们。你们的技艺能够很

①好啊（εὖγε,ἔφη），英文译为Bravo。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是好，二是坏蛋、无赖。

快学会是一件好事，但不能使它本身很好地进行公开展示。如果你们接受我的建议，请你们不要对公众讲话；否则听众很快就能掌握，并且不会向你们表示感谢。你们俩最好在私下里争论，或者，如果你们必须有一名听众，那么别让任何人参加，除非他能给你们钱。【b】如果你们是聪明的，你们会向你们的门徒提出同样的建议，决不要和任何人争论，除了你们自己相互之间。物以稀为贵，欧绪德谟，水是最贱的，尽管如品达[①]所说水是最好的。不过，来吧，我说，看看是否能让我和克利尼亚来听你们的课。

说完这些事情，克里托，作了其他一些简短的评论以后，【c】我们分开了。现在，你想个办法和我们一道去听他们的课，因为他们宣称能教任何愿意付学费的人，年纪和能力都不能阻止任何人轻易地学到他们的智慧。跟你特别有关的是，他们说他们的技艺不是挣钱的障碍。

克 好吧，苏格拉底，我这个人很乐意听，也很乐意学；问题在于我担心自己不是欧绪德谟这一类的人。【d】正好相反，我是你提到的另一类人中的一个，宁可被这种论证驳斥，也不愿用这种论证去驳斥别人。现在要向你提建议我似乎会显得可笑，但我还是想把我听到的事情告诉你。昨天你们的讨论结束以后，我在离开的时候碰到一个人（这个人自己在智慧方面有很高的声誉，是那些擅长撰写法庭演讲词的人之一），他说，克里托，你不是这些聪明人的门徒？苍天在上，我说，不是——人太多了，我听不见，尽管我站得相当近。不过，他说，【e】这种论证还是可以听一听的。什么论证？我问道。你会听到当今世上最聪明的人谈论这种论证。我说，他们是怎么对你展示的？没啥名堂，他说，除了一些老生常谈，你任何时候都能从这些人那里听到——瞎聊，对一些不会有结果的事情争个没完。（这基本上是他的原话。）但是，我说，哲学是一样迷人的东西。迷人，【305】我天真的朋友？他说，得了吧，一文不值！如果你刚才在场，我想你会为自己的朋友的讲话感到脸红，他真是太奇怪了，竟然愿意把自己交由这些人处置，他们根本不在

① 品达（Πίνδαρος），希腊诗人。参阅品达：《奥林匹亚颂歌》I.1。

意自己在说些什么，只是咬文嚼字。这些人，如我刚才所说，是当今时代最有影响的人。然而，事实上，克里托，这些活动和从事这种活动的人都是没有价值的，【b】可笑的。在我看来，苏格拉底，这个人错就错在批评这种活动，其他批评这种活动的人也错了。至于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与这样的人争论，在我看来似乎值得申斥。

苏 克里托，像这样的人确实很奇怪。还有，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回击。这个遇到你、攻击哲学的人是哪一类人？他是那些在法庭上辩论的能干的人之一吗，一名演说家？或者说他是把这样的人武装起来战斗的人之一，一名撰写讲稿供演说家使用的作家？

克 【c】他肯定不是一名演说家，确实不是。我也不认为他曾去过法庭。但是他们说他懂得这个行当——非常在行——他是一个能干的人，擅长撰写演讲稿。

苏 现在我明白了——我自己想说的就是这种人。这些人，克里托，普罗狄科[①]把他们说成是占据着介于哲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无人区。他们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人，他们不仅是最聪明的，而且也在许多人眼中是最聪明的，所以，除了哲学的追随者，【d】没有人能剥夺他们享有世人普遍的尊敬。因此，他们认为，如果他们把这些人说得一钱不值，那么这场智慧的名声的竞争的胜利在所有人眼中就无可争议地马上属于他们了。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最聪明的，每当他们在私人谈话中被打断，他们就归罪于欧绪德谟和他的同伙。他们自认为是聪明的，并且认为理应如此，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仅在哲学中相当出色，而且在政治中也是这样。【e】是的，他们在智慧上的自负是相当自然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拥有所需要的各种智慧；还有，避开危险和冲突，他们采摘智慧的果实。

克 那么，苏格拉底，你认为他们所说的这些话有意思吗？无法否认的是，他们的论证貌似可信。

苏 【306】它是貌似可信的，克里托，但不是真理。要说服他们相

---

① 普罗狄科（Πρόδικος），著名智者。

信这一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两样事物一样是善的，一样是恶的，在这种情况下，位于这两样事物之间并且分有它们的某个人或某样事物比其中一样事物要差，比另一样事物要好；另一种情况，如果这个事物分有的是两样特别的善物，那么它比这两样善物的每一样都要差，从其目的来看，这两样善物中的每一样(作为这个事物的组成部分）都是有用的。【b】仅在居间者分有两样特别恶的事物的情况下，它比它分有的这两样事物都要好。现在，如果哲学是好的，政治家的活动也是好的（各自有不同的目的)，那些分有二者的人居于其间，那么这些人在胡说八道，因为他们比二者都要差。如果哲学和政治家的活动一好一坏，那么他们比后者的实践者要好，比前者的实践者要差；如果二者都是坏的，那么他们说的话会有某些真理，【c】否则，他们就一点儿真理也没有了。我不认为他们会同意二者(哲学与政治）都是坏的，也不会同意一好一坏。事实上，在分有二者的时候，涉及政治或哲学的价值这个目标，他们比二者都要差；尽管他们处于第三的位置上，但他们想要被人当作第一。然而，我们应当原谅他们的野心，不要生气，我们仍旧应当看到他们就是这样的人。【d】毕竟，我们应当尊敬每一个说话明智的人，他们勇敢地追求智慧，辛勤劳动。

克 好吧，苏格拉底，如我老是跟你讲的那样，我仍旧感到困惑，不知道应当如何对待我的儿子。我的小儿子还很小，但是克里托布卢已经长大成人，需要有人帮他。事实上，每当我遇见你，我就想起自己所碰到的种种麻烦，【e】全都是为了这个孩子，好比说找个出身高贵的女人结婚给他们做后娘，多挣些钱让他们能够过上好日子，根本没有时间考虑他们的教育。但另一方面，每当我看到这些自称能教育人的人，我就感到震惊；与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相比，【307】我都感到无地自容，我们之间说话我说得坦率一些。所以结果就是，我不知道该如何说服我的孩子去学哲学。

苏 我亲爱的克里托，你难道不明白，无论做哪一行，愚蠢卑劣者居多，严肃高尚者极少？比如说，你不认为体育是一件好事情吗？还有挣钱、演说、将军的技艺？

克 是的，这些行当当然会给我留下这种印象。

苏 【b】那么好，在这些行业中，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大多数人的表现都很平庸吗？

克 是的，确实如此——你说的完全正确。

苏 但你会因此而回避从事任何行业，也不让你的儿子去从事任何行业吗？

克 这样做就不对了，苏格拉底。

苏 那么，不要做你不应当做的事，克里托，也别为那些实践哲学的人担心，无论他们是好是坏。【c】倒不如认真思考事情本身：如果哲学在你看来是微不足道的，那就让所有人都回避它，而不仅仅是你的儿子。但若你对哲学的看法也和我一样，那么如谚语所说，让“你自己和你的家人”用心去追求它，实践它。【符号：Prt.《普罗泰戈拉篇》，M.《美诺篇》，Euthd.《欧绪德谟篇》】

克拉底鲁篇

提　要

本篇属于柏拉图中期对话，以谈话人之一克拉底鲁的名字命名。公元1世纪的塞拉绪罗在编定柏拉图作品篇目时，将本篇列为第二组四联剧的第一篇，称其性质是“逻辑性的”，称其主题是“论名称的正确性”。[①] 谈话篇幅较长，译成中文约4万9千字。

在本篇中与苏格拉底展开讨论的有赫谟根尼和克拉底鲁。前者是苏格拉底的门徒和至友，苏格拉底受审和被处死时他都在场，克拉底鲁是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信奉者。围绕名称的正确性这个主题，苏格拉底与他们讨论了语言的起源、名称的由来、名称的作用、名称的意义、命名的方式等问题，做了大量正面论述。整篇对话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苏格拉底与赫谟根尼进行讨论，第二部分主要是苏格拉底与克拉底鲁进行讨论。

第一部分（383a—427e）：讨论名称正确性。赫谟根尼介绍了克拉底鲁的观点。克拉底鲁认为，每样事物都有一个正确的名称或名字，这个名称依其本性而属于该事物；事物的名称不是人们约定俗成的，而是自然生成的，具有一种符合事物本性的正确性。赫谟根尼认为，属于某个具体事物的名称没有一个是自然赋予的，而是由确立这些用法的人制定规则，用某个名称来称呼这个事物。苏格拉底在讨论中批评了名称约定俗成的看法，指出名称是人辨识事物的工具，因此只能根据事物的本

①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59。

性给事物命名。命名者就是习俗制定者，他们观看事物的“形状”，把合乎事物本性的名称用声音和音节表达出来。(390e) 在讨论中，苏格拉底考察了大量的语词的词源和本义，进而提出命名是用字母和音节对事物的本性进行摹仿。为了给每一事物制定一个标记或名称，名称制定者使用字母或原素，摹仿它们所指称的事物，然后把字母组合成其他所有名称。(424a) 苏格拉底还把名称（语词）区分为“原初名称”和“派生名称”两类，讨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第二部分 (427e—440e)：名称与事物的关系。苏格拉底指出，如果正确地提供了名称，那么这些名称与用它们命名的事物相似。所以，人可以通过名称来了解事物，也可以通过事物本身来了解事物。苏格拉底在讨论中批评了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学说。他指出，名称提供者在提供名称时相信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和流变之中，然而，事物存在的方式未必如此。如果事物无法保持同一，它就不可能是这一事物，也不能被任何人所知，甚至要说有作为知识的事物也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如果事物始终在流逝，那就不会有知识，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任何事物，也不会有任何事物被知道。苏格拉底强调，存在着美本身、善本身和其他各种事物本身，这些事物是永恒不变的，要研究事物普遍绝对的型相或本质，才能保证名称的正确性。在苏格拉底的引导下，克拉底鲁接受了苏格拉底的主要观点。

整篇对话所讨论的名称问题在柏拉图对话中是一个新的论题。苏格拉底对这个论题的探讨包含着许多奇妙的猜测，偶尔也有对真理的洞察，甚至是非常深刻的顿悟。对话的大部分篇幅用于猜测众多名称（语词）的来源，因此整篇对话显得冗长。然而，正是通过大量使人疲倦的阅读，苏格拉底的形象才生动地显现出来。

正　文

谈话人：赫谟根尼、克拉底鲁、苏格拉底

赫　【383】我们要让苏格拉底参加我们的讨论吗？

克 只要你乐意。

赫 苏格拉底，克拉底鲁[①]说每个事物都有一个正确的名称[②]、一个依其本性[③]而属于该事物的名称。事物的名称不是人们约定俗成的，只要乐意，人们想叫它什么就叫它什么——用他们自己的母语来称呼它——而是具有一种名称的符合其本性的正确性，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b】所以我问他，他自己的名字是否真的是"克拉底鲁"。他回答说，是。"苏格拉底的名字呢？"我说。"他的名字是苏格拉底。""这对其他每个人来说也一样吗？我们叫他的那个名字就是他的名字吗？""这对你肯定不适用。你的名字不是'赫谟根尼'，哪怕世上所有人都叫你赫谟根尼。"我急于要他告诉我他是什么意思。他的回应故弄玄虚，支支吾吾。【384】他装出一副拥有某些隐秘知识的样子，以此迫使我同意他的看法；如果他能把他的想法讲明白，我倒是可以讲述他对名称的看法。所以，如果你能解释一下克拉底鲁神谕一般的意思，我会乐意听的。尽管我宁可听到你自己对名称的正确性的看法，如果你能讲一讲你的看法。

苏 赫谟根尼，希波尼库[④]之子，有句古谚说【b】"要知道好东西是非常难的"，要知道名称肯定不是一件易事。当然了，如果我听过普罗狄科[⑤]那门收费50德拉克玛[⑥]的课，他自己介绍说这门课就是对这个主题的完整处理，那就不会有任何事情妨碍你直接了解有关名称正确性的真理了。但由于我只听了一门【c】一个德拉克玛的课，因此我不知道名称的正确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而，我已经做好准备，与你和克拉底鲁一道进行考察。至于他否认你的真正的名字是"赫谟根

① 克拉底鲁（Κρατύλος），人名。

② 名称（ὄνομα），亦译名字。

③ 本性（φύσις），亦译"自然"。

④ 希波尼库（Ἱππονίκου），人名。

⑤ 普罗狄科（Πρόδικος），著名智者。

⑥ 德拉克玛（δραχμή），古希腊货币名，约合4.31克白银。

尼[①]"，我怀疑他是在开玩笑。也许他想到你想挣钱，但每次都失败了。无论如何，如我所说，要懂得这些事情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必须联合起来进行考察，看到底谁正确，是你还是克拉底鲁。

赫 好吧，苏格拉底，我经常和克拉底鲁谈论这个问题——也和其他许多人谈——但无人能够说服我去相信名称的正确性是由人们的约定俗成和一致同意决定的。【d】我相信你给予一样事物的名称就是它的正确的名称。如果你改变它的名称，给它另一个名称，那么这个新名称也和老名称一样正确。比如，我们给我们家养的奴隶换个名字，这个新名字和老名字一样正确。属于某个具体事物的名称没有一个是自然赋予的，而是由确立这些用法的人制定规则，用某个名称来称呼这个事物。不过，要是我在这一点上错了，【e】我不仅打算听取克拉底鲁的看法，也打算听取任何人的看法，向他们学习。

苏 【385】你也许是对的，赫谟根尼。让我们来看。你说任何人无论决定把某个具体事物叫作什么，这就是它的名称吗？

赫 我是这么说的。

苏 无论做这种决定的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社团吗？

赫 是的。

苏 这会怎么样？假定我把存在的某个事物——比如，把一个事物叫作"人"——假定我把"马"这个名字给这个事物，而把"人"这个名字给一个我们现在叫作"马"的事物。这同一个事物会有一个公共的名字"人"，但有一个私人的名字"马"，是吗？你是这个意思吗？

赫 【b】是的。[②]

苏 所以，一个人无论说某个事物的名称是什么，对他来说，这就

① 赫谟根尼（Ἑρμογένης），人名。这个名字的词义是赫耳墨斯所生的，即赫耳墨斯之子。赫耳墨斯（Ἑρμῆς）在希腊神话中是众神的使者，接引亡灵的神，多才多艺，首创字母。

② 英译者 C.D.C.Reeve 认为希腊原文此处有错乱，将 385b2—d1 移至 387c5。参阅 Schofield, *Classical Quarterly* 22（1972）。中译本采用这一处理方式。

是它的名称吗?

赫 是的。

苏 某个人说一个事物有多少个名称，无论他是在什么时候说的，这个事物真有那么多名称吗?

赫 是的，苏格拉底，因为我想不出名称能以其他任何方式是正确的。我用我给这个事物的名称叫它，你用你给他的不同的名称叫它。以同样的方式，【e】我看到不同的社团对相同的事物有不同的名称——这些希腊人与其他希腊人用的名称不同，希腊人与外邦人用的名称也不同。

苏 让我们来看，赫谟根尼，你在把握存在的事物时是否也会有相同的情况。每个具体事物是什么，或者它的本质[①]只和个人相关联吗，如普罗泰戈拉[②]所说的那样?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事物对我显得怎样，它就是怎样，【386】事物对你显得怎样，它就是怎样。你同意这种看法吗，或者说你相信事物有某种它们自己的确定的存在或本质?

赫 有好多次了，苏格拉底，每当困惑不解的时候，我就被驱赶到普罗泰戈拉的学说中逃避困境，尽管我根本不相信这种学说。

苏 你的困惑是什么?【b】你真的被迫相信根本没有坏人这回事吗?

赫 不，众神在上，我没有。我发现自己确实相信有坏人，而且很多。

苏 什么?你从不相信有任何人很好吗?

赫 很好的人不多。

苏 但你还是相信有某些好人的，是吗?

赫 是。

苏 对这样的人你是怎么看的?或者说是这样的：非常好的人是非常聪明的，而非常坏的人是非常愚蠢的吗?

赫 是的，【c】这是我相信的事情。

---

① 本质(οὐσία)。

② 普罗泰戈拉(Πρωταγόρας)，著名智者。

苏 但若普罗泰戈拉讲的是真话——如果这就是《真理》[①]，事物就是每个人所相信的那个样子，怎么可能一个人聪明，另一个人愚蠢呢？

赫 不可能。

苏 在我看来，你坚定地相信，如果存在智慧，也存在愚蠢，那么普罗泰戈拉讲的不可能是真话。毕竟，如果每个人相信为真的事物对他来说就是真的，【d】那么没有人能比其他人更聪明。

赫 对。

苏 但你也排斥欧绪德谟[②]的看法，每一事物始终同时拥有各种属性。因为，若是美德和邪恶始终同时属于每一事物，就会再次表明有些人好、有些人坏，是不可能的。

赫 对。

苏 但若两种学说都不对，如果并非每一事物始终同时拥有各种属性，亦非每一事物对每个人来说拥有个别的存在或本质，那么很清楚，事物有某些它们自己的确定的存在或本质。【e】它们并非与我们相连，或随着它们对我们的显现而变化。它们是独立自存的，与它们自己的存在或本质相连，这些存在或本质符合本性地是它们自己的。

赫 我同意，苏格拉底。

苏 如果事物具有这样一种本性，那么与这些事物相连的表现出来的行为不也一样吗？或者说，行为不也算是存在的某一类事物吗？

赫 当然算。

苏 所以，行为按照行为自身的本性发生，【387】而非按照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假定我们在切割一些物品。如果我们采用我们选择的任何一种方式切割，使用我们选择的任何一种工具，那么我们在切割中不会取得成功。但若我们在各种情况下按照切割的本性和被切割的物品的本性，使用最符合本性的切割工具，我们就会取得成功，就能正确地切割。然而，如果我们试图违反本性进行切割，那我们就错

① 柏拉图此处在拿普罗泰戈拉的著作《真理》开玩笑。

② 欧绪德谟（Εὐθύδημος），人名。

了，不会有什么建树。

赫 【b】至少可以说，这是我的看法。

苏 还有，如果我们焚烧某些物品，我们的焚烧一定不能按照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信念去做，而要按照正确的信念去做——也就是说，这种信念告诉我们如何焚烧物品，如何焚烧才是符合本性的，焚烧它的最符合本性的工具是什么？

赫 对。

苏 其他所有行为也都是这种情况吗？

赫 肯定是。

苏 讲话不也是这样吗，或者说讲话也是一种行为吗？

赫 是的。

苏 如果某人以他相信的任何一种方式讲话，他会正确地讲话吗？或者倒不如说是这样，如果他按照符合事物本性的方式进行言说、以符合被言说的事物的本性的方式言说它们、【c】使用符合本性的工具言说它们，那么他会有所建树，能够成功地讲话，是吗？但若他以其他任何方式讲话，他就错了，不会有任何建树，是吗？

赫 【387c5】我相信是这样的。①

苏 【385b2】告诉我这一点。有被你叫作说真话这么一回事吗，有被你叫作说假话这么一回事吗？

赫 有，确实有。

苏 那么有些陈述是真的，而其他一些陈述是假的吗？

赫 是的。

苏 那些言说存在的事物的陈述是真的，那些言说不存在的事物的陈述是假的吗？

赫 是的。

苏 所以，有可能在一个陈述中既说存在的事物，又说不存在的事物吗？

① 此处插入385b2—d1。

赫 当然。

苏 【c】说一个陈述是真的，是整个陈述真，而不是部分陈述真吗?

赫 是整个陈述真，不是部分陈述真，但陈述的部分也应是真的。

苏 是大部分真而不是小部分真，还是全部都真?

赫 在我看来，它们全部都真。

苏 有陈述的某个部分比名称还要小吗?

赫 没有，名称是最小的部分。

苏 在一个真的陈述中，我们说的这个东西[①]是最小的部分吗?

赫 是。

苏 那么按你的看法，这个部分是真的。

赫 是的。

苏 一个假陈述的部分是假的吗?

赫 对。

苏 所以，不可能说名称的真或假吗，因为陈述的真或假是可能的?

赫 【385d1】当然可能。

苏 【387c6】现在，使用名称是讲话的一部分，因为正是依靠使用名称人们言说事物。

赫 当然。

苏 如果言说或讲话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与事物有关，那么使用名称不也是一种行为吗?

赫 是的。

苏 【d】我们看不出这些行为并非与我们相连，而是有其专门的本性吗?

赫 我们看得出。

苏 所以，如果要和我们前面说的一致，那么我们不能按照我们的选择来给事物命名；倒不如说，我们必须按照符合本性的方法，使用符

① 指名称。

合本性的工具来给它们命名。以这种方式我们会有所建树，成功地进行命名，舍此别无他途。

赫 好像是这样的。

苏 还有，说一个人必须切割，他必定要用某种物品来切割吗？

赫 是的。

苏 说一个人必须编织，他必定要用某种物品来编织吗？【e】说一个人必须穿孔，他必定要用某种物品来穿孔吗？

赫 当然。

苏 说一个人必须命名，他必定要用某种物品来命名吗？

赫 【388】对。

苏 要穿孔，必须用什么物品？

赫 钻子。

苏 编织呢？

赫 梭子。

苏 命名呢？

赫 名称。

苏 说得好！所以名称也是一种工具吗？

赫 是的。

苏 假定我问"梭子是一种什么样的工具？"你不会回答说"我们编织用的工具"吗？

赫 【b】我会。

苏 在编织的时候，我们做什么？我们不是在把混在一起的纬线和经线分开吗？

赫 是的。

苏 关于钻子或其他工具，你不也可以按照同样的方式加以回答吗？

赫 当然。

苏 你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回答有关名称的问题，因为它们是工具。在命名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

赫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苏 我们不是在相互之间指称吗，也就是说，在按照事物的本性划分事物？

赫 我们确实在这样做。

苏 所以，就像用梭子区分经线和纬线，【c】名称就是提供指称的工具，也就是说，用来划分存在者。

赫 是的。

苏 梭子不是织工的工具吗？

赫 当然。

苏 所以，织工会很好地使用梭子；很好地使用梭子就被用来指称织工的行为。同理，指称者会很好地使用名称；很好地使用名称就被用来指称指称者的行为。

赫 是的。

苏 当一名织工很好地使用梭子时，他在使用谁的产品？

赫 木匠的。

苏 【d】每个人都是木匠，还是只有掌握了木作技艺的人是木匠？

赫 只有掌握了木作技艺的人是木匠。

苏 当钻孔的人使用钻子时，他在使用谁的产品？

赫 铁匠的。

苏 每个人都是铁匠，还是只有掌握了这种技艺的人是铁匠？

赫 只有掌握了这种技艺的人是铁匠。

苏 好。当指称者使用名称时，他用的是谁的产品？

赫 我不知道。

苏 你至少可以告诉我这一点吗？谁或什么给我们提供了我们使用的名称？

赫 我也不知道。

苏 你不认为给我们提供名称的是习俗[①]吗？

---

① 习俗（νόμος），这个希腊词亦有法律的意思。

赫　就算是吧。

苏　那么，当指称者使用名称的时候，【e】他在使用制定习俗者的产品。

赫　我相信他是这样做的。

苏　你认为每个人都是习俗制定者，还是只有拥有这种技艺的人才是习俗制定者?

赫　只有拥有这种技艺的人。

苏　由此可知，不是每个人都能提供名称，赫谟根尼，【389】而是只有名称制造者才能提供，他似乎就是习俗制定者——这种匠人在世人中最难发现。

赫　我看是这样的。

苏　现在来吧，考虑一下习俗制定者在提供名称时在什么地方观看。以前面的讨论作为你的向导。木匠在制造梭子时在什么地方观看?他不就是在观看其本性适合纺织的事物吗?

赫　当然。

苏　【b】假定木匠在制造时，那支梭子破了。他会看着这个破梭子制造另一支梭子吗？或者说他会看着它的形状[①]另外再造一支吗?

赫　按我的想法，他会看着它的形状。

苏　那么称它的形状为梭子本身会是绝对正确的。

赫　我想是这样的。

苏　因此，当他必须制造一支梭子用于织造衣物时，无论衣物的厚薄，无论衣物是亚麻的还是羊毛的，这支梭子不是必须拥有梭子的形状吗?【c】这位工匠不是必须把天然最佳适宜进行其工作的这种本性置于其中吗?

赫　是的。

苏　对其他工具来说也一样。当一位匠人发现了天然适合于某样工

---

① 形状（εἰδώς,ἰδέα），亦译为型相（型、相），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概念。此处为贴近语境，译为形状。

作的工具，他必须使用来制造工具的材料体现为工具。他一定不能凭他自己的选择把工具造成任何形状，而必须造成天然适合的形状。所以，铁匠似乎必须知道如何在铁块中体现钻头的类型，使之符合本性地适合各种类型的工作。

赫 当然。

苏 木匠必须在木头中体现天然适合各种织造的梭子的类型。

赫 对。

苏 因为对每一种类型的纺织而言，有一种类型的梭子是天然适合的。【d】工具的制造莫不如此。

赫 是的。

苏 所以习俗制定者不也必须懂得如何在声音和音节中体现天然适合每一事物的名称吗？如果他是一位真正的名称的提供者，他不也必须，在制造和提供每个名称的时候，观看名称本身是什么吗？如果不同的习俗制定者不是从相同的音节中制造出每一个名称，【e】那么我们一定不要忘了，不同的铁匠在为相同类型的工作制造相同的工具时，不会全用同一块铁把它们制造出来。但只要他们赋予它相同的形状——哪怕这种形状在不同的铁中体现——这个工具将会是正确的，【390】无论它在希腊制造，还是在外国制造。不是这样吗？

赫 肯定是这样的。

苏 你不也以同样的方式评价希腊的和外国的习俗制定者吗？只要他们给每样事物提供了适合它的名称的形状，无论它在什么音节中体现，他们就同样是优秀的习俗制定者，无论他们在希腊还是在外国。

赫 当然。

苏 那么，在任何一块给定的木头中体现梭子最适宜的形状，谁像是知道这一点的人？【b】是制造梭子的木匠，还是使用梭子的织工？

赫 都像，苏格拉底，我就说是使用梭子的人吧。

苏 所以，谁使用竖琴制造者的产品？不就是那个最懂得如何监管竖琴的制造，也知道竖琴造得好坏的人吗？

赫 当然。

苏 他是谁？

赫 竖琴演奏者。

苏 指导造船的是谁？

赫 【c】船老大[①]。

苏 谁是那个能够最好地监管习俗制定者的工作，无论是本邦的还是外国的，判断它的产品？不就是使用这些习俗的人吗，无论是哪一个？

赫 是的。

苏 这个人不就是懂得如何提问的人吗？

赫 当然。

苏 他也知道如何回答问题吗？

赫 是的。

苏 你把懂得如何提问与回答的人称作什么？你不称他为辩证法家[②]吗？

赫 是的，我会这样做。

苏 【d】所以，制造舵是木匠的工作。要造好舵，必须要有船老大的监管。

赫 显然如此。

苏 但是，习俗制定者的工作好像是制造名称。要想很好地提供名称，必须由辩证法家来监管习俗制定者。

赫 对。

苏 由此可知，提供名称并非像你认为的那样是一件不重要的事情，赫谟根尼，它也不是一项不重要的工作，或者随便什么人都能做的事情。所以，克拉底鲁说得对，【e】事物拥有符合其本性的名称，并非每个人都是制造名称的工匠，而只有那些能够看出每样事物符合其本性的名称的人才是名称的制造者，他能够用字母[③]和音节来体现事物的

① 船老大（κυβερνήτης），亦译舵手。

② 辩证法家（διαλεκτικός）。

③ 字母（γράμματα）。

形状。

赫 我不知道如何反对你的意见，苏格拉底，【391】对我来说，马上改变观点也很勉强。我想，如果你能告诉我什么是你说的名称的符合其本性的正确性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会比较容易被你说服。

苏 我亲爱的赫谟根尼，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具体的看法。你忘了我刚才对你说的话，我不懂名称，但我想和你一道进行考察。我们现在正在考察它们，你和我，至少对这一点我们比以前清楚了，名称拥有某种符合其本性的正确性，【b】并非每个人都知道如何很好地给事物命名。不是这样吗？

赫 当然。

苏 所以我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试图发现这种正确性是什么，如果你确实想知道。

赫 我当然想知道。

苏 那么我们就来考察这一点。

赫 我该怎么做呢？

苏 最正确的方式是向那些已经在行的人学习，但你必须向他们付钱，还要深切地感谢他们——这些人是智者。你的兄弟卡里亚[①]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智慧的名声，这是付了一大笔钱以后的回报。【c】所以你最好去找他，恳求他能把他从普罗泰戈拉那里学来的有关名称正确性的知识教给你，因为你还没有自己的钱可以用来交学费。

赫 但是乞求普罗泰戈拉的《论真理》对我来说是荒唐的，苏格拉底，就好像我想要获得包含在他这本书中的知识、认为它们有价值似的，当我完全拒斥它们的时候。

苏 好吧，如果这样做对你不合适，【d】那么你不得不向荷马以及其他诗人学习。

赫 荷马在什么地方谈论过名称，苏格拉底？他说了些什么？

苏 他在许多地方谈过。他区分凡人称呼事物的名称和众神称呼事

① 卡里亚（Καρία），人名。

物的名称，在这些地方他谈得最好，也最重要。或者说，你不认为这些段落告诉我们某些关于名称正确性的事情非常值得注意吗？【e】诸神确实用符合事物本性的正确名称来称呼事物——或者说你并不这样认为？

赫 我确实知道，如果众神用任何名称称呼事物，它们用的名称肯定是正确的。不过，你指的是哪些段落？

苏 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提到那条与赫淮斯托斯[①]进行过一场战斗的特洛伊河，众神称之为克珊托斯（Ξάνθος），[②]而凡人称之为斯卡曼德（Σκάμανδρος）[③]？

赫 我当然知道。

苏 【392】你不认为知道把这条河称作克珊托斯比称作斯卡曼德更加正确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情吗？或者说，考虑一下，如果你愿意，他说某种鸟"诸神称之为铜铃鸟（χαλκίδα），而凡人称之为苍鹰（κύμινδις）"[④]。你认为知道把这种鸟叫作铜铃鸟比叫作苍鹰要正确得多是一件不重要的事情吗？荷马和其他诗人告诉我们的其他相似的事情怎么样？比如，【b】把某座山叫作密里那（Μυρίνα）比叫作巴提亚（Βατίει）更加正确？[⑤]不过，这些例子对你我来说可能太难理解。我想，考察荷马说的赫克托耳[⑥]的儿子的两个名字，斯卡曼德里乌（Σκαμάνδριός）和阿斯堤阿那克斯（Ἀστυάναξ），比较容易，更在人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当然，你知道我指的是哪些诗句。[⑦]

赫 我当然记得。

苏 你以为，给这个孩子起的阿斯堤阿那克斯和斯卡曼德里乌这两

---

① 赫淮斯托斯（Ἥφαιστος），希腊神话中的火神。

② 希腊神话中的河神。荷马：《伊利亚特》21：332—380。

③ 希腊神话中的河神。荷马：《伊利亚特》20：74。

④ 荷马：《伊利亚特》14：291。

⑤ 荷马：《伊利亚特》2：813 以下。

⑥ 赫克托耳（Ἕκτωρ），在特洛伊战争中，赫克托耳是特洛伊一方的猛将，后来被阿喀琉斯杀死。

⑦ 荷马：《伊利亚特》6：402—403。

个名字，荷马认为哪一个比较正确？

赫 【c】我真的说不出来。

苏 你这样想。如果问你谁提供的名字比较正确，是那些比较聪明的人，还是那些比较愚蠢的人，你会怎么回答？

赫 这很清楚，那些比较聪明的人。

苏 总的说来，你认为哪一类人比较聪明，城邦的女人，还是男人？

赫 城邦的男人。

苏 现在你知道了，不是吗，荷马告诉我们，赫克托耳的儿子被特洛伊城的男人叫作阿斯堤阿那克斯？[①]【d】如果说男人叫他阿斯堤阿那克斯，那么斯卡曼德里乌不就显然是女人叫的吗？

赫 可能是这样的。

苏 荷马不也会认为特洛伊的男人比他们的女人要聪明吗？

赫 我假定他会这样认为。

苏 所以，他想必会认为，对这个孩子来说，阿斯堤阿那克斯这个名字比斯卡曼德里乌更加正确吗？

赫 显然如此。

苏 好吧，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为什么这个名字更加正确。荷马本人不是有个很好的解释吗，【e】"他独自捍卫了他们的城邦和巍峨的护垣？"[②] 你瞧，由于这个原因，把这位捍卫者的儿子称作捍卫者（Ἀστυάναξ）或者城邦之主（ἀστυ,ἀναξ）似乎是正确的，如荷马所说，他的父亲正在捍卫。

赫 这在我看来好像是对的。

苏 对吗？你明白了吗，赫谟根尼？连我本人都还没有明白。

赫 不对，我确实还不明白。

苏 【393】但是，我的好朋友，荷马不是也给赫克托耳起了名

---

① 荷马：《伊利亚特》22：506。

② 荷马：《伊利亚特》22：507，句中的"他"指赫克托耳。

称吗?

赫 如果他这样做，他起了什么名称?

苏 好吧，在我看来，“赫克托耳”这个名字或多或少和“阿斯堤阿那克斯”有相同的地方，因为它们都是希腊人的名字。主人（ἄναξ）和拥有者（ἕκτωρ）所指称的东西几乎相同，因为二者都是用于国王的名称。一个人当然拥有他是主人的东西，因为他显然掌控、占据和拥有这些东西。【b】不过你也许会认为我在胡说八道，因为我错误地假定我已经发现了荷马对名称正确性的看法的线索。

赫 不，我不认为你错了。你可能真的已经发现了线索。

苏 无论如何，在我看来，把狮子的后代称作“狮子”，把马的后代称作“马”是对的。我在这里讲的不是马以外的正好由马生下来的某些怪兽，而是这种动物合乎本性生下来的后代。如果违反其本性，【c】一匹马生下了一只牛犊，那么它应当被叫作“牛犊”，而不是“马驹”。如果某个不是人的后代的东西由人生下来，我不认为它应当被叫作“人”。对树和其他所有东西也可以这么说。你同意吗?

赫 我同意。

苏 好。但是你最好仔细想一下我刚才讲的例子，免得中了我的圈套，因为按照同样的论证，国王的后代应当被称作“国王”。用相同的音节来指称还是用不同的音节来指称同样的事物则没有什么关系。【d】如果增加或减少字母，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这个事物的存在或本质处于可控的状态，能够被它的名称所表达。

赫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苏 我的意思很简单。你知道，当我们谈论元素或字母表里的字母时，我们说出来的是它们的名称，而不是字母本身，Ε,Υ,Ο,Ω这四个字母除外。[①] 我们也给其他所有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制造名称，【e】如

---

① 字母的名称即字母的读法。希腊文字母 ε 读作 epsilon，υ 读作 upsilon，ο 读作 omicron，ω 读作 omega。但这些读法在柏拉图时代没有使用，当时的人在说这几个字母时只是把它的音读出来，所以柏拉图在这里说这四个字母除外。

你所知，给它们添加一些字母。只要我们能把字母的力量或能力包括在内，我们就可以正确地用名称叫它，它也会向我们表达自己。以 βῆτα 为例。添加 η,τ,α 这几个字母，并不会伤害或妨碍整个名称表达习俗制定者所希望表达的元素或字母的本性，他非常明白如何给字母提供名称。

赫 我相信你说得对。

苏 【394】同样的道理不是也可以用来解释“国王”吗？一位国王有可能是国王的儿子，一个好人有可能是好人的儿子，一个优秀的人有可能是优秀的人的儿子，等等。所以，除非生下了怪物，每一类生灵的后代都是同类的，应当用同样的名称来称呼它们。但是由于构成名称的音节是多样的，所以对那些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来说实际上相同的名称就显得不同了。同理，医生[1]用的药，给它们添加不同的颜色和气味，对我们来说就显得不同，尽管它们实际上是相同的，【b】对一名医生来说显得相同，因为他只看它们的药力能否治病，而不关心添加上去的东西。与此相仿，知道名称的人看到的是名称的力量或功能，而不在意字母有无添加、换位或减少，哪怕某个已有的名称完全由不同的字母来体现。所以，举例来说，我们刚才讨论的赫克托耳和阿斯堤阿那克斯这两个名称，除了“τ”，没有一个字母是相同的，但它们所指称的事物却是相同的。【c】Ἀρχέπολίς（城邦首领）这个名称的字母与它们有什么共同之处？然而，它表达了相同的事物。其他还有许多名称指的也是国王；指称将军[2]的名称也有好几个，比如 Ἆγις（领队）、Πολέμαρχος（统帅）、Εὐπόλεμος（好武士）；指称医生的也有其他一些名称，比如 Ἰατροκλῆς（名医）、Ἀκεσίμβροτος（凡人的医者）。与它们的字母和音节不同的名称，我们也许能找到许多，但它们一旦说出来，就具有相同的力量或能力。这一点你清楚不清楚？

赫 【d】当然清楚。

---

① 医生（ἰατρός）。

② 将军（στράτηγος）。

苏 那么，那些按本性所生的东西应当给予它们与其父亲相同的名称。

赫 是的。

苏 那些违反本性所生的东西怎么样，那些生下来的怪物？比如，一个虔诚的好人有了一个不虔诚的儿子，那么这个儿子一定不能拥有他父亲的名称，[①] 而应当用他所属的那类人的名称来称呼他，就好比我们前面举过的例子，马生下了牛犊，是吗？

赫 是的。

苏 【e】那么，应当给虔诚父亲的不虔诚儿子以儿子所属的那类人的名称吗？

赫 对。

苏 那么，他不应当被称作Θεόφιλυς（为神所爱的）、Μνησίθευς（为神在意的），或其他同一类的名称，而应当给予某些指称相反事物的名称，如果名称想要真正地正确。

赫 这样做完全对，苏格拉底。

苏 因此，俄瑞斯忒斯[②]（山民）这个名字肯定是正确的，赫谟根尼，无论它是偶然得来的，还是因为某些诗人刻意想要表现这位英雄的残忍、凶猛和本性中的野性。

赫 【395】好像是这样的，苏格拉底。

苏 他父亲的名字好像也是符合本性的。

赫 它是符合本性的。

苏 是的，因为阿伽门农[③]是一个行动刚毅、坚忍不拔的人，由于他的美德或长处而能完成他的计划。他的军队坚持攻打特洛伊，他的坚

① 即不能被称为虔诚的好人。

② 俄瑞斯忒斯（Ὀρέστης），阿伽门农之子，这个名字的词义是"山民"。

③ 阿伽门农（Ἀγαμέμνον），阿耳戈斯王和迈锡尼王、特洛伊战争时的希腊联军统帅。战争结束后返国时被其妻和奸夫谋杀。他的儿子俄瑞斯忒斯被他的姐姐送走，长大后与姐姐共谋杀死母亲及其奸夫为父亲报仇。为此受到复仇女神惩罚，变成疯子，后来被女神雅典娜解救，归国继承王位。

忍不拔由此可见一斑。因此"阿伽门农"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这个人是可敬的（ἀγαστὸς），因为他坚守他的阵地（ἐπιμονὴ）。阿特柔斯这个名字似乎也是正确的，【b】因为他谋杀克律西波斯，极为残忍地对待堤厄斯忒斯，因此摧毁（ἀτηρὰ）了自己的德性。[①] 然而，他的名字的意思有点歪曲和模糊，所以不能把他的本性表达给每一个人。但对那些懂得名称的人来说，它恰当地表达了"阿特柔斯"的意思。因为无论这个名称对应的是他的固执（ἀτειρὲς），还是他的大胆（ἄτρεστος），或是他的摧毁（ἀτηρος），【c】对他来说都是正确的。我认为珀罗普斯[②] 这个名称也起得很恰当，因为珀罗普斯的意思是一个只看见眼前事物的人（πέλας，οπσες）。

赫 怎么会这样呢？

苏 因为，按照传说，珀罗普斯对谋杀密耳提罗斯[③] 会给他的整个部落长期带来灾难这件事毫无预见。他急于想用一切手段来达到娶希波达弥亚[④] 做新娘的目的，【d】他只看到手边或眼前的事情——也就是说，附近的（πέλας）东西。每个人也都会同意，如果有关坦塔罗斯[⑤] 的传说是真的，那么他的名字也是正确的，与他的本性相合。

---

① 阿特柔斯（Ἀτρεὺς）是珀罗普斯（Πέλοπες）之子。克律西波斯（Χρυσίππος）和堤厄斯忒斯（Θυέστης）都是阿特柔斯的兄弟。阿特柔斯与堤厄斯忒斯一起杀死克律西波斯，然后逃往迈锡尼，在那里当了国王。后来堤厄斯忒斯勾引阿特柔斯之妻，企图篡夺王位，阴谋败露后逃离迈锡尼。阿特柔斯杀了堤厄斯忒斯的两个儿子，并把他们的肉做成菜肴宴请堤厄斯忒斯。堤厄斯忒斯发现自己吃了儿子的肉后诅咒阿特柔斯的子孙，这个诅咒在阿特柔斯的儿子阿伽门农身上应验。

② 珀罗普斯（Πέλοπες）是坦塔罗斯（Ταντάλος）之子，他的父亲把他剁成碎块供神食用，但宙斯使他复活。他后来去了厄利斯，与那里的国王俄诺玛俄斯比赛驾车，获得胜利后娶公主希波达弥亚为妻。

③ 密耳提罗斯（Μυρτίλος）是赫耳墨斯之子、国王俄诺玛俄斯的御者。他被珀罗普斯收买，锯裂主人的车轴，使主人赛车失败。他后来被珀罗普斯抛入海中。

④ 希波达弥亚（Ἱπποδαμεία），厄利斯王国的公主。

⑤ 坦塔罗斯（Ταντάλος），希腊神话中的吕底亚国王。

赫 关于他有哪些传说？

苏 他们说，他的一生有许多可怕的灾难降临于他——最后一桩灾难是他的国家最终毁灭——他死以后在冥府受罚，【e】头顶上有石头高悬（ταλαντεία），与他的名字非常吻合。确实好像有某个希望把他称作“灾难深重者”（ταλαντατος）的人把这个名称篡改成了坦塔罗斯（Ταντάλος）。他的父亲据说是宙斯①，这个名字也有丰富的含义，【396】尽管很难理解。因为“宙斯”这个名字就像一个短语，可以分成两部分，“宙那”（Ζῆνα）和“狄亚”（Δία），我们中有些人用这个部分，有些人用那个部分。但这两个名称后来又重新合在一起，表达这位神的本性——这就是我们说过的一个名称应当起的作用。确实，除了这位万民之王、万物之主，没有谁更会是生命（ζῆν）的源泉，无论对我们来说，还是对其他生灵来说。就这样，宙那和狄亚合在一起正确地给这位神命名，【b】他始终是一切生灵的源泉（δι' ὃν ζῆν）。但是，如我所说，他的名字可以分成“宙那”和“狄亚”两个部分，但实际上是一个。听到宙斯是克洛诺斯②之子，人们起初会觉得有点不虔敬，因为说宙斯是伟大的理智的后代似乎更加合理。但实际上，克洛诺斯这个名称的意思不是孩子（κόρος），而是他的理智或理解的纯洁性和明晰性。③根据传说，他是乌拉诺斯④（天空）之子，这个名称也是正确的，因为用 οὐρανία（天上的）这个名称可以很好地表示向上看——看上面的东西（ὁρῶσα τὰ ἄνω）——而天文学家说，【c】赫谟根尼，向上看可以导致心灵纯洁。如果我能记得赫西奥德⑤的神谱，他甚至提到了众神更早的祖先，我就不会停止解释他给予它们的名称的正确性，直到我检验了这种刹那间来

① 宙斯（Διός），天神。

② 克洛诺斯（Κρόνος）是宙斯之父，天神乌拉诺斯之子。

③ 苏格拉底说克洛诺斯这个名字不是从 κόρος，而是从 κόρειν（扫除）派生出来的。克洛诺斯的性格是纯洁的，他的理智是清晰的，因为二者都被很好地清扫过了。

④ 乌拉诺斯（Οὐρανός），天神。

⑤ 赫西奥德（Ἡσίοδος），诗人。

到我心里的智慧——【d】我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看它是否能贯穿始终。

赫 真的，苏格拉底，在我看来你就像一名先知，突然受到激励以后发布神谕。

苏 是的，赫谟根尼，在我看来，普罗巴提亚区[①]的欧绪弗洛[②]最应当受到责备，我受到的激励是从他那里来的。我从拂晓开始就和他在一起，聆听他的长篇讨论。他肯定受到了激励，因为他不仅用他超人的智慧充斥了我的双耳，而且占据了我的灵魂。【e】所以，在我看来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今天，我们要使用这种智慧，完成对名称的考察，而明天，如果你们这些人也同意，我们要驱邪除怪，让我们自身洁净，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能干的人来为我们涤罪[③]——【397】无论他是祭司还是聪明人。

赫 这样做对我来说可行。但要是能听到有关名称的剩余内容，我会很高兴的。

苏 好，这就是我们必做之事。由于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某种纲要可以遵循，为了发现名称本身是否能向我们证明名称的提供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某种正确性，你想要我们从哪些名称开始呢？【b】英雄和凡人的名字据说可能会欺骗我们。毕竟，如我们一开始所看到的那样，他们的名字经常来自他们祖先的名字，因此他们的名字中有些经常是不恰当的。有些名字仅仅表达了一种期待，希望他们以后能够证明这些名字是恰当的，比如欧提基德斯（Εὐτυχίδηε，幸运之子）、索西亚斯（Σωσίας，救助者、救星）、塞奥菲鲁（Θεόφιλος，为神所爱的），等等。但是我想，我们最好还是把这样的名字搁下。我们最有可能在其中

---

① 普罗巴提亚（Προσπαλτία），地名，雅典的一个区。

② 欧绪弗洛（Ευθύφρων），人名，很可能就是《欧绪弗洛篇》中的那位对话人，他在对话中被描写为有关乌拉诺斯、克洛诺斯、宙斯的权威。（参阅《欧绪弗洛篇》4e—5a,5e—6a）

③ 涤罪（κάθαρσις）。

发现名称正确性的是那些本性不变的事物的名称，因为要为这样的事物提供名称需要最大程度的全神贯注，【c】有些甚至是某种超人的力量在起作用。

赫 我认为这样做是有意义的，苏格拉底。

苏 所以，从众神（θεοὶ）这个名称开始，看它为什么可以用来正确地称呼诸神，不就对了吗？

赫 可能是对的。

苏 我猜想事情是这样的。在我看来，希腊最早的居民只相信那些现今在许多外国人那里仍旧相信的神灵——太阳、月亮、大地、星辰、天空。【d】由于这些东西总是在移动和奔跑，他们称之为θεοὶ，因为它们的本性就是奔跑（θεῖν）。后来，知道了其他的神，他们就全用这个名称来称呼它们了。你认为是这么回事吗——或者说我在胡说八道？

赫 很像是这么回事。

苏 我们下面应该考察什么呢？显然是精灵①，然后是英雄，然后是凡人，不是吗？

赫 【e】是的，下面要考察精灵。

苏 精灵这个词的正确意思是什么，赫谟根尼？你要考虑一下我下面要说的事情是否有点意思。

赫 你说吧，我会考虑的。

苏 你知道赫西奥德说精灵是什么吗？

赫 不，我不记得。

苏 你记得他谈论黄金种族吗，这是世上最早诞生的人类？

赫 是的，我记得。

苏 他是这么说的："自从这个种族被命运销蚀以后，【398】他们被称作神圣的精灵；他们生活在大地上，是善良的，他们抵御邪恶，守护凡人。"②

---

① 精灵（δαίμων），亦译守护神。

② 赫西奥德：《工作与时日》121—123。

赫　那又怎样？

苏　嗯，我不认为他说的黄金种族的意思是这个种族的人是用黄金造的，而是指这个种族是善良的、高尚的。我认为他把我们叫作黑铁的种族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赫　没错。

苏　所以，你难道不认为当今时代存在的某些好人，【b】赫西奥德也会说这样的人属于黄金种族吗？

赫　他可能会这样说。

苏　好人和聪明人有什么区别吗？

赫　不，没有区别。

苏　我想，这是主要的，因为精灵是聪明的和有知的（δαίμονης），赫西奥德说它们被命名为精灵（δαίμονης）。在我们的阿提卡[①]老方言[②]中，我们实际上有这个词。所以，赫西奥德和其他诗人说得好，好人死后有很好的前程和荣耀，变成精灵，【c】给它们的这个名称与智慧相吻合。我本人还断定，确实，每一个好人，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是精灵一般的，都可以正确地被叫作精灵。

赫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苏格拉底。但是英雄（ἥρως）这个名称怎么样？什么是英雄？

苏　我想这不难解释，这个名称没有多少变化，它表示英雄是爱（ἔρως）的结晶。

赫　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苏　你难道不知道英雄是半神（ἡμίθεοι）吗？

赫　那又如何？

苏　它表明，所有英雄都是神与凡人之间爱情的产物，要么是神与凡间妇女所生，【d】要么是女神与凡间男人所生。如果你像前面一样，依据阿提卡老方言来考察，你会理解得更好，因为它会向你表明，英

① 阿提卡（Ἀττική），地名。

② 方言（γλῶσσα）。

雄（ἥρως）这个词与爱（ἔρως）这个词只有微小的差别——英雄们都是由爱而生的。要么，这就是它们被称作英雄的原因，要么因为他们是智者、能干的语言制造者（ῥήτορες）和辩证法家、技艺娴熟的提问者（ἐρωτᾶν）——因为提问（εἴρειν）就是说（λέγειν）。因此，如我们刚才所说，在阿提卡方言中，英雄转义为语言制造者和提问者。【e】英雄们的高贵后裔由此组成一个聪明人和修辞学家的部落。这不难理解。但你能否告诉我，为什么人类的成员要叫作人（ἄνθρωποι）？这个问题比较难理解。

赫 我怎能做到呢，苏格拉底？要是我能做到，我不会束缚自己的，我想你好像比我更能发现这个答案。

苏 【399】你好像真的相信欧绪弗洛式的激励。

赫 当然。

苏 你坚信这一点肯定是对的。确实，我刚才似乎有一种这样的灵感，但若我不小心，那么到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会聪明过头。所以，请你注意听。我们首先必须记住下面这条有关名称的观点：我们经常增加字母、减少字母、改变重音，但这样一来就离我们想要命名的事物远了。以 Διὶ φίλος（宙斯的朋友）为例。为了让我们能有一个名称而不是一个短语，【b】我们去掉了第二个 ι，并且把第二个音节的抑音发成锐音（διφιλος）。在其他例子中，我们的做法正好相反，添加字母，把原先的锐音发成抑音。

赫 没错。

苏 现在，我认为我们用来称呼人的这个名称就属于这种情况。它原来是一个短语，后来变成一个名称。字母 α 被省略了，而最后一个音节变成了抑音。

赫 你这是什么意思？

苏 【c】人这个名称意味着其他动物不会考察和推论它们看到的任何事物，也不会逼近观察任何事物。而人只要一看到某个事物——也就是说，ὄπωπε（看到）——马上就会逼近观察它，对它进行推论。因此在动物中只有人可以被正确地命名为 ἄνθρωποι——接近观察它所见

的（ἀναθρῶν ἃ ὄπωπε）。

赫 下面考察哪一个名称？我可以把我想要得到解释的名称告诉你吗？

苏 当然可以。

赫 【d】在我看来，下面要解释的名称与前面这个名称正好相连。我们来谈论一下人的肉体与灵魂。

苏 当然可以。

赫 那就让我们像刚才一样来分析它们的名称。

苏 你是说我们应当考察灵魂和肉体是否合理地得到了命名？

赫 是的。

苏 要我讲此刻的想法，我认为那些赋予灵魂这个名称的人在心里是这么想的。他们想到，灵魂出现在肉体里，使肉体有了生命，【e】灵魂给了肉体吸气的力量，肉体复活了（ἀναψῦχον），而当这种复活衰败时，肉体就死了，完结了。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他们称这种力量为灵魂（ψυχὴν）。但是，请你等一会儿，如果你不在意，我想象欧绪弗洛的门徒们会藐视这种分析，认为这种解释是粗糙的。【400】但是我想我窥见了一种他们会认为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你听一下，看它是否讨你喜欢。

赫 告诉我吧，我会听的。

苏 当你考虑每个肉体的本性时，除了灵魂，有什么东西在支撑它，支持它，使它活着和运动？

赫 没有其他任何东西。

苏 当你考虑其他一切事物的本性时，会怎么样？你不同意阿那克萨戈拉[①] 的看法吗，心灵或灵魂使一切事物有序，支撑着一切事物？

赫 我同意。

苏 【b】所以，这种力量支持和支撑着（ὀχεῖ καὶ ἔχει）整个本性，给予这种力量的一个好名称应当是“支撑本性者”（φυσέχην）。这个

① 阿那克萨戈拉（Αναξαγόρας），古希腊哲学家。

词也可以更加优雅地发音，读作 ψυχὴν。

赫 绝对是这样的，我还认为这个解释比另一种解释更加科学。

苏 是的，是这样的。就这样，按这种正确的方式命名，它有了它的真正的名称（亦即 ψυχὴν），我感到挺有趣的。

赫 我们对下一个词该怎么说呢？

苏 你指的是肉体的名称吗？

赫 对。

苏 有很多话要说，在我看来好像是这样的——如果把这个名称稍微改变一下，那就有更多的话要说了。【c】有些人说肉体（σῶμα）是灵魂的坟墓（σῆμα）[①]，依据是它今生就被埋葬在肉体中，而另外一些人说把它叫作标志（σῆμα）是正确的，因为灵魂可以借助肉体指称任何它想要指称的东西。我想，这个名称很像是奥菲斯[②]的追随者赋予肉体的，他们感到灵魂由于某些事情正在接受惩罚，肉体是安全地圈养或囚禁灵魂的地方——如 σῆμα 这个名称本身所提示的那样——直到惩罚完毕；按照这种解释，这个词的字母无需作任何改动。

赫 【d】我想我们已经恰当地考察了这些名称，苏格拉底。但是，我们能够沿着你前面讨论宙斯的路径来考察其他神灵的名称，看给他们的名称是否正确吗？

苏 宙斯在上，我们肯定能够这样做，赫谟根尼。作为有理智的人，我们必须承认的、首要的、最好的考察路径是这样的：我们首先承认我们对众神本身一无所知，对它们称呼自己的名字一无所知——尽管很清楚，它们称呼自己的名字是正确的名字。【e】名称正确性的第二条最好的路径是，如我们在祈祷词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希望众神对于我们给它们的名字能够高兴，因为我们不知道其他名字。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习俗。【401】所以，如果你认为这样做可行，让我们开始我们的考察，首先对众神宣布，我们要考察的不是它们——因为我们不认为自己

① 希腊文 σῆμα 是个多义词，既有坟墓的意思，又有标志的意思。

② 奥菲斯（Ὀρφεύς），希腊神话人物，奥菲斯教的教主。

配得上进行这样的考察——而是凡人，以及凡人给了众神以它们的名字这种信念。无论如何，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冒犯。

赫 你所说的在我看来是合理的，苏格拉底，所以让我们按照你的建议开始。

苏 【b】我们要按照习俗，从赫斯提[①]开始吗？

赫 行。

苏 你认为提供赫斯提这个名字的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赫 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在我看来。

苏 无论如何，赫谟根尼，第一位名称给予者不会是普通人，而是崇高的思想家和精妙的推论家。

赫 那又怎么样？

苏 嗯，在我看来很明显，就是这种人把名称赋予事物，哪怕对着阿提卡的希腊人考察外国名称，【c】也同样容易发现它们是什么意思。举例来说，我们在阿提卡方言中叫作 οὐσίαν（本质）的东西，有些人叫它 ἐσίαν，还有人叫它 ὠσίαν。那么，首先按照这些名称中的第二个来称呼 Ἑστίας 这个事物的本质是合理的。此外，我们自己说，这就是（ἔστιν）分有本质的东西，由于这个原因，在者被叫作 Ἑστίας 也是正确的。我们甚至在古时候把本质叫作 ἐσσίαν。还有，如果一个人心里想的是献祭，【d】他会明白名称给予者自己是以这种方式理解这件事的，因为任何把一切事物的本质叫作 ἐσσίαν 的人很自然地会在向其他所有众神献祭之前先向赫斯提献祭。另一方面，那些使用 ὠσίαν 这个名称的人似乎非常赞同赫拉克利特[②]的学说，一切皆流，无物常住——因为一切事物的原因和源头是推动者（ὠθοῦν），所以可以很好地将它命名为 ὠσίαν。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说够了，因为我们对此确实没有什么知识。【e】在赫斯提之后，我们来考察瑞亚[③]和克洛诺斯是对的，尽管

① 赫斯提（Ἑστίας），希腊灶神或家室女神。

② 赫拉克利特（Ἡράκλειτος），公元前5世纪希腊早期哲学家。

③ 瑞亚（Ῥέαν），众神之母。她是乌拉诺斯和该亚之女，克洛诺斯之妻。

我们已经讨论了后者的名字。嗯，也许，我下面要对你说的都是胡说八道。

赫　你为什么这样说，苏格拉底？

苏　因为我在心里已经发现了一大群智慧。

赫　什么种类的智慧？

苏　它听上去十分荒唐，【402】然而在我看来又有几分道理。

赫　怎么会这样呢？

苏　我似乎看到赫拉克利特萌生了荷马也曾告诉过我们的那种古代智慧——这种智慧非常古老，就像克洛诺斯和瑞亚的时代那么久远。

赫　你指的是什么？

苏　赫拉克利特在某个地方说"一切皆流，无物常住"，存在的事物就像一条河流那样在流动（ῥοῇ），他说"你不能两次走下同一条河"。

赫　没错。

苏　那么好吧，你不认为把克洛诺斯和瑞亚这两个名称给了诸神祖先的人对事物的理解方式与赫拉克利特相同吗？【b】或者说你认为他把两位祖先都称作河流（ῥευμάτα）纯粹是偶然的？[①] 荷马说了同样的话，"俄刻阿诺[②]，众神的始祖，众神的母亲忒提斯"。[③] 我想赫西俄德说的话也差不多。还有，奥菲斯在某个地方说："美丽流动的大洋是最先婚配的，【c】俄刻阿诺与他的姐姐忒提斯结婚，她也是他的母亲之女。"[④] 你瞧他们的意见有多么一致，全都和赫拉克利特的学说相吻合。

赫　我认为你说的有点意思，苏格拉底，但我不明白忒提斯（Τηθὺς）[⑤] 这个名字的含义。

苏　但这个词本身实际上已经告诉你，它只不过就是略加改动的泉

① 瑞亚（Ῥέαν）的发音与河流（ῥευμάτα）相近，苏格拉底显然期待赫谟根尼听到克洛诺斯（Κρονος）的时候能与小溪（κρόυνος）相连。

② 俄刻阿诺（Ὠκεανός），乌拉诺斯和该亚之子，大洋神，海神与河神之父。

③ 荷马：《伊利亚特》14：201。

④ 荷马：《伊利亚特》14：302。

⑤ 忒提斯，乌拉诺斯和该亚之女，俄刻阿诺的妻子，海神与河神之母。

水（ἐπικεκρυμμένον）这个词！凡是渗透出来的东西（διαττώμενον）或者过滤出来的东西（ἠθούμενον）都像泉水，【d】忒提斯这个名字就是由这两个词合成的。

赫 这个词很优雅，苏格拉底。

苏 确实很优雅。下一个该轮到谁了？宙斯我们已经讲过了。

赫 是的，我们讲过了。

苏 所以，让我们来讨论他的兄弟，波塞冬[①]和普路托[②]（无论我们叫他普路托还是叫他别的什么名字）。

赫 就这么办吧。

苏 在我看来，无论是谁最先给了波塞冬这个名字，原因就在于他看到波浪的力量阻止他在水中行走，【e】没法前进，就好像被锁链捆住了双脚（δεσμὸς τῶν ποδῶν）。所以他呼唤这位神、大海力量的掌控者为"波塞冬"，因为他的双脚被捆住了（ποσίδεσμον）——ε 这个字母可能是为了发音悦耳而添加。但也许情况并非如此。这个名称中的 σ 这个字母最初也许是两个 λ，因为对这位神来说，许多事情是已知的（πολλ εἰδος）。【403】或者说，他也许被称作"摇撼者"（ὁ σείων），因为他摇晃（σείειν）大地，π 和 δ 这两个字母是后加的。至于普路托，他之所以得到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是财富的源泉（πλοῦτος），而财富来自地下。在我看来，大部分人叫他普路托，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看不见的东西（αιδες），因此采用了他的另一个名字"哈得斯"（Ἀιδης）[③]，把他与冥府联系在一起。

赫 【b】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苏 我认为人们对这位神灵的权能有许多错误的看法，不恰当地恐惧他。他们感到害怕，因为我们一旦死了就要永远待在他的地界里。他们感到恐惧，因为灵魂脱离了肉体以后要去那里。但是我想，所有这些

① 波塞冬（Ποσειδῶν），海神，宙斯的兄弟。

② 普路托（Πλούτων），冥神，宙斯的兄弟。

③ "哈得斯"，即冥府、地狱。

事情，再加上这位神的名称和职司，均指向同一个方向。

赫 怎么会这样？

苏 【c】我会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但是首先回答我：能把一个生灵捆绑起来，使它待在某个地方的是力量和期望[①]，它们哪一个要强些？

赫 期望要强得多，苏格拉底。

苏 那么你不认为许多人会逃离哈得斯，如果他不用最强大的锁链捆绑去了他那里的人吗？

赫 他们显然会逃。

苏 所以，如果他用最强大的锁链来捆绑他们，而非用力量来掌握他们，那么他必定是在用某种期望捆绑他们。

赫 显然如此。

苏 好吧，期望有许多种，不是吗？

赫 是。

苏 所以，如果他真的要用最强大的锁链捆绑他们，【d】他必须使用最大的期望。

赫 对。

苏 有什么期望比想与某人交往而使自己变得较好的期望更大呢？

赫 不，肯定没有，苏格拉底。

苏 所以，让我们说，就是由于这些原因，赫谟根尼，去了那里的人没有一个期望回到这里来。【e】哈得斯知道如何美妙地讲这些话，似乎每一个人——甚至塞壬们[②]——都被他的魔力所征服。由此看来，这位神灵是一名完善的睿智者，是那些与他在一起的人的大保惠师。确实，在他那个地方的下面，在他的周围，有大量的财富，他甚至还从地下给我们送来无数的善物。这就是他得到"普路托"这个名字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他愿意与仍旧拥有肉身的人联系，但只在他们的灵魂涤去所有欲望和身体的邪恶之时才会与他们交际，【404】在你看来他难道

① 期望（ἐπιθῦμία）。

② 塞壬（Σειρῆνας），希腊神话中的人身鸟足的美女神，共八名，另一说共三名。

不像个哲学家吗？他不是非常明白，当人们摆脱了他们的肉体时，他才能用追求美德的期望束缚他们，而当他们还能感受到身体的激动与疯狂时，连他父亲克洛诺斯那著名的锁链也不能约束他们，使他们与他待在一起吗？

赫 可能是这样的，苏格拉底。

苏 【b】所以事情更像是这样的，赫谟根尼，哈得斯之名并非源于“不可见”（Ἀιδης），而是来自“他知道”（εἰδέναι）一切美妙的事物，这就是习俗制定者把他叫作“哈得斯”的原因。

赫 好吧。有关得墨忒耳、赫拉、阿波罗、雅典娜、赫淮斯托斯、阿瑞斯，以及所有其他众神又是怎么回事呢？关于他们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苏 得墨忒耳①之所以叫这个名字似乎是由于她提供（διδοῦσα）食物，就像一位母亲（μήτηρ）；赫拉②的意思是可爱者（ἐρατή），【c】确实，据说宙斯爱她，与她结婚。但也许习俗制定者，作为一位崇高的思考者，把 ἀέρα（气）这个词变形，把这个名字的尾巴放到头里来，称她为“赫拉”——如果你重复念几遍这个名字，你就明白了。至于斐瑞法塔（Φερρέφαττα）③：许多人害怕这个名字和阿波罗的名字，似乎就在于他们对名称的正确性一无所知，因为他们把第一个名称改成了珀耳塞福涅（Φερσεφόνην），然后这个名称就显得可怕了。但是斐瑞法塔这个名字真的只表示这位女神是聪明的——因为事物都在变动，智慧是把握（ἐφαπτόμενον）、理解（ἐπαφῶν）、追随（ἐπακολουθειν）它们的力量。因此，把这位女神叫作“斐瑞珀法”（Φερέπαφα）或与此相似的名字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由于她的智慧，她有力量把握变动的事物（ἐπαφὴν τοῦ φερομένου）——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哈得斯

① 得墨忒耳（Δημήτηρ），希腊神话中的谷物女神。

② 赫拉（Ἥραν），希腊神话中的天后、宙斯的姐姐和妻子。

③ 斐瑞法塔是珀耳塞福涅的另一个名字。珀耳塞福涅是希腊神话中的冥后得墨忒耳之女。

娶她为王后，哈得斯自己是聪明的。但是现今人们注重声音的悦耳胜过注重真相，所以他们改变了她的名字，叫她“斐瑞法塔”。还有，如我所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阿波罗①身上。【e】许多人害怕他的名字，因为他们以为这个名字表示某种可怕的东西②。你注意到这一点了吗？

赫 我当然注意到了，你说的是对的。

苏 然而，在我看来，这个名字确实最适合这位神的权能。

赫 为什么？

苏 至少，我会试着说出我的看法。我认为，【405】没有一个名字能够涵盖和表达这位神在音乐③、预言、医药、箭术四方面的所有本事。

赫 你所谈论的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名称；所以，你继续说吧，作出解释。

苏 它当然是一个委婉的名字。毕竟，它是这位音乐之神的名字。我从医生和巫师进行净化和洁身说起，他们用药物熏烟和熏香，【b】让人清洗污垢、喷淋除邪，这些做法全都起着同样的效果，不是吗，也就是使人的身体和灵魂清洁和纯净？

赫 当然。

苏 但是，阿波罗不就是一位洁净神吗，他消除（ἀπολούων）各种不洁的邪恶，把我们从邪恶中解救（ἀπολύων）出来？

赫 当然。

苏 由于他是一名医者，清洗荡涤我们的罪恶，【c】所以把他叫作ἀπολούων（清洗者）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他发预言，用帖撒利④方言的这个名字来称呼他可能是最正确的，也就是说，由于他的率真（ἁπλοῦν）和真诚（这些词的意思是一样的），所有帖撒利人都把这位神叫作“阿波洛”（Ἄπλουν）。还有，他总是（ἀεί）在发射（βολῶν），

① 阿波罗（Ἀπολλον），太阳神，宙斯之子。

② 他们把阿波罗这个名字与摧毁者（απολυῶν）联系起来。

③ 音乐（μουσική）。

④ 帖撒利（Θετταλία），地名。

因为他是射箭能手，所以他也是 Ἀειβάλλων（总是发射）。要理解他的名字如何与他的音乐禀赋相一致，我们必须明白字母 α 经常表示“在一起”（τὸ ὁμοῦ）的意思，就像在 ἀκόλουθόν（追随者或侍从）和 ἄκοιτιν（床伴、配偶、丈夫）这两个词中一样。在这个例子中，它的意思是移动到一起（ὁμοῦ πόλησις），无论是天穹围绕我们所说的“极”（πολεῖ）移动到一起，还是被我们称为协和（συμφωνία）的音乐中的和谐变动；【d】因为，如那些天文家和音乐家所说，所以这些事物都按照某种和谐移动到一起。阿波罗是主掌和谐之神，它使万物聚合在一起（ὁμοπολῶν），无论是诸神还是凡人。所以，正如 ἀκόλουθον 和 ἄκοιτιν 这两个名称是从 ὁμοκέλεθον 和 ὁμοκοιτιν 中派生出来的，用 α 取代 ὁμο，我们叫他阿波罗，尽管他实际上是 Ὁμοπολῶν（使事物聚合者）。【e】我们在这个词中塞入了第二个 λ，免得他的名字带有压迫性的意思。① 即便如此，确实，有些人，对他的名字的力量没有正确地考察，仍旧害怕它，因为他们怀疑它的意思是某种毁灭。但是，如前所说，【406】他的名字真的体现了这位神的所有权能，他是率真的，是一位总是在发射的清洗者、是万物的聚合者。至于缪斯（ἡΜοῦσα）和一般的音乐和诗歌，他们之所以得到这些名称，似乎源于他们渴望（μῶσθαι）进行考察和做哲学。勒托②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那是由于她很温和（πρᾳότητος），愿意（ἐθελήμος）满足人们的要求。或者说，她的名字也许源于那些讲方言而不是讲阿提卡语的人，许多人叫她勒娑（Ληθὼ）——显然是由于她的性格不是粗鲁的，【b】而是温和的，平顺的（λεῖον）。阿耳忒弥③ 这个名字似乎源于她的健康（ἀρτεμὲς）和有序，因为她渴望贞洁（παρθενίας）。或者是由于某个人称她为“美德的考察者”（ἀρετῆ ἵστορα）或“男女交媾的厌恶者”（ἄροτον

① ἀπολον 的意思是彻底摧毁、屠杀。

② 勒托（Λητὼ），在希腊神话中是提坦巨人科俄斯和福柏的女儿，被宙斯所爱，生阿波罗和阿耳忒弥。

③ 阿耳忒弥（Ἄρτεμις），月亮和狩猎女神，阿波罗的孪生姐妹。

μισησάσης）。出于这些原因中的某个原因，或者出于所有原因，某个名称制定者提供了这个名字，用它来称呼这位女神。

赫 狄奥尼修斯① 和阿佛洛狄忒② 怎么样？

苏 你的问题对我来说真大，希波尼库之子，因为对这些神灵的名称不仅有一种严肃的解释，也有一种开玩笑似的解释。【c】要听严肃的解释，你得去问其他人，但也没有什么事情能妨碍我们来听听这种开玩笑似的解释——甚至诸神也喜欢开玩笑。狄奥尼修斯，葡萄的赐予者（ὁδιδοὺς τὸν οἶνον）可以开玩笑地被叫作 Διδοίνυσος；而葡萄酒（οἶνονς）可以最正确地被称作 οἰόνους，因为它使大多数喝了葡萄酒的人在他们不明白的时候认为自己明白了（οἴεσθαι νοῦν ἔχειν）。关于阿佛洛狄忒，没有与赫西奥德不同的观点——我们赞同他的看法，【d】这位女神之所以被叫作阿佛洛狄忒是由于她在海浪的泡沫（ἀφροῦς）中诞生。③

赫 作为一名雅典人，苏格拉底，你肯定不会忘了雅典娜④，或者赫淮斯托斯和阿瑞斯。

苏 我不会忘记他们。

赫 不会，确实不会。

苏 要解释雅典娜如何得到其他名字不难。

赫 哪一个名字？

苏 帕拉斯（Παλλάς）——你知道我们用这个名字叫她。

赫 当然。

苏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名字源于【e】携带武器和盔甲的舞蹈，那么不会有错，因为人们举手投足，或者把地上的任何事物举起来，都被称作摇晃（πάλλειν）、【407】跳舞、正在摇晃（πάλλεσθαι）、

① 狄奥尼修斯（Διονυσίως），希腊酒神。

② 阿佛洛狄忒（Ἀφροδίτη），希腊爱与美的女神，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

③ 赫西奥德：《神谱》195—197。

④ 雅典娜（Ἀθηνᾶ），希腊智慧妇女神、雅典保护神。

正在跳舞。

赫 没错。

苏 她被称作帕拉斯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赫 这样叫她是对的。但你如何解释她的另外一个名字？

苏 你指的是"雅典娜"？

赫 对。

苏 这是一个分量更重的问题，我的朋友。古人对雅典娜的看法似乎与现在解释荷马的专家相同。【b】他们中有许多人在解释这位诗人的时候说他把雅典娜说成理智或思想。名称的制造者对这位女神的想法似乎相同。确实，他在谈到这位女神的时候用了更加崇高的语词，说她是"神的特有的心灵"（θεοῦ νόησις），就好像她是 ἁθεονόα——在非阿提卡的文风中用 α 取代 η，再去掉 ι 和 σ。[1] 但也许这不是解释。他也许把这位女神叫作 Θεονόη，由于女神拥有无与伦比的有关神圣事物的知识（τὰ θεῖα νοούσης）。如果我们假定他叫这位女神 Ἠθονόη，我们也不会错得太离谱，因为他想要把这位女神等同于理智的特性（τὴν ἐν τῷ ἤθει）。【c】然后，要么是这位制定者本人，要么是他的后继者，按他们的想法把这个名字改得比较美，叫她雅典娜（Ἀθηνάαν）。

赫 关于赫淮斯托斯[2] 你怎么说？你怎么解释他？

苏 你问的是这位高尚的光明法官（φάεος ἵστορα）吗？

赫 好像是的。

苏 那还不清楚，他的名字就是 Φαῖστος，只是前面加了字母 η，任何人都能看清这一点。

赫 可能是这样的——除非你还有另外一种看法。嗯，你可能会有的。

---

① "雅典娜"这个词的变化情况如下：从 θεοῦ νόησις 中去掉 σις，得到 θεοῦνόη，在非阿提卡文风中加上阴性冠词，把 η 改成 α，得到 ἁθεοῦνόα。由于在当时 ο 和 οὺ 没有区别，可写作 ἁθεονόα。

② 赫淮斯托斯（Ἥφαιστος），希腊火神和匠神。

苏 那就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问我有关阿瑞斯① 的名字。

赫 噢，你自己已经问了！

苏 行，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把一位喜欢打仗的神叫作阿瑞斯（Ἄρης），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恰当的，因为阿瑞斯相当于 ἄρρεν（男子气）和 ἀνδρεια（勇敢），【d】或者表示刚毅不屈的性格，具有这样性格的人叫作 ἄρρατος。

赫 确实是这样的。

苏 看在神的份上，我们不要再谈论众神了，谈论众神会使我感到害怕。但你可以随便问，"直至我们看到欧绪佛洛的战马如何昂首阔步，一往无前"。②

赫 我会这样做的，但我还想再问一位神，赫耳墨斯③，【e】因为克拉底鲁说我不是赫谟根尼（赫耳墨斯之子）。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位神的名字和含义，看克拉底鲁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苏 好吧，赫耳墨斯这个名字似乎和语言有某种关系：他是一位解释者（ἑρμηνέυς）、信使、小偷、骗子、讨价还价者【408】——诸如此类的事情都与语言的力量有很大关系。嗯，如前提及④，εἴρειν 的意思是"使用语词"，这个名称的其他部分说——如荷马常说的那样——ἐμήσατό（他设想），这个词的意思是"谋划"。出于这两个词，习俗制定者构造了这位发明了讲话（λέγειν）和语词的神的名字，因为 εἴρειν 的意思与 λέγειν 相同。这就好像他在告诉我们："人啊，【b】你们把这位发明了语言（τὸ εἴρειν ἐμήσατο）的神叫作 Εἰρέμης 是对的。但是我们，为了美化这个名称，如我们所假设的那样，今天把这位神叫作赫耳墨斯。

赫 现在我敢肯定克拉底鲁没有说错，我不是赫谟根尼（赫耳墨斯

---

① 阿瑞斯（Ἄρης），希腊战神，宙斯与赫拉之子。

② 荷马：《伊利亚特》5：221—222；有关欧绪佛洛参阅本篇 396d。

③ 赫耳墨斯（Ἑρμῆς），希腊神灵，宙斯的信使。

④ 参阅本篇 398d。

的儿子)，因为我不擅长发明语词。

苏　但是，把潘[①]说成是赫耳墨斯双形的儿子是合理的。

赫　【c】你是怎么想的?

苏　你知道，言语指称一切事物(τὸν Πᾶνα)，并使事物循环往复，言语有正确与错误这两种形式吗?

赫　当然知道。

苏　好吧，正确的部分是精致，神圣的，是居于上界的众神拥有的，而错误的部分是居于下界的凡人拥有的，是粗鲁的、好色的(τραγικόν)；因为就在这里，在可悲的（τραγικὸν）生活中，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神话故事和虚假的传说。

赫　当然。

苏　因此，把言说一切事物（Πὰν）并使之循环（ἀεὶ πολῶν）者叫作 Πὰν αἰπόλος（潘—山羊—牧者）是正确的。【d】赫耳墨斯的这位双形的儿子，上半部分是精致的，下半部分是粗鲁的、好色的。他本身既是言语本身，又是言语的兄弟，因为他是赫耳墨斯之子。兄弟之间相似不值得奇怪。不过，如我所说，我们不要再谈论众神了。

赫　如果你不想谈这一类神，苏格拉底，那我们就不谈了。但有什么事能让你不讨论这样一些神呢——太阳、月亮、星辰、【e】大地、以太、空气、火、水、季节、年度?

苏　你要我做的事情太多了！不过，要是能让你喜欢，我愿意。

赫　当然，我喜欢。

苏　你想要我先讲哪一个?或者说，由于你首先提到太阳(ἥλιος)，我们要从太阳开始吗?

赫　当然可以。

苏　如果我们使用多利亚方言的这个名称，【409】我想事情会变得比较清楚，因为多利亚人把太阳叫作 ἅλιος。所以，ἅλιος 也许和事实相符，太阳升起的时候把人聚集（ἁλίζειν）在一起，或者始

---

① 潘（Πᾶν），希腊山林、畜牧神。他的身子是人，腿和脚是羊，头上有角。

终沿着轨道围绕大地转动（ἀεὶ εἱλεῖν ἰών），或者说它好像是指颜色（ποικίλλει），这是大地的产物，因为 ποικίλλειν 的意思和 αἰολεῖν（快速地来来回回）的意思相同。

赫 月亮（σελήνη）是怎么回事？

苏 这个名称似乎肯定会使阿那克萨戈拉陷入尴尬的境地。

赫 怎么会呢？

苏 它似乎已经指出阿那克萨戈拉最近提出的理论，【b】月亮的光来自太阳，实际上是相当古老的。

赫 为什么呢？

苏 σέλας（明亮的光）和 φῶς（光）是一回事。

赫 是的。

苏 嗯，如果阿那克萨戈拉的追随者们说得对，那么月光（σελήνη）始终既是新的（νέον），又是旧的（ἕνον），因为他们说太阳围绕月亮旋转，太阳始终在给月亮增添新的光，而月亮以前的光仍旧保持在那里。

赫 当然。

苏 但有许多人把月亮叫作 Σελαναίαν。

赫 对，他们是这样叫的。

苏 由于月光始终既是旧的又是新的（σελας νέον ἕνον ἔχει ἀεί），【c】所以它的正确名称是 Σελαενονεοάεια，这个词压缩以后就成了 Σελαναία。

赫 它也是一个酒神颂歌式[①]的名称，苏格拉底！关于月份和星辰你有什么必须说的？

苏 月份（μείς）的正确名称是 μείης，源自 μειοῦσθαι（减少）。而星辰（ἄστρα）的名称似乎源于 ἀστραπή（闪电），因为闪电是使眼睛向上看（ἀναστρέφει τὰ ὦπα）的原因。因此，它真的应当被叫作 ἀναστρωπή，不过今天这个名称被美化了，叫作 ἀστραπή。

① 酒神颂歌献给酒神狄奥尼修斯，用词复杂，多用复合词。

赫　火和水怎么样？

苏　【d】我对火（πῦρ）真的感到困惑。所以，要么是欧绪佛洛的缪斯把我甩了，要么是这个词确实难度极大。但是请你注意，每当我陷入这样的困境，我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摆脱它。

赫　什么方法？

苏　我会告诉你的，但你先要回答我的问题。你能告诉我“火”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吗？

赫　我肯定不能。

苏　这就是我产生疑问的地方。我想希腊人，【e】尤其是那些居住在外国的，采用了许多外语的名称。

赫　那又怎么样？

苏　嗯，如果有人试图发现这些名称是否正确地提供，把它们当作希腊语来处理，而不是当作外来语来处理，那么你知道他会陷入困境。

赫　他很有可能会这样。

苏　【410】好吧，现在来看一下“火”，看它是不是外来词——因为要把它与希腊语联系起来确实不是一件易事。此外，弗里基亚[①]人显然使用同样的名称，只是有轻微的改动。比如“水”（ὕδωρ）、“狗”（κύνας），等等。

赫　好像是这样的。

苏　因此，尽管人们可以谈论这些名称，但一定不能推得太远。所以，这就是我放弃“水”和“火”的原因。但是，“气”怎么样，赫谟根尼？【b】它之所以被叫作 ἀὴρ 是由于它从大地上提升（αἴρει）某些东西吗？或者是由于它始终在流动（ἀεὶ ῥεῖ）？或者是由于气的流动形成风（πνεῦμα）？因为诗人们把风（πνεύματα）称作气流（ἀῆται），不是吗？所以，也许某个诗人说 ἀητόρρους（气流动）在 πνευματόρρους（风吹）的地方，由此表明他正在谈论气。至于以太，我想做以下解释：把它叫作 ἀειθεὴρ 是对的，因为它总是在气之上流动（ἀεὶ θεῖ ῥέων）。

① 弗里基亚式的（φρυγιστί）。

用 γαῖα 这个名字来指称大地（γῆ）比较好；【c】因为 γαῖα 被正确地称作一位“母亲”，如荷马告诉我们的那样，γεγάασιν 指的是“产出”。好吧，下面是哪一个？

赫 季节（ὧραι），苏格拉底，还有用来指称“年度”的两个名称，ἐνιαυτος 和 ἔτος。

苏 如果你想知道有关季节这个名称的可能有的真相，你一定要看到这个事实，它在古阿提卡方言中拼作 ὁραι。把季节称作 ὁραι（把一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别或标定的东西）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季节区分（ὁρίζουσαι）了冬天和夏天、各种季风、大地的果实。至于 ἐνιαυτος 和 ἔτος，【d】它们实际上是一个名称。我们看到，较早的时候宙斯的名字分成两个——有些人叫他 Ζῆνα，有些人叫他 Δία（宾格）。[①] 好吧，年度的名称也同样是这种情况。年或年度使大地上的植物和动物在既定的季节产生和成长，并在年度自身中巡视它们。因此，有些人叫它 ἔτος，因为它巡视（ἐτάζαι）事物，而其他人叫它 ἐνιαυτος，因为它这样做是在其自身之中（ἑαυτοι）。整个短语是在自身中巡视它们（ἐν ἑαυτῷ ἐτάζον），但这个短语带来的结果是用这两个不同的名称来称呼年度。因此，这两个名称，ἐνιαυτος 和 ἔτος，【e】源自同一个短语。

赫 我说，苏格拉底，你正在取得巨大的进展！

苏 我想我正在拼命地驱使我那显而易见的智慧。

赫 当然了。

苏 你甚至还可以对我再次加以肯定。

赫 【411】嗯，我们已经完成了对这一类名称的考察，下面我想看看有关德性的那些名称的正确性是如何提供的。我指的是智慧（φρόνησίς）、理智（σύνεσις）、正义（δικαιοσύνη），以及所有其他诸如此类的美好名称。

苏 你正在搅动的这些类别的名称没有一个是不重要的，赫谟根

① 参阅本篇 395e 以下。

尼，不过，既然我已经穿上了狮子皮[1]，那么我一定不能丧失信心。所以我似乎必须考虑智慧、理智、判断（γνώμην）、知识（ἐπιστήμην）这些语词的意思，以及你所说的其他所有美妙的词汇。

赫 【b】我们当然不能停止不前，直到我们这样做了。

苏 以埃及神犬的名义起誓，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灵感——它就在此刻在我心中出现了！当今时代我们大部分哲人在探讨存在的事物的本性时，由于不停地转圈子而头晕目眩，而这些事物本身对他们就显得像是在朝各个方向旋转和运动。【c】嗯，我认为古代给事物提供名称的人也很像这些哲人。然而，他们不把这种情况归咎于他们自身的内部状况，而是归咎于事物本身的性质，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事物是稳定的或永久的，一切事物都在流动，这个世界永远充满各种运动和生成变化。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你刚才提到的名称使我有了这样的想法。

赫 怎么会这样呢，苏格拉底？

苏 你也许没有注意到，这些名称的提供都以一个假设为基础，叫这些名称的事物都在运动、流变或发生。

赫 没有，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

苏 【d】那好吧，从头开始，我们提到的第一个名称无疑就是这样的。

赫 哪个名称？

苏 智慧（φρόνησίς）。智慧是对运动和流变的理解（φορᾶς νόησις）。或者说可以把它解释为乐于运动（φορᾶς ὄνησις）。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必定与运动有关。如果你想要另外一个例子，那么判断（γνώμην）这个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下判断就是考察或研究任何有生成（γονῆς νώμησις）的事物，因为研究（νωμᾶν）和考察（σκοπεῖν）是一回事。如果你还想要一个例子，那么理解（νόησις）本身就是对新事物（νεο ἥσις）的向往。而说事物是新的，指的就是它们始终在生成。这样的事物是灵魂所向往的，【e】按照这个名称提

[1] 指神话英雄赫拉克勒斯穿的奈梅亚狮皮。

供者的想法，νόησις 所表达的，在古代不是 νοέεσις，而是 νοέσις，但是用 η 取代了两个 ε。我们刚刚看到，节制（σωφροσύνη）是智慧（φρόνησίς）的拯救者（σωτηρία）。【412】知识（ἐπιστήμην）表示高贵的灵魂追随（ἕπεται）事物的运动，既不超前也不落后。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名称中塞入字母 ε，把它拼写为 ἐπεϊστήμην。再往下说，理智（σύνεσις）似乎是一种总结（συλλογισμὸς），每当一个人说理解（συνιέναι）的时候，就好比是在说知道（ἐπίστασθαι），因为 συνιέναι（字义“与某事物一道”）指的是灵魂与事物一道行进。【b】至于智慧（σοφία），它指的是对运动的把握。但它的来历模糊不清，不像是阿提卡语。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必须记住，诗人们经常在说某个事物急速运动时就说它 ἐσύθη（急速行进）。确实，有一位著名的拉栖代蒙人[①] 名叫苏斯（Σοῦς），拉栖代蒙人就是用这个词来表示快速行进的。智慧（σοφία）指的是对这种运动的把握（ἐπαφὴν），假定一切事物都处在运动之中。【c】好（ἀγαθόν）这个名称用来指称一切本性上值得尊重的（ἀγαστῷ）事物。事物都处在运动之中，但有些快，有些慢。所以并非一切存在的事物都运动得快，而是运动得快的那部分事物值得尊敬。因此 τἀγαθόν（好东西，善物）这个名称可以用来指称那些因为快捷（θοοῦ）而值得敬重的事物。

很容易想到，“正义”（Δικαιοσύνη）就是给“对正义的理解”（δικαίου συνέσις）所起的名称，但是正义本身很难理解。许多人似乎在某一点上对正义有相同的看法，【d】然后就各持己见了。那些认为宇宙是运动的人相信，宇宙的大部分地方空无一物，任由他物进入，但有某种东西渗透、贯穿于宇宙之中，产生一切有生成的事物。他们说，这就是最细微的，最迅捷的东西；因为它若不是最细微的，那么任何东西都可以阻挡它们的进入，或者它若不是最快捷的，不能在其他事物呈现静止时穿越它们，那么它就不能在一切事物中穿行。【e】然而，由于它是其他一切事物的主宰和穿透者（διαϊόν）称之为正义（δίκαιον）是

① 拉栖代蒙人（Λάκεδαίμων），即斯巴达人（Σπάρτη）。

对的——添加字母 κ 只是为了声音的悦耳。如我前述，许多人只在这一点上看法一致。【413】至于我自己，赫谟根尼，由于我坚持不懈地努力，我学到了这件事的全部秘密——亦即正义和原因，因为一事物通过某事物而产生，这个某事物就是原因。确实有人告诉我，由于这个原因，把它叫作 Δία（宙斯）是正确的。然而，哪怕在我听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仍旧温和地问他，"就算这些都是对的，我的朋友，到底什么是正义?"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认为我的问题太多了，【b】我在追问不可能回答的事情，所以他们告诉我，我已经学得够多了。然后他们试图用每个人讲述他自己的观点的方法来使我满意。但是他们各自的意见并不一致。有一个人说，正义就是太阳，因为只有太阳统治一切存在的事物，穿透（διαϊόν）和燃烧（κάον）它们。我对这个回答很满意，并且把它告诉其他人，但其他人讥笑我说，那么你认为太阳下山以后，这世上的事情就没有正义吗。【c】所以我坚持不懈地向他提问，要他告诉我他认为什么是正义，他说正义是火（τὸ πῦϱ）——但这很难理解。另一个人说，正义不是火，而是火中的热本身。另一个人说，所以这些解释都是荒唐可笑的，正义就是阿那克萨戈拉谈论过的东西，亦即心灵；因为他说，心灵是自主的，不与其他任何事物混合，为存在的事物安排秩序，穿越一切事物。这个时候，我的朋友，我比开始学习什么是正义之前还要困惑。【d】然而，我们的考察目标是"正义"这个名称，似乎就是由于我们提到过的这些原因才有了这个名称。

赫 我想这种解释你肯定是从其他什么人哪里听来的，苏格拉底，而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独自想出来的。

苏 我已经提到过的其他解释怎么样?

赫 我肯定不认为这些解释是你听来的。

苏 那么好吧，听着，也许我又会骗你，让你以为这些解释也是我听来的。讲了正义这个名称以后，还剩下哪些名称呢? 我想我们还没有讨论过勇敢——不过很清楚，非正义（ἀδικία）无非就是对那种穿透（διαϊόν）的一种阻挡。【e】勇敢（ἀνδϱεία）这个名称表明这种美德是在战斗中得名的。确实，如果事物都处于流变之中，那么一场战斗不可

能是别的什么，只能是一种反流变。如果我们从 ἀνδρεία 中去掉 δ，就得到 ἀνρεία（回流），这个名称本身就揭示了这一事实。当然了，勇敢显然并不是反对一切流变，而只是反对违反正义的流变；【414】否则的话，勇敢就不值得赞扬了。同理，ἄρρεν（男性）和 ἀνὴρ（男人）这些词也表示向上的流变（ἄνω ῥοή）。在我看来，γυνὴ（妇女）想要成为 γυνή（子宫），θῆλυ（女性）这个词来自 θηλὴ（乳头），而乳头之所以叫作 θηλή，赫谟根尼，乃是因为它使事物昌盛（τεθηλέναι），就像灌溉使植物生长茂盛一样。

赫　可能是这样的，苏格拉底。

苏　是的，θάλλειν 这个词本身在我看来似乎就像青年突如其来而又快速的成长，名称的提供者摹仿了这个名称中的一些内容，【b】他把 θεῖν（跑）和 ἅλλεσθαι（跳）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你瞧，我策马奔驰在平坦的大道上有多么顺利啊！不过，还有许多名称留下来没有解释，它们似乎很重要。

赫　没错。

苏　其中之一，噢，让我们来看 τέχνην（技艺）这个名称是什么意思。

赫　当然。

苏　如果你去掉 τ，在 χ 和 ν、ν 和 η 之间插入 ο，它不就表示“拥有理智”（ἕξις νοῦ）吗？

赫　是的，苏格拉底，【c】但这样做就像是试着把一条小船拖上泥泞的斜坡。

苏　是的，但你要知道，赫谟根尼，为了使名称的声音悦耳，人们一直在给最初的名称添加或减少字母，以各种方式歪曲或修饰它们，这样一来，原先的名称就变得面目全非了。你也要知道，时间的流逝对这种变化也在起作用。以 κατόπτρῳ（镜子）这个词为例，你不认为插入 ρ 这个字母很荒唐吗？在我看来，这种事情肯定是那些丝毫不考虑真相、【d】只想着声音悦耳的人干的。因此，他们不断地修饰最初的名称，最后到了无人能够理解这些名称的地步。这种例子很多，另一个例

子是，他们把“斯芬克司”[①]叫作 σφίγγα，而不是 φικὸς。

赫 你说得对，苏格拉底。

苏 然而，如果我们可以随意添加或减少字母，那么制造名称就太容易了，可以对任何对象使用任何名称。

赫 【e】对。

苏 是的，情况确实如此。所以我认为一位聪明的监管者[②]，就像你本人，应当密切地观察，注意保存平衡和可能性。

赫 我是想这么做。

苏 我也想和你一道这样做，赫谟根尼，【415】但别太在意精确性，免得“使自己失去勇力”[③]。好吧，现在“技艺”已经说完了，我将要抵达我们探索的顶峰。但在此之前，我要考察一下 μηχανὴ（发明）。在我看来，μηχανὴ 这个名称指的是伟大的成就（ἄνειν ἐπὶ πολὺ）；因为 μῆκός 表示某种“大”，而 μήκους 和 ἄνειν 这两个词合并在一起就构成了 μηχανή 这个名称。但是，如我刚才所说，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抵达我们探索的顶峰，【b】考察 ἀρετὴ（美德）和 κακία（邪恶）这两个名称。我对第一个名称还不太明白，但另一个名称似乎相当清楚，因为它与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些名称的构成相当吻合。就事物处于运动之中而言，一切运动得坏（κακῶς ἰὸν）的事物应当被叫作 κακία，但是这个可以用于所有诸如此类事物的名称主要用于某些灵魂，它们与它们居于其中的事物相关联而产生的坏的运动。在我看来，我们还没有讨论过的 δειλίᾳ（胆怯）这个名称所表达的就是这种坏的运动。——我们本来应该在讨论了“勇敢”之后讨论“胆怯”，【c】但我们刚才忽略了这个名称，因为我相信被我们忽略了的名称很多。——嗯，δειλίᾳ 表示的是

① 斯芬克司，希腊神话中带翅膀的狮身人面女妖。传说她常令过路行人猜谜：什么动物早晨用四只脚，中午用两只脚，晚上用三只脚走路？猜不出者即遭杀害。后因被俄狄浦斯道破谜底是人而自杀。

② 参阅本篇 390b 以下。

③ 荷马：《伊利亚特》6：265。

灵魂被某种强大的锁链（δεσμὸς）捆绑，因为 λίαν（太多）表示的是某种程度。因此，δειλίᾳ 指的是灵魂所受到的最强大的束缚。ἀπορία（困惑，不能移动）是一种同类的恶，所以，它似乎是阻挡运动的其他一切事物。这就清楚了，我们所说的运动是一种受约束的或受阻碍的运动，这种运动使灵魂充满了恶。还有，如果 κακία 是该类事物的名称，ἀρετὴ 就是其对立面。它表示的，首先是无困惑（εὐπορίαν，运动的减缓）；其次，【d】善的灵魂的流动是畅通无阻的；因为 ἀρετὴ 这个名称之所以得名，乃是因为它是不受约束的和不受阻碍的，因此是始终流动的（ἀεὶ ῥέον）。所以，把它叫作 ἀειρείτην 是正确的，经过压缩，它就成了 ἀρετὴ。嗯，你现在可能又要说我在搞发明了，但我认为，如果我刚才有关 κακία 的谈论是正确的，【e】那么我现在有关 ἀρετὴ 的谈论也是正确的。

赫 关于 κακόν（坏）怎么样？这个词和我们前面的探讨有密切关系。【416】它的意思是什么？

苏 神灵在上，这是一个奇怪的词！至少，这是我现在的想法。这个词解释起来很困难。所以，我也要对它使用一下我前面引进的办法。

赫 什么办法？

苏 寻找语词的外来词源。[①]

赫 你很可能是正确的。所以，假定我们把这些考察都撇开，让我们试着来看一下 καλὸν（美）和 αἰσχρὸν（丑）这两个名称有什么合理性。

苏 αἰσχρὸν 的意思在我看来是清楚的，也和我们前面说过的事情相吻合。【b】它似乎就是名称制定者想要斥责阻碍或约束存在事物流动的一切事物。尤其是，他把 ἀεισχοροῦν 这个名称给了那些始终在阻碍事物流动的东西（ἀει ἴσχοντι τὸν ῥοῦν）。但是到了今天，这个词被压缩和读作 αἰσχρὸν。

赫 你对 καλόν（美、善）这个名称有什么可说？

① 参阅本篇 409d。

苏　这个名称就更难理解了。这个词之所以这样发音，仅仅是因为把 οὐ 缩短成了 ο 而变得圆润。

赫　怎么会这样呢?

苏　在我看来，这个名称从某种思想（διανοία）派生而来。

赫　你什么意思?

苏　【c】告诉我，使每个事物都有一个名称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原因不就是制定名称的原因吗?

赫　确实如此。

苏　这个原因不就是思想吗——无论是神的，还是人的，或者既是神的又是人的?

赫　当然。

苏　最初给它们命名的和现在给他们命名（καλοῦν）的不是同一个，亦即思想吗?

赫　显然如此。

苏　思想和理智实施的所有工作不是值得赞扬吗，不是思想和理智实施的那些工作不是应当受到责备吗?

赫　当然。

苏　【d】既然如此，那么医药的工作不就是医生的工作，木作手艺的工作不就是木匠的工作吗? 你同意吗?

赫　我同意。

苏　那么命名事物（καλοῦν）不就是在做美的（καλόν）工作吗?

赫　必然如此。

苏　我们说做这项工作的是思想吗?

赫　当然。

苏　因此，把智慧（φρονήσις）称作美的（καλόν）是对的，因为它进行的我们所说的工作是美的，受欢迎的。

赫　这很清楚。

苏　【e】我们还剩下哪些名称需要解释?

赫　那些与善和美相关的许多名称，比如 συμφέρον（有益的），

λυσιτελοῦν（有利的），ὠφέλιμον（受益的），κερδαλέον（赚钱的），【417】以及它们的对立面。

苏 在前面那些考察的启发下，你现在自己就应当能够解释 συμφέρον（有益的），因为它显然与 ἐπιστήμη（知识）有密切的关系。它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所谓有益无非就是灵魂的运动（φορά）与事物的运动相一致。① 这样完成了的事物，作为这种运动的结果，可能被称作 συμφέρα 或者 συμφέροντα，因为它们与事物相和谐而被推动（συμπεριφέρεσθαι）。但是 κερδαλέον（赚钱的）源于 κέρδος（获取）。如果你把这个词中的 δ 替换成 ν，【b】这个名称的意思就清楚地显示出来；它给善物命名，但以其他的方式。因为善渗透一切事物，它有力量去规范（κεράννυται）一切事物，赋予它这个名称的人就是以这种力量命名的。但是他用了 δ，而不是 ν，把它发音为 κέρδος。

赫 λυσιτελοῦν（有利的）这个词怎么样？

苏 赫谟根尼，我不认为他使用 λυσιτελοῦν 这个词的意思是放（ἀπολύῃ）一笔债收取利息，这是那些小商贩用这个词的意思。名称制定者用这个词来称呼善物，【c】乃是因为它是存在的事物中最快捷的，它不允许事物静止不动，或者允许它们的运动停顿、停滞或结束。与之相反，它始终放弃（λύει）任何终止运动的企图，使运动成为不朽的、永不停止的。在我看来，由于这个原因，善物被说成是 λυσιτελοῦν，因为它放弃（λύει）对运动的任何目的（τέλος）。ὠφέλιμον（受益的）是一个非阿提卡的名称。荷马经常以 ὀφέλλειν 的形式使用它，这个词源于 αὔξειν（增加）和 ποιεῖν（创造、制作）。

赫 【d】这些词的对立面我们该怎么说？

苏 这些词的对立面就是对这些词的否定，在我看来不需要讨论。

赫 有哪些否定词？

苏 Ἀσύμφορον（不利的）、ἀνωφελές（无益的）、ἀλυσιτελές（无利的）、ἀκερδές（无收益的）。

① 参阅本篇 412a 以下。

赫 对，这些词不用讨论。

苏 但是 βλαβεϱον（有害的）和 ζημιῶδες（有损的）需要讨论。

赫 是的。

苏 βλαβεϱον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那个伤害（βλάπτόν）流动（ϱοῦν）的东西。【e】接下去，βλαβεϱον 表示寻求把握（βολόμενον ἅπτειν）。但是把握和捆绑是一样的，名称给予者在挑剔。所以，想要捆绑流动（τὸ βολόμενον ἅπτειν ϱοῦν）可以最正确地被叫作 βουλαπτεϱοῦν，但是这个词在我看来被美化了，叫作 βλαβεϱον。

赫 你提到的这些名称真是太复杂了，苏格拉底！当你刚才说出 βουλαπτεϱοῦν 这个词的时候，【418】你就好像是在用笛子向雅典娜吹奏一首颂歌的序曲。

苏 对此我不需要负责任，赫谟根尼——要负责任的是名称提供者。

赫 没错。但是你说得很对，ζημιῶδες（有损的）这个词怎么样？它是什么意思？

苏 ζημιῶδες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来看我说得有多么正确，赫谟根尼，通过插入和去掉字母，人们使语词的意思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非常细微的置换有时候也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意思。【b】δέον（义务）是我刚想到一个例子，它提醒了我要对你说的有关 ζημιῶδες 的话。我们优美的现代语言已经歪曲、伪装和完全改变了它们的本来含义，而在古语中它们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

赫 你这是什么意思？

苏 我会告诉你的。你知道我们的祖先大量使用 ι 和 δ，尤其是妇女，她们是古代语言的最佳保存者。【c】但是今天的人们把 ι 改成 ε 或 η，据说这样做是为了增添声音的雄浑。

赫 他们是这样做的吗？

苏 是的。举例来说，人们现在把日子叫作 ἱμέϱαν，而古时候人们叫它 ἑμέϱαν 或 ἡμέϱαν。

赫 没错。

苏 那么你知道只有古代名称清楚地表达了名称制定者的意思吗？人们欢迎黑暗之后到来的光明，【d】并且期待（ἱμείρουσιν）它，这就是他们把它叫作 ἡμέραν 的原因。

赫 显然如此。

苏 但是现在这个名称被打扮过了，无人能够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尽管有些人认为日子被叫作 ἡμέραν 是因为它使事物变得温和（ἥμερα）。

赫 好像是这样的。

苏 你也知道古人把轭叫作 δυογὸν，而不叫作 ζυγὸν 吗？

赫 当然知道。

苏 现在 ζυγὸν 这个名称是什么意思不清楚，而 δυογὸν 这个名称相当正确，可以用来表示把两匹牲口绑在一起，让它们能够拉犁或拉车（δυοῖν ἀγωγὴν）。不管怎么说，它今天已经变成 ζυγὸν。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

赫 显然如此。

苏 同理，δέον（义务），当以这种方式发音的时候，最初似乎是指与善物的其他所有名称相反的意思。毕竟，哪怕 δέον（义务）是一种善，δέον 显然表示 δεσμὸς（锁链）或运动的障碍，所以它与 βλαβερον（有害的）这个词有密切的关系。

赫 是的，苏格拉底，它清楚地显示了这种意思。

苏 但是，若你不用这个古代的名称，它就不能清楚地表示了，这个古代名称比现代名称要正确得多。【419】如果你用 ι 来代替 ε，就像在这个古代名称中一样，它就与较早的表示善物的名称一致了——因为是 διϊὸν（穿越），而不是 δέον，表示“好”，是个褒义词。所以名称制定者并没有自相矛盾，δέον（义务）显然与 ὠφέλιμον（受益的）、λυσιτελοῦν（有利的）、κερδαλέον（赚钱的）、συμφέρον（有益的）、ἀγαθὸν（好、善）、εὔπορον（无困惑的）这些名称相同，它们是用来表示秩序和运动的不同的名称。这些名称始终受到赞扬，【b】而表示约束和阻碍的名称总是受到挑剔。同理，在 ζημιῶδες（有损的）这个例

子中，如果你用 δ 代替 ζ，就如在古语中那样，那么你就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名称用来表示束缚运动的东西（δοῦν τὸ ἰόν），因为 δημιῶδες 就是这样派生出来的。

赫 有关 ἡδονὴ（快乐）、λύπη（痛苦）、ἐπιθυμία（欲望），以及其他相似的词，苏格拉底，你会怎么说？

苏 我不认为这些名称难度很大，赫谟根尼。ἡδονὴ（快乐）这个名称之所以得名，似乎由于它是一种旨在谋取快乐（ἡὄνησις）的行动，但是插入了一个 δ，我们就叫它 ἡδονὴ，而不是叫它 ἡονῆς。【c】λύπη（痛苦）似乎派生于肉体承受痛苦时的虚弱（διαλύσις）。ἀνία（伤心）表示阻碍（ἧιέναι）运动的东西。ἀλγηδών（困顿）在我看来似乎是个外来词，源于 ἀλγεινος（困顿）。ὀδύνη（伤心）这个名称似乎是由于表示进入（ἐνδύσις）痛苦而得名。每个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ἀχθηδών（恼火）这个词的发音就像是给运动一负重担（ἄχθος）来携带。χαρὰ（欢乐）之所以这样得名是由于它是灵魂的外溢（διαχύσις）或灵魂之流（ῥοῆς）的良好运动。τέρψις（兴奋）来自 τερπνὸν（高兴的），【d】而这个词又来自灵魂像气息（πνοῆ）一样滑过（ἕρψεσις）。按理说，它应当被叫作 ἕρπνουν，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成 τερπνὸν。εὐφροσύνην（欢乐）不需要解释，因为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它之所以有这个名称是因为灵魂与事物一道和谐地运动（εὖ συμφέρεσθαι）。按理说它应当被叫作 εὐφεροσύνην，但我们叫它 εὐφροσύνην。ἐπιθυμία（欲望）也没有任何困难，很清楚这个名称来自与灵魂的激情部分相对的那种力量（ἐπὶ τὸν θυμὸν ἰοῦσα），【e】而 θυμὸς（激情、愤怒）这个名称来自灵魂的冲动（θύσεως）和沸腾。ἵμερός（欲望）这个名称派生于最能推动灵魂流动的东西。它急剧地流动（ἱέμενος ῥεῖ），【420】推动事物（ἐφιμένος），就这样，由于急剧流动而牵扯着灵魂。就这样，由于它拥有这种力量，它被称作 ἵμερός。另一方面，πόθος（期待）表示的不是一种欲望或流动，而是现存的东西，这种东西存在于别处（που）或者没有。ἔρως（性爱）这个名称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从外面流入，也就是说，这种流动不属于拥有

这种流动的人，【b】而是通过他的眼睛进入他。由于这个原因，它在古时候曾被叫作 ἔσρος（注入），当时他们使用 ο 代替 ω，而现在则用 ω 取代了 ο，被叫作 ἔρως。所以，你认为还有什么名称剩下来要我们考察的？

赫 你认为 δόξα（意见）和与其相似的一些名称怎么样？

苏 Δόξα 要么源于 διώξει（追求），灵魂追求事物如何存在的知识，要么源于弓（τόξου）的发射。后一种解释更加可能。【c】不管怎么说，οἴησις（思考）这个词与它是和谐一致的。它似乎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思考就是灵魂朝着每一事物的运动（οἶσις），朝着每一事物是否真的存在。以同样的方式，βουλή（计划）必定与试图朝着某些靶子发射（βολήν）相关，而 βούλεσθαι（希望）和 βουλεύεσθαι（商议）表示旨在某事物（ἐφίεσθαι）。所有这些名称似乎都与 δόξα 一致，因为它们全都像 βολή，像是试图对着某个靶子发射。同理，计划的对立面 ἀβουλία（缺乏计划），似乎表示错误地得到某事物（ἀτυχία），就像某人错误地发射或者没有得到他要射的、希望的、计划的、欲望的东西。

赫 【d】你的考察正在加速前进，苏格拉底！

苏 那是因为我正在接近终点！但我仍旧想要考察 ἀνάγκην（强迫）和 ἑκούσιον（自愿），因为它们紧接着前面那些名称。ἑκούσιον（自愿）这个名称表达这样一个事实，它指的是屈服和不抵抗，但是，如我刚才所说，屈服就是放弃运动（εἶκον τῷ ἰόντι）——其产生与我们的意愿相一致的这种运动。另一方面，ἀναγκαῖον（强迫的）和 ἀντίτυπον（抵抗）这两个名称，由于表示与我们的意愿相反的运动，就与“错误”和“无知”联系在一起。确实。说 ἀναγκαῖον 就像是试图穿越沟壑（ἄγκη），因为沟壑阻碍运动，因为它们是崎岖不平、荆棘丛生、难以逾越的。【e】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以这种方式使用 ἀναγκαῖον 这个词——因为这样说就像是要试图穿越沟壑。好吧，在我还剩一口气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停止使用这个词。你不会停下来吧，继续提问。

赫 【421】好吧，让我问一些最美妙、最重要的名称，ἀλήθεια（真、真理）、ψεῦδος（伪、谬误）、ὂν（本体），还有——我们当前讨论的主题——ὄνομα（名称），它为什么要叫这个名称。

苏 你知道 μαίεσθαι（探讨）是什么意思吗？

赫 知道，这个词的意思是 ζητεῖν（寻找）。

苏 好吧，ὄνομα（名称）这个词似乎是由“这就是那个有过探讨的存在者”（ὂν οὗ μάσμα ἐστίν）这个陈述压缩而成的。你在 ὀνομαστόν（被命名的事物）这个词中能够更容易看到这一点，因为它清楚地说：“这就是那个有过探讨的存在者。”【b】ἀλήθεια（真、真理）这个词也像其他词一样经过压缩，因为存在者的神圣运动被叫作 ἀληθεία，ἀλήθεια 是 ἄλη θεία（神圣的漫游者）这个短语的压缩形式。ψεῦδος（伪、谬误）是这种运动的对立面，因此，习俗制定者再一次揭示了它的意思，即约束和强迫某事物停滞或不动，就像是使人入睡（καθεύδουσι）——但是这个名称的意思由于添加了 ψ 而隐匿了。ὂν（存在）或 οὐσία（本体）表达的意思和 ἀλήθεια 相同，一旦添加了一个 ι，因为它表示行进（ἰον）。而接下去，【c】οὐκ ὂν（非存在）就是 οὐκ ἰον（非行进），确实有某些人用这个名称来表示非存在的意思。

赫 我认为你已经有力地把这些名称锻造成形了，苏格拉底。但若有人问你 ἰον（行进）、ῥέον（流动）、δοῦν（阻挠）这些名称的正确性……

苏 “我该如何回答他们？”你想要这么说吗？

赫 是的，很对。

苏 我已经建议过一种方式[①]，可以回答所有类似的问题。

赫 什么方式？

苏 当我们不知道一个词表示什么的时候，就说这个名称有外国的来源。说这些名称中有某些是外来的，这样的回答很可能是正确的，【d】但也很有可能基本的或原初的名称是希腊的，只是由于年代的久远，它们的原初含义已经无法发现了。名称以各种方式发生着曲折变化，确

---

① 参阅本篇 409d，416a。

实，如果古希腊的语词与现代的语词是一样的，那才值得惊讶！

赫　不管怎么说，你以这种方式作回应没有什么不恰当的。

苏　不，可能也有不恰当之处。然而，在我看来，“弓在弦上，不得不发”，[①] 我们必须努力推进我们的考察。不过，我们应当记住，如果有人就那些与构成一个名称有关的术语发问，【e】然后就一些与构成这些术语有关的术语再发问，不断地这样做，无穷无尽，那么回答问题的人最后肯定要放弃了。不是吗？

赫　你说得很对。

苏　【422】那么他会在哪一点上停下来？当他进到那些其构成要素来自其他名称和陈述的名称，他不是肯定会停下来吗？因为，如果这些名称和陈述确实是其构成要素，假定它们是用其他名称构成的，那么它们就不一定会是正确的。比如，考虑一下 ἀγαθὸν（好、善），我们说过它是由 ἀγαστῷ（可尊敬的）和 θοοῦ（快捷）组合而成。[②] θοοῦ（快捷）可能是由其他名称构成的，而构成它的其他名称仍旧有可能出自其他名称。但若我们掌握了一个不是由其他名称构成的名称，【b】我们就可以正确地说我们最终抵达了一个要素，这个要素不能再追溯到其他名称。

赫　至少，在我看来你说得对。

苏　如果你现在问的名称已经是要素了，那么我们难道不应当用一种与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在用的不同的方法来考察它们的正确性吗？

赫　可能应该这样做。

苏　当然可能，赫谟根尼。无论如何，我们此前处理过的所有名称都会归结到这些要素上来。所以，如果它们确实是要素，【c】在我看来它们是要素，那你就与我一道对它们进行考察，以确保我在谈论这些原初名称的正确性时不会胡说八道。

赫　你就一个人说吧，我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协助你的考察。

苏　我想你会同意我的看法，在所有名称中只有一种正确性，无论

① 成语性的表达法，参阅《法篇》751d。

② 参阅本篇 412b—c。

是基本名称，还是派生名称，就其是名称而言，它们之间没有区别。

赫 当然。

苏 【d】嗯，我们已经分析过的每一个名称的正确性就在于它是否表达了某个存在的事物的本性。

赫 当然。

苏 如果基本名称和派生名称都是名称，那么就这一点来说，在基本名称那里不会比在派生名称那里更加真实。

赫 确实如此。

苏 但是派生名称似乎能够从基本名称中派生出来。

赫 这很明显。

苏 如果基本名称确实是名称，那么它们必定会尽可能清楚地使我们知道它所指的事物。但若它们的构成以其他名称为基础时，它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e】回答我：如果我们不会发出声音或者没有舌头，而相互之间又想交际，那么我们岂不是要用手、头和其他肢体来示意，就像聋子和哑巴那样吗？

赫 我们还会有其他什么选择吗，苏格拉底？

苏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表达某样东西很轻或者在我们上方，【423】我们会摹仿具有这种性质的事物，双手上举。如果我们想要表达某样东西很重或者在我们下方，我们会双手下垂。如果我们想要表示骏马或其他动物的奔驰，你知道我们会用身体尽可能摹仿它们的姿态。

赫 我认为我们必须这样做。

苏 因为用我们的身体来表达事物的唯一方式，【b】就是用我们的身体来摹仿我们想要表达的事物。

赫 是的。

苏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用我们的声音、舌头、嘴巴来表达某个具体事实，只要我们进行摹仿，就能成功地这样做，不是吗？

赫 我认为这样说肯定对。

苏 由此可知名称似乎就是对被摹仿的那个对象的声音摹仿，也就是用声音摹仿某事物的人在给他摹仿的事物命名。

赫 我认为是这样的。

苏 【c】嗯，我倒不这样认为。我一点也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说法。

赫 为什么不？

苏 因为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摹仿绵羊、公鸡或其他动物的人在给他们所摹仿的东西命名。

赫 没错，我们要承认。

苏 那么你认为这还是一个好结论吗？

赫 不，我不认为。但什么样的摹仿才是名称，苏格拉底？

苏 首先，如果我们用声音的方式摹仿事物，【d】那么这不是在进行命名，哪怕这种摹仿与声音有关。如果我们用音乐摹仿音乐的事物，这也不是在进行命名。我的意思是：每样东西都有声音和形体，而许多东西有颜色。不是吗？

赫 确实如此。

苏 但是命名的技艺似乎与摹仿这一类性质无关，反而倒是与音乐和绘画有关。这样说不对吗？

赫 对。

苏 【e】下面这一点怎么样？你不认为就如每样东西都有颜色或我们提到的其他性质，它也有存在和本质吗？确实，颜色和声音各自不是有一个存在或本质，就如对每样其他事物我们都说"有"吗？

赫 是的，我认为它们有。

苏 所以，如果有人能够用字母和音节摹仿每一事物拥有的存在或本质，他会不表达每一事物本身是什么吗？

赫 【424】他肯定会。

苏 如果你想识别能够做这件事情的人，就以你刚才首先说乐师、然后说画家的方式，你会说他是什么人呢？

赫 我想他是命名者，苏格拉底，他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在寻找到的人。

苏 如果这样说是对的，那么我们现在似乎到了可以逐一考察你刚才问的这些名称的地步——ῥοῆς（流动）、ἰέναι（行进）、σχέσεως（停

滞）——看命名者如何用字母和音节摹仿事物的存在和本质，来给它们命名，看他是否把握了它们的存在或本质。【b】不是这样吗？

赫 当然是这样。

苏 那么来吧，让我们看一下它们是否仅有的原初名称，或者还有其他许多原初名称？

赫 在我看来，还有其他原初名称。

苏 是的，可能还有其他的。但我们应该如何把摹仿者一开始摹仿的那些名称找出来呢？由于对事物的存在与本质的摹仿要用音节和字母，我们难道不要首先区分名称中的字母或原素吗，【c】就好像那些区分语言节奏的人首先要区分字母或原素的力量和能力，然后区分音节的力量和能力，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对节奏本身进行考察？

赫 是的。

苏 所以，我们不是首先要把元音字母挑出来，然后再把其他种类的字母挑出来吗，也就是说，辅音字母、不发音字母（处理这些事情的专家是这么叫它们的）和半元音字母，它们既不是元音字母，又不是不发音字母？至于元音字母本身，我们不是也要区分它们的种类吗？然后，当我们也已经很好地区分了存在的事物的时候——就是这些事物我们必须给它们命名——如果这些名称能够带回某些东西，【d】就像名称与字母那样，那么就可以用它们在字母中的那种方式，从中看到它们如何派生出来，并在它们中间发现不同的种类——等这些事情都做完以后，我们会知道如何把每个字母运用于与之相似的事物，知道是否要用一个字母来表示一个事物，或者知道要把几个字母结合起来表示一个事物。这就好比画家做的事。当他们想要生产一种相似性的时候，【e】他们有时只用一种紫色，有时候用其他颜色，有时候把许多颜色混在一起——比如，当他们想要画人的血肉或其他相类似的东西时——使用这种特别的颜色，我假定，这是他们的具体对象所要求的。同理，我们要把字母用于事物，把一个字母用于一个事物，当这样做似乎需要的时候，或者用几个字母，构成所谓的音节，【425】或者用几个音节构成名词和动词。接下来，我们再用名词和动词构造重要、美妙、完整的东

西。就像画家画一种动物，所以——用命名的技艺，或修辞的技艺，或无论什么技艺——我们将要构造句子。当然了，我的真正意思不是指我们自己——我已经在这场讨论中失去控制能力了。是古人以这种方式把事情结合起来。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要用科学的知识考察所有这些事情——是在他们把事情放在一起的地方进行划分，【b】以便看清这些原初的和派生的名称是否与其本性一致。因为，把名称与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其他任何方式，赫谟根尼，都是低劣的，不系统的。

赫 天神在上，苏格拉底，可能是这样的。

苏 那么好吧，你认为你能以这种方式划分这些名称吗？我不认为我能这样做。

赫 那我就更不行了。

苏 那么我们该放弃吗？或者说你希望我们能试着做一下，看这些名称像什么？【c】我们现在不就像是处于我们前不久讨论诸神时[①]的相同状况吗？我们在讨论诸神的名称之前就说我们对它们的真相一无所知，我们只是在描述凡人对诸神的信念。所以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们难道不应当说：如果有人，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其他人，能够恰当地划分这些名称，他会以我们刚才描述过的方式划分它们，然而，考虑到我们当前的处境，我们不是必须追随"尽力而为"这句格言去讨论这些名称吗？你同意不同意？

赫 当然，我完全同意。

苏 【d】以为用字母和音节来摹仿会使事情变得清楚，赫谟根尼，这样做似乎有些荒唐，但这样做是绝对无法避免的。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寻找这些原初名称的真相。除非你想要我们像悲剧诗人那样行事，每当他们陷入困境，就请诸神担当解围者。因为我们也可以说这些原初名称是正确的，因为它们是诸神赐予的，以此摆脱我们的困境。然而，这就是我们能够提供的最好解释吗？【e】或者说这样一个解释更好：我们从外国人那里得到这些原初名称，他们比我们更古老？或者是这

---

① 参阅本篇401a。

样：就好像不可能考察外国的名称，所以也不可能考察原初的名称，因为它们太古老了？【426】这不都是那些不能对原初名称的正确性提供解释的人的遁词吗？然而，无论有什么样的遁词，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原初名称的正确性，就不能知道派生名称的正确性，而这些派生名称只能用他一无所知的原初名称来解释。所以很清楚，任何声称对派生名称拥有科学理解的人，【b】首先必须对原初名称作非常清晰完整的解释。否则的话，他对其他名称的解释都将是毫无价值的。或者说，你不同意我的看法？

赫 我完全同意，苏格拉底。

苏 好吧，我对原初名称的印象相当怪异和荒唐。然而，如果你愿意，我想与你分享。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东西能够提供，我希望你也能拿来与我分享。

赫 别担心，我会尽力的。

苏 【c】首先，字母 ρ 在我看来是个工具，可以用来表达各种运动（κινήσις）。——我们还没有说过运动为什么有这个名称，但很清楚，它的意思是 ἕσις（向前走），因为古代我们用 ε 而不用 η。它的第一部分源自 κίειν，这是一个非阿提卡的名称，与 ἰέναι（运动）相当。所以，如果你想要发现一个与现在的 κινήσις 相当的古代名称，正确的答案应当是 ἕσις。而到了今天，κίειν 这个非阿提卡的名称，ε 变成了 η，再插入 ν，所以我们就说 κινήσις 了，尽管它应当是 κιείνησις。【d】στάσις（静止）是一个与 ἰέναι（运动）意思相反的名称的美化形式。——如我所说，字母 ρ 对名称制定者来说就好像是一个摹仿运动的美化工具，出于这个目的，他频繁地使用这个字母。他首先使用这个字母在 ῥεῖν 这个名称和 ῥοή 本身中来摹仿运动。【e】然后在 τρόμος（颤抖）和 τρέχειν（奔跑）这些名称中使用，还有在 κρούειν（打击）、θραύειν（压碎）、ἐρείκειν（碰伤）、θρύπτειν（折断）、κερματίζειν（弄碎）、ῥυμβεῖν（转动）这样的动词中使用，他使用字母 ρ 来摹仿所有这些运动。我假定，他想必注意到这个字母的发音必须最大限度地鼓动舌头，极少有静止的时候，这可能就是他在这些名称中使用这个字母的

原因。接下去，他使用 ι 这个字母来摹仿所有细小的，【427】能够轻易穿透一切事物的东西。因此，在 ἰέναι（运动）和 ἵεσθαι（加速）这两个名称中，他用了 ι 来摹仿。同理，他用 φ、ψ、σ、ζ 这些字母来摹仿像 ψυχρὸν（哆嗦）、ζέον（沸腾）、σείεσθαι（震撼）、σεισμόν（震惊）这样的名称，因为所有这些字母的发音都有爆破音。确实，每当名称赐予者想要摹仿刮风或粗重的喘气（φυσῶδες）一类事物时，他似乎总是用这些字母。他好像也想到发 δ 和 τ 这两个字母时舌头的力量要压缩和停止，【b】由此就使 δεσμος（阻挠）和 στάσις（静止）这样的名称有了恰当的摹仿。由于他注意到 λ 这个字母的发音舌头滑动最多，于是他就用这个字母来制造 ὀλισθάνειν（滑动）这个名称本身，以及用在像 λεῖον（柔滑）、λιπαρὸν（油光发亮的），κολλῶδες（粘的）一类名称中。当他想要摹仿某种倒胃口的、令人厌烦的事物时，他用 γ 这个字母，这个字母沉重的发音阻滞舌头的滑动，用于 γλίσχρον（粘着的）、γλυκὺ（甜的）、γλοιῶδες（粘湿的）这些名称。由于他看到 ν 这个字母的声音是内在地从后腭发出的，【c】所以他就把这个字母用于 ἔνδον（在……之中）和 ἐντὸς（在内），为的是用这些字母摹仿事物。他在 μεγά（大）这个名称中放入字母 α，在 μῆκος（长度）这个名称中放入字母 η，因为这两个字母的发音都是长的。他想用 ο 来表示圆，所以他在 γογγύλον（圆）这个词中混入好几个 ο。以同样的方式，为了给每一个存在的事物制定一个标记或名称，规则制定者显然也使用其他字母或原素，然后把它们组合成所有其他名称，摹仿它们所指称的事物。赫谟根尼，这就是我对名称正确性的看法【d】——除非，当然了，克拉底鲁不会同意这种看法。

赫 好吧，苏格拉底，我前面跟你说过，克拉底鲁使我长期感到困惑。他说，有这样一种东西叫作名称的正确性，但他从来没有清楚地解释这种东西是什么。因此我也就绝无可能判定他的解释缺乏清晰性到底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e】所以，克拉底鲁，现在请你当着苏格拉底的面，告诉我你是否同意苏格拉底关于名称的这些看法，或者说你自己有更好的看法？如果你有，就把你的看法告诉我们，这样的话，要么你可

以从苏格拉底那里知道你的错误，要么你来当我们的老师。

克 但是，赫谟根尼，你真的以为有什么主题能那么快地传授或学习吗？更不必说这样的主题了，这个主题似乎可以算作最重要的主题？

赫 【428】不，神灵在上，我不这样认为。但我认为赫西奥德说"哪怕能够增加一丁点，也是值得的。"[①]这样说是对的。所以，如果你能增加一丁点知识，请你不要逃避劳动，请你帮助苏格拉底——他配得上你的帮助——同时也帮帮我。

苏 是的，克拉底鲁，请吧。我已经说过的这些事情没有一样是确凿无疑的。我只是说了在我看来似乎正确的东西，作为我和赫谟根尼考察的结果。所以，请你不要犹豫，把你的想法说出来，【b】如果你的观点比我好，我会很乐意地接受。如果你的观点比我的好，我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你自己考察过这些事情，也向其他人学习过。所以，如果你确实有一些比较好的观点能够提供，你可以把我算作你的有关名称正确性这门课程的学生。

克 对，苏格拉底，如你所说，我研究过这些事情，你向我学习是可能的。【c】但我担心更有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确实，我发现自己想要对你说阿喀琉斯[②]在那段"祷告词"中对埃阿斯[③]说的话，"埃阿斯，忒拉蒙之子，万民之主宙斯的后裔，你说的这一切合乎我的心意。"[④]苏格拉底，你关心的问题也是我所关心的。你的神谕般的讲话——无论是受到欧绪佛洛的激励，还是有些缪斯早已居住在你心中，而你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似乎非常合乎我的心意。

苏 【d】但是，克拉底鲁，我长期以来对我自己的智慧一直感到惊讶——也对它表示怀疑。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对我说的任何事情再次进行考察，因为没有比自我欺骗更糟糕的事了。确实，这种事情怎么能不可

① 赫西奥德：《工作与时日》361。

② 阿喀琉斯（Αχίλλειος），荷马史诗中的英雄。

③ 埃阿斯（Αἴας），荷马史诗中的人物。

④ 荷马：《伊利亚特》9：644。

怕呢？这个骗子就在你家里，一直和你在一起？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努力“瞻前顾后”，[①] 经常回顾我们已经说过的话，对这些话进行考察，这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位诗人说的。【e】我们说过，名称的正确性就在于它是否展示了被它命名的事物的本性。这个陈述令人满意吗？

克 在我看来，苏格拉底，这是一个令人非常满意的陈述。

苏 所以，提供名称是为了告知吗？

克 肯定是。

苏 是否有命名这样一门技艺，这门技艺有匠人在实施它吗？

克 当然有。

苏 他们是谁？

克 【429】如你一开始所说，他们是习俗制定者。[②]

苏 这门技艺也和其他技艺一样，用同样的方式对人有所贡献吗？我的意思是：是否有些画家比其他画家好些或差些？

克 当然有。

苏 这些比较好的画家生产比较好的产品，或者画出比较好的画，而其他画家生产比较差的产品吗？建筑工也一样——有些建筑工造的房子好些，有些建筑工造的房子差些吗？

克 是的。

苏 习俗制定者怎么样？有些人的产品好些，【b】有些人的产品差些吗？

克 不对，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

苏 所以你不认为有些规则比较好，有些规则比较差吗？

克 当然不会。

苏 名称似乎也不会有些好有些差。或者你认为有些名称提供得较好，有些名称提供得较差？

克 肯定不会。

---

① 荷马：《伊利亚特》1：343。

② 参阅本篇388d以下。

苏 所以，一切名称都是正确地提供的吗？

克 是的，只要它们是名称。

苏 赫谟根尼怎么样，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他的名字？要么说他根本就没有被给予这个名字，除非他属于赫耳墨斯的家族？【c】要么说他被给予了这个名字，但却是不正确地给予的？

克 我认为他根本就没有被给予这个名字，苏格拉底。有人拿来这个名字给了他，但它实际上是其他人的名字，也就是那个拥有这种本性的人的名字。

苏 但若有人把我们在这里的这位朋友叫作赫谟根尼，那会怎么样？他这样叫是虚假的，或者说他根本就不可能这样叫？如果他不是赫谟根尼，还会有可能说他是赫谟根尼吗？

克 你什么意思？

苏 以任何方式虚假地说都是不可能的，【d】这不就是你想说的意思吗？当然，今天有许多人虚假地说，过去也有许多人虚假地说。

克 但是，苏格拉底，有谁能说他说的东西而不说存在的东西？虚假地说不就是由不说存在的东西组成的吗？

苏 你的论证对我这把年纪的人来说太精细了。不管怎么样，告诉我这一点。你认为可能虚假地说某些事物吗，【e】尽管不可能虚假地说它？

克 在我看来，既不能说虚假的事物，又不能虚假地说任何事物。

苏 虚假地宣布事物或虚假地谈论事物，你怎么看？比如，假定你在外国，有人拉着你的手跟你打招呼说，"你好，赫谟根尼，司米克里翁[①]之子，雅典来的客人！"他这样宣布或者讲这些话，不是对你说的，而是对赫谟根尼说的吗——或者根本没有对任何人说吗？

克 在我看来，苏格拉底，他没有很好地把这些话关联起来。

苏 好吧，这倒是一个很巧妙的回答。但是他关联的这些话是真的还是假的，【430】或者说半真半假？如果你能告诉我这一点，我会感到

① 司米克里翁（Σμικρίων），人名。

满意。

克　在我看来，我会说他只是在制造噪音，就像是在敲打一把破铜壶。

苏　让我们来看我们之间是否能有结合点，克拉底鲁。你同意，不是吗？有一样东西叫名称，另一样东西是叫这个名称的事物？

克　是的，我同意。

苏　【b】你也会同意名称是对事物的摹仿吗？

克　绝对同意。

苏　绘画是对事物摹仿的另一种不同方式吗？

克　是的。

苏　好吧，你说的也许是对的，我误解了你的意思，但这两种摹仿——绘画和命名——能否指定和运用于本身是摹仿品的事物？

克　它们能。

苏　【c】那么请你考虑一下。我们能把一个很像一个男人的东西指称为这个男人，能把一个很像一个女人的东西指称为这个女人吗？以此类推。

克　当然能。

苏　与此相反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能把很像一个男人的东西指称为一个女人，能把一个很像一个女人的东西指称为一个男人吗？

克　不，我们不能。

苏　这两种指称方式都对，还是只有第一种方式是对的？

克　只有第一种方式对。

苏　也就是说，这种方式把对每一事物适合的或相像的图画或名称指定给每一事物。

克　这至少也是我的看法。

苏　【d】由于你我是朋友，我们不需要装腔作势，所以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我把第一种指称方式叫作正确的，无论是用图画还是名称，但若它是用名称来指定，我会称之为既正确又真实。我把另外一种指称方式，亦即指定和运用了不相似的摹仿品，叫作不正确的，如果用名称

来指定，它同时又是虚假的。

克 但是，苏格拉底，用图画来指称也有可能是不正确的，【e】而用名称来指称不会有错误，名称必定永远正确地指称。

苏 你什么意思？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我就不能走向一个男人，对他说“这是你的画像”，把这幅画与他相同的地方指给他看，或者把这幅画与某个女人相同的地方指给他看吗？我所谓的“指”，就是放在他眼前。

克 你当然可以这样做。

苏 好吧，我就不能第二次走向同一个男人，对他说“这是你的名称”吗？名称也是一种摹仿，就像绘画或肖像。所以，难道我就不能对他说“这是你的名称”，【431】然后用一个正好是摹仿他本人的声音对着他的耳朵说“男人”，或者正好对着一位女性，就用一个正好是摹仿女性的声音对他说“女人”吗？你不认为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可能的，时有发生吗？

克 我愿意与你一致，苏格拉底，这种事情时有发生。

苏 你这样做很好，克拉底鲁，只要你真的愿意，因为就这件事我们没有必要进一步争论了。【b】所以，如果有某些这样的名称的指称发生，我们可以把第一种叫作真讲，第二种叫作假讲。但即便如此，有时候也有可能不正确地指定名称，把名称不是给了与它们适合的事物，而是给了与它们不适合的事物。对动词来说，这样说也是对的。但若动词和名词能以这样的方式指定，对整个陈述来说必定也是这样，因为我相信，陈述是名词和动词的结合。【c】你怎么看，克拉底鲁？

克 我和你持同样的看法，因为我认为你是对的。

苏 进一步说，原初名称可以与绘画相比较，在绘画中可以呈现各种恰当的颜色和图形，或者根本不呈现它们。有的时候可能没有画，有的时候可能画得太多了，有的时候可能画得太大了。不是这样吗？

克 是这样的。

苏 所以，有人把这些都呈现出来，提供了一幅完善的图画或相似的东西，而有些人添加或消除了某些东西，尽管如此，他还是完成了绘

画或提供了相似的东西，但他生产了一幅不好的图画。

克 【d】对。

苏 那些用音节和字母来摹仿事物存在或本质的人怎么样？按照这种解释，如果他呈现了所有恰当的东西，那么这种相似性——亦即名称——会是一个好名称吗？但若他正好添加了一点或忘掉了一点，尽管他仍旧生产了一幅图像，它能是好的吗？由此不是可以推论，有些名称制造得好，有些名称制造得坏吗？

克 大概是这样的。

苏 所以，【e】一个人大概是一个制造名称的好匠人，另一个是制造名称的坏匠人吗？

克 是的。

苏 这个匠人被命名为习俗制定者吗？

克 是的。

苏 那么，神灵在上，有些习俗制定者大概是好的，另外一些习俗制定者大概是坏的，尤其是，如果我们前面同意了的看法是对的，那么他们就像其他匠人一样。

克 没错。不过，你瞧，苏格拉底，当我们使用语法学家的技艺，用 α、β，以及其他字母来命名的时候，如果我们添加、减少、改变字母顺序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写错了这个名称，【432】而是根本就没有在写这个名称，因为它马上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名称，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

苏 这好像不是我们观察这件事情的好方法，克拉底鲁。

克 为什么不是？

苏 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很适宜数目的正确性，数目必须是某个数，否则它就根本不是这个数。比如，如果你给数目“十”加上点什么或者减少点什么，它马上就变成另外一个数，你选择其他任何数目，情况都是这样。不过，有着可感性质的事物的正确性不属于这种情况，【b】比如一般的图像。确实，它们的情况正好相反——如果它呈现了它所指称的事物的所有细节，它就不再是图像。你看我说得对不对。在下面这种

情况下，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克拉底鲁，一个是克拉底鲁的画像——是吗？假定某位神没有以画家的方式呈现你的肤色和形象，而是制造出像你一样的内脏，让它们有同样的热度和柔软性，【c】把像你一样的运动、灵魂、智慧放入其中——简言之，摹仿你拥有的一切性质，造就另一个你。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克拉底鲁，还是有一个克拉底鲁，一个克拉底鲁的形象？

克 在我看来，苏格拉底，好像有两个克拉底鲁。

苏 所以，你难道看不到，我们必须寻找某种其他的图像正确性和我们正在讨论的名称正确性，不要坚持说增加或省略了某些细节，形象就根本不是图像了。【d】或者说，你还没有注意到图像与图像所代表的事物性质相距甚远吗？

克 不，我注意到了。

苏 不管怎么说，克拉底鲁，如果名称与名称所指称的事物在每个方面都是相似的，那么名称会给它们所指称的事物带来荒唐的结果，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所有名称都是一个复制品，无人能够确定哪一个是事物，哪一个是名称。

克 没错。

苏 那你就鼓足勇气，承认有些名称很好地提供了，【e】有些名称没有很好地提供。不要坚持说名称拥有所有字母，要和用它来命名的事物完全一样，而要允许名称中含有不恰当的字母。但若一个不恰当的字母可以被包括在一个名称中，那么一个不恰当的名称也可以被包括在短语中。如果一个不恰当的名称可以被包括在一个短语中，那么一个不恰当的短语也可应用于一个陈述。当这种事情发生时，事物仍旧得到了命名和描述，只要这些短语包括与它们相关的事物的类型。【433】请记住，这就是赫谟根尼和我在前面讨论要素和名称时提出来的看法。[1]

克 我记住了。

苏 很好。所以，即使一个名称没有包括所有恰当的字母，它仍旧

① 参阅本篇 393d—e。

描述了事物，只要它包括了事物的类型——尽管要是它包括了所有恰当的字母，它会很好地描述事物，如果它包括的恰当的字母很少，它会很坏地描述事物。我认为，我们最好接受这个观点，克拉底鲁，否则我们也会像夜晚在伊齐那[1]街上迷路的人一样受到责备，说你们来得太迟了，你们本来应当早点到的。【b】如果你否认这个观点，你就不能同意名称之所以正确就在于它用字母和音节表达了事物，你就不得不去寻找到有关名称正确性的其他解释，但若你既否认这种观点又接受这种有关正确性的解释，你就自相矛盾了。

克 在我看来你说得有理，苏格拉底，我把你说的当作可以成立的。

苏 那么好吧，既然我们对此达成了一致，让我们考虑下一个要点。如果一个名称很好地提供了，我们不是要说它必定拥有恰当的字母吗？

克 是的。

苏 【c】恰当的字母就是那些与事物相似的字母吗？

克 当然。

苏 因此，这就是很好地提供名称的方式。但若名称没有很好地提供，那么仍有可能它的大部分字母是恰当的，或者与它命名的事物相似的，但它的有些字母是不恰当的，因此使得这个名称不好，或者这个名称没有很好地提供。这是我们的看法吗？或者说我们的看法不是这样的？

克 我不认为这里还有什么事情需要继续争论，苏格拉底，但要说一个没有很好地提供的名称仍旧是一个名称，我对这种说法不满意。

苏 【d】那你对名称就是表达事物的一种方式这个看法满意吗？

克 我满意。

苏 有些名称是从比较原初的名称中构成的，有些名称是原初的，你认为这个看法对吗？

---

① 伊齐那（Αἰγίνη），地名。

克 对，我是这样认为的。

苏 但若原初的名称是清楚表达事物的方式，那么除了尽力使之与它要表达的事物相似，此外还有什么更好的表达方式吗？【e】或者说，你宁可接受赫谟根尼和其他许多人的看法，认为名称是约定俗成的符号，把事物向那些在这些习俗建立之前已经知道这些事物的人表达，所以无论我们接受现存的习俗，还是采用与这一习俗相反的名称，把我们现在称之为“大”的东西叫作“小”，把我们现在称之为“小”的东西叫作“大”，会有什么区别吗？

克 用与事物相似的东西来表达事物，这种名称在各个方面都比随意提供的名称要强得多，【434】苏格拉底。

苏 没错。但若一个名称确实像一个事物，那么构成原初名称的那些字母不是必定也和事物相似吗？我们在前面用过绘画的比喻，让我再回到前面去，用这个比喻来进行解释。如果一幅画不是用那些本性与绘画的技艺所摹仿的事物相似的东西画成的，【b】这幅画能够画得像任何存在的事物吗？这种情况可能吗？

克 不，不可能。

苏 出于同样的理由，除非构成名称的这些东西与被摹仿的名称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否则的话，名称有可能与真实存在的事物相似吗？它们不是由字母或原素构成的吗？

克 是的。

苏 现在请你考虑一下我前面对赫谟根尼说的话。【c】把你的看法告诉我。我说字母 ρ 像移动、运动和坚硬，我说得对吗？

克 你说得对。

苏 字母 λ 表示圆滑、柔软以及我们提到过的其他东西。

克 是的。

苏 然而你知道，被我们称作 σκληρότης（坚硬）的东西被埃雷特里亚[①] 人叫作 σκληροτήρ。

① 埃雷特里亚（Ἐρετριά），地名。

克　我当然知道。

苏　那么，字母 ρ 和 ς 与同一事物相似吗，以 ρ 结尾的名称所表达的事物与以 ς 结尾的名称所表达的事物对我们来说是同一事物吗，或者说它们中间有一个字母没能表达事物？

克　【d】两个字母都表达了事物。

苏　就这两个字母是相似的而言，还是就它们是不同的而言。

克　就它们是相似的而言。

苏　它们在所有方面都相似吗？

克　不管怎么说，它们在可以表示运动这个方面是相似的。

苏　这些名称中的字母 λ 怎么样？它表达与坚硬相反的事物吗？

克　这些名称中包括字母 λ 也许是不正确的，苏格拉底。也许，它就像你在前面谈论增加和减少字母时讲给赫谟根尼听的那个例子。在我看来，你这样做是对的。所以，在当前这个例子中也一样，我们也许应当用 ρ 取代 λ。

苏　你说得有道理。但若有人说 σκληρόν（坚硬），用我们现在的方式发音，这个时候会怎么样？【e】我们能理解他的意思吗？你知道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吗？

克　我知道，他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这是一种习惯用法。

苏　你说的习惯用法不就是习俗吗？你所谓的习惯用法无非就是，我说出这个名称，用它来表示坚硬，而你知道我这样说的意思，不是吗？这不就是你想说的意思吗？

克　【435】是的。

苏　如果我说出一个名称，而你知道我的意思，这个名称不就成为我向你表达的一种方式吗？

克　是的。

苏　尽管我说出来的这个名称不像我要指称的事物——由于 λ 这个字母不像坚硬（再回到你的例子上去）。但若这是对的，你肯定与你自己有了一种约定，名称的正确性在你这里成了一种习俗，因为习惯用法和习俗不是既能用相似的字母又能用不相似的字母来表达事物吗？哪

怕习惯用法和习俗完全是两回事，【b】你仍旧得说表达事物不是像不像的问题，而是习惯用法的问题，因为习惯用法似乎能够既用相似的名称又能用不相似的名称来指称事物。既然我们同意这些观点，克拉底鲁，我把你的沉默当作同意，那么在我们讲话的时候，习俗和习惯用法必定对我们所说的表达有所贡献。考虑一下数字吧，克拉底鲁，因为你想要诉诸数字。[①] 如果你不允许这种约定和你的习俗对名称正确性有所控制，你到哪里去得到这些就像数字一样的名称呢？【c】我本人更喜欢名称应当尽可能与事物相似这种观点，但我担心为这种观点辩护就像把一条小船拖上泥泞的斜坡，如赫谟根尼所说的那样，[②] 我们不得不使用这种没有价值的东西，亦即习俗，来维持名称的正确性。也许，最好的，最为可能的讲话方式就是全部（或大部分）使用与名称所指称的事物相似的名称（亦即对事物来说适宜的名称），而最差的方式就是使用与事物最不相似的名称。【d】不过，下面我要问你别的问题。名称对我们有什么作用？名称有什么用？

克 名称的用途就是告知，苏格拉底。很简单，知道一个事物的名称也就知道了这个事物。

苏 也许你的意思是这样的，克拉底鲁，当你知道了一个名称像什么，知道它像它命名的事物的时候，你也就知道了这个事物，因为这个事物像这个名称，【e】而所有相同的东西都可以归入同一类，对它们使用相同的技艺。你说知道一个事物的名称也就知道了这个事物，不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吗？

克 是的，你说得非常对。

苏 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告知那些存在的事物的方式吧。是否还有另一种方式，但比这种方式要差，或者这就是唯一的方式？你怎么想？

克 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唯一的方式，【436】没有其他方式了。

苏 这也是发现存在的事物的最好方式吗？如果一个人发现了某个

---

① 参阅本篇 432a。

② 参阅本篇 414c。

事物的名称，他也就发现了它命名的事物吗？或者说名称只是一种把事物告知人们的方式，考察和发现事物必须要用某些不同的方式？

克 考察和发现的方式必定与把事物告知人们的方式完全相同。

苏 但是你难道看不到，克拉底鲁，【b】以名称为向导去考察事物并分析它们的意义，这样的人处于上当受骗的巨大危险之中吗？

克 以什么方式受骗？

苏 最先提供名称的人显然是按照他自己对那些要加以指称的事物的印象来命名的。难道不是吗？

克 是的。

苏 他以这种印象为命名的基础，但若他的印象不正确，而我们以他为向导，你认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会因此而上当受骗吗？

克 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的，苏格拉底。名称提供者必定知道他在命名的事物。【c】否则的话，如我一直在说的那样，他的名称就根本不是名称。我这里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让你知道名称提供者不会错失真理：他的这些名称相互之间是完全一致的。或者说，你难道没有注意到你在讲话时说出来的所有名称都具有共同的假定和相同的目的？

苏 你的证据肯定起不了什么辩护作用，克拉底鲁。名称提供者也许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然后强迫其他名称都与最初的名称一致。【d】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在几何证明中，一开始有一点细微而不可见的缺陷，但后续一长串的推论却能完全一致。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应当慎重思考事物的第一原理，彻底地考察它们，看对它们的假设是否正确。如果对它们进行了恰当的考察，后续的步骤也就清楚地从中产生了。【e】然而，要是名称真的能相互一致，我倒要感到惊讶了。所以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前面的讨论。我们说过，名称把事物的存在或本质告诉我们，其前提性的假设是一切事物都处在运动、流变、消亡之中。[①] 这不就是你认为名称要表达的东西吗？

克 绝对如此。【437】还有，我认为它们的指称是正确的。

---

① 参阅本篇411c。

苏 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名称中，让我们再来考虑一下 ἐπιστήμην（知识），看它有多么晦涩。它表示的意思似乎是阻止我们的灵魂朝着（ἐπὶ）事物运动，而不是灵魂在运动中围绕事物转，所以这个名称的开头像我们现在这样去发音更加正确，而不是插入一个 ε，得到 ἑπεϊστήμην——或者倒不如说，插入一个 ι，来取代 ε。[1] 下面考虑一下 βέβαιον（稳当的），它是对基础（βάσεώς）或静止（στάσεως）的摹仿，而不是对运动的摹仿。还有，ἱστορία（探讨），这个名称也有点相似，【b】表示 ἵστησι（阻碍）ῥοῦν（流动）。πιστὸν（自信）也一样，它肯定表示停滞（ἱστὰν）。下一个，每个人都能看出 μνήμη（记忆）这个名称的意思是灵魂的呆滞（μονή），而不是灵魂的活动。或者说，要是你愿意，考虑一下 ἁμαρτία（谬误）和 συμφορὰ（灾祸）。如果我们把这些名称当作我们的向导，它们所指的东西与 συνέσις（理智）、ἐπιστήμην（知识），以及其他一些优秀事物的名称所指的东西是一样的。还有，ἀμαθία（无知）和 ἀκολασία（放肆）似乎也和它们有缘。因为 ἀμαθία 似乎是指"某人有神陪伴的旅程"（ἅμα θεῷ ἰὸν），【c】而 ἀκολασία 的意思似乎完全就是"某个东西的指引下的运动"（ἀκολουθία τοῖς πράγμασι）。因此，被我们当作事物的最坏名称和那些最好的名称，其构成原则是一样的。只要不怕麻烦，我想无论谁都能找到许多例子，名称的提供者用它们来表示的不是运动或消亡着的事物，而是它们的对立面，亦即静止的事物。

克 但是你要注意，【d】苏格拉底，在它们中间，大部分名称是表示运动的。

苏 那又如何，克拉底鲁？我们要用投票的方式盘点这些名称，以确定它们的正确性吗？如果表示运动的名称比较多，就能使它们正确吗？

克 不能，这个观点不对。

苏 肯定不对，克拉底鲁。所以，让我们把这个论题搁下，回到把

---

① 参阅本篇 412a。

我们领到这里来的论题上去。【438】如果你还记得，你在前面说过，名称赐予者必须知道他命名的事物。[1] 你是否仍旧相信这一点？

克 我仍旧相信。

苏 你认为原初名称的提供者也知道他命名的事物吗？

克 是的，他肯定知道这些事物。

苏 他从哪里学到或发现了这些事物的名称？【b】毕竟，原初的名称还没有提供。然而，按照我们的观点，除了从其他人那里学到这些名称，或者自己去发现这些名称，要学到或发现这些事物是不可能的，不是吗？

克 噢，你说的这一点很重要，苏格拉底。

苏 所以，若是只有通过它们的名称才能知道这些事物，我们如何可能说名称提供者或规则制定者在有名称之前就有关于这些名称的知识和知道这些名称？

克 【c】苏格拉底，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最正确的解释是，赋予事物原初名称的决不是凡人的力量，所以它们必定是正确的。

苏 那么，按照你的观点，名称提供者自相矛盾了，哪怕他是精灵或者神？或者说，你认为我们刚才是在胡说八道？

克 但是，在我们区分的两类显然对立的名称中，有一类根本不是名称。

苏 哪一类，克拉底鲁？是表示静止的那一类，还是表示运动的那一类？我们刚才说过，这个问题不能用多数票决的方法来解决。

克 不能，【d】这个办法不对，苏格拉底。

苏 但由于名称中间有一场内战，有些名称宣布它们像真理，有些名称声称它们就是真理，我们该如何判定，从什么地方开始判定呢？我们不能从其他名称开始，因为这时候还没有其他名称。不，事情很清楚，我们必须寻找名称以外的东西，这种东西不使用名称就能使我们清楚两类名称中哪一类名称是正确的——【e】亦即表达了存在事物的真

① 参阅本篇435d。

相的名称。

克 我也这样认为。

苏 但若这样做是对的，克拉底鲁，那么，不依靠名称而知道存在的事物必定也是可能的。

克 显然如此。

苏 那么你期待用其他什么方法来学习这些名称呢？除了用这种最真实和最自然的方法，亦即通过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它们有某种亲缘关系，以及了解这些名称本身，还能有其他认识它们的方法吗？因为还有某些不同的事物，这些名称之外的不同事物，这些名称不能指称这些不同的事物，也不能指称名称之外的不同事物。

克 你说的在我看来好像是对的。

苏 但是，等一下！【439】我们不是三番五次地同意，如果正确地提供了名称，这些名称与用它们命名的事物相似，因此它们与事物相似吗？

克 是的。

苏 所以，要是人可以通过名称来了解事物，要是人也可以通过事物本身来了解事物，那么哪一种方法是了解事物的较好的、较为清晰的方式？通过了解该事物的相似物来了解，无论它本身是否一个好的相似物，或者是一个与真相相似的东西，是一种较好的方法吗？或者说，了解真相是一个较好的方法，既了解真相本身，【b】又了解恰当地制定出来的与真相相似的东西？

克 我认为了解真相肯定是较好的方法。

苏 如何学习和发现这些存在的事物，这个论题对你我来说可能太大了。但我们应当承认，通过这些事物本身来考察和学习这些事物比通过它们的名称来这样做要好得多。

克 显然如此，苏格拉底。

苏 还有，让我们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以免被这样一个事实欺骗，这些名称中有那么多名称似乎朝向同一个方向——【c】在我看来，名称提供者在提供名称时相信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和流变之中，

然而，事物存在的方式未必如此，而是名称提供者自己掉进了某种旋涡，身不由己地越卷越深，还拉着我们一起往下掉。克拉底鲁，请考虑我经常在梦中想到的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说有一个美本身，一个善本身，对其他每一个存在的事物要不要这样说？

克 我们要这样说，【d】苏格拉底。

苏 那就让我们不要去考察一张具体的脸是不是美的，所有这些事物是不是处于流变之中这样的问题，而是让我们问：我们要说美本身是永远不变的吗？

克 绝对要说。

苏 但若事物本身一直在流逝，我们能正确地说它原来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说它是如此这般的吗？或者说，就在我们这样说的一瞬间，它已经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事物，发生了变更，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它了？

克 无疑如此。

苏 【e】如果事物无法保持同一，它怎么可能是某个事物呢？毕竟，要是它始终保持同一，它显然没有发生变化——至少，在那个时间里没有；但若事物能够保持同一，它始终是同一个事物，决不会离开它自己的型相，那么事物又如何能够一直在变化或运动呢？

克 它们没有办法变化或运动。

苏 那么，它们也不能被任何人所知。因为就在知者接近事物的那一瞬间，他接近的事物变成另外一样事物，【440】具有了不同的性质，所以他还没有知道该事物是哪一类事物，也不知道它像什么——确实，没有哪一种知识是不以任何形式存在的事物的知识。

克 对。

苏 确实，甚至要说有这样一种作为知识的事物也是不合理的，克拉底鲁，如果一切事物都处于流逝之中，无物常住。因为若是知识这样事物本身没有流逝，那么知识就是常住的，就会有这样一种作为知识的事物。另一方面，如果知识的形式真的在流逝，在一瞬间它变成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形式，【b】而不再是知识，那就不会有知识了。如果它始终

在流逝，那就不会有知识。因此，按照这种解释，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任何事物，也不会有任何事物被知道。但若始终有知者和被知者，始终有美、善和其他各种存在的事物，那么在我看来这些事物不像是在流动或变化，就如我们刚才说的那样。所以，【c】无论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是对的，还是真理在赫拉克利特及其赞成者手中，[①]它都是一个很难考察的问题。当然了，没有一个无理智的人会献身于这种事情，或者用他的灵魂去考察名称，或者相信名称以及名称的提供者到这样的地步，说他知道某些事情——这既是对他本人的谴责，也是对存在的事物的一种谴责，这种说法把它们全都说得极不合理，就像一口漏锅——或者相信存在的事物就像人在流鼻涕，【d】或者说鼻涕滴到一切事物身上，一切事物都感冒了。事物的这种存在方式肯定是可能的，克拉底鲁，但它们也可能是不存在的。所以你必须勇敢、彻底地考察它们，而不要轻易接受任何观点——毕竟，你还很年轻，正处于学习的大好时光。等你考察了它们以后，如果你碰巧发现了真理，你可以拿来与我分享。

克 我会这样做的。但我向你保证，苏格拉底，我已经考察了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惹了一大堆麻烦，【e】在我看来，事物还是很像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那样存在着。

苏 另外再找时间开导我吧，克拉底鲁，等你回来。现在你还是启程去那个国家，这是你打算要做的事，而在这里的赫谟根尼会在你的路上看到你。[②]

克 我会做的，苏格拉底，不过我希望你自己也能继续思考这些事情。

---

① 参阅本篇 402a。

② "在你的路上看"（προπέμψει），暗喻，作为赫耳墨斯的好儿子，赫谟根尼像赫耳墨斯一样引导死者的灵魂去地狱。这样，赫谟根尼的名称还是正确的。参阅本篇 384c，408b。

斐德罗篇

提　要

本篇属于柏拉图中期对话，以谈话人斐德罗的名字命名。公元1世纪的塞拉绪罗在编定柏拉图作品篇目时，将本篇列为第三组四联剧的第四篇，称其性质是“伦理性的”，称其主题是“论爱”。① 谈话篇幅较长，译成中文约4万5千字。对话中的斐德罗年近四十，而苏格拉底此时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斐德罗在城外散步，偶遇苏格拉底。他们一起散步，边走边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愉快地消磨时光。《斐德罗篇》可以和《会饮篇》一起阅读。两篇合在一起提供了柏拉图的“爱的哲学”。

对话第一部分（227a—257b），谈论爱。斐德罗首先背诵随身携带的一篇手稿。这篇演说辞的作者是修辞学家吕西亚斯。演讲的主要观点是，男性之间交朋友，尤其是成年男人爱上男孩，无爱（肉欲）者比有爱者要好。斐德罗推崇文章的美妙，苏格拉底则批评它条理不清。（230e—234c）接着斐德罗强迫苏格拉底就同一主题发表演讲。苏格拉底首先阐明爱的定义，然后分析了两种不同的爱，并对此进行论证。（237b—241d）但在作了这篇赞美无爱者的演讲之后，苏格拉底认为斐德罗的演讲和他自己的演讲都是亵渎神明的。苏格拉底又发表了一篇赞美有爱者的、翻案式的演讲。他指出，我们拥有的最美好的事物来自迷狂，是神的恩赐。迷狂有三种：古代预言家的迷狂（244b）；参加涤罪仪式的迷狂（244d）；缪斯附体而带来的迷狂（245a）。迷狂是诸神的馈赠，

---

①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59。

是上苍给人的最高恩赐。

苏格拉底用“自动”来论证灵魂不朽：处于永久运动之中的事物是不朽的，自动者是运动的源泉，不可能被摧毁；每一从外部被推动的有形体的事物没有灵魂，身体的运动来自内部，来自灵魂，这就是灵魂的本性；由此可以推论，灵魂既无生也无死。(245c—e) 苏格拉底阐述了灵魂的结构。他把灵魂比作一辆马车，理智是灵魂的驭手，激情和欲望是拉车的两匹马。(246a) 苏格拉底认为爱的本质是一种迷狂，灵魂要用理智克服欲望，认识真正的美本身，进入真爱能使人踏上上升之路，使人在完美的真理中得到爱的满足。因此，爱的冲动首先应当朝着哲学前进，在爱恋可见的、肉体之美时要寻求更加高尚的事物。(244a—256e)

对话第二部分 (257c—279c)，谈论修辞术。苏格拉底提出如何判断演说和撰写演讲稿的好坏问题。斐德罗认为演说的人并不需要知道真正的正义，只要能使听众认为是正义就行，他也不需要知道真正的善与美，只要听众认为是善和美就行。苏格拉底认为，没有真理，只有技巧，只能是个骗子。他区别了正确的修辞学和错误的修辞术，后者就是诡辩。(259e—262c) 明确这种区分以后，苏格拉底对两篇演讲展开批评。(263a—265c) 苏格拉底声称，从这些演讲中可以学到两个原则：(1) 将杂多的个别事例统一到一个“型相”之下，给想要说明的事物下精确的定义；(2) 要按自然的关节将事物分类，但不能像笨拙的屠夫那样将任何部分弄破。辩证法就是集合与划分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就能分辨事物本性中的一和多，这样的人是辩证法家。(265d—266c)

苏格拉底又提出了修辞术与辩证法孰优孰劣的问题，涉及讲话和书写。苏格拉底指出，讲话和书写有三种：一种就是讨论中的讲话，第二种是把讲话写成文字，第三种是通过讲话把有关真善美的知识书写在灵魂中。在谈论书写问题时，苏格拉底讲了一个埃及神灵塞乌斯发明书写的故事。(274c—275b) 他借埃及法老萨姆斯之口，指出书面文字所起的作用无非是提醒，帮助人回忆起内心原有的东西。文字给人提供的好像是智慧，但不是真正的智慧。有了文字，会有人依赖写下来的东西，

不再去努力练习记忆，还会想象自己懂得很多，要和这些人打交道是困难的，因为他们只是显得有智慧，而不是真正有智慧。苏格拉底说自己讲话的目的是把真善美种植到听众的灵魂中去，使他们成为“爱智者”或“哲学家”。(278d)

正　文

谈话人：斐德罗、苏格拉底

苏　【227】斐德罗[1]，我的朋友！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斐　我跟凯发卢斯[2]之子吕西亚斯[3]在一起，苏格拉底，我要去郊外走走，因为我跟他待了很久，整个上午都坐在一起。你瞧，我记得我们共同的朋友阿库美努[4]的建议，【b】他说沿着乡间小道散步比在城里面转更能使人精力充沛。

苏　他说得很对，我的朋友。所以，我想，吕西亚斯在城里？

斐　对，在厄庇克拉底[5]家里，那所房子曾经归莫里库斯[6]所有，靠近奥林比亚的宙斯神庙。

苏　你们在那里干什么？噢，我知道了，吕西亚斯一定会乘机向你展示他的口才。

斐　如果你有空跟我一道走走，听我讲话，你会听到这些事情的。

---

① 斐德罗（Φαῖδρος），本篇及《会饮篇》对话人。

② 凯发卢斯（Κεφάλους），在柏拉图《国家篇》出现，《国家篇》的对话场景设在雅典庇莱厄斯港凯发卢斯家中。凯发卢斯和他的儿子吕西亚斯和波勒玛库斯，以及欧绪德谟，均同情民主派。

③ 吕西亚斯（Λυσίας），人名。

④ 阿库美努（Ἀκουμενοῦ），医生，是在《会饮篇》中讲话的医生厄律克西马库（Ἐρυξίμαχός）的亲戚。

⑤ 厄庇克拉底（Ἐπικράτε），人名。

⑥ 莫里库斯（Μορυχυς），人名，雅典富人，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多处提到他奢侈的生活方式。

苏 什么？你以为我就不会把它看得“比头等大事还要重要”，如品达所说①，听你和吕西亚斯如何消磨时光？

斐 那就请吧。

苏 【c】只要你肯告诉我。

斐 实际上，苏格拉底，我把这篇演讲告诉你算是找对人了，因为绕来绕去，它谈论的都是爱。它的目的是勾引一位美少年，但讲话的人并不爱他——这篇演讲实际上妙就妙在这里，吕西亚斯争辩说，最好把你的偏爱给予不爱你的人，而不是给予爱你的人。

苏 真是妙极了！我希望他还写道，你应当把你的偏爱给予穷人而不是给予富人，【d】给予老头而不是给予青年——也就是说，给像我这样的人，给许多普通人；这样的话，他的文章才是真正睿智的，此外，它们对公善也有贡献！不管怎么说，我急于听到这篇文章，我跟你走，哪怕你一直走到麦加拉②，如希罗狄库③所推荐的那样，碰到那里的城墙，再走回来。

斐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苏格拉底？【228】你难道指望像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能凭记忆高雅地背诵这篇文章吗，吕西亚斯这位我们最有才华的作家耗费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才把它写成？绝无可能——尽管我宁可自己拥有这样的能力，而不愿意碰运气！

苏 噢，斐德罗，要是我不认识我的斐德罗，我也肯定忘记我是谁了——反过来说也一样。我非常明白你斐德罗肯定不止一次听吕西亚斯演讲，听了一遍又一遍，而他则非常乐意照办。即便如此，你仍旧不满足。【b】到了最后，你自己拿过手稿，阅读你最喜欢的部分。你就这样坐在那里读了一个上午，直到有了倦意出来散步为止；我敢肯定，你已经熟记了整篇文章，除非它特别长。所以，你现在溜出城来就是为了找个机会练习一下。然后你就和某个急于听到这篇讲演的人碰上了，这时

① 品达：《伊斯弥亚颂歌》I.1.。

② 麦加拉（Μέγαρά），地名，城邦名。

③ 希罗狄库（Ἡρόδικος）雅典医生，参阅《国家篇》406a—b。

候你喜出望外，以为有人可以分享你的狂热，【c】因此就要他与你一同散步。但是，当这位爱好者请你复述的时候，你感到有点为难，于是装出不想背诵的样子，尽管你最后还是会这样做的。哪怕碰到一位要求不那么坚决的听众，你也得强迫自己复述。所以，请吧，斐德罗，干脆一点，按我的请求去做。当然，我知道你马上就会做的。①

斐 好吧，我最好还是尽力而为；要是不这样做，我想你是不会放过我的。

苏 你对我的意图把握得很准。

斐 【d】那我就试试看吧。但是，苏格拉底，我的确不能逐字逐句背诵；所以我想这么办，让我来认真总结一下这篇文章的基本意思，按照恰当的次序列举他的观点，说一下有爱者和无爱者有哪些区别。

苏 好的，只要先把你左手拿着藏在衣襟下的东西拿给我看，我的朋友。我猜你肯定得到那篇文章了。如果我没猜错，那么我向你保证，尽管我爱你，但我不想听你在我面前练习讲演，【e】就像吕西亚斯本人在场似的。来吧，拿出来给我瞧瞧。

斐 够了，够了。你粉碎了我把你当作训练伙伴的希望，苏格拉底。好吧，你希望我们坐在哪里读呢？

苏 【229】让我们离开这条小路，沿着伊立苏② 河边走，然后我们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

斐 这样很好，我今天光着脚，而你，当然了，从来不穿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下到河里行走，反正我们趟水也没什么关系，特别是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在河里走走更开心。

苏 你在前面带路，找个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地方。

斐 你看到那边那棵高大的梧桐树了吗？

苏 当然。

斐 【b】那里有树荫，有风凉，有草地可坐，如果愿意，我们还可

① 此段提到斐德罗时原文中均用第三人称，中译文按第二人称译。

② 伊立苏（Ἰλισός），小河名。

以躺下。

苏 那我们就去那里。

斐 告诉我，苏格拉底，人们说波瑞阿斯从河里把俄里蒂亚抓走，[①] 是不是就在这一带？

苏 他们是这么说的。

斐 可不就是这里吗？这里河水清澈，正适合姑娘们嬉水。

苏 【c】不，还要往下游走大概三斯塔达[②]，穿过阿戈拉[③]圣地，附近还有一座波瑞阿斯的祭坛。

斐 我没注意过。不过，告诉我，苏格拉底，宙斯在上，你真的相信这个故事吗？

苏 说实话，我要不相信这个故事才会显得合乎时宜，就像我们那些有知识的人一样。我能够讲奇妙的故事，我可以说，俄里蒂亚在和法马西娅[④]一道玩耍时被波瑞阿斯掀起的狂风吹下山崖，【d】她死了以后，人们就说她被波瑞阿斯掠走了，尽管按另一种说法，这件事发生在战神山[⑤]，不是吗？因为也有人说她是从那里被掠走的。斐德罗，在我看来，诸如此类的解释很诱人，但只是某位我一点儿也不妒忌的能人的虚构。他非常机敏，苦思冥想，但只要开了头，他就必须继续合理地解释肯陶洛斯[⑥]，然后解释喀迈拉[⑦]，【e】更不必提戈耳工、[⑧] 帕伽索斯，[⑨] 以及其他

---

① 波瑞阿斯（Βορέας），希腊神话中的北风神，掠走雅典公主俄里蒂亚（Ὠρείθυια）。

② 斯塔达（στάδιον），长度单位，希腊里，1 斯塔达约合 185 公尺。

③ 阿戈拉（Ἄγρα），神名，狩猎女神。

④ 法马西娅（Φαρμακεία），俄里蒂亚的女伴。

⑤ 战神山（Ἀρείουπάγους）位于雅典卫城西北，音译为阿雷奥帕古斯山。

⑥ 肯陶洛斯（κενταύρους），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马怪物，又称马人，有许多位。

⑦ 喀迈拉（Χιμαίρας），希腊神话中的喷火怪物，前半身像狮子，后半身像蛇，中部像羊。

⑧ 戈耳工（Γοργόνων），指海神福耳库斯的三个女儿，她们的头发是毒蛇，嘴里长着野猪的长牙，身上还长着翅膀。

⑨ 帕伽索斯（Πηγάσως），生有双翼的飞马，此处是复数。

无数怪物了，它们数量众多，形象荒谬，很快就会把他淹没。任何一位不相信这些故事、想要机敏地加以解释、使之变得似乎有理的人，都需要大量时间来处理它们。

我肯定没时间做这种事情，其原因，我的朋友，是这样的。【230】我还不能做到认识我自己，如德尔斐[①]神谕所训示的那样，在我还不明白这条训示之前，就要去研究其他事情，那就太可笑了。这就是我不去操心这些事情的原因。我接受人们的流行看法，如我刚才所说，我不去考察这些事情，宁可考察我自己：我是一个比堤丰[②]更加复杂、更加傲慢的怪物，还是一个比较单纯、比较温和、有上苍保佑的生灵？不过，你瞧，我的朋友，走着走着，这不就是我们刚才要找的那棵树吗？

斐 【b】就是这棵。

苏 赫拉[③]在上，这里确实是个休息的好地方。你瞧这棵高大的梧桐，枝叶茂盛，下面真荫凉，还有那棵贞椒，花开得正盛，香气扑鼻。梧桐树下的小溪真可爱，脚踏进去就知道有多么凉爽！你瞧这些神像和神龛，想必一定是阿刻罗俄斯[④]和某些女仙[⑤]的圣地。【c】呵，这里的空气真新鲜！知了尖鸣，好像正在上演一首仲夏的乐曲。要说最妙的，还是斜坡上厚厚的绿草，足以让你把头舒舒服服地枕在上面。我亲爱的斐德罗，你确实是最神奇的向导。

斐 但是你，我杰出的朋友，似乎完全不合时宜了。真的，如你刚才所说，你一点儿都不像本地人，【d】反倒像陌生人一样需要向导。你不仅从来不到外国旅行——就我能够判别的范围而言，甚至从来没出过城。

苏 原谅我，我的朋友。我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了，风景和树木不

① 德尔斐（Δελφοί），地名，希腊宗教圣地。

② 堤丰（Τυφῶν），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与半人半蛇女怪生下许多怪物。

③ 赫拉（Ἥραν），女神名，宙斯之妻。

④ 阿刻罗俄斯（Ἀχελῷος），河神。

⑤ 女仙（Νυμφῶν），亦译“宁妇”。

会教我任何东西——只有住在城里的人可以教我。但是你，我认为，发现了一种能吸引我出城的魔法。【e】就像人带领饥饿的牲口，只要在它前面摇晃一下果枝，就能让它跟着走；而你只要用那些文章做诱饵，在我面前挥舞一下，就可以让我跟着你跑遍整个阿提卡或者你喜欢的任何地方。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找到地方了，我想躺倒了；所以，你就选一种对你来说最舒服的姿势，开始读给我听吧。

斐　那我开始了，你注意听：

"你知道我的情况；我说过，在我看来，【231】这件事若能做成，对我们双方都会有好处。无论如何，我不认为我会失去我所追求的东西，仅仅由于我对你没有爱[1]。

"有爱者一旦欲火熄灭，就会反悔以前付出的恩惠，而无爱者绝不会有反悔的时候。这是因为他以前在施予恩惠时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为了你，他倾其所有，尽力而为，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情。

"此外，有爱者会计算自己能得到多少好处，付出的代价又有多大，【b】他要花费额外的精力去计算用多长时间才能做到收支平衡；无爱者不会为了爱而忽略自己的事业，他不用计算过去花费的心机，也不会与亲属发生争执。既然这些麻烦都不存在，那么他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精力用在能够博取对方欢心的事情上。

"此外，【c】有人争辩说，应当看重有爱者，因为有爱者对所爱的人特别好，会用各种言语和行动来博取爱人的欢心，而这些言行会引起他人的厌恶。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有爱者显然也会为了明天的爱人而抛弃今天的爱人，如果新爱人有这种要求，他无疑也会伤害过去的爱人。

"不管怎么说，被爱人抛弃而落入可悲的境地，【d】遭此苦难的人甚至不愿为自己辩护，这样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有爱者会承认自己不健康，头脑有病。他非常明白自己的想法不对，但就是不能控制他自己。所以，当他能够正常思考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恪守他发疯时做的决

① 文中谈论的爱是男同性恋之间的爱。

定呢？

“另一个要点是：如果要在对你有爱者中间选择最好的人，那么你的选择范围很小；但若你不在意他们是否爱你，而只是挑选最适合的人，你能挑选的范围就很大，【e】更有希望找到最配得上你的友谊的人。

“假定你敬畏习俗标准，害怕事情泄露后会受到民众的指责。那么由此可以推论，【232】有爱者——认为其他所有人都崇拜他，就像他崇拜自己——会骄傲地对所有人宣称他的爱情非常成功，他为此付出的辛劳不会白费。而那些不爱你的人能够控制自己，宁可做自己最适宜做的事，不去寻求来自公众的荣耀。

“另外，有爱者不可避免地会被发现，许多人都会看到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所钟爱的男孩。结果就是，【b】无论何时看到你和他说话，他们都会认为你们刚刚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或者认为你们马上就要去满足私欲。但若他们不是有爱者，人们甚至不屑于挑剔他们的毛病，无论他们在一起待多久；人们知道和他人说话是人之常情，是为了友谊或者为了获得其他快乐。

“另一个要点：友谊很难长久维持，这种观点有无给你警示？或者说，人们之间的友谊中断，一般说来，这对一方是可怕的，【c】对另一方也是可怕的，但若你已经放弃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那么你的损失不是会比他的损失更大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你来说，害怕有爱者就更无意义了。因为，有爱者很容易恼火，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会以为是对他的故意伤害。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有爱者会阻止他钟爱的男孩与其他人交往。他生怕有钱的情敌会用钱财把他的恋人夺走，或者担心有文化的情敌在智力上超过他。他会始终对那些比他强的人保持高度戒备！【d】通过劝你不要与这些对手交往，他使你在这个世上一个朋友都没有；换个角度说，如果你追求自己的利益，比你的恋人头脑要清醒，那么你就不得不与他争吵。

“但若有男子汉不爱你，他只是凭着他自己的优点去实现对你的要求，那么他不会妒忌其他与你交往的人。正好相反！他厌恶那些不想和你交往的人，他会认为不想和你交往就是看不起你，而想和你交往的人

是在对你行善；【e】所以，你应当在这样的交往中期待友谊，而不是期待敌意。

“另一个要点：有爱者，在了解了你的脾气和熟悉了你的品性之前，一般会对你的身体有欲求，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在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之后，他们甚至无法说出他们是否还想和你做朋友。【233】而无爱者，在情事发生之前已经有了友谊，你不用担心情事发生之后友谊会淡漠下来。不，这种事情会一遍又一遍地起到提醒你们的友谊的作用。

“另一个要点：如果你不是被一个有爱者拥有，而是被我拥有，你可以期待成为一名较好的人。有爱者会对你的言行一味进行赞扬，其中部分原因是他担心别人讨厌他，【b】部分原因是他的情欲损害了他的判断。这里说一下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有爱者遭到失败，但没有引起其他人的痛苦，在这个时候爱会使他以为自己受到了诅咒！而当他感到自己非常幸运，但是配不上那一刻的欢愉时，爱情会迫使他大唱赞歌。结论就是，你应当为那些对你有爱者感到遗憾，而不是崇拜他们。

“如果我的论证令你信服，那么，首先，我会给你时间与你交往，而不会想到直接的欢愉；我会为你将来的利益进行打算，【c】因为我是我自己的主人，而不是爱情的牺牲品。小小的过错不会在我心里留下深刻的敌意，巨大的过失我才会慢慢地在心里有一点不悦。你的那些无心的伤害我会加以宽容，也会尽力设法防止你有意犯下过错。所有这些，你瞧，都是我们之间长期友谊的证明。

“你想过没有情爱就不会有坚强的友谊这个问题吗？【d】你必须记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去照料我们的子女，或者关心我们的父母。我们就不会拥有任何可靠的朋友，因为这些关系不是来自这种情欲，而是来自其他很不相同的事情。

“此外，假定我们必须偏爱那些对我们要求最急迫、最强烈的人，那么在其他事情上我们应当加以关照的也不是那些境况最好的人，而是那些最贫困的人，因为他们的需求最大，一旦施予恩惠，他们就会对我们抱着最深的感激之情。【e】比如，举行私人宴会时，最应该得到邀请的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乞丐和没饭吃的人，这样做的话他们会拥戴

你，依赖你，他们会蜂拥而至，敲我们的门；他们会对你感激不尽，为你祈福。不，我假定，这样做是恰当的，不是把恩惠赐予那些需求最强烈的人，而是赐予那些最能对我们感恩图报的人——【234】也就是说，不给那些只追求满足情欲的人，而给那些真正配得上的人——不给那些只贪图你的青春美色的人，而给那些在你老的时候仍旧能够与你共享安乐的人；不给那些达到目的就向外界夸耀的人，而给那些顾全体面，守口如瓶的人；不给那些贪图一时欢乐的人，而给那些愿意与你终身为友的人；不给那些情欲满足就恩将仇报的人，【b】而给那些在你年老色衰时仍旧对你忠心耿耿的人。因此，你要记住我的话：朋友会经常批评有爱者的恶行，认为在欲望的诱导下他会对他的利益进行误判，但无人会去接近无爱者。

"现在假定你会问我，为什么我要敦促你把恩惠给予所有那些对你无爱者。不，如我所见，【c】有爱者不会要求你把恩惠赐予所有对你有爱者。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会从每位受惠者那里得到同样多的回报，你也不能以同样的方式隐瞒自己的情事。但这种事情不会引起任何伤害，你确实应当为双方的利益而努力。

"好吧，我认为我的讲话已经够长了。如果你还有更多期待，或者认为我忽略了什么，就请你提问吧。"①

你认为这篇讲话怎么样，苏格拉底？你不认为这是一篇非常出色的文章吗，尤其在遣词造句方面？

苏　【d】确实妙极了，我的朋友，我听得神魂颠倒。不过，你的全部所作所为无非就是这样，斐德罗，你在读的时候我看着你，我看到你读得眉飞色舞，所以我相信你对这些事情的理解肯定比我好，在你的引领下，我分享了你的迷狂。

斐　得了吧，苏格拉底，你认为这种事情也好开玩笑吗？

苏　你以为我在开玩笑，我不严肃吗？

斐　【e】你一点儿也不严肃，苏格拉底。对我说真话，以友谊之神

---

① 以上是斐德罗朗读的吕西亚斯的文章。

宙斯的名义起誓，你认为还有其他希腊人能就这一相同的主题讲得更高明、更富丽堂皇吗？

苏 你说什么？我们不是必须依据作者的讲述，赞扬文章切合场景、简洁明晰、首尾一贯、用词精确吗？如果我们必须这样做，那就以你说的为准——【235】这肯定是由于我是那么的无知。我只注意演讲的风格。至于其他方面，我甚至想也不会去想吕西亚斯本人是否对这篇讲话感到满意。在我看来，斐德罗——除非，当然，你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就同一件事情翻来覆去地说，甚至讲了三遍，就好像对这个主题没话可说似的，就好像他对这样的题目没什么兴趣似的。它实际上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为了显示才能，作者对同一件事说了两遍，用词不同，但都一样成功。

斐 【b】你完全搞错了，苏格拉底。你所谓的缺点正是这篇文章的突出优点，它也没有忽略有关这个主题的任何重要方面，其他任何人要想用一篇更充分、更令人满意的演讲来超过他都是不可能的。

苏 你走得太远了，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要是出于礼貌而附和你，我会遭到以往已经就这个主题发表过意见、写过文章的男女贤哲的驳斥。

斐 【c】这些人是谁？你在哪里听到过比这更好的言论？

苏 我一下子说不上来，但我肯定有人说过和写过，也许是漂亮的萨福[①]，也许是聪明的阿那克瑞翁[②]，或者是某些散文作家。你会问，我这样说有什么根据？事实上，我亲爱的朋友，我的心中现在有一股暖流在奔腾，我感到自己能够发表一篇不同的演讲，甚至比吕西亚斯的演讲还要好。我当然明白，它不是我心中的原创——我知道自己的无知。唯一的可能，我想，【d】我的心充满了意见，就像一个器皿，其他人的讲话通过我的耳朵灌输进来，尽管我如此愚蠢，甚至忘了我是听谁说的，是在什么地方听说的。

斐 噢，我亲爱的朋友，你就不能说点儿好听的吗！你不用再找麻

---

① 萨福（Σαπφοῦς），公元前7世纪希腊女诗人。

② 阿那克瑞翁（Ἀνακρέον），公元前6世纪希腊抒情诗人。

烦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从谁那里听来的，哪怕我问过你——你就按你刚才的许诺，再发表一篇更有意义、更为优秀的演讲，而不重复我刚才读的文章。我向你保证，【e】我会像九位执政官[①]一样，在德尔斐立真人大小的金像，不仅给我自己铸一个，而且也替你铸一个。

苏　你是真正的朋友，斐德罗，像金子那么好，竟然以为我声称吕西亚斯在各个方面都错了，而我可以发表一篇和他完全不同的演讲。我肯定这种事哪怕在最差劲的作家身上也不会发生。比如，在我们这个事例中，你能想象有人会争辩说，无爱者比有爱者更应当得到宠爱，【236】因为无爱者保持着智慧并谴责后者失去了他的智慧——这些观点是那篇讲话中最基本的——对此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相信，我们必须允许这些观点成立，也要饶恕演说家对它们的使用。对演说家而言，我们不能赞扬他们标新立异，而只能赞扬他们娴熟的论证；但是，我们可以既赞扬他们演讲的布局，又可赞扬那些非基本观点的新颖，这些观点才是更难想明白的。

斐　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样说是合理的。【b】现在我想出个题目给你做。我允许你假定无爱者比有爱者神志清醒——如果你能添加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使我们手中的这篇演讲完善，那么你的金像将被安放在库普塞利德[②]在奥林比亚奉献的金像旁边。

苏　噢，斐德罗，我在跟你开玩笑，所以才批评你心爱的人，你当真了？你以为我真的会去写一篇更迷人的演讲，与他的智慧的产物争锋吗？

斐　好吧，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的朋友，你已经跌进你自己挖的陷阱。你已经没得选择，只能尽力发表一篇演说，【c】否则我们就像喜剧中粗俗的小丑一样，会被反唇相讥，赶下台。别让我说出你会说的

---

① 荷马时代，雅典立法者忒修斯实行改革，废除“国王”，由贵族组成的长老会议掌握大权，从贵族中选出九名执政官（ἄρχον，音译“阿康”）处理政事。就职时他们宣誓，如果违法，就要出钱立一座金像。

② 库普塞利德（Κυψελιδῶν），公元前7世纪科林斯僭主。

这种话来："苏格拉底，如果我不知道我的苏格拉底，我就不知道我自己，"或者"他想说，但他扭扭捏捏不肯说。"你下决心吧，要是不把你隐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你就别想离开这里。这里很偏僻，只有你和我在场，【d】我比你年轻，也比你强壮。由于这些原因，别忘了我的意思，别逼我动武撬开你的嘴，在你可以自觉自愿说的时候。

苏 但是，我亲爱的斐德罗，我会受到嘲笑的——像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却要像一名行家那样，就这些相同的主题即席创作一篇演讲！

斐 你不明白当前的形势吗？别跟我耍花招！我知道说出什么话来能使你就范。

苏 千万别说！

斐 哼，我偏要说！我想说的是发誓。【e】我向你发誓——以谁的名义发誓呢，我有点糊涂？以这棵梧桐树的名义起誓可以吗？——我立下毒誓，你要是不在这棵树边上发表你的演讲，你就永远别想从我这里听到其他任何演讲——我再也不会跟你谈论演讲辞！

苏 至爱吾爱，你真是太可怕了！你真的发现了这种方式，能够强迫一名演讲爱好者按你刚才说的去做！

斐 那你干吗还要反复推辞？

苏 我不再推辞了，你已经发了毒誓。我又怎么可能放弃这样的待遇呢？

斐 【237】那你就说吧。

苏 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吗？

斐 什么？

苏 我演说的时候要蒙上头。这样的话，当我尽快发表我的演讲时，我就不会因为看到你而感到害羞，由此失去了我的论证线索。

斐 你就说吧！随你怎么办都行。

苏 声音清澈美妙的缪斯[①]，求求你们，赶快降临吧，无论你们的

① 缪斯（Μοῦσαι）是希腊的文艺女神，共九姐妹，分管各种艺术，在希腊被通称为 Λιγύων（字义为清亮），与利古里亚人（Λίγειαι）这个词形声相近。

名称源于你们歌声的特质，还是来自利古里亚人这个擅长音乐的民族，你们都要帮我把这个故事说出来，这是我的好朋友逼我说的。这样的话，他最终会更加崇敬那位作家，【b】而现在他已经把他当作智慧之人。

从前，有个男孩，或者说有个美少年，长得非常漂亮，他有许多情人。其中有个情人很狡猾，他说服这个男孩，使他相信自己并不爱他，尽管他对这个男孩的爱绝不比其他情人少。一旦使这个男孩相信了他的话，他就劝这个男孩，宁可亲近对他无爱的人，不要亲近对他有爱的人。下面就是他说的话：

"如果你想就任何论题作出正确的决定，我的孩子，【c】只能从一条道路开始：你得知道这个决定是什么，否则必会错失目标。普通人不明白自己不知道某个具体主题的真正本性，所以他们就这样开始了，还以为他们自己知道；由于不能与考察的起点相一致，他们的结局你是可以期待的——既相互冲突，又自相矛盾。现在，我们最好不要让这种事情在我们中间发生，因为我们已经批评其他人犯了这种错误。由于你和我将要讨论一个男孩应当与爱他的男人交朋友而不是与不爱他的男人交朋友，【d】我们应当先明确什么是爱，爱的效果是什么，对此取得一致看法。然后我们才可以进行回顾，试着进一步讨论从爱中可以期待益处还是伤害。现在，人人都清楚地知道爱是某种欲望；但我们还知道，哪怕无爱者对美的事物也有欲望。那么，如何区别一个人有无爱呢？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两条原则的支配，这些原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是我们天生的欲望，旨在追求快乐，另一条原则是我们后天习得的判断，旨在追求至善。【e】这两条原则有时候是一致的，有时候会相互冲突，有时候这条原则占据上风，有时候那条原则占据上风。当判断占据上风，用理性引导我们追求至善时，【238】这样一种自我节制就被称作'处于正确的心灵状态'；当欲望占据上风，不合理地拉着我们趋向快乐时，那么这种控制就被称作'粗暴'。粗暴随着形式的变化有许多名称，粗暴是多种多样的。在具体情况下，粗暴采取哪一种形式，也就把它的名称给了具有这种行为的人——这个名称不值得称道，更不值得获取。如果进食的欲望战胜了人的追求至善的理性，也压

倒了他的其他欲望，这就叫作饕餮，【b】这种人则被称为饕餮之徒；如果饮酒的欲望成了僭主，引导人朝着那个方向前进，我们全都明白应当把这样的人叫作什么！[1]现在，我们该如何恰当描述被其他欲望控制了的人，事情已经很清楚，就用这种欲望的名称来叫这种人——欲望之间是姐妹——欲望的名称源于欲望，欲望不时地控制人。至于引导我们说了那么多话的这种欲望，我感到已经很明显了，但我假定，人们总是能够更好地理解说过了的事情，而不是没说过的事情：【c】这种欲望战胜了人的深思熟虑，驱使人在美中享受快乐，其力量又进一步被同类的、追求人体之美的欲望所增强——这种欲望征服一切，它的名称来自力量（ῥώμης）这个词，被称作厄洛斯（ἔρως）。”

说到这里，斐德罗，我的朋友，你不会也像我一样，以为我抓住某种神圣的东西了吧？

斐　你确实已经说了一些非比寻常的话，苏格拉底。

苏　那么你就静静地听。这个地方好像真的有神临在，【d】所以要是我讲起话来好像有仙女般的疯狂，请你不要感到惊讶。我的文风已经和酒神颂歌差不多了。

斐　确实如此！

苏　是的，我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就是你。不过，先听我说吧，这样也许就能防止受到攻击。然而，这一切都取决于神；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面对演讲中的那个男孩：

“那么好吧，我勇敢的朋友，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我们要做决定的这个主题的定义，【e】我们也已经说了它到底是什么，所以在整个讨论中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有爱者和无爱者会给那个偏爱的男孩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或伤害？这一点是必然的，一个受欲望支配、成为快乐的奴隶的男人，当然会把他爱恋的男孩转变为最能讨他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一个病人会在一切不抗拒他的事物中获取快乐，但是会把和他相等的人或者比他强大的人视为敌人。【239】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有爱者不

---

① 即叫做“酒徒”或“酒鬼”。

愿意找一个与他相当或比他强的人做男朋友，而总是把他爱恋的男孩变得比他自己弱小和低劣。而我们知道，无知者比聪明者低劣，胆怯者比勇敢者低劣，木讷的讲话人比训练有素的演说家低劣，迟钝者比敏捷者低劣。有爱者必定会乐意发现所有这些心灵上的缺陷，无论他所钟爱的男孩生来就有还是后来习得了这些缺点；如果他爱的这个男孩没有这些缺点，那么他会努力使被爱的男孩具有这些缺点，否则他在恋爱中就不能获得快乐。【b】这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他会妒忌，让他所爱的男孩远离任何能使之变好的人；这就会给他带来极大的伤害，特别是，要是他不让那个男孩接近能够改善他的心灵的东西——也就是神圣的哲学，有爱者一定不会让被爱者接近哲学，因为他担心自己因此遭到被爱者的藐视。他必定也还会想出其他办法来，让那个男孩处于完全无知的状态，使那个男孩完全依赖他本人。就这样，【c】那个男孩能够给予爱他的人最大程度的快乐，尽管给他自己带来的伤害也非常严重。所以，就你的理智发展而言，让一名有爱者做你的监护人或伴侣实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现在让我们转向你身体的发展。如果一名男子在必然性的驱使下，以善为代价追求快乐，那么他会要你的身体变成什么样？如果他能支配你，他会怎样训练你？你会看到，他想要找的人是柔弱的，而不是强壮的，不是整天在太阳底下训练的，而是苍白无力的——这些人从来不到户外工作，更不知辛勤劳作和汗流浃背的训练是什么滋味。【d】他要找的男孩过着女人般的生活，涂脂抹粉，取媚于人，完全没有天然的肤色。继续描述下去已经没有必要，这种人还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一目了然。我们在进行下一个话题之前可以用一句话来小结：人要是具有情人想要的这种身体，要是参加战争或者处于其他危急关头，会让他的敌人信心百倍，也会给他的朋友带来伤害，甚至伤害爱他的人。这个话题就讲到这里，其中的观点非常明显。

【e】"我们的下一个论题是，有爱者的关心和陪伴会给你带来好处还是伤害。这个答案众所周知，尤其是有爱者：他首先希望他所钟爱的男孩失去他的所有亲人和财产——他的母亲、他的父亲、他的其他亲

戚。他很乐意看到这个男孩失去亲人和财产，【240】因为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能够阻碍他与这个男孩的交往，他在陪伴男孩时能获得甜蜜的快乐，也没有人会严厉地批评他这样做。更有甚者，有爱者会认为这个男孩拥有金钱和财富只会使他变得更不容易到手，到了手也难以驾驭。因此，男朋友拥有财富必定会使爱他的人妒忌，男朋友要是破产了，他才会高兴。进一步说，他希望这个男孩永远独身，一辈子没有妻儿和家庭，这样他才能长久自私地摘取甜蜜的果实。

"当然了，生活中还有其他麻烦，但是大部分麻烦还都掺有一些短暂的快乐，带有某种神性。【b】比如，奉承献媚的清客可以是可怕的野兽和讨厌的东西，但是自然会给奉承者掺进一些文化，让奉承的话语给人带来一些快乐。情妇也是这样——我们谴责情妇带来的所有伤害——其他许多具有这种特点的生灵以及它们的叫唤声也是这样，至少，在它们的陪伴下可以度过快乐的一天。但是有爱者就不一样了，除了给他的男朋友带来伤害，【c】要和这样的人一起过日子真是件令人厌恶的事情。'年轻人喜欢年轻人'，如古谚所说——我假定，这是因为友谊在相同者中间成长，同样年纪的男孩追求相同的快乐。但是，和你年纪相当的人太多了。此外，如他们所说，任何人在必然性的逼迫下要做的事情是可悲的——这话用来说一名男孩和他的情人是最真实的（更不必说他们的年龄差异了）。年纪大的与那年纪小的长相厮守，他不甘忍受寂寞，不愿离开；【d】在必然性的驱使下，他观看、聆听、触摸那个男孩，用各种方式在男孩身上寻求快乐，所以，他像奴仆一样围着那个男孩转，使自己的快乐得到满足。

"然而，那个男孩，在他们长相厮守的时候，这个老情人又能给他提供什么安慰和快乐呢？老是看那张饱经风霜、失去美貌的脸，不是一件十分恶心的事情吗？跟这张老脸有关的一切事情——嗯，甚至听他们提起都是可悲的，【e】更不必说要实际去做，如你被迫不断去做的一样！被那个老家伙观看和猜疑，生活在他的监视之下！听那些不合适的、过分的赞美！还有，受到错误的指责——那个老家伙清醒时说的话都很难忍受，一旦喝醉了便口无遮拦，把那些秘事到处宣扬，那就更叫人难

堪了。

“当这个老家伙还心存爱意时，他是有害的、令人厌恶的；当爱情消逝的时候，他就会成为背信弃义之人，尽管他以前发过许多誓，对你作过许多美好的承诺，【241】这些花言巧语都是为了使你跟他保持这种麻烦不断的关系，希望将来能得到好处。然后，到了该还债的日子，他心中有了新的主宰，理性和节制取代了疯狂的爱情。而那个男孩甚至不明白他的情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仍旧会为了他以往付出的爱向他索取回报，要他兑现过去许下的诺言，提醒他过去说过些什么，还以为自己仍旧在向过去的那个老情人说话！这时候，那个恢复了理性和节制的老家伙只会感到羞耻，而不会鼓足勇气承认自己的过错，【b】宣布自己已经改邪归正，更不知道自己如何能够弥补过去在愚蠢的控制下作出的庄严承诺。由于担心继续纠缠下去自己会故态复萌，恢复过去那个自我，于是乎，他就溜之大吉，背弃过去的诺言，非做一个负心人不可了。这个时候，追逐者变成了逃跑者，银币朝着另一面跌落，而那个男孩一定会追着他讨债，还会向老天爷叹苦经，埋怨那个负心人。尽管从头到尾他都完全不明白，宁可接受一个有理性但没有爱的人，【c】也不能接受一个没有理性只有爱的人。他的必然后果就是向一个无信无义的、乖戾的、妒忌的、伤人的家伙屈服，向一个将会毁灭他的家产、伤害他的身体、尤其是毁灭他的灵性发展的人屈服，而这种灵性发展在诸神和凡人眼中肯定并永远具有最高的价值。

“这些要点你应当牢记在心，我的孩子。你要明白，有爱者对你的友谊肯定不怀好意。不，它就像食物，它起的作用只是平息饥饿。【d】‘有爱的人爱娈童，就像恶狼爱羔羊。’”

就这些了，斐德罗。别指望再从我这里听到些什么，你必须把这些话当作演讲的结尾来接受。

斐　但是，我认为你只说对了一半——我以为你还会用相同的篇幅，说一说无爱者，列举他的优点，证明把恩宠给他比较好。所以，你为什么停下来呢，苏格拉底？

苏　【e】你难道没有看到，我的朋友，尽管我批评了有爱者，但我

的文风已经从酒神颂转变为史诗？如果我开始赞颂他的对立面，你认为我会发生什么转变？你难道看不出你能干地向我介绍的仙女将会依附在我身上吗？所以我只说一句话，受到我们批评的有爱者的每一项缺点都有与之相反的优点，而无爱者也拥有这些缺点。我干吗还要浪费唾沫再去说无爱者呢？我已经讲过的意思对两种人都适用。【242】正因如此，我的演讲已经结束，我要过河回家了，省得你让我做更倒霉的事。

斐 别这样，苏格拉底，等这阵子热劲过去再说。你没看到已经晌午了吗，如人们所说，"烈日当空"？让我们再坐一会儿，谈谈演讲，等天凉下来再走。

苏 说起演讲，你真是个超人，斐德罗，真令人惊讶。我肯定，你这一生会比其他任何人带来更多的演讲辞，【b】要么是你自己写的，要么是你用各种手段强迫别人写的；只有底比斯[①]的西米亚斯[②]是个例外，你在这方面显然处于领先地位。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在想，你好像又要把我的另一篇演讲给勾出来了。

斐 噢，好极了！不过，你什么意思？什么演讲？

苏 我的朋友，我刚才想要回家的时候，【c】我熟悉的灵异出现了，每当它出现的时候，它就阻止我做某件想要做的事。我好像听到一个声音，禁止我离开，直到我赎回对众神的冒犯。你瞧，我实际上就像一个预言家，尽管不那么特别擅长——就像那些只能读和写的人——但就我实现自己的目的而言，我已经够好了。现在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我的冒犯。实际上，我的朋友，灵魂本身也是一名预言家，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从演讲开始，我就心存惶恐，【d】如伊彼库斯所说，"假借冒犯众神在凡人中赢得荣耀"。[③] 而我现在非常清楚我的罪过是什么了。

斐 告诉我，你有什么罪过？

苏 斐德罗，你带来的这篇演讲词是可怕的，就像你刚才强迫我发

① 底比斯（Θῆβαι），地名。
② 西米亚斯（Σιμμίας），人名，《斐多篇》对话人。
③ 伊彼库斯（Ἴβυκος），公元前6世纪希腊抒情诗人。

表的演讲一样。

斐 怎么会呢？

苏 这样做是愚蠢的，也接近于亵渎神灵。还能有什么事比亵渎神灵更可怕？

斐 没有了，当然，如果你说得对。

苏 好吧，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你难道不相信小爱神①是阿佛洛狄忒②之子吗？他不是众神之一吗？

斐 这肯定是人们的说法。

苏 嗯，吕西亚斯肯定不会这么说，你带来的文章也不会这么说，我就是被这篇文章诱惑，最后发表了我自己的演讲。【e】但若“爱”也是一位神，或者是某种神圣的东西——它确实是——那么它就不可能在任何方面是邪恶的；然而我们刚才的演讲说起它来，都把他说成是恶的。这两篇演讲冒犯了爱神，把一大堆极为愚蠢、荒唐的废话当作正儿八经的东西来叙说，【243】以此欺骗少数可悲的民众，博取他们的掌声。

因此，我的朋友，我必须洗涤我的罪过。古时候有一种涤罪仪，给那些在谈论神圣者时撒谎和讲坏话的人涤罪——荷马不知道这种仪式，而斯特昔科鲁③知道。他由于讲了海伦④的坏话而眼睛看不见了，但他不像荷马那样，眼睛瞎了还不知道是为什么。正好相反，他是缪斯的真正追随者，他明白了其中的原因，马上就写了这些诗句：“这个故事是假的。你从来不曾上船，【b】也没见过特洛伊的高塔。”⑤写下这首被我们称作“翻案”的诗以后，他的眼睛马上就复明了。现在我要试着证明我比荷马和斯特昔科鲁要聪明；在我由于说了爱神的坏话而受到惩罚之

---

① 小爱神（Ἔρως），音译“厄洛斯”，常见形象为手持弓箭在天上飞翔，据说为战神阿瑞斯与美神阿佛洛狄忒所生，另一种说法是生于最初的混沌。

② 阿佛洛狄忒（Ἀφροδίτη），希腊爱与美之神。

③ 斯特昔科鲁（Στησίχορος），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抒情诗人。

④ 海伦（Ἑλένη），传说中的希腊美女，爱上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与他私奔，希腊人引以为耻，发动了特洛伊战争。

⑤ 斯特昔科鲁：《残篇》18。

前，我要向他献上我的翻案文章——这一次我不会因为害羞而蒙头，我要露出脸来讲话。

斐 对我的耳朵来说，没有更甜蜜的话了，苏格拉底。

苏 【c】你瞧，我亲爱的斐德罗，你明白这些演讲有多么无耻，我自己的演讲以及你带来的那篇演讲。假定有一位高尚的男子爱或曾经爱过一名与他性格相同的男孩，听到我们说有爱者由于琐碎的原因挑起严重的争论，妒忌他所爱的人，给他带来伤害——你难道不认为，那名男子会认为我们对爱的看法实在是太庸俗、【d】对自由民中间的爱一无所知吗？他难道不会拒绝承认我们所说的爱的那些缺陷吗？

斐 他很有可能会这样做，苏格拉底。

苏 好吧，他让我感到羞耻，也出于对爱神本身的敬畏，我想再发表一篇比较有味道的演说，以洗刷我们已经听到过的演说的苦涩。我也要给吕西亚斯提一条建议，尽快再写一篇演讲，敦促人们把恩宠给有爱者，而不是给无爱者。

斐 你放心，他会写的。【e】一旦你发表了赞颂有爱者的演讲，我肯定有办法让吕西亚斯写一篇论题相同的文章。

苏 这我相信，只要你能继续是你自己。

斐 那么，你说吧，充满自信。

苏 我刚才对他说话的那个男孩在哪里？让他也听一听这篇颂词。否则他会匆忙地偏爱那个无爱者。

斐 他就在这里，跟你挨得很近，只要你需要，他就会出现。

苏 【244】美丽的少年，你必须明白最前面那篇演讲是斐德罗的，他是皮索克勒斯①之子，来自密利努②；而我现在要发表的演讲是斯特昔科鲁的，他是欧斐姆斯③之子，来自希墨腊④。这篇演讲是这样的：

---

① 皮索克勒斯（Πυθοκλέους），人名。

② 密利努（Μυρρίνους），地名，雅典的一个区。

③ 欧斐姆斯（Εὐφήμους），人名。

④ 希墨腊（Ἱμερα），地名。

"'这个说法不对'——在选择情人时，你应当偏爱对你无爱者，而不应偏爱对你有爱者，因为无爱者能控制自己，而有爱者会失去理智。如果迷狂是坏的、纯粹的、简单的，那么这样说说也就罢了，然而事实上，我们拥有的最美好的事物来自迷狂，是神的恩赐。

【b】"德尔斐的女预言家和多多那[①]圣地的女祭司在迷狂中为希腊国家和个人获取福泽，但若她们处于清醒状态，她们所获甚少，或者一无所获。我们就不用提西彼尔[②]以及其他神灵附体的人了，他们经常在神灵的感召下正确预见未来，给许多人以正确指导——这些事情显而易见，我就不多费口舌了。但是有某些证据，值得添加到我们的事例中：那些为事物命名的古人从来不把迷狂（μανία）视为羞耻和应当受谴责的事，否则他们就不会用'预言'（μαντικ）这个词来称呼这些最优秀的行家【c】——预知未来的这些人——由此把迷狂与预言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迷狂是神的恩赐，是非常神奇的，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把这个名称给了预言术；但是今人不知就里，给这个词添加了字母τ，变成了预言术（μαντικ）。同样，头脑清醒地研究未来，使用鸟和其他征兆，这门技艺最初叫作οἰονοϊστικ，因为它使用理性，把理智（νοῦς）和学习（ἱστορία）带进了人的思想；【d】于是现在的演说家就把这门技艺叫作οἰωνιστικ（鸟占术），并把其中o这个元音拉长，变成长元音ω，使之发音更加响亮。所以，依据古代语言创立者提供的证言，在此范围内，迷狂中的预言比按征兆作出的预测更完善，更值得敬佩，就名称和成就而言，源自神的迷狂远胜于人为的清醒理智。

"其次，由于前辈犯下的罪孽，有些家庭会有人发疯，【e】遭到灾祸疾疫之类的天谴，为了找到禳除的方法，他们就向神灵祷告，并举行赎罪除灾的仪式，结果那些参加仪式的受害者进入迷狂状态，从此永久脱离各种苦孽。因此，这种迷狂对受害者来说是神灵的凭附和获得拯救。

---

① 多多那（Δωδώνα），地名。

② 西彼尔（Σίβυλ），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女预言家，有好多位。

【245】“第三，缪斯附体而带来的迷狂。缪斯凭附于温柔、贞洁的灵魂，激励它上升到眉飞色舞的境界，尤其流露在各种抒情诗中，赞颂无数古代的丰功伟绩，为后世垂训。若是没有这种缪斯的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大门，追求使他能够成为好诗人的技艺，都是不可能的。与那些迷狂的诗人和诗歌相比，他和他在神志清醒时的作品都黯然无光。

【b】“说到这里，你已经知道有一些很好的成就——我还能告诉你更多——可以归功于神恩赐的这种疯狂。依据这些解释，我们不要害怕迷狂，不要被那种论证吓倒，以为神志清醒就一定比充满激情好。这种论证要想说服我们，就还得证明另一点，这就是爱并不是上苍为了爱者和被爱者双方的利益而恩赐的。我们要证明的正好相反，这种迷狂是诸神的馈赠，是上苍给人的最高恩赐。我们的证明一定会在聪明人中流行，【c】尽管不一定能说服那些博学者。

“现在，我们首先必须理解灵魂本性的真相，这里说的灵魂包括神的灵魂和人的灵魂，通过考察它的活动以及其他事物对它的作用。下面我就开始论证：

“一切灵魂都是不朽的。这是因为，处于永久运动之中的事物是不朽的，而那些处于运动，或由其他事物来推动的事物，则在停止运动时停止生命。所以，只有运动本身决不会丧失运动，因为它绝不会离开它本身。事实上，这个自动者是其他一切被推动的事物的源泉，【d】这个源泉没有起点。这是因为，一切有开端的事物来自某个源泉，但是源泉本身没有源泉，以其他事物为源泉的源泉就不再是源泉了。由于源泉不会有开端，因此它必定不能被摧毁。这是因为，如果源泉会被摧毁，它就不能从其他事物再次开始，其他事物也不能从它再次开始——也就是说，如果一切事物皆从一个源泉开始的话。所以，由于这个原因，自动者是运动的源泉。自动者不可能被摧毁，【e】也不可能重新开始，否则的话，诸天与一切有开端的事物都会坍塌，走向停滞，绝无可能再次运动。但是，由于我们已经发现自动者是不朽的，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宣布，这就是灵魂的本质和原则，因为每一从外部被推动的有形体的事物没有灵魂，而身体的运动来自内部，来自它本身，它有灵魂，这就是灵

魂的本性；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任何能够自动的事物本质上就是灵魂——那么由此必定可以推论，灵魂既无生也无死。

【246】“关于灵魂不朽我们已经说够了。下面我们必须说一说它的结构。描述灵魂实际上需要很长时间，是神能够完成的任务，但要说一说它像什么，还是凡人可以做到的，用的时间也比较少。所以，我们在演讲中只说个大概。让我们把灵魂的运动比作一股合力，就好像一同拉车的一队飞马和它们的驭手。诸神的飞马和驭手都是好的，【b】血统高贵，但对其他生灵来说就并非完全如此。至于我们凡人用的马车，我们首先说有两匹马拉车，有一位驭手驾车，但我们还得说有一匹马是良种骏马，而另一匹正好相反，是杂种劣马。因此我们的驭手要完成任务就非常困难，经常会遇到麻烦。

“现在我应当试着告诉你，为什么生灵既包括可朽的生灵，也包括不朽的生灵。一切灵魂照看一切无灵魂的物体，在诸天巡游的时候，它们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形状。【c】灵魂一旦生长完善，羽翼丰满，就在高天飞行，整个宇宙都是它的辖区；但若灵魂失去羽翼，就会向下坠落，直到碰上坚硬的地面，然后它就会在那里安身，有了属土的肉体，由于灵魂的力量在起作用，被灵魂依附的肉体看上去就是自动的。灵魂和肉体的整个组合就叫作‘生灵’，或者叫作动物，它也被叫作‘有死的’。这样的组合不可能不朽，这一点不需要做任何解释。神是不朽的生灵，有灵魂和身体，出于本性，它们永远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观点是一种纯粹的虚构，【d】既无观察，又无恰当的推论——当然了，只要能使众神喜悦，我们就随它便，就这么说吧。

“现在让我们转向思考灵魂的羽翼脱落的原因，明白这些羽翼为什么会脱落。这个原因大体如下：羽翼凭着它们的本性能够带着沉重的东西向上飞升，使之抵达诸神居住的区域，所以，与身体的其他部分相比，羽翼拥有更多的神性，【e】它们是美丽的、聪明的、善良的，拥有诸如此类的品质。这些品质滋养着灵魂的羽翼，使羽翼得到充分生长；但若碰上愚蠢和丑恶，这些羽翼就会脱落和消失。

“现在，宙斯这位天穹的伟大统帅，驾着他的有羽翼的飞车在天上

巡游，照看万物，使一切有序。【247】跟随他的是众神和精灵，排成十一队。赫斯提[1]留守神宫，其余位列十二尊神的诸位神灵尽皆出行，依序各领一队。在各重天界内，有许多赏心悦目的景色和供众神往来的路径，幸福的天神在徜徉遨游，各尽职守，凡有能力又有愿心的灵魂都可以追随他们，因为众神的队伍中没有妒忌。在前去赴宴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沿着陡直的道路向上攀升，直抵诸天绝顶。【b】神乘坐的马车要上升很容易，因为众神的驭手保持着马车的平衡，神马也很听使唤。但对其他马车来说则很困难，因为他们的马是顽劣的，若驭手不能很好地驾驭，这些劣马就会拉着马车坠落地面，这个时候灵魂就面临极度的辛劳和搏斗。那些被我们称作不朽者的灵魂抵达高天之巅，它们还将攀上天穹绝顶，【c】让天穹载着它们运行，它们待在那里凝视天外的景象。

"天外之境——我们尘世的诗人还没有一个曾经加以歌颂，或者有过足够的颂扬！还有，这条道是这样的——你瞧，它是危险的，我必须尝试着说真话，尤其是，这个真相是我演讲的主题。这个地方的事物是没有颜色的，没有形状的，不可触摸的，它们是真正的存在者，是一切真正知识的主题，只有理智才能看见它们，【d】而理智是灵魂的舵手。甚至连神的心灵也要靠理智和知识来滋养，其他灵魂也一样，每个灵魂都要注意获得恰当的食物。因此，当灵魂终于看到真正的存在者时，它怡然自得，而对真理的沉思也就成为灵魂的营养，使灵魂昌盛，直到天穹运行满了一周，再把它带回原处。在天上运行时，灵魂看到了正义本身，看到了节制本身，看到了知识本身——这种知识不是与变易为友的知识，【e】它和我们在这里以为是真的知识是不同的。不，它是真正的关于真正存在者的知识。见到一切事物的存在真相以后，灵魂又返回天穹之内回家。它们到达以后，驭手把马牵回马厩，拿出琼浆仙露来给它们吃。

【248】"这就是诸神的生活。至于其他灵魂，那些个最能紧随神的灵魂，也最能使它自己像神，它让它的驭手昂首天外，与其他灵魂一道在天上巡游。尽管受到顽劣之马的拖累，它很难见到真正存在的事物。

---

[1] 赫斯提（Ἑστία），灶神或家室女神，立誓永远不嫁，保持贞节。

另一个灵魂时升时降，因为它的马匹不听使唤，到处乱跑，它看到了一些真正的事物，但错过了其他真正的事物。其他那些灵魂渴望追随众神攀高登顶，但它们有此心愿而无能力，天穹对它们来说可望而不可即。于是它们困顿于下界扰攘中，彼此争前，时而互相践踏，时而互相碰撞，【b】结果闹得纷纷乱闯，汗流浃背。由于驭手的无能，许多灵魂受了伤，羽翼受损。既然费尽辛劳也看不见整个存在的景象，于是它们就侧身远退，离开之后，它们只好依赖它们以为是营养的东西——亦即它们自己的意见。

"灵魂费尽心力要看到真理的原野，其原因就在于那里生长着灵魂最优秀的部分所需要的食粮，【c】要把灵魂提升到那里去获取营养，就是灵魂羽翼的本性。下面是一条命运的法则：凡是紧随神而见到某些真理的灵魂，都不会受到伤害，直到下一次出巡；如果它每次都能这样做，它就始终是安全的。另一方面，如果它不能紧跟神，没能看见什么真理，而只是遇到不幸，受健忘和罪恶的拖累，那么它就会由于重负而折损羽翼，坠落地面。【d】到那个时候，按照这条法则，灵魂在它第一次再生时不会投生于任何兽类；而那些看见了大多数实在的灵魂会进入人的种子中，这些人出生以后成为智慧或美的爱好者[①]，或者浸淫于艺术，有性爱的倾向。第二类灵魂投生为人后成为合法的国王，或者成为好战的统帅；第三类灵魂投生为政治家、商人或生意人；第四类投生为喜欢运动的体育教练，或者成为医治身体的医生；【e】第五类过一种预言家或秘仪祭司的生活。对第六类灵魂来说，过一种诗人的生活，或者成为其他摹仿性的艺术家；对第七类灵魂来说，过一种体力劳动的生活，或者成为农人；对第八类灵魂来说，成为智者或蛊惑民众的政客；对第九类来说，成为僭主。

"凡此种种，依照正义生活的灵魂，其命运会变得较好，不依照正义生活的灵魂，其命运会变得较差。事实上，每个灵魂都要用一万年才能回到它原来的出发点，【249】因为它的羽翼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如

① 亦即成为哲学家。

初，除非它真诚地实践哲学，或者哲学地爱男孩。在第三个一千年以后，如果我最后提到的这种灵魂连续三次选择这样的生活，那么它们的羽翼会得到恢复，在三千年结束之际，它们可以高飞而去。至于其他灵魂，它们的第一次生活一旦结束，就要接受审判；一旦经受审判，有些灵魂就要下到地狱，为它们不正义的行为接受完全的惩罚，【b】而另一些灵魂则被正义之神带到他们生活的天界，过一种足以酬报其在世功德的生活。一千年终了以后，两批灵魂都要回来选择下一辈子的生活，每个灵魂的选择都是自愿的，也就是在这一时刻，本来是人的灵魂有些转为过一种兽类的生活，也有的本来是人，由人转为兽，现在又转回到人。但是从未见过真理的灵魂不能投生为人，因为人必须懂得一般型相的语言，【c】能把杂多的观念整合为一个合理的整体。这个过程就是对我们的灵魂在与神巡游时看到的那些事物的回忆，它无视我们现在称之为真的那些事物，抬头凝视那真正的存在。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说只有哲学家的心灵可以长出羽翼是对的，因为哲学家的心灵经常专注于回忆这些实在，而众神之所以是神圣的，也是由于接近这些光辉的景象。正确使用这些提醒物的人始终处于最高、最完善的人会仪式，是唯一能够尽可能完善的人。【d】这样的人既然漠视凡人所注重的事情，全神贯注地接近神明，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公众的谴责，被当作疯子，因为公众并不知道他被神灵附体。这就使我要进一步讨论第四种迷狂——有些人指出，这样的人一见到尘世的美，就回忆起上界真正的美，他的羽翼就开始生长，急于高飞远举，可是这个时候，他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展翅高飞，于是只能像鸟儿一样，昂首向高处凝望，把下界的一切置之度外，因此被人指为疯狂。【e】这是神灵附体的各种形式中最优秀、最高尚的形式，无论从其性质还是从其来源来说，无论就迷狂者本人还是他的知交来说，这都是最好的形式。爱美之人一沾上这种迷狂，人们就把他称作有爱者。如我所说，本性要求每个人的灵魂关注实在，【250】否则灵魂绝无可能进入这一类生灵。但要通过观看尘世间的事物来引发对上界事物的回忆，这对灵魂来说却不是一件易事。有些灵魂曾经关注过上界的事物，但只是片刻拥有

这些事物的景象；有些灵魂落到地面以后还沾染了尘世的罪恶，忘掉了上界的辉煌景象。剩下的只有少数人还能保持回忆的本领。每逢见到上界事物在人界的摹本，这些人就惊喜若狂而不能自制，但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b】因为他们的知觉模糊不清。

"正义和自我节制无法透过它们在尘世的摹本闪光，灵魂所珍视的其他东西也不能这样做；感官如此迟钝，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借助感官十分困难地通过他们在尘世间遇到的摹本看到原本的真相。然而，美是放射性的，灵魂能够看到当时跟随众神巡游的极乐景象（我们[①]跟在宙斯的队伍里，而其他灵魂追随其他灵魂），然后被引入我们可以正确地称之为最有福分的秘仪。【c】参加庆典的我们是全善的，没有被未来的麻烦所玷污，而在那隆重的入教仪式最后显现给我们看的景象是完善的，不变的，赐福的。这就是终极的景象，我们沐浴在最纯洁的光辉之中，而我们自身也同样一尘不染，我们还没有葬身于这个被我们叫作肉身的坟墓里，就像河蚌困在蚌壳里一样。

"好吧，热爱回忆以往使我把话拉得很长。【d】如我所说，美当时在其他事物中绽放；现在我们下到尘世，通过我们最敏锐的感官看到美的闪烁。当然了，视觉是我们身体的感官中最敏锐的，尽管它看不见智慧。如果智慧的形象可以被我们清晰所见，就像美一样，它一定会激起我们对它的无比热爱，其他事物也能激发我们对它的热爱，【e】不过现在只有美才有这种特权，能被我们最清晰地看见，成为我们的至爱。当然了，很早加入秘仪的人，或者那些受了污染的人，不能瞬间脱离尘世的景象而马上看到美本身，因为他观看的是被我们称作美在尘世的事物；所以，他不是抱着敬畏之心凝视美本身，而是向快乐投降，像四脚的畜生一样放纵情欲，渴望生育后代；他邪恶地放纵自己，既无任何忌惮，【251】又全然不顾羞耻，追求违反本性的快乐。然而，在天上看到许多景象、新近才参加秘仪的人却不然——首先，看到神一样的面孔或形体时，他也领略到了美本身，他开始打寒战，仿佛从前在上界挣扎时的惶

① 指哲学家，参阅252e。

恐又来侵袭他；然后，他凝视着美丽的形象，心中产生虔诚感，敬美如敬神，如果不怕别人说他疯狂到了极点，他会向爱人馨香祝祷，如同面对神灵一般。【b】寒战过后，他会奇怪地发高烧，浑身冒汗，因为美放射出来的东西穿过他的眼睛在他体内产生热量，他的灵魂的羽翼也因此得到滋养。受热以后，久经闭塞的羽翼开始生长。羽管涨大起来，从根部向外生长，最后布满灵魂的胸膛。（你瞧，灵魂原本就是遍体长毛的）【c】此时，灵魂周身沸腾跳动，正如婴儿出齿时牙根又痒又疼，灵魂初生羽翼时也是这样。当灵魂凝视那男孩的美貌时，它就接收到从那个美男孩放射出来的暖流——亦即人们所说的'情欲之波'——灵魂由此得到温暖和滋养，【d】苦痛全消，感到非常快乐。然而，当它与男孩分开时，它的毛根干枯，向外生发的幼毛被滞塞，无法生长。幼毛和情欲之波交汇在一起，像脉搏一样跳动，每根幼毛都刺向阻塞它的口子，因此灵魂遍体受伤，疼得发狂；然而在这种时候，只要灵魂回忆起爱人的美，它就可以转悲为喜。痛苦与欢乐这两种感觉的混合使灵魂处于奇异的状态，【e】它感到不知所措，又深恨无法解脱，于是陷入迷狂，夜不能寐，日不能坐，带着焦急的神情在美人的住处周围徘徊，渴望能见到美人。如果碰巧看到，它就从美人那里吸取情欲之波，原先幽闭在灵魂中的情欲得以释放，于是它又暂时摆脱了原先的疼痛，回到极为甜美的乐境，享受无可比拟的快乐。正因如此，灵魂决不肯放弃。【252】它把美貌的男孩看得高于一切，连父母亲友都忘了。它也不在乎因疏忽而财产受损。从前引以为自豪的那些生活中的礼节、规矩、风度全都被唾弃。它甘心为奴，只要能紧挨着心爱的人儿躺下，它什么都不在乎，因为它不仅把那美人当作美的拥有者来崇拜，【b】而且把他当作除病消灾的医生。

"这就是被我们凡人称作'爱'的经验，你这美丽的男孩（我指的是听我演讲的那个人[①]）。你那么年轻，众神对爱的称呼在你看来可能就像是在开玩笑。我相信，荷马的某位后继者有两句不那么出名的诗，其中第二句不太高明，音节也不顺。这两句诗以这样一种方式赞美爱：

① 参阅本篇 237b，238d，243e。

‘对，凡人叫它强大的、长羽翼的厄洛斯；但由于它需要凭借羽翼，众神叫它普特洛斯[①]。’【c】这些话信不信由你。但是，严肃地说，我已经说出了爱的原因，讲出了有爱者的真正感受。

“如果被爱俘虏了的人曾经是宙斯的跟班，那么他能够庄严地承受这种羽翼的重负。但若他是阿瑞斯[②]队伍里的、成为爱的囚徒的人——跟这位神巡游——那么若有一丝怀疑他爱的男孩会伤害自己，他就变得极为凶残，打算与这个男孩同归于尽。

【d】“跟随其他众神也一样：每个人一生崇拜他跟随的神，他曾在这位神的合唱队中跳舞，尽力摹仿这位神，只要他还未受玷污，只要他还是第一次在尘世间生活。这是他在每一关节点上对待其他所有人的方式，而不仅仅是对待他爱的那些人。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气质从美丽的人中间选择所爱的人，【e】然后对他选择的男孩就像对待他自己的神，他竖起一尊神像，供自己尊敬和崇拜。比如，那些追随宙斯的人会去寻找具有宙斯一般气质的爱人，在寻找时要看对方在本性上是不是热爱智慧，有无做领袖的素质。若是找到了这样的人，他们就爱上他，尽力帮助他强化这些素质。如果被爱者从前没有做过这种事，那就让他们现在就开始学习，向可以赐教的人学习，或者让他们自己钻研。当他们遵循心中神的告诫奋力前进时，【253】这个任务会变得轻省，因为他们必须聚精会神地凝视那位神，直到能够回忆起被神激励的情景，从神那里明了自己生活的道路和性质，尽可能做到与神相似。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他们知道要为自己拥有了这个男孩而谢恩，他们会无比珍惜他，如果说他们从宙斯那里得到了激励，那么他们就像酒神女信徒一样，会把所有甘泉都拿来灌注到爱人的灵魂里，【b】帮助他做到尽可能与他们追随的神相似。赫拉的追随者寻找到有国王气象的男孩，一旦找到了，他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阿波罗[③]的追随者也好，其他神灵的信徒也好，

① 普特洛斯（Πτέρως）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长翅膀的”。

② 阿瑞斯（Ἄρης），希腊战神。

③ 阿波罗（Ἀπόλλων），希腊太阳神和智慧之神。

莫不如此。每个有爱者都希望他的爱人具有他自己的神那样的品性，一旦赢得爱人的芳心，他就会带着爱人跟随自己的神的脚步走，一方面他自己尽力摹仿神，另一方面督促自己所爱的美丽的男孩在各方面与神相似，对他提出各种建议和约束。他对爱人的态度没有妒忌的成分，【c】他的每一行动都是为了使爱人在各方面与自己相似，也与他所崇拜的神相似。所以说，这就是任何真正有爱者心中的欲望：如果他以我描述的方式遵循欲望，这位在爱的驱使下变得疯狂的朋友能够确保爱情的圆满，因为和他交朋友的人是美丽的，有福的，如我所说——当然了，如果他俘获了他。所以，下面我就来说一说这个俘虏是怎么被捕捉的：

"你还记得故事开始的时候[①]我们如何把每个灵魂分成三部分吗——【d】两个部分像两匹马，第三部分像一位驭手？让我们继续往下说。两匹马中有一匹是好马，另一匹不是好马；但是我们没有继续具体说明好马好在哪里，坏马又坏在哪里。让我们现在来说明。右边这匹马，或者比较尊贵的这匹马身材挺直，颈项高举，鼻子像鹰钩，白毛黑眼；它爱好荣誉，但又有着谦逊和节制；由于它很懂事，要驾驭它并不需要鞭策，【e】只消一声吆喝就行。另一匹马身躯庞大，颈项短而粗，狮子鼻，皮毛黝黑，灰眼睛，容易冲动，不守规矩而又骄横，耳朵长满乱毛，听不到声音，鞭打脚踢都很难使它听使唤。这位驭手用爱的眼光观看，他的整个灵魂发热，产生又痒又疼的情欲。这时候，那匹服从驭手的好马，【254】由于知道羞耻，不会贸然扑向那个男孩。然而，另一匹马，不理会驭手的鞭策或吆喝，乱蹦乱跳，给它的同伴和驭手惹出许多麻烦，拉着它们一起奔向那个男孩，要与他同享性爱的欢乐。【b】起初，它的同伴和驭手对它怂恿的这种违法失礼的恶行都愤然拒绝，可是后来被它闹个不停，也就随它便，让它拉着走，做它所怂恿的事了。所以它们靠近了那个男孩，看到那个男孩的脸蛋光彩照人，它们就像被雷电击中一般。驭手看到这张脸，回忆起美本身的真正本性，好像看到美本身与节制并肩而立，站在神座上。他不禁肃然起敬，惶恐之中向后倒

① 参阅本篇246b。

下，手中的缰绳随之向后猛拉，【c】拉得两匹马都屁股坐地，一匹很驯服地坐着不动，另一匹却挣扎个不停。过了一会儿，那匹良马又羞又惧，浑身汗湿，那匹劣马在跌倒和被口铁碰击之后刚止住疼，喘口气，就接着破口大骂起来，骂那驭手和良马懦弱。【d】劣马再次催促它们向前冲，驭手和良马央求劣马推迟一会儿，劣马勉强答应。约定的时候到了，它们装着忘了这件事，而劣马提醒它们时候到了。它乱蹦乱跳、嘶叫着要走，逼着它们再度靠近那个男孩去求爱。快要接近时，劣马咬紧口铁，低着头使劲向前拉。【e】但这个时候，驭手又有了上一次那种感觉，而且更加强烈。就像赛车手跑到终点一样，驭手向后猛拉缰绳，拉得那匹劣马嘴巴流血，栽倒在地，疼痛不已。这种事重复多次以后，那匹劣马终于学乖了，丢掉了它的野性，俯首帖耳听从驭手的使唤，一看到那美丽的男孩就吓得要死。到了这个时候，有爱者的灵魂才带着崇敬和畏惧去追随它的爱人。

【255】"尽管被爱者像神一样得到有爱者的各种伺奉，有爱者并非虚心假意，而是真心诚意地伺候他爱的人，尽管被爱者也发自内心地对待真心伺候他的人（哪怕他以前曾经拒绝学友对他的爱，或者听到过其他人对他的警告，说与有爱者发生暧昧关系是可耻的，并因此要他拒绝情人），然而时过境迁，【b】等到了成年的时候，他会在命运的作用下改变态度，乐意与他人交往。你瞧，这是一条命运的法则，恶人决不会成为恶人的朋友，好人也绝不会不成为好人的朋友。到了这个时候，这个男孩会允许对他有爱意的人与他交谈，在一起消磨时光，在交往中日渐亲昵，他会为情人的恩爱所感动，觉得把自己所有朋友和亲属都加在一起，也比不上这位受到神的激励的朋友。

"有爱者花了一些时间这样做，接近他爱的男孩，（甚至在一起运动的时候以及其他场合抚摸他）这个时候，【c】情欲之波涌现出来，就像钟情于该尼墨得[①]的宙斯把情波大量地朝着他的情人倾注。一部分情欲

① 该尼墨得（Γανυμήδους），特洛伊国王特洛斯的儿子，为宙斯所喜爱，被掠去当侍酒童子。另一说他是美丽的牧羊少年，宙斯化作老鹰把他掠走。

之波被吸入他的身体，等到身体装满以后，又倒溢出来。就像风或声音碰上平滑而坚硬的东西发生反弹，回到原处，那情欲之波也会返回，再次进入那被爱的美少年的眼睛。通过眼睛这条天然渠道，情欲之波流入他的灵魂，【d】给灵魂带来新鲜的活力，滋润它的羽管，使之生发新的羽毛。这样一来，被爱者的灵魂也和有爱者一样充满了爱。所以，他是在爱，但不明白自己在爱什么，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就好像一个人染上眼疾，却不知道是怎么得来的；他也不明白他所爱的人就像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见他自己的形象。所以，当有爱者陪伴在身旁的时候，那个男孩的痛苦就减轻了，就像有爱者本人，而一旦分开，他就朝思暮想，渴望与情人相见，【e】因为爱他的情人就像镜子一样——'我愿意'——尽管他把这种事当作友谊，而不认为它是爱或把它叫作爱。还有，他的欲望几乎与那爱他的人的欲望是一样的，只是淡薄一点：想与爱他的人见面，接触，接吻，同床；当然了，可想而知，他很快就会依照欲望行事了。

"他们俩同床共眠时，有爱者的劣马会有话对驭手说，想为自己的辛苦索要一点报酬。【256】那被爱者的灵魂中的劣马虽不做声，可是热得发烧，会莫名其妙地伸出膀子去拥抱和亲吻被爱者的劣马，满心感激它的仁慈。当这对马情人睡在一起的时候，它们都想到不要拒绝对方的要求，而要尽量加以满足。但是好马就不一样了，它们会抱着敬畏和谨慎之心与驭手在一起，抗拒劣马的诱惑。对那有爱者来说，如果他们心灵中比较高尚的成分占了上风，引导他们过一种有纪律的、哲学性的生活，【b】那么他们在人世间的日子会幸福和谐，因为他们灵魂中恶的力量已被征服，而善的力量却得到解放，他们已经成了自己的主人，赢得了内心的和平。当尘世生活终结之时，他们卸去了包袱，恢复了羽翼，就好像在奥林匹克竞技的三轮比赛中赢得了第一回胜利，凭借人的智慧或神的迷狂而能获得的奖赏莫过于此。但若他们转向一种比较卑贱的、【c】非哲学的生活方式，渴慕虚荣，那么当灵魂不谨慎或醉酒之时，两颗灵魂中的劣马就很有可能乘其不备把他们带到某个地方，做那些大多数凡人以为是快乐的事来充分满足欲望。做了一回，他们以后就不断地

做，尽管还不是太多，因为他们俩的心灵还没有完全发昏。这样的一对情人也可以算作朋友，因为他们的亲密程度不如其他情侣。【d】无论是在爱情旺盛之时还是在爱情衰竭之后他们都可以算是朋友，因为他们深信彼此已经交换过最有约束力的誓言，如果背弃誓言而反目成仇，那是一桩罪过。临终的时候，尽管他们渴望能有羽翼，但在离开肉体时他们确实还没有长羽翼，因此他们爱的迷狂并没有得到什么酬劳，因为按照天命，凡是在通天大道上迈出过第一步的人就不会再返回地下走阴间漆黑的小道，而会携手前行，过上一种光明而幸福的生活，【e】由于他们有爱，因此到了该长羽翼的时候，他们还是会长羽翼的。

"我的美少年，这就是有爱者给你的赐福，伟大而又光荣。而无爱者所能提供的东西肯定混杂着世俗的智慧和谨慎的盘算，其结果就不免在被爱者的灵魂中养成被俗人当作美德的庸俗，使之注定要在地面上和地底下滚来滚去，【257】滚上九千年，而且还不知道这样做是为什么。

"现在，亲爱的爱神，我已经竭尽全力口占了一篇最出色的翻案书①，为了讨好斐德罗，我特地用了一些诗一般的语言②。请你宽恕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对你的冒犯，求你发发慈悲，不要拿走你赐给我的爱的能力，也不要因为生气让我的爱的力量枯萎，而要使我能够继续在美少年面前博得比以前更大的信任。【b】如果斐德罗和我在前面说过什么得罪你的话，请你把它记在吕西亚斯账上，没有他就不会有那篇文章，请你医治他，使他不再做这类文章，让他转向哲学，就好像他的哥哥波勒玛库斯③一样转到哲学方面去。这样的话，他在这里的爱徒就能停止在两种意见中徘徊，就像他现在这样举棋不定，也会在哲学讨论的帮助下全心全意地把生命奉献给爱情。"

斐 【c】如果对我们来说这样做是最好的，那么我会和你一起祈祷。至于你的演讲，我心里早就充满敬佩之意，它比你前面那篇演讲好得

① 参阅本篇 243b。

② 参阅本篇 238c。

③ 波勒玛库斯（Πολέμαρχος），人名，《国家篇》对话人。

多。我担心，要是吕西亚斯想跟你比赛，他可能会相形见绌。我的好朋友，事实上就在前不久，我有一位政治家朋友对吕西亚斯恶言谩骂，口口声声叫他“写演讲稿的人”。① 为顾全名誉，他也许不会再写文章了。

苏 啊，你说的是什么样的蠢话，年轻人！【d】你完全误解了你的朋友，他不可能如此轻易就被吓怕了！但也许你认为攻击他的那个政治家是在申斥他？

斐 他好像是在申斥，苏格拉底。不管怎么说，你自己肯定明白，那些最有权力，最出名的政治家都不太愿意写演讲稿，也不愿留下传世之作，生怕后人会把他当作“智者”。

苏 斐德罗，你不懂“愉快的弯曲”（迂回表达）这种说法——【e】它起源于蜿蜒曲折的尼罗河。除了弯曲，你也不明白最有野心的政治家都喜爱写演讲稿，并且渴望他们的作品流芳百世。事实上，他们写文章喜欢得到众人的赞扬，所以要在文章开头写下一长串它的崇拜者的名字。

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苏 【258】你不知道政治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先写下他们那些崇拜者的名字？

斐 是这样吗？

苏 这些作者经常这样开头：“经议事会议决”，“经民众议决”，要么写上“经议事会和民众议决”，还有“如某人所说”——这里指的是他自己，写得非常庄重和自豪。然后他再往下写出他想说的话，对他的崇拜者炫耀他的智慧，经常写成一个很长的文件。你认为这种东西和书面演讲稿有什么区别吗？

斐 【b】不，没有区别。

苏 那么好，如果他的文章能够保存在书本中，那么他会十分高兴，他会离开讲台而把讲台留给诗人。但若它遇到挫折，他作为一名演

---

① 政治家瞧不起写作范文，传授演讲术的修辞学家。称某人为“写演讲稿的人”是在给对方起绰号，带有轻视之意。

讲稿的撰写人遭到失败，认为他的书面作品没有任何价值，那么他会和他的朋友一道感到深深的悲哀。

斐 他肯定会这样。

苏 那么很清楚，他们并不轻视演讲稿的写作；正好相反，他们敬重它。

斐 是这样的。

苏 【c】下面也是这种情况。如果一名演说家或者国王获得了足够的能力，可与莱喀古斯①、梭伦②、大流士③相比，在他的城邦中作为一名演讲稿的作家获得不朽的名声，那么他会怎么样？还活在世上的时候，他难道不会把自己当作神吗？后世的民众看到他的作品，不也会产生同样的看法，把他当作神吗？

斐 确实如此。

苏 那么你真的相信这些人中有人——无论他是谁，无论他有多么痛恨吕西亚斯——会由于他是一名作家而谴责他吗？

斐 按照你的说法不像是这么回事，因为谴责吕西亚斯的人可能也得申斥他自己的野心。

苏 【d】那么，事情相当清楚：写演讲稿本身并不可耻。

斐 为什么呢？

苏 良好的演讲或写作不可耻，可耻的或邪恶的演讲和写作才是真正可耻的。

斐 这一点很清楚。

苏 那么好的写作和坏的写作有什么区别呢？我们需要向吕西亚斯，或者向其他任何曾经写过或将要撰写文章的人提出这个问题吗——无论是写公共文书还是写私人文件，无论是韵文还是散文？

斐 【e】你问我们是否需要这样做？我要说，如果不是为了获得做

① 莱喀古斯（Λυκούργους），斯巴达立法家。

② 梭伦（Σόλωνος），雅典立法家。

③ 大流士（Δαρεῖος），波斯国王。

这种事情的快乐，人为什么要活着？我说的当然不是这种快乐，你无法感受到这种快乐，除非你首先处于痛苦中，就像大部分肉体的快乐一样，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把这种快乐称作奴隶的快乐。

苏 好吧，我们好像还有时间。另外，我在想我们头顶上的那些蝉，它们在炎热的中午相互交谈之后仍在歌唱，也在朝我们看。【259】如果它们看见我们俩像普通人一样，到了中午就不说话，懒洋洋地低下头来打瞌睡，被它们的叫声催眠，那么它们有理由嘲笑我们，把我们当作两个偷懒的奴隶，像绵羊一样躲到泉边来睡午觉。但若它们看到我们在专心谈话，我们的航船驶过塞壬①的小岛也不曾被她们清澈的歌声所诱惑，那么它们也许会佩服我们，【b】并把众神允许它们送给凡人的礼物送给我们。

斐 什么礼物？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苏 每一位热爱缪斯的信徒都应当听说过。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蝉曾经是人，他们生活在缪斯②诞生之前的那个时代。后来缪斯诞生了，发明了唱歌，那个时代的人欢喜得要命，【c】只管唱歌，忘了吃喝，到死也不明白是为什么。这些人死了以后变成了蝉；它们从缪斯那里得到一个法宝，一出生就无需营养，干着喉咙空着肚皮马上就能唱歌，一直到死，根本不需要吃东西。它们死后就去见缪斯，告诉她们每一位缪斯在人世间享有哪些尊荣，有哪些人崇拜她们。它们把那些用舞蹈来崇拜缪斯的人告诉忒耳西科瑞③，【d】使他们更加得她的宠爱；它们把那些参加爱神祭仪的人告诉埃拉托④，使他们得到这位缪斯的青睐；对其他缪斯也一样，向每一位缪斯报告她主管的那一行中崇拜她的情形。它们把那些以导向哲学生活的特殊音乐为荣的人报告给九位缪斯中最年长的卡利

① 塞壬（Σειρῆν），希腊神话中人身鸟足的仙女，居住在海岛上，用美妙的歌声迷惑过往的水手。

② 缪斯（Μοῦσα），希腊神话中九位文艺和科学女神的通称。

③ 忒耳西科瑞（Τερψιχόρα），文艺女神之一，主管舞蹈。

④ 埃拉托（Ἐρατο），文艺女神之一，主管抒情诗。

俄珀[①]和年纪较轻的乌拉尼亚[②]，她们主管天文和一切谈话，凡人的和神灵的，用最甜美的声音歌唱。

所以，我们有很多理由继续谈话，不要因为睡午觉而把下午给浪费了。

斐 好吧，我们继续往下说。

苏 【e】那么好，我们现在必须考察我们刚才提出来的论题：什么时候一篇演讲是良好地撰写和发表了的，什么时候不是？

斐 这很清楚。

苏 良好而庄重地发表演讲的人必须在心中知道要谈论的主题的真相，不是吗？

斐 我听到有人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这样的，苏格拉底，我的朋友，【260】打算做演说家的人完全没有必要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正义，而只需知道将对演说作出裁决的听众对正义怎么看就行了。他也不需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和真正的美，只需要知道听众对善和美的看法就可以了。说服从听众那里来，不是来自真理。

苏 聪明人说的任何事情，斐德罗，"都不能轻易抛弃"[③]，我们必须认为这种看法也许是对的。尤其是，对你刚才说的观点，我们一定不能置之不理。

斐 你说得对。

苏 那么好，让我们换个方式来看问题。

斐 怎么看？

苏 【b】假定我要说服你去买一匹马，用来打仗杀敌，可是我们俩都不知道马是什么，而我正好认识你，知道你斐德罗相信马是一种耳朵最长的，驯服的动物。

斐 你的假定很可笑，苏格拉底。

---

① 卡利俄珀（Καλλιόπη），文艺女神之一，主管史诗。

② 乌拉尼亚（Οὐρανία），文艺女神之一，主管天文。

③ 荷马：《伊利亚特》2：361。

苏 你别急，我还没完。假定我一本正经地试着说服你创作一篇歌颂驴子的文章，而我把你文中的驴子叫作马，说它具有巨大价值，无论是在家里使用，还是在军事上使用，它是打仗时的好坐骑，【c】还能驮运你的行李，此外它还有许多用处，等等。

斐 嗯，说到这一步那就很荒唐了。

苏 好吧，哪一样事情要好些？是一位荒谬可笑的朋友？还是一个精明的敌人？

斐 是前者。

苏 所以，当一名不分好坏的修辞学家对一个城邦演说，试图说服知道得并不比他更多的城邦，不是把可悲的驴子吹捧为一匹马，而是把恶吹捧为善，掌握了民众相信什么以后，【d】劝说他们做坏事而不是做好事——把这当作修辞学播下的种子，你认为修辞学能收获什么样的果实？

斐 质量很差的果实。

苏 不过，我的朋友，我们这样嘲笑这门讲话技艺是否太粗鲁了？它会回答说："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瞧，我没有强迫人不知道真相而去讲话；正好相反，我建议要掌握了真理以后再来向我请教。但我颇为自豪的确实是，哪怕掌握了真理的人，若无我的帮助，也不能在这门系统技艺的基础上产生领人信服的效果。"

斐 【e】嗯，这样的回答公平吗？

苏 是的，公平——也就是说，如果争论进到修辞学，证明它是一门技艺。不过，我好像听到过一些指责和申斥修辞学的争论，说这是一个谎言，它不是一门技艺，而是一种没有技艺成分的练习。[①] 如斯巴达人所说，不掌握真理，就没有真正的讲话的技艺，从来都没有。

斐 【261】我们需要听听这些争论，苏格拉底。来吧，把它们说出来，对它们进行考察：它们的观点是什么？是怎样提出来的？

---

① 批评修辞学不是一门技艺，参阅《高尔吉亚篇》462b—c。

苏 那么，来吧，高贵的生灵[①]，到这里来；说服斐德罗，他是美本身的后裔[②]，除非他恰当地追求哲学，否则绝无可能就任何主题发表恰当的谈话。让斐德罗成为回答问题的人。

斐 让它们提问吧。

苏 好吧，从总体上说，修辞的技艺不是一种用讲话来影响灵魂的技艺吗，不仅在法庭和其他公共场所，而且在私人场合？【b】如果能够正确运用，它涉及的主题无论大小，它涉及的问题无论是严肃的还是微不足道的，都仍旧属于同一门技艺，都同样可敬吗？你听到的有关修辞学的看法是这样的吗？

斐 嗯，肯定不像你说的这个样子！有技巧地讲话和撰写讲稿主要可在法庭上见到；也许可在公民大会上见到。我听说的就是这些。

苏 好吧，你只听说过涅斯托耳[③]和奥德修斯[④]的修辞学论文——他们在特洛伊城下空闲时撰写的那些论文？你不是也听说过帕拉墨得斯[⑤]的作品吗？

斐 【c】不，宙斯在上，我没有听说过涅斯托耳的作品——除非你说的涅斯托耳指的是高尔吉亚[⑥]，你说的奥德修斯指的是塞拉西马柯[⑦]或者塞奥多洛[⑧]。

苏 也许是吧。让我们暂且撇下他们。请你自己来回答这些问题：对手们在法庭上做些什么？他们不是站在对立的立场上说话吗？此外我们还能说他们在干什么？

① 指“争论”，此处是拟人化的写法。

② 参阅本篇 242a—b，《会饮篇》209b—e。

③ 涅斯托耳（Νέστορ），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物，擅长讲话。

④ 奥德修斯（Ὀδυσσεύς），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物，擅长讲话。

⑤ 帕拉墨得斯（Παλαμήδης），传说中的人物，非常狡猾。

⑥ 高尔吉亚（Γοργίας），著名智者。

⑦ 塞拉西马柯（Θρασύμαχος），智者，修辞学家，《国家篇》第 1 卷对话人。

⑧ 塞奥多洛（Θεόδωρος），拜占庭的修辞学家，与《泰阿泰德篇》中的塞奥多洛不是同一人。

斐 是的，确实如此。

苏 他们争论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吗？

斐 是的。

苏 【d】无论谁有技艺地做这种事，当他愿意的时候，不能使同一事物对同一批人时而显得公正，时而显得不公正吗？

斐 当然能。

苏 当他在公民大会上讲话时，他能使城邦在一个时候批准一项政策，把它当作好政策，而在另一个时候，否定它——同一项政策——好像它是一项相反的政策。

斐 没错。

苏 我们不是也听说过爱利亚人帕拉墨得斯[1]是一个有技艺地说话的人，他的听众会觉得同一事物既相同又相异，既是一又是多，既静止又运动？

斐 他确实能做到这一点。

苏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站在对立的立场上讲话，【e】这种事情不仅发生在法庭上，也发生在公民大会上。倒不如说，似乎有一门技艺——当然了，如果它首先是一门技艺——支配着所有讲话。凭借这门技艺，人们可以把任何不同的事物说成相同的，也可以把任何相同的事物说成不同的，还可以揭露任何人试图隐匿的事实。

斐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苏 我想，要是我们换个方式，你就会明白的。误导在什么地方最容易发生——在差别很大的事物之间，还是在差别很小的事物之间？

斐 【262】在差别很小的事物之间。

苏 不管怎么说，当你的立场转到对立面去的时候，如果你开始的时候迈小步，而不是迈大步，那么你不容易被其他人看出破绽。

斐 无疑如此。

苏 因此，如果你要误导其他人而不误导你自己，你必须准确把握

---

① 指爱利亚学派哲学家芝诺，作者用帕拉墨得斯的名字影射芝诺。

事物之间相同和相异的程度。

斐 对，这是必须的。

苏 嗯，对某个不懂每一事物真的是什么的人来说，他真有可能察觉他不知道的事物和其他事物之间的相同之处吗，无论相同之处是大还是小？

斐 【b】这是不可能的。

苏 因此，民众陷入被误导的状态，拥有与事实相反的信念，其原因显然在于这种相同之处。

斐 误导就是这样发生的。

苏 那么，某个不懂每一事物是什么的人，能够用这种技艺引导其他人通过相似性逐步偏离事实真相，走向事情的反面吗？或者说，他能避免这种事情在他自己身上发生吗？

斐 绝无可能。

苏 【c】因此，我的朋友，这种不知事情真相、追随各种意见的讲话者的技艺，像是一件可笑的东西——而根本不是技艺！

斐 好像是这样的。

苏 那么，我们需要在你带来的吕西亚斯的手稿和其他我们自己的演讲中寻找我们称之为有技艺和无技艺的例子吗？

斐 能这样做真是太好了——因为，我们的讨论过于抽象，而没有足够的例证。

苏 事实上，巧得很，这两篇演讲似乎正好包含一个例子，【d】可以拿来说明某个知道真相的人可以跟他的听众开玩笑，误导他们。而在我看来，斐德罗，我认为此地的神灵要对此事负责——或许在我们头上唱个不停的缪斯的使者[①]也要负责，它们激励我，让我有了灵感，而我肯定不拥有任何讲话的技艺。

斐 说得好，说得好。但是请你解释一下。

苏 来吧——把吕西亚斯的演讲的开头读给我听。

① 指蝉。

斐 【e】“你知道我的情况；我说过，在我看来，这件事若能做成，对我们双方都会有好处。无论如何，我不认为我会失去我所追求的东西，仅仅由于我对你没有爱。”

苏 停。我们的任务是说出他是怎么失败的，有哪些地方写的缺乏技巧。对吗？

斐 【263】对。

苏 嗯，现在这一点不是非常清楚了吗：我们对我们谈话中的有些事情的看法是一致的，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有分歧？

斐 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但请你说得更加清楚一些。

苏 当有人说出铁或者银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不是全都会想到同一样事物吗？

斐 当然。

苏 但是当我们说正义和善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我们各自不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去想吗？我们之间的看法不是会有差别，甚至自相矛盾吗？

斐 我们确实如此。

苏 【b】因此，我们对前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对后者的看法不一致。

斐 对。

苏 在这两种情况下，哪一种情况我们比较容易被误导？修辞术什么时候会起比较大的作用？

斐 这很清楚，在我们左右徘徊的时候。

苏 由此可知，无论谁想要学习修辞学的技艺，首先，他必须对这两类事物作系统的划分，把握两类事物各自的特点，大多数民众对某一类事物会左右徘徊，对另一类事物不会这样。

斐 【c】好极了，苏格拉底，如果他能掌握这种划分，就能很好地理解。

苏 其次，我想，他一定不要误解他的主题；他必须敏锐地察觉他要讨论的事物属于哪一类。

斐 当然。

苏 嗯，现在，关于爱我们要说些什么呢？它属于民众会有争议的一类，还是民众不会有争议的一类？

斐 噢，肯定属于有争议的。否则的话，你刚才怎么可能先把它说成对有爱者和被爱者双方都有害，而后来又把它说成是最大的善呢？

苏 【d】说得好！但是现在请你告诉我——我一点儿也记不住了，因为我完全被众神附体了——我在演讲开头的地方有没有给爱下过定义？

斐 噢，我敢肯定，宙斯在上，你肯定下过定义。

苏 啊，按照你所说的，阿刻罗俄斯和赫耳墨斯之子潘[①]的女儿、这些仙女们的讲话要比凯发卢斯之子吕西亚斯的演讲更加有技艺，比他强得多！我说错了吗？吕西亚斯那篇论爱的美文也在一开头就强迫我们假定，【e】爱就是他本人想要的这种事情，是吗？然后他通过排列与此相关的事情来完成他的演讲，是吗？你能再读一下文章的开头吗？

斐 只要你喜欢。但是你要找的东西不在哪儿。

苏 念吧，让我听听作者自己是怎么说的。

斐 "你知道我的情况；我说过，在我看来，这件事若能做成，对我们双方都会有好处。无论如何，我不认为我会失去我所追求的东西，【264】仅仅由于我对你没有爱。有爱者一旦欲火熄灭，就会反悔以前付出的恩惠……"

苏 要进到我们想要的地步，他肯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似乎没有从头开始，而是从尾巴开始，他的演讲就好像是在仰泳，朝着头的方向倒退，在结尾的地方开头。他的开场白就像是有爱者会在演讲结束时对他喜爱的男孩说的话。我说错了吗，亲爱的斐德罗？

斐 【b】好吧，苏格拉底，他的开场白确实应当放到结尾的地方说。

苏 演讲的其他部分怎么样？像不像随意拼凑起来的？第二个观点不是必须放在其次的位置上吗？其他部分不是也要这样做吗？当然了，我知道自己对这样的事情是无知的，但我至少认为这位作家好像是想到

① 潘（Πὰν），希腊山林畜牧神，赫耳墨斯之子。

什么就写什么，尽管有某种高尚的意愿。而你，你在他的文章中能看到任何撰写演讲稿的原则，使他把整篇演讲安排成现在这种样子吗？

斐　你要是认为我能够准确地看出他内心的用意，【c】那么你真是抬举我了。

苏　但你肯定至少会承认：每篇演讲都应该写得像一个活生灵，有它自己的身体；它一定既不能没头，也不能没有腿；它必须有中间和端点，相互之间匹配，并与整体相适合。

斐　它怎么能是别的样子呢？

苏　但是看看你朋友的演讲：一个活生灵，还是别的样子？实际上，你会发现，它和刻在弗里基亚[①]人弥达斯[②]的墓碑上的那些话差不多。

斐　【d】什么墓碑？它有什么问题？

苏　那墓碑上写道："我是青铜的女郎，躺在弥达斯墓旁；只要河水在流淌，大树在生长；我守护着这座坟墓，长年泪眼汪汪；我对过路人说，弥达斯长眠于此。"【e】我想你会注意到，这墓志铭的每一行无论摆在什么位置上都没有什么差别。

斐　你在拿我们的演讲开玩笑，苏格拉底。

苏　好吧，要是你不高兴，让我们把这篇演讲搁在一边——尽管我认为它里面有很多非常有用的例子，除非有人不想摹仿它——谈谈其他演讲吧。我认为，对学讲话的学生来说，重要的是注意它们的特点。

斐　【265】你什么意思？

苏　它们以某种方式对立。一篇主张偏爱有爱者，另一篇主张偏爱无爱者。

斐　也还说得很果断。

苏　我以为你会说"很疯狂"，这才是真相，也正好是我寻找到过

---

① 弗里基亚（φρυγια），地名。

② 弥达斯（Μίδας），传说中的富翁，神赐他点金术，碰上食物也会变成金子，最后饿死。

的东西：我们确实说过，爱是一种迷狂，不是吗？

斐 是。

苏 迷狂有两类，一类由于人的疾病而产生，另一类受到神的激励而产生，通过正常的、可为世人接受的行为来释放，是吗？

斐 【b】当然是。

苏 我们也把神圣的这一类分为四部分，分别与四位神灵相连。预言的迷狂源于阿波罗；秘仪的迷狂源于狄奥尼修斯；诗歌的迷狂源于缪斯；迷狂的第四个部分源于阿佛洛狄忒和爱神，我们说这种爱的迷狂是最高的迷狂。我们还用某种形象刻画了爱的情欲，其中含有一定程度的真理，尽管也有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在激励出一篇并非完全无理的演讲以后，【c】我们开玩笑地，但还算恰当和得体地对我和你斐德罗的主人唱了一首故事般的颂歌——对爱神，他照管着美丽的男孩。

斐 我极为快乐地听了这首颂歌。

苏 让我们现在就来说另外一个要点：这篇演讲如何可能从批评转为赞美？

斐 你这个要点到底是什么意思？

苏 嗯，在我看来，演讲中的其他东西都确实是说着玩的。但是它的这个部分确实是在幸运女神的指导下提供的，【d】若能用系统的技艺来把握其中两件事情的本性，那会是非常神奇的。

斐 哪两件事物？

苏 第一件事情，把散布于各处的事物集合在一起，成为一类事物，通过定义每一事物，我们可以弄清我们希望提供的指点的主题。就拿我们对爱的讨论来说，无论我们给爱下的定义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至少，它使得演讲能够正确地开始，能够前后一致。

斐 你谈论的另一件事情是什么，苏格拉底？

苏 【e】这件事情接着第一件事情，就是能够顺应自然的关节，把整体划分为部分，而不要像笨拙的屠夫一样，把任何部分弄破。正是以这种方式，我们刚才两篇演讲把所有精神上的迷狂都归为一个种类。【266】然后，正如每一身体均有成对的、有着同样名称的肢体（比如一

个叫作左手，另一个叫作右手），所以演讲也是这样，把心灵的不健全视为我们身体的本性中的一种肢体，开始对它划分——第一篇演讲切去了它的左手部分，然后继续切割，直到在这些部分中发现一种可被叫作“左手”的爱，这种爱是这篇演讲正确地申斥的；接下来，第二篇演讲引导我们进入迷狂的右手部分；发现一种爱与其他爱拥有同样的名称，但实际上却是神圣的；【b】把它摆在我们面前，赞美它是我们最大的善的源泉。

斐 你说得完全正确。

苏 嗯，斐德罗，我本人就是一名划分与集合的热爱者，所以我能够思考，也能够说话；如果我相信其他人能够察觉一个事物，凭其本性能够包涵杂多，那么我会直接“追随他的足迹，就好像他是神。”① 只有神才知道这些能够这样做的人的名称是否正确，【c】但迄今为止，我始终称他们为“辩证法家”。现在请你告诉我，我们已经从吕西亚斯和你那里知道了这些事情，我必须把他们叫作什么。或者说，它只是塞拉西马柯和其他一些人讲话的技艺，这种技艺不仅使他们自己成了演讲的大师，而且还使其他人变得像他们那样——那些人愿意给他们送礼，把他们当作国王一样来奉承？

斐 他们可能会像国王一样行事，但肯定缺乏你说的这种知识。不，在我看来，你把刚才讲过的这类事情叫作辩证法好像是对的；不过，修辞学仍旧在躲避我们。

苏 【d】你在说什么？独立于我提到的这些方法，它还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吗，还能被技艺所掌握吗？如果有的话，你和我一定会荣耀它，我们必须说出修辞学的哪个部分被遗漏了。

斐 行，有很多部分，苏格拉底；无论如何，这些东西都写在演讲术的书上。

苏 你提醒得很对。首先，我相信，一篇演讲开头总要有开场白。这是你的意思，不是吗——这门技艺的精华之处？

---

① 荷马：《奥德赛》5：193。

斐　【e】是的。

苏　其次是陈述事实和提供相关的、直接的证据；第三，间接的证据；第四，宣称可能性。我相信，至少那位拜占庭的修辞大师还添加了确认和佐证。

斐　你指的是那位赫赫有名的塞奥多洛[1]吗？

苏　【267】正是。他还添加了"正驳"和"附驳"，用于起诉和辩护。我们也一定不要忘了那位最卓越的帕罗斯[2]人厄文努斯[3]，他最先发明了"暗讽"和"侧褒"，他——有人说——把间接的批评写成韵文，便于记忆。他真是个大师！还有提西亚斯[4]和高尔吉亚？我们怎么能够遗漏他们，是他们提出相似的东西应当比真实的东西拥有更高的地位；也是他们，运用语言的力量，使微小的东西显得巨大，使巨大的东西显得微小；【b】是他们，给现代的观念穿上古代的服饰，给古代的观念穿上现代的服饰；是他们，发现了如何进行简明论证和就任何话题进行冗长论证的方法？实际上，当我和普罗狄科[5]谈起最后这一点的时候，他笑了，说只有他才发现了恰当演讲的技艺：我们需要的演讲既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而要长短适中。

斐　干得好，普罗狄科！

苏　希庇亚[6]怎么样？我们怎能把他给省略了？我敢肯定我们这位来自埃利斯的朋友会投票赞成普罗狄科。

斐　可以肯定。

苏　对于波卢斯[7]建立的整个术语库我们该说些什么呢——【c】

---

① 参阅本篇261c。

② 帕罗斯（Πάρος），地名。

③ 厄文努斯（Εὔηνος），公元前5世纪末的智者。

④ 提西亚斯（Τεισίας），修辞学家，叙拉古人，创立修辞学的西西里学派。

⑤ 普罗狄科（Πρόδικος），开奥斯人，著名智者。

⑥ 希庇亚（Ἱππίας），爱利斯人，著名智者。

⑦ 波卢斯（Πωλός），著名智者高尔吉亚的学生，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中也提到他。

谈论重复，谈论格言，谈论想象——利库尼乌[1]送给他的术语帮助他对良好的措词进行解释？

斐　普罗泰戈拉实际上不也使用同样的术语吗？

苏　是的，《论正确措词》，我的孩子，以及其他优秀作品。要是提到用哀婉动人的语言来使穷人和老人落泪，那么没有人在这方面的本领大过那位卡尔凯敦[2]人了，他在激起民众愤怒方面是个专家，【d】而把民众煽动起来以后，他又能用咒语使民众的情绪平息下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进行诽谤和破除诽谤方面无人能胜过他，无论诽谤来自何方。

至于演讲的结尾，人们的看法似乎是一致的，尽管有些人称之为总结，有些人称之为其他名称。

斐　你的意思是，在结束的时候进行总结，再提醒听众他们听到了什么吗？

苏　正是。关于这门讲演的技艺，你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斐　只有一些小小的细节，不值一提。

苏　【268】好吧，那就把小事放在一边，让我们把我们已经说得比较清楚的地方，以便准确地看到这些事情产生的这门技艺的力量。

斐　一种非常伟大的力量，苏格拉底，尤其是在公众面前。

苏　是很强。但是，我的朋友，你细看一下，像我一样，你也认为它的结构没什么破绽吗？

斐　你能告诉我破绽在哪里吗？

苏　行，你听着。假定有人去拜访你的朋友厄律克西马库[3]，或者他的父亲阿库美努，并且说："我知道如何给病人治疗，比如给他退烧或降温；【b】如果我决定了，我还能让他呕吐和拉稀，诸如此类的方法我都会。以这种知识为基础，我宣布自己是一名医生；我也宣布自己能

1　利库尼乌（Λικύμνιος）[illegible]

2　卡尔凯敦（Καλχηδών）[illegible]

3　厄律克西马库（Ἐρυξίμαχος）[illegible]

够使其他人成为医生，通过传授这种知识。”你认为，他们听了这番话会说些什么？

斐 他们能说些什么？他们会问他是否也知道对什么人进行这些治疗，什么时候，要治多久。

苏 要是他答道，“我不知道。我宣布的是，无论谁向我学习，都能做你要求他做的事情”，【c】那该怎么办？

斐 我想他们会说，这个人是个疯子，以为自己读了一本书或者碰巧知道一些药方，就以为自己是医生了，而实际上他对这门技艺是无知的。

苏 现在假定有人去见索福克勒斯①和欧里庇得斯，②说自己知道如何就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撰写很长的台词，也能就一件大事写出很短的台词，【d】还能随意写出令人感到悲惨或恐怖的台词，等等。假定他还相信，他能把这些创作悲剧的知识教给其他人。

斐 噢，我敢肯定他们也会笑话他，如果有谁认为悲剧无非就是对这些事情进行恰当的安排：他们必须使这些事情之间相互适应，也和整体相适应。

苏 但是我敢肯定他们不会很粗暴地对待他。他们的反应更像一位音乐家碰到一个自以为掌握了和声学的人，【e】因为他能够在他的弦上弹出最高音和最低音。这位音乐家不会很尖刻地说，“你这个蠢货，你疯了！”与他的职业相配，他会比较温和地说，“我的朋友，尽管这些事情对理解和声学也是必要的，但是有些人知道了你说的这些事情，仍旧对这个和声学这个主题一无所知。你所知道的是学习和声之前必需的，但不是和声学本身。”

斐 说得对。

苏 【269】所以索福克勒斯也会告诉那个想要对他们炫耀的人，说他知道的只是悲剧的初步知识，而不是悲剧本身这门技艺。还有，阿库

---

① 索福克勒斯（Σοφοκλεῖς），希腊著名悲剧作家。

② 欧里庇得斯（Εὐριπίδης），希腊著名悲剧作家。

美努[①]也会对那个来看他的人说，他知道的是医学的初步知识，而不是医学本身。

斐 绝对会是这样。

苏 但若“甜言蜜语的阿德拉图[②]”(或者伯里克利[③])，听了我们刚才谈论的神奇妙诀——简略法、意象法，以及所有我们刚才列举出来、认为有必要清晰地加以考察的那些内容——会怎么样？对那些认为这些东西就是修辞的技艺，并且加以使用和传授的人，【b】他会像我们一样严厉训斥或者粗鲁地对待这些人吗？他难道不会——因为他比我们聪明——也驳斥我们，对我们说，“斐德罗和苏格拉底，你们不应当跟这些人生气——你们应当对他们感到遗憾。他们不能给修辞术下定义的原因是他们不懂辩证法。他们的无知使他们以为自己发现了什么是修辞学，而他们已经掌握的仅仅是一些必要的初步知识。【c】所以，他们传授这些初步知识，想象他们的学生接受了完整的修辞学课程，至于如何有效地使用各种方法，使整篇演讲形成一个整体，他们以为无关宏旨，可以由学生自己去把握”？

斐 真的，苏格拉底，这些人在他们的课程和教科书中所说的修辞学就是你说的这个样子。至少，我个人认为你说得很好。但现在的问题是，【d】从哪里可以获得真正的修辞学家、真有说服力的演说家的技艺？

苏 嗯，斐德罗，要变得足够好、成为一名有造诣的竞争者——也许必定——可能和别的事情是一样的。如果你有修辞学的天赋能力，你会成为著名的修辞学家，只要你用知识和练习来补充你的天赋。但若你缺乏这三项条件中的某一项，你就不会那么完善。但就有一门修辞学的技艺而言，我不相信在吕西亚斯和塞拉西马柯遵循的指导中能够发现正

---

① 阿库美努（Ἀκουμενοῦς），希腊名医。

② 阿德拉图（Ἄδραστος），希腊传说中的阿耳戈斯英雄，擅长辞令。引文出自早期斯巴达诗人堤泰乌斯。堤泰乌斯：《残篇》12.8。

③ 伯里克利（Περικλές），公元前5世纪雅典文化极盛时期的大政治家和演说家。

确的方法。

斐　那么，我们在哪里能够发现它呢？

苏　【e】我亲爱的朋友，也许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为什么伯里克利能成为最伟大的修辞学家。

斐　为什么？

苏　【270】所有伟大技艺都需要无穷无尽的谈话和对事物本性进行沉思：这似乎给了他们崇高的观点和普遍的运用。这正是伯里克利掌握了的东西——除了拥有天赋能力。他真是找对了人，在和阿那克萨戈拉①交往时获得了高度思辨的能力，认识了智慧和愚蠢的本性——这正是阿那克萨戈拉说得最多的主题。我认为，他由此明白了修辞学的用途。

斐　你这是什么意思？

苏　【b】嗯，医学的方法和修辞学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同的吗？

斐　此话怎讲？

苏　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需要确定某些事物的本性——医学要确定身体的本性，修辞学要确定灵魂的本性。否则的话，我们所拥有的全都是经验性的和无技艺的实践。我们也不可能以技艺为基础，使身体凭着医学和节食来保持健康和强壮，或者凭着理性和行为规则给灵魂注入信念和我们想要的美德。

斐　很像是这样的，苏格拉底。

苏　【c】那么你认为，不理解整个世界的本性，有可能真正理解灵魂的本性吗？

斐　嗯，要是我们听从阿司克勒彼亚得②的传人希波克拉底③，不遵从这种方法，我们甚至连身体都理解不了。

---

① 阿那克萨戈拉（Αναξαγόρας），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雅典多元论自然哲学家。

② 阿司克勒彼亚得（Ασκληπιαδ），传说中的希腊医神。

③ 希波克拉底（Ἱπποκράτης），希腊名医，医学家。

苏　他讲得很好，我的朋友。但是，把希波克拉底搁在一边，我们必须考察有无论证支持这个观点。

斐　我同意。

苏　那么，考虑一下，关于本性，希波克拉底和真正的论证是怎么说的。【d】这不就是系统地思考事物本性的方法吗？首先，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打算成为行家并能传授给他人的这些东西的对象是单一的还是复合的。其次，如果对象是单一的，我们必须考察它的力量：什么事物具有天然的力量，作用于其他事物？什么事物具有天然的倾向，被其他事物作用？另一方面，如果这个对象有多种形式，我们必须把它们全都列举出来，就像我们对单一事物进行考察一样，考察它们各自如何天然地能够作用于其他事物，如果具有天然的倾向，被其他事物作用。

斐　好像是这样的，苏格拉底。

苏　【e】若从其他任何方法开始，无异于盲人行路。相反，依据一门技艺研究任何事物的人决不能被比作瞎子和聋子。与此相反，很清楚，把如何讲话当作一门技艺教给别人的人，要准确地证明讲话作用对象的基本性质。无疑，这个对象就是灵魂。

斐　当然。

苏　【271】因此，这就是讲话人竭尽全力要作用的对象，因为他试图在灵魂中产生信念。不是这样吗？

斐　是的。

苏　因此很清楚，塞拉西马柯和其他严肃地传授修辞学的人，首先就要准确地描述灵魂，使我们明白它是什么：它的本性是单一的和均质的，还是有许多形式，就像身体有很多形状，因为，如我们所说，这就是在证明某个事物。

斐　绝对如此。

苏　其次，他要解释，与其本性相关，灵魂如何起作用，如何被某些事物作用。

斐　当然。

苏　【b】第三，他得划分讲话的种类和灵魂的种类，以及它们受影

响的方式，解释它们受影响的原因。然后他要协调每一种灵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讲话。他要作出说明，为什么一种灵魂必须由一种讲话来说服，而另一种灵魂必然无法用这种讲话来说服。

斐 我认为，这肯定是最好的方法。

苏 事实上，我的朋友，没有任何演讲是技艺的产物，无论是一篇范文，还是真的发表了的演讲，【c】若它以其他任何方式发表或撰写——就这一主题或其他任何主题。但是现在撰写《修辞术》的那些人——我们刚才讨论过他们——非常狡猾；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灵魂的方方面面，但却把这一事实隐藏起来。那么好吧，到他们开始以我们说的方式演讲和撰写为至，我们一定不要相信他们是以这门技艺为基础进行撰写的。

斐 你说的是什么方式？

苏 要用一些话语来说出这种方式非常困难，至于为了尽可能合乎技艺，人该如何撰写——我想现在就告诉你。

斐 那你就说吧。

苏 【d】由于讲话的本质实际上在于指导灵魂，打算做一名修辞学家的人必须知道灵魂有哪些种类。灵魂种类的数量是如此之多，各不相同，因此，有些人有这样的性格，而另一些人有哪样的性格。确定了这些区别以后，接下来，有那么多种类的讲话，各不相同。有这种性格的人容易被这种讲话所说服，由于某些特殊原因而与这样的问题相联系，有那种性格的人难以被说服，由于这些特殊的原因。

演说家必须很好地学习所有这些事情，然后把他的理论付诸实践，【e】在真实生活的行动中发展清晰地察觉每一种类的能力。否则的话，他就不可能比他仍在学校里听那些讨论时更好。现在，他不仅能说哪一种讲话能说服哪一种人；【272】而且在与某人相遇的时候，能够察觉他是什么样的，能够弄清楚实际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正好具有他在学校里学到的这种性格——对这个人他现在必须以这种具体的方式使用某种讲话，以确保他信服相关的问题。学了所有这些以后，他再进一步学会把握讲话的时机，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缄默，什

么时候该把话拉长，什么时候要尽量简短，什么时候要诉诸怜悯、夸张和激情，什么时候不需要这些技巧，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的技艺才臻于完美的地步骤。【b】如果他的讲话、他的教学、他的写作，缺乏这些要素，但仍旧声称他在有技艺地讲话，那么你不相信他，你算是说对了。

这种谈话人也许会说："那又怎么样，斐德罗和苏格拉底，你们同意吗？我们能够接受以其他任何术语表达的讲话的技艺吗？"

斐 那是不可能的，苏格拉底。还有，它显然是一项重要的事业。

苏 你说得对。正因如此，【c】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所有讨论转向发现某条通往这种技艺的比较简便易行的道路；在我们能够选择平整的近路时，没有很好的理由，我们不想去走一条漫长、崎岖的道路。

现在，若你已从吕西亚斯或其他人那里听到过什么有益的东西，可以试着把它们回想起来。你说吧。

斐 我不是没试过，但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苏 那么好吧，我能告诉你一些我从某些关心这个主题的人那里听来的事情吗？

斐 当然可以。

苏 毕竟，我们说过，斐德罗，哪怕是野狼的故事也可以听一听。

斐 【d】这正是你应当做的事。

苏 嗯，这些人说，这些事情用不着郑重其事，也不需要耗费太大的气力。事实上，如我们在这场讨论开始时所说①，打算做演说家的人不需要知道那些公正的或者善的事物的真相，也不需要知道那些人的天生的本性或者后来养成的品性。你瞧，在法庭上没有人会去理会事情的真相，而只会注意陈述是否能够说服其他人。【e】这就叫作"好像"，这就是一个打算按照技艺讲话的人应当关注的事情。事实上，有的时候，无论你是在控告还是在辩护，你甚至一定不要说出事实真相，如果事情不像要发生——你必须说一些好像要发生的事情。无论你说什么，

① 本篇259e以下。

你应当追求这种“好像”，而根本不用去管什么真相：【273】整个技艺是由它组成的，贯穿在你的整个讲话中。

斐　你很好地再现了那些以演讲专家自命的人，苏格拉底。我记得，我们刚才也简略地提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苏　无疑，你相当仔细地啃过提西亚斯的书。所以，也让他来告诉我们：【b】他说的这种“好像”，是指公众接受的东西吗？

斐　还能有什么意思？

苏　很像是他发现了这种有效的、有技艺的技巧，他在这时候写道，如果一名长得很瘦小、但很勇敢的人被带上法庭，因为他打了一名长得很强壮、但很胆怯的人，偷了他的衣服和其他东西，他们俩在法庭上都不会讲真话。这个懦夫必定会说这个勇敢的人不是一个人来打他，而这个勇敢的人会说除了他们俩并没有旁人在场，然后他诉诸反诘的技巧说，【c】“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攻击像他这样的人呢？”这个强壮的人当然也不会承认自己胆怯，而会杜撰一些新的谎言，而这些谎言又会给他的对手提供反驳的机会。在其他案例中，按照这种技艺去讲话会采取相似的形式。不是这样吗，斐德罗？

斐　当然。

苏　唷！提西亚斯——或者无论什么人，无论他喜欢用什么名字来叫他自己[①]——似乎发现了一门技艺，他把它伪装得很好。但是，我的朋友，我们该不该对他说……

斐　【d】对他说什么？

苏　对他说：“提西亚斯，前不久，在你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说过，民众之所以得到相像的观念是因为它与真相相似。而我们刚才已经作了解释，在各种情况下，懂得真相的人最能确定与真相相似的事物。所以，如果你对讲话的技艺有什么新的东西要说，我们乐意聆听。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就要坚持我们刚才已经信服了的观点：无人能够拥有讲话的技艺，【e】除非有人能够列举听众性格的种类，按种类划分事物，

① 苏拉拉底在这里可能指科拉克斯，希腊修辞学的创始人之一。

按照一种类型坚定地把握每一事物。不付出巨大的努力，无人能够获得这些能力——聪明人会付出这种辛劳，但不是为了在凡人中间讲话和行事，而是为了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无愧于神明。提西亚斯，比我们更加聪明的人说，有理性的人所要尽力讨好的不是自己的同伴奴隶【274】(尽管这种事也可附带发生)，而是他的主人，他的主人是全善的。所以，这条道路纵然漫长，你也不必感到惊讶：我们必须进行这次旅行，为了极为重要的事情，而不是为了你心里想的这些情。还有，如我们的论证所说，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那么你会得到它，它是我们追求自己目标的一项结果。”

斐 你说得好极了，苏格拉底——要是能够做到！

苏 没错，一个人历经艰险，去实现一个高尚的目标，这个过程本身也是高尚的。

斐 【b】那当然了。

苏 好吧，关于和讲话相连的有技艺、无技艺我们已经说够了。

斐 说得够多了。

苏 那么剩下的还有书写中的恰当与不恰当：什么特点使书写恰当，什么特点使书写不恰当？对吗？

斐 对

苏 嗯，当你使用或一般地讨论语词的时候，你知道如何才能最好地令神喜悦吗？

斐 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你呢？

苏 【c】我能把我听到的一些古代传说告诉你，只有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反过来说，要是我们在我们中间能够发现，我们还会在意其他人怎么想吗？

斐 你这个问题很荒唐！不过还是把你听说的事情告诉我吧。

苏 行，这些就是我听说的。在埃及①的瑙克拉提②的古神中有一

---

① 埃及（Aἴγυπτ），国名。

② 瑙克拉提（Ναύκρατις），地名。

位神，他的徽帜鸟是白鹭[1]，他的名字是塞乌斯[2]，【d】是他首先发明了数字和算术、几何与天文，以及跳棋和骰子，尤其重要的是，书写。

当时统治整个埃及的国王是萨姆斯[3]，他住在上埃及的一个大城市里，希腊人称这个城市为埃及的底比斯，而把萨姆斯称作阿蒙[4]。塞乌斯来到萨姆斯这里，把各种技艺展示给他，要他再传给所有埃及人。萨姆斯问这些技艺有什么用，【e】当塞乌斯对它们逐一进行解释的时候，萨姆斯就依据自己的喜恶一一作出评判。

据说，萨姆斯对每一种技艺都有褒有贬，要都说出来就太冗长了。不过，当他们谈到书写的时候，塞乌斯说："噢，大王，这种技艺一旦掌握，可以使埃及人更加聪明，能够改善他们的记忆力；我的这个发明可以作为一种治疗，使他们博闻强记。"然而，萨姆斯回答说："多才多艺的塞乌斯，能发明技艺的是一个人，能权衡使用这种技艺有什么利弊的是另一个人。现在你是书写之父，【275】由于溺爱儿子的缘故，你把它的功用完全弄反了！如果有人学了这种技艺，就会在他们的灵魂中播下遗忘，因为他们这样一来就会依赖写下来的东西，不再去努力练习记忆，因为他们相信书写，借助外在的符号来回想，要知道这些符号是属于其他人的，而记忆才是从内心来的，完全属于他们自己。所以你没有发明记忆的药方，而是发明了提醒的药方；你给你的学生们提供的东西好像是智慧，但不是真正的智慧。你的发明使他们能够无师自通地知道许多事情，【b】他们会想象自己懂得很多，而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实际上一无所知。再要和这些人打交道是困难的，因为他们只是显得有智慧，而不是真正有智慧。"

斐 苏格拉底，你真会编故事，埃及也好，其他国家也好，你脱口而出！

① 白鹭是古埃及的圣鸟。

② 塞乌斯（Θεύθ），埃及神灵。

③ 萨姆斯（Θαμοῦς），埃及国王。

④ 阿蒙（Ἄμμων），埃及神灵。

苏 噢！但是，我的朋友，多多那[1]地方的宙斯神庙里的祭司说，最初的预言是从一棵橡树里发出来的。当时的人没有你们现在的年轻人那么聪明，他们的心灵是单纯的，【c】满足于聆听橡树或石头讲话，只要它们讲的是真理，而你显然不一样，斐德罗，你在这里讲话，而又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你为什么不只考虑一下他说的对还是错呢？

斐 我应该这样做，苏格拉底。我同意，这位底比斯的国王对书写的解释是正确的。

苏 所以，那些自以为留下了成文的作品便可以不朽的人，或那些接受了这些文字作品便以为它们确凿可靠的人，他们的头脑实在是太简单了，没有真正听懂阿蒙讲的意思：否则的话，他们怎么会认为书写下来的语词，除了对那些已经知道写的是什么的人起一种提醒作用外，还能起更多的作用？

斐 【d】你说得很对。

苏 你知道，斐德罗，书写还和图画有一个共有的特点。画家的作品放在你面前就好像活的一样，但若有人向它们提问，它们会板着庄严的脸孔，一言不发。书面文字也一样。你可以认为它们会说话，好像也有理智，但若你向它们提问，想要学习更多的东西，要它们把文中的意思说得更明白一些，那么它们只能用老一套来回答你。【e】一件事情一旦被文字写下来，无论写成什么样，就到处流传，传到能看懂它的人手里，也传到看不懂它的人手里，还传到与它无关的人手里。它不知该如何对好人说话，也不知该如何对坏人说话。如果受到曲解和虐待，它总是要它的作者来救援，自己却无力为自己辩护，也无力保卫自己。

斐 你这番话说得也很对。

苏 【276】现在请你告诉我，我们是否还能察觉有另外一种谈话，它是这种谈话的合法兄弟？我们能够说出它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比较好，比较有效吗？

斐 你指的是哪一种谈话？依你看，它是怎么来的？

---

① 多多那（Δωδώνα），地名。

苏 这种谈话是书写下来的，用知识写在听众的灵魂上；它能为自己辩护，知道自己应该对什么人说话，应该对什么人保持沉默。

斐 你指的是有知觉的人的活生生的谈话，与之相比，书面的谈话可以叫作影像。

苏 【b】你说的对极了。现在要你来告诉我了。假如有一位聪明的农夫得到一些种子，想要让它们结出果实来，他会在夏天把它们认真的种在阿多尼斯[①]的花园里，乐意在七天之内就看到它生长茂盛，结出果实来吗？或者说，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在假日里消磨时间呢？他难道不会使用他的农业知识，把这些种子在恰当的时候播下去，然后满足于到第七个月再去看它是否结果呢？

斐 【c】这是他会如何处理那些他认真去做的事情，苏格拉底，与其他人相当不同，如你所说。

苏 那些知道什么是公正、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善良的人怎么样？我们要说在对待他们的种子方面，他还不如那个农夫聪明吗？

斐 我们当然不会这样看。

苏 所以，他不会看重那些用墨水写下来的东西，也不会认真的用笔去播种，写下那些既不能为自己辩护，又不能恰当地教导真理的话语。

斐 确实不太会。

苏 【d】肯定不会。在写作的时候，他更像是要在文字的花园里播种，为了自己消遣，为他自己储存提醒物，"当年老健忘的时候"使用，也备后来同路人借鉴，他会怡然自得地看着自己播下的种子抽枝发芽。当其他人在别的消遣中寻找乐趣的时候，比如聚会狂饮之类，他宁愿守着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事情来娱乐自己。

斐 【e】苏格拉底，你对两种娱乐作了对照，一种是粗俗的，一种

---

① 阿多尼斯（Ἀδώνις）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爱神阿佛洛狄忒的情人，后来被野猪咬死。爱神求主神宙斯让他复活，获准每年复活六个月。在他复活的时候，大地回春，草木欣欣向荣。

是最高尚的——用这种娱乐人可以消磨时光，谈论正义以及你提到的其他事情。

苏 它确实高尚，斐德罗。但要是能运用辩证法来严肃地讨论这些事情，那就更高尚了。辩证法家会选择一个恰当的灵魂，在它那里播种，用知识与它谈话——这种谈话既能帮助灵魂自己，也能帮助播种者，【277】它们不是华而不实的，而是可以开花结果的，可以在别的灵魂中生出许多新的谈话来，生生不息，直至永远，也能使拥有这些谈话的人享受到凡人所能享受的最高幸福。

斐 你讲的这种谈话确实更加高尚。

苏 我们现在已经对此达成了一致意见，斐德罗，我们终于可以对整个问题做决定了。

斐 什么问题？

苏 把我们的讨论带到这一步的问题：我们想要考察对吕西亚斯撰写演讲稿的攻击对不对，【b】然后问哪些演讲是有技艺地撰写的，哪些演讲的撰写无技艺。现在我想我们已经相当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斐 好像是这样的，不过还得请你再提醒我一下我们是怎么做的。

苏 首先，你必须知道和你正在谈论或写作有关的一切事情的真相；你必须学习如何定义每一事物本身；在对它界定之后，你必须懂得如何对它进行划分，归为种类，直到无法再分为止。其次，你必须按照同样的方式，懂得灵魂的本性；你必须确定，哪一种讲话适合哪一种灵魂，【c】近按此准备和安排你的讲话，对复杂的灵魂提供综合的和精致的讲话，对单纯的灵魂提供简洁的讲话。再次，只有到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有技艺地使用语言，在灵魂的本性允许你使用的范围内使用，为的是教导，或者是为了劝说。这是我们此前论证的要点。

斐 没错。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确实是这样的。

苏 【d】现在，讲话或写演讲稿是高尚的还是可耻的——什么时候对它提出批评是公平的，什么时候是不公平的？我们刚才说的不是已经搞清楚了吗……

斐 我们说了什么？

苏 要是吕西亚斯，或者其他什么人——无论是私下里，还是在公共场合，在提出立法建议的过程中——撰写一个政治文件，而他相信这个文件包含极为重要的清晰的知识，那么这个作者应当受到批评，无论是否有人提出过这种批评。因为，要是不明白梦幻与现实的差别，【e】不明白什么是公平和不公平，什么是善良和邪恶，哪怕得到民众的齐声赞扬，仍旧应当受到这种批评。

斐 确实要批评。

苏 另一方面，有人认为，一篇任何主题的书面讲话只是一种娱乐，无论写成散文还是韵文，没有一篇讲话值得认真关注，以吟诵者的方式写下的讲话在公共场合流传，而没有任何提问或阐述，【278】提供这些讲话的目的只是为了产生信念。他相信，这些东西对那些知道真理的人来说，充其量只起一种提醒的作用。他还认为，只有那些为了理智和学习、真正地写在灵魂上的、关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善良的讲话，才值得认真关注。这样的讲话应当被称作他自己的合法子女，首先，他可以发现这种讲话已经在他心中了，【b】然后，这种讲话的子女和兄弟也会在其他灵魂中生长，只要灵魂是高尚的；而对其他灵魂，他会掉转身去。这样的人，斐德罗，正是你我都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斐 你说的正合我意，但愿我能成为这样的人！

苏 那么好吧，我们有关“讲话”的娱乐就结束了。你现在可以去告诉吕西亚斯，我们俩沿着河边一直走到仙女们的圣地，她们指派我们传个话，【c】传给吕西亚斯和其他所有撰写演讲稿的人，传给荷马和所有那些写诗歌的人，无论诗歌是用来朗诵还是歌唱，也传给梭伦和其他撰写政治文件的人：如果你们中有谁写了这些东西是带着真理的知识撰写的，如果你在受到指责时能为你的作品辩护，如果你自己能够证明你的作品有什么价值，那么必须用这样一个名称来称呼你，这个名称不是不自这些作品，而是来自你在认真的追求的东西。

斐 【d】那么，你会给这样的人什么名称？

苏 称他智慧者好像有点过，斐德罗，这个名称只有神才当得起。

称他爱智者——哲学家——或其他相似的名称更加适合他，更像这么回事。

斐 这个名称很般配。

苏 另一方面，若是一个人别无所长，只会创作或书写，天天绞尽脑汁，改了又改，【e】补了又补——你会正确地称他为诗人、演讲稿的撰写人、法律条文的撰写者吗？

斐 当然。

苏 这些话就是要你带给你的朋友的。

斐 那你呢？你做什么？不要忘了，你也有个朋友？

苏 你说的是谁？

斐 漂亮的伊索克拉底。[①] 你有什么话要带给他？我们称他为什么？

苏 伊索克拉底还很年轻，斐德罗。【279】但我不在乎把我的预见告诉你。

斐 什么预见？

苏 依我看，他的天赋之高，使他能远远超过吕西亚斯在演讲中的成就；就个人品性来说，他也很高尚。所以，若他能够坚持不懈地继续当前正在进行的写作，要是他今后令他所有前辈都落在后面，望尘莫及，那么也没有什么可以惊讶的。更有甚者，若是他对这样的写作仍旧不满意，在他内心有一种从事更加伟大事业的神圣的冲动，那么他会去做更为重要的事情。我的朋友，本性已经把对智慧的热爱安放在他的心灵中。

【b】这就是此地的神灵要我带给我亲爱的伊索克拉底的消息；你也有消息要带给你的吕西亚斯。

斐 就这样吧。我们可以走了，现在已经不那么热了。

苏 在离开之前，我们难道不应该对此地的神灵祈祷一番吗？

---

① 伊索克拉底（Ἰσοκράτης），公元前436—前338年，希腊著名修辞学家，他办的学校在当时比柏拉图学园还要出名。

斐 当然要。

苏 噢，亲爱的大神潘，还有此地的其他众神，请赐予我内在的美。【c】让我拥有的所有外在事物与我的内心和谐。让我相信有智慧的人是富足的。至于黄金，让我拥有一个有节制的人可以承受和携带的也就可以了。

我们还需要祈祷什么吗，斐德罗？我相信我的祈祷对我已经足够了。

斐 请你也替我祈求同样的东西。朋友间共有一切。

苏 我们走吧。

会饮篇

提要

本篇属于柏拉图的中期作品。公元1世纪的塞拉绪罗在编定柏拉图作品篇目时，将本篇列为第三组四联剧的第三篇，称其性质是“伦理性的”，称其主题是“论善”。① 希腊社会流行会饮的习俗，遇有喜事就举行宴会进行庆祝。会饮是私人性质的聚会，宴饮前有一些祭神仪式，仪式过后饮酒聊天，常有艺妓助兴。但这篇对话中记载的宴饮以哲学讨论代替娱乐节目。宴饮的主人阿伽松写的剧本获了奖，前来赴宴的客人中有六人轮流发言，礼赞爱神。整篇对话采用转述的形式，由阿波罗多洛讲述。本篇艺术性很强，形式上也很美。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斐德罗篇》的姐妹篇。谈话篇幅较长，译成中文约4万4千字。

六篇演讲构成了整篇对话的主体：

第一位即席演讲的是斐德罗（178a—180b）。他认为，爱神是最古老的神之一。爱神赐给人们最大的善物，最有力量帮助凡人获得美德和幸福。爱情具有伟大的力量。有爱情的人愿意为他的爱人做任何事情，甚至为他的爱人去死。一座城邦或一支军队，如果全部由有爱情的人和他们所爱的人组成，它有可能会是最优秀的社会组织。爱的勇敢行为能赢得来自众神的最高荣耀。

第二位讲话的是鲍萨尼亚（180c—185c）。他认为，爱神有两位，年纪较大的一位是属天的阿佛洛狄忒，年纪较轻的一位是普通的阿佛洛

①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58。

狄忒；由此推论，爱有两种，一种是属天的爱，另一种是普通人的爱。爱本身没有高尚与可耻之分，爱是否值得赞美取决于爱神在人身上产生的情感是否高尚。爱的性质完全取决于它产生的行为。以一种邪恶的方式献身于一个恶人，确实是一种可耻的行为；与之相反，光荣地献身于正义的人，则是完全高尚的。为了自身美德的改善而产生的爱情是永远高尚的。

第三位发言的是医生厄律克西马库（185d—188e）。他指出，鲍萨尼亚区分的两种爱确实很有用，但是爱并非仅仅发生在人的灵魂中，爱是一种非常广泛的现象，指引着一切事物的生成。爱的力量非常巨大，幸福与好运，人类社会的团结，天上众神的和睦，都是爱的馈赠。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自然哲学家对爱的看法，强调爱神是将对立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强大的力量。

第四位致辞的是诗人阿里斯托芬（189a—193e）。他以丰富的想象力讲述了一个神话故事，描述了原初人类的状况——球形的身体和雌雄同体——指出人原先是一个完善的整体，由于有罪而被分裂，失去自己的另一半；所以每个人都渴望寻求自己的另一半，希望自己重新完善。爱是使人恢复自我完善的力量，爱就是人类追求整体性的名称。

第五位致颂辞的是阿伽松（194a—198a）。他认为颂扬爱神首先要说明他是什么，然后再说明他赐给我们什么。他说爱神年轻，娇嫩、柔韧，美貌，是诸神中最美的，爱神又是正义、自制、勇敢、智慧，是诸神中最善的。

苏格拉底最后发言（198a—212c）。他声称要对颂扬的对象讲真话，然后转述他自己与女先知狄奥提玛的讨论。狄奥提玛指出：爱本身既不美又不善，而是某种居间的东西；爱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介于众神和凡人之间的精灵；爱神是被爱者，而不是爱者。爱就是对幸福的欲求，爱就是在身体或灵魂中孕育美，在美之中生育和繁殖。爱的本性就是追求不朽。爱的历程从爱形体之美到爱体制之美，再到爱知识之美，再到爱美本身。在爱的历程中，人会在心中哺育完善的美德，成为像神一样的人，成为不朽者。

青年政治家阿尔基比亚德闯入在阿伽松家里进行的这场宴会。他没有礼赞爱神，而是对苏格拉底进行了一番评价，细致入微地描述了苏格拉底的形象和事迹。(212d—223d) 他说唯有苏格拉底使他对自己贫乏、微不足道的生活感到可耻，在伟大和善良方面，苏格拉底是在场所有人中最杰出的。

正　文

谈话人：阿波罗多洛[①]、友人

阿　【172】实际上，你的问题对我来说并非毫无准备。就在前天，我从我在法勒伦[②]的家里进城去，有个我认识的人从后面看见我，就远远地喊道："法勒伦来的先生！"他扯着嗓门大喊，试图幽默一把。"喂，阿波罗多洛，等一下！"

于是，我停了下来，等他。

【b】"阿波罗多洛，我正在找你！"他说。"你知道阿伽松[③]家里举行的那场晚宴，苏格拉底、阿尔基比亚德[④]，以及他们的朋友，都参加了；我想问你他们发表的有关爱的演讲。这些演讲是什么？我听人说过一个版本，是从菲力浦[⑤]之子福尼克斯[⑥]那里听来的，但他说得过于简单，断章取义，还说欲知详情可以来问你。所以，请吧，你能把全部详情告诉我吗？当然了，苏格拉底是你的朋友——他比你更有权利述说他的谈话吗？""不过，在你开始之前，"他又说，"告诉我，你当时在那里吗？"

【c】"噢，你的朋友肯定没有讲清楚，"我答道，"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是最近才发生的，连我都能参加。"

---

① 阿波罗多洛（Ἀπολλόδωρος），整篇谈话的转述者，谈话发生时他并不在场。

② 法勒伦(Φαληρεύμ)，地名，位于雅典城西南，离城约16斯塔达(2960公尺)。

③ 阿伽松（Ἀγάθων），人名。

④ 阿尔基比亚德（Ἀλκιβιάδης），人名。

⑤ 菲力浦（Φιλίππος），人名。

⑥ 福尼克斯（Φοίνικος），人名。

“我是这么想的。”他说。

“格老孔[①]，你怎么能这么想？你很清楚，阿伽松不在雅典住已经好多年了，而我陪伴苏格拉底还不到三年，我把准确了解他的日常言行当成我的工作。【173】而在那之前，我在毫无目标地到处游荡。当然了，我曾经认为我做的事情是重要的，但实际上我是这个世上最无价值的人——就像你现在这么坏；我也曾经认为从事哲学是人应当作的最后一件事。

“停止开玩笑，阿波罗多洛，”他答道。“你就告诉我，这场宴饮是什么时候举行的？

“这场宴饮举行的时候，我们还都是小孩，当时阿伽松的第一部悲剧得了奖。第二天，他和他的歌队举行了胜利庆典。”

“那确实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说。“那么是谁告诉你这些事的？是苏格拉底本人吗？”

【b】“噢，神灵在上，当然不是！”我答道。“是一个名叫阿里司托得姆[②]的人，他来自居达塞奈乌姆[③]，就是把事情告诉福尼克斯的那个人，他个子矮小，老是喜欢光脚。他去了那场宴饮，我想，他是被苏格拉底迷住了——这种事在当时是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当然，我后来就他讲述的一部分内容问过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对他的讲述表示同意。”

“那就请你告诉我，”他说。“你讲，我听，我们一道进城去。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c】所以，这就是我们那天在路上交谈的内容；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前面说我并非毫无准备的。嗯，要是我也要对你讲一遍——我会很乐意的。毕竟，我最大的快乐来自哲学谈话，哪怕我现在只是一名听众，无论我是否认为它对我有益。其他那些谈话，尤其像你这样富有的生意人的谈话，令我感到兴味索然，我为你和你的朋友感到遗憾，因为你们认为你们做的事情是重要的，【d】而实际上这些事情微不足道。

---

① 格老孔（Γλαύκων），本篇对话人，阿波罗多洛之友。

② 阿里司托得姆（Ἀριστόδημος），人名。

③ 居达塞奈乌姆（Κυδαθηναιεύς），地名。

你也许会倒过来这样看我，认为我在生意上是一个失败者；没错，相信我，我认为你说的对。但是提到你们这些人，我不仅仅认为你们是失败者，而且我知道这是一个事实。

友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阿波罗多洛！你老是挑剔个没完，甚至对你自己！我确实相信，你以为世上所有人——首先是你自己——都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当然，苏格拉底除外。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被叫作“疯子”，但是你说起话来确实像个疯子，总是怨天尤人，包括对你自己——但不对苏格拉底！

阿 【e】当然，我亲爱的朋友，我为什么会有所有这些看法，原因很明显，就因为我是个疯子，我正在胡言乱语！

友 争论这一点没什么意思，阿波罗多洛。请你还是回答我的问题，把那些演讲告诉我。

阿 行，嗯，这些演讲是这样的——【174】我还是从头开始把整件事情告诉你吧，就像阿里司托得姆对我说得那样。

嗯，他说，有一天，他正巧碰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刚洗过澡，还穿上了他那双时髦的拖鞋——这两点对苏格拉底来说都不是寻常事。所以他问苏格拉底要去哪里，为什么打扮得这么漂亮。

苏格拉底答道：“我要去阿伽松家吃晚饭。我找了个借口没去昨天的庆功宴——我确实不喜欢人多嘈杂——但我答应今天会去赴宴。所以，当然了，我费了老大劲打扮了一下，因为我要去一位相貌英俊的主人家里，我必须穿得整齐一些。”“不过，让我来问你”，他又说道，“我知道你没有被邀请，【b】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阿里司托得姆回答说，“悉听尊便。”

“那就跟我走吧”，苏格拉底说，“我们将要证明有句谚语是错的；事实上应该是‘逢到好人[①]举行的宴会，好人会不请自来’。[②]你想，荷

---

① 阿伽松的名字的意思是“好”。

② 这句谚语是欧波利斯说的。欧波利斯是雅典喜剧诗人，生于公元前446年。“坏人举行宴席，好人不请自来。”（Eupolis,fr.289.）

马本人甚至也不太喜欢这句谚语；【c】他不仅藐视它，而且违反它。当然了，阿伽门农[①]是他的大英雄之一，而他把墨涅拉俄斯[②]描写为'渺小的操戈者'。然而，阿伽门农献祭以后举行宴会，荷马让这个软弱的墨涅拉俄斯不请自来，坐上了强者的宴会桌。"[③]

阿里司托得姆答道，"苏格拉底，我想荷马的说法肯定更适合我，而不适合你。我显然比较渺小，不请自来，坐上了一位文人的宴会桌。我想，你最好事先想好带我一起去的理由，因为，这你知道的，【d】我不会承认我不请自来。我会说我是你的客人。"

"我们走吧。"他说。"要找理由，'两个脑袋比一个脑袋强。'[④]"

他们一边说着这些话，一边出发了。走着走着，苏格拉底开始想一些事，慢慢地落到后面。每当阿里司托得姆停下来等他的时候，苏格拉底总是催他先走。【e】苏格拉底到达阿伽松家里的时候，那里早已开门迎客，这是阿里司托得姆说的，苏格拉底比他到得晚，这就使阿里司托得姆感到非常困窘；他到的时候，马上就有一名家奴出来迎候，直接把他带到宴会厅，而客人们已经靠在躺椅[⑤]上，晚宴就要开始了。

阿伽松一看到他，就喊道：

"欢迎，阿里司托得姆！你来得正是时候，晚宴就要开始！我希望你来这里没有别的事情——如果有，那就忘了吧。我昨天找到了你一天，想请你来赴宴，但就是找不到你。苏格拉底在哪里？你怎么不带他来呢？"

所以我转过身去（阿里司托得姆说），但是看不到苏格拉底的踪影。于是，我说实际上是苏格拉底带我来的，我是他的客人。

【175】"他这么做我很高兴，"阿伽松答道。"但是他在哪里？"

---

① 阿伽门农（Ἀγαμέμνον），荷马史诗英雄，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联军首领。

② 墨涅拉俄斯（Μενέλαος），荷马史诗英雄。

③ 参阅荷马：《伊利亚特》2：408，17：587—588。

④ 暗指荷马：《伊利亚特》10：224。"两个人一起行走，每个人都出主意，对事情会更有利。"

⑤ 古希腊人宴请宾客用躺椅，客人靠在躺椅上吃喝。

"刚才他还在我后面，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去找一下苏格拉底，"阿伽松吩咐一名仆人，"把他带到这里来。""阿里司托得姆，"他又说，"你可以和厄律克西马库[1]共用这张躺椅。"

一名仆人送来洗手水，阿里司托得姆在躺下之前洗了手。然后，另一名仆人进来说，"苏格拉底到了，但他站在邻居家的门廊下。他站在那里，不肯进来，我喊了他好几遍。"

"太奇怪了，"阿伽松答道。"再去请他，别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

【b】但是阿里司托得姆阻止了他。"不，不，"他说。"让他去。这是他的习惯：他经常走着走着就一个人站住了，不管在哪里。我肯定他一会儿就会过来，现在不必去打扰他；让他在那儿。"

"好吧，行，就依你，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阿伽松说，然后他转过身去对仆人说，"开始吧，把吃的喝的都摆上来。你们怎么做完全由你们自己决定，就当没人在管你们——就像我以前那样！【c】把我们全都当作你们自己的客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干得好，我们会夸奖你们。"

于是仆人们继续上菜，晚宴开始了，但是苏格拉底仍旧没有到来的迹象。阿伽松几次打算派人去找他，都被阿里司托得姆阻拦。不过，实际上，后来苏格拉底露面了，他总是这样——此时晚饭吃了一小半。阿伽松独自靠在最远的那张躺椅上，看到苏格拉底走了进来，他马上喊道：【d】"苏格拉底，过来，挨着我坐。天知道，要是能够触摸你，我也许能得到一点儿智慧，那样的话，我就会去我邻居的门廊下找你。很清楚，你一定得着了什么启示。要是没有，你会仍旧站在那里。"

苏格拉底在他边上入座，他说："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奇妙了，亲爱的阿伽松，只要触摸一下聪明人，傻瓜就能充满智慧。智慧要是能像水一样就好了，用一根纱线连接两只杯子，水总是从装满水的杯子流入空杯——【e】嗯，然后我会考虑，挨着你躺下是我最大的荣耀。我会马上被你神奇的智慧充满。我自己的智慧不算什么——就像梦中的幻影——而你的智慧却是光芒四射，有着辉煌的未来。噢，你那么年轻，

① 厄律克西马库（Ἐρυξίμαχος），本篇主要演讲人之一。

又那么聪明，我可以请三万多希腊人作见证。”

“你扯得太远了，苏格拉底，”阿伽松答道。“好吧，享用你的晚餐。【176】狄奥尼修斯[①]很快就会来当裁判，判决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智慧。”

于是苏格拉底入了座，享用晚餐，按照阿里司托得姆的说法。晚餐结束以后，他们举行了奠酒仪式，唱了颂神歌，接着——总之——举行了全部仪式。然后，他们把注意力转到饮酒上来。就在这个时候，鲍萨尼亚[②]开始对大家说话：

“各位先生，今天晚上怎么安排，我们可以少喝一点吗？说实话，我昨晚上的酒还没有醒，我真的想停一下。我敢说，你们大多数人的情况也一样，因为你们也是这场庆典的一部分参与者。【b】所以，让我们试试看，千万别喝过头了。”

阿里斯托芬[③]答道：“好主意，鲍萨尼亚。我们是得计划一下，今天晚上喝得轻松一些。我昨天晚上烂醉如泥，跟其他人一样。”

这时候，阿库美努之子[④]厄律克西马库插话说：“说得好，你们俩。但我还有个问题：你会怎么想，阿伽松？你还能喝一通吗？”

“绝对不行。”阿伽松答道。“我不胜酒力，一点儿都不行了。”

【c】“我们真是太幸运了。”厄律克西马库说，“对我、阿里司托得姆、斐德罗[⑤]，还有其他人来说——你们这些酒量大的已经筋疲力尽。想象一下我们这些不会喝的人在经历了昨天晚上的狂饮以后是什么感觉！当然了，我不把苏格拉底包括在内：他能不能喝都无所谓，无论我们怎么干，他都会满意的。由于现在我们中间没有人急于放纵一下，【d】我给你们提供一些有关醉酒本性的准确信息不算无的放矢。要说我从医学中

① 狄奥尼修斯（Διονυσίῳς），希腊酒神。

② 鲍萨尼亚（Παυσανίους），本篇主要演讲人之一。

③ 阿里斯托芬（Ἀριστοφάνης），喜剧诗人，本篇主要演讲人之一。

④ 阿库美努（Ἀκουμενοῦς），人名。

⑤ 斐德罗（Ἐρυξίμαχός），本篇和《斐德罗篇》对话人，在本篇发表演讲。

学到什么的话，那就是：过量饮酒对任何人都是有害的。因此，我个人总是约束自己，不愿意喝过头；我建议其他人也不要过量——尤其是那些还没从昨天晚上的狂饮中缓过劲来的人。”

“好的。”斐德罗打断了他，“我总是接受你的建议，尤其是你以一名医生的身份讲话。现在，要是其他人知道什么对他们是好的，他们也会按你说的去做。”

【e】这时候，大家一致同意今天晚上不要喝醉；要是有人还想喝一点儿，那就随意。

“那么好，问题解决了。”厄律克西马库说。“我们决定，要是有人不想喝，我们就不要强迫他。我现在想要提出进一步的动议：把那刚才进来的吹笛女也打发出去；让她吹给自己听，或者要是她愿意，吹给这家里的女人听。让我们今天晚上用谈话来消遣。如果你们认为这样做可行，【177】我想出一个题目。”

他们全都表示愿意这样做，催他快点把题目说出来。所以，厄律克西马库说：

“让我先引用欧里庇得斯[①]《美拉尼珀》[②]中的一句台词作开场白，‘这故事不是我的。’[③]我下面要说的话实际上属于在座的斐德罗，他对这个问题愤愤不平，经常向我抱怨：

“‘厄律克西马库，’他说，‘这岂不是太离奇了！我们的诗人为任何一位你能想到的神都创作了颂神诗来赞美它；【b】但就是没有一位诗人有一刻曾想到爱神，尽管爱神既古老又强大？至于我们那些杰出的博学之士，他们写了成卷的书来赞美赫拉克勒斯[④]，以及其他英雄（如杰出的普罗狄科[⑤]所为）。噢，这也许还不足为奇，但我实际上读过一位有

① 欧里庇得斯（Εὐριπίδης），希腊著名悲剧作家。

② 美拉尼珀（Μελανίππην），人名，亦为欧里庇得斯悲剧作品的名称。

③ 欧里庇得斯：《美拉尼珀》，残篇 488 行。

④ 赫拉克勒斯（Ἡρακλῆς），希腊神话大英雄。

⑤ 普罗狄科（Πρόδικος），开奥斯人，著名智者。

造诣的作者写的书，【c】说应当赞美盐的有用性！人们怎么能去关心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却从来不去写一篇恰当的颂歌赞美爱？人们怎么能够无视一位如此伟大的神？'

"嗯，在我看来，斐德罗说得很对。因此，我想代表他向爱神作一点奉献，满足他的愿望。【d】另外，我想这是一个好时候，大家要趁这个大好时光礼赞这位神。如果你们同意，我们可以在讨论中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建议从左到右，每个人轮流发表一篇演讲，尽力赞美爱神。让我们从斐德罗这里开始，他不仅坐在桌首，而且这个题目实际上是他提出来的。"

"没有人会投票反对这个动议，厄律克西马库，"苏格拉底说。【e】"当我说我懂的唯一事情就是爱的技艺时，我怎么会说'不'呢？阿伽松和鲍萨尼亚会吗？阿里斯托芬会吗，除了狄奥尼修斯和阿佛洛狄忒[①]，他什么都不想？在这里的人我看不出有谁会反对你的动议。

"尽管这样做对我们中间不得不最后演讲的人不太公平，若是第一篇演讲必须足够好，会穷尽我们的论题，我向你保证我们不会抱怨。所以，从斐德罗开始吧，带着幸运女神的祝福；让我们聆听他对爱神的赞美。"

【178】他们全都同意苏格拉底的意见，催斐德罗开始。当然了，阿里司托得姆无法准确记住每个人说了些什么，我本人也无法记住他告诉我的每句话。但我会把他记得最清楚的话告诉你，把我认为最重要的观点告诉你。

如我所说，他说斐德罗第一个发言，他的开场白大体上是这样的：

爱是一位伟大的神，在许多方面对众神和凡人都显得神奇，其中最奇妙的是他的出生。【b】我们把他当作最古老的神之一来荣耀，他年代久远的证据如下：诗歌或传说中都没有提到过他的父母。按照赫西奥德的说法，最先产生的是卡俄斯[②]，"然后是胸怀开阔的大地、一切事物永

① 阿佛洛狄忒（Ἀφροδίτη），希腊爱神。

② 卡俄斯（Χάος），浑沌。

远牢靠的根基，和爱。”[①]

阿库西劳[②]同意赫西奥德的看法：浑沌之后，大地和爱一道出现。巴门尼德[③]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则说，“[她]塑造出来的第一位神是爱。”[④]

【c】那么，举世公认，爱神是最古老的神灵之一。是他，把最大的善物赐予我们。我说不出对一名青年男子来说，还有什么比拥有一位温柔的、爱他的情人更大的善，或者对一名有爱情的人来说，有一位男孩被他所爱。一个人要想幸福，需要有某个向导来指导他的整个生活；没有什么东西能进行这种指导——不是高高在上的王权，【d】不是公共的荣耀，不是财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爱一样进行这种指导。我指的是什么样的指导呢？我指的是在可耻行事时的羞耻感，在良好行事时的自豪感。没有这些，就无法完成良好或伟大的事情，无论是公共事务还是私人事务。

我说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发现一个处在恋爱中的人在做某些可耻的事情，或者接受了可耻的对待，因为他胆怯，没有保护自己，那么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被他爱的男孩看见给他带来更多的痛苦——【e】更不要说被他的父亲或他的同伴看见了。我们也在他爱的男孩身上看到同样的事，当他在做某些可耻的事情时被人抓住，他在他的情人面前会感到格外羞耻。要是能兴起一座城邦或建立一支军队，全部由有爱情的人和他们所爱的男孩组成，那就好了！他们的城邦或军队有可能会是最优秀的社会组织，【179】因为他们会摒弃一切可耻的事情，在相互之间的眼睛中寻求荣耀。我要说，他们人数虽少，但会并肩作战，能征服全世界。因为有爱情的人绝不会允许他爱的人，在其他人中，看到自己逃离战场，扔下武器。他宁可死上一千次！至于说把他爱的男孩丢在身后，或者眼见自己的爱人陷入危险而不去营救——嗯，无人如此卑劣，乃至于真正的爱都不能激励他，【b】给他勇气，使他勇敢，就好像他天生就

① 赫西奥德：《神谱》116。

② 阿库西劳（Ἀκουσίλεως），公元前5世纪早期希腊作家，写过神谱一类的著作。

③ 巴门尼德（Παρμενίδης），公元前5世纪爱利亚学派哲学家。

④ 巴门尼德残篇，DK28B13。

是英雄。荷马说有一位神把“力量”吹入某些英雄胸中①，这确实是爱神送给每一位有爱的人的礼物。

还有，无人会为你而死，除了你的爱人，有爱的人会这样做，哪怕她是一个女人。对每一位希腊人来说，阿尔刻提斯②是一个明证，【c】表明我说的是真的。只有她愿意替丈夫去死，尽管他的父母当时还活着。由于她的爱，在家庭情感方面她远远超出他的父母，使他们看上去像是外人，就好像他们仅仅在名义上属于他们的儿子。阿尔刻提斯的高尚行为打动了每一个人，甚至打动了众神。事实上，众神也非常高兴，给了她一种奖赏，【d】这种奖赏是他们保留下来赐予少数挑选出来的英雄的——把她的灵魂从冥府送回阳间。由此可见，爱的勇敢行为能赢得来自众神的最高荣耀。

然而，众神对于把奥菲斯③打发回阳间不太满意，只给他看了他要寻找的他的妻子的魂影。他们不愿让他把妻子带走，因为他们认为他是软弱的（毕竟，他本来只是一名弹竖琴的），不敢像阿尔刻提斯那样为了爱的缘故，替爱人去死，而是设法活着下到冥府。所以他们为此责罚他，让他最后死在一帮女人手中。

【e】众神赐予阿喀琉斯④的荣耀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把他送往福岛⑤，因为他勇敢地与他心爱的帕特洛克罗⑥并肩战斗，帕特洛克罗战死

---

① 荷马：《伊利亚特》10：482，15：262。

② 阿尔刻提斯（Ἄλκηστις），弗赖国王阿德墨托斯之妻，珀利阿斯之女。因丈夫患不治之症，命运女神允许可以由别人替死，于是她自愿代替丈夫去死。

③ 奥菲斯（Ὀρφεύς），色雷斯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他的妻子欧律狄刻死后，他追到阴间。冥神被他的琴声感动，答应他把妻子带回人间，条件是路上不得回顾。当他快要返回阳间时，回头看妻子是否跟在后面，结果欧律狄刻的灵魂又回到冥府。奥菲斯最后死于酒神狂女之手。

④ 阿喀琉斯（Ἀχίλλειος），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联军勇士，头号大英雄。

⑤ 福岛（μακάρων νῆσοι），希腊神话中亡灵受审后，好人的灵魂被送往福岛居住。

⑥ 帕特洛克罗（Πατρόκλος），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一方的勇士。

后，他又为之复仇，【180】尽管听他母亲①说过，他若杀了赫克托耳②，他自己就会死，若不这样选择，他可以平安回家，长命到老。但他选择了为帕特洛克罗去死，更有甚者，他为一个生命已经终结的人这样做了。众神为此十分高兴，当然了，赐给他特殊的荣耀，因为他为他爱的人做了那么多事。埃斯库罗斯③胡说八道，他说阿喀琉斯是被爱的人④；他比帕特洛克罗更漂亮，比所有英雄更漂亮，那时候还没有长胡须。另外，他的年纪要轻一些，这是荷马说的。

【b】实际上，众神把最高的荣耀赐给与爱有关的美德。然而，对一个珍惜他的爱人的人，众神比对一个珍惜他所钟爱的男孩的人更加惊愕、兴奋和仁慈。有爱的人比他爱的男孩更像神，你们瞧，因为他受到了神的激励。这就是众神赐给阿喀琉斯的荣耀比赐给阿尔刻提斯的荣耀更高、把他的灵魂送往福岛的原因。

因此，我说爱是最古老的神，最光荣的神，最有力量帮助凡人获得美德和幸福的神，无论凡人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

【c】阿里司托得姆说的斐德罗的演讲大体如上。下面还有一些人的讲话阿里司托得姆已经记不清了。所以他略去这些讲话，直接讲述鲍萨尼亚的演讲。

斐德罗（鲍萨尼亚开始说），我不太确定我们的主题是否已经很好地得到限定。我们的任务是单一的——礼赞爱神。如果爱本身是单一的，那么还算说得过去，但实际上爱有两种。有鉴于此，【d】先搞清我们要赞扬的是哪一种爱，也许更好些。因此，让我们试着把我们的讨论转上正确的轨道，解释哪一种爱必须赞美。然后我再给他应得的赞美，

① 阿喀琉斯之母忒提斯（Θέτις），涅柔斯和多里斯之女，珀琉斯之妻。

② 赫克托耳（Ἕκτωρ），特洛伊战争中，特洛伊战将。

③ 埃斯库罗斯（Αἰσχύλος），公元前5世纪希腊悲剧诗人。

④ 希腊社会盛行男同性恋，一般认为年纪大的一方是主动者，年纪轻的一方被动者。埃斯库罗斯在他的剧本《密耳弥冬》中说阿喀琉斯是被爱的人，所以斐德罗说他胡说八道。荷马史诗中没有说阿喀琉斯和帕特洛克罗有性关系。

因为他就是神。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爱和阿佛洛狄忒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如果阿佛洛狄忒是一位女神，那么有可能只有一种爱；但由于实际上有两位叫这个名字的女神，因此有两种爱。关于有两位女神，我不认为你们会表示不同的意见，是吗？一位女神的年纪较长，她是天神乌拉诺斯[①]的无母的女儿，也被叫作乌拉尼亚[②]，或者属天的阿佛洛狄忒。另一位女神比较年轻，是宙斯和狄俄涅[③]的女儿，【e】她的名字叫作普通的阿佛洛狄忒[④]。由此可以推论，有一种普通的爱，还有一种属天的爱，取决于哪一位女神是爱的陪伴者。当然了，尽管所有神灵都必须赞美，但我们仍旧要努力区分这两位神。

这样的做法同样可以用于各种类型的行为：【181】考虑一下行为本身，可以认为行为本身无善恶之分，无高尚可耻之分。拿我们自己来举例。我们已经在喝酒、唱歌、谈话之间做了选择。现在，就其本身而言，这些行为没有哪一种行为比其他行为更好；行为带来的后果完全取决于它如何实施。如果高尚地、恰当地实施这种行为，它的结果就是高尚的；如果行为的实施不恰当，那么它的结果是可耻的。对爱而言，我的观点完全就是这一原则的运用；并非爱本身是高尚的，值得赞美的；爱是否值得赞美取决于爱神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情感本身是否高尚。

普通的阿佛洛狄忒的爱本身确实是普通的。【b】这种爱，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到处起作用。当然了，这是一种由下等人感受到的爱，这些人受女人的吸引，不亚于受男童的吸引，受肉体的吸引，多于受灵魂的吸引，极少有理智的伴侣，因为他们全都在意性行为的完成。所以他们的行为是高尚的还是卑劣的就没什么要紧了。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做什么事都随心所欲，有时候是好的，有时候是坏的；具体哪件事情好，哪

① 乌拉诺斯（Οὐρανός），神名。

② 乌拉尼亚（Οὐρανία），神名。

③ 狄俄涅（Διώνης），希腊神话中的女巨人。

④ 普通的阿佛洛狄忒（ἡ Πανδήμου Ἀφροδίτη）。

件事情坏，都与他们的目的相关。因为推动他们的爱神是一位年轻得多的女神，【c】她，通过她的父母，既分有女性的本性、又分有男性的本性。

与此相对的是属天的阿佛洛狄忒。这位女神，她的后裔是纯男性的（因此这种爱是对男孩的爱），她的年纪比较大，因此没有年轻人的淫荡。这就是那些受到她的爱的激励的人依恋男性的原因；他们在那些依其本性比较强壮和比较理智的人身上寻找快乐。【d】但是，即便在爱慕英俊男孩的这群人中间，有些人并非纯粹受到这位属天的爱神的激励；那些不和小男孩发生恋情的人，偏爱年纪大一些的、快要长出第一撮胡子的男孩——这是这样的男孩开始形成他们自己的心灵的标志。我确信，与这般年纪的年轻人有恋情的人，一般说来打算与他爱的男孩共享一切——实际上，他渴望与之共度余生。他肯定不会故意欺骗他——利用他的年幼无知、缺乏经验而在他的身上获取好处，【e】在嘲弄他一番以后又喜新厌旧。

事实上，应当有一条法律禁止与幼童发生恋情。这样的话，所有时间和精力就不会在白白浪费在这种不确定的追求上了——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不确定，男孩会不会逐渐养成他自己的一些特点，身体上的或心灵上的？当然了，善良的人愿意为自己制定一条这样的法律，但其他一些有爱情的人，那些平民大众，需要外在的约束。【182】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设置了各种可能的法律障碍，防止他们诱奸我们自己的妻女。这些民众中的有爱情的人使爱名声扫地，乃至于有人矫枉过正，声称爱上任何男子本身都是可耻的。如果不是认为这些民众中的有爱情的人有多么轻率，因此对待他们爱的人有多么不公正，有谁会这样说？以往任何与我们的习俗不吻合的行为都不曾引发如此公正的否决。

然而，我应当指出，尽管大多数城邦涉及爱情的习俗都是简单的，容易理解，但在雅典（以及在斯巴达），【b】这些习俗极为复杂。在那些民众不善辞令的地方，好比在埃利斯①和波埃提亚②，他们的传统干脆批

① 埃利斯（Ἠλεῖος），地名。

② 波埃提亚（Βοιωτία），地名。

准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拥有一名情人。在那些地方，没有人，无论老少，会认为这种事情是可耻的。我怀疑，就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不善辞令的人自己想要省点儿麻烦，不用提供理由和论证来支持他们的追求。

与此相反，在伊奥尼亚[①]这样的地方和波斯帝国的几乎每个部分，有情人总被认为是可耻的。【c】波斯帝国绝对如此，这是它谴责爱情以及哲学和体育的原因。对统治者来说，如果他们统治的民众醉心于高尚的思想、相互之间缔结坚实的友谊、发展亲密的交往，并非好事。而这种状况确实是哲学和体育，特别是爱情，产生的结果，这是雅典的僭主们从他们的直接经验中得出来的教训。不正是阿里司托吉顿[②]与哈谟狄乌[③]的爱情和友谊，【d】使他们的统治告终吗？

所以你们能够看出，对爱情的严厉谴责揭示了统治者的权力欲，也揭示了被统治者的胆怯，而对爱情的无条件赞同，是对一般的迟钝和愚蠢的证明。

我们自己的习俗，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比那些习俗要难理解得多，也要优越得多。回想一下，比如，我们认为公开宣布你的爱情比秘而不宣要高尚得多，尤其是当你爱的这位青年家庭出身良好，家世显赫，哪怕他一点儿也不漂亮。再回想一下，有爱情的人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受到鼓励；这就意味着人们并不认为他在做丑事。【e】正好相反，征服被认为是高尚的，失败被认为是可耻的。至于在征服方面的尝试，我们的习俗赞扬那些完全出格的行为——事实上，这些行为如此出格，【183】无论他们这么干出于什么目的，都必定遭到最严厉的谴责。好比说，假如为了获得金钱、职位，或者为了从其他人那里得到实际好处，有人就愿意为他所爱的人去做有爱情的人所做的事情。你们可以想象一

① 伊奥尼亚（Ἰόνια），地区名。

② 阿里司托吉顿（Ἀριστογείτον），人名。

③ 哈谟狄乌（Ἁρμοδίους），人名。公元前514年，阿里司托吉顿和哈谟狄乌试图推翻僭主希庇亚的统治。尽管他们的尝试失败了，这位僭主三年后才垮台，但这对情人被后人当作被僭主杀害的烈士来纪念。

下，为了表达爱意，他可以在公开场合向他爱的人下跪，哀求，发誓，睡门槛，作践自己，他急于服侍他爱的人，做那些甚至连奴仆都会拒绝的事情——嗯，你们可以肯定，每个人的敌人不会比他的朋友少，【b】他们都会反对他的这种方式。他的敌人会斥责他奴颜婢膝，而他的朋友会为他感到羞耻，会用各种办法使他恢复理智。但是让有爱情的人以任何方式去做这件事，每个人都会马上说他真可爱！没有人会谴责他的行为，习俗也会把这种行为当作高尚的来对待。更加令人惊讶的是，至少按照民众的智慧，众神会宽恕有爱情的人，哪怕他违反了他的誓言——【c】有爱情的人的誓言，我们的民众会说，根本不是誓言。按照我们的习俗，众神和凡人给予有爱情的人的自由是巨大的。

知道了所有这些情况，你们可以很好地得出结论，在我们的城邦里，我们会考虑有爱情的人的欲望，愿意让它得到满足，把它当作世上最高尚的事情。另一方面，当你回想起那些父亲们一发现他们的儿子已经长到有魅力的地步，就会派仆人跟随他，阻止他与追求他的人接触；当你回想起一名男孩的朋友和玩伴看到这种事情发生，也会责备他，而那些长者既不会制止这种责骂，【d】也不会叫他们停止胡说——考虑到所有这些事情，你必定会得出结论，我们雅典人把这样的行为视为世上最可耻的事情。

然而，在我看来，事实真相是这样的。如我早先所说，爱像其他一切事情一样，是复杂的；而爱本身则是相当简单的，它既不是高尚的，也不是可耻的——它的性质完全取决于它产生的行为。以一种邪恶的方式献身于一个恶人，确实是一种可耻的行为；与之相反，光荣地献身于正义的人，则是完全高尚的。你们现在可能想要知道，在这种场景下谁是邪恶的。【e】让我来告诉你们：普通民众中的有爱情的人，他们爱的是肉体而不是灵魂，他们的爱必定不是稳定长久的，因为他爱的东西本身是易变的，不稳定的。他们所爱的肉体一旦年老色衰，“他就远走高飞”，[1] 背弃从前的许诺和誓言。而那些热爱正确品性的人有多么不同

① 荷马：《伊利亚特》2：71。

啊，他们对他们的情人的爱终生不渝，【184】因为他们所爱的东西是持久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我们习俗的要旨：它们设立起来是为了区分麦粒和秠糠，区分恰当的爱和邪恶的爱。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使有爱情的人尽可能容易地表达他们的追求，而使年轻人难以顺从；它就像一种竞争，就像一种确定每个人属于哪个类型的考验。这就进一步解释了两个事实：第一，为什么我们把爱当作可耻的，很快地加以拒绝；爱本身的时间长短给这些事情提供了很好的考验。【b】第二，为什么我们也把一个人出于金钱或政治上的考虑而接受爱情视为可耻的，或者由于担心受到威胁而委身于人，或者由于担心得到的财富和权力不能持久。这些好处都不是稳定的，持久的，以这些方面的考虑为基础，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爱情。

所以，我们的习俗只提供了一种找男人做情人的高尚方式。【c】除了承认这种有爱情的人完全自愿服从他钟爱的人的愿望，这种事情既不卑屈，又不应受到谴责，我们允许提出一个——也只有一个——进一步心甘情愿地服从另一个人的理由，这就是为了美德的缘故而服从。如果有人决定愿意接受另一个人的驱使，相信这样做能够增进自己的智慧或其他部分的美德，我们会赞成他的自愿服从；我们认为这种服从，既不卑屈又不可耻。【d】这两条原则——亦即支配爱慕青年男子的恰当态度的原则，和支配热爱智慧以及其他美德的原则——必须结合起来，若是一名青年男子以一种高尚的方式接受爱他的人。当一位年纪较大的有爱情的人与一名青年男子走到一起，各自服从对其适用的原则，这个时候——当这个有爱情的人意识到他对一个偏爱他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公正的时候，当这名青年男子懂得他正在服侍的那个对他有爱情的人能够使他变得聪明和有美德的时候——【e】当这个有爱情的人能够帮助这位青年男子变得比较聪明、比较善良的时候，当这个青年男子渴望接受爱他的人的教导和改进的时候——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也只有这个时候，两条原则绝对一致了，青年男子接受一名爱他的人，就永远是高尚的了。

我们应当注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受骗才绝不是可耻的；【185】

而在其他情况下，它是可耻的，欺骗者可耻，被他欺骗的人也可耻。比如，假定某人以为他的情人是富有的，为了图他的钱财而接受了他；后来他发现自己上当了，他的情人竟然是个穷光蛋，然而他的行为不会变得不那么无耻。因为这个年轻人已经表明他自己是那种为了钱财可以去做任何事情的人——这就远离高尚了。出于同样的道理，再假定某个接受了一位情人、错误地相信这位情人是个好人，能使他自己变好，而实际上这个情人很可怕，【b】完全缺乏美德；即便如此，对他来说受到欺骗也还是高尚的。因为他还是证明了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他愿意为了美德去做任何事情——还能有什么行为比这更高尚？因此可以推论，为了美德的缘故接受一位情人是高尚的，无论结果如何。当然了，这是属天的女神的属天的爱。爱对整个城邦和公民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c】因为它驱使着有爱情的人和他爱的人都去关注美德。其他各种形式的爱都属于那位大众的女神。

斐德罗，我担心我只好拿我的这篇急就章来充当我对爱这个主题的贡献了。

鲍萨尼亚最后终于停了下来（我从我们那些能干的修辞学家那里知道有这种人），该轮到阿里斯托芬了，按照阿里司托得姆的安排。但是他正在打嗝——他可能又吃多了，当然了，也可能是由于别的原因引起的——根本不能作长篇发言。【d】所以他转过身去对坐在下一位的医生厄律克西马库说：

“厄律克西马库，现在由你来决定——我没办法。要么治好我的打嗝，要么你先说。”

“事实上，”厄律克西马库答道，“两个忙我都可以帮。我先发言——等你感到好些了再由你来讲——我也会治好你。我讲话的时候，你可以尽力屏住呼吸。【e】这样做就能止住打嗝。如果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嘴里含一口水。要是还不行，你就找根羽毛来戳鼻孔。打一两个喷嚏，再严重的嗝也能止住。”

“你开始讲吧，越快越好。”阿里斯托芬说。“我会照你说的去做。”

所以，下面就是厄律克西马库的发言：

鲍萨尼亚在他的演讲中引入了一项重要的考虑，尽管在我看来他并没有充分展开。因此，让我来试着推进他的论证，乃至于得出合理的结论。【186】我认为，他区分两种“爱”确实很有用。但依据我从医疗科学领域学到的知识，爱并非仅仅发生在人的灵魂中；爱也不只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被人的漂亮所吸引，而是一种非常广泛的现象。【b】它肯定在动物王国中发生，甚至也在植物世界中出现。事实上，它出现在宇宙的任何地方。“爱”是一尊最重要的神，他指引着一切事物的生成，不仅在凡人中，而且在众神中。

让我从某些与医学有关的评价开始——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把自己从事的职业放在首要位置。我要提出的要点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显现出两种爱。请你们想一下健康的和有病的身体之间的巨大差异和各自不同的特点，而实际上欲望和爱的这种差异性表明它们自身各不相同。因此，显现在健康中的爱与显现在疾病中的爱有根本区别。现在你们可以回想一下，【c】如鲍萨尼亚所宣称的那样，顺从好人的爱是高尚的，就如屈服于恶人的爱是可耻的。而我的观点是，对人的身体来说也是这样。身体中的每一样健全和健康的事物一定要受到激励和满足；这就是医学的目标。相反，不健康和不健全的事物必须加以阻止和扼制；这就是医学专家要做的事。

【d】简言之，医学就是一门关于研究爱对身体的充实和损耗所产生的影响的科学，训练有素的医生的标志就是他有能力区分高尚的爱和丑恶无耻的爱。好医生知道如何影响身体，如何转移身体的欲望；他能够在身体缺乏爱的时候植入恰当的爱的种子，也能消除其他种类的爱，无论它何时发生。医生的任务是，调和最基本的身体元素，在它们中间建立相互之间的爱。这些元素有哪些呢？当然了，它们是两两相对的，比如冷与热、【e】甜与酸、湿与干，等等。事实上，我们的祖先阿斯克勒庇俄斯[①]最先把医疗当作一门职业，他知道如何在这些对立的事物中产生和谐与爱——这是那些诗人们说的——这一次我赞同他们的看法。

① 阿斯克勒庇俄斯（Ασκληπιός），希腊医神。

【187】因此，医疗在任何地方都接受爱神的指导，体育和农艺也是这样。进一步说，只要稍微想一下就可以知道，诗学和音乐也完全一样。确实，这可能就是赫拉克利特[1]当时的想法，尽管他晦涩的表达肯定会留下许多遐想。他说，"事物与其自身既同又不同"，"就像弓和琴形成的和谐"[2]。当然了，把和谐(或者和音）本身说成是不和谐的，是荒谬的，把它的元素说成相互之间不和谐，也是荒谬的。赫拉克利特的意思可能是说，【b】专业音乐家通过处理原先不和谐的高音和低音来创造和音。当高音和低音仍旧处于冲突状态时，肯定不会有和谐；毕竟，和谐是一种协和，协和是一种一致。对立的元素，只要仍旧处于不和中，就不会有一致，因此不可能产生和谐。比如，【c】有快有慢才能产生节奏，尽管它们原先是对立的，但通过调整，相互之间可以达成某种一致。音乐，就像医学，通过在各种对立面中产生协和与爱，创造出一致。因此，音乐就是爱作用于节奏与和谐的一门科学。

如果你们考虑到节奏与和谐本身的构成，这些效果很容易察觉；在这个领域，爱的两种形式都不会发生。但是当你们接下去一想到节奏与和音对观众的影响——【d】要么通过创作，产生新的短曲和旋律、要么通过音乐教育，教会人们如何正确表演现存的作品——复杂问题马上就产生了，这些问题需要一位良好的音乐家来处理。最后，同样的论证又可以再次运用：善良的人们感受到的爱、可以带来人自身改善的爱，必须受到鼓励和保护。这种爱是高尚的，属天的爱，【e】是由属天的缪斯乌拉尼亚[3]的旋律产生的。另一种爱是普通的爱，民众的爱，是由主掌众多颂歌的缪斯波吕许尼亚[4]产生的。这里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警告：我们享受这种快乐时必须小心谨慎，不至于陷为淫荡——我还要说，我的领域也有这种情况，亦即约束餐桌上的快乐，使我们能够享受美味佳

① 赫拉克利特（Ἡράκλειτος），公元前5世纪希腊早期哲学家。

② 这句残篇引自别处，与赫拉克利特残篇DK22B51略有不同。

③ 乌拉尼亚（Οὐρανία），掌管文艺和科学的九位缪斯女神之一，主管天文。

④ 波吕许尼亚（Πολυμνία），九位缪斯之一，主管颂歌。

肴，而又不至于带来疾病。

因此，在音乐、医学，以及其他所有领域中，在神圣的和世俗的事务中，我们必须尽力关注这两种爱，确实，【188】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这两种爱。甚至在一年的季节中也表现出它们的影响。当我已经提到过的这些元素——热与冷、湿与干——受到相应的爱的激励，它们相互之间就处于和谐状态：它们的混合是明智的，气候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获得丰收，人畜健康，无灾无病。但若那种粗鲁任性的爱控制了季节，【b】则带来死亡和毁灭。它在植物和动物中散布瘟疫和疾病，还会引发霜雹之类的灾害。所有这些都是放纵混乱的爱对星辰和季节产生的影响，这些对象是由叫作天文学的这门科学来研究的。

【c】再来考虑一下献祭仪式和占卜的技艺所涉及的整个领域，亦即神人交际。在这里，爱也是我们的核心关切：我们的目标是试图保持那种恰当的爱，治疗那种患了疾病的爱。一切不虔敬的起源是什么？我们采取各种行动之前——这些行动与我们的父母相关，无论他们仍旧活着还是已经过世，也与众神相关——应当接受前一种爱的指导，这个时候我们拒绝满足有序的爱，而去顺从另一种爱。占卜的任务就是监视这两种爱，在必要的时候对它们进行治疗。因此，【d】占卜是一种在众神和凡人之间产生爱的情感的实践；它就是一门关于公正和虔敬的爱的效果的科学。

这就是爱的力量——它是非常多样，无比巨大，在各种情况下均可称作绝对的。然而，即便如此，有一种明智和公正的、趋向于善的爱，无论是在天空中，还是在大地上，受到指引的爱的力量要大得多；幸福与好运，人类社会的团结，天上众神的和睦——所有这些都是这种爱的馈赠。

【e】在这篇对爱神的礼赞中，我也许省略了许多内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向你们保证，我肯定不是故意的。如果我真的漏掉了某些要点，那么完成这个论证，这是你的任务，阿里斯托芬——除非，当然了，你计划用不同的进路。不管怎么说，请你开始吧，【189】你好像已经不打嗝了。

阿里斯托芬接过了话头（如阿里司托得姆所说），他说："没错，我

打嗝已经完全停止了——我用了你说的那些方法，打了喷嚏以后就好了。这使我感到奇怪，身体里的‘有序的爱’是否需要引发喷嚏的嘈声和痒痒，因为一打喷嚏，打嗝马上就停止了。”

“说得好，阿里斯托芬，”厄律克西马库答道。“不过你要当心。你一说话就开玩笑，这是在强迫我准备对你进行攻击，让我对你百倍警惕，【b】而你本来可以平和地讲话。”

阿里斯托芬笑了：“你说得好，厄律克西马库。所以，就让我‘不说我已经说过的话’。但是你别对我提高警惕。我并不急于在我的演讲中说些有趣的事情。其实，这样做是非常有益的，这也属于我的缪斯的领地。我着急的是我可能会说出某些荒唐的事情。”

“阿里斯托芬，你真的以为你能对我射出一箭，然后溜之大吉吗？用用你的脑子吧！请你记住，如你所说，要做解释的是你。【c】尽管，要是我决定这样做，我也许会让你过关的。”

“厄律克西马库，”阿里斯托芬说，“我心里确实有一条不同的演讲进路，与你和鲍萨尼亚相比。你瞧，我认为人们完全忽视了爱神的力量，因为，要是他们认识到爱的力量，他们会为他建起最庄严的庙宇，筑起最美丽的祭坛，举行最隆重的祭仪。然而事实上，人们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这样做，而这些事情实际上是应当做的。【d】因为爱神热爱人类，超过其他众神，他帮我们解忧排难，替我们治病，为我们开辟通往最高幸福的道路。因此，我试图向你们解释爱神的力量；而你们，请把我的学说传给其他任何人。”

首先，你们必须了解最初的人性以及从那以后它发生的变化，因为很久以前我们的本性并非现在这个样子，而是有很大差别。人有三种——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而不是只有两种，【e】男人和女人。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人，是这两种人的结合；它的名称存留至今，但这种人已经绝迹。你们瞧，“雌雄同体”[1] 这个词确实有点儿意思：它指的

---

① 雌雄同体（ἀνδρόγυνος）。

是由雄性要素和雌性要素构成的东西，尽管现在只剩下这个词，用起来有蔑视的意味。我的第二个观点是，这种人的形状完全是球形的，有着圆圆的背和身体两侧，有四条胳膊和四条腿，有两张一模一样的脸孔，【190】圆圆的脖子上顶着一个圆圆的头。在他的两张脸之间，朝着不同的方向，是一个头和四只耳朵。他有两套生殖器，身体其他各个组成部分的数目也都加倍，你们可以按照我说的去想象。他们直立行走，像我们现在一样，无论想要朝哪个方向前进。当他们要快跑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有的八条肢体全都用上，快速向前翻滚，就像赛车时的车轮子，径直向前。

现在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三种人，【b】为什么他们长得像我说的这个样子：男性最初是太阳的产物，女性最初是大地的产物，具有两种性别的阴阳人是月亮的产物，因为月亮分有两种性别。他们是圆形的，他们的运动也是圆形的，因为他们就像他们在天空中的父母。

因此，在体能方面，他们非常可怕，他们有着巨大的野心。他们试图造众神的反，荷马那个关于厄菲亚尔特①和俄图斯②的故事，原本讲的就是他们；讲他们如何想要上达天庭，攻击众神。③【c】后来，宙斯和众神商量应对之策，茫然不知所措。他们不能用从前对付巨人的办法，用霹雳把人类全部打死，因为这样做的话也就没有对众神的崇拜了，也就没有我们凡人给众神献祭了。但另一方面，又不能让他们造反。宙斯绞尽脑汁，最后终于想到了一个主意。

"我想我有办法了，"他说，"既能让凡人存在下去，【d】又能阻止他们的恶行；当他们的力量被削弱的时候，他们就会放弃作恶。所以，我会把他们全部劈成两半。这是一石二鸟的妙计，一方面他们的力量削弱了，另一方面他们的数量增加了，伺奉我们的人也加倍了。他们以后就

---

① 厄菲亚尔特（Εφιάλτης），希腊神话中的巨人。

② 俄图斯（Ωτους），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厄菲亚尔特的兄弟，强健有力。他们俩把希腊的三座山叠起来作梯子，想登天造反，后被阿波罗所杀。

③ 荷马：《伊利亚特》5：385；《奥德赛》11：305。

用两条腿直立行走。如果以后发现他们还想造反，不安分守己"，他说，"我就把他们再劈成两半，到那时他们只好用一条腿走路了，跳着走。"

【e】宙斯说到做到，把人全都劈成了两半，就像人们切青果一样，或者就像人们用头发丝切鸡蛋一样。切完以后，他吩咐阿波罗把人的脸孔转过来，让他能用切开一半的脖子低下头来看到自己被切开的这面身子，使他们感到恐惧，不再捣乱。然后，他又让阿波罗把其他伤口都治好。阿波罗遵命把人的脸孔转了过来，又把切开的皮肤从两边拉到中间，拉到现在人的肚皮的地方，就像用绳子扎上口袋，最后打结，我们现在把留下的这个小口子叫作肚脐。【191】至于留下来的那些皱纹，就像鞋匠把皮子放在鞋模上打平一样，阿波罗全把它们给抹平了，只在肚脐周围留下一些皱纹，用来提醒我们凡人很久以前受的苦。

现在，由于他们原来的形状被切成两半，每一半都非常想念自己的另一半，他们奔跑着来到一起，互相用胳膊搂着对方的脖子，不肯分开。他们什么都不想吃，也什么都不想做，因为他们不愿离开自己的另一半。时间一长，【b】他们开始死于饥饿和虚脱。如果这一半死了，那一半还活着，活着的那一半就到处寻找配偶，碰上了就去搂抱，不管碰上的是半个女人还是半个男人，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女人或一个男人。人类就这样逐渐灭亡。

然而幸运的是，宙斯起了怜悯心，有了一个新计划：他把他们的生殖器移到前面！你们瞧，在那之前，他们的生殖器是向外长的，【c】就像他们的脸孔一样，他们抛撒种子，生育子女，不是相互交媾，而是像蚱蜢一样把卵下到土里。所以，宙斯重新安放了人的生殖器，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也发明了内部生育，让男女交媾。他的目的是，如果抱着交媾的是一男一女，那么就会怀孕生子，延续人类；如果抱着交媾的是两个男人，也可以使他的情欲得到满足，【d】好让他把精力转向人生的日常工作。所以，这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欲望的源泉。每个人生来就有爱，它试图回复到我们原初的完整本性，它试图让那被劈开的两半合为一体，治愈人的本性的创伤。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只是一个完整的人的"相匹配的一半"，就像

一条比目鱼，一分为二，我们每个人总是在寻找到与自己相合的那一半。由于这个原因，男人，作为切开的阴阳人（这种人曾被称作雌雄合体）的一半，当然就会追求女人。许多好色的男人是从这类人中来的，【e】许多好色的女人也一样，也会追求男人。然而从一个女人切割而来的女人，对男人就没什么兴趣，只眷恋和自己同性的人，女同性恋者就是从这类人中来的。从雄性切割而来的人具有雄性的倾向。当他们还是男孩时，由于他们是“雄性一族”的切片，所以他们爱男人，【192】喜欢跟男人睡在一起，和男人拥抱；这些人是最优秀的男孩和男少年，因为他们最富有男子气质。当然了，有些人称他们为无耻之徒，其实这是错误的。引导他们追求这种快乐的并不是纵欲，而是勇敢、坚强、男子气概，他们珍爱在他们所爱的人身上的这些品德。你们想要我证明这一点吗？你们瞧，只有这样的男孩长大以后才能在政治生活中成为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b】等他们长大成人，他们是年轻人所爱的人，他们当然对娶妻生子没有什么兴趣，除非地方习俗要求他们这样做。然而，就其本心而言，他们宁可不结婚，只要能和自己所爱的男子长相厮守，他们就相当满足了。所以，这种男人在各个方面都是多情的，他们爱慕男童，依恋同性。

正因如此，当一个人碰上了他的另一半，无论他的性倾向是什么，无论他爱男孩或不爱男孩，神奇的事情发生了：【c】他们俩有了爱的情感和欲望，有了相互归属感，对他们来说，哪怕是片刻分离都是无法忍受的。

这些人长相厮守，终生住在一起，但仍旧不能说他们想从对方那里要什么。没有人可以认为他们想要的是性的亲密行为——这种纯粹的性快乐是情人们从相互陪伴中获得的巨大快乐。【d】每一位有爱情的人的灵魂显然都在寻求其他东西；他的灵魂说不出这种东西是什么，只能用隐晦的话语表示它要什么，也像喻言，把它的真义隐藏在谜语中。假定两位情人相拥同眠，赫淮斯托斯[①]拿着他的铁匠工具站在他们面前问，“你们俩到底想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呢？”再假定这对情人感到困惑，不

① 赫淮斯托斯（Ἥφαιστος），希腊冶炼之神。参阅荷马：《奥德赛》8：266以下。

知如何回答，于是赫淮斯托斯又问他们："你们想不想紧紧地结合在一起，【e】日夜都不分离，再也不分开呢？如果这是你们的愿望，我可以很容易地把你们放在炉子里熔为一体，这样你们就成了一个人，只要在世一天，你们就像一个人那样生活，到了要死的时候一起死，在冥府里也算是一个人。想想看，你们是否希望我这样做？如果我这样做了，你们会高兴吗？"

当然了，你们能够看到，得到这种提供的人没有一个会加以拒绝。而是相反，每个人都会认为他终于发现了他一直想要的东西，与他爱的人完全合为一体。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如我所说，我们曾经是一个整体，我们的本性是完整的，现在"爱"就是我们追求这种整体性的名称，【193】因为我们的欲望要得以完成。

很久以前我们是联为一体的；但由于我们对神犯下的过失，神把我们分开了，作为一种惩罚，就好像拉栖代蒙人把阿卡狄亚人分开一样。[①] 所以有一种危险，如果我们不能在众神面前保持尊卑有别，我们将被劈成两半，从鼻子中央劈开，用半个身子走路，就像墓碑上的侧面浮雕。因此，我们应当告诫我们的朋友，敬畏神明，【b】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逃避这种噩运，保持我们的完整性。我们会这样做的，如果爱神是我们的向导和统帅。不要让任何人反对爱神。对众神来说，无论谁反对爱神，都是可恨的，而我们若是成为这位神的朋友，停止与他争吵，那么我们就能找到那些高尚的年轻人，赢得他们的爱，而当今时代只有很少人能这样做。

【c】现在，厄律克西马库，千万别把我的这篇演讲变成一出喜剧。别以为我的讲话针对鲍萨尼亚和阿伽松。很有可能，他们俩在本性上的确属于完全男性的那个群体。我在谈论所有人，包括所有男人和女人，我要说人类要想繁荣昌盛只有一条路：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爱进行到完善的地步，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必须赢得他的青年男子的青睐，这样才能恢

---

① 拉栖代蒙人（Λάκεδαίμων），即斯巴达人。公元前417年，拉栖代蒙人争夺霸权，解散阿卡狄亚同盟。阿卡狄亚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地区。

复他的原初本性。如果说这是一种理想，那么，当然了，在当前环境下，实现它的捷径就是赢得与我们天然情投意合的青年男子的偏爱。

【d】如果我们要赞美能赐给我们这种幸福的神，那么我们必须赞扬爱神。爱神做了今生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引导我们走向原本属于我们的东西。而对来世而言，爱神给我们带来了最大的希望；只要我们敬畏众神，爱神就会恢复我们的原初本性，通过治疗我们，他将使我们得到神佑和幸福。

"这，"他说，"就是我关于爱神的讲话，厄律克西马库。和你的发言很不一样。如我前面所恳求你的那样，别把它弄成一出喜剧。【e】我宁可听听所有其他人说些什么——或者倒不如说，听听他们每个人说些什么，因为只有阿伽松和苏格拉底还没有发言。"

"我发现你的演讲令人愉快，"厄律克西马库说，"所以我会按你说的去做。说实话，我们已经享用了一顿关于爱神的演讲大餐，要是我不知道苏格拉底和阿伽松都是爱情大师的话，我会担心他们已经无话可说了。但我知道他们是行家，所以我不担心会出现这种情况。"

【194】然后，苏格拉底说："那是因为你在这场比赛中表现好，厄律克西马库。如果你现在坐在我这个位置上，或者说等到阿伽松发言以后轮到你，你就会像我一样感到诚惶诚恐了。"

"你在蛊惑我，苏格拉底，"阿伽松说，"让我以为听众期待我有卓越表现，【b】所以我会惶恐不安。"

"阿伽松！"苏格拉底说，"你以为我有多么健忘？我看到过你有多么勇敢和自信，和其他演员一道登上舞台，面对广大观众。你要表演的是你自己的作品，你不会有一丁点儿惊慌。看到那一幕，我怎么会想象你会被我们弄得慌了神，我们只有这么几个人？"

"嗯，苏格拉底，"阿伽松说。"你一定以为我心里装的全都是剧场里的观众！所以你假定我不明白，要是你是聪明的，你找来的几个聪明人会比一大群无理智的人还要可怕得多，是吗？"

【c】"不，"他说，"以任何方式把你想象成粗鲁的，不会把我变得很英俊，阿伽松。我肯定，如果你曾经碰到过你认为聪明的人，你会更

加注意他们，超过你对普通人的关注。但是你不能假定我们是属于那个阶层的；我们也在剧场里，你要知道，是普通观众的一部分。还有，如果你碰到过任何聪明人，除你本人以外的其他人，你会想到，要是当着他们的面做任何丑事，你肯定会感到可耻。这是你的意思吗？”

“对。”阿伽松说。

“另一方面，【d】当着普通民众的面做了丑事，你不会感到可耻。是这样吗？”

这时候斐德罗插话说：“阿伽松，我的朋友，如果你回答苏格拉底的问题，他就会忘乎所以，不在意我们的演讲进到何处，忘了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只要有人跟他讨论。尤其是，面对长得英俊的人。现在，像你一样，尽管我很乐意聆听苏格拉底的讨论，但我的职责是看到礼赞爱神，让在座的每个人发表演讲。你们俩各自向这位神做了奉献以后，【e】你们可以进行你们的讨论。

“你真是尽忠职守，斐德罗，”阿伽松说。“现在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拦我演讲了。苏格拉底晚些时候会有机会进行讨论。”

首先，我希望说一下我为什么必须发言，为什么只在这个时候发言。在我看来，你们瞧，此前各位的发言没有多少在谈论这位神本身，而是在努力庆贺人类从这位神那里得来的善物。然而，把这些馈赠赐予我们的是谁，【195】他是什么样的——几乎无人谈及。进行各种礼赞，只有一个办法是正确的，无论是谁在进行赞颂；你们必须解释你们的演讲对象，什么样的性质使他能够赐予我们这些恩惠，而我们就是为了这些恩惠才颂扬他。所以，现在就爱神而言，我们首先要颂扬他的本质，然后颂扬他的恩惠。

因此，我要说，众神都是幸福的，而爱神——要是我可以这样说而不会冒犯他——是他们中间最幸福的，因为他最美丽、最优秀。之所以说他最美丽，那是因为：第一，斐德罗，他是众神中最年轻的。[1]【b】

---

① 与斐德罗的观点相对，参阅 178b。

他本身就证明了我的观点，他拼命逃避老年的到来，而时间本身已经跑得飞快。爱神生来就痛恨老年，从来不会靠近它。爱神总爱和青年厮混，因为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那些老故事说得好，同者相近。尽管在其他许多观点上我同意斐德罗的看法，但我不同意他说爱神比克洛诺斯[①]或伊阿珀托斯[②]还要古老。【c】不，我要说，他才是众神中最年轻的，永远年轻。

至于赫西奥德和巴门尼德谈论众神的那些老故事——这些事情的发生依据必然性，而不是由于爱神，如果他们说得对。如果当时众神中有爱神，那么他们不会相互残杀，不会有囚禁，不会使用暴力。他们会和平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就像今天这样，爱神已经成为众神之王。

所以他是年轻的。他不仅年轻，而且娇嫩。【d】只有荷马这样的诗人才有本事描述他的娇嫩。因为荷马说过阿忒[③]是一位神，她是轻柔的——嗯，她的双脚是柔软的，永远柔软！他说："她步履轻柔，从不沾地面，只在人们的头上行走。"[④]【e】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足以表示她有多么娇嫩；她从来不在坚硬的东西上面行走，她只接触柔软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对爱神使用同样的证明，说明他是娇嫩的。因为他不在地面上行走，甚至也不在我们的头上行走，因为我们的头毕竟也不那么柔软，而是在世上最柔软的地方行走，把那里当作他的家。因为他在品性和灵魂中安家，神的灵魂和凡人的灵魂——甚至并非在每个灵魂中安家；当遇到心硬的他就远走高飞，碰上心软的他就住下。既然爱神不但用脚踩在世上最柔软的东西上，而且就住在那里，【196】因此他本身必定也是极为娇嫩的。

---

① 克洛诺斯（Κρόνος），希腊神话中的时间神，天神乌拉诺斯和地神该亚之子，宙斯之父。

② 伊阿珀托斯（Ἰαπετοῦς），希腊神话中的提坦巨人之一，天神乌拉诺斯和地神该亚所生。

③ 阿忒（Ἄτη），希腊神话中的恶作剧和复仇女神，宙斯与不和女神厄里斯的女儿。

④ 荷马：《伊利亚特》19：92—93。

所以，他是最年轻的和最娇嫩的；此外，他是最柔韧的。要是他是僵硬的，他怎么能够不知不觉地随意进出灵魂。此外，他优雅的相貌证明他的本性是平衡的、柔韧的。众人皆知，爱神格外美丽，与丑陋水火不容。

他的肤色非常漂亮！这位神与鲜花相伴可以表明这一点。【b】他从来不固定住在任何地方，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要是没有鲜花，或是花朵已经凋谢，无论何处他都不肯栖身。而在那鲜花盛开、香气扑鼻的地方，一定会有爱神的踪迹。

关于这位神的美丽我已经说够了，尽管还有很多可讲。讲了他的美丽，我们应当说一下爱神的美德。我的主要观点是，爱神既不是任何非正义行为的起因，也不是任何非正义行为的牺牲品；他不会对众神或凡人作恶，众神和凡人也不会对他作恶。要说有什么事物能对他产生影响，【c】那么绝不会是暴力，因为暴力绝不能触及爱神。他对其他事物所起的作用也不是被迫的，因为我们对爱的侍奉都是自愿的。无论什么人和另一个人情投意合，双方都是自愿的，这就是公正和正义；所以说，“法律是社会之王。”①

除了正义，他还拥有最大份额的明智。② 因为人们公认明智是控制快乐和情欲的力量，而世上没有任何快乐比爱更强大！如果快乐和情欲是弱者，那么它们处在爱的力量之下，而爱拥有力量；由于爱拥有支配快乐和情欲的力量，所以爱神是非常明智的。

【d】至于爱神具有的男子汉的勇敢，“甚至连战神阿瑞斯也无法阻挡”！③ 因为阿瑞斯没有征服爱神，而是爱神征服了阿瑞斯——阿佛洛

---

① 亚里士多德把这句格言归于公元前4世纪的修辞学家阿基达玛，参阅亚里士多德《修辞学》(1406a17—23)。

② 明智 (σωφροσύνη)，这个词亦译“节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般把“明智”当作与“自制”相对的一种德性，明智的人在各个方面当然都很得体，因此也就不需要控制或约束自己。

③ 索福克勒斯：《堤厄斯忒》，残篇235。

狄忒的爱，故事就是这样说的。① 被征服者比征服者更强大，因为爱神的力量比最勇敢的神更强大，所以爱神是一切神祇中最强大的。

现在我已经说了这位神的正义、明智和勇敢；剩下要说的是他的智慧。这个方面我试图说得完整些，不要漏掉什么。【e】首先——为了像厄律克西马库那样荣耀我们的职业②——这位神是一位技艺娴熟的诗人，可以使其他人成为诗人；一旦坠入爱河，每个人都成为诗人，“无论他以前有没有修养”。③ 我们可以看到，这就证明爱神是一名好诗人，总之，他擅长各类艺术创造。因为你不能把你自己还没有的东西给别人，【197】你也不能把你不懂的事情教给别人。

至于动物的生产——有谁会否认它们全都是通过爱的技艺产生出来的？

至于艺术家和从事各种职业的人——我们难道看不到，凡是在这位神的指引下工作，就能取得光辉的成就，而不受他的影响的人会一事无成，默默无闻？比如阿波罗发明射箭、【b】医药和占卜的技艺，爱和欲望给他指明了道路。因此，哪怕阿波罗也可以算是爱神的学生。其他神灵也是这样，缪斯在音乐领域，赫淮斯托斯在青铜冶炼方面，帕拉斯④在纺织方面，宙斯在“对诸神和凡人的统治”方面。

这也是爱神一旦出现在众神之中，众神间的纷争就会平息的原因——这显然是由于爱美，因为爱不会趋向于丑恶。如我开始时所说，如那些诗人所说，在爱神来到众神中间之前，发生过许多可怕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必然性是统治诸神的王。【c】而一旦这位神诞生，通过对美的爱，一切善物与善行便来到众神和凡人中间。

关于爱神我就是这么想的，斐德罗：首先，他本身是最美丽的、最

① 参阅荷马：《奥德赛》8：266—366。阿佛洛狄忒与阿瑞斯通奸，阿佛洛狄忒的丈夫赫淮斯托斯设计捉奸在床。

② 参阅本篇186b。

③ 欧里庇得斯：《塞奈波亚》，残篇666。

④ 帕拉斯（Παλλάς），海神特里同的女儿，被雅典娜杀死，后来雅典娜自称帕拉斯或帕拉斯·雅典娜。

优秀的；在那之后，如果其他人也成为美丽的，优秀的，那是由于爱神。我突然有了一种冲动，想念两行诗来表达我的想法，是他给我们带来了“大地上的和平，海洋上的宁静，狂风暴雨的平息，【d】还有甜蜜的芳香，让我们安然入睡”。也是他，消除了隔阂，促成了友谊，用今天这样友好的聚会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在餐桌上、舞蹈中、祭坛旁，他带来礼貌，消除野蛮，激起仁慈，消除仇恨。他既和蔼又可亲，引起聪明人的惊奇和诸神的敬佩。缺少爱就会陷入绝望，有了爱就会拥有幸福。爱的子女是欢乐、文雅、温柔、优美、希望和热情。好人会在各种情况下注意到爱，坏人则不会留意。无论我们在辛勤劳动，还是处在恐惧之中，【e】无论我们是在喝酒，还是在辩论，爱神都是我们的领袖和舵手，是我们的指路人和保护者。他是天地间最美丽的装饰，是最高尚、最可亲的向导，我们大家必须跟着他走。我们要放声高歌，赞美爱神，并让这和美的颂歌飞上云霄，使众神和凡人的心灵皆大欢喜。

斐德罗，这就是我必须提供的演讲。让我把它奉献给爱神，【198】它有一部分是逗趣的，有一部分是极为明智的，为此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阿里司托得姆说，阿伽松结束的时候，在座的每个人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认为他的演讲充满青春气息，给他自己和爱神带来了荣耀。

然后，苏格拉底朝厄律克西马库瞥了一眼，他说，“现在你知道我前面的担心该有多么愚蠢了吧？我在前面不是像一名先知似的说过，阿伽松会发表一篇惊人的演讲，而我会张口结舌？”

“你预言了一件事，我想，”厄律克西马库说，“阿伽松会很好地演讲。【b】至于说你会感到诚惶诚恐，我看未必见得。”

“神保佑你，”苏格拉底说。“我怎么能不诚惶诚恐呢，我或者其他人，在听了一篇如此丰富多彩的演讲以后？他的发言的其他部分也许不那么神奇，但结尾部分确实妙极了！听了如此美妙的讲话，有谁能不张口结舌？不管怎么说，我感到着急，我无法说出他们这样美妙的话来，【c】所以我恨不得赶紧找个机会溜走，要是有地方可去。你们瞧，这篇演讲

也使我想起高尔吉亚[1]，我真的经历过荷马所描述的那种状况：我害怕阿伽松会在结束时会把戈耳工[2]的头拿给我看，说出可怕的咒语，对我进行讨伐，把我化成顽石，让我哑口无言。【d】所以，我明白了，原先我同意参加你们这种对爱神的赞颂有多么鲁莽，更糟糕的是，我还声称对这个主题拥有专门的知识，而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赞颂爱神。由于这种无知，我原来以为一开始就讲些事实，然后就选择最吸引人的要点加以列举，按最有利的方式加以排列。我安慰自己说，我的发言一定会取得成功，因为我知道这些事实。对一名成功的赞颂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关注真相，而现在看来正好相反，赞颂者所做的只不过是把所有力量和美德都一股脑儿地堆到被赞颂的对象身上，无论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关联，这样一来，【e】赞颂也就成了一堆似是而非的谎言。所以我认为我们所做的不是在赞颂，而是在奉承爱神，由于这个原因，你们这些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把爱说成是最美丽、最优秀的事物，或者是一切最美丽、最优秀的事物的原因。当然了，那些无知的人会为你们富丽堂皇的演讲所倾倒，【199】但那些有知识的人不会轻易接受。所以，你们的赞颂确实是美丽的、可敬的。而我甚至不知道赞美的方法；正是由于无知，我同意参加礼赞。但是，'舌头'答应了，'心灵'没有答应。[3]让这套把戏见鬼去吧！我不会用这种办法提供另一篇礼赞，【b】我不干——我不可能干——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用我的方式把真相告诉你们。我想要避免和你们的演讲进行比较，省得让自己变成你们的笑柄。所以，你看，斐德罗，像这样的演讲能满足你们的要求吗？你们将会听到有关爱神的真相，而这些词句会照料它们自己。"

然后，阿里司托得姆说，斐德罗和其他人要苏格拉底说下去，不管

① 高尔吉亚（Γοργίας），公元前5世纪的著名智者、修辞学家。

② 戈耳工（Γοργόνων），希腊神话中指福耳库斯和刻托所生的三个女儿。她们的头发都是毒蛇，身上长有翅膀。三人中最小的是墨杜莎，无论什么人看到她的脸，就会变成石头，后被英雄珀耳修斯杀死。

③ 暗指欧里庇得斯：《希波吕特》，第612行。

怎么说都行，只要他喜欢。

“那么好吧，斐德罗，”苏格拉底说，“请允许我先问阿伽松几个小问题，【c】一旦我取得了他的同意，我就以此为基础讲话。”

“我允许你提问，”斐德罗说，“你问吧。”

阿里司托得姆说，在那以后苏格拉底开始了：“确实，阿伽松，我的朋友，我认为你的演讲开始时讲得很好，你说应当首先揭示爱神的本质，然后再说明他的那些行为。你的开头令人钦佩。然后，【d】由于你已经很好地以其他方式揭示了他的品质，所以请你也告诉我这一点，是关于爱的。爱是对某个对象的爱，还是没有对象的？我问的不是他是不是父母生的（爱神是母亲的爱还是父亲的爱，这个问题确实很荒唐），而是就好比我在向一位父亲提这样的问题——作为一名父亲来说，他是否必须是某人的父亲，或者说他可以不是任何人的父亲。当然了，如果你想给我一个好回答，你会告诉我，有了儿子或女儿，父亲才成其为父亲。不是吗？”

“当然。”阿伽松说。

“对一位母亲来说，不也是这样吗？”

【e】对此他也表示同意。

“好，那么，”苏格拉底说，“再回答得充分一些，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问了。如果我问，‘作为一名兄弟，他之所以是兄弟，是由于他是某个对象的兄弟，或者不是？’”

他说他是。

“他有一个兄弟或者姐妹，没有吗？”

他表示同意。

“现在试着来把爱告诉我，”他说。“爱是对某个事物的爱，还是不对任何事物的爱？”

【200】“是对某个事物的爱，当然！”

“那么把这个爱的对象记在心里，记住它是什么。[①] 但是再请告诉

① 参阅本篇 197b。

我，爱神对这种是爱的东西有欲求，还是没有欲求？”

“当然有。”他说。

“在他有欲求和爱某个事物时，他在这个时候真的拥有他欲求和爱的那个事物，还是没有？”

“他没有。至少，他好像没有。”他说。

“别说什么好像，”苏格拉底说，“问问你自己事情是否必定如此：【b】事物渴求的东西都是它缺乏的东西，否则它就不会渴望得到它。我无法告诉你，阿伽松，我有多么认为这是确定无疑的。你怎么想？”

“我也这么想。”

“很好。那么现在，一个个子很高的人想要高吗？或者，一个强壮的人想要强壮吗？”

“不可能，以我们刚才达成的一致意见为基础。”

“我们假定，这是因为没有人想要那些他已经拥有了的东西。”

“对。”

“但也许强者还想要强，”苏格拉底说，“或者快者还想要快，健康者还想要健康，【c】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认为人们确实还想要成为他们已经是的那种人，确实想要拥有他们已经拥有的那些性质——我提出这些人，让他们不会欺骗我们。但在这些情况下，阿伽松，如果你不再思考这些人，你会看到，依据一种合理的必然性，这些人就是他们现在这个样子，无论他们想要成为某种人或不想要成为某种人。我可以问，谁会自找麻烦，在任何事情上想要拥有必然的东西？然而，当某人说‘我是健康的，但这正是我想要成为的那种状况’，或者‘我是富裕的，但这正是我想要成为的那种状况’，【d】或者‘我想要我已经拥有的每一样东西’，让我们对他这样说：‘你已经拥有了财富、健康和力量，我的先生，你想要的是将来继续拥有它们，因为当前无论你想要还是不想要，你都拥有这些东西。每当你说我想要我已经拥有的东西，问问你自己吧，你的意思是否就是我想要在将来也拥有我现在已经拥有的东西。’他难道会不同意吗？”

按照阿里司托得姆的说法，阿伽松说他会同意的。

所以苏格拉底说，“那么，这就是爱某种尚未到手的事物的意思，有爱情者尚未拥有这种事物，他想要预约这种事物，以便在将来拥有它，【e】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在将来拥有它了。”

“好像是这样的。”他说。

“所以，这样的人或者其他有某种欲望的人，想要的是现在尚未到手的东西、现在还没有出现的事物、他还不是的那种状况、他现在需要的东西；这就是欲求和爱的对象。”

“当然了。”他说。

“那么好吧，”苏格拉底说。“让我们重复一下我们已经同意的观点。不就是，第一，爱总是对某事物的爱，【201】第二，他爱他现在需要的事物，是吗？”

“是的。”他说。

“现在，除了这些观点以外，记住你在你刚才的演讲中所讲的爱神所爱的事物。要是你愿意，我会提醒你一下。我想你大体上是这样说的：爱美丽的事物平息了众神之间的争斗，因为没有对丑陋的事物的爱。[①] 你是这样说的吗？”

“我是这样说的。”阿伽松说。

“这样说是合适的，我的朋友。”苏格拉底说。“但是，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爱就是对美的欲求，而绝不是对丑的欲求，是吗？”

【b】他表示同意。

“我们也同意他爱的只是他需要的东西和现在不拥有的东西。”

“是的。”他说。

“所以爱需要美、爱现在还不拥有美。”

“必定如此。”

“那么好吧！如果某样事物需要美、还不拥有美，你还会说它是美的吗？”

“肯定不。”

---

① 参阅本篇 197b3—5。

"那么，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你还会同意爱是美的吗?"

【c】然后阿伽松说："事情有点变了，苏格拉底，我不知道自己在那篇演讲中说了些什么。"

"那是一篇美妙的演讲，无论如何，阿伽松"，苏格拉底说。"现在再进一步。你不认为好的事物也总是美的吗?"

"我是这样想的。"

"那么，如果爱需要美的东西，如果所有好事物都是美的，那么他也需要好东西。"

"噢，苏格拉底。"他说，"我挑不出你的毛病来。就算你说得对吧。"

"噢，我亲爱的阿伽松，你挑不出毛病来的是真理，"他说。"而要挑出苏格拉底的毛病来，一点儿也不难。"

【d】我现在让你过关了。我想试着为你们转述一篇关于爱的演说，它是我以前从一位曼提尼亚①妇女狄奥提玛②那里听来的——这个女人对许多问题都有真知灼见，她曾经告诫雅典人祭神避灾，因此把瘟疫推延了十年。她把爱的技艺传授给我，我要尽我所能，把她的想法告诉你们，以阿伽松和我刚才达成的一致意见为基础。

阿伽松，追随你的提示，一个人首先应当描述，谁是爱神，他长得什么样，【e】然后再描述他的工作——我想，对我来说最容易的方法从狄奥提玛的方法开始，把她是怎么向我提问的告诉你们。

你们瞧，我告诉她的事情和阿伽松刚才告诉我的事情几乎完全一样：爱神是一位伟大的神，他属于美好的事物。③她使用了我刚才用来反对阿伽松的几乎完全相同的论证来反对我，针对我的想法，她指出：爱既不美又不善。

① 曼提尼亚（Μαντίνια），地名。

② 狄奥提玛（Διοτίμα），人名。

③ "爱神爱美的事物"、"爱是美的事物之一"，这两个命题有含义模糊之处。阿伽松肯定前一个命题（197b5，201a5），这也是狄奥提玛论证的前提。阿伽松也肯定后一个命题（195a7），这是狄奥提玛开始加以驳斥的命题。

所以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狄奥提玛？爱是丑的和恶的吗？”

【202】但是她说：“注意你的舌头！你真的以为，如果一样事物不是美的，它就一定是丑的吗？”

“我是这么看的。”

“如果一样事物不是聪明的，它是无知的吗？或者说，你没有发现介于聪明和无知之间还有某些东西吗？”

“那是什么？”

“那是对事物的正确判断，但又不能说出理由来。你肯定看到这样的状态与知道不是一回事——知道怎么能是没有理由的呢？但它又不是无知——触及事物的真相怎么会是无知呢？正确的判断，当然了，具有这种特点：它是介于理解和无知之间的东西。”

【b】“对，”我说，“就像你说的那样。”

“那就不要坚持凡是不美的就是丑的、凡是不好的就是坏的。对爱神来说也是一样：当你同意他既不好又不美，你不需要认为他是丑的和恶的；他可以是某种居间的东西。”她说。

“然而，大家都同意他是一位伟大的神。”我说。

“你指的只是那些不知道的人吗？”她说。“这就是你说的‘大家’的意思吗？或者说，你把那些知道的人也包括在内？”

“我指的是所有人。”

【c】她笑了：“苏格拉底，那些说他根本不是神的人怎么会同意他是一位伟大的神？”

“谁这么说？”我问道。

“你算一个，”她说，“我也算一个。”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喊道。

“这很容易，”她说。“告诉我，你不会说众神全都是美的和幸福的吧？你肯定不会说一位神既不美又不幸福？”

“宙斯在上！我不会。”我说。

“好吧，把某人称作幸福的，你的意思不是指他们拥有好的和美的事物吗？”

【d】"当然如此。"

"那么关于爱神怎么样？你刚才同意他需要好的和美的事物，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欲求它们——因为他需要它们。"

"我肯定同意过。"

"那么，如果爱神不分有好的和美的事物，他怎么会是一位神呢？"

"他不可能是神，显然不会。"

"你现在明白了吗？你也不相信爱神是一位神！"

"那么爱神是什么呢？"我问道。"一个凡人？"

"肯定不是。"

"那么，他是什么呢？"

"他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事物，"她说。"他介于可朽者与不朽者之间。"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狄奥提玛？"

【e】"他是一个伟大的精灵，苏格拉底。一切有灵的事物，你瞧，都介于神与人之间。"

"他们的作用是什么？"我问道。

"他们是来往穿梭于二者之间的信使，把凡人的祈祷和献祭传递给众神，把众神的诫命和回报献祭的馈赠传达给凡人。由于介于二者之间，他们沟通整个天地，把乾坤联成一体。【203】他们是预言、祭仪、入会、咒语、占卜、算命的媒介。众神不会与凡人相混杂，只有通过精灵的传递，凡人才能与众神沟通，无论我们是醒还是睡。擅长这些事情的凡人就是有灵性的人，而从事某种职业或从事任何人力工作，仅仅是个匠人。所以，精灵多种多样，爱的精灵就是其中之一。"

【b】"谁是爱的精灵的父母？"我问道。

"尽管说来话长，"她说，"但我会告诉你的。"

"阿佛洛狄忒诞生之时，众神设宴庆祝。墨提斯[①]之子波罗斯[②]参与

---

① 墨提斯（Μῆτις），技艺之神，词义"聪明、狡猾"。

② 波罗斯（Πόρος），资源之神，词义"道路、资源"。

其中。晚宴刚毕，佩尼娅[①]前来行乞，如乞丐所为，凡有宴饮，他就找上门来。波罗斯多饮了几杯琼浆——你知道，当时还没有酒——喝醉了，信步走到宙斯的花园里，便倒头昏沉沉地睡去。然后，【c】佩尼娅想出一个计划，以减缓她的资源贫乏，她要和波罗斯生孩子。所以她走过去睡在他的身旁，怀了孕，有了爱的精灵。由于这个原因，爱的精灵生来就是阿佛洛狄忒的跟班和仆从，因为他是在阿佛洛狄忒诞生之日被怀上的。由于这个原因，他生性爱美，因为阿佛洛狄忒本身格外美丽。

“作为波罗斯和佩尼娅之子，他命中注定要像他们。首先，他总是贫穷，远非文雅和俊美（就像普通人以为的那样），【d】而是相貌丑陋，赤脚，无家可归，经常睡在露天里、道路旁，没有床褥，分有他母亲的本性，始终生活在贫困之中。但是他也分有他父亲的禀赋，追求美和善；他勇敢豪爽、精力充沛、干劲十足，是一名能干的猎人，擅长使用各种计谋，非常聪明，终生热爱智慧，擅长各种巫术，是骗人的能手。

【e】“按其本性，他既非不朽者，又非可朽者。他可以在一天之内有多种变化，一切进展良好时他生气勃勃、如花似锦，但他也可以马上衰亡，因为他得到的东西一直在很快地消失，然后又凭借他父亲的禀赋而获得再生。所以爱决不会赤贫，也不会富裕。

【204】“他也处于无知和智慧之间。事实上，你们瞧，没有哪位神热爱智慧或者想要成为聪明的——因为他们是聪明的——已经是聪明的没有一个会热爱智慧；另一方面，无知的也不会热爱智慧或者想要成为聪明的。之所以落入这种无望的境地，原因在于他们既不拥有美和善，又不拥有理智，他们满足于现有状态。如果你认为你不需要什么东西，你当然不会想要你认为你不需要的东西。”

【b】“在这种情况下，狄奥提玛，谁是热爱智慧的人，如果他们既非聪明亦非无知？”

“这很清楚，”她说。“连一个小孩也能告诉你。那些热爱智慧者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爱的精灵就是其中之一，因为他热爱美的东西，智

① 佩尼娅（Πενία），贫穷之神，词义“贫穷”。

慧是格外美丽的。由此可知，爱的精灵必定是智慧的热爱者，因此他介于聪明和无知之间。他的这个方面也和他的出身有关，他的父亲是聪明的，富有资源，而他的母亲是不聪明的，缺乏资源。

【c】"所以，我亲爱的苏格拉底，这就是这个精灵的本性。考虑到你原来对爱的思考，你有这样的看法不足为怪。以你所说的为基础，我得出结论，你认为爱神是被爱者，而不是爱者。我认为，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爱神对你显得在各个方面都是美丽的，因为真正优雅和美丽的东西值得被爱，这种爱是完美的，极为有福的；但作为爱者，他采取一种不同的形式，这我刚才已经描述过了。"

所以我说："那么好吧，我的朋友。关于爱神你说得很好，但若你是对的，爱对人类有什么用呢？"

【d】"我会尝试着开导你，苏格拉底，在我把这个要点说完之后。到此为止，我已经解释了爱神的品性和出身。现在，按照你的说法，他就是爱美的事物。但若有人问我们，'苏格拉底和狄奥提玛，爱美的事物是什么意思？'

"这样说会更加清楚一些：'美的事物的热爱者有一种欲望，他欲求什么？'"

"他欲求这些美的事物成为他自己的。"我说。

"但是这个回答会引发另一个问题，也就是'当他想要的这些美的事物成为他自己的以后，这个人将得到什么呢？'"

【e】我说，我没办法给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现成的答案。

然后她说："假定有人把问题改了，用'善'来代替'美'，然后问你，'苏格拉底，善的事物的热爱者拥有欲望，他欲求的是什么？'"

"使善的事物成为他自己的。"我说。

"当他想要的善的事物已经成为他自己的以后，他将获得什么呢？"

【205】"这一次我很容易回答，"我说。"他将获得幸福。"

"这就是使幸福之人幸福的东西，不是吗——拥有善物。不需要进一步再问，'想要幸福是什么意思呢？'你提供的答案似乎已经是最后的。"

“对。”我说。

“那么，这种对幸福的欲求，这种爱——你认为对全人类来说都是共同的吗，每个人都想要永远拥有善物？你怎么说？”

“是这样的，”我说。“对所有人都是共同的。”

【b】“那么，苏格拉底，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在爱，”她问道，“因为每个人都始终爱着相同的东西吗？而不是说我们中间有些人在爱，有些人不在爱；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此我自己也感到疑惑。”我说。

“没什么要疑惑的，”她说。“这是因为我们在爱中划分出一种专门的爱，我们用这个词来指称这个整体——‘爱’；而对其他种类的爱，我们使用其他的语词。”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嗯，你知道，举例来说，‘创作’[①]这个词的意思很广泛。毕竟，从无中把某个事物创造出来，与之相关的每件事情都是一种创作；【c】所以每一种技艺和职业本身都是一种诗歌，每一位实践某种技艺的人都被称作诗人。”

“对。”

“无论如何，”她说，“你知道的，这些匠人并不被称作诗人。我们用其他名称来叫他们，出于整个诗学，我们把其中的一部分标出来，缪斯掌管的部分给了我们曲调和节奏，我们用这个表示整体的词来指称它。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被称作‘诗歌’，那些实践诗歌的这个部分的人被称作诗人。”

【d】“对。”

“对爱来说也是这样。这方面的主要观点是：对善物或幸福的每一种欲求都是在每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最高的和不可靠的爱’。而那些伴随这种或那种方式追求这一点的人——通过挣钱，通过运动，通过哲

① ποίησις 这个词的字义是“制造”、“创作”，可以用于任何生产或创造，“诗歌”也是这个词。但是 ποιητής 这个词的意思是制造者、创作者，主要指诗人。

学——我们不说这些人处于爱中，也不把他们叫作爱者。仅当人们全身心投入一种专门的爱的时候，我们才使用那些真的属于爱的整体的语词：‘爱’、‘处于爱中’、‘爱者’。”

“我开始明白你的意思了。”我说。

【e】“是有某个故事，”她说，“按照这个故事的说法，有爱情的人是那些寻找他们的另一半的人。但是按照我的故事，有爱情的人并不寻找到一半或者整体，除非，我的朋友，事情变成也在求善。我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人们甚至愿意砍去他们的手脚，如果他们相信他们的手脚得了病。我不认为某个个人会以属于他个人的事物为乐，除非他的‘属于我’的意思就是‘善’，他的‘属于他人’的意思就是‘恶’。【206】这是因为，每个人所爱的东西无非就是善。你不同意吗？”

“宙斯在上，我不会不同意。”我说。

“那么好，”她说。“我们能够只说人是善的热爱者吗？”

“是的。”我说。

“但是我们难道不应当添上，在热爱善的过程中，他们想要善物成为他们自己的？”

“我们应当。”

“不仅如此，”她说。“他们想要善物永远是他们自己的，不是吗？”

“我们也应当添上这句话。”

“那么，总之，爱就是想要永远拥有善物。”

【b】“非常正确。”我说。

“所以，这就是爱的对象，”她说。“现在，有爱情的人会如何追求它？我们会正确地说，当他们处于爱情之中时，他们渴望某些事物，狂热地追求某些事物。但是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你能说一说吗？”

“要是我能说得出来，”我说，“我就不用做你的学生、崇敬你的智慧、试图向你学习这些事情了。”

“好吧，那就由我来告诉你，”她说。“爱就是孕育美，在身体中，或者在灵魂中。”

【c】“我需要占卜才能弄清你的意思。我做不到。”

"嗯，我会说得更明白一些，"她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生育能力，苏格拉底，身体上的和灵魂上的，长到一定年纪，我们天然就有生育的欲望。在丑陋的事物中，无人能够生育；只有在美丽的事物中才能够。这是因为，当男人和女人为了生育而走到一起，这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怀孕、生产——这是可朽的动物所做的不朽的事情，它不能在不和谐的事物中发生，【d】而丑陋与这种神圣的事务不能和谐。然而，美与神圣的事务是和谐的。因此，掌管生育的这位女神——她被称作莫依拉[①]或者爱立苏伊娅[②]——确实是美丽的。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每当有生育力的动物或人接近美的时候，它们就感到欢欣鼓舞、精神焕发，怀孕生子；而在接近丑的时候，它们兴味索然，转身躲避，不愿交媾，因为它们心里已经明白，分娩是痛苦的。就是由于这个原因，【e】美在接近那些已经孕育生命的动物或人的时候，可以使它们顺利分娩，把它们从巨大的痛苦中解放出来。你瞧，苏格拉底，"她说，"爱想要的东西不是美，如你所认为的那样。"

"好吧，那么爱是什么呢？"

"在美之中生育和繁殖。"

"也许是吧。"我说。

"肯定是，"她说。"那么，为什么要繁殖呢？这是因为繁殖会永远进行下去，这就是可朽者拥有不朽的地方。如果我们前面已经同意的事情是对的，【207】那么有爱情的人在追求善物的时候必须追求不朽。从我们的论证中可以推论，爱必定企盼不朽。"

所有这些就是她对我的教导，她在多个场合谈论爱的技艺。她曾经问我："依你看，引发爱和欲望的原因是什么，苏格拉底？你难道看不到，当野兽想要繁殖时它们处于多么可怕的状况？【b】无论是长脚的，

① 莫依拉（Μοῖρα），命运女神，亦为生育女神，参阅荷马：《伊利亚特》23：209。

② 爱立苏伊娅（Εἰλείθυια），生育女神，与莫伊拉等同，参阅品达：《奥林匹亚颂歌》4.42；《尼米亚颂歌》7.1。

还是长翅膀的，全都充满爱的欲望。它们首先相互交配，然后哺育它们的幼崽和幼鸟——为了后代，连最弱小的动物也敢和最强大的动物搏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为了养育后代，它们宁愿忍受饥饿。为了后代，它们甘愿做任何事情。你会认为，要是人类这样做，这是因为他们懂得这样做的理由；【c】但是什么东西使野兽处于这种爱的状态？你能说得出来吗？”

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

所以她说：“如果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你怎么能够认为你是爱的技艺的大师？”

“这就是我到你这里来的原因，狄奥提玛，如我刚才所说。我知道自己需要一位老师。所以把这些原因告诉我，把属于爱的技艺的其他事情都告诉我。”

“如果你真的相信，爱依其本性，旨在我们已经有过一致意见的那些事情，【d】那么就不会对这个答案感到惊讶，”她说。“因为动物界的原则和我们的原则是一样的，可朽者的本性都在尽力追求不朽。繁殖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除此别无他途，因为这才会有新一代不断地接替老一代。甚至连每个有生命的、被说成是活的事物也一样——作为一个人，那么从小到老都是同一个人——但他绝不是由同样的事物组成的，尽管他始终用同一个名字，但他的方方面面都在变化，每一天他都是一个新人，而原来的他已不复存在。【e】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头发、肌肉、骨头、血液，以及身体的其他所有部分，都在变化。不仅他的身体在变，而且他的灵魂也在变，因为他的性格、气质、思想、欲望、快乐、痛苦、恐惧都不是终生不变的，而是有些在出现，有些在消失。这条原则用于人的知识甚至更加令人惊奇，【208】我们关于事物的知识，有些在增长，有些在遗忘，可见，甚至在知识方面我们也从来不是同一个人，而是每一片知识都有相同的命运。之所以有所谓学习的存在，乃是因为知识正在离我们而去，因为遗忘就是知识的离去，而学习恢复记忆，由此保存知识，使之看起来是相同的。以这种方式，一切可朽的事物得以保存，它们与神圣的事物不同，神圣的事物永远保持同一，而可

朽的事物只能留下新生命来填补自己死亡以后留下的空缺。【b】用这种方法，苏格拉底，可朽者分享不朽性，无论是身体还是其他东西，而不朽者有另外的方式。所以，别感到惊奇，如果一切事物天然地珍惜它自己的后代，因为就是为了不朽，一切事物都表现出这种热情，这种热情就是爱。"

听了她的演讲，【c】我还是感到震惊，我说："嗯，最聪明的狄奥提玛，事情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以一名睿智大师的口吻，她说，"确实如此，苏格拉底。如果你愿意，可以看一下人类如何追求荣誉。如果你没有把我说的记在心上，如果你不曾考虑过他们所处的可怕的爱的状况，那么你会对他们的表现感到惊讶，他们想要出人头地，他们想要'建立万世不朽的功勋'，为了流芳百世，他们不怕千难万险，不惜倾家荡产，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d】你真的认为阿尔刻提斯愿意替阿德墨托斯[①]去死吗，"她说，"或者阿喀琉斯愿意跟随帕特洛克罗去死，或者你们的考德鲁斯[②]宁愿牺牲自己以保全他的子孙的王位，如果不期待他们的德性——我们至今仍加以荣耀——被人们永世牢记？决不会这样，"她说。"我相信，为了不朽的德性以及后来光荣的名望的缘故，任何人都愿意做任何事情；【e】这些人愈高尚，他们做得就愈多，因为他们全都热爱不朽。

"嗯，有些人的生育表现在身体上，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更多地转向女人，以这种方式追求爱，通过生儿育女来追求不朽的名声、后代的记忆、永久的幸福，如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209】而其他一些人的生育表现在灵魂中——因为肯定有一些人的灵魂比他们的身体更有生育能力，更适宜在灵魂中播种、怀孕和生养。适宜生养的是什么呢？智慧以及其他美德，每个诗人都以生养美德为职司，其他所有被视为创造性的

① 阿德墨托斯（Ἀδμήτος），阿尔刻提斯的丈夫。

② 考德鲁斯（Κόδρος），传说中的雅典最后一位国王。有神谕说，如果雅典人的国王被敌人所杀，雅典人将取得胜利，从入侵的多利亚人那里获得解放。考德鲁斯为了满足这条神谕而献出生命。

技艺都在起这种作用。迄今为止，智慧最伟大、最美好的部分处理的是城邦和家庭的秩序，【b】智慧的这个部分被称作节制和正义。有些人从小就在他的灵魂中孕育这些美德，当他还是个处男的时候，到了恰当的年纪，他想要生育，他肯定会四处寻访，寻找一个美的对象来播种；因为他决不会在任何丑陋的对象那里生育。由于他是有生育力的，因此他更容易被美丽的身体而不是被丑陋的身体所吸引；如果他也幸运地碰上一个灵魂美好、优秀、高尚的人，那么他更容易迷上他；【c】这样的男人使他不断地接触有关德性的思想和论证——一个有美德的男人应当拥有这些品德，并参与符合习俗的活动；所以他试图对他进行教育。在我看来，你瞧，通过与某个俊美的男人的交往，有他的陪伴，他会产下多年孕育的东西。无论他们在一起，还是分离，他会记住那种美。到了他们孕育的东西出世之后，他们会同心协力，共同抚养他们友谊的结晶；因此，这样的人，比那些生儿育女的父母有更多的东西分享，因为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比肉体的子女更加美丽，更加不朽。只要想起荷马、赫西奥德，以及其他所有大诗人，【d】有谁会不对他们表示妒忌，每个人都会乐意当这样伟大的父亲，而不仅仅满足于生养肉体的子女——这些作品本身是不朽的，它们的父母也有不朽的光荣，留下了不朽的英名。比如说，”她说，“莱喀古斯留给斯巴达的那种子女[①]是斯巴达的救星，甚至也是全希腊的救星。在你们的民众中间，【e】荣耀也归于梭伦，因为他创造了你们的法律。还有其他人在其他地方，希腊人或野蛮人，在世人面前表现出高尚的行为，生养了各种高尚的美德。为了荣耀他们不朽的子女，已经有许多庙宇建造起来，而对那些人的后代，这种事情还没有发生。

“甚至你，【210】苏格拉底，也有可能加入这些爱的秘仪。至于这些秘仪的目的，当它们正确实施的时候——这是最终的也是最高的奥秘，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明白。我本人会把它告诉你的，”她说，“我不

① 莱喀古斯（Λυκοῦργους），斯巴达的立法者，此处“子女”指他在斯巴达制定的法律和习俗。

会吝惜任何努力。请你务必聆听，如果你能做到。

“一个有爱情的人必须在年轻的时候尽早开始正确经历这种事情，献身于美丽的身体。首先，如果这位引导者[①]引导正确，他应当爱上一个身体，在那里产生美好的念头；然后他应当明白，【b】任何一个身体之美都是其他身体之美的兄弟，如果他追求形相之美、而不认为所有身体之美都是同一的，那么他非常愚蠢。当他掌握了这一点的时候，他必定成为一切美的身体的热爱者，他必定认识到这只是一个多孔穴的身体，如果只爱这个身体，那真是太渺小了，他会藐视它。

“在此之后，他必定认为人们的灵魂之美比他们的形体之美更有价值，所以若是某人的灵魂是高尚的，【c】纵然他的形体不美，我们的有爱情的人也会爱上他、关心他，期待与这样的灵魂对话，使年轻人变得更好。结果就是，我们爱的人会被迫凝视行动之美和法律之美，会看到各种美之间的联系与贯通，他会得出结论，形体之美并不是最重要的。在习俗之后，他的注意力必定会移向各种知识。【d】结果就是，他能看到各种知识之美，而不再主要观看一个例证之美——奴仆总会偏爱一个男童之美、一个男子之美、一种习俗之美（作为一名奴仆，他的心灵当然是低下的，渺小的）——这时候他会用双眼注视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看，他发现在这样的沉思中能产生最富有成果的心灵的对话，能产生最崇高的思想，能获得哲学上的丰收，【e】到了这个时候他就全然把握了这一类型的知识，它是这样一种关于美的知识……

“你要注意听，”她说，“尽可能跟上我说的意思。你瞧，在爱的事务上接受引导、按既定次序进到这一步的人，看到了所有这些美的事物，接近了爱的目标；突如其来，他看到了神奇的美景；【211】苏格拉底，这就是他先前辛劳的原因：

“首先，它始终如一，既无生成，亦无逝去，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第二，它不会以这种方式是美的，以那种方式是丑的，不会一个时候是美的，另一个时候是丑的，不会与一个事物相连是美的，与另一个事物

① 引导者，指爱。

相连是丑的，不会在这里是美的，在那里是丑的，就好像它会对某些人来说是美的，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是丑的。这个美者不会伪装成脸的美、手的美，或身体某个部分的美向他显现。它既不是话语，也不是知识。它不存在于其他别的事物中，比如动物、大地、天空之类的事物；它自存自在，是永恒的一，【b】而其他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对它的分有。无论其他事物如何分有它的部分，美本身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仍旧保持着不可侵犯的完整性。所以，当某人通过这些阶梯上升，通过正确地爱男孩，开始看到这种美的时候，他就几乎把握了他的目标。【c】这就是进入爱神的秘仪的正确道路，或是自己前行，或是被人引导。为了寻求美本身，逐步上升，从美的事物开始，把它们用作阶梯，也就是说，从一个美的形体到两个美的形体，再从两个美的形体到所有美的形体，从形体之美到体制之美，从体制之美到知识之美，最后再从知识之美进到仅以美本身为对象的那种学问，最终明白什么是美。

【d】"在那样的生活中，苏格拉底，我的朋友。"这位来自曼提尼亚的妇人说，"如果说一个人要在任何地方过那样的生活，就在于观看美本身。一旦看到美本身，你就不会用黄金、华服、俊男、美童来衡量美——这些人，如果你现在看见他们，会使你和许多像你一样的人朝思暮想，如醉如痴，如果可能的话，你们会终日厮守在心爱的人儿身边，废寝忘食，一刻也不愿分离，追求最大的满足。【e】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我看来，"她说，"如果一个人看到那如其本然，精纯不杂的美本身，这个美不是可朽的血肉身躯之美，而是神圣的天然一体之美，如果他能亲眼看到天上的美，能睁开双眼凝视那美的真相，对它进行沉思，直到美的真相永远成为他自己的东西，那么你还会把他的生活称作无法躲避的生活吗？【212】或者说，你不记得了，"她说，"只有在这种生活中，当人们通过使美本身成为可见的而看到美本身的时候，人们才会加速拥有真正的美德，而不是那些虚假的美德，使之加速的是美德本身，而不是与美德相似的东西。当他在心中哺育了这种完善的美德，他将被称作神的朋友，【b】如果说有凡人能够成为不朽的，那么就是他这样的人。"

斐德罗，其他各位先生，这就是狄奥提玛告诉我的事情。我对它心悦诚服。一旦信服，我也想使别人同样信服，要达到这种境界，人的本性无法找到比爱神更好的工作伙伴了。由于这个原因，我说每个人都必须荣耀爱神，我自己就在荣耀爱神的祭仪本身，并且勤勉地实践它们，我也要求别人这样做。迄今为止，我都在尽力赞美爱神的力量和勇敢。【c】所以，考虑一下这篇演讲，斐德罗，如果你愿意，可以把它当作我对爱神的颂辞，如果你不愿意，叫它别的名称也可以，反正随你的便。

苏格拉底的演讲在阵阵掌声中结束。这时候，阿里斯托芬想要压倒众人的欢笑，让别人能听到他说话，他想就苏格拉底在发言中涉及他的那些地方提出质疑。① 然而，突如其来，外面传来一阵更大的喧闹声。一群醉汉抵达庭院门口，他们在那里敲门，还有他们一直带着的吹笛女的笛声。这个时候，【d】阿伽松对他的奴仆说：

“去看看谁来了。如果是我们认识的人，就请他们进来。否则，就说宴会已经结束，酒已经喝光了。”

没过一会儿，前院传来阿尔基比亚德的声音。他喝醉了，大声嚷嚷，问阿伽松在哪里，要仆人马上带他去见阿伽松。那位吹笛女和其他随从搀扶着他来到我们宴饮的大厅门口。他站在那里跟我们说话，【e】头上戴葡萄藤和紫罗兰编织的大花冠，还缠绕着许多丝带。

“晚上好，先生们。我已经喝够了，”他嚷道。“我可以参加你们的宴会吗？我其实只想替阿伽松戴上花冠，说几句话就走。我们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昨天我就想来了，但有事不能脱身，所以我现在来了，头上还缠了这么多丝带。我要把这些丝带取下来，系到这个最聪明、最漂亮的人头上，我还要给他戴上花冠。我想你们在笑话我，因为我喝醉了。【213】你们尽管笑，我不在乎。我还没醉到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地步，你们无法否认我说的是真话。好吧，先生们，你们表个态吧，我可以进来吗？你们能不能和我一起喝酒？”

① 参阅本篇 205d—e。

他们全都大声喊着，对他表示欢迎，让他入座。阿伽松也请他坐在自己身边。所以，阿尔基比亚德又在他的朋友们的搀扶下，往阿伽松身旁走去。他一边走，一边想从头上解开丝带，想在靠近阿伽松的时候给他加冕。他头上的花冠弄歪了，遮住了他的双眼，所以他没注意到苏格拉底。他在阿伽松和苏格拉底中间坐下，苏格拉底看见他走过来，已经给他挪出空位。【b】阿尔基比亚德一落座，就伸出双臂拥抱阿伽松，亲吻他，往他的头上系丝带。

阿伽松让他的奴仆把阿尔基比亚德的鞋脱了。"这样我们仨可以坐得下我的躺椅。"他说。

"好主意！"阿尔基比亚德答道。"不过，等一下，谁是第三个？"

他一边说一边回过头去，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了苏格拉底。一看到苏格拉底，他就跳起来大声喊道：

"该死的，【c】是你，苏格拉底！你这家伙，还是你那套老把戏，坐在这里一声不吭，然后乘我不备冒出来吓我一跳。好吧，今天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的？你干吗要坐在这里，而不去坐在阿里斯托芬或其他喜剧家的边上？你玩了什么鬼花样，能够坐在这位最漂亮的人边上？"

【d】"求求你，阿伽松，"苏格拉底说，"别让这个人伤害我！你无法想象和他有了爱情会是什么样；从我钟情于他那一刻起，他就不允许我跟其他人说一句话——我正在说，我甚至不能看别人一眼，哪怕这个人一点儿吸引力都没有，要是我看了，他就妒性大发。他用最难听的话骂我，他吓唬我，他甚至要扇我耳光！求求你，让他控制一下自己。也许你能使他原谅我？如果你做不到，如果他要动武，你能保护我吗？一想到他那怒气冲天的样子，我就怕得发抖！"

【e】"我绝对不会原谅你！"阿尔基比亚德喊道。"我向你保证，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但是现在，"他转过身去对阿伽松说，"给我几根丝带。我最好也给他扎个花冠——你看这个世上最神奇的脑袋！否则的话，他会大吵大闹。他会牢骚不断，尽管我在你第一次赢得胜利时就给你戴上了花冠，但我没有给他荣耀，尽管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输过一次论证。"

于是，阿尔基比亚德拿过一些丝带，系在苏格拉底的头上，然后靠

在躺椅上。然而，刚过一会儿，他又开始说话：

"朋友们，我看你们都很清醒；这样不行！让我们喝酒吧！记住我们的协议？我们需要一个主持人；谁来当这个主持人好呢？……嗯，至少到你们也全都喝醉了为止，我选举……我自己！还能是谁？阿伽松，我想要一只最大的酒杯……不！等一下！你！【214】把那边那个凉酒罐拿给我！"

他看到那个凉酒罐，知道它能装八科图莱①酒。他让佣人把凉酒罐装满，一口气喝干，然而又叫佣人把它斟满，让苏格拉底喝。

"这点儿酒对他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他告诉其他人。"无论你们在他面前摆多少酒，苏格拉底都能喝下去，没有人看他喝醉过。"

那名仆人给凉酒罐倒满了酒，苏格拉底在喝的时候，厄律克西马库对阿尔基比亚德说：

【b】"这样做极为不妥。我们不能只管把酒倒进喉咙，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必须说话，或者至少唱首歌。我们现在这样做已经谈不上有什么文雅了。"

阿尔基比亚德对他这样说：

"噢，厄律克西马库，最有节制的父亲生出来的有可能是最优秀的儿子，你好！"

"你也好，"厄律克西马库答道。"我们现在怎么办，你有什么建议？"

"无论你怎么说，我们都会服从你，因为'一个高明的医生能抵许多人。'② 请你开个处方，说说你认为怎么做合适。"

【c】"你听着，"厄律克西马库说。"你没来以前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从左到右每人轮流发言，尽力赞颂爱神。我们都已经这样做了。现在你已经喝了酒，但还没有发言，所以你现在可以发言了。等你讲完了，你可以指使苏格拉底，做你想要他做的事，无论什么事都行，然后他也可以对他左边的人提这样的要求，就这样一个个轮下去。"

---

① 科图莱（κοτύλη，复数 κοτύλας），希腊容积单位，约合0.28公升。

② 荷马：《伊利亚特》11：514。

“说得好，噢，厄律克西马库，”阿尔基比亚德答道。“但你真的以为让一个喝得半醉的人和一批实际上还很清醒的人进行较量公平吗？另外，我亲爱的同伴，【d】我希望你千万别相信苏格拉底的鬼话；事情正好相反，要是我胆敢当着他的面赞扬其他人——甚至赞扬一位神——那么挨打的肯定是我！”

“管好你的舌头！”苏格拉底说。

“神灵在上，你竟敢否认这一点！”阿尔基比亚德喊道。“我从来不敢——从不——当着你的面赞扬其他人。”

【e】“嗯，要是你想这么做，为什么不呢？”厄律克西马库提议说。“你为什么不当着我们大家的面，把苏格拉底颂扬一番呢？”

“你什么意思？”阿尔基比亚德问道。“你真的这么想吗，厄律克西马库？我应当放开手脚收拾他吗？我要当着你们大家的面惩罚他吗？”

“喂，等一下，”苏格拉底说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要对我进行赞扬，只是为了嘲笑我吗？是这样吗？”

“我只讲事实，这总可以了吧？”

“我当然喜欢听你讲真话。不管怎么样，你说吧。”苏格拉底答道。

“现在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拦我了，”阿尔基比亚德说。“这是你现在能做的事情：如果我有一句假话，你可以马上打断我，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纠正我；【215】我的演讲顶多有一些错误，但绝不会是谎言。但是，如果我说的事情顺序不对，你不能说我错了——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不能指望像我这样的醉汉还能系统、清晰地解释你的古怪行为。”

我试图赞扬苏格拉底，朋友们，但我不得不使用一个比喻。尽管他可能会认为我在跟他开玩笑，但我向你们保证，我用这个比喻不是为了取笑他，【b】而是为了说明真相。你们看看他！他不就像一尊西勒诺斯[①]雕像吗？你们知道我指的是哪一种雕像，在城里任何小铺子里都能

① 西勒诺斯（σιληνός），希腊森林之神，相貌丑陋，身体粗壮矮小，秃顶，塌鼻。

找到它们。西勒诺斯的坐像，手里拿着长笛或者芦笛，雕像中间是空的。要是从中劈开，里面装满了小神像。现在你们再看看他！他不也像那个羊人玛息阿[①]吗？

没有人，甚至连你自己，苏格拉底，能够否认你长得很像他们。但这种相像还不仅仅在于外貌，你们马上就会听到苏格拉底和他们像在什么地方。

你相当厚颜无耻、卑鄙下流、肮脏下贱！不是吗？如果你不承认，我会拿出证据来。你也会吹笛子，不是吗？事实上，你比玛息阿还要神奇得多，【c】他需要用乐器来向人们展示他的魅力。现在演奏他的乐曲的人也是这样——甚至连奥林普斯[②]吹奏的乐曲也是玛息阿的作品，因为奥林普斯向他学习了一切。所以无论是谁，著名笛手也好，普通的吹笛女也好，只要能吹出他的乐曲，就能使人们欢欣鼓舞，做好准备，接受神的凭附，参加神圣的秘仪。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他的乐曲本身是神圣的。你和玛息阿之间的唯一差别就是你不需要乐器；【d】你做的事情和他一模一样，但你只靠讲话。你们知道，人们很难认真对待讲话的人，哪怕他是最伟大的演说家；不过，让每个人——男人，女人，小孩——都来听你讲话，甚至听别人复述你讲的话，哪怕复述得很糟——我们都会感到欢欣鼓舞，听得如醉如痴。如果我向你们描述他的话语对我有什么持久惊人的功效【e】（甚至连我正在讲话的这一刻我都能感受到），你们真的可以说我已经喝醉了！还有，我向你们发誓，他一开始说话，我就魂不附体，我的心狂跳不止，我热泪盈眶，跟科里班忒[③]有得一比——嗯，我要告诉你们，像我这样的绝对不止我一个。我听过伯里克利[④]和其他许多大演说家的演讲，我崇拜他们的讲话。但这样的事

---

① 玛息阿（Μαρσύας），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羊的怪物，长有公羊的角、腿和尾巴，性好欢娱，耽于淫欲，擅长吹笛。

② 奥林普斯（Ὀλύμπους），希腊传说中的著名乐师，为玛息阿所爱。

③ 科里班忒（Κορυβαντες），众神之母库柏勒的祭司，施行秘法时狂歌乱舞，并用长矛碰撞击。

④ 伯里克利（Περικλές），公元前5世纪雅典文化极盛时期的大政治家和演说家。

情在我身上从未发生；他们从来没有使我的灵魂骚动不安，开始反省我自己的生活——我的生命！——并不比最可悲的奴隶好到哪里去。这就是坐在我边上的这位玛息阿使我感受到的，【216】他让我感到我的生命根本不值得活！你无法说这不是真的，苏格拉底。我非常明白，如果我现在给你半点机会，你就会让我有同样的感觉。他总是给我下套，你们瞧，他让我承认我的政治生涯完全是在浪费时间，而这样一些事情是我最疏忽的；我这个人有缺点，需要加以最密切的关注。所以我拒绝听他讲话，我掩耳逃窜，【b】因为，他就像塞壬①，能使我一直待在他身旁，直到老死。

当今世上，苏格拉底是唯一能使我感到羞愧的人——啊，你们不会认为我已经有羞耻感了，是吗？是的，他使我感到羞耻；我非常明白，当他告诉我应当怎么做的时候，我无法证明他是错的；不过，一离开他，我就故态复萌，仍旧去阿谀逢迎。我的整个生活变成不断努力躲避他，但一见他的面，我就会深深地感到羞愧，【c】因为我丝毫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尽管我已经同意他的看法，知道我应当这样做。相信我，有时候我在想，要是他死了，我会快活一些。然而我知道，他若真的不在人世，我会变得更加可悲。我不能与他一道生活，我的生活又不能没有他！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这就是这位羊人的音乐所起的功效——对我和对其他许多人。但这只是很小一部分。他在其他各个方面也和这些生灵相似；他的力量真的格外非凡。让我把这些全都告诉你们，因为，【d】你们可以肯定，你们中间无人真正了解他。不过，我已经开始了，我要把他的真面目告诉你们。

我开始就要说他对漂亮的男孩着迷，老是围着他们转。还有，他喜欢说他自己是无知的，什么都不知道。这一点不是活像西勒诺斯吗？当然很像啦！但所有这些都只是他的外表，就像肚子里藏着小神像的西勒

① 塞壬（Σειρῆν）是希腊神话中的人身鸟足的仙女，居住在海岛上，用美妙的歌声迷惑过往的水手。

诺斯雕像。但是，我在想，我的酒友们，你们一旦看到他的内里，就可以证明他有多么明智和清醒了。相信我，【e】男孩是否漂亮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一回事。你们无法想象他有多么不在意一个人是否漂亮、是否富有、是否出名，而这些东西是大多数人羡慕的。他藐视这些东西，这也确实是他对我们这些人的看法。我要公开告诉你们，他的整个生活都是一场大游戏——充满讥讽。我不知道你们中是否有人见过他有真正严肃的时候。而我曾经见过他有非常公开的时候，就像西勒诺斯的雕像，我看到了隐藏在他内心的那些神像；【217】它们是像神的——如此聪明和美丽、如此珍贵和奇妙——我不再有任何选择——我只能按他的要求去做。

我曾经以为他真的需要我，我以为自己交了好运；我只要对他好一点儿，他就会把他所知道的都教给我——相信我，我对自己充满信心。当然了，到那个时候为止，我们还没有单独在相处过，我和他见面时总有我的跟班在场。【b】想到这一点，我把跟班打发走了，独自一人去和苏格拉底约会。（你们瞧，在这个朋友圈里，我必须把事实真相和盘托出；所以，请你们注意听。还有，苏格拉底，如果我说的任何事情不真实，请你纠正我。）

所以，我终于和他单独相处了，我的朋友们。当然了，我心里指望从他那里听到一些情人约会时常说的甜言蜜语，我自己就喜欢这样做。可是我的指望落空了，他一句好话都没有。他只是和平常一样与我交谈，【c】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他说了声再见就走了。

于是我又邀他一起去体育场做运动，指望借此可以达到目的。你们信不信，我和他一起练习摔跤，没有旁人在场，可就是没做成那件事，一点进展都没有！我明白了，这样做不会有什么收获，于是我想了又想，最后打定主意，大胆地对他发起正面进攻。因此，就像恋人想要勾引爱人一样，我请他来吃晚饭。要想请到他也不容易，【d】但最后他终于答应了。第一次，他来吃了晚饭以后马上就要告辞，而我当时很害羞，没能拦住他。第二次，吃了晚饭以后，我不停地和他交谈，一直谈到半夜，他要走的时候，我以夜深为理由，强迫他留下过夜。就这样，

他和我同榻而卧，就在吃晚饭的那个房间，【e】没有别人，只有他和我。

现在你们必须承认，我的故事到此为止都很体面，可以讲给任何人听。俗话说，“酒后吐真言”。要不是我现在喝醉了，你们绝无可能听到后来发生的事。还有，让我颂扬苏格拉底，而不提他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还有，人们常说，一个人被蛇咬过之后，不会把他的痛苦告诉别人，除非那个人也曾经被蛇咬过，【218】因为只有这样的人会对他表示同情，而没有被蛇咬过的人只会把他当作傻瓜。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我被比毒蛇还要厉害的毒物咬了，我疼痛无比。我被咬的地方是我的心，把它叫作心灵或别的什么也可以。咬我的毒物是哲学，它就像一条蝰蛇紧紧咬住一颗年轻、能干的心，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全由它支配。现在，所有在场的人，斐德罗、阿伽松、【b】厄律克西马库、鲍萨尼亚、阿里司托得姆、阿里斯托芬——我不需要提到苏格拉底本人——以及其他所有人，全都分享着哲学的迷狂和热情。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你们能听到我的故事的其余部分，你们能理解这些事情，能够原谅我的言行。至于这些家奴和其他未曾入会者，我的故事不是讲给你们听的，把你们的耳朵堵上。

【c】回过头来，我继续讲我的故事。灯熄了，仆人离去；时机正对，我想，我可以把心中的念头直接告诉他了。所以我推了他一把，小声问道：

“苏格拉底，睡着了吗？”

“不，还没有。”他答道。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嗯，不，不知道。”

“我在想，”我说，“你是唯一值得我爱的人——不过，你跟我在一起好像很害羞！好吧，让我来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我在想，【d】要是不把你想要的东西给你，那是很愚蠢的；你可以拥有我，拥有我拥有的一切，拥有我的朋友拥有的东西。为了使自己成为最优秀的人，我一直热心交朋友，我认为你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帮助我实现这个目标。和一位像你这样的人待在一起，实际上，要是我不把你当作我的情人，像聪

明人会说的那样，而是把你当作我的情人，像其他那些愚蠢的人会说的那样，我会感到前者比后者要可耻得多。”

他听完了我的这番话，用他惯常的讥讽的口吻说：

“亲爱的阿尔基比亚德，【e】关于我如果你说得没错，那么你已经比你认为的要更加完善了。如果我真的有某种力量能使你变好，那么你能在我身上看到一种美，这种美难以言表，并会使你杰出的美相形见绌。不过，你提出的这种交换公平吗？在我看来，你想要的东西过分了：你向我提供的仅仅是美的形象，而你想要的东西是这样事物本身，【219】‘以铜换金。’①

“还有，我亲爱的孩子，你应当再作思考，因为你可能看错了，我对你一点儿用处都没有。肉眼模糊的时候，心眼才会清晰起来——你要想心眼清晰还有很长的时间。”

听了这些话，我答道：

“我真的无话可说了。我已经把我的想法准确地告诉你。现在请你考虑，你认为怎样办对我们俩是最好的。”

【b】“你这样说倒是蛮合理的，”他答道。“以后让我们一起来考虑。我们会做那些对我们俩似乎最好的事情。”

他的话使我以为我放出的利箭终于射中了靶子，他已经接受了我。因此，我没有再给他说话的机会。我马上站了起来，把我的披风②盖在他薄薄的长衫上，尽管已是隆冬季节，他只穿了这件长衫。我钻到他的长衫下面，【c】用胳膊搂着他——这是极不自然的，这真是个奇特的人——就这样躺了一夜。苏格拉底，你无法否认这件事。尽管我付出了我的全部努力，但他仍旧极为傲慢，难以置信地粗鲁无礼——他拒绝了我！他对我感到自豪的美貌无动于衷，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现在确

① 荷马：《伊利亚特》6：232—36。格劳科斯用金盔甲换青铜。

② 古希腊人的服装多采用不经裁剪、缝合的矩形面料，通过在人体上的披挂、缠绕、别饰针、束带等方式，形成特殊服装风貌。披挂型的有“旗同衫”（χιτών），缠绕型的有“希马申”（ἱμάτιον）。

实是陪审员；你们现在坐在这里审判苏格拉底惊人的傲慢和无礼。我以全体男神和女神的名义向你们起誓，【d】我和苏格拉底共度良宵的那个晚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就好像是我的父亲或者长兄。

你们认为我在那件事情以后是什么感觉？当然了，我深深地感到他对我的鄙视，但也不得不敬佩他的天性、节制和刚毅——这个人的力量和智慧超出我最大胆的想象！我又怎么会仇视他呢？我无法忍受失去他的友谊。【e】但我又有什么办法能赢得他的青睐呢？我非常清楚，用金钱引诱对他根本不起作用，就好比用长矛捕捉埃阿斯①，我原来最有把握的一招已经失败了。所以我无计可施，我的生活没有了目标；啊，其他任何人都不会知道奴役的真正含义！

其实早在雅典人侵犯波提狄亚②的时候，所有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我们俩都参加了当时的战役，吃饭睡觉都在一起。一开始，他就以吃苦耐劳见长，不仅胜过我，而且胜过队里的其他人。每逢给养跟不上，这在战争中是常有的事，【220】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忍饥挨饿。供应充足的时候，也不会有人像他那样吃得津津有味。尽管他本来不大爱喝酒，但要是强迫他喝，他的酒量比谁都大。最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见他喝醉过。我敢说，等今天的宴饮结束，他又有机会证明这一点。

除此之外，他忍受严寒的方式也令人吃惊——让我告诉你们，那里的冬天可怕极了。我记得，有一次天气骤变，冰冻三尺，【b】我们全在帐篷里待着，不敢出去。如果要出去，我们全身穿得非常厚实，还在鞋上裹上毡子，但他照样出去行走，穿着他原来常穿的那件破长衫，赤脚在冰上行走，比我们穿鞋的人走得还要自在。有些士兵用怀疑的眼光看他，以为苏格拉底这样做是故意的，他是在以此表现对其他人的蔑视。

【c】这件事就说到这里！但是你们应当听一下这次战役中的另一件

---

① 埃阿斯（Αἴας）是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他的护身盾用七层牛皮做成，所以不怕长矛。

② 波提狄亚（Ποτιδαία）是希腊北部的一个城邦，公元前433年兴兵反抗雅典，经过两年苦战，被雅典征服。

事，"我们这位勇敢的英雄还立过别的功劳。"① 有一天清晨，太阳还没升起，苏格拉底想到某个问题，就站在那里沉思，想不出答案来就誓不罢休。他就一直这样站着，到了中午的时候，士兵们看他这样都感到很惊讶，相互传话说，苏格拉底从天亮起就站在那里沉思。到了傍晚，几个伊奥尼亚人吃过晚饭，把他们的铺盖搬了出来，【d】睡在露天里，想看他是否站着过夜，那个时候当然是夏天，睡在外面要凉快些。果然，他在那里一直站到天亮，直到太阳升起。他对着太阳做了祷告，然后就走开了。

如果你们想知道他在战斗中的表现——这真是他应得的赞扬。你们知道，在那次战役中我由于表现勇敢而得到褒奖。【e】嗯，就在那次战斗中，苏格拉底救了我的命，就他一个人！我受了伤，但他不肯把我扔下，而是背上我，连同我的盔甲。你是知道的，苏格拉底，我后来告诉过他们，他们对我的褒奖真的应当归功于你，你不能否认这件事，也不能因此责备我。但是这些将军们似乎过多地考虑我的家族背景，坚持要对我进行褒奖，而我必须说，你比那些将军们更加热心，说我比你更应当得到褒奖。

【221】你们也应当已经看到他在我们那次可怕的代立昂② 撤退时的表现。我当时是骑兵，而他是步兵。我们的军队当时已经四下溃散，而苏格拉底正在和拉凯斯③ 一起往后撤。我碰巧遇见他们，我对他们大声喊道，不要怕，我会和你们在一起。那一天，我有了一次观察苏格拉底的好机会，比在波提狄亚的机会更好，因为我骑着马，也就不那么危险。嗯，很容易看出，他比拉凯斯还要镇定得多。阿里斯托芬，我不禁要借用你的诗来形容苏格拉底走路的样子，【b】他"昂首阔步，斜目四顾"，④

① 荷马：《奥德赛》4：252。

② 代立昂（Δελίον），地名，公元前424年雅典军队在此被波提狄亚人打败，这一年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八个年头。参阅《拉凯斯篇》181b。

③ 拉凯斯（Λάχης），雅典将军。

④ 阿里斯托芬：《云》，第362行。

就好像行走在雅典的大街上。无论遇到朋友还是敌人，他都是那副斜目四顾的样子，叫人远远地看着就知道他不好惹，要是撞上他，非有你好瞧的不可。就这样，他和拉凯斯安然脱险。因为，人们在战场上遇到神气十足的人一般都不敢冒犯，而碰上那些抱头鼠窜的人则会穷追不舍。

【c】赞扬苏格拉底，你们可以叙说其他许多奇妙的事情。有些事在其他人身上当然也有。但是，从总体上说，他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关于他的迄今为止最令人惊讶的事情。我们要想知道阿喀琉斯怎么样，可以把他与伯拉西达①或其他伟大的勇士相比，我们也可以把伯里克利比作涅斯托耳②或安特诺尔③，或者比作其他伟大的演说家。【d】世上有许许多多例子可以相互比照，事情就是这样。但是在这里的这个人如此古怪，他的行为方式和思想如此非同寻常，你们仔细想一想，你们绝对找到不到一个人，活人也好，死人也罢，跟他有点儿相似。你们顶多能做到的，不是把他比作某个人，而是说其他人像他，或是像我做的那样，把他比作西勒诺斯和萨堤罗斯，在思想和论证方面也一样。

说到这个方面，我应当在前面就提到。甚至连他的思想和论证也像那些中空的西勒诺斯雕像。【e】如果你们聆听他的论证，这些论证会把你们变得完全荒唐可笑；这些论证包裹在言词中，就好像披着羊皮的、丑陋的萨堤罗斯。他老是在那里谈铁匠、鞋匠、皮匠；他老是在那里说些陈词滥调。如果你们是愚蠢的，或是对他不熟悉，你们会发现要想嘲笑他的论证是不可能的。【222】但若你们能在这些论证像雕像一样打开的时候看它们，如果你们透过外表看内里，你们会明白其他论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们是真正有价值的，连同其内在的美德意向。对任何想要成为真正好人的人来说，它们是极为重要的——不，是最重要的。

【b】好吧，这就是我对苏格拉底的颂扬，尽管我在其中也夹杂了

① 伯拉西达（Βρασίδας），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英雄，屡次战胜雅典。

② 涅斯托耳（Νέστορ），特洛伊战争中擅长辞令的谋臣，属于希腊联军。

③ 安特诺尔（Ἀντήνορ），特洛伊战争中擅长辞令的谋臣，属于特洛伊方面。

一些埋怨；我告诉了你们他对我的态度有多么可怕——受到冷遇的不止我一个，还有卡尔米德[①]、欧绪德谟[②]，等等。他欺骗了我们大家；他装扮成爱你们的人，而在你们明白这一点之前，你们自己就已经爱上了他！阿伽松，千万别让他愚弄你！记住我们所受的折磨，你要提高警惕；不要一味等待，就像格言中的那个傻瓜，要从你自己的不幸中吸取教训。[③]

【c】阿尔基比亚德的坦率引发阵阵哄笑，尤其是，他显然还在爱着苏格拉底。苏格拉底马上对他说：

"你相当清醒，阿尔基比亚德。否则你决无可能如此优雅地掩盖你的动机；你故作信口开河，不经思索，但到最后还是露出了马脚！【d】你想让别人误以为你讲话的真正目的是挑拨离间阿伽松和我的关系！你认为我应当与你相爱，不与别人相爱，而你，应当与阿伽松相爱，不与别人相爱——嗯，我们没有受骗上当；我们已经看穿了你的小把戏。阿伽松，我的朋友，别让他的诡计得逞，别让其他人在我们中间插足。

阿伽松对苏格拉底说：

【e】"我开始认为你说得对，他到这张躺椅上来，坐在我们俩中间，这不就是一个证明吗？如果不是想要把我们隔开，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他别想得太美了，我现在就换位置，躺到你身边来。"

"好极了，"苏格拉底说。"来吧，到我身边来。"

"天哪！"阿尔基比亚德道。"我真受不了他！他在落井下石；他决不肯放过我。来吧，别那么自私，苏格拉底；至少，我们妥协吧，让阿伽松躺在我们中间。"

"噢，不行，"苏格拉底说。"你已经结束了对我的颂扬，现在该轮到我颂扬坐在我右边的人。要是阿伽松坐到你边上，那么他就必须从头

---

① 卡尔米德（Χαρμίδης），人名，《卡尔米德篇》对话人。

② 欧绪德谟（Ἐυθύδημος），人名，《欧绪德谟篇》对话人。

③ 参阅荷马：《伊利亚特》17：32。

开始颂扬我，【223】而不是让我颂扬他，这是我在任何情况下非常想做的事情。别妒忌，让我赞扬这个孩子。”

“噢，好极了，”阿伽松嚷道。“阿尔基比亚德，现在没有任何理由能让我继续待在你身边了。无论如何我要动一动。我必须聆听苏格拉底对我的赞扬。”

“又来了，”阿尔基比亚德说。“就像以前一样，只要有苏格拉底在，别人就没有机会接近美男子。你们瞧，【b】他要阿伽松挨着他躺下，借口找得多么巧妙！”

然后，突如其来，正当阿伽松换位置的时候，一大群欢宴者突然闯了进来，有人离开时没关门，所以那些人就走了进来，不问青红皂白，坐下就喝开了。大厅里的秩序一下子全乱了，文雅和体面都抛诸脑后，大家互相劝酒，喝得昏天黑地。

在这个时候，阿里司托得姆说，厄律克西马库、斐德罗，【c】还有其他一些最先来的客人离开了。而他自己睡着了，睡了很久（当时是冬天，夜特别长）。他醒来时已是黎明时分，公鸡已经打鸣。他看到客人们要么已经走了，要么还在躺椅上睡着，只有阿伽松、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还醒着，【d】在共用一只大杯喝酒，从左到右轮流。苏格拉底还在和他们谈话。他们在说些什么，阿里司托得姆已经记不清了——他没听到开头，醒来以后也仍旧迷迷糊糊——但他们谈论的要点是，苏格拉底试图向他们证明，剧作家应当既能写喜剧又能写悲剧，技艺娴熟的悲剧作家也应当是喜剧作家。苏格拉底的论证进入了决定阶段，不过，说实话，他们太瞌睡了，已经跟不上他的推理。实际上，阿里斯托芬在他们讨论到一半的时候就睡着了，稍后，就在天快亮的时候，阿伽松也睡着了。

苏格拉底把他们安顿了一下，让他们睡得舒服一些，然后起身离去，阿里司托得姆跟着他，像以往那样。阿里司托得姆说，苏格拉底径直去了吕克昂[①]，洗了澡，像平常那样在那里度过了一天，到傍晚时才回家休息。

---

① 吕克昂（Λύκαιον），地名。